馬氏文獻通考

315593
PS 735 .M25 V.11-20
21 OCT 19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一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注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元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元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意以爲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卽圜丘圜丘卽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

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
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
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生帝竊
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
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
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
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
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邪又以祀五帝五
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
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
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
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
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
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
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
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注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

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泰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閒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祀論見所敘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正音征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騂息營反 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鄭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楊氏曰郊祭言迎長日之至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以冬至郊天取陽新用事故用辛日也二說皆取冬至郊天也董仲舒劉向漢之大儒又在鄭氏之前鄭氏不從其言必以迎長日爲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爲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爲兩事周既以冬至禘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之郊也但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爲魯豈不謬哉 又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圜丘則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日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如鄭注云用辛日也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是亦不用冬至日須用辛日也祭之日

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疏曰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汜芳劍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
疏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
燭照路恐王祭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有王命而民化主嚴上故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楊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郊王立於澤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為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
歎之矣況可以稱王乎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璪音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
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疏曰總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曰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為物
本祖為王本天以祖配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
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布樿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
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
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
玉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
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
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

郊而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後躬耕帝籍疏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爲信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氏月令注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爲一說此鄭氏一人之詖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不以爲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見鄙闇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爲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爲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於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存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爲 大報天正月之郊事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注家誣蠹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注見祀天牲牢條下）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

宮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楊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袞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袞以臨燔柴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

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之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閒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脅（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脅）其籩其器犧尊疏布鼏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記又曰以供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舂郊禘

之盡則郊有壹臺可知矣其藉蒲越藁秸記曰莞簟之安藁秸之尙其樂歌黃鍾太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鎭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而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曰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惟此則圜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祀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畤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說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寖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必象其類璧圜象天　植音值　疏曰易云天元而地黃蒼元皆是天色故用蒼也此以玉禮神當燔柴之節也　楊氏曰天皇大帝亦出於星經在六經無所見牲幣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曰按聘禮饗時有酬幣　明此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宗伯　楊氏曰大宰注云玉幣所以禮神疏引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爲證謂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以禮神也大宗伯注疏只云非禮神之幣乃酬尸之幣是禮神酬尸各有幣也然經但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注疏又別而爲二恐未必然也又按通典云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幣用繒長丈八尺通典之說蓋以鄭元注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爲匹也以上禮天玉幣

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又禮器曰祭天特牲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王制　又國語楚語曰郊特不過繭栗郊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化而升之　國語周語陽祀用騂牲毛之騂私營反　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　元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　地官牧人　又祭法曰

用騂犢楊氏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騂犢其色不同故以蒼璧蒼犢爲祀昊天圜丘所用以騂犢爲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元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今不備載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爲大赤故周爲赤色用騂犢又如夏用元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犢爲疑若鄭分圜丘與郊爲二則諸儒辨之明矣

郊血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爲始宗廟以祼地爲始社稷以血爲始小祀瓣羍爲始此云郊血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座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解郊血義血氣也夫熟食有味味者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郊特牲又禮器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脀是郊祭天有熟也有熟則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熟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也養牲必養二疏曰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卜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音迪滌牢中所搜除處搜所流反疏曰此說覆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郊特牲此上祀天之牲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泛方劒反齊才細反盎烏浪反緹音體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成而汁滓相將盎成而翁翁然蔥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卑賤之人得飲之昔酒久釀乃熟故名昔酒酌無事之人於祭末羣臣陪位不行事者飲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同酌故酌清以自酢事酒春成以漢之翠酒況之昔酒久乃成冬釀接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冬釀接夏成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麴蘗但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醍酒其𢀿酒則自用黍爲之與此別陳氏曰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盎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

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大祭三貳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元謂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

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冪莫歷反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曰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爲冪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又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又以畫布冪六彝疏曰天地亦有秬𩰪之彝用疏布互舉以明義也存之

大羹不和犧尊疏布冪樿杓大音泰和胡臥反犧素何反王如字樿章善反又市戰反疏曰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樿杓者樿白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杓禮器楊氏曰周禮司尊彝有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illegible]八尊不知所用何尊禮器

百犧尊疏布鼏樿杓則知祭天凡尊事用犧尊以疏布爲鼏以樿木爲其杓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曰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 春官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疏曰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 表記 已上祀天酒齊粢盛

蒲越槀鞂 禾反 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 莞音官徐音丸簟大點反越音活槀古老反鞂簡入反 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 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槀鞂之尚也今禮及隋禮樂志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俱藉神也

器用陶匏 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爲簋匏謂酒爵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疏曰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爲尊 通典云尊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卬五郎反盛音成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薦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薦當于豆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居安之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大雅生民詩 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籩豆用木天地之籩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

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易鼎卦 已上祀天之器

四圭有邸以祀天 邸丁禮反又音帝 鄭司農云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著直略反 疏曰司農云於中央爲璧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又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 春官典瑞 楊氏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即冬官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也玉人之事其工也典瑞所掌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鄭云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爲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祼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爲邸邸徑幾許禮既無文不可強記也 江都集禮徐乾議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蒼璧禮天兩玉不同而並云祀天是有二天可知也 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施 楊氏曰徐邈植璧秉圭言若足以破注疏二天之說或者又謂璧圜色蒼所以象天天有四時四圭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所執之圭也伏覩國朝會要禮制局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蒼璧以象體四圭有邸以象用故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玉而兩用也此義與徐邈不同姑兩存之 已上係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元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疏曰元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繢者繢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蜼彝虎彝可知藻水草取其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其斷割爲黻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繡者謂刺繒爲繡但裳主陰刺亦是洗潔之義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與周同云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　周司服　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注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曰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又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按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元豐間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禮記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大裘襲袞可知大裘襲袞則戴冕璪十有二旒可知神宗稱善詔有司製黑羔爲裘而被以袞衣　楊氏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鄭乃云大裘之上有元衣無文采鄭氏又謂有虞氏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郎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獨不然乎郊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藁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璪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無是理賈公彥疏云孔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晉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文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袞孤卿服毳鷩貴盛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袞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璪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顧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斿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嬪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餘見祀地禮及祭物篇祭服條

戴冕璪十有二旒璪音早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　過音古禾反　郊特牲　已上王祀天裘冕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　疏曰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

從王服也緌緌之以旄 注疏並詳見□禮考車旗條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

轡犯軷遂驅之 軷蒲末反祝之右反 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 疏曰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軷之事云犯軷者出國門封土為山象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軷壇厚三尺廣五尺此道祭亦當然云菩芻棘柏為神主謂於三者之中但取用其中之一以為神主則可也 夏官 詳見物篇車旗條

乘素車旂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 素車殷輅也設日月畫於旂上 疏曰乘殷之樸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旂畫龍為章而設日月象天數十二也 郊特牲 禮器大路繁纓一就疏曰殷尚質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纓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 繁步干反罽車例反 郊特牲同 禮器大路素而越席疏曰大路殷祭天之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 越音活 又桓公二年左氏傳大路越席 疏曰路訓大也巾車五路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楊氏曰左傳注疏與禮器郊特牲注疏不同姑兩存之 又按巾車一曰玉輅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飾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禮器疏以素車為殷輅其言蓋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已

上王祀天之車旗

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 疏曰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 春官 詳見祭物樂條 陳襄奏議曰夫祀天必以冬至日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與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 鼓人以靁鼓鼓神祀 靁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地官 以上祀天之樂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誓戒重失禮也具所當共修掃除糞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散西但反齊側皆反 天官 春官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日注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疏曰太宰不掌祭祀故云宗伯大卜之等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云諸有事於祭者也 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曰宿先卜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 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

事讀禮書而協事與之者當視墨協合也錯物有不供也小史大祭祀讀禮法疏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協事恐事有失疏曰大史公禮書即此禮法也天官

大宗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所詔是詔大祝為祝版之辭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詔疏曰大號神號大祝是事神之人知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春官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齊車金路也前齊車立於馬車謂齊時所乘金路也又荀前備驚奔也楊氏曰前期十日乃散齊之初此齊右前齊子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此謂齊時所服之服及所乘之路也夏官

齊服有元端司服

齊則績結佩而爵韠績側耕反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齊服元端疏曰齊則績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惟世子績結佩績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元端齊故爵韋為韠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以爵韋為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玉藻

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曰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天官膳夫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朱子注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天官

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洗浴疏曰鄭知王齊以鬯為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春官

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也作龜於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尊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疏曰王在於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鄭注鄉射記云鄉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澤宮中又使有司誓敕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受教諫之義也者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敕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疏曰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敕也郊特牲

祀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眡滌濯眡音視疏曰及猶至也謂致祭前日太宰眡滌濯按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太宰尊往涖之宰夫肆師同

大

宗伯涖玉 玉禮神之玉也 小宗伯省牲 察其不如法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 縣音元疏曰謂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

祀之日 祀之日圭玉牲牷酒齊粢器冕服車旗等並已見前 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 嘑火吳反嘂古弔反嘑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雞人主嘑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也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說書銳反舍車也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春官 王皮弁以聽祭報 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而後服祭服而行事也 郊特牲 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也 春官 大祝大禋祀逆牲 春官

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也 天官 大宗伯省牲鑊 省息井反鑊戶郭反鑊亨牲器也疏曰省視亨牲之鑊 春官

燔柴於泰壇 燔音煩 疏曰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幣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祭法 元豐元年九月陳襄等言陽祀自煙始陰祀自血始然則升煙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神祈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燔瘞之然後爲禮之終故儀禮謂祭天燔柴祭地瘞牲而鄭氏以爲祭禮終矣備矣先儒有謂於燔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經見而又未薦神遽已燔瘞之則是備於先而闕於後也至後世知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俟薦獻禮畢即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之禮備 從之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 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禮器 楊氏曰禮器曰禮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地而不在泰壇也特燔柴於泰壇之上而已後世正祭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是壇有四成三成之制又爲三壝以殺內外之限則非古矣

小臣大祭祀沃王盥 盥音管 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已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爲王沃水盥手也 夏官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禮儀使宋白言請先詣罍洗後奠玉帛從之 大宗伯奉玉 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始涖之祭又奉之 春官 郊血 禮器疏曰郊則先設血郊特牲疏曰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座之前也 禮器郊特牲同 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玉幣所以禮神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而授之 天官 小宰贊玉幣爵 疏曰太宰職云贊玉幣爵今此又云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王 郊特牲疏皇氏曰置蒼璧於神座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云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惟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獻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緹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圓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按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爲圓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圓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爲尊盎緹爲卑賓長終獻

祇可以次用緹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通典曰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爲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

進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醍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盎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

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爲賓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

小宗伯逆齍　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　春官

大宗伯奉齍　疏曰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盛　春官

大司徒奉牛牲　奉猶進也解也　地官　疏曰按國語郊之事有全脀若然則郊事先全脀後[illegible]奉稷牛同　楊氏曰奉盛奉牲皆正祭獻爵之時也

但周禮獻天圜數經無所考惟疏家及通典之說可見大略近世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通用三獻之禮恐未爲正嘗聞富鄭公家祭用三獻程子謂之曰禮有九獻樂有九變公上公之家三獻太溥夫大臣用三獻之禮以享其祖考君子猶譏其太薄況人主躬行祀天之大禮而只用三獻可乎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凡大禮祀執明水火而號祝　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執之號祝明此圭潔也　春官　陳氏曰神號如曰昊天上帝也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　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言稷施均　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　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　維某年某月上日　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也　大戴禮記公符篇

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叶曰逼反　無此疆爾界　叶訖力反　陳常于時夏　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　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周頌　楊氏曰生民詩序言尊祖配天而朱子以爲未詳所用疑其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禮今不備載又昊天有成命詩序言郊祀天地而朱子亦辨其不然說見祀地禮

大祝既祭令徹　疏曰祭訖大祝命徹祭器　春官　楊氏曰周禮以徹祭爲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矣況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於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辭樂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儀有二按王肅聖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卽云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

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泰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卽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旣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考之矣然融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春大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頊魏相曰太皞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皞乘兌執矩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陰氣居下而中權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爲衡以秋爲矩則誤矣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然卽太皞少皞以春秋之氣言之也炎帝以火土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句芒於春而其氣祝融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發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元冥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於冐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爲

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爲正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曰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稱斗斛又問今郊祀也祀泰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泰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楊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則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爲甚且鄭於此章注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爲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

之文謂太皥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右諸儒言祀天祀帝之名稱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孫宣公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爲祭天其一爲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享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　楊氏曰愚按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

穀二說不同何也注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耀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詳見九祭本篇　右諸儒言古天子一歲祭天之數

郊祀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莫著焉）　晉大興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神百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顯據疑非古聖掃地之意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祭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卽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非類于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禮祀則

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祭天神人鬼注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 也後之言禮也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右諸儒言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禮夏官節服氏 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袞冕者亦從尸服也袞大袞也從車從尸送逆之往來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袞節服氏亦大袞故二人皆袞冕執戈送逆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 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曰愚按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送逆尸從車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 爾雅云非人爲謂之丘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云冬至祭天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 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放其器之色象天色也 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 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 尸服亦然 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爲神象宜與王同服也周禮郊祀二人裘冕送逆尸又七師職祀五帝則天子 乘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

十有二旒以祀館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槀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爲藉神席所謂蒲越槀秸槀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鄭元以爲禘大於郊嚳尊於稷故注大宗伯言圜丘以嚳配之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夾鍾主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爲宮角聲類求之靁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也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謂郊祭天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春秋緯云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因以祈穀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爲遠郊五十里爲近郊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即稷牛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大呂之聲爲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日用辛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迎氣如迎春祀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皞伏羲氏配座是也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皞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泰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圜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圜丘皆象天之圜而也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爲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以泰壇是人力所爲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禮神者必象其類珪銳象春物生也半珪曰璋夏象物半死也琮八方象地也琥猛象秋嚴也半璧曰璜象冬閉藏也地上無物惟見半天耳牲用犢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帝同即大司樂祀天神之樂也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比音毗志反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

鈴以應雞人與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
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所謂鄉爲田燭恐王向郊之早也又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
設大次小次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祭諸臣代有事焉掌次張氈案設皇邸謂於次中張氈牀牀
後設板屏風其上染鳥羽象鳳凰色以覆之以爲飾是也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鐘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昔感生帝及迎氣則
奏黃鐘以下之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牲體玉帛王親牽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天禮有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元云納亨牲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
君親牽牲大夫贊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以周人向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掃於丘壇上而
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夾鍾爲宮耳就坐時尸前
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爲重古之薦鄭元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王乃以匏片爲爵酌瓦甒之泛
齊以獻尸爲朝踐之獻鄭元注司尊彝云唯有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爲圜丘明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瓚而用陶匏者物無以稱天之德故但
取天地之性五齊五齊之中泛齊味尤濁重古貴質故於大祭用之餘見祭天酒齊條下七獻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王及后於奧中先行貳祼以降神次七獻故有九也天地大神
至尊不祼者以其莫可稱爲者也故七獻而已又按郊丘禮闕無文以書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陳酒齊鄭元及鄭衆皆以爲宗廟之禮今約司尊彝酌獻五齊之次以爲說詳見祀天終始之序條下畢獻之後天
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卽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說曰郊丘之說互有
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則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爲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
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
祭蓋以祭位有圜丘泰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
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叶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　按古者

郊天之禮其制度品節參見於經傳諸書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義數儀文未備而其他之載於二禮諸書者多通言祭天非專郊祀也且或散見於百官之職掌（如玉人典瑞只說禮神之玉酒人只說酒齊典路只說車輅司服只說祭服之類）或錯見於禮經之總論（如禮運禮器郊特牲祭法等篇所言祭祀或通論郊社或通說天神地祇人鬼之類）披紛散軼未有能會通其綱目之詳次第其始終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敘致頗有條理然禮經簡略杜氏所敘多以注疏之意補之而注疏之說乖異多端蓋經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鄭康成以為有六天王子雍以為天一而已二家之說於天之名義尚復差異如此則其所言禮文之節奏以補正經之所未備者果可盡信乎王鄭俱生於去聖千載之後各以其學臆為之說然王說正大鄭說穿鑿先儒嘗備言之矣通典蓋一遵鄭注而又不敢廢王說者也是以論其事於本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為祭禮一書始蒐輯經傳之散漫者而會通之而祀天之禮物樂舞與其行事始終之序可以槩見辨析諸儒議論之同異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稱祀數之多寡從祀尸主之有無可以理推詞義正大訂核精深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暢易看故以楊氏祭禮及所采諸儒辨正議論具列於先而復采通典所述於後以備見古人祀天之禮文云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

郊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大路殷之祭天車弧旌旂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旂畫日月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爲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爲建子之月季夏爲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之月迎長日爲建卯之月晝夜分分而日長以日至爲魯禮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

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啟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乎孟春爲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强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證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告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易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趙伯循曰公穀云四卜非禮四月不時左氏公穀皆云譏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年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云五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例曰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時也趙氏曰予皁年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纔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故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

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疏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所必重其妨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橫渠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卿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

不以魯郊爲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啟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不應有是過賜之事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告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

林少穎謂三傳所譏拾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爲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爲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爲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倘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爲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爲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況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勳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勳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往當時事

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爲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嚳之祀元未嘗廢無藉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　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　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大呂陰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祠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春以脯酒爲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時駒四匹（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駟亦四龍）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上宿上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桔槔其法類稱欲合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漢祠五畤於雍五十里一烽火　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爲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爲之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

時經焚書坑儒後更無典禮祠享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乖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今在秦州上封縣西南九十里）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鄜屬馮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索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皞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僭祭郊本特牲不可去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徐廣曰凡用作密畤年二百五十）作下畤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嶽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畤今蓋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祀黃帝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註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十封故云畦畤）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無諱以朕為勞自言不以為勞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又采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帝廟（見五帝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麃鹿屬也形似麞牛尾一角）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

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腏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昒音忽昧明之時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爲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爲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顥五　元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馬十（元狩元年馬生渥洼水中而作）　天門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齋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作）　后皇十四　華爗爗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首十七　象載瑜十八　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拜而祠之加祝詞）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燿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即鎮星言天以德星報答）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自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己南面非宗廟之祭不出）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上幸雍祠五時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朝匈奴單于於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泰郊時

元帝卽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帝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

大平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薶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蔟歌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槁稭其器陶匏稭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徵不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

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時后土於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漢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萬騎今移祀於南郊北郊故無供張繇役也）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寶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絶種祠（種祠繼嗣所傳嗣也）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時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享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臨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荅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上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揚雄待詔承明之殿（承明殿在未央門）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儻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屛玉女卻虛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畤

四年幸甘泉郊泰畤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

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之祀墬古地字也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辦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

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壇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略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敘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注可見）而三歲郊見於雍畤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西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畤（其四畤秦所建北畤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是後凡三歲一郊）

渭陽五帝廟（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年上親郊繼而平誅遂領之祠官不親祭）

甘泉泰一祠（武帝用方士謬忌公孫卿之說建三歲一郊與雍五畤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湯代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　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皞

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皞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畤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畤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畤或因獲石闖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畤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畤名之蓋少皞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畤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考復指四畤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畤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於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泰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泰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創爲六天之說以爲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爲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竊意泰一丘帝之在天猶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謂嶽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嶽瀆亦不可謂已祭嶽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爲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畤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據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

務泰一謂祠之郊拜也以謬忌忌亡而祠官領泰一之祠而具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去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泰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泰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請從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幷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爲甚蓋莽將簒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宮竹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運然則固非廢祠淫之告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卽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跡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

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絶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爲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爲七略其叙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爲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菴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爲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毁廢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嶽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説共爲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爲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諸祠其説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粤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説本無關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鬬棊及入海求不死藥大營宮室之類）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夤緣附會其説而啟後山晦菴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叙説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爲允當　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説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啟之以昊天上帝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天之説實啟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

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外四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卽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醊竹芮切祭酹也黃門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圜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二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廣壇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徑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

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於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薶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鈎而決白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斤牛五歲至三千養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丘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或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詳見祠五帝門　按自秦始皇三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畤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

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泰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畢每歲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兆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為常故不復紀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卽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元牡

三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

文獻通考卷六十九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郊社考三

郊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圜丘爲二處用鄭元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圜丘以嚳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遥遥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蔣濟著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嬀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則非舜後明甚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

先不祭麒虎也如元之說有虞以上對獺之不若邪　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自以居非中土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卽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是月冬至帝親祀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按以圜丘卽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

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月詔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見五帝門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元爲之詞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饗神歌一

元帝卽位於建康太興二年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宜於此修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鈎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爲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元走之己卯告成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赤馬黑鬣曰騮）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於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祀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時營陽王已即位）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値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於圜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者謂告之退而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爲郊祀用特何偃據禮不應更告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可

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徐爰曰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道狹多於巳地大宋造邦維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本處

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時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倣祭酒張緒等並同詔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無煩遷日帝從之

郊壇圓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散騎常侍庾曇崇啓云祭天尚質桑漢以來郊兆壇域無立宮室以明謙恭詔付外詳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也虞炎議漢之郊祀天子自竹宮遙拜息殿去壇既遠奉祀畢旋息於此無嫌祠部郎中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鄭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亦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屋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壇氈案何爲不轉制檐甍遂不行曇崇議

梁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壇高二丈七尺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吳操之云啓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啓蟄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攢題曰皇天座四年佟之啓周禮稱天曰神今天攢宜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雨師皆從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餘皆平地王僧崇啓曰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皆箕畢也而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即箕畢下隸兩祭非嫌禮以蒼璧制幣除爵祼佟之啓按爵者以六彝覆以畫冪備其文飾施之宗今郊有祼恐乖尚質宜革之帝依之香用沈取本天之質陽所宜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太祝牒壇下神座悉用白茅俎以漆詔下議八座奏禮云下之物悉稱其德則知郊祭俎不應漆席用白無所出於是改用素俎五帝以下皆蒲席藁鞂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以一獻爲質三獻爲文詔下議博士陸瑋等以爲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

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

[illegible]則埋之者謂四時祭器耳從有司燒埋[illegible]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時明山賓議以始祖配饗五帝從之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為坎遂廢之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圜丘小峻邊無神位今丘形既廣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悉停為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為壇　詔定郊禋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雅者正也之義　後雅三曲四言取禮記司徒論選士升之學曰俊士二郊用　皇雅三曲五言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二郊太廟同用　滌雅一曲四言取帝牛在滌三月牷出入用　牷雅一曲四言薦毛血用　誠雅一曲三言取至誠感神義南郊降神用　又誠雅一曲四言送神用　獻雅一曲四言飲福用　禋雅一曲四言就燎用　其辭並沈約所製普通中薦蔬無牲牢遂省滌雅牷雅云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圜丘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太常卿許通奏曰按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元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為陰祀既非禋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又按以槱燎祀風伯雨師鄭衆云風伯箕雨師畢皆星也今南郊祭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並依禋音普通反槱音羊九反　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尊彝云三獻施於宗祧鄭元註一獻施於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大神大帝為不通矣從之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王元規議曰古圜方二丘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數後代隨事有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今增南郊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後魏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壝埒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各千餘神醊在外壝內　席用藁

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犢一日月等共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東巳地(從陽之義)後冬至祭上帝於圜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於西郊爲方壇東爲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爲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陞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誠皆有才多是謀猷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六宮及女巫預焉餘制復多參夷禮而違舊章)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放五行數各爲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圜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三百七十步其營壍廣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外之丙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丈四面各有階)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五精帝於中丘面皆向內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於下丘衆星位於內壝中)禮以蒼璧束帛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

[illegible]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爲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階爲三壝內壝去壇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爲燎壇於中壝內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門各一階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騂牲一燎同圜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丘三成成崇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級圓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在國之陽七里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爲方壇崇丈二尺廣四丈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元冕備大駕而行從祭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制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上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二座外官百二十二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內衆星在內壝外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在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爲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圜丘帝不齋於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致堂胡氏曰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叶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册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耳二人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滅亡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警戒而重有修省乎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北齊大禘圜丘歌辭　夕牲羣臣入門奏肆夏樂辭一首　迎神奏高明樂詞一首　牲出入奏昭夏辭一首　薦毛血奏昭夏辭一首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一首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辭一首　皇帝獻太祖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辭一首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一首　柴壇既燎奏昭夏樂辭一首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一首　五郊迎氣樂辭一首

周圜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首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一首　俎入奏昭夏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首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首　嚴奠奏雍樂一首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首　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圜丘歌樂辭　降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一首　登歌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一首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一首　武舞辭一首　送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凡九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春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　太尉長孫無忌議曰據祠令及新禮

並用鄭元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天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湻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別無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元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祀爲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且配圜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禘嚳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又詔圜丘以高祖太宗並配（先是太宗只配明堂）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　成均助教孔元義議曰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神堯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鄭元註祭法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祭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詞殊失因心之旨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愼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寔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請奉高宗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祀皆以三祖配　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爲曜魄寶亦天也感

生帝亦天也皆之為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曜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理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永昌元年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之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則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為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為兩得乎

周武氏天册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以韋巨源為終獻　時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元註周禮內司服唯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欽明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天地尚質亦無瑤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等議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甲之始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宗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曰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上曰

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

元宗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曰臣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極以來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二祖同配之禮

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正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制從之

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於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册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頎歸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　幹十難略曰稽上古自今無以人至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

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元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亦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則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天歲一何也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忽亦甚矣黷與忽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年豈不知景帝始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出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於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强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並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享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大聖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勑旨並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享失德故神不降福傲陽爲災上又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毁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嚮魏肇啟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曰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將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毁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正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禮文參諸夏商周漢故事配享天帝之制請仍舊典及歸崇敬執前議乃止以景皇帝配定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霽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重

…至大禮大饗廟之次景物澄霽及鑾輿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翌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歡悅咸爲聖心昭感致焉　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焚毀之文請於太常寺敕庫收貯而其小祀雖非御署准此　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幷榛栗脯醢及應行事燭等請令郊社署各牒有司充次祭支用矣　牲牛參牲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賜胙之文請比附禮記及祠令牲死則埋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於祠所瘞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舊例用猪羊肉亦准此　粢盛瓜菹筍菹應已造成饌物請隨牲瘞埋　行事官明衣絹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充潔服既已經用請便收破　公卿已下明房油煖幕炭應宿齋日所破用物請收破　旨依奏爲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問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與不禮官奏曰伏准禮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饗天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

高祖在位九年親祀南郊一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親祀南郊四貞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七年八月四日一闕年月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祀南郊二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宗在位五年親祀南郊一景雲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睿宗在位四年親郊二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太極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元宗在位四十五年親祀南郊五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六載正月十二日十載正月十日十三載二月八日

肅宗在位七年親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廣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親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六年十一月八日　九年十一月十日

憲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一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親祀南郊一寶歴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親祀南郊二會昌元年正月一日　五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親祀南郊一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二咸通元年十一月　四年正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親祀南郊一龍紀元年十一月

唐開元禮

皇帝冬至祀圜丘儀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

衛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並結珮）俱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卽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其無本司者皆於祀所爲）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各於本司館清齋一宿（無本司各於家正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祀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爲）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雩祀侑神作主孟夏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壝（每門二人每隅一人）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於家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郊社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縗絰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非應散齋者唯清齋一宿於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給明衣齋郎升壇行事亦權給潔服應齋官所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如之凡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已上喪並聽赴卽居緦麻已上喪者不得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攝事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爲）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守宮設文武侍臣次爲）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於大次之後俱南向）設諸祀官次於東壝

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酇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酇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大次褒聖等儀上辛零祀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上辛零祀但有壇東方之外饌為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景地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零祀則東門內攝事亦然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零祀無分獻位以下皆然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酇公位於中壝上辛零祀內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位於介公酇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褒聖已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壝之外

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白牲一元牲一（零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零祀

（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爲上又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

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

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

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無日月已下諸座攝事亦然也）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概罇二

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罇皆加勺羃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零祀無日月以下罇其五帝太罇犧罇各二罍一在第一等五人帝犧罇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零祀設亞獻之洗於罍東南五官洗於罍北）設分獻罍洗罍人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

罍篚冪者各於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零祀皆祀日未明五刻爲）太史令郊社令

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零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爲）於東

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

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零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官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太明以下位矣）

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

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

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曰

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座設訖却收至祀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一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廟享則於廟所皆二百步所）為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廟令整拂神幄焉）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也）及齋郎以罇坫篚冪入設於位（廟享則籩豆簠簋鉶皆設位加以巾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者各由其陛升廟堂者升自東陛為）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已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外公卿位焉）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牓位謁者引司空（諸儀並引太常卿也）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廟享升東階）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腯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帀西向舉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濯溉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視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入徹籩豆簠簋鉶𩞁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於鬱鬯又取膟膋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膟膋腸間脂也）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於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已上次於承天

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羣官五品已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羣官五品已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已下及介公酅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羣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俛伏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其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諠譁其從祀之官在元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佩謁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入行宮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

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勑羣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爲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淸酒五帝日月俱以太罇實以汎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槪罇實以淸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旨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騶虞黑帝以元璜黃帝以黃琮日月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五帝日月內官已下各從方色各長丈八尺上辛則五方帝各太罇爲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無日月已下罇雩祀同圜丘又有五人帝之幣亦放其方也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掃除於上令史祝史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羣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爲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爲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

門外還輅所（降立於輅右爲）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爲）至中壝門外（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鎭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鎭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請立定近侍承奉爲）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

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

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上辛雩祀同爲）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他放此）鼓柷奏元（國諱改爲）和之樂乃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圜鍾三奏黃鍾太蔟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爲）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已下皆謁者引大尉太和樂上辛雩祀同）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南陛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鎭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鎭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幣進奠）皇帝受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太宗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

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攝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畢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神座訖還罇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其太官引饌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奏黃鍾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已下饌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於下也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已下饌雩祀又進設五官饌並無衆星饌也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其後太

常卿引皇帝詣上帝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罇所執事舉冪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立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愼修禮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羣生財成庶品雲雨作施普博無私爰因啓蟄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祝版進御署訖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遂奉出）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及謁者五人各引五方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訖還罇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於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徇齊欽明昭格祭祀之禮肅奉舊章雩祀云時惟正陽式遵恒典伏惟道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授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攝則言授）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以授齋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

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鼓柷作舒和之樂退訖戞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戞敔樂止（自此已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齋郎）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下並改太尉為太常卿）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方祝各取爵酌醴齊供尊訖還罇所雩祀同）訖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卻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則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齊獻正座配座（雩祀并獻五方帝也）終獻如亞獻之儀（上辛五帝祝亦各酌獻之）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初太尉將升獻（攝則太常卿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陛升（雩祀太尉將升獻贊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奠太昊氏餘座齋郎助奠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醍齊奠句芒氏餘座祝史助奠）詣第一等俱酌汎齊訖各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醍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座首興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升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沈齊（攝儀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衆星酒罇所酌旨酒（攝儀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雩祀無日月已下獻儀也）諸獻俱畢武

飲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也）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也）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取玉幣祝版日月以上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牲幣零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白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上辛零祀並內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顯慶時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稱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詳悉柴在祭物之先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箇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瓚俱奠燎薪之上卽晉氏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騂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親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

樂供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変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爲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

鑾駕還宮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俱服袴褶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導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閤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敔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敕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神位用樂及籩豆等物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甄俎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籩豆之數各八簠簋甄俎等數各一也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陛間每座籩豆各二餘如上也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廣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在十二陛間每座籩豆等如二等也又祀外官百五座籩豆簠簋俎各一也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籩豆等與外官同按此星神義和所職推步有徵傳曰萬物之精上爲衆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興物每各有所主今並依郊壇圖而爲之也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都七座也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國家前禮祀感帝於南郊後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准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帝之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主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此說事恐難憑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禮於祈穀之壇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今二禮並行六神咸祀也

樂冬用本音皆以黃鍾爲均三成准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禮樂三變唯致邱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昊天上帝　蒼犢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爲正脅旁中爲正凡供爲正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盒若供少牢云犢滅酒一斗　太罇二實汎齊　著罇二實醴齊　犧罇二實盎齊　山罍二實酒　象罇二實醍齊　壺罇二實沈齊　山罍四實酒　籩十二石鹽藁魚乾棗栗黃榛子仁芡仁鹿脯白餅黑餅糗餌麥仁粉餈　豆十三韭菹醓醢菁菹鹿醢笋菹芹菹兎醢脾析菹豚胉飽食魚醢糝食　簠一實稻粱飯　簋一實黍稷飯　甑一實太羹

俎一肉　蒼璧　幣以蒼一丈八尺

配帝 著罇二（實汎齊） 犧罇二（實醴齊） 象罇二（實盎齊） 山罍二（實酒） 籩豆簠簋牲幣璧（並同上帝）

五帝日月（壇第一等） 太罇各二 籩八（減白餅黑餅糗餌粉餈） 豆八（減酏食糝食脾析葅豚胉） 簠簋甑俎（各並同上帝） 五方帝方色犢

大明青犢 夜明白犢 青帝青圭 赤帝赤璋 黃帝黃琮 白帝白琥 黑帝黑璜（幣各如其玉色） 日以圭璧幣

以青 月以圭璧幣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壇第二

等在十二陛閒 每陛閒各象罇二 每座籩二（栗牛脯） 豆二（葵菹鹿臡） 簠簋甑俎各一（實同上） 牲用少牢 幣皆

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

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壇第三等在十二陛閒 每陛閒各壺罇二 籩豆簠簋甑

俎牲幣（各同第二等）

外官百五座在內壝之內 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 外官每階各概罇二在壇下 衆星每道閒各散罇

二於內壝之外 每座籩一（牛脯） 豆二（鹿臡） 簠一（黍稷飯） 簋一（稻粱飯） 俎一（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四

郊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爲之今用河南尹尤非常例也）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準敕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梁太祖南郊二（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莊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南郊一（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 上帝親祀則幷皇地祇位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壝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七日南至之祀從之十三日上宿齋於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享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於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於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為亞獻興元尹光美為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為例　五代以來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為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太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慶後有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大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為別也其以宰相為大禮使禮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為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眞宗東封西郊嘗專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著為令　長編通考曰恭考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

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先是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又考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卽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遹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於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蓋本非彝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於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卽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　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並去圜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

宣武成王等廟令請事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眞宗已卽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大中祥符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詔兩制及崇文院詳定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嶽鎭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卽是方丘有嶽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爲闕典望如奭所請以通禮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註云爲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復古

乾興元年眞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眞宗崇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羣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曰上親郊廟册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爲正祠　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爲證禮器註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於上帝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乃卜日於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於崇元殿翼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十六日行

郊祀禮夫五鼓朝享於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於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上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爲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爲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爲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之說卽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郯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用於時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遂具奏伏闕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於太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於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

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太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臣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徹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以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爲仍望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敘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即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

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旣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於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邪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圜丘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爲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爲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册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祠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爲於事則爲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眞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

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併遹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眞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於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叢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版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罇罍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罇酌獻一罇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罍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禮官以爲鄭氏註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罇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罇罍　岳氏愧郯錄曰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罇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罇罍之下率多空惟一罇僅實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唱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罇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稱上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酷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甕

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邪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邪既取醅芽置甕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邪今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沈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歷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褫容变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祀存古之意最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又曰慶歷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弼言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尊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泛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尊爲上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尊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尊實以泛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尊實以緹齊中官壺尊五方山林川澤蜃尊並實以泛齊外官概尊五方邱陵墳衍原隰散尊並實以清酒衆星散尊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尊宗廟每室設斝彝黃彝著尊之上尊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尊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

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卽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罇罍惟酌獻飲福二罇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爲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註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罇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罇罍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旣曰從其請則自慶歷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罇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爲醴味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尙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爲有事而新作者卽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淸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制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尙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以後復曾講明不禮文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配空罇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尙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社稷風雨師等合用罇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考三禮圖罇受五斗之制遂每罇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罇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罇巳不盈矣慶歷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則雖盡空其罇固無恠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酒不

然罇罍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鉼缶以均奉祠者臺皁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下迺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得配未幾復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遍讀册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曆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籩豆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詣盥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曆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

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爲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卽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卽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眞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齋於郊宮罷臨觀閱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卽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遊觀遂滅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禋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裏東側門曰賓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爲定式學士院更不撰進　楊氏曰愚按註疏云齋於路寢之室唐禮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爲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禋曰承和之類

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鸞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爲壇壝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尙沿襲舊例而未革盍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爲齋宮無事則嚴其扃鑰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繫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尙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幔殿也然神宗卽位初郊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池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遊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爲闕典

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爲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鐘爲宮三變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祇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旣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旣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不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舍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

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註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淸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爾若以親祠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背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　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竝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槪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

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
天地之義若有降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
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國朝親郊止服衮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
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
丘方澤正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樿用白木以素
爲質今郊祀簠簋罇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以樿爲杓
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
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謂南北郊先行升禋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卽如舊儀於
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考先儒所說地祇卽無燔燎之文
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並瘞於坎不設燎壇熙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
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爲陽則脅與髀爲陰
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
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曰臣等見親祠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
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壝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

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貞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氾埽反道鄭氏註謂剗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尙質則用蒲越稾秸宗廟尙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又言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兆域蓋設一壝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爲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爲三壝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注爲三壝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　南郊鹵簿使兵部尙書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

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時軾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輛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甲勅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為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覿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巖叟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木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

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以爲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 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爲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 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

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圜丘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註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丘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

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

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邪變禮之權邪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葢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寍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

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遣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旣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邪抑二祭邪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詳見祀后土門）　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

宜加雜祀今令太、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衆星隨其方
色用幣每陛各設香從之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五

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尙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爲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己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巳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玄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合祭天地

以太祖配上自常朝殿用細仗千三百有五人詣壇行禮

紹興元年當郊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於明堂以祖宗並配詳見明堂門

十三年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圜壇并青城齋宮去處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知臨安府王㬇等言今於龍華寺西空地得東西長一百二十步南北長一百八十步修築圜壇除壇及內壝丈尺依制度使用地步九十步外其中壝外壝欲乞隨地之宜用二十五步外作兩壝外有四十步若依前項地步修築兵部車輅儀仗殿前司禁衛皆可排列共龍華寺地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圓備從之

詔郊祀齋宮更不修蓋止令計置幕殿檢會在京青城宮殿大內門曰泰禋餘見元豐元年將來如車駕前一日赴青城宿齋令儀鑾司同臨安府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不得侈大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都舊有青城齋宮渡江後以幕屋絞縛爲之每郊費緡錢十餘萬淳熙末張端明杓爲京尹始議築齋宮可一勞永逸上從之宇文寶學价時爲兵部尚書因宿直奏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於臨安是無中原意也上以爲然亟命罷役　太常寺言修築圜壇并青城望祭殿依倣舊制及郊祀所設神位鋪列祭器登歌樂酒罇前導路及皇帝飲福位等共合用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分一十三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綴三壝第一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去第一壝一十二步半外壝去中壝一十二步半并燎壇之制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丙地詔令臨安府同殿前司修建

詔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并郊廟合用祭器令禮兵部太常寺討論名件數目　據討論國初

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大輦追遙子下一千九人外其金象革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內六引鼓吹前後部一千五百人其法物儀杖合用文繡以纈充代幷郊祀天地宗廟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用祭器籩豆簠簋鐏罍樿杓登鉶鼎牛鼎羊鼎搏黍豆毛血盤幣篚匏爵坫盥匜罍洗爵盞坫飲福俎燭臺俎共九千二百五件太廟共五百九十六件內用銅玉者權以陶木代之至十六年始製造如政和之制　太常寺言大禮依儀前三日皇帝詣太慶殿宿齋前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前行禮差侍從官分詣玄天大聖后幷諸殿神御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太廟宿齋前一日皇帝詣太廟諸室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宿齋冬至日皇帝詣圜壇行禮禮畢擇日恭謝景靈宮遍詣諸殿行禮從之既而禮部侍郎王賞言以行在街道與在京不同其詣景靈太廟權依四孟朝獻禮例服履袍乘輦其後並同此制

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禮儀注

前祀十日質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祠文武官位於尚書省左僕射刑部尚書在北南向左僕射在左刑部尚書在右（刑部尚書稍卻）行事左僕射在南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南（凡設光祿丞以下位皆稍卻）次分獻官次執事官又於其南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向北上讀册舉册官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奉禮郎以下位皆稍卻）設陪祠文武百官位於行事官之南又設行事執事及陪祠親王宗室位於太廟齋房右僕射刑部侍郎在北南向右僕射在左刑部侍郎

在右刑部侍郞稍郤亞終獻在南北向西上親王及行事執事陪祠宗室在東西向北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自下分引
羣官各就位凡將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立班卽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左僕射讀誓於尙書省刑部尙書涖之右僕射讀誓於太廟
齋房刑部侍郞涖之誓文曰今年十一月某日冬日至皇帝謁欵於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
朝享太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讀訖內執事官奉禮郎以下文官宣教郎以下武官從義郎以下先退餘官並對拜訖退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凡散齋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致齋日前
後殿不視事唯行祀事前致齋一日儀鑾司帥其屬鋪御座於大慶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
又設西閤及齋室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致齋之日質明有司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
服其服閤門奏請皇帝末後詣齋室宣贊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以俟閤門附內侍
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捲鳴鞭行門禁衛諸班
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祗候引駕樞密知客
省事以下至簽書閤門官分左右立應奉官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宣名常起
居贊祗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次行宮御營巡檢一班常起
居知通侍大夫以下知客省事以下武功大夫以下知內侍兩省帶御器械官充行宮使御營巡檢各歸本班至大慶殿後閤如步至太慶殿後閤臨時聽旨降輦入西閤大慶殿簾
降前導官並就次易朝服詣御榻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事僉書樞密院事在東西向北上同知樞密院事在西東向侍中一員在知樞密院事之北贊拜閤門官一員又在其北並西向知客省事以下在僉書樞密院事之南稍東西向北上簽書客省事以下又在其南稍郤宣贊舍人等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各精結佩入詣大

慶殿庭立班禮直官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績結佩出西閤乘輿稱警蹕侍衛如常儀由西房至御榻西降輿皇帝即御座南向侍臣夾侍贊拜閤門
官於榻前贊樞密以下拜殿之上下應在位官皆再拜（閤門官贊拜訖轉身北向隨拜訖面西贊各祗候）次禮直官引侍中詣御座前俛
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座就齋室奏訖俛伏興還侍立（凡侍中奏請準此）皇帝降座乘輿由東房入齋室侍臣
各還所司直衛者如常儀宣贊舍人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以次出（三省親王樞密宗室趨居問聖體並如閤門儀）應行事執事陪
祠官及從升者並散齋七日宿於正寢致齋三日各宿於其次凡散齋治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
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之日官給酒饌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與祀之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儀鑾司帥其屬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
之前隨地之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東門之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
次於武官之後設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積柴於燎壇光祿
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南北向及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前祀一日太
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太宗皇帝位
於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

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太一有九於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於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於內壝之內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於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內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之座及禮神之玉俟告潔訖權徹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位皆設定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午階之西北向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權火二一於望燎位之東南一於望瘞位之西北東西各二人贊者設亞獻終獻位於小次之南稍東西向大禮使左僕射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位於大禮使之東光祿丞稍卻奉禮郎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小次之東北俱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二一於壇下午階之西南一於子階西北協律郎二一於壝上樂虡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押樂太常卿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陪祠文武官位於執事官之南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隨其國方光祿陳牲於東壝門外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北南向西上凡設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卻監察御史在吏部尚書之西巽位稍卻光祿陳禮饌於東壝門外道北南向太常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監察御史二俱在西東向北上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神位之右司罇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罇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

豆俎爲四行俎一在籩前登一在籩豆間簠七簋七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又設罇罍之位每位皆著

罇二壺罇二皆有罍加勺冪爲酌罇太罇二山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皆有罍加冪設而不酌並在壇上稍南北向

西上配位設於正位酒罇之東每位皆有罍坫又設從祀諸神籩豆簠簋之位第一龕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籩豆

前登一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加坫內神州地祇加盤一在登之前其餘神位每位皆左二

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簠一在俎前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籩豆間內五行五官五嶽每位加盤一在登之前井內壝外衆星位皆不設登又設從祀罇坫之位第一龕每龕太罇二著罇二太罇在上第二龕每龕犧罇二象罇二第三龕每龕象罇

二壺罇二象罇在上內壝之內每階概罇二內壝之外每階散罇二皆加勺冪皆神位之左又設正配位籩豆簠

簋盤俎各一於饌幔內設進盤匜於壇下午階東南北向設進盤匜帨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分

獻官盥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罍篚各設於左右皆內向執罍篚者位其後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

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

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少府監陳玉各置於神位前昊天上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黝璜神州地祇以兩圭有邸日月以璧五嶽以兩圭有邸皆盛於匣昊天上帝配帝幣皆以蒼皇地祇以黃日月內官以下各從其方色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

位籩豆簠簋籩四行以右爲上第一行糗餌在前粉餈次之第二行醴在前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次之第三行乾𣗥在前濕𣗥栗濕桃乾桃濕梅乾橑榛實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鹿脯又次之豆四行以左爲上第一行酏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又次之第五行葵菹在前蠃醢脾析䐑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又次之盞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太羹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前之俎實以牛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并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豆右之俎三爲二重以北爲上第一

（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寸肺三次之腸三胃三次之第二重實以牛熟腸胃肺其載如腥若配位即以東爲上）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罍（著罇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罇二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大罇二一實汎齊一實醴齊山罍二一實盎齊一實醍齊犧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罇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壺設而不酌凡罍之實各視其罇）又實從祀神位之饌（第一龕每位籩三行以右爲上第一行乾橑在前乾棗形鹽魚鱐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第三行蕡在前芡栗次之豆三行以左爲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臡醓醢次之簠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籩前之俎實以羊腥脾一豆前之俎實以豕腥脾一登實以太羹鉶實以酒其餘諸神位每位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簠實以稷簋實以黍俎實以羊豕腥肉登實以太羹鉶實以酒神州地祇五行五官五嶽又實盤以毛血）又實從祀神位之罇（太罇實以汎齊犧罇實以醴齊壺罇實以沈齊各以一罍實明水概罇實以清酒散尊實以昔酒各以一罇實元酒著罇象罇俱實明水上帝配帝之饌升卯階其餘神位各由其陛升）太常設燭於神位前又設大禮使已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卯階之東內壝外如省牲位

車駕詣青城

前祀一日皇帝於太廟朝享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請皇帝入齋殿所司轉仗衛鹵簿陪祠文武官先赴圜壇青城齋宮導駕官已下就次各服其服有司進輿於齋殿乘黃令進玉輅於太廟櫺星門外東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西向參知政事一員立於侍中之前贊者二人又立於其前少頃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分引侍中參知政事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次門外立班北向東上（乘黃令位其後）次引導駕官以下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以俟奉迎前導次管軍臣僚又在其後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中嚴（凡侍中參知政事禮部侍郎奏請皆禮直官宣贊舍人引）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殿詣大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二班常起居俟皇帝乘輿以出宣贊舍人贊侍中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次管軍

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者卽宣名（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輿以出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太僕卿出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步導皇帝至廟門外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俛伏跪奏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侍中奏請準此）千牛將軍前跪執轡乘黃令稍前進玉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步導參知政事進當輅前俛伏跪奏參知政事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參知政事奏請準此）車駕動稱警蹕侍中先詣侍臣上馬所以俟參知政事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侍中參知政事之前侍臣上馬畢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大駕鹵簿前導詣青城車駕將至青城閤門御史分引陪祠文武官宗室客使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泰禋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有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端誠殿前迴輅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有司進輿於輅後皇帝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導駕官步導至殿前皇帝降輿歸殿後閤簾降宣贊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學士院以祝册授通進司進御書訖付禮部尚書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壇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罇彝帥府史及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又加巾蓋）太府卿少府監陳玉幣於篚（告潔畢權徹）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詣東

壝門外省牲位立定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左僕射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升自卯階視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卯階內應奉官并執事應奉人各隨應奉官階升降次引左僕射中眡滌濯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腯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省饌位贊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所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次引禮部尚書詣廚省鼎鑊視濯漑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盤俱置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

奠玉幣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諸祀官及陪祠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其屬設入神位版禮部帥其屬奠册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豆醞令入實罇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次引分獻官執事官各位於龜陛上下並外向次御史臺太常寺及閤門宣贊舍人分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就卯階內壝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訖次引監察御史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撞景鐘近侍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大次外皇帝降輿入次景鐘止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禮畢準此）簾捲皇帝服大裘袞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文德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郊社令升煙燔牲首瘞血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應祀陞上下及還內諸位太祝取玉幣亦各於罇所）又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

皇帝升壇

大禮使從（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量人數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於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吏

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神位前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取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繅藉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鎮圭玉幣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配位唯不奠玉皇帝東向受幣左僕射北向進幣吏部侍郎南向受幣）左僕射吏部侍郎㩲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階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皇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祀神位前各搢笏跪奠幣執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奠訖退復位祝史奉毛血槃立於壝門外由其階升太祝迎於壇上俱進奠於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於罇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四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常令帥進饌者詣廚以七升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上正配位各一鼎）皆設扃冪祝史對舉陳於饌幔內重行西向以南為上光祿實籩豆簠簋於饌幔內（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糝食簠實以粱簋實以稷）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舉鼎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設於卯階之下北向西上奉牲者在東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冪初鼎序入有司執七畢及俎以從至卯階下各設俎於鼎西七畢加於鼎太官令以七升牛載於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正配位各一俎）鼎先退祝史進徹毛血槃以次出次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壇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

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餌食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戶部尚書奉俎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並東向）跪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各還罇所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奏爵升自午階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奉爵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執罇者舉冪良醞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皇地祇罇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首）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吏部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彰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韶安之樂配位酌獻前導皇帝東向受爵左僕射北向進爵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復於坫讀冊官南向讀冊文）左僕射以下俱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　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盎罇之盎齊訖先詣皇地祇酌罇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官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分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從祀諸神位前俱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皇帝飲福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於胙俎設於壇上酌罇所俟終獻既升獻次引戶禮部尚書搏黍太祝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罇尚醞奉御奉罇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於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尚書西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尚書乃

受以興𣝣退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於籩摶以受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神位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少移故處）登歌熙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望瘞

景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胙再拜訖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茅束之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神位前取幣祝册藉以茅大明夜明以上執事官並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階降壇南行詣柴壇自南陛升以幣祝册饌物置於燎柴諸太祝又以諸位幣帛從燎禮直官曰可燎舉燋火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請詣望瘞位前導皇帝詣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取幣祝册藉以茅五官以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爵酒各從其階詣瘞坎置於坎祝史以諸位幣帛從瘞禮直官曰可瘞舉燋火寘土半坎

皇帝還大次

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中壝門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卯階之東內壝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

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將士不得輒離部伍

端誠殿受賀

皇帝既還大次奏解嚴訖皇帝常服乘輿撞景鐘還青城侍衛如常儀鼓吹振作至殿前降輦還齋殿景鐘止閤門御史臺分引文武百官宗室並常服詣殿前立班稱賀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常服出升御座鳴鞭禁衛奏聖躬萬福次舍人揖管軍臣僚等并行門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次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祠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內侍詣御座前承旨退降階西向宣荅訖舍人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贊各祗候管軍臣僚詣殿下侍立行門分左右立次太史局官詣當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局官再拜奏聖躬萬福出班躬身奏祥瑞訖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官再拜贊祗候太史局官東出次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轉身於班前西向立舍人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閤門官當殿北向承旨退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並升西階）知客省事以下下（殿殿）庭東侍立餘官分班出舍人禮直官揖宰臣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名起居稱賀（三公某官通）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學士待制兩省官將軍仍舊相向立）稱賀一如上儀（唯典儀再拜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詣折橫東稱有制宣荅）賀訖宰臣執政官升殿東西相向立（宰臣執政官升東階參知政事升西階）樞密直學士下殿餘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

車駕還內

前期儀鑾司設御幄於大慶殿門外南向太常設宮架於行宮南門外稍南其日端誠殿受賀禮畢所司轉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詣行宮南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樂黃令進金輅於端誠殿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有司進輿於齋殿導駕官俱詣齋殿奉迎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儀鑾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內祗應官贊謝再拜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升輅有司仍具大輦若乘輦即奏云降輿乘輦太僕卿立授綏千牛將軍馭駕如來儀參　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至侍臣上馬所參　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　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旨傳敕侍臣上馬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行宮南門外文武百官宗室客使並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內留守見再拜訖退車駕至行宮南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道千牛將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乘輦即奏云降輦乘輿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禮部郎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景靈宮太廟儀注各見本門其後南郊行禮並如儀

麗正門肆赦右前件郊祀儀注自誓戒至車駕還內見國朝會要獨闕肆赦一條故取中興禮志所述補之然此乃臨安行都所行非京師承平時舊制也

前期儀鑾司帥其屬張設麗正門之內外又設御座於前楹當中南向又設御幄於後閣門　設赦書儀物於御座之東設制案等於門下　東壁又設雞竿於御街之東稍北太常設征鼓一於宮架之西稍北東向刑部大理寺臨安府以囚徒集於杖後質明文德殿內侍催班閤門引知閤門官已下御帶環衛官已下并主管大內公事行宮

使御營巡檢及諸司祗應武功大夫已下一班西殿立次引管軍殿下東壁面西立閤門進班齊牌皇帝出宮行門禁衛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坐知閤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已下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已下一班闕班奏聖躬萬福次引管軍一班面殿奏聖躬萬福訖並出殿以俟導駕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僚赴麗正門外分東西相向立班定閤門提點引百僚赴麗正門外東壁立班定皇帝自殿上乘輦出樂人作樂導引至南宮門外俟皇帝升麗正門樂止引樞密使中書令升門於御座東面西侍立翰林學士升門於御座西面東侍立主管大內公事御帶環衛官門上西壁面東侍立知閤門官已下管軍行宮使御營巡檢門下東壁西面侍立至御幄降輦歸御幄簾降出赦書閤門承接繫於僊鶴童子上門下進中嚴牌次進外辦牌並以紅絛引升門上知閤門官跪授禮部侍郎簾前進訖歸本班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內侍索扇扇合皇帝臨軒坐門下鳴鞭樂作簾內侍贊扇開樂止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兩省官宗室遙郡已下依舊相向立典儀贊拜兩拜分班東西相向立門下舍人詣樓前北向立門上中書令詣御前承旨並太常寺祗應臨軒稍東西向立宣奉敕立金雞舍人應喏趨至班南北向稍南至班東稱奉敕立金雞宣付所司退歸位金雞初立太常擊鼓每擊鼓投一杖因集鼓聲止初宣立金雞即擊鼓立金雞訖即止更不投杖門上降赦書門下閤門承接置案上承受二人對捧於稍東舍人搢笏接捧案立知閤門官於案南北向虛揖直身立舍人捧案至樓前班心知閤門官北向虛揖直身立稱宣付門下省轉身稍西東向立引參知政事於案南北向搢笏跪閤門提點承受於案上捧制書授參知政事權與禮直官出笏俛伏興舍人捧案置於近東歸本班侍立知閤門官退歸侍立位參知政事捧制書北向俛伏跪奏請付外施行伏興且躬身門上引中書令

請御前承旨訖西向宣曰制可門下參知政事直身立稱宣付三省退少西東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俛伏跪搢笏參知政事捧制書以授三省班首受訖並出笏伏興歸位付舍人舍人搢笏跪接訖直身立轉與閤門提點承受開拆訖却授舍人舍人行至班心近南面西拆方訖北向立知閤門官并捧制書舍人於左省班後詣宣制位起居郎或起居舍人一員指摘句讀候旨讀訖却歸本班舍人宣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舍人宣至咸赦除之獄吏奏脫枷訖應喏三呼萬歲奏聖躬萬福訖以罪人過宣制書訖門上舍人贊樞密使中書令翰林學士曲賀兩拜門上閤門官不拜知閤門官並捧赦書舍人歸侍立位宣制舍人捧制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立搢笏跪以制書授三省班首三省班首接訖舍人出笏退歸侍立位禮直官引刑部尚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搢笏三省班首以制書授刑部尚書刑部尚書受訖各出笏刑部尚書興以制書加於笏上轉與刑房錄事訖歸本班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定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訖舍人引百僚出班俛伏歸致詞訖伏興歸位立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知閤門官於門下西北躬承旨退稱東西向立稱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起躬身知閤門官宣答訖歸侍立位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分東西相向立定門上禮直官引中書令詣御座前奏禮畢歸位內侍索扇扇合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籥降皇帝起還幄樂止門下鳴鞭舍人北向躬承旨四色官應喏舍人稱奉勅放仗百僚已下再拜退舍人宣勞將士訖退皇帝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至殿上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祇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

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
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冬至日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華度越古昔初講郊禋之禮宜進胙爲闕並受帝祉乞下有司草具儀注進呈從之　禮部太常寺具上儀注郊祀獻禮畢皇帝將詣飲福位次贊者引光祿卿詣南壝門外幕次易常服次帥執事者入詣進胙幄內以所進胙設於腰輿匣內胙以牛腥體肩三臂二臑二次輦官擎腰輿進行光祿卿從至端誠殿上以腰輿隨地之宜置定輦官權於殿下立光祿卿以胙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訖光祿卿以下先退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擎腰輿入詣齋殿前以腰輿望德壽宮設定執事內侍鋪設褥位於其後以俟皇帝還齋殿服履袍訖內侍官前導詣褥位執事內侍啟匣蓋內侍官奏請皇帝稍前躬視訖復位執事內侍封鎖匣訖奏請拜皇帝再拜訖掌表內侍以表投進胙官進胙官受表訖皇帝還齋殿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擎腰輿以出至端誠殿上權置定輦官升殿捧擎降殿進行親從官援衛至泰禋門外進胙官騎從至德壽宮門外進胙官下馬後從以入至殿下置定以表并胙授德壽宮提舉官供進訖進胙官以下乃退自後遇郊並如上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於明堂之費如何戶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錢端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大有減省上以爲然乃詔除賞軍事神外並從省約其秋金虜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宮祖郊乘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而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歸用大安輦焉

光宗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親郊於圜壇為值雨望祭殿行禮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

寧宗嘉泰三年秘書省言看詳福州進士張容圖繳進南郊辨駁册內太子庶子之星以為皇儲未慶理宜加祀并宋星乃國朝受命之符興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係火德尤宜尊崇乞並特加祀於圜丘容圖所陳數事實關國體辭理可採乞下禮寺施行從之　五年臣僚言伏覩郊禮在邇陛下祗奉神祇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為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匱於下斯可以咸助聖德而潛通於幽冥自然神祇降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其為昭告於天地之間則一也樂工瞽師蓋聲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列於壇上遂於上龕蓋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侑之側也而宮架之樂列於午階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也夫樂莫尚於和平以平時肆祀言之絲竹管絃類有斷闋未知今復何以戛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數百人寠人賤工安能蠲潔而無請係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擾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大雅所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其求乎神之義則一也今自圜壇之上暨於層龕之相承位列甚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膴鮑魚鱐與夫兎鴈蠡蚳之醢麋麋之醬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豫造也餌餈酏糝黍稷稻粱之食

芹筍之菹亦不一也則皆神厨至期之所造也竊聞豫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措日分至有色惡臭惡之慮而先期呈饌之時或兩辰浹無乃太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醯醢之屬覆之瓦甑無復再察其可改換者未見倉卒而無復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矣蓋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豫造之司吏卒習於鹵莽之表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已百司狃於文具至於事神亦復無異以至酒齊之設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人其為醞釀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最甚者名為供官殆百餘人祭之日凡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屬滌濯者此曹也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也滌濯固已鹵莽而夜半設實於器皆其手所數頓豈但蕡蓀乾物之類而醯醢餌酏腥熟酒齊之屬亦皆出於其手之所置竊聞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藍縷垢穢殆不可近而況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興靧面濯手皆所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上焉則切近於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二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為不敬之大今圜壇一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壝埒之內外為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俟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貼吏為之既不閑習於禮而贊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興酌奠皆不及於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為怠慢甚矣此不可不嚴者三也夫三說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之臣愚以為天下之事一則治散則偷久則專暫則忽今郊禮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於一不然則禁之徒嚴察之

徒苟而下之便文遂責綏不可得而究也奉常爲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況今郊禋大禮實又奉常之
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工奉常固自有籍矣其有請者若干人而尙不足用則未免以無請寄名者足之
令名爲色長者當考見絲竹管弦有無斷闕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羣工洗沐滌濯存其衣裝之可者其有不整之
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滌濯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贊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樂工之比乞從御
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閒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
責其自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祗備庫將先來檢計退下漫漶蔽弊之物置造紵衣一襴一袴先期發下
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可以執事於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閒
而親近於崇嚴清肅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近慈雲等處關報居民灑掃爲
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頮面濯手整束衣服以趨祭所仍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
爲置一盥帨俾供官禮生等人必先盥帨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分獻官差劄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
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一一如法所是神廚雖已差官監造亦必奉常議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酒庫專
差文官監造而豫造之廚從所司亟撥人員經過奉常躬親監滌可也雖然今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檢
察如升歌宮架之工豫造近造之廚府屬所造之齊供官贊引之役察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於奉常而不至於
散漫苟且而無及於事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禋大禮竊聞鉅費至
數百萬而四方之犒費不與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圜壇一處耳若夫先二日之朝獻先
一日之朝饗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

而齊其家也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醮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廚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臨在下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使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

太祖在位十七年南郊四乾德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九年四月三日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南郊五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至道二年正月十日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淳化四年正月二日

眞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五咸平二年十一月七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東郊一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十六日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南郊九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景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寶元元年十月十八日慶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皇祐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一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神宗在位十八年南郊四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

哲宗在位十五年南郊二元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觀四年十一月三日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六年十一月十日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南郊七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紹興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孝宗在位二十六年南郊六 [illegible]十一月九日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illegible]

光宗在位五年南郊一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寧宗在位三十年南郊三 慶元三年十一月五日 嘉泰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嘉定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文獻通考卷七十二終

馬氏文獻通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六

明堂

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 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 右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例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廷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 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云令堂修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爲修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爲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疏曰云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楊氏曰注四室皆三步六尺爲步三步一丈八尺也其廣益之以三尺爲

二丈一尺中央四步二丈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為二丈八尺合南北二室為三丈六尺及堂二丈四尺為六丈合東西二室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為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奔喪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四旁兩夾窗窗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窗疏曰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窗也白盛以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蜃常軫反堊烏路反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今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曰此室則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放方往反複音福笮側白反疏曰雖言放夏周經云堂修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云四阿若今四注屋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霤則此四阿四霤者也云重屋複笮也者若明堂位云複廟重檐鄭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複笮亦重承材故謂之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曰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曰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疏曰知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者此約漢禮器制度闈門容小扃三个廟中之門曰闈門小扃䏑鼎之扃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闈門者爾雅文此即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䏑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䏑鼎據陪鼎三䏑膮膷而說也膷音香冬官考工記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於前立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

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方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鎭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來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明堂位 朱子曰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因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楊氏曰此章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註家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此說舛謬故削去之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太廟太室中央室也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元堂左个北堂西偏 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元堂太廟北堂當太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元堂右个北堂東偏 月令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於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漘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圓方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蓂莢孳嘉禾成萉生蓂

莢堯時夾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爲此制　明堂位疏曰明堂說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丙巳由此爲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尊崇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圖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學眾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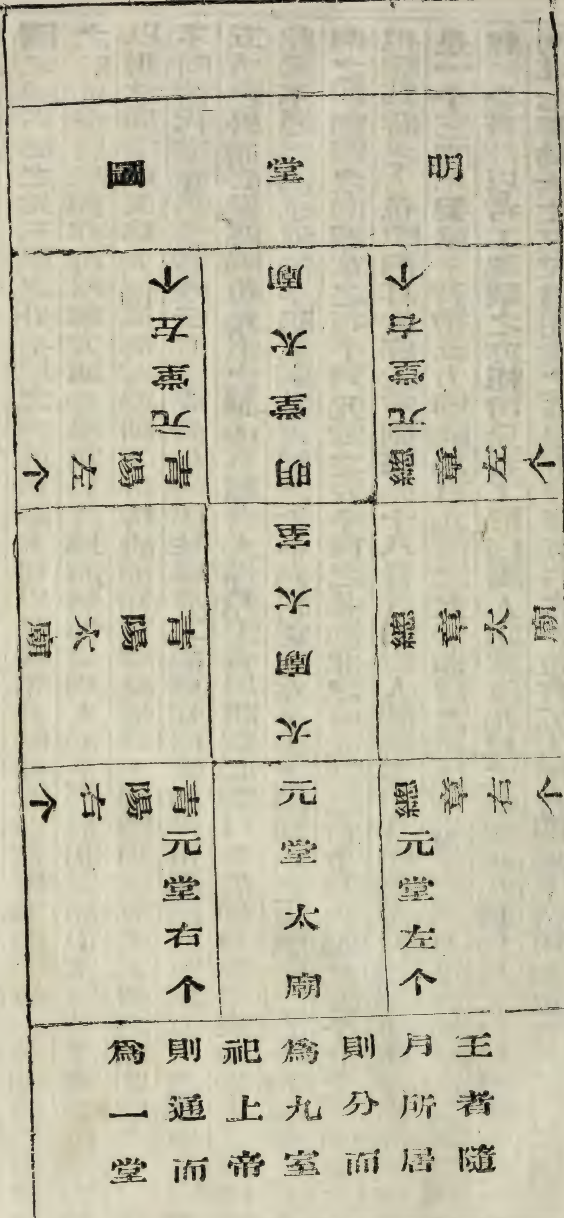
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所謂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論（見辟廱門）

陳氏禮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時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爲廟重屋爲寢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

寶冥寶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嘗放其制嘗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元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彊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也漢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元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嶽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爲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郎顗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

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間九架屋子



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潔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是一个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故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舉次以帷幕幄帟為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又按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文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又曰按月令迎春東郊及祠高禖注引王居明堂禮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魏相每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漢有此書今無傳焉　右經傳及諸儒所言明堂制度（北史李謐傳謐著明堂制度論甚詳）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謂敬也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言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謂諸侯修其職來助祭）

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饗帝（疏曰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　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邪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時祀昊天上帝邪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爲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

興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稾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因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武帝）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為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祀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為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配帝卽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故今具載於後併列諸儒議論以明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　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俱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特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序會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於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南入命曰昆侖天

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詞]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

天漢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

征和四年幸泰山修封祀於明堂

平帝元始四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五年一祫祫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爲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敎使行王政也則何以用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卽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

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

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王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東巡泰山祀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順帝卽位修奉常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順帝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初黃門朱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帝誅之既殺武等詔太官給塞具（塞報祀也賽通用）　東漢制明堂及靈臺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

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窗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晉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晉明堂裴頠議立只爲一殿

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帝卽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以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

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

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

左以後未遑修建　晉傅元製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明堂饗神歌一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時孫耆之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令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議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頠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

齊高帝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時從王儉議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享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議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況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薦上帝元屬武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五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儀曹郎朱異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爵質不應三獻禮云朝踐用太罇鄭元云太罇瓦也有虞氏瓦罇此皆是宗廟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象罇也郊祀貴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於郊為文比廟為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已灌求神初獻清酒次酬終醑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俎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主祭無授肉之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牢按郊用繭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頁由周監二代其義貫文

（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疏巢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從之）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皆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饗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帝曰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無室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或闕帝又曰鄭元義聽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道廢春秋左氏傳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云左右个者謂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有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㬋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於是毀宋太極殿爲明堂十二間）

梁明堂送神諴雅一曲四言　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乂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並竟不成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時禮部尚書牛弘定議造明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㮰重檐複屋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帝命有司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煬帝大業年中愷又奏之以他役繁興遂寢）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於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圜丘行事　新唐書禮樂志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象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於圜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等議從昆侖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以為非（穎達大略謂六藝羣書皆訓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明堂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今若飛樓架道浮閣凌空不合古言又古者敬重大事與祭相似是以朝覲祭祀並在於廟若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勤聖躬侍衞在旁百司供奉求之經誥全無此理）侍中魏徵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祕書監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高禖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有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信哉且門有皋庫豈知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宮中徵及師古皆當時名儒其論止於如此

高宗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遂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顯慶元年詔以高祖配圜丘太宗配明堂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曰禘郊宗祖謂祭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祉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之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

乾封初詔明堂仍祭五方上帝依鄭元義　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饗準古禮鄭元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義祀五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祀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敕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所以樂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召學者更參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貞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準

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帝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卒不能立　上內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為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窗屋圜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

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櫋或爲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樣室別四闥八窗檢與古合請依爲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樣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已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元閫四角造三重巍闕自後羣儒分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自暗五室自明取舍之宜斷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爲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

文獻通考卷七十三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七

明堂

武后臨朝垂拱元年郊丘明堂諸祭以高祖太宗高宗竝配（詳見郊祀門）四年毁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撑欂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斵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正月朔大享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明堂受朝賀布政於明堂復御明堂享羣臣（天授二年革命以武氏祖宗配享明堂唐三帝亦同配）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

玄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坼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圜丘行事

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享禮

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籩豆罇罍之數與雩禮同

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詣東都毁武后所創明堂䛒素言則天時以木爲瓦夾紵漆之毁之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眞瓦依舊改爲乾元殿自是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

代宗永泰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制可

憲宗元和元年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配昊天上帝今太廟祔享禮畢大享之日準禮合奉皇考順宗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時穆宗已即位禮院奏大享明堂案禮文皇考配坐今奉憲宗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唐開元禮

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儀

將祀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致齋並如圜丘儀祀官齋戒同

陳設

前祀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門之外道北尙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北向諸祀官次於璧水東門之外道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璧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褒聖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文武官之後攝事無大次已下儀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璧水東門外道南北向西

上設陳饌幔於璧水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圜丘之儀右校清埽明堂內官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懸之南）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御禮設位堂之東南西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攝事設祀官公卿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攝事於此下便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下至褒聖侯之位也）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壇之南皆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酅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位各於文武官之後）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設酒罇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二在堂上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各於室內神座之左內向五官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內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堂上之罇皆於坫階下之罇皆藉以席俱加勺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事設祀官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五官罍洗篚冪各於酒罇之左俱右向其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西向席以莞設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

皆以藁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雩祀圜丘設座之禮）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

鑾駕出宮並如圜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其設罇罍玉帛升行埽除門外位儀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宮之次羣官入就位近侍臣陪從儀並同圜丘（攝事亦如圜丘）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獻官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西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諸太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帛）皇帝升堂北面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帛（凡受物皆搢鎮圭奠訖執圭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攝事皆謁者贊授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幣西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睿宗大聖真皇帝神位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五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

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圜丘之儀（攝則太尉既升奠）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惟神覆燾羣生陶甄庶類不言而信普博無私謹擇元辰祇率恆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天帝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引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罍洗盥手俱取匏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其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帝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祗率舊章肅恭恆禮敬致禋祀於昊天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膺嚴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樂作其飲福還宮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雩祀攝事）

大享明堂配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座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籩豆等如冬至都七十座）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

太宗雍熙元年以太祖配上帝

淳化四年詔季秋大享以宣祖配

眞宗時季秋大享以太祖配

仁宗時季秋大享以眞宗配

皇祐二年秋九月辛亥大享明堂三聖並侑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於明堂詔從之上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天子路寢今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已合祭天地於此乃下詔以大慶殿爲明堂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祠已藏宗正寺　判太常寺兼儀事宋祁等檢詳典禮條請　一據明堂制有五室當大享時即設昊天上帝座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位於上帝東南西向靑帝室在東西向赤帝室在南北向黃帝在太室內少西南北向白帝室在西東向黑帝室在北南向今大慶殿初無五室欲權爲幔室以準古制每室爲四戶八牖或不爲幔室即止依方設版位於禮亦不至妨闕其五神位即設於庭中東南　一明堂古制南面三階三面各二階今大慶殿唯南向一面有兩階其三面之制即難備設欲於南向權設五階以備乘輿登降　一明堂大享唯眞宗崇配據禮合止告一室伏緣乘輿入廟仰對列聖若專享一室禮未厭情今欲罷有司今年孟秋時享請皇帝親行朝享之禮即七室皆徧可盡恭虔於禮爲便其眞宗室祝册兼告崇配之意自餘齊宿如南郊之儀　一南郊禮畢自大次輦還帷宮鈞容鼓吹導引自帷宮還內諸營兵夾路鼓吹奉迎今明堂禮畢還文德殿以須旦明登樓肆赦緣宮禁地近難用鈞容鼓吹其鈞容合在宣德門外排列營兵鼓吹合在馳道左右排列欲俟禮成乘輿離大次還文德殿時自內傳呼出外計鈞容及諸營鼓吹一時振作俟乘輿至文德殿御幄即傳呼令罷　太常禮院言昨赴大慶殿詳度陳列天地以下神位今

參比郊壇遺兆上下位敘如左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眞宗位在東西向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帝郊壇爲第一龕位）五官勾芒以下設於明堂庭中少東南別爲露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貫楬鉤星以下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下版設（於郊壇爲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內天官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一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道東西版設（於郊壇爲第三龕位）黃道外天官及衆星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爲上（於郊壇爲內壝之內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稍與壇壝位敘相類及令修內司并少府司天監量廣深丈尺約陳列祭器不至併隘如得允當望下司天監繪圖以進　詔曰國朝三歲親郊即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爲大享蓋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今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昧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　先是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仲淹建言祀明堂曠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於庭乃詔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且供帳都亭驛待之既而二人皆以老疾力辭不至遂賜衣帶器幣自後每遇大禮而前兩府致仕者率有詔召焉然亦無至者　按宋初雖有季秋大享明堂之禮然未嘗親祠只命有司攝事沿隋唐舊制寓祭南郊壇至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爲明堂合祭天地三聖並侑百神從事一如圜丘南郊之儀蓋當舉郊祀之歲而移其禮用之於明堂故不容不重其事也

嘉祐六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奉眞宗配　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

上帝五方帝位以眞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享太廟當時嘗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日尙邇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於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眞宗神座於禮爲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宋祁奏臣切見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天惟一神以五帝爲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胡據而爲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一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庭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爲法威仰在卯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招拒在西東面叶光紀在子南面太皥炎帝黃帝少皥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從文王坐太皥之南位如主人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向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武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配一天爲之主主足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

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詔明堂奉仁宗配　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皇帝配侑明堂錢公輔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

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眞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甚遠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治平元年正月上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再詳定以聞　孫抃等奏議曰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　司馬光等奏曰臣等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祭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者貴於得禮而已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

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景祐二年仁宗詔禮院官稽案禮典辨宗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眞宗而以仁宗配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竊謂宜遵舊以眞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詔從孫抃等議以仁宗配享明堂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爲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邪以時王之父配邪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問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治平四年七月（時神宗已卽位）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季秋大享明堂請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以合嚴父之義詔恭依

熙寧四年六月詔以今年季秋有事於明堂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恩賞就明堂禮畢施行　太常禮院言親祀明堂惟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方帝並皇帝親獻五人帝五官神位卽命分獻從之

元豐三年詔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謹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以義推之稱昊天上帝者一帝而已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稱上帝者昊天上帝及五帝如類造上帝封於六神之類是也稱五帝者昊天上帝不與如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之類也緣是而言則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與周禮所稱上帝同矣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儀注并據知太常禮院趙居錫楊傑王仲修檢討楊完何珣直狀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祗書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爲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座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享在近議者猶以謂上帝可以及五帝請如聖詔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誠精禋以稱皇帝嚴父之意詔如趙君錫等所議　楊氏曰愚按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則上帝之與五帝同乎異乎山陰黄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周人祀天於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報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禋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義可知矣由此觀之則明堂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說何從始乎遺秦滅學專用夷禮漢興襲秦四時增

之爲五時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則祠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言則祀五帝皆以五時爲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也成帝卽位用匡衡之說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祠者遂復甘泉泰時及雍五時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興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變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爲法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漢儒之註釋明堂者皆云祀五帝蓋其見聞習熟然也其後晉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設昊天上帝一位未幾韓楊建言以漢魏故事兼祀五帝無祀一天者竟復明堂五帝位是又習熟漢魏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開元中王仲邱奏謂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帝並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之義本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並存以明聖人尊天奉神之義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於明堂周禮也祀五帝於明堂漢禮也合周漢而並用之旣並祀五帝又祀上帝其義何居是說也創於王仲邱襲於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又將循此以爲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於古今同異而莫知所決行之旣久而莫覺其誤也肆我神祖聖學高明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屛黜邪說斷然行之不以爲疑非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

詳定禮文所言祀帝於南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明堂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梁儀曹郎朱异請明堂用特牛故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祐大享明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中禮院議昊天上帝配帝用犢與羊豕各一五帝五人用犢與羊豕各五皆未應禮今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謂用牛羊豕各一六月太常禮院言今年明堂尙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內請如熙寧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

樂鹵簿鼓吹宮架皆備而不作從之是後凡國有故皆用此制　又言按晉摯虞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咸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開元開寶禮及見行儀注明堂之享席用藁鞂器陶匏並與郊祀無別殊非所謂禮同人理配以近考之意請以莞席代藁鞂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簠簋俎罇罍並用宗廟之器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吏部尚書呂大防等請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　九月辛酉帝大享於明堂詔明堂禮畢御紫宸殿羣臣起居不奏祥瑞御樓惟行肆赦儀稱賀並罷以太常寺言司馬光薨故也

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於明堂禮畢詣景靈宮及寺觀恭謝　先時三省言按天聖五年南郊故事禮畢行勞酒之禮如元會之儀今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御會慶殿皇帝於簾內行恭謝之禮百僚稱賀訖宣羣官升殿賜酒太皇太后不許詔曰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於庭吾自臨決萬機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閤左禮文旣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

六年太常博士趙叡言本朝親享之禮自明道以來即大慶殿以為明堂至於有司攝事之所乃尚御於圜丘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殿至就行禮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詔營建明堂已度地鳩工俟過來歲取旨興役明年以彗出西方遂詔罷之

政和三年八月詔立明堂於大內之丙地徙祕書省於宣德門之東以其地為之　詔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考夏后氏之制名

曰世室又曰堂者則世室非廟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則度以六尺之步其堂修十四步廣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戶戶兩夾窗此夏后氏之制也商人重屋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商人名曰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寢也度以八尺之尋其堂修七尋又曰四阿重屋者阿屋之曲也重者屋之複也則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襲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則知皆堂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者九筵則東西長七筵則南北狹所以象天則知上圓也夏商周之名雖不相襲其制則一唯步尋筵廣狹不同而已考工記所言三代之制亦各互見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從周人度以九尺之筵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窗兼三代之制黜諸儒之臆說享帝嚴父聽朔布政於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制大備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於是內出明堂圖式於崇政殿宣示百官命蔡京為明堂使蔡攸討論指畫制度蔡鯈蔡翛宋昇參詳梁師成為都監童師敏為承受以開封尹盛章彈壓兵匠章罷以王革代之復以章為參詳八月甲寅開局興工日役萬人仍差天武捧日兵士二千巡檢蔡京言三代之制世室重屋明堂修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為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之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之制以九尺之筵為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共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廣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修廣之數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左右个各修廣四筵三丈六尺青陽總章各修廣四筵三丈六尺左右个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

五寸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九尺）堂總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廣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蔡攸言明堂五門廡蓋以素瓦而門堂則以琉璃其地則隨所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為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窗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柱並以丹雘塗之堂階為三級每級崇三尺共為一筵改火珠為雲龍之象堦庭植松梓檜之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云詔以元堂犯聖祖之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為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右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敷佑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太室五門並御書牓之

七年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於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請乃從之　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請視朔聽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鄉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鄉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焉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為來歲受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於明堂受新歷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為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賓禮蕃國各隨其方立於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為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於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於文德殿自今請非御樓肆赦並請於明堂宣讀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為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歷數於天下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扆坐於明堂大晟樂作百官朝於堂下大臣陞階進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一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

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

重和元年九月辛卯大享明堂倂祀五帝　初禮部尚書許光凝等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說者謂徧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爲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爲昊天之佐故與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詔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新宏規季秋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無以禰槪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黷則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從祀五帝　禮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地示於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蓋月有上辛次辛謀及卜筮所以極嚴恭之意也請明堂以吉辛爲正　詔每歲季秋大享親祠明堂罷有司攝事又詔明堂近在宮城秋享實薦時事行之久遠宜極簡嚴其每歲季秋親祠如孟月朝獻禮更不差五使儀仗等自是迄宣和末歲行親享之禮云

高宗紹興元年上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祀禮畢不受賀文武百官拜表稱賀如儀以嗣濮王仲湜爲亞獻右監門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爲終獻　時禮部尚書秦檜等言伏覩建炎恭行郊祀之禮其時儀文制度與夫衣服器皿之類已不能如禮明年渡江國步愈艱今歲復當郊祀謹按冬祀大禮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餘員而鹵簿儀仗輿輦宮架祭器法服散失殆盡及景靈宮太廟行事與登門肆眚等禮不可悉行至於祫享親詣宗廟行禮又不及天地惟宗祀明堂似乎簡易苟朝廷深原禮意采先儒之說漢武帝孝章之制而略其嚴父之文未存享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獨明堂之禮倘或可行乞博採羣議令有司參考典禮以聞

禮部尚書胡直孺議曰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而祀天地於郊丘祀上帝於明堂祫享祖宗於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惟仁宗皇祐時大享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徧禮百神聖訓有禮緣人情之語而文彥博以仁祖爲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由此觀之皇祐祀典本非爲萬世不易之禮也國朝配祀初無定制自英宗皇帝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爲紬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諂辭其後神宗皇帝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時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以誤引孝經嚴父之文惜乎不能將順上意以辨正典禮謹按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當配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并及於眞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眞宗至於神宗均爲祖廟獨躋則患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享又從祀百神在於明堂本非典禮或升或黜慢瀆爲多今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惟禮專而事簡庶幾可以致力於神明然後中飭攸司各揚乃職犧牲必成粢盛必潔衣服必備以盡其所以致力於神之意則一朝大典豈特施於艱難之時情文粗稱雖萬世行之可也是時太常少卿蘇遲等則請用皇祐詔書之意兼采景祐禮官之請卽常御殿南向西上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西向北上設太祖太宗眞宗神位於殿之東廡設圜丘第一龕九位於殿之西廡設方澤第一成一十六位庶幾誠意可展儀物可備如以不徧及列聖爲未足則大禮前一日有親詣太廟之文今神主在溫州恐當命大臣於某處攝行祀事如以不徧及百神爲未足則請卽行在天慶觀之大享後擇一日取祖宗大禮既畢恭謝之文亦命大臣簡其儀物悉舉以告亦足以盡祈報之心詔依禮部新儀一遵皇祐二年詔書仍以明堂大禮爲稱於常御殿設位行禮　禮部言準

詔參酌皇祐詔書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合用神位四位元係御筆明金青字出雕木縷金五綵裝蓮花戲龍座黃紗明金[illegible]子黃羅夾軟罩子黃羅襯褥朱紅漆腰摂套匣黃羅夾帕事件全昨緣揚州渡江失去乞下所屬制造從之

四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兼祀百神　先時有司請議郊祀明堂祫享之宜禮部侍郎陳與義議曰臣切考國家大祀天子躬行者有南郊有明堂有祫祭有恭謝古者爲郊之制在國之南五十里蓋謂國都之南也陛下駐蹕於此非建都之地置設壇壝固無其所建炎戊申舉是禮於維揚者是時以火德嗣興大統復集即位之初不可以不見帝以禮從權非必襲用而況鹵簿儀物渡江散盡疆陲戎事歲晚多虞則南郊之禮在今日固不敢輕議者也國步未定之際奉安廟祏權在永嘉既已累年若欲移徙以便親祠懼失在天神靈之意則祫祭之禮在今日實不可行者也陛下躬履多虞嚴恭寅畏方與萬姓請命於天用實而去文有祈而無報則恭謝之禮在今日不可行者也搢紳儒生又有爲柴望之說者以謂雖祖宗未之或行而今日可以肇修臣嘗考之其說本於書之堯典本爲巡狩之用而周室行之於時邁告祭之詩其說詳於孔穎達之疏指爲封禪之事而漢光武用之著於泰山刻石之文陛下遭時艱故遵養東南修政理戎俟天悔禍舉茲大禮惟務於忱豈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辭乎又況柴望之祭不及祖宗所用時日亦當有據若一切損益之則安用柴望之名哉然則柴望之禮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臣竊惟明堂之禮有漢武帝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於今事無戾於古典或謂自維揚南郊之後至於今日再遇當郊之歲不可以踰六年而不郊以臣考之郊之疏數本無定制眞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至祥符七年而始祀東郊則九年而後再郊矣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祀南

郊嘉祐元年行恭謝禮四年行祫祭禮七年行明堂禮則踰九年而不再郊矣踰六年而不郊非所疑也或以周公嚴父之文爲疑則旣有治平中司馬光呂誨之議又有熙寧中祖宗之聖訓與王安石之說足以破萬世之惑矣或以並配之禮爲疑蓋紹興元年禮官之議以謂皇祐之時四方無虞萬物盛多是以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蓋其說不盡不能推明所以變禮之意是以致衆人之疑謹按皇祐詔書其略曰國朝自祖宗以來三歲一郊今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配坐不及祖宗宜並配以稱朕恭事祖宗之意蓋太祖則周之后稷當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當配祭於明堂者也郊當祭太祖而以當郊之歲舉明堂之禮則不可以遺太祖而不祭稽之神理本之人情則皇祐詔書之本意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豈特以四方無虞萬物盛多而舉此哉並配之禮又非所疑也若乃神位儀物損益多寡之數更合再加斟酌以盡今日情文之宜詔從之蓋中興郊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之禮參考推明至與義之議而始定於是太常寺條具乞以明堂大禮爲稱左僕射誓行事執事陪祠官於尚書省刑部尚書莅誓明堂殿上下徹去黃道裀褥入殿門不張蓋百官不得回班御燎從物繖扇更不入殿行禮前衛士不起居呼萬歲讀册官讀册至御名勿興詔並從之 國子監丞王普言大禮明堂有未合典禮之事正配每位設太罇三著罇三犧罇象罇壺罇山罇各一又設罍如罇之數太罇一實供內法酒一實汎齊一實醴齊著罇一實祠祭法酒一實盎齊犧罇實緹齊象罇實沈齊壺罇實昔酒山罇實事酒太罍一實清酒餘皆實明水謹按周禮春祠夏禴用兩犧罇兩象罇秋嘗冬烝用兩著罇兩壺罇四時之間祀用兩太罇兩山罇又曰凡祭祀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然則六尊之數凡十有二其當時所用者四其設而不酌者八明堂乃季秋大享則初獻當用兩著罇一實玄酒一實醴齊亞終獻當用兩壺罇一實元酒一實盎齊皆有罍

如罇之實又設兩太罇兩山罇兩犧罇兩象罇實五齊三酒而不酌罍亦如之今祭祀所用惟九罇而首設太罇者三以供內法酒及汎齊醴齊實之又設著罇者二以祠祭法酒及盎齊實之又設犧罇象罇壺罇山罇各以緹齊沈齊事酒昔酒實之尊之數不足以盡五齊三酒也又設太罍以清酒實之元酒不與齊酒對設也則又為八罍以實之且在三酒之後為蓋不論所設之適與所陳之義但取過於罇罍之數而已實無經據也宜倣司罇彝秋嘗之制設兩著罇一實元酒一實醴齊以俟初獻又設兩壺罇一實元酒一實盎齊以俟亞獻終獻其餘八罇以實五齊三酒設而不酌悉如周官之制其醴齊請以祠祭法酒代之其盎齊請以供內法酒代之增三罇為十二之數庶與周官相應　又言按祭器實倣聶崇義三禮圖制度如爵為爵形負盞於背則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為龜則不可以卻蓋此類甚多蓋出於臆度而未嘗親見古器也自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歐陽脩著集古錄李公麟著古器圖呂大臨著考古圖乃親得三代之器驗其款識可以為據政和新成禮器制度皆出於此其用銅者嘗有詔許外州以漆木為之至主上受命於應天郊祀於維揚皆用新成禮器初未嘗廢止緣渡江散失無有存者昨來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倣崇義三禮圖其制非是宜並從古器制度為定其簠簋罇罍之屬仍以漆木代銅庶幾易得成就

紹興七年詔大享明堂時徽宗升遐上躬行三年之喪禮部太常寺言景德熙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中當時親郊行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乞依累朝故事行太常博士孫邦乞自受誓戒日皇帝暨百僚禁衛等權易吉服至禮成還內仍舊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文欲陞徽宗配享詔令侍從臺諫禮官同議　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陛下方居道君皇帝之喪

而道君皇帝神靈方在几筵豈可遽預配祭之禮況梓宮未還祔廟未有定議臣愚以爲當先期一日陛下盡哀致奠奏於道君皇帝以將有事明堂暫離几筵暫假吉服蓋國家故事不敢廢也然後卽齋宮入太廟行明堂事事畢服喪如初斯謂合禮吏部尚書孫近等議引司馬光之說曰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況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臣等伏請今年明堂大禮權依紹興元年詔書請俟削平僭亂恢復大業然後定郊祀明堂之議一從成周庶不失禮經之正詔從之

三十一年九月辛未大享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祀祀五天帝五人帝於堂上五官神於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　禮部太常寺言明堂大禮車輅鹵簿法駕儀仗理合預行討論欲依政和五禮新儀宗祀上帝有司陳法駕鹵簿車駕自太廟乘玉輅詣文德殿皇祐明堂記大駕字圖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大中祥符元年法駕用萬有六百六十一人較之昨禮令三分減一爲率禮官所定凡萬有一千八十八人昨紹興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郊祀大禮大駕鹵簿捧日奉宸隊等共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人今討論明堂大禮乞依紹興二十八年例三分減一用一萬一百四十人從之

文獻通考卷七十四終 八錢半

文獻通考卷七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八

明堂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昊天上帝四祭請並於圜壇行禮禮部侍郎鄭聞謂明堂當從屋祭不當在壇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故如常歲有司攝事則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詔從之

中興後昊天上帝四祀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圜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紹興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趙子晝謂歲祀上帝設位於紹興天慶觀今駐兵其所請更設於城外東南之告成觀十二月禮官謂祀天當燔牛首今牲止少牢請燔羊首毋築燎壇位籩豆皆六（籩實菱芡棗脯乾桃乾橑豆實芹菹筍菹葵菹菁菹韭菹鹿臡）俎八（羊豕腥熟）槃一（毛血）簠二（稻粱）簋二（黍稷）進胙以羊體始著用禮神玉備三獻二年命擇地於臨安城外之東南以祀天二月丁卯太常少卿程瑀謂妙覺院去城遠而天寧觀在城中非城之東南詔權於天寧望祭閏四月己未太常少卿王居正謂秋祀上帝奉神宗配往歲明堂禮官謂配以近考失孝經本旨遂議祖宗並配今秋享不當復配以神宗權禮部侍郎趙子晝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親祠並配實出權宜請自今季秋攝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從之六年大臣以圜丘方澤之祭寓於天慶小屋三楹卑陋湫隘軍民喧雜命奉常及臨安守臣別營之正月太常少卿何慤始請遷於城外惠照院九年二月己卯始用國子監丞張希亮之請凡大祀籩豆爲十有二十三年十一月禮官請今後祀天以及慶禮皆於圜壇十四

年四月太常博士淩哲請大祠具樂舞禮官定用工八十有三人二舞九十人押樂太常卿丞皆一人協律二人十六年始用政和儀籩豆皆二十有六簠簋皆八十九年八月命禮官及臨安守臣葺惠照望祭殿建齋宮於其西合三十有一區

淳熙六年秋九月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復奉太祖太宗配　先時詔今歲行明堂大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守執進呈禮寺議狀竊觀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皇祐之制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郊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據已行典禮及用仁宗時名儒李覯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錢公輔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所陳特舉秋享於義爲允上曰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可依詳議事理施行　禮部太常寺言明堂所設神位並依南郊禮例係七百七十一位今大慶殿鋪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四位其從祀神位凡七百六十有七於東西兩朵殿鋪設五方帝至五嶽二十五位餘從祀衆星東廊二百八十位西廊二百四十八位南廊六十六位欲於南廊前連簷修蓋瓦屋與

東西廊相接設一百四十八位依議令合設饌幔欲於新置便門外幔道下結縛搭蓋屋二間及合用祝册幄次乞於南宮門裏過道門下面東兩壁釘設其禮部捧册職掌等乞於過道門西南壁宿齋其皇帝位版幄次乞於內藏庫相對廊上釘設從之　太史局言將來明堂大禮合祭天地並侑祖宗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今照得明堂兩朵殿上鋪設神位版共二十五位其上十位（五方帝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夜明大明共十位）並金面青字大版內一十五位（五行五官五瀆）皆朱紅漆面金字小版將來鋪設大小不等乞下所屬創造朱紅漆面金字大版神位一十五位從之

御書明堂明堂之門六字并嗣天子臣御名恭書七字令修內司製造牌二面將來明堂大禮其明堂牌於行禮殿上安掛其明堂之門牌於行禮殿西門新置便門上安掛

太常寺修定明堂大禮儀注

誓戒同郊祀

致齋（三日一日於文德殿一日於太廟一日再赴文德殿儀並同郊祀但改大慶殿爲文德殿）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儀

陳設（內玉幣籩豆簠簋俎實樽罍酒齊數目並同郊祀不重錄惟實俎增羊腥豕腥如牛腥之數）

前祀三日有司設大次於垂拱殿門內東廊又設小次於明堂阼階下之東稍南西面設文武侍臣次於明堂門外行事執事陪祠宗室及有司次於明堂門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臣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臣之後設饌幔於明堂門外稍西南向前祀二日太社令帥其屬掃除明堂之內外置燎壇於明堂庭之東南隅太社令

積柴於燎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堂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版昊天上帝皇地祇位於堂上北方南向西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位於堂上東方西向北上（告潔畢權徹）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北極五行五官五嶽位二十五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五鎮四海四瀆二十八宿中官山林川澤外官邱陵墳衍原隰位三百八十有二衆星位三百有六十並分設於兩廊東西相向以北爲上（內南廊所設衆星重行北向以西爲上鋪設）席皆以莞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之上西向飲福位於昊天上帝之西南北向望燎位於殿隔門上當中南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堂下阼階之東少南西向大禮使左丞相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於大禮使左丞相之後（光祿丞稍卻）執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禮郎搏黍太祝太社太官令位於亞獻之北少東俱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四二於堂下西階之西東向北上一於殿隔門外東階下一於殿隔門外西階下協律郎位二一於堂上磬簴之北少西一於宮架之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位於登歌鐘簴之北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俱北向分獻官奉禮郎各立於從祀神位之前俱北向艮醞令於酌罇所北向又設陪祠文武官位於行事執事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明堂門外東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東大禮使左丞相在北南向東上分獻官位於其後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太社太官令在南北向東上（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卻）監察御史在吏部尚書之東異位稍御光祿陳禮饌於行禮殿隔門外稍東西向設省饌位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丞相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監察御史位四在西東

向北上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册舉册官押樂官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摶黍太祝太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册案於神位之右司鐏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鐏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豆俱爲四行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又俎六在豆右爲二重登一在籩豆間鉶三皆有柶在登之前簠七簋七在籩豆外三俎間簠在左簋在右又設鐏罍之位每位皆著鐏二壺鐏二犧鐏二山罍二皆有罍加勺冪爲酌鐏太鐏二山鐏二犧鐏二象鐏二皆有罍加冪設而不酌並在壇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設於正位酒罇之東每位玉爵一有坫又設從祀諸神籩豆簠簋之位五方帝以下二十有五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在籩豆間簠二簋二在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有坫內神州地祇五行五官五嶽每位皆加槃一在登之前其餘神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簠簋在俎前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籩豆間衆星三百六十位皆不設登又設從祀鐏坫之位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北極每位各設太鐏二著鐏二於籩前之左又各於東西廊五行五官五嶽神位之前稍北共設犧鐏二象鐏二又於東西廊帝座北斗以下神位之前稍北共設犧鐏二象鐏二壺鐏二概鐏二又於東西廊東鎮西鎮以下神位之前稍北共設山鐏二係御嫌名鐏二散鐏二又於東西南廊衆星神位之前共設散鐏二十有四又設正配位籩豆簠簋樂各一俎各三於饌幔內設御盥匜於阼階上進盥匜帨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篚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分獻官盥洗十二并罍勺篚巾分設於東西廊下執罍篚者各位於其後祀日丑前五刻太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堂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堂上又設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天皇大

帝北極五行五官五嶽二十五位於兩朶殿太府卿少府監帥其屬入陳玉幣於匪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簠簋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良醖令帥其屬入實罇罍又實從祀神位之饌又實從祀神位之罇太常官設燭於神位之前又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攝位於明堂門外如省牲位有司設神位版幄又設冊幄於明堂門外

皇帝自太廟詣文德殿並同郊祀車駕詣青城儀止改青城齋宮爲麗正門

省牲器並同郊祀止改郊壇爲明堂

奠玉幣並同郊祀

行事

皇帝自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近侍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垂拱殿門內大次皇帝降輿入大次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禮畢準此）簾捲皇帝服衮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明堂殿西外班門殿中監跪進大圭前導皇帝入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儀安之樂作（皇帝陞降行止皆奏儀安之樂）由西廊降階自宮架前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之也）陞自阼階大禮使從（皇帝陞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之官量人數從陞）禮儀使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成安之樂右文化俗之舞樂作三成止先引左丞相吏部尚書侍郎陞[illegible]詣昊天上

帝神位前立左丞相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吏部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太社令升煙燔牲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內侍各奉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登歌鎮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丞相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昊天上帝神位前左丞相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神位前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舉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繅藉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鎮圭玉幣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配位唯不奠玉皇帝東向受幣左丞相北向進幣吏部侍郎南向受幣左丞相吏部侍郎權於堂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陞詣五方帝神州地祇以下從祀神位前各搢跪奏禮郎以幣授分獻官五嶽以上奉禮郎奉幣餘從祀執事者奉幣分獻官受幣奠之執笏俛伏興再拜訖俱退復位內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五嶽神位前奠玉幣祝史奉毛血槃立於壇下陞自西階太祝迎於堂上俱進奠於神位前太祝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十二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官令帥進饌者詣廚以匕畢陞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

（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次陞羊如牛陞豕如羊各實於一鼎（每位牛羊豕各一鼎）皆設扃鼏祝史對舉陳於饌幔內重行南向西上太常實籩豆簠簋於饌幔內（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糝食簠實以粱簋實以稷）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戶部奉牛兵部奉羊工部奉豕）舉鼎官舉鼎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饎安之樂作由宮架東折方進行陳於西階下北向北上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鼏初鼎序入有司執匕畢及俎以從至西階下各設俎於鼎北匕畢加於鼎太官令以匕畢陞牛及豕各於一俎其載如牛（每位牛羊豕各一俎）鼎先退祝史進徹毛血槃以次出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兵部工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堂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啟蓋於下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酏食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尚書奉俎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皆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並東向）跪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閒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退還罇所次引左丞相吏部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丞相西向吏部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升堂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跪取玉爵於坫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槃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執罇者舉冪良醞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皇地祇酌罇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慶安之樂作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丞相左丞相西向跪以進禮儀

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丞相吏部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以俟舉册官搢笏跪舉祝册讀册官搢笏東向跪讀册文訖奠册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章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韶安之樂其配位酌獻皇帝東向左丞相北向進爵讀册官南向讀册文）左丞相以下俱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皇帝還小次登歌樂作前導皇帝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穆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圭盥手帨手執圭詣爵洗位北向立搢圭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圭升堂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穆安之樂威功睿德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圭跪受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訖先詣皇地祇酌罇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圭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圭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圭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堂酌獻並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升詣從祀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於地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訖各復位

飲福

望燎儀並同郊祀

紫宸殿稱賀

前期有司帥其屬設御座於紫宸殿於殿後設御閣如儀俟皇帝行禮訖還大次奏解嚴鼓吹振作皇帝服靴袍出大次樂作乘輦入紫宸殿降輦樂止歸後幄内侍催班先管軍臣僚幷行門一班北向立定(太史局奏祥瑞官面西側立)閤門引樞密使知閤門官以下至看班祗候幷横行及諸司祗應武功大夫幷行事武功大夫至保義郎並常服於管軍後北向立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宰臣使相執政以下幷諸軍指揮使員僚並常服詣紫宸殿下分東西相向立定閤門提點引皇太子常服東壁立班定皇帝服靴袍出鳴鞭禁衛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陞座舍人揖管軍臣僚至行門躬贊拜兩拜班首不離位躬奏聖躬萬福訖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賀訖伏興歸位舍人揖躬贊拜兩拜三呼萬歲如宣諭俟宣諭訖又贊拜兩拜三呼萬歲贊各祗候直身立管軍臣僚赴東壁侍立行門分左右排立次太史局官赴當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拜兩拜不離位躬奏聖躬萬福訖自出班躬奏祥瑞訖歸位舍人揖贊拜兩拜贊祗候東出次舍人揖樞密使以下躬舍人當殿而北直身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通訖轉身西向立舍人贊拜樞密使以下兩拜搢笏舞蹈又兩拜班首不離位躬奏聖躬萬福訖又兩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賀訖伏興歸位舍人揖躬贊拜兩拜起搢笏舞蹈又兩拜起且躬身知閤門官當殿躬承旨訖西向稱有制樞密使以下兩拜起知閤門官宣答訖歸侍立位舍人贊拜樞密使以下兩拜起搢笏舞蹈又再拜贊各祗候樞密使由西階升殿侍立知閤門官以下赴殿下東壁面西侍立餘官分引出舍人揖皇太子以下就位躬舍人當殿面北直身通文武百僚皇太子某以下起居稱賀通訖舍人提點引皇太子以下横行北向立(兩省官幷宗室遥郡以下依舊相向立)稱賀並如上儀(典儀贊拜樞密當御座前承旨退於折檻東稱有制宣答)賀訖(宣答樞密歸侍立位宰臣參知政事並由東階升殿東壁侍立)皇太子以下並退皇帝興(殿下侍立宰臣參知政事並退)自殿乘輦樂作出紫宸殿赴文德殿至殿降輦樂止

淳熙十五年大享明堂以在高宗諒闇之內自受誓戒以後權易吉服禮畢仍舊其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恭謝景靈宮並遣官分詣行禮仍免紫宸殿稱賀　太常寺言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檢照紹興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禮官議按禮經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元祐之初大享明堂而哲宗居神祖之喪禮官謂景靈宮太廟當用三年不祭之禮遣大臣攝事或謂聖祖爲天神非廟享也當時雖從其說然黃帝實我宋之所自出豈得不同於宗廟今秋有事於明堂以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主上持斬縗之服考之禮經及元祐已行故事并當時禮官所議竊謂前期朝獻景靈宮朝享太廟皆當遣大臣攝事主上惟親行大享之禮其玉帛牲牢禮料器服樂舞凡奉神之物依典禮外鑾駕既不出宮所有車輅儀仗供帳宿頓之屬令有司更不排辦禮畢於殿庭宣赦及朝享景靈宮朝享太廟緣皇帝在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諒闇之內乞依上件典故從之　權禮部侍郎尤袤等言逐次明堂大禮所設神位沿革不一紹興四年七年十年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已下從祀四百四十三位紹興三十一年設昊天上帝徽宗皇帝并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共一十七位淳熙六年九年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以下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寔繳進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上曰配位何如周必大奏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當別議大抵前代儒者多用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爲配此其證也留正奏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上曰有紹興間典故自可參照可以無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明堂者仁宗皇祐中

始行之其禮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又設從祀諸神如郊丘之數政和七年旣建明堂於大內自是歲以九月行之然獨祀上帝而配以神宗惟五帝從祀紹興元年上在會稽將行明堂禮命邇臣議之王剛中居正爲禮部郎官首建合祭之議宰相范覺民主之乃以常御殿爲明堂但設天地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設從祀諸神七年復祀明堂而徽宗崩問已至中書舍人傅崧卿請增設道君太上皇帝配位於太宗之次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道君方在几筵未可配帝乃不行三十一年始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祀五天帝五人帝於明堂上五官神於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乾道以後說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淳熙六年用李仁父周子充議復行明堂之祭並侑焉逮十四年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嚴父之典令郊祀從紹興明堂從皇祐惟歲時常祀則以太祖配冬至圜丘太宗配祈穀大雩高宗配明堂宗祀蓋尤延之爲禮官時所請云

淳熙十六年光宗旣受禪閏五月禮官言冬祀配以太祖而春夏秋皆配以太宗祖有功宗有德故推以配上帝高宗身濟大業紹開中興揖遜之美超越千古功德茂盛爲宋高宗秋享明堂宜奉以升侑又謂我將祀文王實在成王之時錢公輔司馬光呂誨皆以爲嚴祖令以高宗配於周制爲合於是高宗始配上帝　四時祀天儀注

前期十日獻官及職事者受誓於尚書省退而齋宿如儀前祀三日有司設祀官次於壇東壝門之外及齋宮之內設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宗祀皆於望祭殿東廡明告於廟室春夏秋皆太宗室冬至告太祖室淳熙以後秋享告高宗室有司牽牲至祠所前一日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太常設正配位席太史設位版於壇上宗祀於殿上太常陳祭器以俟告潔旣畢權徹有司陳牲及饌於內壝之外宗祀牲於東偏門外饌於殿前設登歌之樂於壇上宗祀於殿上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宗祀於殿上立舞表於酇綴之間獻官以下入視滌濯遂省牲省饌宰人

割烹將祀丑前五刻宗祀丑前三刻設上帝位於壇之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宗祀席以莞配位於壇之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宗祀以莞席太常陳玉幣於篚蒼璧爵祝版於坫實祭器籩豆皆二十六俎十登一槃一簠簋罇罍皆八洗二及期初獻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宮架作景安之樂帝臨嘉至之舞六成太常升煙燔牲首皆再拜初獻適洗所正安之樂作遂盥升壇登歌樂作至上帝位前北向立登歌嘉安之樂作跪奠玉幣再拜至配位前東面立登歌仁安之樂作雩祀獻安宗祀宗安冬至定安奠幣如上儀將降登歌樂作既降宮架樂作乃復位兵部工部尚書奉俎而升宮架豐安之樂作北向跪薦於正配位前降復位太祝取菹及黍稷肺以祭初獻盥宮架樂作進洗初 洗爵升登歌樂作至罇所西面立嘉安之樂作跪實爵至上帝位前北向跪三祭於茅奠爵遂太祝跪讀祝初獻再拜至配位前酌獻如上儀祈穀登歌紹安雩祀感安宗祀德安冬至英安遂降復位樂作如初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適盥洗所洗爵升至罇所西面立宮架作文安之樂神娛錫羨之舞跪實爵至上帝位跪祭酒奠爵如前儀配位亦如之遂降終獻亦如之徹籩豆登歌肅安之樂作乃賜胙皆再拜宮架作景安之樂一成乃燎皆退徹饌以胙進御史視之光祿卿望闕再拜退

光宗紹熙五年詔今歲郊祀大禮改作明堂大禮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賜依舊外其乘輿服御中外支費並從省約後以在壽皇喪制內依淳熙十五年典故施行

寧宗慶元六年大享明堂以諒闇用紹熙禮　紹熙五年明堂孝宗未卒哭時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上獨祀明堂是年光宗之喪甫踰月而當行大禮乃命右丞相謝深甫款天興之祠嗣濮王不儔攝宗廟之祭蓋用紹熙禮云

嘉定二年當郊詔行明堂大禮　臣僚言臣聞古之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一歲之間冬夏日至大雩大享以及四時迎氣之類無非躬行郊見之禮後世彌文日增乘輿出郊儀衛之供百物之須賞賚之數無名之費不一而足雖欲行禮如先王不可得已夫禮從宜苟不失乎先王之意而有得於事天之實何害其為禮也恭惟藝祖在位十有七年親郊者四太宗在位二十二年親郊者五眞宗以後三歲一郊遂為定制逮仁宗皇祐間始有事於明堂蓋稽之古典斷自聖意而以義起也陛下卽位以來圜丘重屋其禮迭舉及茲三歲又當親郊之期有司文移督辦錢物固已旁午於道州縣之間以應奉為名抑配於民不知其幾軍旅之後旱蝗相仍公私之積旦暮不繼民生旣艱國力大屈重以近日使命往來其費逾倍空匱之狀可為寒心臣願陛下相時之宜權停郊祀之禮仍以季秋大享明堂旣無失於事天之誠而可以省不急之費古之行禮視年之上下正此意爾昔咸平中鹽鐵使王嗣宗奏郊祀費用繁重望行謁廟之禮當是之時帑藏充溢天下富饒嗣宗猶以為請況今日國計比之咸平萬萬不侔矣檢照國朝故事仁宗嘉祐元年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四年祫祭七年明堂蓋不行郊禮者九年哲宗元祐繼舉明堂者再高宗紹興繼舉明堂者三若陛下申講宗祀之儀則於祖宗舊章不為無據欲望下臣此章令禮部詳議施行臣又聞眞宗因王嗣宗之請詔三司非禮祀所須並行減省是歲減應奉雜物十萬六千計其數之可考若此則必有條目而非漫然者矣今若舉行明堂其費較之郊丘雖已不等然明堂祭祀儀物之外賜予浮費豈無合從節約者望幷詔有司取其凡目參酌考訂當減者減之當去者去之一切條畫無為具文方國用窘之民力殫竭之餘減千則吾之千也若曰細微不足經意則眞宗全盛之時視十萬六千何足道哉惟陛下果斷而行之從之

仁宗親祀明堂二 皇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嘉泰七年九月六日

神宗親祀明堂二 熙寧四年九月十日 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哲宗親祀明堂三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 四年九月十四日 紹聖二年九月十九日

徽宗親祀明堂十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政和七年九月六日 八年九月二日 宣和元年九月八日 二年九月十三日 三年九月十日 四年九月五日 五年九月十二日 六年九月八日 七年九月十三日

高宗親祀明堂五 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 四年九月十五日 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十年九月十日 十一年九月二日

孝宗親祀明堂二 淳熙九年九月十三日 十五年九月四日

寧宗親祀明堂七 紹熙五年九月九日 慶元六年九月辛未 開熙二年九月辛卯 嘉定二年九月辛丑 八年九月辛未 十一年九月辛巳 十四年九月辛卯

明禮儀注撮錄拾遺

景靈宮聖祖一位 素饌 十拜 四次跪俛伏興 不設小次中後殿差官分詣

第一上 參神兩拜 盥帨 跪奠鎮圭 俛伏興 跪奠玉幣兩拜俛伏興

第二上 再盥帨 洗拭爵 跪三進酒 俛伏興 兩拜

第三上 亞終獻畢 詣飲福位 兩拜 跪三祭酒 進摶黍啐酒飲福 俛伏興 兩拜 送眞 望燎

奏禮畢

太廟一十三室 牲牢禮饌 五十八拜 四十跪俛伏興 奏請還小次大禮使以下一面望燎

第一上 參神兩拜 盥帨 洗拭瓚 各入室 跪祼鬯 出戶外兩拜

第二上 再盥帨 洗拭爵 各入室 跪奠鎮圭 俛伏興 跪奠幣 三祭酒 俛伏興 出戶外 讀册訖 兩拜 還小次

第三上 亞終獻畢 出小次詣飲福位 兩拜 跪三祭酒 啐酒受俎 受摶黍 俛伏興 兩拜 送神 奉神主入祏室 奏禮畢

明堂殿正配四位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 太宗 各牲牢禮饌 二十二拜 一十三跪俛伏興

第一上 參神兩拜 盥帨 各詣前位 跪奠鎮圭 俛伏興 跪奠玉幣 俛伏興 兩拜

第二上 再盥帨 洗拭爵 各詣前位 跪三祭酒 俛伏興 讀册訖 兩拜 請還小次 依例不還

第三上 亞終獻畢 詣飲福位 兩拜 跪三祭酒 啐酒受俎 受摶黍 俛伏興 兩拜 送神 望燎 奏禮畢

太廟及明堂殿並以丑時一刻行事前一刻到大次逐處行禮讀册官讀册御樂傳旨高宣御名勿興太廟行禮祼鬯畢還版位宮架樂作御樂宣諭樂卿徐其音節毋得滅促九成止 行禮歸大次東神門上御樂宣諭亞終獻列祖上帝享以多儀動容周旋實勞宣力

五使 大禮使總一行大禮事務行事日復從皇帝行禮 禮儀使行事日前導奏請皇帝行禮 儀仗使總轄提振一行儀仗儀仗用四千一百八十九人自太廟排列至麗正門 鹵簿使依禮經鹵者大盾也總一部儀仗前連後從謂之鹵簿 橋道頓遞使提振修整車駕經由道路頓宿齋殿等

應奉官 禮儀使 禮部侍郎二員 奏中嚴外辦御前奏 殿中監 進接圭兼進飲福酒後受虛爵 太常卿 贊導 禮部郎中二員 奏解嚴御前奏

太常博士四員引禮儀使引亞獻引太常卿引終獻　尚醞奉御執罇合上罇酒酌飲福酒

宿齋行事官　侍中一員奏請皇帝降座歸齋室

景靈宮　大禮使　亞獻　終獻　左丞相眡滌濯兼進玉幣爵酒　吏部尚書以玉幣授左丞相　戶部尚書薦俎并徹　禮部尚書眡滌濯省鼎鑊眡濯溉薦籩豆簠簋并徹　刑部尚書實鑊水　吏部侍郎受玉幣爵酒盥洗進爵以爵詣罇酌酒訖授左丞相兼燎幣冊　刑部侍郎增沃鑊水　讀冊官

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等　太常卿押樂　監察御史　舉冊官　太府卿　少府監監造饌　奉禮郎設皇帝版位　協律郎殿上舉麾殿下舉麾　太祝進搏黍兼饌冊　太社令積柴掃除設神席升煙束茅　良醞令　太官令　執事官五員捧籩捧豆捧簠捧簋捧乳俎

分詣官三員一員詣祖宗諸帝神御一員詣元天大聖后并昭獻皇后欽成皇后一員詣欽慈皇后至恭淑皇后

太廟　大禮使　亞獻　終獻　奏奉神主官　監察御史　進幣爵酒官進三物兼瓚并申祼灌　受爵酒官以爵酒授進爵酒者

奉幣官以幣授進幣官　受幣官受幣并受爵復於坫　盥洗奉爵官盥洗進爵以爵詣罇彝所酌酒訖以爵酒授受爵酒官　奉槃瓚官盥洗進瓚以瓚詣罇彝所酌鬱鬯訖以瓚授進爵官　薦牛俎官并徹籩豆俎兼進飲福酒　實鑊水官　薦豕俎官兼省牲眡腥熟節　薦羊俎官兼眡滌省牲省鑊　增沃鑊水官

光祿卿巡牲奉牲詣廚入實籩豆簠簋等　讀冊官　太常卿押樂　太常卿丞押登歌樂　太府卿設幣　舉冊官　光祿丞　奉禮郎　協律郎　太祝　良醞令　太官令　執事官十八員捧牛俎六員羊俎六員豕俎六員　宮闈令　薦香燈官太祖以下十三室

東西幄分行禮官四員

明堂　大禮使　亞獻　終獻　左丞相同景靈宮　吏部尚書同前　戶部尚書同前兼進飲福酒　禮部尚書同前　兵部尚書薦羊俎并徹　吏部侍郎二員　禮部侍郎省牲視腥熟節　刑部侍郎同上　讀冊官　太常卿押樂　光祿卿　監察御史三員殿下隔門外東階下隔門外西階下　舉冊官　太府卿　太常丞登歌押樂　少府監　光祿丞　奉禮郎　協律郎　太祝

太社令　太官令　良醞令（酌皇帝獻酒）　執事官五員（捧盥捧簠捧牛俎奉羊俎捧豕俎）　分獻官五員（東朵殿西朵殿東廊西廊南廊）　亞

終獻執事官四員（供亞獻爵盞供終獻爵盞盥洗盥爵帨巾拭爵幷引饌）

太廟行禮畢如值雨道路泥濘降指揮乘逍遙輦赴文德殿宿齋應導駕官並免導駕並令常服從駕許令張雨具入麗正門應執仗官兵等並免排立並放散淳熙六年九月明堂因雨降前指揮當晚晴霽續降指揮仍舊乘輅合用執儀仗官兵等止令於側近營寨量前據數差撥前來排設開禧二年九月明堂為值雨依前件指揮行事

明堂神位

殿上正配四位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東朵殿一十三位　青帝　感生帝　黃帝　大明　天皇大帝　木神　火神　土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東嶽　南嶽

西朵殿一十二位　白帝　黑帝　神州地祇　夜明　北極　金神　水神　蓐收　元冥　中嶽　西嶽　北嶽

東廊二百有八位　北斗　天乙　太乙　歲星　熒惑　鎮星　元枵　星紀　析木　大火　壽星　鶉尾　鉤星　天柱　天廚　柱史　女史　御女　尙書　大理　陰德　天槍　眞戈　天牀　三師　輔星　相星　太陽守　東鎮　南鎮　中鎮　東海　南海　東瀆　南瀆　虛宿　女宿　牛宿　斗宿　箕宿　尾宿　太子　心宿　庶子　房宿　宋星　氐星　亢星　角宿　軫宿　翼宿　張宿　織女　建星　天

紀 日星 七公 帝座 大角 攝提 人星 司命 司危 司非 司祿 天津 離珠 羅偃 天桴
奚仲 左旗 河鼓 右旗 天雞 輦道 所臺 敗瓜 扶筐 天井 天棓 帛度 屠肆 宗星
宗人 宗正 天籥 女牀 候星 市樓 宦者 天江 東肆 斗星 斛星 天市垣 列肆 東咸
罰宿 貫咸 鍵閉 鉤鈐 周伯星 西咸 天乳 招搖 梗河 元池 周鼎 天田 平道 進賢
郎位 郎將 內五諸侯 三公內座 九卿內座 東山 南山 中山 東林 南林 中林 東川 南
川 東澤 南澤 天壘城 璃瑜 代星 齊星 周星 晉星 韓星 秦星 魏星 燕星 楚星 鄭
星 越星 趙星 九坎 天田 狗國 天淵 狗星 鱉星 農丈人 杵星 糠星 魚星 龜星 傅
說 神宮 積卒 從官 天輻 騎陣將軍 陣車 車騎 騎官 顓頊 折威 陽門 五柱 天門
衡星 軍樓 平星 南門 青邱 長沙 土司空 左右轄 軍門 器府 東甌 天廟 酒旗 天相
東邱 南邱 中邱 西邱 北邱 東陵 南陵 中陵 西陵 北陵 東墳 南墳 中墳 西墳
北墳 東衍 南衍 中衍 西衍 北衍 東原 南原 中原 西原 北原 東隰 南隰 中隰 西
隰 北隰
西廊一百七十五位 帝座 五帝內座 太白 辰星 鶉火 鶉首 實沈 大梁 降婁 諏訾 河漢
天理 勢星 內廚 天牢 三公 文昌 內階 四輔 八穀 扛星 華蓋 傳舍 六甲 鉤陳
紫微垣 西鎮 北鎮 西海 北海 西瀆 北瀆 星宿 柳宿 鬼宿 井宿 參宿 觜宿 畢宿
昴宿 胃宿 婁宿 奎宿 壁宿 室宿 危宿 太微垣 太子 明堂 權星 三台 五車 諸王

月星　謁者　幸臣　常陳　內屏　從官　虎賁　靈臺　少微　長垣　黃帝座　四帝座　內平　太尊
積薪　積水　北河　天罇　五諸侯　鉞星　座旗　司怪　天闕　咸池　天漢　天柱　天高　礪石
天街　天船　積水　天讒　卷舌　天河　積尸　大陵　左更　天大將軍　軍南門　右更　附路
閣道　王良　策星　天廄　土公　雲雨　霹靂　螣蛇　雷電　離宮　造父　土公吏　內杵　臼星
蓋屋　虛梁　墳墓　車府　西山　北山　西林　北林　中川　西川　北川　中澤　西澤　北澤　天稷　爟星　天記　外廚　天狗　南河　天社　矢星　水星　闕星　狼星　弧星　老人星　四瀆　野雞　軍市　水府　孫星　子星　丈人　天廚　天廁　伐星　屏星　軍井　玉井　九游　參旗　附耳
九州珠口　天節　天園　天陰　天廩　天苑　天囷　芻藁　天庾　天倉　鈇鑕　天溷　外屏　土司空　八魁　羽林軍　壘壁陣　斧鉞　敗臼　天網　北落師門　天錢　泣星　哭星　●東廊　西廊　南廊　衆星共一百五十八位　右明禋親祠先公景定庚申以樞密院編修官攝殿中監咸淳己巳以右丞相充儀仗使壬申充禮儀使此儀注則當時奉常禮院所供也喪亂以來文書失散貴謹弟游當塗於故家得之因得以參考史志會要之所未備如景靈宮太廟明堂三日行禮拜跪之節與五使以下職掌之詳從祀神祇之名數是也其餘儀文史之所有而纂輯已備者則更不贅錄云　又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注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圜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圜丘所祀者昊天則從祀者天神而已於地祇人鬼無預也自

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圜丘方澤之祀未嘗相溷宋承五代之弊政一番郊祀賞賚務重國力不給於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嶽鎮瀆山川邱陵原隰墳衍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仁宗皇祐二年大享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蓋雖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注及歷代所行故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五官神侑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來以國勢偏安三歲親祀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纔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圜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爲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嶽以至於原隰而位數反少殆不可曉然晉史唐史但能言從祀之總數而不及其名位之詳故無由參稽互考而不知其纖悉也姑誌於此以俟博聞者共訂焉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九

祀后土

夏以五月祭地祇

殷以六月祭地祇

周制夏日禮地祇於方丘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又曰知方嶽之神是崑崙者按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　張騫贊班固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由放哉　左傳凡祀啓蟄而郊疏曰鄭元注書多用讖緯言地祇有二有崐崙之神又有神州之神唯鄭元立為此議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　以黃琮禮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琮八方象地疏曰云琮八方以象地者天圓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易云天元而地黃今地用黃琮隨地色　牲幣放其器之色注疏見祀天禮已上禮地玉幣　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北郊神州之神　僢昌絹反　疏曰云僢而同邸者按王制注臥則僢彼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　春官典瑞　楊氏曰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則此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義與四圭有邸以祀天同又按黃琮以禮地兩圭以自執亦如植璧秉珪之謂鄭氏並謂之禮地又強分崑崙神州為二以當之非也政和四年禮制局言始則求神而禮之終則正祭而祀為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蓋施於求神之時也與大司樂以函鍾為宮至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同矣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蓋施於薦獻之時與大司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同矣鄭氏乃謂以黃琮禮地神之在崐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祇於北郊神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鄭氏之說本於讖緯之書前輩如長孫無忌輩固嘗辨其非矣此義與徐邈不同姑兩存之　已上祭地所執之玉　蒲越藁秸　器用陶匏並詳見祀天禮

已上祭地席器 祭地之牛角繭栗 陰祀用黝牲毛之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黝讀爲幽黑也毛之取純毛也牧地官人 已上祭地之牲 天子爲籍千畝以事天地社稷以爲醴酪齊盛籍在亦反酪音洛齊音咨籍田也祭義 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大祭三貳齊才細反三貳三益副之也并見祀天禮 已上齊盛酒齊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 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並詳見祀天禮 已上車旗 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疏曰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陰生之日祭之也注疏詳樂考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土神地之道 已上祭地之樂 右祭地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自此以後並如祀天禮 祭之日通典云其日王立於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惟圜丘方丘備此二始謂圜丘之先奏圜鍾爲宮之樂次燎牲及玉幣也方丘則先奏函鍾爲宮之樂次則瘞埋血及玉幣二者在正祭之前故云二始元豐元年九月陳襄等議陰祀自血起請北郊先行瘞血之禮俟薦獻禮畢卽瘞牲幣之屬則始終之禮備詳見祀天燔柴條 瘞埋於泰折折之設反疏曰瘞埋爲瘞繒埋牲也祭法爾雅曰祭地曰瘞埋 太宰贊玉幣爵注見祀天禮郊特牲疏曰夏至祭方澤之禮齊酒獻數與圜丘同通典云尸前旣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所謂陶匏象天地之性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於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醍齊以亞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次酌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獻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 大宗伯奉齍注疏見祀天禮 大司徒奉牛牲注疏見祀天禮 右祭地禮始終之序

陳氏禮書曰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

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蔟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爲宮求之之樂也太蔟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鬽宜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　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申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太祝太師大會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太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朱子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

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旣知之矣及注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汨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　右以上所述祀地禮文係信齋楊氏祭禮據經文所載條爲始終之序如通典則依鄭氏注以方丘爲祭崑崙之神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所謂各如其器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與配經文不載注家以爲同祭天之禮故服大裘配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之函鍾爲宮云云至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是也神州地祇則爲壇於北郊名泰折玉用兩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犢陰祀用黝牲幣用黑繒幣經無文據牲用黑知當從其色配亦以后稷其樂則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按鄭氏解經於天地之祀皆分而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禮郊與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則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爲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猶云可也至於祭地則經文所載惟方澤而已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之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示於北郊禮經所不載於是又因祭法有泰折之語而以爲泰折卽北郊又非方澤也其支離不通彌甚矣

秦始皇帝卽位三年祠八神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

漢武帝元狩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

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侍祠之人著黃衣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陽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漢舊儀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泰一旦丘

宣帝神爵元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三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元帝卽位遵舊儀間歲郊泰畤東至河東祠后土

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等奏請罷雍畤甘泉汾陰后土祠於長安立南北郊從之詳見郊祀門

建始二年正月辛丑上始祠后土於北郊

永始三年復汾陰后土祠

四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元延二年幸河東祠后土

四年及綏和二年並幸河東祠后土

二年上崩乃復長安南北郊

哀帝卽位寢疾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

平帝時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又奏以天地合祭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夏日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詳見郊祀門

光武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采元始中故事合祀天地

中元元年營北郊於洛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遷呂太后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地祇郊

二年正月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故事（嶽瀆位見山川門）地祇高皇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四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於壇北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聞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西漢武帝時始立汾陰后土於汾陰亦以高帝配祠孝文時無祭地祇於渭陽事）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按鄭康成分圜丘與南郊為二方澤與北郊為二而所祀天地亦各有二名曹魏郊祀遵用其說然鄭說祀天則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圜丘所祀曰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鄭說祀地則有崑崙有神州而魏方澤所祀曰皇皇后土北郊所祀曰皇地之祇往往見靈威仰及崑崙等名不雅馴故有以易之然不知皇天之與天神后土之與地祇果可分而為二乎可笑也

晉武帝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圜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云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

元帝太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

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

山從祀此依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於是從和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同用元牲　晉地郊享神歌
一首　祠享天地五神迎送歌見郊祀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
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　初晉始置於覆舟山南至於此移之廢帝
以舊地吉祥復之
齊高祖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犧牲之色因舊不改而無配用王儉議
武帝永明三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瘞后土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袞冕用次辛之義已注天郊
梁武帝制北郊為壇於國之北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一陛其為外壝再重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壇上以德后
配禮以黃琮五官先農五嶽及國內山川皆從祀地攢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省除四望座博士明山賓議
北郊有嶽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重遂省四望座松江浙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　梁北郊迎神諴雅一曲
三言　送神諴雅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郊以皇妣昭后配
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中王元規議舊壇上徑廣九丈三尺請加七尺以則地義下徑廣十五丈取三分益一高丈五寸請加尺五寸取二倍漢家之數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壇兆制同南郊五嶽名山在中壝內四瀆大川於外

壝內后土神元后共用元牡一玉用兩圭有邸幣用束帛五嶽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於壇北亥地其後夏至祭地於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禴崑崙皇地祇於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爲壇在國北郊壇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圜丘壝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餘如圜丘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丈二尺禮以黃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犢同圜丘

後周祭后土地祇於國北郊六里爲壇壇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各一陛每尺一級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以神農配牲以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以獻侯莫那配焉崇一丈方四丈其壇如方丘莫那則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爲方壇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成則重也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桂州宮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西南方戎州西方拾州西方桂州西北方宮州咸州東北方揚州東南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唯冀州山林川澤邱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地祇配帝等牲用黃犢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墳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昊天五帝日月星地祇神州宗廟社稷中祀三旬星辰五祀四望小祀一旬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諸星山川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之

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北齊後周隋北郊迎送神等歌詞同南郊

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爲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配帝在壇上神州在壇第二等五嶽以下三十七座於壇下外壝之內邱陵等三十座於壝外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嶽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

太宗貞觀時奉高祖配地郊　中書令房元齡與禮官議以爲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餘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

高宗永徽中廢神州之祀　禮部尚書許敬宗議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請合於一祀以符古義仍並循附式令永垂後則可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於渭水北安置　奉常博士陸遵等議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東晉成帝咸和中議北郊用正月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卽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從之

武后天册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景雲三年將祀南郊有司請設皇地祇位　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謹按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伏惟陛下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豈可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制令宰相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無量司業郭山惲等咸依曾奏其事竟寢

開元十一年上將還西京便幸并州兵部尚書張說進言曰陛下今因行幸路由河東有漢武后土之祠此禮久

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於汾陰脽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初有司奏修壇掘地獲古銅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獲古甗長九寸有篆書千秋萬歲字及長樂未央字又有赤兎見於壇側舊祠堂爲婦人塑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爲至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爲棘以中書令張嘉貞爲壇場使將作少監張景爲壇場副使張說爲禮儀使

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年親祀后土爲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脽上前後數四伏請準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上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脽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兹瘞禮式展誠慤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於祠所上自爲文

二十一年詔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

天寶五載詔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烝嘗之獻既著於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已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

唐開元禮

夏日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甗俎各一都七十二座祭神州地祇於壇第一等籩豆各四餘如上也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五山五川五林五澤五丘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每座籩豆各一簠簋俎各一皆準舊禮爲定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甗俎各一也

舊樂用姑洗三成準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

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一是帝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珪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為定
旣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

皇帝夏日至祭方丘儀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並同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袞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則告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圜丘之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祭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北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御幄以下至此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壇上及神州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東向神州無西門之饌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樹靈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餘如圜丘儀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攝事無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西南當瘞埳北向設祭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

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南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於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黃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皆於皇地祇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罇於神州酒罇之東如夏至之儀）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邱陵

壝衍原隰俱概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罇置於坫以下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孟冬儀壇上之罇置於坫壇下之罇藉以席）設

御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圜丘儀（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帝祇神座於

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地祇神座於

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嶽鎮海瀆以下之座於內壝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邱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嶽

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

服以袞冕餘如上辛圜丘儀（孟冬北郊同圜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泛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罍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沈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次之實以盎齊以上孟冬同神州太罇實以泛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罇實以沈齊邱陵以下之散罇實以清酒元酒各實於諸齊之上禮神之玉皇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實配帝之幣亦如之神州之玉以兩圭有邸其幣以元孟冬同嶽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入實

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掃除等並如圜丘儀（孟冬同）鑾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

鑾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跪俛伏興還侍位五

品以上從祭之官皆就壝外位（攝事無鑾駕至大次下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

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介公酅

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及請行事並如圜丘儀（攝事如圜丘攝事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林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八成（林鍾太蔟姑洗南呂皆再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奏樂之節並如圜丘（攝事則太尉奠玉帛下倣此）登歌作肅和之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皇地祇（孟冬神州）神座俛伏興及奠配座並如圜丘儀（攝事同圜丘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圜丘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太蔟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用太蔟）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皇地祇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神州之饌升自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鐏所又進設獄鎮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跪奠奏樂之儀並如圜丘（攝事如圜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謹遣太尉臣名下倣此）敢昭告於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祇瘞式表誠慤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享太祝俛伏興（孟冬神州云包函區夏載植羣生溥被域中穆茲原德式遵彝典拺此元辰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成備茲祇瘞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鐏所執鐏者舉冪

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泛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時維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於皇地祇惟高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敬率舊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被乾坤格於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享太祝俛伏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樂止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福並如圜丘儀（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醴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為異耳）初太尉將升獻謁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匏爵訖升自巳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酌泛齊進奠於神州座前引降還本位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盥洗訖各詣酒罇所俱酌醍齊訖引獻官各進奠爵於諸方嶽鎮海瀆首座餘座皆祝史助奠相次而畢引還本位又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泛齊獻山林川澤如嶽鎮之儀訖又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酒罇所俱酌清酒獻丘陵以下及齋郎助奠如上儀訖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祝徹豆及賜胙皇帝再拜奏樂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帛齋郎以俎載神州以上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諸祝又以嶽鎮以下之禮幣及牲體皆從瘞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六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引皇帝還大次樂作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御史以下出並如圜丘儀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為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郊四祭（冬至圜丘正月上

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眞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阬塹及車馬之迹又兩壝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壇位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壝禁人耕墾樵牧奏可即徙壇於方丘之西偏

四年正月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致祭用大祀禮　汾陰后土漢武帝元鼎中所立脽上祠宣帝元帝成帝後漢光武唐元宗皆親祭是後曠其禮開寶九年徙廟稍南是年始遣使致祭其後又詔自今凡告天地仍詣祠告祭命禮官考定衣冠制度令有司修製遣使奉上

大中祥符三年河中府言進士薛南率耆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列狀求詣闕請親祠詔不允仍止其來七月復上表固請羣臣亦詣東上閤門陳請八月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后土　有司定制玉冊金玉匱度廟庭擇地為埳中置石匱匱方五尺厚二尺中容玉匱刻金繩道三闊一寸深五分繫繩處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下同文寶俟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領徒舉石覆之石厚一尺繫繩塡泥印寶悉如社首封禪之制皇帝省視訖加蓋其上封固為小壇廣厚五尺從之九月經度制置使詣脽上築壇如方丘之制廟北古雙柏旁有堆阜即就其地焉十月禮儀使王欽若言準儀注祀畢太尉封玉冊於廟庭石匱百官班於庭中皇帝謁廟禮畢至石匱南北向省視

四年正月丁酉備鑾駕出京師二月丙辰至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宮至脽丘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帟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己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甲羣

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設燎火其光如晝盤道紆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先是脽上多風及行禮頓止黃氣繞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設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鄈邱亭望河汾還行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攜幼不遠千里而至者壬戌御朝覲壇肆赦是行途中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霽從官衛兵無霑服之患又農事方興耕民懽忭相屬三月駐蹕西京四年詔脽上后土廟宜上額爲太寧正殿

慶曆時夏至祭皇地祇用犢羊豕各一其後禮官馮浩言皇地祇壇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大抵卑陋不應禮典禮院請如唐郊祀錄增廣因詳制度之未合禮者五年諸壇皆改嘉祐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　諫官司馬光奏告大行謚號於圜丘而皇地祇止於望告下同攝食失尊卑之序下禮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請差官就壇行事

景祐二年詔有司孟冬祭神州地祇遣內臣降香春秋朝陵諸祠祈解亦然　慶曆用羊豕各五正配山罍簠簋二皇祐定壇高三尺廣四十八步四出陛

神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樞密院直學士陳襄上言合祀天地於圜丘爲非禮請依古禮祭地於方澤詔禮院集議詳見郊祀門　至六年尚書禮部言太常寺修定郊祀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北郊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親祀北郊盡如南郊儀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及不備官其俎豆樂架圭幣之數史官奉祝冊並如親祀

哲宗元祐七年帝初郊合祭地祇於圜丘集議見郊祀門

紹聖元年右正言張商英御史中丞黃履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去合祭之禮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以親祀北郊然後可罷合祭之禮曾布言天地宗廟四時皆有祭未聞盛夏可以廢祭祀也若謂議可以親祠北郊然後可議罷合祭則先帝罷合祭爲不當矣四月翰林學士錢勰刑部侍郎范純禮議先帝親祠之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行親祠之禮若謂盛夏難於出郊則姑從權變禮以循祖宗故事吏部侍郎韓宗師兵部侍郎王古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監察御史常安民又以南郊合祭當循祖宗舊制權戶部侍郎李琮以乘輿出郊暑雨不常合祭權宜亦難輕罷太常博士傅楫以祀天地不可以暑暍廢大禮給事中虞策權給事中劉定中書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黃裳請用十月親祭皇地祇於北郊吏部侍郎豐稷請於夏至前三日皇帝致齋於文德殿遣官奏告太廟至日五鼓詣北郊齋殿質明行事禮畢還宮不甚炎溽若遇陰雨大慶殿可陳望祭之禮起居舍人葉祖洽謂北郊之禮主於祀地而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於文德殿前事一日夙興至郊外齋宮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畢還內則是乘輿宿外不過一日無憚暑之虞於理爲可戶部尚書蔡京禮部尚書林希翰林學士蔡卞御史中丞黃履工部侍郎吳安持祕書少監盛端彥侍御史翟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劉拯監察御史黃慶基董敦逸等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之歲更不親祠南郊明年乃詔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權禮部侍郎黃裳等言南郊用大駕鹵簿儀仗二萬六十一人明堂祫享用法駕計一萬八千八十八人今親祀北郊備物則當用大駕如以盛暑之月稍減煩文即依明堂禮用法駕鹵

簿詔依南郊用大駕鹵簿　又言南郊朝祭服皆以羅綾爲之今北郊盛暑之月難用袷服謹按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欲依袞冕制度改用單衣從之

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成北郊齋宮故事郊宮悉設以幕帟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曰三歲一郊次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

徽宗崇寧元年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壝中布列從享星位具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嶽鎮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之目别以四方寘於成壝而不列其名雖從享於大祇莫非山澤而何者來格今茲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爲闕典欲乞令太常寺丞陳暘考其名位取其可以從享者詳具以聞列於成壝從之

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句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乘陰氣播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以神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嶽鎮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云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崑崙或繫於神州皆有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爲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

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明推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嶽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嶽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嶽而王四瀆竊惟天莫尊於　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而五嶽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則五嶽帝其可尚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一成並從之

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大禮後一歲夏至祭地於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簡省從祭臣僚與隨駕衛士量行支賜簡而易行無偏而不舉之失以稱朕意可令禮制局裁定以聞　又詔夏至齋宮大內門曰廣禋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門裏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

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於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洵武告於永泰陵詔以其日為景貺節　故事大禮御札皆前期六月乃降六年冬祀夏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為定制　十二日皇帝親祭地於方澤以皇弟燕王俁為亞獻越王偲為終獻前期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七日於內殿一日於齋宮（舊儀侍從官設次青城內餘就草場今聽於青城附近官舍設次日給食錢更不具食）祭前一日奏告太祖皇帝室殿中監設大次於外壝西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第二成子陛之西東向設皇帝褥位於小次前東向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南門之外設饌幔於內壝東西門之外開瘞坎於壇子陛之北壬地光祿牽牲詣祀所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北南向設宮架於壇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祭前一日太史設皇地祇位於壇上南方北向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西方東向席以蒲越神州地祇位於第二成午陛席

以藁秸五官神嶽鎭海瀆各以其方設位於第二成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以其方設位於壇下內壝之內皆席以莞內向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版位於第二成子陛之西東向飲福位於壇上皇地祇神位東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燎火於望瘞位之西北向司罇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罇所又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二在豆右爲二重登一在籩豆閒血槃一在登之前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又設罇罍之位每位太罇二著罇二犧罇象罇壺罇山罇各一罇皆有罍以東爲上罇南罍北又設篚一於第二成子陛之側（實以槃匜巾爵）坫二於正配位罇罍之次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帨位於皇帝版位之前又設象罇二壺罇二在壇下子陛之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並實水又設第二成從祀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槃一（神州地祇五官神同）在籩豆閒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爵一置於俎上內壝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次之簠一簋一在爵之前簠在左簋在右登一在籩豆之閒又設罇罍之位二成每方各犧罇二山罇二壇下每方設蜃罇二散罇二在神位之左蜃罇散罇外餘皆有罍副之凡罇罍皆加勺冪又設正配位籩豆簠簋俎斗鼎各一於饌幔之內太府卿少府監帥其屬陳玉幣於篚皇地祇玉以黃琮幣以黃配帝幣亦如之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幣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嶽鎭海瀆諸神幣各從其方色禮神之玉各置於神位前瘞玉加於幣（先是郊祀罇彝籩豆簠簋之類襲用前代無所考正上遠稽三代作郊廟禋祀之器至是舉而用之粲然大備手詔具親祀圜壇門）前期一日尙輦奉御進輿於垂拱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稱）警蹕如常儀乘黃令進玉輅於宣德門外左輔奏請降輿升輅至齋宮明禋殿前迴輅南向左輔奏請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禮儀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請行事皇帝服袞冕以出禮儀使等前導至

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皇帝執以入宮架儀安之樂作至午陛樂止登歌樂作至第二成版位東向立樂止禮儀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寧安之樂廣生儲祐之舞八成止皇帝再拜禮儀使奏請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訖執大圭至壇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進鎮圭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皇地祇神位前南向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禮儀使奏請受玉幣奠訖俛伏興再拜樂止恭安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西向奠圭幣如前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東向立樂止禮部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之樂作奉奠訖樂止皇帝再詣罍洗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洗爵拭爵訖執大圭至壇上樂止登歌光安之樂作詣皇地祇神位前搢大圭跪執爵祭酒三奠爵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太祝讀册皇帝再拜訖登歌英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如前儀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還小次登歌樂作殿中監跪受大圭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文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盥帨訖作隆安之樂厚載凝福之舞禮畢樂止終獻行禮如前儀皇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禧安之樂作皇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摶黍豆既奠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皇帝還版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撤俎豆登歌成安之樂作卒撤樂止禮部尚書等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寧安之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瘞位登歌樂作降自子陛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瘞與燔火瘞半坎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受大圭皇帝至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皇帝常服乘大輦還齋宮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稱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所司放仗還內如常儀

徽宗夏至親祠后土於方澤凡四（政和四年五月十二日宣和二年五月十八日五年五月十四日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程子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

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藳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豈得同時邪　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並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噓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噏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于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為南北郊南郊則周人之圜丘也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之人主欲行親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為難而常以北郊為難夫五月雖盛暑之月他事之當舉他事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祀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地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　又曰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鄭後鄭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裘之上未嘗無衣裘而無衣則近於褻矣凡衣必象裳色凡冕服皆元上纁下大裘者黑羔裘也元衣之下用黑羔裘取其同色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何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旺於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黃而兼赤爲纁故裳用纁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鄭注云謂冕服元上纁下是也自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於裳凡十二章歷代皆然至周而又備繅旒之數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袞冕而下享先公則鷩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於所卑也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異乎曰冬至祀天

夏至祀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類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異也冕服者王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地祇不容以不同也但夏至不用大裘爾周禮屨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夫屨猶辨四時之宜則冕服可知矣唐長孫無忌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祀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冬至報天啟蟄祈穀服裘可也孟夏迎夏龍見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歷代惟服袞章斯言也信而有證矣　按北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元豐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祇於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祠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遂廢地祇之祀矣夫本以合祭為非禮分祭為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祠而權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於廢禮以為不當並祀於圜丘而終不能親祠於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歲並祀南郊之為愈也要之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其禮甚正亦無難行者諸儒議論所以不能以時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如陳古靈之說每遇親郊之歲一日宿太廟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祀天是欲以二祀併在一時則不至倍費矣而執禮之勞加甚如曾曲阜之說親郊之歲依古禮以夏至親祠方澤一如郊禮至冬至則舉圜丘之祀是以二祀分在二時則不至甚勞矣而賞賚之費倍增然禮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不可損略而賞賚則五季姑息之敝政何難更張則如政和三年之詔以郊天後一歲祭地方澤應奉支賜務從簡省毋使有偏而不舉之失乃為至論但恐當時方倡豐豫之說繁費未必能省所以中興之後國勢倥傯則不復能遵而行之也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夏日至祭皇地祇以太祖皇帝配正配二位每位罇罍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鹿

舊以獻官一員行禮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皇帝配於天慶觀望祭

二年禮官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於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禮局議設於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為難且於經無據請仍南向從之　太常寺每歲常祀夏日至祭皇地祇係於行在錢湖門外惠照院望祭齋宮設位行禮以太祖皇帝配三獻官依儀初獻係差宰執亞獻禮部尚書侍郎有故或闕次輪別曹長貳次給舍諫議終獻太常卿少禮部郎官有故或闕差北司官次輪別曹郎官合用禮料牲牢（羊一口豕一口）籩二十有六（菱二芡二栗二鹿脯二乾棗溼棗乾桃溼桃乾䕩榛栗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餌粉餈）簠八（稻粱各四）登一（太羹）槃一（毛血）簋八（黍稷各四）豆二十有六（䬸食糝食芹兔醢深蒲醓醢二落菹雁醢筍魚醢三葵菹醢脾析蠯醢大蛤蚳醢豚拍韭昌本菁鹿臡茆麋臡二）俎八（羊腥七體豕腥七體羊熟十一豕熟十一羊腥腸胃肺羊熟腸胃肺豕腥膚豕熟膚）罇罍共二十有四（著罇二一實元酒加明水一實盎齊太罇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罍二一實盎齊一實醍齊犧罇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罇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以上各加罍二隻係實明水）

文獻通考卷七十六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

雩禱水旱附

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　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大刀反鞞步西反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篪同簧飭鐘磬柷敔爲將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意疏曰鞀鼗鼓持其柄搖之兩耳自擊鞞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之屬小鼓在大鼓旁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如篪六孔幷兩而吹之簫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今賣餳飴所吹者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又云入孔篪啼也聲如嬰兒啼簧者竽笙之名氣鼓之而爲聲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其椎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修者謂修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執營爲調者和調音曲飭者整頓器物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疏曰將雩祀帝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百縣謂諸侯也旣雩之後則命諸侯祈祀古之有功於民者以先帝配者五人帝也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五月之中旱亦修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爲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　郊特牲疏曰其爲祭五天帝則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　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楊氏曰愚按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

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遠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他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注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注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義何居自注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奏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帝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誤此則學禮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辨也 右孟夏大雩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 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二品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 地官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雩旱祭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不得雨尫音汪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 元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 疏曰後鄭之意以恆爲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烖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案視舊所施爲而法之 春官 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注曰女巫舞旱祭崇陰也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爲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有歌者有哭者冥以悲哀感神靈也 疏曰此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 暵呼旱反 繆音穆 縣音元 暴蒲卜反

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 疏曰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五采其制亦如帗舞者然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又見祭物樂條

稻人旱暵共其雩斂 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 疏曰餘官不言共雩斂於此官特言共者以稻是水穀急須水故旱時特使共雩之發斂也 地官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

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東漢鍾離意傳注云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今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說苑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新序雜事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 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僖公十九年左氏傳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柎音附三子鄭大夫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音藝蓺養護令繁殖 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昭公十六年左氏傳 春秋穀梁傳定公元年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 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耘音云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

以請焉道之謂君必爲先也其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辜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艾魚廢反爲旱於僞反去讓羌呂反爲請於虔反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詒以之反 月令大雩帝疏曰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 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 冬十月不雨僖二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自某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說旱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者異鄭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 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爲過

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偏雩誤矣詩序曰夏祈穀於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為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斂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 梁禮 雩必自郊祖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 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 雩樂以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 北齊禮

右因旱而雩

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 疏曰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改過修善非為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道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為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為旱禱祭皆用牲 非日月之眚不鼓 告猶災也月侵日為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疏曰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 穀梁子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陽也 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 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昭公十九年左氏傳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 董仲舒春秋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酒

具清酒摶脯擇巫之潔清辨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摶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與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開里北門具老豭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泉積薪而焚之決通橋道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鷄七元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毋䬁五（毋音模禮謂之宿毋）（䬁音移周禮曰䬁食）元酒具清酒摶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餘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尪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

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皞祭之桐木魚九元酒具清酒摶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衣元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董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

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術也

漢舊儀孟夏龍見而始雩壇在城東南引龜山爲沂水至壇西南行曰雩水曲中壇上舞雩舊制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已塞各如其常祭牢禮四月立夏後旱乃求雨禱求雨到七月畢塞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　按漢世未嘗舉雩祀通典謂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而漢舊儀以爲有雩壇且指龜山沂水以言其所卽論語言曾點樊遲所遊之地蓋魯國祀天之所去漢都甚遠非國城南郊之外也然漢

人舉祀事大槩多卽前代舊祀之地如雍五時祀上帝則因秦所建其他如作明堂奉高旁祀后土汾陰之類皆以爲古者嘗於其地祠祭然則豈曾沂水之雩壇舊趾尙存漢曾就其地立壇舉雩祀邪

後漢制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何休注公羊傳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雩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或請爲或攻爲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云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犂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則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於社稷山川

穆帝永和時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阮諶云壇在巳地按得衞宏漢儀稱晉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設皆云壇而今作墠論語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晉城東南有舊跡存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元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　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夫旱日淺則災微日久則災甚微則祈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饉之甚爲歌哭之請　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比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　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

於雩壇矣今武帝遏密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嗟吁之義既非懽樂此不涉嫌祝史稱詞仰祈靈澤舞雩無闕

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及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陛）帝以爲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

十年帝又以雩祭燎柴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於是停用柴燎從坎瘞典（時儀曹郎朱异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則明堂又無其事）

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卹怨曠七徹膳羞施樂縣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徧祈前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爲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衣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也）若郡縣邑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謂黜退貪邪以上如前）守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

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享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北

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嶽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卽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徹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雨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有報

唐武帝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

太宗貞觀時雩祀於南郊

高宗顯慶時行雩禮於圜丘

元宗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遙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嶽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卽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及所經祈者

皆報祀　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元注月令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唐開元禮

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籩豆等如冬至儀都十七座　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五人帝於壇第二等籩豆各四簠簋俎各一也　又祀五官於內壝之外每座籩豆各二餘各一　其儀並如冬至圜丘

時旱祈太廟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又爲瘞埳於北門之內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埳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拂拭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制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室春夏用兩犧罇秋冬用兩著罇一實明水爲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二一實元酒爲上一實淸酒次之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　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宮闈令太祝以下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　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掃除於上太廟令以下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

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東門之外初太官令出諸太祝俱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戶前北向太祝以幣東向授祈官受進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祈官次進幣於懿祖以下諸室皆如上儀訖謁者退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祈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祈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其文爲水旱癘疾蝗蟲及征伐四夷各臨時制之）訖興祈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還罇所謁者引祈官次詣懿祖以下諸室如獻祖之儀（唯不盥洗）訖謁者引祈官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祈官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跪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轉就瘞埳東北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幣興降自太階詣瘞埳以制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若得所祈報祠用太牢受胙與將祈同餘與告禮同祭文臨時制撰）

時旱祈於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行事薦獻與巡狩告社稷禮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具

位姓名敢昭告於太社爰以農功久闕時雨惟神容此蒼生數降靈液謹以清酒脯醢明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稷祝文同）后土氏祝文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餘同（后稷文同得雨則報太牢並幣血飲福受胙與正祭同餘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往以久闕時雨致陳情誠惟神昭祐降茲嘉液率土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玉帛清酒醴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后稷后土氏太稷祝文並同每酬祝無玉帛字）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報祀同）

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就祈及祭同）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埽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祈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祈官西南贊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以酒罇入設於位嶽鎮海瀆各山罇二山川各蜃罇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坫以置爵）設罍洗篚冪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立於罇篚之後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嶽鎮海瀆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山罇實以醴齊蜃罇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太祝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嶽鎮海瀆皆有幣各依方色俱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詣南方山川之西南當門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

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掃除如常訖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幣於篚以授獻官獻官受幣詣東嶽座諸太祝各奠於諸嶽鎮海瀆之座謁者引獻官再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初受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獻官奠幣再拜訖太官令引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座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本位諸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東嶽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東嶽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進奠祝史以爵酌酒助奠東鎮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東方嶽鎮海瀆久闕時雨黎元恇懼惟神哀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於東方嶽鎮海瀆尚享太祝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謁者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嶽鎮海瀆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並同）訖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嶽贊引引次引獻官就罍洗盥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郎酌酒助奠訖還罇所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嶽祭）興獻官再拜祝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皆同）訖贊引引獻官還本位諸祝各進跪撤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埳奉禮曰可瘞東西廂各二人寘土半埳謁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

皆再拜贊引引出祝版燔於齋所（[illegible]飲福胙不受胙埋幣血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報社同）

時旱就祈嶽鎮海瀆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宿所司清掃內外又爲埋埳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官位於壇東南執事者位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又設太祝奉幣位於瘞埳之南北向（海瀆南設奉幣位向沈所）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北上設罇坫罍篚各於常所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服其服所司帥其屬入設神座及實罇罍如常儀太祝以幣置於篚（幣各依方色長丈八尺）掌饌者實籩豆（籩一實脯豆一實醢）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及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太祝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訖降行掃除於下皆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篚以授祈官祈官奉幣進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祈官酌酒謁者引祈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文與祈社同嶽鎮海瀆各隨其稱）祝興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祈官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撤豆如式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者將立於在位拜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埳東西面各二人實土半埳（海瀆則以幣沈之）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

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奉禮贊者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用特牲其沈𤈦幣血及飲福受胙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北郊報祠同

久雨禜祭國門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太官丞先饌酒脯醢罇以瓢齊其日質明郊社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內向設酒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並實以巾爵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爲上郊社丞與良醞之屬實罇罍獻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太官丞出詣饌所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跪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進神座前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向座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某官姓名昭告於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爲薦明告於神尚享祝興獻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撤豆俛伏興還罇所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若雨止報祠用少牢飲福與祈同祝文曰前日以霖雨式陳誠禱惟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享

諸州禜城門縣禜附

若霖雨不止禜祭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齊之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設司功[illegible]

（縣尉）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為瘞埳餘與祈社神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名）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城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城門尙享若雨止報祠用特牲飲福餘與祭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陳誠禱惟靈降祉應時開霽上（餘同）

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為大祀國初以來以四祖迭配太宗卽位以宣祖太祖更配

太祖開寶九年詔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卽大雩之祀詳見郊祀門）

眞宗景德三年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迎夏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又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則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唯用改朔不待時節祭於立夏之前違茲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理未周欲請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氣協於緯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大饗帝則季秋之月農事之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苟或猶未得節尙當建酉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然後卜日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叶禮令無所改易奏可

太祖建隆二年夏旱翰林學士王著請令近臣按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嶽鎮海瀆於北郊以祈甘澤詔用其禮惟不祀配座及名山大川雨足報賽如禮　太祖太宗時凡京師水旱稍久上親禱者則有建隆觀大相

國太平興國寺上清太一宮甚則再幸或撤樂減膳進蔬饌遣官禱者則天齊五龍城隍祆神四廟大相國開寶報慈乾明崇夏五寺及建隆觀令開封府祭九龍浚溝黃溝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單雄信廟雍熙後多遣宰相近臣至道後又於寺觀建道場復遣常參官或內侍詣嶽瀆致祠咸平後祈禱又增玉清昭應景靈宮會靈祥源觀泰一宮或親幸致禱

眞宗咸平元年以旱遣使禱衛州百門廟白鹿山（百門廟以祈禱有應賜名靈源廟）　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若果餈餌率羣官鄉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以致媟瀆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之里數器之大小龍之脩廣皆取五行生成數爲詔頒諸路及令祀雨師雷神　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鏤板頒下其法擇潭洞或湫濼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縣令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一尺闊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天黿十星中爲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亦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皁幡刎鵝頸取血置槃中楊枝洒水龍上俟雨足三日賽以豭取畫龍投水中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配以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今祈穀大雩猶循舊制皆羣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羣神悉罷又請改築雩壇於國南以嚴祀事並從之　禮部言雩壇當立於圜丘之左巳地其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爲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從之

雨雨足幸西太一宮報謝

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案禮記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周禮太祝注曰禬禜皆有牲是祈禱有牲也請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從之

高宗紹興後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行禮其後又於圜壇行禮

紹興八年以時雨愆候令臨安府差官迎請天竺觀音赴法慧寺建置道場如法祈求候到宰執率侍從前詣燒香　其後每祈水旱則迎天竺觀音入城或就明慶寺建道場或差官就天竺寺祈禱

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太常寺言亢陽爲沴檢點國朝典禮凡京都旱則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告又祈宗廟社稷及雩祀上帝皇地祇詔命宰臣以下分詣祭告八月三日獲感應復命報謝　宰執進呈太常寺乞謝雨王淮等奏初疑後時而禮官謂有祈必有報上曰既是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亦不容已淮等奏報謝只是酒脯上曰如何無牲牢淮等奏國朝典禮祈用酒脯謝如常祀且紹興以來並只是酒脯惟雩祀用牲然雩無報謝之禮上問前日雩祭禮儀及歌雲漢之詩樂工能之否淮等奏三獻並用宰執一篇之詩工人兩日習歌亦如法

文獻通考卷七十七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一

祀五帝 五時迎氣

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兆爲壇之營域疏曰云兆爲壇之營域者按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爲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春官因吉土以享帝於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享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詳見祀天禮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疏曰先立春三日者周法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木位故云盛德在木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還音旋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揚之也朝大寢門外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說音悅熛必遙反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顔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禺音寓涿丁角反又作椓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皞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疏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總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曰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圭銳已下是象其類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按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是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按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璜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疏見祀天禮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修埽除糞灑灑色賣反疏曰具所當共者祭祀之職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宮人云掌六寢之修守祧云其廟有司修除之是其修埽除糞灑也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執事宗伯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宗伯涖卜但四時迎氣冬至郊天等雖有常日常時疏曰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遂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及執事眡滌濯疏曰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太宰尊亦往涖之及納享贊王牲事納享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鄉許亮反疏曰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豚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爓祭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祼而後迎牲也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王至而授之疏曰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質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illegible]祀大神示亦如之疏曰云祀大神謂冬[illegible]

之者皆如已上祀五帝之禮享先王亦如之官大司寇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卜之日
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疏曰禋之言煙煙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總享五帝於明堂也云戒之日者謂前十日卜之日
卜吉即戒之使散齋云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於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爲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云祀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親爲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太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又曰鄭知百族府史以下者以其王之百
姓亦同太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王自澤宮而還入皐門至庫門之內太宰獻命命即戒百官又於庫門內而東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
姓彼註云百姓王之親也族親故入廟乃戒之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亨普庚反疏曰納亨謂將祭之晨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大司寇爲王引道故云亦如之奉其明水火
疏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中明潔也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秋官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疏曰祀五帝謂
四時迎氣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皐邸亦有可知此謂四時迎氣月令四立之祭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
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云重帟複帟者謂兩重爲之云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莞筵繅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
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帟不同天官氈案皇邸見郊祭旅上帝條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疏見祀天禮春官司服小司寇凡禋
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鑊戶郭反其實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疏曰五帝所祀四時迎氣總享明堂實鑊水以擬洗肉所用也納亨亦如之謂將祭享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鄭知實鑊水
知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亨煮肉故爲此是洗肉也封人云供其水稾亦謂洗牲肉也秋官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謂增其沃汁疏曰按特牲
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洎鑊水增其沃汁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爨言須鑊水就爨增之亨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同上充人掌繫祭祀之牲
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疏曰祭祀之牲皆體全具故以牷言之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
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四望社稷之等皆繫之也云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爲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按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於滌三月何休云滌
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託歷反注肆解同司農音四注肆陳同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

元謂進所肆解骨體喪禮曰肆解去蹄疏曰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徒骨體肩臂脊脅之屬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卽體解折節爲二十一體是也元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之意以肆肆爲擿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爲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按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彼註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鬄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解當彼鬄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爲肆陳骨體爲二十一體者按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彼註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也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卽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 地官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傳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不受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更古衡反王音旺下王天同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所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蔽惑無可言者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謂之上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神故不得稱帝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

百穀者衆矣唯句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語五帝篇） 楊氏曰愚按此章注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夫所謂爲之名字如靈威仰而下是也自伏羲始畫八卦更文王夫子而後易道備卦象文言繫辭言天者詳矣何嘗有此等名字推原此說之所出則曰易緯乾鑿度也春秋緯文燿鉤也運斗樞也孝經緯文也鉤命决也援神契也抑不知易也春秋也孝經也聖人何嘗有一言一句如此信乎其爲妖怪妄言矣但此章所謂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愚恐非夫子之言或謂家語王肅所作何也以易論之乾坤爲父母震巽坎離艮兌爲六子卦畫固有此象矣然序卦言帝出乎震齊乎巽自震巽而下皆天帝之爲也謂在天有五行能生物則可謂五行佐天生物則天與五行爲二矣是以程子曰不知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爲祀五帝且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輩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信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爲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

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爲各有名稱甚者或爲之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三山林氏曰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卽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享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是故歲之祭天者四郊於冬至一也明堂於季秋一也祈穀於孟春一也左氏謂郊而後耕併言后稷是已大雩於龍見一也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是已歲之祭五帝者五周禮所謂祀五帝亦如之是也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蓋言祀青帝之禮亦如之祀赤帝之禮亦如之不可詳數故但曰祀五帝亦如之夫所謂祀五帝亦如之者謂大臣之贊相有司之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而同也周禮曰禮東方禮南方月令云四立迎氣故曰歲之祭上帝者四而祭五帝者五若有故而旅則不在此矣　又曰愚按祀五帝禮物樂章大略當與郊祀同而亦有不同者如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乃祀五帝之位月令四立之祭乃祀五帝之時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之類乃禮五帝之玉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大司徒奉牛牲之類皆祀五帝之禮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註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則祀五帝之樂也又按大宗伯注疏祭五天帝以五人帝五人神配食通典云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皞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其禮七獻畢獻之後天子舞當代之樂　又按鄭氏註掌

寇禮祀五帝皆云四時迎氣亦當與掌次同註又兼云總享明堂何邪夫總享五帝於明堂漢禮則有之非周禮也漢襲秦禮郊祀及明堂皆祀五時之帝周禮安有此哉鄭注蓋約漢禮以言周禮耳我將之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將之詩言天者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觀我將之詩則知周人明堂祀天非總享五帝明矣又詳見明堂篇

祀五人帝五人神禮楊氏曰鄭註五帝爲五天帝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爲五人帝故爲鄭學者辯之云享帝祀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若是五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二說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　又鄭氏註春官宗伯謂禮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食謂如立春禮蒼帝於東郊而太皞句芒食焉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四時別祀五帝而以五人帝配食也　又孟夏大雩季秋大享鄭註謂合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之合祭五帝之說無所據　又鄭註謂十二月聽朔告五人帝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原鄭註之意蓋以月令十二月皆有五人帝五人神之文如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之類故有是說未知然否

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　宓音密戲作羲　疏曰按異義古尚書曰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太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來主德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太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太皞句芒太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懸遠非是一時太皞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太皞立功謂句芒也云太皞宓戲氏者以東方著德則謂之太皞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羲即宓戲也律歷志云太皞作網罟以佃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包犧氏　又季春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注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皞之屬　疏曰禮祭五帝則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座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太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唯太皞之屬春唯祭太皞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太皞故何允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爲在明堂以太皞祭在明堂故也

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子曰犂爲火官　疏曰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爲土官　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犂者以句龍

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犂食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犂兼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疏曰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之子曰該又云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冬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元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疏曰按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季冬乃畢祀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疏曰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幷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月令問祭先聖如何朱子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人帝只是如此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詳見郊祀門

漢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命曰北時詳見郊祀門命晉巫祠五帝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索隱曰孝文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爲九天也正義曰太元經云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按五帝之說先儒多闢之以爲帝卽天也天一而已安得有五然帝者主宰之名五行之在天各有神以主之而謂之五帝猶云可也至於九天之說則其虛誕特甚而漢初已祠之宮中索隱正義引淮南子及太元經所載名字是果何所傳授而於義何所當邪後來道家有所謂九天又有所謂三十三天且各有名字然則其說所從來遠矣

文帝十五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字字謂上同下異禮所謂復廟重屋也一營字之

（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後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下吏治誅夷平自後帝怠於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

武帝時亳人繆忌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乃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又治明堂奉高旁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座（詳見郊祀門）

成帝時匡衡請於長安立南北郊奏言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初儀制未定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漢舊儀匡衡既奏罷雍時甘泉汾陰作南北郊祀天地復作五時祭五帝於長安城旁十里內）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前奏徙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

分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鎮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皥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衆矣

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採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餘見郊祀門

顯宗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代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

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以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尙靑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三等赤稅七乘旗旄尙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尙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靈帝時議郞蔡邕上疏言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朱衣謂祭官也）迎氣五時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解除謂謝過也）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故皇天不悅顯風霆災妖之異

晉武帝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帝從之

三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之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座（摯虞議見明堂門）　晉傅元撰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送神歌一　享天地五郊歌一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享

六年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用鄭元議）

齊高祖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明帝時有司奏以武帝配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准二郊（詳見郊及明堂門）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詳見明堂門）　梁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每帝各一首（沈約撰）

後魏道武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五帝以下天文從食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放五行數各爲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皥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一牛又立春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北齊三年一祭天於圜丘五精帝天文等從祀後諸儒定禮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爲壇於國南祀所感帝靈威仰以神武皇帝配　五郊迎氣爲壇各於四郊又爲黃壇於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豎青幡於青牛之旁後周祀昊天於圜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　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嶽鎮爲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爲埳壇崇三尺埳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

隋以冬至日祀昊天於圜丘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又以孟春上辛祀感帝赤熛怒於南郊並以太祖武元帝配煬帝卽位以高祖配感帝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皥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

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　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爲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爲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爲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理高九尺黑郊爲壇宮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時立日黃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從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嶽鎭海瀆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北齊五郊迎氣樂辭五帝各奏高明樂辭一首　祠五帝於明堂先祀一日羣官入自門奏肆夏一首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一首　太祖配享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一首牲出入薦血毛各奏昭夏辭一首　進熟奏皇夏辭一首　初獻祼獻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各一首　皇帝飲福酒還便殿各奏皇夏辭一首

周祀五官樂辭皇帝初獻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各奏雲門舞辭一首

隋五郊歌辭　青帝奏角音一首　赤帝奏徵音一首　黃帝奏宮音一首　白帝奏商音一首　黑帝奏羽音一首　感帝奏誠夏辭一首

唐高祖武德元年制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皇帝配孟春辛日祀感帝於南郊以元皇帝配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太尉長孫無忌言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兆五帝於四郊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詔可之詳見郊祀門

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二年詔明堂兼祀昊天及五帝

永昌元年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爲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

元宗開元十一年正月一日制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敬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後每年立春之日朕當帥公卿親迎春於東郊其後夏及秋常以孟月朔於正殿讀時令禮官卽修撰儀注旣爲常式乃是常禮務從省便無使勞煩也至二十六年正月八日親迎氣於東郊祀青帝壇以句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忠王璵爲亞獻潁王璬爲終獻其壇本在春明門外上以祠所隘始移於滻水之東面値望春宮其壇一成壇上及四面皆青色句芒壇在其西歲星已下共爲一小壇青帝壇北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言準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閒寢廢有虧祀典準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制從之

肅宗元年建卯月一日赦文朕敬授人時愼徵月令庶無極僭以獲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明按典禮宣讀時令朕當以百辟卿士舉而行之 德宗時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祠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禮官歸崇敬議曰按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前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如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未而祭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祠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彭祖今請用四季祠多憑緯候之說且據陰陽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焉

德宗貞元元年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定禮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

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祝文所在稱臣以祭旣無益於誠敬徒有黷於等夷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以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

唐開元禮

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以太皞配句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炎帝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日祀黃帝於南郊（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少皞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顓頊配元冥恆星三辰七宿從祀）正座配座籩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籩豆各二餘各一（籩豆實物並見郊祀門）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儀（餘四郊及攝事並同）

齋戒（攝事祀官齋戒如圜丘儀）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祀青帝於東郊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如圜丘儀

陳設

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則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道南北向西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官諸州使蕃客等次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壝之內設歌鐘磬於壇上各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之南外壝之內攝事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在壇之東南西向（攝事則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爲上也）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

於公卿之南執事位於其後設祀官及從祀羣官位及門外等位一如圜丘（攝事則御史位於壇上）設牲榜於東壝之外當門西配帝牲榜少退在南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青帝（夏赤帝季夏黃帝秋白帝冬黑帝）酒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二在壇上於青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歲星三辰句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元冥已下倣此）俱象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左皆右向七宿壺罇二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罇置於坫星辰已下罇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星辰之罇罍洗篚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羃者各於其後又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青帝靈威仰神位（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設配帝太皞氏神座（夏神農季夏軒轅秋少皞冬顓頊已下倣此）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歲星三辰之座於壇之東北七宿之座於壇之西北各於其壇南向相對為首設句芒氏之座於壇之東面西向席皆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率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其歲星三辰句芒氏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宿之壺罇俱實以沈齊元酒各實於五齊之上

禮神之玉東方以青珪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黃琮西方以騶虞北方以元璜其幣各隨方色長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詣卯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車駕將至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先置者各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從祀官就壝外位攝則無車駕將至下至壝外位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如常儀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贊引各引從祀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位於大次門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攝則初司空入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俱就門外位司空掃除訖各引入就位贊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皇帝停大次下至太常奏謹具儀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內壝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郎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角音夏徵音季夏宮音秋商音冬羽音乃以黃鍾之均文舞之舞樂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其奠玉幣及毛血並如圜丘儀攝則太尉為初獻受玉幣登歌作肅和之樂餘亦如圜丘攝事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嗣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惟發生品物昭蘇式遵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燔祀暢茲和德帝太皞氏配神作主尙享訖興（夏云昭告於赤帝赤熛怒朱明屆序長嬴馭節庶品蕃碩用遵恒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敬禋祀肅昭養德帝神農氏配神作主季夏云黃帝含樞紐爰茲溽暑實惟土潤戊己統位黃鍾在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備燔祀式虔厚德帝軒轅氏配神作主秋云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品物收成祗率舊章展其恒禮云云帝少皞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叶光紀元冥屆序庶類安盅資此積歲祗率恒典云云帝顓頊氏配神作主）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進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當太皞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帝太皞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於青帝靈威仰惟帝布茲仁政功叶上元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配神作主尙享訖興（夏云昭告於帝神農氏時維孟夏火德方融用致明禋於赤帝赤熛怒惟帝表功協德允斯作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季夏云告於帝軒轅氏時維季夏用脣土德式奉明禋於黃帝含樞紐惟帝功施厚地道合上蒼謹以云云秋云告於帝少皞氏時維立秋金德在馭用致燔燎於白帝白招拒惟帝立茲義政叶此神功云云冬云帝顓頊氏時維立冬水德在馭用致禋燎於黑帝叶光紀惟帝道合乾元允茲升配謹以云云）其飮福及亞獻終獻至還宮並同圜丘（攝事同圜丘攝事）

宋制以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四孟及土王日祀五方帝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博士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統膺五行之王氣纂三元之命歷茲尋舊制存於祀典伏請奏赤帝爲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事下尙書省集議請如崇義之奏有司酌隋制感生帝爲壇於

南郊高七尺廣四丈奉先祖方配牲用騂犢二玉用四圭有邸幣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二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伏緣明詔別祀赤帝爲感生帝用符火德一日之內兩處俱祀且祭有煩數之禁況同時並祀在禮非宜其昊天從祀神位望不設赤帝座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祀土德於黃帝壇如太祠之制

淳化三年正月上辛親祀南郊五方帝並列從祀詔罷本壇之祭

眞宗景德二年國信使王欽若言五方帝位版如靈威仰赤熛怒皆是帝名理當恭避望下禮官詳定禮官言按開寶通禮義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者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卽靈符文祖之類是也旣爲美稱不煩迴避詔可

仁宗時制四立土王日祭五方帝青帝壇高七尺方六步四尺赤帝壇高六尺東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黃帝壇高四尺方七步白帝壇高七尺東西七步南北七步一尺黑帝壇高五尺方三步七尺

天聖六年詔太常葺四郊宮少府監遣吏齋祭服就給祠官光祿進胙監祭使封題慶曆用羊豕各一正位太罇著罇各二不用犧罇增山罍爲二在壇上籩豆俎各增爲二皇祐定壇如唐郊祀錄各廣四丈其高用五行八七五九六爲尺數嘉祐加羊豕各二禮官丁諷言春秋文耀鉤五方帝名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祝文位版有司皆書斥其名下禮院議去之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慶曆用羊豕各二籩豆十二簠簋俎二

神宗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每歲孟春祀感生帝當以僖祖配詔從之

元豐三年大享明堂詔罷五帝從祀見明堂門

哲宗元祐六年知開封府范百祿言每歲四立及中央迎氣於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國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親鎣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虔恭直事而道四時之和氣今吏部所差三獻皆常參官其餘執事與贊相之人皆班卑品下不得視中祠行事者之例請下禮部與太常寺官講議凡大祠以公卿攝事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太常祀感生帝神州地祇儀注牲用繭栗席用藁秸已合古祀而所用之器與宗廟同則爲非稱請改用陶匏又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僖祖配侑與迎氣之禮不同所以尊異之也今乃共立夏迎氣之壇甚不稱所以尊異之意請於南郊別立感生壇視赤帝高廣之制並從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感生帝壇廣四丈高七尺（壇飾依方色）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五方帝壇廣四丈（青帝壇高八尺赤帝壇高七尺黃帝壇高五尺白帝壇高九尺黑帝壇高六尺壇飾依方色）立春祀青帝以帝太皞氏配以句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句芒位於壇下卯階之南歲星析木大火壽星於壇下子階之東西上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位於壇下子階之西東上）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以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祝融位於壇下卯階之南熒惑鶉首鶉火鶉尾位於子階之東西上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張宿翼宿軫宿位於子階之西東上）季夏祀黃帝以帝軒轅氏配以后土鎮星從祀（后土位於壇下卯階之南鎮星位於壇下子階之東）立秋祀白帝以帝少皞氏配以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蓐收位於壇下卯階之南太白大梁降婁實沈位於子階之東西上奎宿婁宿胃宿昴宿畢宿觜宿參宿位於子階之西東上）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以元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元冥位於壇下卯階之南辰星娵訾元枵星紀位於子階之東西上斗宿牛宿女宿虛宿危宿室宿壁宿位於子階之西東上）皇帝祀五方帝儀皇帝服袞冕祀黑帝則服裘被袞配位登歌作承安之樂餘並如祈穀祀上帝儀

重和元年大享明堂祀五帝於五室（詳見明堂門）

高宗紹興元[illegible]六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孟春上辛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於天慶觀設位望祭幣依方色權不用玉正

配二位每位錞爵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鹿臡以獻官一員行禮

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請以立春立夏季夏土王日立秋立冬祀五帝於四郊

九年國子監丞張希亮言祀五帝今用酒脯乞依大祀用牲牢

十八年臣僚言鄭康成謂周祀感生帝而以后稷配其說若曰天之五帝迭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故於夏正之月祭所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周運木德帝感靈仰乃尊后稷以配蒼龍之精我朝火德赤熛怒實爲感生帝大觀式至親祠故猗蘭孕秀子孫衆多龜鼎之祚與天無極陛下中興寖久祀秩咸修惟感生帝本爲大祀牲玉甄異有司因循尚淹小祀寓於招提酒脯而已欲望明詔有司復舉縟典升爲上祀庶幾炎精濬感永錫蕃衍盛大之貺禮官議請三獻牲用少牢籩豆皆十有二具樂舞前期誓戒祠於望祭齋宮從之　太常寺取到禮料用羊豕各一口籩十二（蔆芡栗鹿脯榛實乾桃乾橑乾棗形鹽魚鱐糗餌粉餈）簠二（稻粱）瓦登一（太羹）盤一（毛血）簋二（黍稷）豆十二（芹筍葵菁韭酏食魚醢兔醢豚鹿臡醓醢糝食）俎八（羊腥七體羊熟十一羊腥腸胃肺羊熟腸胃肺豕腥十體豕熟十一豕腥膚豕熟膚）錞爵二十四實以酒並同皇地祇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伏遇宗祀徽考於明堂以配上帝聞有司將設五方帝位於朶殿五人帝五官神位於兩廊恐於典故未合望詔禮官更加詳議禮部太常寺討論今行禮殿雖設五室欲依臣僚所乞升祀五方帝五人帝於堂各依方向鋪設神位內五人帝從位各於其左稍卻五官神位於殿下東廊稍南設位俱西向以北爲上並差官分獻行禮其五帝五人帝既升祀於堂依禮例逐位合用十二籩豆從之

文獻通考卷七十八終

馬氏文獻通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二

祭日月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實柴實牛柴上也疏曰祭義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 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 疏曰此圭璧謂以璧為邸旁有一圭故云圭其邸為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按上文四圭以祀天此日月星辰為天之佐故一圭是取殺於上帝也 冬官 春官典瑞同

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疏詳見祀五帝篇

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 衣於既反

疏曰搢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繅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繅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云繅有五采文者釋繅字以其繅者雜采之名故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板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帀五采則五帀一帀為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按彼註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為終葵故名圭首為椎頭者為終葵首也按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 杼除汝反 春官典瑞

禮器曰大圭不琢注曰琢當為篆字之誤也 疏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也

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 疏曰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元冕者以天神尚質 玉藻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 觀禮 注見百神篇祀方明禮

黃氏曰覲禮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揖諸侯於壇乘龍路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謂大朝覲者也常歲春朝朝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豈亦帥之而出與國語太采朝日小采朝月蓋日朝焉

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春官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疏曰謂祭日月星辰也 月令

傳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疏曰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為夜明也幽宗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為禜禜壇域也蓋星至夜而始出故謂之幽也為營域而祭之故謂之幽禜也祭法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注見祀天禮報天主日條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疏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別彼列反端正疏曰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祭月於西鄉夕之時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註謂元冕所祭自元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按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

通典曰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於壇月埋於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為大祭分為中祭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禮宜重用犢分祭宜輕則用少牢拜日於東郊禮月於西郊者此因而祭於郊也郊特牲大報之時掃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於地也至時於二祭所用珪玉亦無差別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

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曾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明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元冕元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袞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袞元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鄭氏改元端爲元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元冕祭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概因之而已　楊氏曰愚按典瑞朝日注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注云朝日於春分之時馬融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云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言是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卽春分朝日秋暮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

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拜也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並因禜而祭也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虞說云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鎭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也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宣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職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云師尹工也 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 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馮皮冰反相息亮反儷力智反共音恭 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 而後即安 即就也國語魯語夕周語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昭公元年左氏傳 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 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疏云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是王制之篇也此魯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元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與天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旦行事而作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 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秦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六曰月主祠之萊山 在東萊長廣 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 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絕入海也 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雍有日月參辰廟各以歲時奉祠

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泰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泰時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即爲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羣公無四朝之事 郊泰一時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若牛若羊若豕只一特牲 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宣帝時於成山祠日萊山祠月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朝日於東門之外　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時議者以爲朝日於正月非二分之義祕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淳于睿駮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官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

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

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爲大遂親朝日此後廢

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得義矣今損漢儀上採周禮春分之義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於東郊今正殿卽會行禮之廷宜常以春分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佟之謂魏代所行善得與奪之衷今請以春分朝於殿廷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廷東西向而拜月此所謂正於日月以端其位服無旒藻之飾蓋本天至質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以元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袞冕十二旒極文章之美則是古今禮變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代天子小朝會服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

後魏孝文泰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准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禮於西尋情即理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爲朝日取月一日爲朔夕月三日爲朏朏者月形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爲是游明根等對曰考按舊式准校衆議宜從朏朔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圜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如朝日禮

隋因周制開皇初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其朝日夕月奏誠夏辭各一首迎送神登歌樂辭與圜丘同

唐制以二分日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籩豆各十簠簋甄俎各一樂奏用黃鐘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鐘之均六成

唐開元禮

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儀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圜丘儀諸應祀之官齋戒如別儀

陳設如祀五帝儀惟不設配帝位及燔燎壇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

鑾駕出宮如圜丘之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犧罇實以清酒其元酒各實於上罇罍罇無元酒禮神之玉以珪有邸其幣大明以青夜明以白）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八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攝則初司空入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贊拜訖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行事凡獻皆以太尉為初獻）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鐘之均以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攝則奉禮贊曰衆官再拜）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從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奠）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每受物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大明（夕月云夜明）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攝則太尉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壇下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臣諸國蕃客使先至

者俱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出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分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元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南內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西面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初皇帝既入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鐘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還鐏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鐏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大明惟神宣布太陽照臨下土動植咸賴幽隱無遺時維仲春敬遵常禮（夜明云昭著懸象煇耀陰精理歷授時仰觀取則爰茲仲秋用率常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祇祀於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

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祝以爵酌上罇福酒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
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以授齋郎）
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
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
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攝則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太常卿為亞獻下皆倣此）洗匏爵
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
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太祝以爵酌罍福酒進太尉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
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皇帝儀與攝事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洗
匏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太祝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
各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
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攝則謁者引太尉）皇帝
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太祝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降自
南陛南行經懸內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各四人
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內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
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仗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國蕃客以次出贊引引
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如圜丘之儀

宋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用羊豕各二籩豆十二簠簋俎二

仁宗皇祐二年禮院言知石州王簡㘸近九宮朝日壇今其家舉葬乞移祀壇今二壇皆闊一百步據咸平四年升九宮爲大祠遷展壇壝亦言百步內無墳林是依滈化四年敕大祠壇壝制度禮部式天地五郊壇三百步內不得葬埋不言諸祠圜丘方澤五帝壇三百步內墳塋不少若移二壇京城側近墳塚相屬一壇之地若方闊六百步無墳塋始爲吉土則近城無地請天地五郊壇依諸祠壇式詔可五年定朝日壇舊高七尺東西六步一尺五寸增修高八尺廣四丈如唐郊祀錄夕月壇與隋唐制度不合從舊則壇小如唐則坎狹定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爲陛降入坎中然後升壇

神宗元豐六年禮部言熙寧祀儀朝日壇廣四丈夕月壇廣二丈以唐王涇郊祀錄考之夕月壇方廣四丈今止二丈蓋祀儀之誤請依制廣改造夜明壇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朝日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二十五步夕月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各爲陛入坎中然後升壇兩壝每壝二十五步

高宗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其後於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文獻通考卷七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八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三

祭星辰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實牛柴上也書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曰五緯卽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按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允征云辰弗集於房孔註云房日月所會是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亦自明矣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槱羊九反燎力召反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積柴實牲體焉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元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棫音域樸音卜能他來反春官黄氏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共可信鄭又以爲中能上能則當時已有兩說矣又曰風師箕雨師畢亦未可信箕好風畢好雨見於書者如此卽以爲風師雨師恐未然也三代之禮散亡久矣諸儒之說於經有據而理安者方可信出於讖緯不經與凡臆度義起而於理不安者皆難信楊氏曰先鄭釋司中司命是一說後鄭又是一說竊謂惟皇上帝降衷於民非帝之外別有司中之神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乾道之外別有司命之神也蓋統言之則曰帝曰乾祀典專指一事之所主而祀之以報其德則曰司中曰司命義與司民司祿同注家穿鑿異同又以星象言之過矣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秋官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疏曰云及孟冬祀司民之日者謂司寇於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以與司民爲節此日司寇獻其民數於王云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爲邦本故也先鄭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太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按軒轅星有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數穀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上時掌反楊氏曰愚按當獻民數之時而祭司民所以報天生烝民之德也當獻穀數之時而祭司

祿所以報天生百穀之德也然則所謂天者其昊天上帝歟曰莫非天也凡天之生物只氣數到自生天生烝民有烝民之氣數百穀雖植物亦有百穀之氣數氣數之所主處便自有神亦必五土之神五穀之神之類是也即一事之所主而名之曰司因一事之功而祭報之則曰司民司祿之神亦知司春司夏司寒司中司命之類是也其大者如乾坤六子之神日月星辰之神嶽瀆山川之神亦不越乎氣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也先鄭後鄭以星言之人各一說此不可以爲據

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出於周禮注家以爲四司皆星也未知何據而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又先後鄭之說自爲牴牾此後人之所以難據以爲信也但信齋楊氏皆歸之於天與氣數而以爲非有一星以主之則其說又似太渺茫蓋天之有日月星辰猶君之有百司庶府也謂品物歲功一出於天而無日月星辰以司之是猶謂政教號令一出於君而無百司庶府以行之也況金木水火土人間有此五物則天上亦有此五星以主之而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則司風雨者亦星也然則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何害其爲星乎

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注見祭日月門）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注謂祭日月星辰也 月令） 傳幽宗祭星也（幽宗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 祭法）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昭公元年左氏傳） 祭星曰布（李巡曰祭星者以祭布露也故曰布孫炎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

祭風曰磔（謂披磔牲體象風之散物因名云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 爾雅 楊氏曰肆師立大祀次祀小祀先鄭云小祀司命已下後鄭云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黃氏曰風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也鄭以風雨爲箕畢星亦有玉豈小祀哉按黃氏云箕畢星亦有玉者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按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後鄭注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疏曰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同司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 季冬乃畢祀天之神祇（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月令）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五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爲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緣云絲衣其紒載弁綵緑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也）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 立冬

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

秦始皇時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鎮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廟各以歲時奉祠

漢高祖八年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食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祖命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爲天田主穀農祥晨見而祭之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常以歲時祠以牛（古時歲再祭靈星春秋用少牢）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即古之二羽）舞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也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置壽宮神君（壽宮奉神之宮也）神君最貴者曰泰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崇潔自除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神所欲言下之於巫）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奏黃帝上僊尋乃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即謬忌）泰一壇三陔（三重也）五帝壇環居其下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氂牛（音貍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醊字與餟同謂聯續而祭也）已祠胙餘皆燎之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天子始郊拜泰一如雍郊禮　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爲泰一鋒旗（牡荊）

作幡柄而畫幡爲日月龍及星三星太一旁三星三公也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又作明堂汶上每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對之　按泰一莫知其何神天官書言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則其爲星也明矣祭法雖有幽禜之禮然叙其事於祭天地四時寒暑日月之後則亦非祀典之首也漢承秦制以祀五帝爲郊天至武帝時採謬忌之說則以爲五帝特泰一之佐於是具泰一祠壇在五帝之上帝親郊拜則以事天之禮事之矣然郊祀明堂巍然受祭天之禮何其崇極也至於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則又何其猥屑也武帝惑於方士求僊延年之說故所以事鬼神者其謟且瀆至於如此

宣帝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　漢舊儀祭參辰星於池陽谷口夾道左右爲壇塋覆各周三十六里

成帝時匡衡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

平帝時王莽奏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鎭星從黃帝歲星從靑帝熒惑從炎帝太白從白帝辰星從黑帝詳見五帝門

東漢以仲秋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星廟季秋之月祀心星於城南壇心星廟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

晉以仲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遠郊老人星廟季秋祀心星於南郊壇心星廟

東晉以來靈星老人星心星配享南郊不復特祀

隋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祀老人星兼祀天皇大帝天一泰一日月五星句陳北極北斗三

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合祀享官令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齊制

隋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為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祠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為風師壇祠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為雨師壇祠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並以一少牢

唐制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南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東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已上四祀舊不用樂籩豆各八簠俎等各一也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會於壽星居次列宿之長請每至八月社日配壽星祠於太社壇享之敕曰宜令有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又敕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天寶三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城東置九宮神壇壇一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小壇九壇高尺五縱廣八尺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泰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每歲四孟月祭尊為九宮貴神十月十六日敕無文咸秩有功必祀漢則八神是禱晉則六宗置壇皆議叶當時禮高羣望惟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至於祀典歷代猶闕豈有享於幽贊之功而無昭報之禮宜令所司即擇處以來月甲子日立壇仍議其牲牢禮秩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著以成式垂之不刊後議禮次昊天上帝壇而在太淸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親祀九宮貴神壇於東郊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為飛位乾元元年後不易位如有司行事即宰臣為之

四載敕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之小祀頗紊彝倫去載衆星已為中祀永言此義固合同升自今已後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敕諸郡風伯壇請置在社壇之東雨師壇

於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造其祀風伯請用立春後丑祀雨師用立夏後申祀所祭各請用羊一籩豆各十簋簠俎一酒三斗應緣祭須一物已上並以當郡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已下充

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大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祭器

肅宗乾元元年詔九宮貴神滅冬夏二祭至二年正月上親祠之

至德三年置泰一神壇於南郊東命忠王璵祭之　元年丑月親拜南郊又祭泰一壇蓋別有禱請非舊制也

德宗貞元二年詔問禮官其風師雷師祝版署訖合拜否太常博士陸淳奏以是小祠准禮無至尊親祭之文今雖請御署檢詳經據並無拜禮詔曰風師雨師爲中祠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至切蒼生今禮雖無文朕當屈己再拜以申子育之意仍永爲常式

憲宗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按周禮大宗伯官以槱燎祀風師鄭元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於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爲壇祭之祀禮昊天上帝於圜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第三等伏以皇帝有事南郊徧祭之儀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神州已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爲從祀悉無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儀風師既是星神歆降之儀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文宗太和二年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九宮祝版御署稱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稱臣者王者父

天母地兄日姊月以九宮爲目是分方而守位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邪臣竊以爲過乞令有司詳議正此誤典敕付所司

三年以祀九宮壇嘗是大祠太常博士崔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是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謷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常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祀從之

武宗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九宮貴神壇天寶三載敕宜令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祀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僭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　中書門下奏伏見太和禮官狀云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均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元星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奧而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海之令紀皆禀爲據元說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泰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泰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祠則泰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以劉向

之博通尙難於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懵於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其月檢校尙書左僕射王起及國子監廣文博士盧就等奏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禱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而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庇羣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癘疫軫懷爰命台臣緝興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卽泰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泰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闕經見而範圍亭育期助昌時以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畢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司八氣總萬神斡化權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騭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伏請自今以後却用大祀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惟御署祝版以社稷爲準稱嗣天子謹遣某官某昭告伏緣以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謹具詳議如前敕旨宜依付所司

唐開元禮

祀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儀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

前祀三日諸應祀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並如別儀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衛尉設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爲上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在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五尺高五尺開上南出戶祀日未明三刻奉禮郎設祀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皆以北爲上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御史位於壇上西南隅東向令史陪其後於壇下設奉禮位於祀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北上設祀官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爲上郊社令帥齋郎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象罇二（置於坫）北向西上設幣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廚祀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風師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實以醍齊其元酒實於上罇）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行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門外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進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進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官令引饌入詣南陛升壇太祝迎

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自南陛升壇詣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風師含生開動必佇振發功施造物實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享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拜訖謁者引獻官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加俎興以俎西向進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籩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遂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太祝執篚跪取幣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自南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祝版饌物置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南

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萬寶式仰膏澤率遵典故用備常祀（其首尾與風師文同）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東南

有司行事祝文曰維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祜介其農穡（其首尾與風師文同）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為上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為上　初獻司中祝文曰時屬妥寧億兆康乂用率常禮報茲祉福　次獻司命祝文曰賴茲正直黎庶康寧資此良辰用申常禮　次獻司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寧阜備茲禋吉式薦馨香　次獻司祿祝文曰元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修其常祀（飲福及行事如風師之儀）

宋制二仲祀九宮貴神為大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為中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為小祀

真宗咸平四年駕部員外郎直秘閣杜鎬上言按封禪書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今禮以五帝為大祠泰一為中祠況九宮所主風雨霜雹疾疫之事唐朝元肅二宗並躬親祀會昌中陞次昊天上帝欲望復為大祀從之其御署祝版禮同社稷增設壇兩壝玉用兩圭有邸其藁秸加茵褥如幣色

大中祥符五年東封泰山於行宮東築壇二成三尺上成縱廣各五丈下成五丈二尺上為小壇餘如京城祀壇牲用太牢以祀九宮

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言壽星之祀肇自開元伏以陛下光闡鴻猷並秩羣祀而蕭薌之祭獨略此祠縉紳之談皆謂缺典加以周伯星出實居角宿之間天既垂休禮罔不答伏望特詔禮官俾崇祀事庶百祥之允集介萬壽以無疆詔有司詳定遂請以秋分日饗壽星及角亢七宿為壇南郊高三尺周回八步四尺四陛一壝其祭器祀禮咸以靈星為准奏可

大中祥符二年澤州請建風伯雨師廟上以外州未詳典式令禮官考儀頒下有司言唐制諸郡置風伯壇於社

壇之東兩師壇於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卑下於社壇雷神無立廟之文又按開寶通禮州縣鎮神祀並如小祀用一羊籩豆各八簋簠各二奏可

仁宗景祐二年學士承旨章得象等定司天監生于淵役兵單訓奏祀九宮貴神止用一局失逐年飛宮法按郄艮遇九宮法有飛棋立成圖每歲一移主九州災福事天寶中術士蘇嘉慶始置九宮神壇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泰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此則九宮定位也每歲祭以四孟位隨歲改故謂之行棋自乾元以後止依本位祭遂不飛宮仍減冬夏二祭國朝因乾元故事而未嘗有所更今于淵等所請既合天寶初祭之禮又合艮遇飛棋之圖然九宮之法本自術家時祭之文經禮不載昔漢室祠官所領多本於方士牲幣壇場之數歲時昏曉之節薦配鼓舞節用其方故有黃帝用梟武夷用乾魚之類是則爲民請福無文咸秩蓋有過立非埶一隅議者咸謂不必飛宮若日月星辰躔次周流而祭有常所此則定位之祀所當從也若其推數於回復候神於恍惚因方弭沴隨氣考祥則飛位之文固可遵用請依唐禮遇祭九宮之時遣司天監官一員詣祠所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以定祭位仍自天聖己巳入歷泰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詔可慶曆儀每座籩豆十二簠簋俎二皇祐增定壇如郊祀錄三成成三尺四陛上依位置小壇九皆高尺五寸縱廣八尺西南爲坤陛治平初樞密副使胡宿言九宮司水旱國家列於常祀至和中光祿小吏慢於祭而饗死二人威璧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憫上仁徧走羣望宜特遣近臣并祠九宮禮院以爲舊制每歲雩祀外水旱稍久皆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宮廟貴神亦宜准此從之

皇祐定風師壇高三尺周三十三步兩師雷師壇高三尺方一丈九尺
慶歷四年靈臺郎王太明言按占書主河江淮濟溝渠溉灌之事十九星汴口祭河瀆七位而不及星司天監定
九池主渡水往來送迎事北河爲胡門北界南河爲越門南界主司空掌水土功事皆不主江淮濟箕斗奎三星
顯主津瀆太明所遺請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
天河內者當祠二月詔汴口祭河兼祠十七星慶歷中修大火祠在南京三月九日祠之初鴻慶宮災集賢校理
胡宿請修火祀以閼伯對祭大火禮官議曰閼伯配火侑食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歲遂爲重祀祖
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
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邱之舊作爲壇兆祀大火以閼伯配建辰建戌
出納之月內降祝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閼伯舊廟官給財費修飾乃
上壇制高五尺廣二尺四出陛陛廣尺壝一重四面距壇各二十五步位版以黑漆朱書曰大火位配位曰閼伯
位牲用羊一豕一器準中祠歲以三九月擇日長吏已下分三獻州縣官攝太祝奉禮小祠慶歷獻官有祭服
神宗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泰一經推算七年甲寅歲泰一陽九百六之數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
九之災泰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八元之初終今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然五福泰一自國朝雍
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時修東泰一宮天聖七年乙巳歲五福泰一入西南坤位修西泰一宮請稽詳故事
崇建宮宇迎五福泰一於京師詔將作監於集禧觀相視建宮六年中泰一宮成命宰相王安石爲奉安泰一使
樞密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孫固等爲前導官主管鹵簿奉安神像降德音於天下　太常禮院言中泰一宮冠

服依東西泰一而東西泰一惟五福君基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按史記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又方士言十泰一皆天之尊神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元豐四年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朝時令秋分享壽星於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陛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享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為無名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壇下東方七宿位不宜復設從之　政和五禮新儀壽星壇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

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當與社稷為比為大祠祝版依會昌故事開寶禮書書御名○禮部言五福十泰一祝版署詞稱嗣天子臣某謹按古之祝辭以天子至尊雖祇事天地宗廟示民嚴上蓋未有稱臣者故禮曰踐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內謂宗廟外謂郊社大戴禮載祀天祝文稱予一人某漢承古禮稱天子以事天其贊享辭又曰皇帝魏明帝始詔天地明堂五郊可稱天子臣某東晉賀循製策祝文稱皇帝臣某沿襲至今蓋用魏晉之制本朝儀注祀儀於上帝五帝日月並稱臣檢會昌九宮貴神祝版進書已不稱臣五福十泰一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稱臣如此則不失輕重之體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言本朝春秋祀九宮泰一用羊豕其四立祭泰一宮十神皆無牲以素饌加酒焉再詳星經泰一一星在紫宮門右天一之南號曰天之貴神其佐曰五帝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

疾災害之事唐書曰九宮貴神實司水旱泰一掌十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國朝會要十神泰一亦云天之貴神及十精十六神並主風雨由是觀之十神泰一九宮泰一與漢所祀太乙共是一神今十神皆用素饌而九宮並薦羊豕葷素不同似非禮意詔令禮官詳定禮官言九宮十神泰一各有所主名義不同卽非一神故自唐迄今皆用牲牢別無祠壇用素食之禮欲依舊制從之

徽宗崇寧元年詔建長生宮於洞眞宮舊址以祠熒惑　其後又詔天下崇寧觀並建火德眞君殿仍詔正殿以離明爲名太常博士羅畸言熒惑者至陽之精比者萬國之陽特開琳館以安其靈謂宜倣泰一宮遣官薦獻或立壇於南郊如祀靈星壽星之儀從之七月有司言閼伯陶唐氏之火正也居宋地國家以火德王天下而興王之都實次大火閼伯有功於宋宜從祀離明殿從之四年禮部言離明殿增閼伯位按春秋傳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祝融高辛之火正也閼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旣爲上公則閼伯亦當服上公衮冕九章之服從之　五禮新儀立夏日祀熒惑及祀陽德熒惑壇廣四丈高七尺四出陛兩壝二十五步陽德觀火德熒惑以閼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並爲從祀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立春祀東泰一宮立夏季夏土王日祀中泰一宮立秋日祀西泰一宮立冬日祀中泰一宮　中泰一宮眞室殿五福泰一在中君基泰一在東大遊泰一在西俱南向延休殿四神泰一承釐殿臣基泰一在東西向北上凝祐殿直符泰一臻福殿民基泰一在西東向北上膺慶殿小遊泰一在中天一泰一在東地一泰一在西靈貺殿太歲在中太陰在西俱南向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五行九宮八卦五岳四海四瀆十二山神等並爲從祀東西泰一宮準此東泰一宮大殿五福泰一在東君

基泰一在西俱南向大遊泰一殿在大殿之北南向臣基泰一殿在南北向小遊泰一直符泰一四神泰一殿在大殿之東西向北上天一泰一民基泰一地一泰一殿在大殿之西東向北上西泰一宮黃庭殿五福泰一在中君基泰一在東大遊泰一在西均福殿小遊泰一在中俱南向延祺殿天一泰一在中四神泰一在南臣基泰一在北俱西向資福殿地一泰一在中民基泰一在南直符泰一在北俱東向　五禮新儀仲春仲秋祀九宮貴神壇三成一成縱廣十四丈再成縱廣十二丈三成縱廣十丈各高三尺其上依方位置小壇九各高一尺五寸縱廣八尺四陛又西南爲一陛曰坤道兩壝每壝二十五步

四月議禮局議上五禮新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壇高三尺周八步四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氏曰兆爲壇之塋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各以氣類而祭之於四郊則謂之四類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亦從其類故也熙寧祀儀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四類也請稽舊禮四類之義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其壇兆則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其雨師雷師爲一壇同壝司中司民司祿爲四壇同壝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其祀風師雨師則用柶升烟並從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壇各廣二十五步風師雨師雷師壇高三尺四出陛並一壝

二十五步風師壇廣二十三步雨師雷師壇廣十五步　又言本朝都城壇壝之制風師在城之西雨師在城之北雷師從雨師之位爲二壇同壝州縣風師在社之東雨師在雷師之西非所謂各依其方類求神者請倣都城方位之制仍以雷師從雨師之位爲二壇同壝從之

高宗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雷神秋分日享壽星立夏日祀熒惑望下有司舉行從之　壽星禮料用籩一鹿脯豆一鹿臡著罇一實以法酒祀風雨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制見嶽鎮海瀆內減鉶鼎三登一詳見其門

元符祀風師雨師雷師儀注

陳設

前祀二日本司豫修除壇之內外設祀官次於壇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爲上祀日掌事者設神位版於壇上席以莞執罇罍者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籩八在神位前左重三行豆八在神位前右重三行俎二在籩豆外分左右簠簋各一在二俎間設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罇罍坫加勺冪設洗於壇南陛之東南北向罍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置巾爵設三獻位於壇卯陛之東西向北上設祝位二於壇南北向西上雨師於兩壇間又設位於壇上西向北上雨師雷壇飲福位準此設初獻飲福位於壇上神座之東北向設望燎位於壇南南向燎壇積柴於上開上南出戶置香爐合幷燭於神座之前犧尊篚陳於左祝版置坫陳於右

行禮

祀日質明諸祀官各服其服贊禮者引三獻官以下入就位立贊禮者少前初獻之左贊請行事執事者升烟燔

牲首贊唱者曰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祝升自東陛就西向位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神座左贊禮者引初獻詣盥洗南北向執盥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執篚者取巾於篚授初獻帨手訖卽授巾奠於篚執笏初獻升自午陛詣神座前北向搢笏跪三上香祝以幣西向跪授初獻訖興復位初獻受幣奠於神座前執笏俛伏興再拜內雨師行禮訖降壇次詣雷師壇位前行禮如上儀降陛復位少頃引初獻再詣爵洗南立北向執爵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帨手訖又取爵以授初獻執爵者酌水初獻洗爵又授巾初獻拭爵訖巾奠於篚執笏初獻升自午陛執事者引初獻詣酒罇所舉冪酌酒於爵初獻詣神座前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興讀祝訖先詣雷師神位初獻王[illegible]祝持取版於神座右跪讀祝畢奠版於[illegible]復位初獻降復位次引亞獻詣盥洗北向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執笏升自東陛詣神座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復位詣雷師壇並如上儀次引終獻詣盥洗升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次引初獻詣雷師壇升自午陛詣飲福位北向立執事者各以爵酌酒合盛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東向立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減神座前胙肉合盛一俎上又以豆取稷黍飯合盛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受訖又以俎授初獻受訖皆以授執饌者初獻取爵飲卒爵執事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引初獻以下就望燎位南向立執事者以篚詣神位前跪取版幣降自東陛置於燎柴贊唱者曰可燎以炬燎柴半贊者少前北面贊禮畢引初獻以下退

十一年太常丞朱軺言九宮貴神所主風雨霜雹疫所繫甚重請舉行祀典以春秋二仲祭

十八年禮部侍郎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先朝建陽德觀專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舊典可

舉望詔有司於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閼伯以時修祀益固炎圖詔禮部太常寺討論 太常寺討論
得應天府祀大火輟以季春秋擇日差官於本廟致祭今道路未通從宜於行在春秋設位臣僚言多事以來大
火之祀弗舉比年多災雖緣有司不戒然預防之計宜無所不用其至望命有司參酌舊典卽行在每建辰戌出
納之月設位望祭豈特昭炎德昌熾之福亦弭災之道尋太常寺請以季春出火日於東郊季秋納火日於西郊
各建壇壝以大祠之禮禮火神禮料依感生帝 詳見祀五帝門

詔擇地建泰一宮 先是命禮官考典故十月癸卯上之曰太平興國初司天楚芝蘭建言泰一有十曰五福君
基大遊小遊天一直符民基四神地一天之尊神也五神所在無兵疫人民豐樂自雍熙元年入巽宮吳分
蘇州請建宮都城東南蘇村以應蘇臺之名乃建東泰一宮八年宮成合千一百區凡十殿四廊殿三邑五帝九
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泰一五嶽儲副佐命十二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瀆本
命等神及四直靈官三十六神將像五百二十四軀天聖六年司歷者言泰一入蜀之坤宮又建西宮於八角鎮
前後東西凡四殿又建齋殿塑像自內出始鑄印給之熙寧四年十月司天言甲寅五福當入中都又建中宮於
集禧觀政和間改龍德宮爲北泰一宮今四立日皆望祀泰一於惠照設位宜擇地建宮詔兩浙漕臣營之癸丑
詔製像於新宮十一月甲戌禮官謂泰一冠服不載於傳記略記東西宮像服道冠仙衣侍臣二人服道衣童子
二人青衣執紅綵拂中泰一宮道流朱忠煥亦謂十神泰一皆服通天冠絳服執圭從臣梁冠絳服執笏童子執
紅綵拂請如其飾及名諸殿十八年正月癸未又請上書其榜泰一殿曰靈休殿門曰崇眞挾殿曰瓊章寶室三
清殿曰金闕寥陽火德殿曰明離本命殿曰介福齋殿曰齊明三月宮成凡百七十有四區十泰一位於殿上南

面西上從祀東廡九十有八西廡九十有七皆北上乙亥設宫架丙子奉安神像用細仗二百人鈞容樂親從威儀道士皆百人宰臣爲奉安使上親謁泰一宫前期有司張帟於齋殿設褥位於靈休殿介福殿上之東西向及香案之前設羣臣次宫之内外質明帝服履袍自崇政殿輦出宫北門至齋殿降輦羣臣先入班於靈休殿下皆北面帝自齋殿後步至宫之東廡入便門升殿東側階至褥位西面立再拜羣臣皆再拜凡帝拜羣臣皆拜帝進五福泰一前三上香再拜次至君基大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基民基直符前皆如五福之儀還褥位再拜羣臣自西廡班於介福殿下帝降由東廡升介福殿東側階至褥位西面立再拜進建生星斗君前三上香再拜次至本命元辰眞官前亦如之帝還褥位若命宰臣炷香則宰臣升自西階以次上香畢降階帥羣臣再拜帝再拜還齋殿羣臣皆退帝還宫

太常寺主簿林大鼐言十神泰一九宫泰一皆天之貴神國朝分而爲二並爲大祀比新泰一宫而九宫貴神尚寓屋而不壇與小祀雜乃詔臨安府於國城之東擇爽塏地建九宫貴神壇壝其儀如祀上帝以泰一攝提欃星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爲序牲以少牢籩豆十有二玉以圭璧泰一幣以黑攝提招搖天符以黃欃星以青青龍以紫咸池以白太陰以紅天一以赤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本寺已擇九月十四日依元降旨設位望祭應天府大火以商邱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内火祀大辰以閼伯配大辰卽大火閼伯卽商邱宣明王國朝以來建號以火紀德太祖皇帝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皆受命於宋故推原發祥儲祉之所自崇建商邱之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謚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今有司旬日之間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名義所未安乞自今立夏日祀熒惑季春出火季

秋內火祀火神其配位稱閼伯者祝文位版並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商邱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從之

文獻通考卷八十終

文獻通考卷八十一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郊社考十四

祭寒暑

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祭用少牢　疏曰祭寒暑者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曰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元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疏曰後鄭云豳人吹籥之聲章云豳人吹籥其義難明謂作豳人吹樂之聲章商祝夏祝之類聲章即下文豳詩之等是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者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為鼓也蕢桴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為桴　蕢苦對反又苦壞反桴音浮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音仲歙呂垂反此豳詩豳風七月也歙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迎暑以晝求諸陽　疏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謂中春晝夜等已後漸暄故預迎之耳又曰鄭知歙之者以籥為之聲者以發首云掌土鼓豳籥故知詩與雅頌皆用籥歙之也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者七月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之詩是寒暑之事迎暑以晝求諸陽者對下迎寒以夜求諸陰也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諸陰　疏曰亦如之亦當擊土鼓歙豳詩也　春官朱子豳風七月詩集傳曰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楊氏曰籥章下文見國祈年於田祖疏曰此祈年於田祖并上迎暑迎寒並不言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事可知但以告祭非常故不言之耳若有禮物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鮮注音獻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疏曰按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淩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　蚤音早　月令

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雨於付反雹蒲學反陸道也謂夏十一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夏戶雅反　疏曰釋天云北陸虛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也彼以陸為中杜以陸為道者陸之為中為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周禮淩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鄭元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

之十二月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
傳之文未知何宿觀也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啓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
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其公是據普頒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
觀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共音恭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
災沍戶故反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疏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者
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爲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公家所用冰也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
司寒牡茂后反秬音巨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疏曰此祭元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杜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啓冰唯
獻羔祭韭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元冥故知司寒是元冥也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
至尊故疏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愼其事爲此禮也其出入也時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與音預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
羔祭韭始開冰室韭音久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疏曰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自命夫命婦至
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
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雷出不震疏曰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爲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菑音災癘音利疏曰雹即是菑言無此菑害之
霜雹也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天氣爲之故云降也民不夭札札側入反短折爲夭夭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疏曰風不
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
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秦德公始作伏祠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遇庚日必伏庚金也周時無伏至此乃方有之磔狗邑四

門以禦蠱災　按秦伏祠磔狗之禮非古也以古有祀寒暑之禮姑附於此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立淩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淩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地以納於淩陰務令周密無洩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淩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夏祀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槃隨冰供給淩室在樂遊苑內置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二人

隋以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依以桃弧棘矢

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萬段方三尺厚尺五寸而藏之仲春開冰祭如藏禮依以桃弧棘矢設於冰室戶內之右禮畢遂留之

唐開元禮

孟冬祭司寒儀 納冰開冰附

前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家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二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刻郊社丞入布神座於廟北南向設神位於座首又帥其屬設酒罇於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上林令設桃弧棘矢於冰室戶內之右祭訖遂留之奉禮設上林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陪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質明上林令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丞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立定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立於神座前北向俱再拜訖各就位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贊拜上

林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上林令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罇所贊引引上林令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林令酌酒贊引引上林令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開元神武皇帝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元冥之神順茲時令增冰堅厚式遵常典將納凌陰謹以元牡秬黍嘉薦清酌明祀於神尚享訖興上林令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上林令之右西向立上林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上林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上林令之左白禮畢贊引引上林令以下出其祝版焚於齋所

周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開冰之祭俟冰室成卽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置藏冰署修其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以黑牡祭於元冥神用幣乃開冰以薦太廟

太宗淳化三年祕書監李至言周制以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上覽奏卽命正其禮其後又以孟冬祀司寒羊一豕一不行飲福

天聖令春分開冰季冬藏冰皆祭

神宗元豐中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國朝祀令春分日開冰季冬月藏冰祭司寒於北郊按春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古享司寒唯以藏冰啟冰之日孟冬非有事於冰則不應祭享其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宜

從寢罷惟季冬藏冰則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牡羊穀用秬黍仲春開冰則但用羔而已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孔穎達曰啟冰惟獻羔唐郊祀錄仲春開冰祭司寒於冰室以桃弧棘矢設於神座夫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非禮神之物當置於淩室之戶其啟冰獻羔當依孔穎達之說從之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左氏傳春秋以少皥有四叔其一爲元冥杜預以元冥爲水官故歷代祀之爲司寒則元冥非天神矣本朝儀注其祭司寒禮畢燔燎是以祀天神之禮而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從之

六宗四方

按舜典言類于上帝之下繼以禋于六宗曲禮言天子祭天地之下繼以祭四方然則古帝王祭六宗四方之禮亞於天地蓋非小祀也但經傳俱不明言其神之名目而先儒訓釋互有異同如六宗則或以爲天神或以爲地祇或以爲祖宗四方則或以爲五官或以爲四望或以爲蜡之百物而歷代之舉此二祀者各主一說今除五帝日月星辰水旱寒暑山川八蜡等項各自該載入本門外專立六宗四方一門以考歷代所以舉二祀之說而先儒訓釋之同異考訂之去取併詳著焉

虞舜禋于六宗 精氣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 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已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禳祈禳猶却也祈猶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也 疏曰按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常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理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爲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之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儒

之意以此爲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

楊氏曰愚按孔注禋于六宗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祭法六者爲宗必有深意但鄭元注祭法改相近爲禳祈又以六者皆爲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有禳祈之禮哉故書疏云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注以解此傳也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按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猶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文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卽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按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

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旣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舜典禋于六宗疏曰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元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楊氏曰諸儒說六宗異同如此愚按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在上帝之後山川之前其禮甚重因諸家之說不同而遂廢惜哉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　祭四方謂祭五宮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疏曰諸侯方祀者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祀當方故曰方祀　曲禮下

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帗音拂一音弗　疏曰數謂教野人使知之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卽四望也　地官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　疏曰言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爲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爲名秋嚴尚威故也　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　獮息淺反祊音方弊婢世反劉薄許反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

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疏曰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爲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夏官

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注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服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孚逼反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疏曰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說疈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云疈疈牲胷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胸臆解析之故以胸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按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春官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疏見社稷禮凡四方用蜃注疏見四望禮

王祭羣小祀則元冕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詳見羣小祀條

四坎壇祭四方也四方卽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於壇川谷於坎祭用少牢疏曰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坎一壇壇以祭山林邱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

陳氏禮書曰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祭祊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爲民祈方爲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斂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東句芒南祝融與犂西蓐收北元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鬯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祇也於礿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鬯蜃罇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其舞羽舞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其牲體則疈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義以見純明非特羊也穎達之言則是謂義爲純誤矣

楊

氏曰愚按四方篇注疏曲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說惟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爲近蓋四方卽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卽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邪　按以血祭祭五岳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　平帝時王莽奏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謹與太師光等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畤甚盛矣　按王莽旣以六子爲六宗矣然所謂

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之而不及山澤何也

後漢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初立六宗祀於洛陽城西戌亥之地禮比大社時司空李郃奏尚書禋于六宗漢興亦不廢今宜復舊制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從之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以為六子之卦故不廢

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劭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也時從其議

晉初罷其祀後復立六宗因魏舊事　摯虞奏舜受命禋于六宗漢魏相承著為貴祀凡崇禮百神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壇　時大議禋祀之禮高閭曰六宗之祀議者不同凡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接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禋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闕其地故稱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一也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通典評曰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為六宗者按周

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禮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爲六宗者於理又乖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劭以沖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禮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難曰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敘巡狩祀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都祀之禮乎

儀禮祀方明儀

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南秋西冬北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二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尙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向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四傳擯王既降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居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

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太常也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也變拜言禮者客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北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皆以神爲信也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狩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也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是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　揭若盍反　儀禮

朱子曰愚按覲禮特言拜日禮日禮月禮山川邱陵而無禮天禮地之文下文乃曰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何也鄭注曰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謂王巡狩及諸侯盟祭也此蓋博記祭天地日月山川邱陵之禮有燔柴升沈瘞之別非專言覲禮也注又傳會上文爲之說曰燔柴祭天者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盟其神主月一說之外又生一說穿鑿支離甚矣

王制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疏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覲見東方諸侯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先未有見諸侯之事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或右歃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又以柴爲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經巡狩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明之

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合

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爲埒處所謂爲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狩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　疏曰云有事而會也者春秋左氏傳文但春秋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霸者法引之者時雖不同爲有事而行會禮則曰故引以爲證云爲壇於國外以命事者宮方三百步明在國外也言命事則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即九伐是其事也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者言教尊尊者天子親自拜日禮月之等是尊尊之法敎諸侯己下尊敬在上者也

秋官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觀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疏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若有疑則盟之

文獻通考卷八十一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五

社稷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予僞反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疏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姓也太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曰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故曰百家旹以上皆不限多少祭法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爲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諸侯祭社稷王制禮運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曰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按匠人亦云左祖右社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尙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袞冕先公驚冕亦貫於社稷故云周尙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春官白虎通曰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王宮所居也祖宗廟疏曰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冬官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壝維癸反壝謂壇及堳埒也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曰云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言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又曰壝謂壇及堳埒也者堳埒卽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按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則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云社謂后

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云設其社稷之壝者按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也　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爲于偽反單音丹乘繩證反共音恭疏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其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地官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同上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陰禮婦人之祭禮朝直遙反疏曰王者建國非定一所隨世而遷謂若自契至湯八遷大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該之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乃冬官匠人文云王立朝者歸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乃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爲市之社亦先后所立社也天官　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靁鼓靁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正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

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　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置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衞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注二十五家爲一社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左傳有清邱之社月令仲秋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屬音燭　疏曰此云歲時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令既祭因聚民而讀法　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涖臨也　疏曰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黨祭禜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　地官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既比則讀法注曰祭祀謂州社詳見百神篇禜酺條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郊特牲　疏曰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祀于公社三也

右天子諸侯大夫之制州社民社附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疏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云田主田神謂郊特牲云先嗇與神農一也以神農爲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嗇一也又引詩人謂之田祖者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穡籥章亦云凡國祈年於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　地官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朱子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八佾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　白虎通曰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

愧陳氏曰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以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小宗伯立軍社王出軍必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疏曰按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云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陳氏禮書曰鄭氏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元義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太平中大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過尺二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二年左傳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右社主社木

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王制按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是天子用太牢也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郊特牲　陰祀用黝牲毛之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黝讀爲幽黑也毛之取純毛也地官牧人　以血祭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爲疏曰此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凡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春官大宗伯　次祀用牲幣元謂次祀又有社稷春官肆師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曰粢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按鬱人云以疏布巾羃八尊畫布巾羃六彝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鬯人疏曰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壝唯癸反欲鬼反罍音雷壝謂委土爲壇墠所以祭也大罍瓦罍墠音善疏曰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據外壝而言也春官餘見祭器條　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文飾也疏曰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

三獻祭社稷五祀也禮器　三獻爓爓似廉反三獻祭社稷五祀爓沈肉於湯也同上　王祭社稷則希冕書曰希繡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黹展凡反又張里反疏曰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則絺但粉米不可畫今雖在衣亦[illegible]　大司樂乃奏太蔟

……及社稷……春官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社祭土神地之道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 地官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帗音拂稷有柄疏曰帗舞用五色詳見祭物樂舞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豐年秋冬報也 右祭社稷禮物樂舞

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亦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春官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力世反左傳作烈山共音恭厲山氏炎帝也起由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祿而王謂之霸在太皞炎帝之間疏曰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後世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 祭法

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疏曰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為后土在於何代后土為社疏曰句龍既為后土又配社故言后土為社也亦稷田正也掌播殖也疏曰周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然則百穀稷為其長遂以稷名為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元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按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為諸侯後為天子猶帝堯初為唐侯然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名子曰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夏以上祀之祀柱上時掌反周棄亦為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欲遷柱而以棄代之疏曰棄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稱周也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郊特牲疏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為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

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顯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本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因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戾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也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朱子曰或說稷是邱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稷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曰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楊氏曰鄭王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爲長

右社稷配祭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 疏曰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云勝國邑所誅討者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也據其地則曰亳據彼國喪亡即爲亡國之社稷此注勝之即爲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亳社也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公羊曰揜其上即屋之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春官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 疏曰按鳧鷖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士師爲尸故鄭云以刑官爲尸略之也 秋官

右勝國社稷

傳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疏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

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墉社內北牆 疏曰墉牆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 疏曰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 月令疏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音泰 大社王爲羣姓所立 疏曰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喪息浪反 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

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周立殷社爲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陰明

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

而國主社示本也 中霤亦土神也 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地有其物天上則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者財並在地出爲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故教民美報爲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爲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興民故皆主祭土神盡所以示其生養之本也 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

畢作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爲於僞反乘時證反又徒偏反共音恭粢音資 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邱十六井也四邱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 甸徒練反又繩證反 疏曰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惟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唯社邱乘共粢盛者鄭說祭社用牲此[illegible]祭社用米也邱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唯祭社而使邱乘共粢粢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曰粢盛所須者少故邱乘若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籍田之穀大夫以下無籍田若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按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邱乘邱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結美報也郊特牲 社天子之祭也 春田祭社 明堂位

命降於社之謂殺地 殺戶戒反 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主 疏曰殺效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之謂殺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禮運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疏曰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於社之謂殺地也 同上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朱子曰齊音咨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 小雅甫田 大雅雲漢方社不莫朱子注曰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也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有事祭也 周官所謂宜乎社 爾雅 左傳帥師者受脤於社及君以軍行祓社 周禮大祝太師宜於社 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 大司馬若師有功愷樂獻於社並見內祭篇甸條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宗廟社稷則爲位見祈禳條 月令大割祠于公社見百神篇禱條 大雅緜詩迺立家土戎醜攸行朱子注曰家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孟子曰

民爲貴社稷次之朱子曰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云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盡心下大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也擁芳勇反免音問喪冠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曹劌諫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望也君爲是舉舉動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土乃脈發社者助時祈福爲農始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受職事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國語魯語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即殷也殷都於亳故國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心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公羊子曰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疏曰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境者公羊解以爲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爲亳社者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社者封也封土爲社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之戒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夾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疏曰春秋說文謂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楊氏曰愚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

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皆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漢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師古曰以此樹為神因立名蓋高祖里社也）

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為公社（猶官社）立靈星祠以后稷配（見祭星門）

四年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梁巫祠天社秦巫祠社主（即五社主也）

十年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謂隨其祠具之豐儉也） 漢舊儀官大社及大稷一歲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月以一太牢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天下祠社稷社者古司空主平水土共工氏之子句龍氏能平水土植百穀祭於社以報其功稷者司馬官長助后稷耕種祭於稷以報其功祠社稷各官長諸侯丞相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令長侍祠

平帝時大司馬王莽上書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緜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 又曰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為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主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門牆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漢儀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　何休注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

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　博士孔晁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為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為重於禮為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

於諸侯而祭七祀乎𨚫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黷

明帝時祭社但稱皇帝　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併二社之祀　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穀劃粱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武帝外祖王肅景侯之論曰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里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於清邱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前被敕尚書召誥云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據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存之有義除之無據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社壝無稷字說者以爲約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

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修儀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名太稷　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按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在帝壇北西向於神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陽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在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若欲尊崇正可名太稷豈得云稷社邪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云君南向答陽也臣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立應北向陰氣向北則立宜向南今二郊一限南向皇帝奠幣東西向故知壇墠無係於陰陽設位寍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伸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理議與佟之相難凡三往返有司議治禮無的然明據佟之議乃行也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贊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幷前爲五壇　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幷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及臘又各祠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舊太社廪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贊牲天監中明山賓議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牽牲之文

請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帝唯以太祝贊牲為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禮似傷廩犧吏執紖已事
誠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山賓議於是遂定
陳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衆盛為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簋白粱以簠黍以瑚粢以璉其義本之齊制敦音對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為社
唐社稷亦在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句龍配稷以后稷配
武德九年親祠太社詔令四方別其姓類命為宗社京邑庶士臺省羣官里閈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具立節文明為典制
高宗咸亨五年以宗邑等社擧屬煩擾罷之
睿宗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為帝社壇於太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太社　時祝欽明與禮官等奏經典並無先農之文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改為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其先農壇請

改爲帝社以應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改爲帝社仍請准令用孟春吉辰祭后土以句龍配從之　又其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太社令禮官議定社主太常少卿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元議以爲社主用石又按後魏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制度長短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土是五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檢舊社稷壇上四方布以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禮官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曰天子太社廣五丈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合用黃土遍覆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則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請准古改造於是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黃土覆之

元宗開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敕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祀惟殷刲割滋廣非可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並停牲牢惟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以爲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敕春秋祈報郡縣常禮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後州縣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用酒脯至貞元五年九月十一日國子祭酒包佶奏春秋祭社稷准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歷六年十月十三日敕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祠至今未改敕旨宜准禮用太牢

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爲中祀頗褻大猷自今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唐開元禮

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后土配）太稷（后稷配每坐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俎各二）舊樂用姑洗之均三變社稷之祀於禮爲尊豈同邱陵止用三變合依地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儀攝事附

齋戒如前祭方丘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尙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齋坊之內（攝事無設大次儀但守臣設祭官次）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以南爲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東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爲上諸國之客於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北向俱以西爲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北東方西方磬簴起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東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於編縣之間各依辰位樹靈鼓於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縣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各於壇上近北南向皆磬簴在西其匏竹者各立於壇下南向相對爲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縣後東方西方以南爲上南方北方以東爲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爲瘞埳二於南門之內於稷壇西南（攝事爲埋坎二於樂縣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北門之內當社稷之壇北南向（將祭奉禮郎一人守之在位版東北立五步所）

南向又設望瘞位西門之內當瘞埳南向（攝事無御位以下至此儀）設祭官公卿位於西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爲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太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於太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樂懸西北贊者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奉禮位）設協律郎位各於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南懸之間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於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酅公位於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方值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爲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北門之內道西於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東爲上西方北方於道東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爲上諸蕃客位於北門之內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西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以西爲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爲上三師位於北門之外道西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酅公位於道東西向皆以南爲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門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面以西爲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重行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西面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爲上（攝事無三師北門內位至此儀但設祭官門外之位）設酒罇之位太社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罍一於太社酒罇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於坫皆加勺冪（爵皆置於罇下）設太稷后稷酒罇於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各於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於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也）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

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

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攝事齋郎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牲皆用黝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於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太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座之罇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禮神之玉太社太稷俱以兩珪有邸幣色皆以元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皆設於神廚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羃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為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羃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降又詣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客使先至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奏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祭羣官皆就門外位攝事謁者贊引引祭官各就位無駕將至至此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升稷壇亦如之訖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

通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繡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引）至社宮西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華蓋侍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謁者白太尉下放此）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圜鍾爲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侍中中書令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帛（凡授物皆搢鎮圭奠訖執圭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社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受玉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稷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illegible]

北陛樂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簇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奏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於太社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庶類謹因仲秋（仲春）祗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伸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撰日惟

吉[illegible]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
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
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位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訖太祝持爵授侍中
侍中受爵東向進皇帝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太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
一俎上太祝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
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詣罍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
壇西陛以從皇帝至罍洗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常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
樂止謁者引三公三公與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帝詣太稷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樂作
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太稷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氓
黎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訖皇
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執罇者
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
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
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式揀吉辰敬修常禮薦於太稷惟神功叶稼穡止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
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配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

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后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攝事則引太常卿下同）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訖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詣罍洗爵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之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以光祿卿爲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之樂作太常卿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羣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衞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五人二舞

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方丘之儀

諸州祭社稷儀 諸縣祭社稷附

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放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州司及上佐等有故並次差攝之縣則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並以次差不足則州官及比縣官充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從祭官刺史未出之前先赴祭所齋皆如別儀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陛三等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埳於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西向縣令同諸祭官已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於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至此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縣從祭官位同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祭器之數每座罇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皮腊各一俎縣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一爵配座皆爵四各置於坫設洗於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illegible]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黍稷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illegible]

……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
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稷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
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尊罍（每座尊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
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尊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
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尊者升自西階立於尊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
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除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至下放此）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
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者引下放此）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
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
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曰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
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自北階升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
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於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
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
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尊所參軍事引刺史（縣贊禮者縣令下同）引詣罍洗執罍
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
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
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

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社神維
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伸報
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縣祝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
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
向立祝持版進於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常祀薦於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
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
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前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
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
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
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
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曰敢昭告於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甿黎恭以制幣犧齊粢
盛庶品祇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
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
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禮薦於
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饗訖祝興
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

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實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面各二人實土半埳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諸里祭社稷儀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正寢者謂人家前堂待賓之所）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埳於神樹之北方深取足容物掌事者設社正位於稷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於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豆位於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酒罇二并勺一以巾覆之俎二籩二豆二爵二簠二簋二（無禮器者量以餘器充之）祭日未明烹牲於廚（唯以特豕以豆取牲血而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載右胖折節如州縣制分載二俎其罇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菹醢簠實黍稷簋實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酒罇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罇在東稷神之罇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於罇下）執罇者立於罇後掌事者入實罇酒訖祝及執罇者（其祝以社人有學識者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執酒罇者就罇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罇所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菹醢居前左右簠黍）

（稷在其間 俎居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罇所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則云某村 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令昭告於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仲秋）日惟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祇薦社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罇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稷神座西東向跪讀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於稷神惟神主茲百穀粒此羣黎今仲春吉戊（秋云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祇薦於稷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還罇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埳埳東西各一人寘土半埳贊禮者少前白禮畢遂引社正等出祝與執罇者復位再拜訖出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餕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於祭所

宋制祀太社太稷為大祀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其常祀州縣惟春秋二祭

眞宗景德四年戶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為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太社太稷祝版牲幣饌物請並瘞於坎更不設燔燎　又言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社為陰祀血者陰幽之物陰祀而用幽陰之物所謂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今祭社稷儀注不

用血祭皆遵紹禮請祭社稷以埋血爲始次天先祭血次薦腥次薦爓次薦熟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至於羣
小祀薦熟而已近世社稷五祀不薦爓皆未應禮請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墉下所以答陰也今社壝內不設北墉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於禮非是請太社壝內設北墉以備親祠南向答陰之位其有司攝事則立北墉下少西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今自太社太稷下至郡縣社稷皆用少牢而祭殊不應禮夫爲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爲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所有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請於羊豕之外加以角握二並從之

七年詔諸州社稷於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四出陛五色土爲之太稷壇在西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制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幪以黃土

五年知歙州歙縣盧知原言社稷之祭郡邑以長吏及以次官充三獻官著於甲令比來州郡多委曹掾攝事請申嚴有司應奉祀官非實有疾故不得輒委他官行禮從之

高宗紹興元年禮官請歲以春秋二仲及臘前祭太社太稷設位於天慶觀以酒脯一獻明年望祭於臨安天慶觀

八年改祀於惠照齋宮以言者謂用血祭始用羊豕皆四籩豆皆十有二備三獻如祀天地之儀徙齋宮之櫺星門於南除其地以設牲器

十四年詔築壇壝於觀橋之東壇成立石主置太社令一員

孝宗淳熙四年命臨安守臣更立望祭殿及庖室齋廬其儀皆如祭神州唯設太社太稷位於壇之南方北向后土句龍氏后稷氏位於其西東向

祀社稷儀注

陳設

前祀二日本司修除壇之內外設祀官次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祀日掌事者設神位版於壇上席以莞執罇罍者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正配每位籩八在神位前左重三行豆八在神位前右重三行俎二在籩豆外分左右槃一在籩豆之間簠簋各一在二俎之間設罇二於壇上西北隅配位之罇在西俱南向西上罍置於坫加以勺羃設洗二各於子陛之西南向社稷各一罍在洗西加勺羃篚在洗東北肆置巾爵設三獻位於壇西北祝位二又於其西俱道北南向東上又設祝位於稷壇上東向南上設初獻飲福位於稷壇上神座之東北南向設望瘞位於瘞埳之南北向東上開瘞埳各於壇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置香爐合并燭於神座之前幣置篚陳於左祝版置坫陳於右

行禮

祀日質明諸祀官各服其服贊禮者引三獻官以下入就位立贊禮者少前初獻之左贊請行事執事者瘞血贊唱者曰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祝詣社稷升自西陛就位東向立俟初獻將詣罍洗祝詣社壇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社神座左贊禮者引初獻詣社壇罍洗北南向執罍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執篚者取巾於篚授初獻帨手訖

卽受巾奠於篚初獻執笏升自子陛詣社神座前南向搢笏跪三上香祝以幣東向跪授初獻訖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受幣奠於社神座前執笏俛伏興再拜訖引初獻詣后土神座前西向如上儀訖祝次詣稷神座前東向立初獻降壇詣稷壇罍洗升獻並如社壇之儀訖降還位祝復位立少頃引初獻再詣社壇罍洗南向執罍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帨手訖又取爵以授初獻執罍者酌水初獻洗爵又授巾初獻拭爵訖巾奠於篚初獻執笏升自子陛執事者引初獻詣社神酒罇所舉冪酌酒於爵初獻詣社神座前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南向立初獻將詣罍洗祝詣社壇持版於社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訖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興次詣配位前北向立執事者引初獻詣配位酒罇所舉冪酌酒於爵初獻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初獻執笏俛伏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於后上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興詣稷神座前西向立初獻降壇詣稷壇罍洗盥帨洗爵訖升自子陛執事者詣稷神酒罇所舉冪酌酒於爵初獻詣稷神座前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於稷神之右西面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興次詣配位前北向立執事者引初獻詣配位酒罇所舉冪酌酒於爵初獻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於后稷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興初獻降復位次引亞獻詣社壇罍洗北南向搢笏盥手帨手洗爵執笏升自西陛詣社神座前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氏神座前如上儀訖降壇詣稷壇罍洗升獻並如社壇之儀訖降復位次引終獻詣社稷壇罍洗升獻如亞獻之儀降復位次引初獻詣稷壇升自子陛詣飲福位南向立執事者各以爵酌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西向立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

執饌者以俎減社稷神座前胙肉合置一俎上又以豆取稷黍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受訖又以俎授初獻受訖皆以授執饌者初獻取爵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引初獻以下詣社稷壇望瘞位北向立執事者以篚詣神位跪取祝版幣及饌物牲之左髀寘於埳以火焚半贊禮者曰可瘞寘土半埳訖贊禮者少前贊禮畢引初獻以下出退　舊制用羊豕各一口籩十二菱芡栗鹿脯榛實乾桃乾橑乾棗形鹽魚鱐糗餌粉餈登二太羹鉶鼎三鉶羹盤一毛血簠二黍稷簋二稻粱豆十二芹筍葵菁葅酏食魚醢豚拍鹿臡醓醢糝食兔俎八羊腥七體羊熟十一羊腥胃肺羊熟腸胃肺豕腥七體豕熟十一豕腥膚豕熟膚罇罍二十四實以酒並同皇地祇

七年權禮部侍郎齊慶胄奏郡縣春秋祈報社稷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鄙野不經請以祥符所頒祭器圖制元豐郊廟祀禮政和五禮新儀與其沿革及今所用冕服壇壝之制祭祀之儀參類為書鏤版以賜福官謂祥符祭器圖制以竹木今臨安上丁上戊及祀風雷亦用之請以祥符圖製及郡縣壇壝冕服祀儀類為一書命臨安守臣刻之摹上禮部下之四方名曰淳熙編類祀祭儀式從之

朱子州縣社稷壇說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今每步六分之一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壝二十五步其設亦然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一級也四出陛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旁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實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壇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池[illegible]

壝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是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赤土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壝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二小坎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又曰右出政和五禮新儀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面行事社各植以土之所宜木壇壝等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文獻通考卷八十二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六

祀山川

虞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爲四嶽所宗故名柴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東嶽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嶽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南嶽衡山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西嶽華山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北嶽恒山

周制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又云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曰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而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書望秩于山川是山川稱望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遙祭之故稱四望也司服王祀四望則毳冕毳罽衣也玄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罽居例反疏曰云罽衣也者按爾雅云毛氂謂之罽則續毛爲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爲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春官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磬上昭反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曰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瀆也詳見祭物樂條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毛之取純毛也疏曰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望五嶽等也地官通典曰牲用少牢各一方色幣亦隨方色五獻察察明也疏曰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絜又曰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也禮器通典曰其祭之嶽鎮則升血爲始次薦豆籩及爓肉爲朝踐大祭用腥則次祀用爓也爓謂沈肉於湯故鄭云湯肉爲爓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依注音延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元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疏見祈禳條黃氏曰望祀四望之類是望衍小祭祀如四方百物之類是衍之

言多也夫既多矣不止則爲黷秦漢以來淫祀何可數計鄭康成改爲延協於大小之衍祭其曰延而進之獨用幣義亦通　大祝國將有事於四望則前祝注疏見因祭征伐條　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愼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爲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狩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茆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晉語所謂置茆蕝設望表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無所經見　楊氏曰愚按四望之說惟鄭氏注小宗伯云四望五嶽四鎭四瀆其說爲是蓋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卽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非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　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注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分夫問反疏曰公羊傳曰三望者祭泰山河海且魯境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左氏曰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

無望可也公羊子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按指爲寸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也

又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

成王盟諸侯於岐陽岐山之陽楚爲荊蠻荊州之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　國語晉語

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睢七餘反　詳見因祭疾而禱條　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　見病而禱條　朱子曰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卜云河爲祟時諸大夫將去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爲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

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　疏曰按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也　春官

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爲主主辨護之也修除治道路場壇　疏曰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云則爲主者謂主當祭事者也云修除者謂掃除糞灑云且蹕者且復蹕止行人也按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磐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供時用相禮儀者也場謂墠卽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也　地官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射食亦反　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　剡以冉反或因冉反　疏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邱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　春官　冬官玉人之事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注曰邸射剡而出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疏云以祀山川者謂四望之外所有山川皆是云邸射剡而出也者向上謂之出半圭曰璋璋首邪却之今於邪却之處從下向上總邪却之名爲剡而出

司服王祀山川則毳冕注疏見四望禮

大司樂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蕤人誰反函胡南反　蕤賓陽聲第四函鐘爲之合　疏曰應鐘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鐘之合也　詳見樂考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疏曰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烟起貴氣臭同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按大司樂云四鎭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按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爲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

南嶽衡按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故地理志楊州霍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瀆四瀆者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
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五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云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貍沈祭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別其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貍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
性之含藏也春官楊氏曰以血祭祭五嶽是四望事四望乃天子之禮也然其方之諸侯亦所當祭如魯祭泰山是也通典曰黃帝祭於山川與為多為與比也祭祀山川黃帝為多虞氏秩於山川徧於羣神周制四坎
壇祭四方四方即為山林川谷邱陵之神祭山林邱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方色其祭之嶽鎮則升血為始四瀆則沈血為始爾雅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注曰庪縣祭山之名也
庪謂貍藏之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是也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郭云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是也又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浮或沈郭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
疏[illegible]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也展九委反又九僞反徐居綺反字亦作庋同夏官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曰鄭司農云沈謂祭川辜謂磔牲以祭也詳見祈禳條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
山川之祭祀疏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詳見祭物樂舞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疏見社稷禮 凡山川用蜃故書
蜃或為謨杜子云云謨當為蜃鄭司農云謨器名漆鐏也元謂蜃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蚌步相反曰合音含本亦作含疏曰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
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 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註疏及通典五獻並見四望 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 仲冬天子命有司祈
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為深 季冬乃畢山川之祀月令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疏曰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
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籩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
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詳解合之
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註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為五等諸侯 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晉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王制曲禮天子諸侯祭山川疏曰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楊氏曰
舜望秩於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 尊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

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於山川徧于羣神矣說苑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疏曰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學記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惡依註音呼池大河反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嘔烏侯反疏曰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呼池嘔夷并州川夏官職方文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配林林名疏曰謂祭泰山也先告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禮器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朱子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問季氏旅於泰山一段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

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也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也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郎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睡師古曰罘音浮睡音直瑞反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並渤海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

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琊有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琊臺在渤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牲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於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崤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崤即今之陝州二崤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泲曰淮師古曰泲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求也音先代反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閿鄉之南山連延西山並得華山之名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亦云河西曰嶽說者咸云嶽即吳嶽也今志有嶽山又有吳山則吳嶽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嶽之所在耳徐廣云嶽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栝嶺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湔氐道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沔音彌善反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音將蓼反在涿郡道縣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有諠污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嶽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滻灃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灞滻出藍田灃澇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澇音勞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騂駒之屬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

則已

漢高祖初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又令河巫祠河於臨晉

文帝時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河湫漢水玉加各二

武帝元狩元年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䙴師古曰䙴與遷同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　歐陽氏集古錄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祠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元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今之集錄不為無益矣　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嶽者豈必在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舉五嶽之祭俱非古義也

元封元年三月上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

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詳見封禪門）

五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灊音潛廬江縣也天柱山在為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大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

宣宗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為天下祈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馮翊之縣也）江於江都淮於平氏（南陽之縣）濟於臨邑界中（東郡之縣）皆使者持節侍祠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

光武中元元年定北郊祀地祇地理羣神從食如元始故事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沈瘞珪璋

晉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於覆舟山祀地祇地郊從祀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穆帝升平中何琦備論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一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於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

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則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灊(音潛)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徒對反)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崇明前典將候皇輿北旋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郎邱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饈用酒脯時穀禮用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席爲壇兆時不用舋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數依社祭

梁令郡國有五嶽者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祀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

後魏景穆帝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百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禱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而祈謁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

太武帝南征造恆山祀以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在東夷遙祭祀)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植松柏

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兖州東鎮沂山祭於沂

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及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嶽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

武后垂拱四年封洛水神為顯聖侯享齊於四瀆封嵩山為神嶽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尊神嶽天中王為神嶽天中皇帝神龍元年復為天中王先天二年封華嶽為金天王

元宗開元十一年飭霍山宜崇飾祠廟秩視諸侯蠲山下十三戶以為灑掃晉州刺史春秋致祭

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

二十五年敕三時不害百穀用成遂使京坻遍於天下和平之氣既無遠而不通禋祀之典亦有祈而必報宜令中書令李林甫等分祭郊廟社稷尚書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嶽四瀆　開元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也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

天寶元年以西成頗熟令光祿卿嗣鄭王希言等分祭五嶽其四瀆名山委所由長官擇日致祭　七載八載十載皆以歲豐遣官分祭嶽瀆

五載詔封中嶽為中天王南嶽為司天王北嶽為安天王

六載詔封河瀆為靈源公濟瀆為清源公江瀆為廣源公淮瀆為長源公令所司擇日差使告祭

七載封昭應山為元德公

八載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宜封公

十載封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封沂山爲安東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嶽山爲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無閭山爲廣寧公

肅宗至德二載敕吳山宜改爲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嶽故事

上元二年改封華山爲太山華陰縣爲太陰縣

德宗貞元二年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鎮祭嶽瀆等舊禮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寶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祠非禮之正也　太常卿董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敕旨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

文宗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敕如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卽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他至竟不沾濡況茲山北面闕庭日當顧矚修其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祠宇炭谷湫却在命祀終南山未備禮秩湫爲山屬捨大從細深所謂闕於興雲致雨之祀也宜令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宣告致禮便令擇立廟處所回日以聞然命有司卽時建立其年九月敕終南山宜封爲廣惠公準四鎮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每年一祭以季夏土王日祭之

僖宗乾寧五年敕封少華山爲佑順侯

昭宗天祐二年敕封洞庭湖君爲利涉侯青草湖君爲安流侯

唐開元禮

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儀

諸嶽鎮海瀆每年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四祭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俎二設祭州界已具歷代祀山川篇）前祭五日諸祭官各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前一日嶽令瀆令清掃內外又爲瘞埳於壇壬地方深取足容物（海瀆則增內爲壇高丈四尺皆爲陛）贊禮者設初獻位於壇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獻官等望瘞位於瘞坎之東北西向（祭海瀆無望瘞位）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向以北爲上祭器之數罇六籩十豆十簋二簠二俎三嶽瀆令帥其屬詣壇東陛升設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罇皆加勺羃有坫以置爵）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南陛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其牲各隨方色齋郎以豆先取血毛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十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菹魚醢菜菹豚胉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凡祭官各服其服（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元冕六品以下爵弁若有二品以下各依令）嶽令瀆令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嶽神瀆神座於壇上近北面南向席以莞又實罇罍及玉（凡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其元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兩珪有邸）祝版置於坫嶽令瀆令又以幣置以篚齋郎以豆血皆設於饌所（其幣長丈八尺各隨方色）贊唱者引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掃除於下訖（瀆則掃除墠外訖）各就位質明贊禮者引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立定一刻頃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祝跪取玉幣於篚興立於罇所與奠物奠訖俛伏而後興　掌饌者自齋郎者饌陛於東門之外饌福者守

初獻詣壇升自南陛進神座前北向立祝以玉幣東向進初獻受玉幣還祝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還本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掌饌帥齋郎降自東陛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進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東嶽岱宗維神資養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嶽云夏始中嶽云季夏西嶽云秋始北嶽云冬始謹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東嶽岱宗尚享　東瀆大淮云惟神源流深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南瀆大江云惟神總合大川朝宗巨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敬用夏首修其常典　西瀆大河云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典常　北瀆大濟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元冬肇節聿修典制訖興初獻再拜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祝以爵酌清酒進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祝帥齋郎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齋郎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酒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陛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少退北向再拜祝以爵酌清酒進於亞獻之右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虛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進神座前徹豆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

瘞位西向立於獻官將拜嶽令進神座跪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詣瘞埳以饌物置於埳（祭海瀆獻官拜訖瀆令及齋郎以幣血沈於瀆　瀆令退就位）東西廂各二人實土半埳贊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祝與執罇罍篚冪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於齋所

宋初緣舊制祭東嶽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北嶽恆山於定州中嶽嵩山於河南府

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平湖南命給事中李昉祭南嶽

乾德六年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今按祭典請祭南嶽於衡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準顯德五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復祭於成都府北鎮醫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北嶽祠）

開寶三年廣南平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其號及宮名各易以一品之服

五年詔自今嶽瀆并東海南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掌祀事常加按視務於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詣廟察舉縣近廟者遷治所就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河祭告用兩圭有邸沉之自是凡有決溢修塞皆致祭

真宗景德三年令澶州置河瀆廟上幸大名也禱之有應及元年駐蹕澶淵戎騎在郊河流不冰故立祠春秋致

祭

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爲仁聖天齊王修飾廟宇山四面七里內各禁樵採又封泰山通泉廟爲靈派侯亭亭廟爲廣禪侯鄒縣嶧山廟爲靈巖侯　十一月車駕過澶州幸河瀆廟酌奠進號河瀆曰顯聖靈源公遣官往河東府澶州祭告

三年八月祕書丞董溫其上言漢以霍山爲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山注云衡山南嶽又霍山爲南嶽注云卽天柱山潛水所出此卽非特霍山爲南嶽舜五月南巡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爲南嶽惟漢武帝以衡山遼遠取讖緯之說而祭灊霍至隋復以衡山爲嶽況奉祠已久國家寰宇廣難於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特致祭卽委州縣奉行從之

三年修鳳翔太白山泗州龜山廟

四年親祀汾陰后土還至河中親謁奠河瀆廟親謁華陰西嶽廟羣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

五年詔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與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其玉冊如宗廟謚冊之制遣官詣五嶽充奉冊使副有司設冊使一品鹵簿及授冊黃麾仗於乾元門外各依方所又設載冊輅及袞冕輿於朝元門外羣臣朝服序班仗衛如元會儀上服袞冕御朝元殿中書侍郞引五嶽玉冊尙衣奉御筆袞冕升殿上爲之輿奉冊使副班於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大五嶽帝號遣卿等持節奉冊展禮咸承制再拜奉冊使以次升自東階受冊於御座前降西階副使受袞冕輿於丹墀玉冊至朝元門外上復坐冊使奉冊升輅鼓吹振作而行冊至廟內外列黃麾

仗設登歌奉册於輅袞冕於輿使副袴褶騎從遣官三十員前導及所奉置幄次以州長吏以下充祀官致祭畢奉玉册袞冕置殿內十一月戊戌詔加上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靖明后中嶽正明后之號又詔華山及華州管內靈跡並禁樵採　陳氏曰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爲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上帝而已安有山而爲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絕不相干涉而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仁宗康定二年增封海瀆遂遣官致祭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沖聖廣澤王江瀆爲廣源王河瀆爲顯源王淮瀆爲長源王濟瀆爲清源王

慶曆二年儂智高反圍廣州數有風雨遂遁乃詔益封南海神爲洪聖廣利昭順王

神宗元豐三年集賢校理陳侗言按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氏注四望謂五嶽四瀆也四類日月星辰也今四郊有五帝及日月星辰之壇而獨四望之壇不建或遇朝廷有祈禱則設位皇地祇壇下甚非古制請依周禮建四望壇於四郊以祭五嶽四鎮四瀆庶合於經詔下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鎮海瀆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於西郊常山醫無閭山北海大濟於北郊每方嶽鎮則共爲一壇海瀆則共爲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於本方鎮嶽海瀆之下別爲一壇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諸州縣就祭如故詔每方嶽鎮共爲一壇望祭餘從之

方色祭嶽鎮海瀆設位西向以西爲上山川從祀西向以北爲上諸嶽鎮海瀆年別一祭以祭五帝日祭之東嶽泰山於兗州界東鎮沂山於青州界東海於萊州界東瀆大淮於唐州界南嶽衡山於潭州界南鎮會稽山於越州界南海於廣州界南瀆大江於益州界中嶽嵩山於河南府界中鎮霍山於晉州界西嶽華山於華州界西鎮吳山於隴州界西海西瀆大河於河中府界北嶽常山及遙祀北鎮醫巫閭山於定州界北海北瀆大濟於孟州界　太常言大中祥符中封五嶽爲帝四海爲王獨五鎮封爵仍唐舊元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封王

高宗建炎元年權太常少卿滕康言車駕巡幸所過名山大川望差官致祭從之

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百神之祀曠歲弗修如中祀未舉者嶽瀆海鎮中嶽中鎮是也望舉而行之從之每歲以四立日季夏土王日設祭其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制用羊豕各一口籩十（菱芡栗鹿脯榛實乾桃乾䕩乾棗形鹽魚鱐）簠二（稻粱）簋二（黍稷）鉶三（鉶羹）登二（大羹）脂盤一（毛血）豆十（芹筍葵菁韭魚醢兔醢豚胉鹿臡醓醢）俎八（羊腥七體羊熟十羊腥腸胃羊熟腸胃肺豕腥七體豕熟十一豕腥膚豕熟膚）尊罍二十四（實酒並同皇地祇）

三十一年知樞密院事督視軍馬葉義問言比虜寇進逼江上與鎮江建康太平諸郡纔隔一水先報虜人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以爲水府陰祐仰惟陛下神聖威武將士用命犬羊之衆未遠衝突然滔滔大江橫截其前虜軍爲之逡巡退却雖有舟楫不得施者實神助有道陰相於冥冥之中所以致然乞詔禮官考其制乞依五嶽例峻加帝號令建康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采石二水府乞增封遣官

精潔祭告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已而太常寺言江瀆已封廣源王止係二字欲特加贈六字作八字王擬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令建康守臣擇爽塏之地建廟賜額曰佑德其乞峻加帝號一節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册兼契勘廣源王本廟係在成都府今來所封廟額并增八字王令本廟一體稱呼從之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檢照國朝祀儀立春祭東海於萊州立夏祭南海於廣州其西北海遠在夷貊獨即方州行二時望祭之禮自渡江以後惟南海廣利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令廣州行禮并紹興七年加封至八字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絕不曾令沿海官司致其時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紹興辛巳虜人入寇李寶等舟師大捷於膠西是時神靈助順則東海之神於國為有功矣謹按東海祠隋祭於會稽縣界唐祭於萊州界本朝沿唐制萊州立祠元豐元年建廟於明州定海縣既成命知制誥鄧潤甫撰記二年加封淵聖之號崇寧二年本廟歲度道士一員大觀四年又加助順二字則東海之祠本朝累加崇奉皆在明州不必泥於萊州矣欲乞行下禮部參照南海已封禮例將李寶等昨來立功事跡顯著特封東海之神八字王爵自今後立春及大禮告謝乞依見令廣州祭南海禮例關報所屬請降香祝下明州排辦差官行禮詔從之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七

封禪

秦始皇既卽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祀騶嶧山（騶魯縣也嶧山在北嶧音亦）頌功業（謂刻石自著功業）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蒲車以蒲裹輪）掃地而祠席用葅稭（稭禾稾也去皮以爲席葅音租稭音戛葅藉也茅藉也葅字本作蒩假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顚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卽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不死之藥既封禪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皆曰始皇上泰山爲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師古曰葵邱會在僖九年葵邱在陳留外黃縣東封禪者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也解在武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爲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宓羲封泰山禪云云（虙讀曰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師古曰令音郎定反支音地祇之祇〕西伐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在汝南召讀曰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亦若熊耳因以爲名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邱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諸侯莫違我

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應劭曰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設簠簋〕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鰈土盍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蠻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則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師古曰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王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太史公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爲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故今叙封禪以秦始皇爲首而管仲所言古七十二家則姑存其說附始皇封禪之後

漢武帝元封元年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始皇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稍漸也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放依也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韋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屬會也音之欲反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音扶用反獨給祠復無有所與與音豫上因東上泰山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從山下轉石而上也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山神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天子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詔

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即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始皇封禪時禮之武帝亦然）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聞呼萬歲者三是也）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增土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也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音移）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算限也）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繩封之印璽也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元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滕書祕語　按秦始皇漢武帝之封禪也皆黜當時諸儒之議而自定其禮儀考史氏所載則秦之諸儒進蒲車掃地之說漢之諸儒有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之說以此拂二帝之意而不見錄然封禪非古禮也竊詳諸儒之意蓋欲以古帝王巡狩望祀之禮而緣飾之然古帝王之事則省方問俗賞善罰惡凡以為民其意出於公也秦漢二主之事則誇詡功德希求福壽凡以為己其意出於私也迹其舉措正自冰炭則又安能考詩書之說行簡質之禮乎固宜其見黜也　又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仙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其秋有星孛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於三能（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

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二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三年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四年上北至琅琊並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風后亭皆黃帝臣東泰山在琅琊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禪凡山凡山在朱虛縣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禪焉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奉

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書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月帝幸魯退祭泰山及梁父

三十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按索河圖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二其一方一寸二分其一方三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圓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之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

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音促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祕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帝至奉高　應劭曰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按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諸應從王公以下及東方諸侯盡齋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留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眺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賫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復明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倘十餘里自道傍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窺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耳早食上晡後到天門使者得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疑封禪具也汝南人楊通得之東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

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擲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　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襃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　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五　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　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矩九州平天下予　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　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　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於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於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有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　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於

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於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祀用樂於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於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帝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卽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為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各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曰墠後改墠曰禪神之也）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牲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石之下室　司馬彪論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印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周宣由廢復興不闕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在封矣　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

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講其事功不弘濟不得長享其
自黃帝堯舜至於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
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貴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
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致堂胡氏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
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
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
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於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
事而告於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既以饗帝於郊與升中於天爲二事則傳者
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
身致太平安得闕而不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
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陲無虞中土寧謐其心寖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
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
也玉檢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
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卽已歡洽此四失也敕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
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於寢園此六失也卽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
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也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

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卽已大異蒯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晉武帝平吳太康九年衛瓘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非所議也瓘等又奏至於再三詔報絕之

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儀注屬魏師南逼其意乃息

孝武大明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郞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致堂胡氏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元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袪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意推廣其義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北齊有巡狩之禮幷登封之儀竟不行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朝野皆請封禪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及封禪宜卽禁絕

十四年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惟魏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邪德不厚邪夷狄不慕義邪嘉瑞不至邪年穀不登邪何謂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尙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比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去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暨於海岱雚莽巨浸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言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於是乃止焉

六年文武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屢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頗奏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且禮云掃地而祭以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三尺土也侍中王珪對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臣愚短之所能及祕書監魏徵又進

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雖納徵言而藩臣猶抗表勸請乃命祕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元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爲壇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三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寸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巳祀而歸格於廟盛以金匱匱高六尺廣足以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爲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丈四面爲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巳封而加以土築爲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爲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羣神遂著於禮其他降禪朝覲皆不著至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山南四里如圓丘三壝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爲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纏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石𥓑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𥓑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𥓑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三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分檢立於𥓑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一去𥓑隅皆一尺𥓑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𥓑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𥓑隅相應又爲壇於山上廣五丈

高九尺四出陛一壝號登封壇玉檢玉牒石𥔵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為降禪壇於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壝上飾以黃四方如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罇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罇爵亦更為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於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圓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𥔵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冊於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率六宮以登其帷帟皆錦繡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其後降封嵩嶽以吐蕃突厥寇邊而止

元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立圓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於燎壇於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又積柴於壇南為燎壇如山上又為玉冊玉匱石𥔵皆如高宗之制元宗初以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喧嘩欲使亞獻已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臣皆祭山下壇元宗問前世何為祕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以祕

爲餌出玉牒以示百僚　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厎綏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乃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諸神於山下其祀禮皆如圜丘　張說韋堅等議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地祇以先后配饗文德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以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元不祐遂有天授異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渫黷穹蒼享禮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大難亞獻終獻終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必須革正斯禮請以睿宗大聖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三獻禮上初獻邠王守禮亞獻宋王成器終獻從之

天寶九載正月敕以今載十一月有事華山三月西嶽廟災京師旱遂停封嶽之禮

唐開元禮

皇帝封祀泰山儀 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 禪儀無此篇

皇帝將有事於泰山有司卜日如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禮 告太廟高祖祝文加封祀配神作主之意告睿宗祝文加禪祭配神作主之意 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至泰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圜丘壇如巡狩告至之禮 有司攝事 前祀所司以太牢祭

如泰山祠廟如常云

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云封於泰山禪云禪於社首山齋儀同封禮）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結佩等並如圜丘儀（百官如別儀）

制度

將作大匠先領徒於泰山上立圓壇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爲一陛玉牒長一尺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牒爲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盛（其玉牒文中書門下進取進止所由承旨請內鏁其名檢等並如後制）郊社令積柴爲燎壇於山上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又爲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圜丘之制隨地之宜壇上飾以元四方依方色壇外爲三壝郊社令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爲玉册皆以金繩連編玉牒爲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少府監量文多少爲之）又爲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幷檢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爲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册制度如玉匱又爲黃金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爲石䃭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䃭）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爲石檢十枚檢石䃭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爲三道廣一寸五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石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擫封印其檢立於䃭旁當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石䃭各五周徑三分爲石泥以封石䃭（以石末和方色土爲其封玉匱金匱石䃭同用受命寶並所司量時先奏請出之）爲距石十二枚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

丈斜刻其首令與礎隅相應分距礎四隅皆再累爲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礎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禪禮制陛將祭將作先於社首山禪所謂禪祭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爲三重壝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礎玉匱金匱金泥檢距圓封立牌等並如封祀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山下封祀壇外壝東門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於介公酅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爲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饌幔各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之饌陳於東門外南方及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壝之外如圜丘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禪儀祭前三日尚舍壇長施太次於外壝東門內道北尚舍鋪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祭官於東壝外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東皇親諸親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介公酅公於西壝外道南武官九品於介公酅公西蕃客又於其西襃聖侯於三品文官下有諸州使分於文武官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饌陳於東門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於西門外其陳樂懸則樹靈鼓右校掃除又爲瘞埳於壇壬地前祀一日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於山下封祀壇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東陛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

於三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北為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於文武官後禪儀奉禮設御位於壇東南設祭官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分獻官於祭官南執事者位於後設御史位壇東南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懸東北贊者五人在南差退協律郎於壇上太樂令於北懸間並如常設望瘞位於壇東北從祭官於執事南皇親又於南諸州刺史縣令又於南蕃客又於南介公酅公於內壝西門外道南武官於後蕃客於武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壝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正座又蒼牲一配座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以上並方帝座又青牲一大明又白牲一夜明也禪禮設牲牓於東壝外如式正座黃牲一居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黝牲二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罇於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於南陛之東北面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昊天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之左其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內壝之內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帝日月以上之罇置於坫內官以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禪儀設皇地祇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正座罇東北向西上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川林澤各蜃罇二邱陵以下各散罇二皆於壇下皆加勺羃設罍洗各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

又於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洗罍洗篚羃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罍篚羃者各於罇罍篚羃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茅爲神藉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位皆於座首又太史令郊社令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上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於內壝之內衆星席位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禪禮神位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東南方嶽鎭以下於內壝內各於其方嵩嶽以下於壝西南俱內向席皆以莞）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西廂（禪禮無瑞物）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衞之屬禁斷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坫罍篚羃入設於位（凡升壇者各由其陛）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與祝史行掃除於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禪禮無五星以下羊豕餘同）

鑾駕上山（禪無上山儀）

前祀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衞尉設祀官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尙舍奉御鋪御座衞尉設從駕文武羣官及

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巾罍）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北向設羣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方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文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如祀禮設奉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內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祀前二日侍中奏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爲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陳陳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侍臣結佩俱詣行宮門外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輦於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袞冕乘輦以出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輦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輿進發俛伏興退復位鑾輿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侍中中書令以下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輿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鑾輿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鼓吹不鳴不得諠譁從祀官在元武隊後如常（若復先至則聽臨時節度）車輅鼓吹待於山下御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如式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皇帝降輦之大次羣官皆隨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至臺東門外大次迴輦南向侍中進當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輦之大次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敕從祀羣官退就門外位（禪儀鑾駕出行宮如封泰山之儀）

薦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玉幣及玉册置於山下圓臺壇上坫所禮神之玉蒼璧幣以蒼配座之幣亦如之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盛於篚置於石䃭之側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禪禮自未明二刻下至掃除畢就位與夏至方丘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自鑾輿至大次以下至進熟與方丘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圓臺南立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衮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入自東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繖蓋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大珪如搢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之皇帝至版位北面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鎮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禪則皇地祇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太祝還罇所

山下封祀壇 其日自山上五步立人直至下壇遞呼萬歲以爲節候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五帝及日月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坫所 五帝之下以四圭有邸日月有珪璧幣各依方色 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 五帝俱以太罇皆實以汎齊日月之罇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旨酒其元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元璜日月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幣皆從方色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於皇帝奠玉幣也封祀壇謁者贊引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其先拜者不拜 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 圜鍾三奏黃鍾太蔟姑洗各一奏 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六呂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羣官拜訖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燔燎儀並同郊祀

封玉册

燔燎畢 禪儀皇帝既就望瘞位 侍中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册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 近侍者從升如式少府監具金繩金

（泥等并所用物立於御側符寶郎奉受命寶立於侍中之側）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禪儀進皇地祇神座前）跪取玉册置於案進皇帝受玉册跪疊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興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側身奉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礠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礠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將作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後續令畢其功（禪儀同）卽座下牒（禪儀太尉又進睿宗大聖眞皇帝座跪取玉簡內金匱）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封禪還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如別儀）太常卿前奏禮畢（若有祥瑞則太史監驗奏訖侍臣奉賀再拜三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東門（禪禮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以次出復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禪禮祭訖以奇禽異獸合瑞典者皆縱之神祠所）

鑾駕還行宮（禪儀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二刻頃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圓壇所權停乘黃令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宮（禪）如圜丘儀

朝覲羣臣（禪祭訖行此禮）

禪之明日朝覲羣官及岳牧以下於朝覲壇如巡狩儀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卽御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座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二品以上及岳牧以下入就位如常儀通事舍

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公至西階就解劍席樂止脫舄跪解劍至於席興相禮者與通事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名等言天封肇建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壽無疆俛伏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壇詣解劍席跪帶劍納舄樂作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北面西向稱有制上公及羣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與公等同之公及羣官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如巡狩儀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羣臣獻歌頌稱功德請封禪者不可勝計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罷封禪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禪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知州邵曄又率屬官及兗州進士孔謂等伏闕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七十人詣東上閤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　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盛世承平豈能振舉初王欽若旣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令思其次欽若因請封禪以鎭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又言天瑞蓋有以人力爲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之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遂以上意諭旦旦黽勉而從　詔取鄆州臨鄆路赴泰山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詔禁緣路采捕山下工役無得調發丁夫止用兗鄆州兵充役行宮止建前後殿餘悉張幄幕前

代封禪壇址摧圮者修完之初太平興國中有得唐明皇社首玉册蒼璧至是令瘞於舊所文武官升山者皆公服山上置圜臺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上飾以青四面如方色一壝廣一丈圜以青繩三周燎壇在圜臺東南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圜丘制）上飾以元四面如方色設三壝燎壇同山上社首壇八角三成八陛三壝（如方丘制）又爲瘞埳於壬地外壝之內天地玉牒玉册並刻字塡金聯以金繩（金脆難用以金塗銀代之）緘以玉匱置石䃭中配座玉册緘以金匱牒册制並長尺二寸牒廣五寸厚一寸册廣寸二分厚三分金玉匱制並長尺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當纏繩處刻爲五道封匱以金泥（和金粉乳香爲之）印以受命寶（寶準今尺方寸二分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封匱當寶處刻深二分石䃭制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鑿中廣深容玉匱旁施檢處皆刻深七寸闊一尺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三道廣寸五分又爲石檢十以擫䃭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纏繩其當封處刻深二寸取足容寶又皆爲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立䃭旁當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䃭皆五周徑三分封䃭以石泥（石末和方色土爲之）印以天下同文寶（以金制與御前寶同）距石十二分四隅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與䃭隅相應皆再累又爲五色土圜封䃭上徑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命祕書丞直史館劉鍇內侍張承素領徒封圜臺石䃭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宋皋內侍郝昭信封社首石䃭並先往規度凡册牒七又思玉工言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階州采進上曰此碔砆之類目之爲玉以奉天於禮可乎卽遣中使遍詢玉工有趙榮者言太平興國中令與衆工治美玉爲牒册歲餘方就寘崇聖殿庫亟取而用之又詔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備神藉縮酒之用有老人黃皓識之授皓州助教賜以粟帛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地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幣內官而下別設六十六段分充按開寶通禮嶽鎮海瀆幣從方色從祀皆有制幣今

請封祀壇內官至外官三百一十八位社首壇嶽鎮海瀆已下一十八位並用方色幣又南郊牲准正座配座用犢五方帝日月神州並用羊豕二十二其從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數分充今請神州而上十二位並用犢其舊供羊豕改充從祀牲又景德中陞天皇北極第一等今請亦於從祀牲內薦體奏可舊制郊祀正座配座褥皆以黃皇帝拜褥以緋至是詔配座以緋拜褥以紫又詔祀事所用酒醴委有司別擇器用醞釀朕親封題付主者大月壬辰有司上儀注上曰此儀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為盡美卽手札疑互凡十九事令五使參議釐正而行之又以靈山清潔命祀官差減其數或令兼攝有朞喪未滿餘服未卒哭者不得預祭內侍諸司官除掌事宿衛外從升者裁二十四人諸司職掌九十三人有司又請前祀七日遣官以牲幣分祭天齊淵等八神又祀云云亭亭肅然徂來會稽五山及於泰山下擇地望祭前代封禪帝王前祀一日以太牢祠泰山少牢祠社首並從之九月朔詔審刑院開封府勿奏大辟案十月禁天下屠宰上自告廟卽屏葷茹羣臣三上表以道塗寒沍請復常膳不許又令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樂有司請登封日圜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爟火將行禮燃炬相屬又出漆牌遣執仗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下傳呼萬歲下卽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又社首瘞坎亦設爟火三為準從之上遣司天以漏壺先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復於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黃峴岱嶽觀各以長竿揭籠燈下照參候不愆其節辛卯車駕發京師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宮戊申清齋於穆清殿諸司升山人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鞾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於山下黃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兩步一人彩繡相間樹當道者令勿伐掘止以繒帛縈之路經峻隘上必降輦徒步有司議益扶衛皆却之導從

皆或至疲頓而上辭氣益莊至迴馬嶺以天門斗絕給從官構版選親從卒推引而上版之制長二尺許兩端施綵帛上則施於背下則施於臆衛士皆給釘鞵上至御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氣溫和纖羅不動祀官點饌習儀於圜臺祥光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於圜臺奉天書於座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申 祖宗恭事之意上服衮冕升臺奠獻侍從導衛悉減去葆翟止於壝門籠燭前導亦徹之中書侍郎讀玉牒又曰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啟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冲人丕承列聖一紀於茲四隩來暨元貺殊尤元符章示時和年豐羣生咸遂僉議大封事申昭尋躬陟喬嶽對越上元祈福逮下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永保純錫令羣官饗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還次司天監跪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即日還奉高宮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上至山下服鞾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邇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終不許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燃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宇澄霽燭燄凝然封石礙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宮日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懽呼動天地國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覲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配座金匱迴日奉置太廟本室上作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初王欽若言唐高宗元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德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敘祖宗盛美爾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改太平頂曰天平頂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及工徒升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怡和祥應紛委咸以爲誠感昭格天意助順之致也

徽宗政和四年兗鄆濮開德興仁潁昌府鄭州廣濟永興軍等上言父老欲詣闕請皇帝登封詔却之　時蔡京當國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凡儀物甚備造舟四千艘雖雨具亦以十萬計他皆稱是然不果行

文獻通考卷八十四終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八十五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郊社考十八

高禖

仲春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孕乳嫁娶之象也禖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禖音梅娀夙中反契息列反疏曰按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之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也后妃帥九嬪御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云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大木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於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疏曰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月令朱子生民詩集傳曰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陳氏曰高禖事當以毛詩傳及朱子集傳爲正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爲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博士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爲主而祀之以太牢也

後漢因之祀於仲春之月

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爲主

晉以仲春之月高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

造所由既已毁破可無改造東晳議以爲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制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陛澄以爲晉孝武時郊禖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北齊制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皞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皇帝袞冕乘玉輅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於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嬪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亦以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

宋仁宗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下禮院定築壇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以禖神從祀報古爲禖之先石爲主依東漢晉隋之舊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事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韣致禖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春有司申請以俟上旨命曰特祀則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壇高九尺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三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主幣青色牲用牛羊豕各一如盧植說樂章祀儀準青帝樽器神座如句芒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爲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宿齋別寢宮嬪從齋庭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禖壇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褘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

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內臣奉至齋所置弓矢弓韣於箱在香案東福酒於坫胙肉於俎在香案西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幄次跪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內臣詣於箱又請再拜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飲福內臣又奏請再拜乃解弓韣內臣跪受置於箱導皇后歸東向褥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左右置於箱請再拜左右授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韣還位又引以次宮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奏請皇后詣南向褥位皆再拜內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並退昇歲宮中又罷赤帝像以祈皇嗣

宋神宗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禖壇在南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之人殆不容足祀官奠獻或側身拜於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禖壇高八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爲主伏羲高辛配侑高禖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爲狹隘酌奠拜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祠高禖旣以青帝爲主其壇之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從之　尙書禮部言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按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於五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勾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云配食於神高禖以伏羲高辛並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旣爲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食於神從之

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禖青帝以帝伏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祀典每歲春分日祀高禖青帝正位配以伏羲高辛從以簡狄姜嫄弓矢弓韣內出備器禮畢收徹三從祀神位前禮料入禁中行禮自車駕巡幸雖多故之際禮文難備至於祓無子祝多男所以繫四方萬里之心者蓋不可闕乞自來歲之春復行高禖之祀從之

十六年監察御史王鐵言禖祀之壇卑陋弗稱有司致齋於社亭之上行事於民居之後遇雨望祭徙置汀館去壇既遠事涉瀆慢未足以彰禋潔祀爲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考昔制度一新壇宇仍命大臣取生民姜嫄從於帝而見於天之義月令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法駕臨祠必獲聖嗣詵詵之福詔禮部看詳　先時禮部太常寺檢會國朝禮例高禖壇在國之東南依儀合差三獻官監察御史等各前十日受誓戒及排設登歌之樂內行事官就南郊齋宮宿齋牲用牛羊豕每位籩豆各一十二昨緣車駕駐蹕臨安府權於錢湖門外惠昭院齋宮設位行禮牲用羊豕每位籩豆各六差獻官一員行禮不受誓戒亦不設登歌之樂今來劉嶸所請欲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踏逐隨宜修建及踏逐近便寺觀權充行事官齋舍所有設登歌樂差行事官受誓戒幷合用牲牢禮料籩豆之數並依見今大祀禮例差官排辦從之　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爲拇謂姜嫄履巨迹之拇以歆郊禖之神是生后稷以爲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禖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禨祥併爲一談至北齊妃嬪參饗黷而不蠲去禮逾遠歷世非之唯禮記通典載大唐月令具言仲春元鳥至之

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而政和新禮亦有皇帝親饗高禖之儀緣祖宗以來未嘗舉行親祠唯兩制官并有司攝事今欲乞比祖宗故事增重祀典依每歲元日祈穀於上帝禮例命執政官攝事前期申取指揮施行又檢會國朝會要每歲春分遣官致祭牲用牛羊豕各一弓矢弓韣以乘輿所御者韜降付外有司奏祠訖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內侍以進皇后宮嬪就宮中受胙飲福詳見上文今欲遇祠高禖及徽禮餟進入依景祐儀制行飲福受胙之禮所有牲牢亦依祖宗故事用牛羊豕務從豐備以盡祈天錫羡之誠從之

十七年二月上親祠高禖以普安郡王為亞獻恩平郡王為終獻 禮部太常寺言按禮經仲春天子親祠高禖徽宗皇帝修成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未經舉行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副天下之望從之

八蜡

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龡昌垂反鄭元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疏曰此祭蜡直擊土鼓按明堂位云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即此亦各有葦籥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於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 春官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 疏曰祈來年於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於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按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辰者以蜡祭唯祠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云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惟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

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獵祭之事故云互也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疏曰按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按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按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脫屨升堂而燕行無算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月令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屬音燭合也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疏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於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二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地官

羅氏蜡則作羅襦襦女俱反或音須作獨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襦細密之羅襦讀爲襦有衣襦之襦元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夏官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太皞木行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皞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陳氏禮書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副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亦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冒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一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於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

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日祖以衰日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於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為均於理或然

楊氏曰愚按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不同夫子告顏淵獨以夏時為正蓋建寅者生物之始亦人事之始故以為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終故以為歲終歲終則行蜡臘之祭宜也禮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籥章國祭蜡蠟正國索鬼神而祭祀鄭氏兩注皆謂建亥之月此亦可疑原記禮者及注家之意豈不曰此皆周禮也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建亥之月為歲終然夏殷周三正亦不相沿特以其月為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天時之始終則不可易也建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漢史臘月陳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其意亦曰秦以建亥為正而臘則建戌也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勝死臣瓚說是也夫秦人不師古始猶知以建丑之月為臘孰謂周人以建亥為臘乎

傳天子大蜡八陳曰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伊耆氏始為蜡耆臣夷反　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或云即帝堯是也陳氏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為蜡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

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於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天子之號然古之制法者皆首造歷大撓作甲子蒼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蜡也者索也索謂求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饗者祭其神也疏曰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祭之以報焉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疏曰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者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

祭百種以報嗇也疏曰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郵本亦作就畷丁劣反又丁衛反　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　畯音俊約因妙反　疏曰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畷處爲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

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庸溝水　疏曰祭坊與水庸事也者是營爲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爲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也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　螽音冬　疏曰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士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曰昆蟲毋作謂不爲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田中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之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其一物故不數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榛側巾反以榛木爲杖也殺所界反終喪殺所謂息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

送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　疏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　疏曰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氏也謂爲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盡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爲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

至者皆入屬大羅氏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好呼報反疏曰羅氏受貢事使者臨去羅氏又
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臘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
田臘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
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蓏力果反蘊於粉反疏曰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蓄藏與民爭利八蜡以記四
方疏曰言蜡祭八神因以明祭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
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猫虎為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猫虎者昆蟲不為物害亦是其功猫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為二不言
與故合為一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疏曰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祭其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疏曰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
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臘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司爟凡祭祀則祭爟報其為明之功禮如祭爨疏曰鄭云禮如祭爨者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先出火之人夏官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者殺牲以血之神
之也元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卜筮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疏曰天地
稱祭祀今云先卜是人應云享而云祭祀與天地同稱故云尊焉天地之也伏羲作易時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始教人為之故巫咸得作筮之名春官傳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
於奧燔音煩奧依注作爨七亂反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彊若侯反饎
昌志反疏曰奧當為爨字之誤也者下文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知非奧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略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
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者特牲禮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云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者俟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當時失禮又
以此為祭火神遂乃燔柴明失不也皇氏云弗綦既以逆祀為是又以燔柴祭爨為是按疏皇氏說者言臧文仲不能正逆祀之失夫子譏其三禮知又不能正燔柴祭奧之失夫子識其安知禮也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

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按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如鄭駁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奥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井奥及爨三者所以爲不同者也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盛音成缾步丁反老婦先炊者也盆缾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疏曰夫奥者老婦之祭也是既譏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缾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禮器家語曲禮子貢問同

沙隨陳氏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爲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爲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飢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緊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爲准者也昔之人爲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貓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爲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爲畎澮溝洫使吾爲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坊庸之賤隸貓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後世農田之利奪於兼并之家雖天下之用舉仰於農而農人不蒙其利大抵一歲之入兼幷袖手十取之五假之牛種則什之七又乘其乏舉貸以倍稱之息雖八九可也是故樂歲先飢凶年多死者莫農人若也何以致然由郵表畷之失職也郵表畷之失職則先嗇司嗇與夫農者其德不白雖有坊庸必私其私是生民之害不在鼠豕螟蟘也古之一夫施功力於田里者生蒙其利沒享其祭後世一切反此古者上農夫食九人後世農能食九口者不千一也下農夫食五人後世具父母妻子養者不百一也有

爲浮屠氏者詭言於民曰汝知竭力耕耘而不自粒者乎是前生不種福也汝知燕居甲第坐守王侯之奉者乎品其材智道德非有踰乎人是前生種福德也故敬我者貴施我者富前生所作今獲其報今世所作後亦如之猶影響也是以設爲天宮淨土地獄惡趣以誘懼之時出怪神夢兆以證信之而先王神道設教之意替矣仰觀三代田蜡祭之時其民恬窒愉樂和睦無怨故鬼神享馨香之薦交歸其德不爲妖厲豈不盛矣乎

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注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秦是時始效中國爲之風俗通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索羣鬼神而祭之

始皇三十六年更名臘曰嘉平

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是迴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一言祭宗廟旁及五祀蓋同日自此而始非舊典

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古禮歲陳聚合百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無正月祖祭之禮漢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者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木金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爲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

祖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者五服之喪以當降者不以廢從毋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於祊以繹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因之水德王以子臘以辰

後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旣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則各爲坎餘於平地皇帝爲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以下中大夫獻七宿以下自天地至羽毛之牲玉帛皆從燎餘從瘞祭畢帝如南郊便殿明日乃蜡訖又如西郊蜡訖又至北郊祭訖還宮

隋初因以孟冬下亥蜡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蜡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議曰按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簋簠甗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鎭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鱗羽臝毛介水庸坊郵表畷貓虎及龍麟朱鳥白獸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簠簋甗俎各一蜡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之明

日又祭社稷於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

元宗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

唐開元禮

臘日蜡百神於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簠簋鉶俎各一）神農伊耆五官（每座籩豆各四簠簋俎各二）五星三辰后稷五方田畯嶽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白獸元武鱗羽毛介於菟井泉等八十五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樂舊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鍾之均六成

皇帝臘日蜡百神於南郊儀（攝事附）

齋戒 如圜丘儀從事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別儀

陳設

前蜡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次）前蜡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歌鍾歌磬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蜡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於壝門外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明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於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

宿田畯龍麟朱鳥騶虞元武等各壺罇二鱗羽贏毛介等散罇二俱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俱散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已上之罇罍置於坫星辰已下之罇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之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罍洗篚冪者各立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蜡日未明十刻大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日青牲一月白牲一其餘方各少牢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於壇上大明於北方少東夜明於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槀秸神農伊耆神座各於其壇上俱內向設后稷氏神座於壇東西向設五官田畯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方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各於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贏毛介水墉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為首自神農伊耆以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幣

蜡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氏之著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宿之壺罇實以沈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罇齊以沈齊邱陵已下之散罇實以清酒元酒各實於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大明夜明以珪邸太明之幣以赤夜明之幣以白神農氏幣以赤伊耆氏幣以元五星已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內壝之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玉幣毛血等如圜丘儀皇帝服元冕出次壇上神位大明夜明鼓柷作舞射夷則奏永和蕤賓姑洗太蔟奏順和黃鍾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文舞振事如圜丘振事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其設饌盥洗奠爵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已下改皇帝爲太尉皆謁者贊引）敢昭告於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物覺寤發蒸化成品彙今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孔修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尙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明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匏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夜明惟神貞此光華恆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賴豐年之報式備恆禮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尙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間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如圜丘初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攝則謁者引太常卿已下放此）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所取匏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少東當兩座前北面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攝事同以光祿卿爲終獻）詣罍洗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二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

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方獻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於獻官奠訖七宿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凡讀蜡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爲始讀祝訖次南方次西方北方餘神亦同）獻官再拜訖太祝各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謁者遂引五方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嶽一獻南嶽一獻中嶽一獻西嶽一獻北嶽俱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太祝奠版於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嶽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句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獻元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餘與東方同唯無后稷）獻官再拜祝史奠版於神座贊引引五官獻官等詣罍洗酒罇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鱗羽臝毛介貓於菟坊水墉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懸內當柴壇東行自南登柴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於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伊耆氏嶽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初唱可燎埳東西廂各四人寘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

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已下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 如圜丘之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帝伊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蜡祀息農饗物今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饗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饗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象叶質穹蒼昭晰羣生藩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恆禮是率謹陳嘉薦庶神饗之 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 東方嶽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云云惟神宣導坤輿興降雲雨亭毒庶品實賴滋益年穀順成用通大蜡謹薦嘉祀溥及一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饗 南方西方北方准此 句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句芒氏惟神贊陽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饗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稷氏惟神誕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乂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農穡謹薦明祀庶神饗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祝融氏惟神典司火正密曜昭明式贊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饗 后土氏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惟神式贊黃道興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在穀既登庶饗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秉矩懷莊尚義趨力豐年之報饗玆嘉祀　元冥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元冥氏惟神典司水正贊序幽都厥務安盜積藏斯在豐年之祝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大實爲鱗長贊明造物歲稔年登寔資弭患式陳嘉薦百靈是屬爰及東方鱗羽羸毛介衆族貓於菟坊水墉昆蟲諸神咸饗（其朱鳥騶虞元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　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玆羽族輔時宣化效祥蹈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　麟之神惟神體信爲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登豐稔寔玆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　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稟靈金宿贊育生類實參利物爰玆報功用率恆祀　元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玆介族先知禍貴誠行攸底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宋火德王以戌日爲臘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臘有司晝日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謹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饗百神報終歲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饗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皆同用臘日從之蜡百神壇高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

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一百八十二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蓋開元以來年祀寖遠有司失傳郊祀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詔復爲虎載田畯郵表畷慶曆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罍爲二籩豆十二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分獻官逐階下罍洗詣帝神農伊耆五星三辰七宿嶽鎮海瀆祝融后土后稷蒼龍朱雀麒麟元武白虎神座前上香奠幣爵並再拜內從祀臣位不設香幣祝版唯奠酒再行復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

神宗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記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有四郊之兆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之後從之　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每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卽祭日月其神農后稷舊設位於壇下當移於壇上其壇下伊耆氏之位宜除之禮部復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爲重複太常寺以爲蜡祭本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同日不爲重複從之　曾鞏本朝正要策云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之名蜡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爲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饗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以土王貞觀之際尙用前寅蜡八神卯日祭社辰日爲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

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嶽五鎭瀆四海四及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蒼龍朱雀麒麟白虎元武五水庸五坊五於菟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嬴五貓五昆蟲從祀方依其分設若中方嶽鎭以下設於南方蜡壇西階之西中方山林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高宗紹興十九年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　有司檢會以臘前一日蜡祭東西方百神禮料一視感生帝內從祀視釋奠文宣王從祀蜡祭南北方百神一視鎭嶽海瀆內從祀視釋奠武成王從祀

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請於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從之東方以日爲主西方以月爲主各配以神農后稷南北方皆以神農爲主配以后稷若五星五帝二十八宿十二辰嶽鎭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羽毛鱗介貓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

文獻通考卷八十五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十九

五祀

中央土祭祀中霤祭先心 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肝肺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如祀戶之禮藏才浪反 疏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褻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名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故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爲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複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庾蔚云復謂地上累土爲之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爲中霤 問后土氏之祭朱子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祭天不可祭而土地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爲土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爲尊存古之舊亦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春祀戶祭先脾 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值丈吏反又如字後倣此 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又曰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爲尊也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故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謹按月令春祭脾秋祭肝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乃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

三牲有先後爲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堂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於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向置主內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爲俎設奠於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奠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謂旣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奧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卽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於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閒設主祭黍稷肉祭醴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夏祀竈祭先肺

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而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爲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陘音刑霤禮文云疏曰知竈在廟門之東者稷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者制謂截割心肝皆膈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此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向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者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祀戶者祭肉三脾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者三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云旣祭祀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謂筵前初設席之奧之筵前唯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面執俎者以外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道筵之東其黍稷設於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又禮器祭竈見百神儒先火濂

秋祀門祭先肝

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疏曰云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於五月中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

材次之腎爲肝在心肺之下腎之上故云於藏値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已春爲陽中於藏値脾者則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上後

方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爲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其得爲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向而北面設之云又制肝及肺心爲

俎奠於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 冬祀行祭先腎 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

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之外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及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疏曰按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

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七尺[illegible]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於軷上者以主須南向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 月令 大雅生民詩取羝以軷朱子注曰羝

牲羊軷祭行道之神也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見因祭篇會同條 聘禮賓釋幣於行及出祖釋軷歸釋幣於門見因祭條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注見社稷禮 凡祭祀禜門

用瓢齎 禜音詠瓢蒲遙反齎音齊 禜謂營鄭所祭門國門也杜子春讀齎爲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元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 蠡力兮反或郎過反柢音帝 疏曰鄭知禜謂營鄭者欲見祭神非一

取營鄭而祭之義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也 春官 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 疏曰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

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禳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年秋大水有用牲於門之事 夏官 孟冬臘五祀 冬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 疏曰臘五祀者臘

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五祀也其臘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曰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后云仲秋獵得禽獸

以爲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若周則七祀 詳見百神蜡條 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曲禮下

司服 注見祭社稷禮之內 王祭五祀則希冕 春官 以血祭祭五祀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爲少皞氏

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春官大宗伯 楊氏曰先鄭以五祀爲五色之帝後鄭以爲五宮之神以經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五祀文

在五嶽之上故也抑不思社稷五祀皆在內故聯序並言之五嶽在外故序在社稷五祀之後此以內外分不以大小分也 三闕文 三闕爛 故似廉反 疏注並見社稷禮 夏官小子掌祈於五祀

見因祭[illegible]條 疾病乃行禱於五祀 見因祭疾而禱條 儀禮 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 朱子曰神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却是甚麼道理

又曰行祀行是道路之神門是門神戶是戶神與中霤竈凡五古時聖人爲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自恁地但不知後世門神便畫个神像如

此又問五祀未行之義先生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之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又出門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　程子曰五祀恐非先王之典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亦廊也其功幾何　白虎通曰五祀者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大夫已上得祭之乎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陳氏禮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降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專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

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牛牲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 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所命故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按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所以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 祭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 注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疏曰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差等故疑殷時制也按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三祀又疏曰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禮王制王立七祀故知周禮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　朱子語錄問五祀皆有尸竈則以誰爲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必有膳夫之類祀門之戶必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　黃氏曰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月令四時祀竈戶門行中霤是也

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霤五祀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　岳氏曰古有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　按月令五祀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皆典祀之正者也至漢則其制已廢而郊祀志所載不經淫祀甚衆然武帝時李少君言祠竈則可致物（物謂鬼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又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與注疏所言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其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之意略同然其所以立祠之意則皆淫諂非禮之正也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祠門戶比獵

後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晉武帝時傅元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

闕唯司命配享于南郊壇

隋制祀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夏季土德王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　通典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爲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不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該食於金修及元冥食於水句龍食於土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時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元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爲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正論著以爲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爲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

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是也蔡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學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閒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設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旣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之以爲祖神祖者徂也徂即行之義也

唐開元禮

祭七祀儀

各因時享祭之唯中霤祭夏別祭祫禘之官徧祭之如臘享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率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門內道南東向北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太廟令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如常其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罍篚者次入就位遂於堂上設饌訖大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光祿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罍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於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三陽照物四序惟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司命尚饗戶云時惟歲首升陽贊滯竈云時惟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惟孟秋升陰紀物厲云時屬實沉氣序清肅行云時惟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七祀版祝史一人讀之獻官再拜訖贊引引

獻官詣酒罇所酌獻戶如上儀訖贊引引還本位於堂上徹豆祝史敬徹豆還罇所 臘享祭七祀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今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尚饗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齋郎助奠餘如上儀

祭中霤儀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於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常丞具特牲一饌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又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奉禮設太廟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皆如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詣神座前西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於座首設於神座首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廟令酌酒贊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中霤賴茲保養旽庶以安式荷神功祗率常禮爰以特牲時藏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酒明祝於神尚饗訖興太廟令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

還鐏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鐏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卽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幷祭之蓋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蓋康成解經於制度之不脗合處則以爲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爲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爲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卽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幷祀於其地猶云可也至於若司命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卽太廟之中爲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子享之患乎

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

神宗熙寧八年詔攝太廟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七祀版位

元豐三年太常禮院請禘饗徧祭七祀詔從之

四年詳定郊廟奉祀言按禮記祭法曰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春其

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祠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又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元冕注謂羣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禮記曰一獻熟注謂宮中羣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之服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則偏祭七祀其四時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卿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太廟牲以爲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必薦熟親祠及臘享卽依舊禮偏祭從之政和時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豐儀臘享祫享則偏祭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

文獻通考卷八十六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

籍田祭先農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籍借也借人力以理之勸天下使務農也謂之帝籍天子籍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謂籍於東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推發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躬秉耒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燕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古人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者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供祭祀也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耨耘也王籍謂王者籍田千畝帥公卿以下親耕之處也甸師帥庶人終耕之入其收於王以供粢盛）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自厲王時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虢文公諫曰（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音脈視也）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丁佐反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於天廟（底音旨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去聲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告古毒反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所掌之民蓋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於籍（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農器也）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

太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 王卽齋宮 齋側皆反所齋之宮 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 御治也 王乃淳濯饗醴 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 及期 期耕日也 鬱人薦鬯 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共音恭 犧人薦醴 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 王祼鬯饗醴乃行 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 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 從去聲 膳夫農正陳籍禮 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農正田大夫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 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 墢鉢伐二音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 班三之 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庶人終于千畝 終盡耕也 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 省息井反 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 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 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 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國語周語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舊儀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 先農神農也五經要義云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 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爲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

景帝詔曰朕親耕爲天下先

昭帝幼卽位耕於鉤盾弄田 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

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

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以享 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 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

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

魏氏天子親耕籍田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宮八里邊十六里爲北千畝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

東晉元帝將脩耕籍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曰漢儀無躬籍之文然王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時史學生山謙之以科鳩集其儀已奏聞詔言斟酌衆儀造定圖注因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青衮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祀先農比來並用立春後亥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辰何佟之云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鄭以不必丁亥今但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漢文用此日耕籍祀先農後相承用之非有闕義班固序亥位亦云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別種也且亥既水辰含育爲主播厥取吉其在茲乎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

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啟蟄而耕（時在二月內尚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祼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禮云親載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說所乘輅上）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觀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

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為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行禮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秸盛稾以餉犧牲

唐制皇帝孟春吉亥饗先農於東郊親耕於籍田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　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郊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親享先農躬御耒耜率公卿耕於千畝之甸

乾封二年正月行籍田之禮躬秉耒耜而九推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耳　初將耕籍田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儀鳳二年親耕籍田於東郊

景雲三年親耕籍田

武太后改籍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為帝社壇 詳見社稷門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執轡上謂左右曰帝籍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隴乃止耕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年十一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后稷配親耕耒耜而九推焉

憲宗元和五年上將行籍田之禮詔有司詳定儀注太常言籍田禮廢已五十餘年有司案牘無可檢尋今據禮經及開元乾元故事并徵前代沿革參詳定敕付所司未及施行而罷

唐開元禮

皇帝吉亥享先農儀 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先農壇高五尺方五丈四出陛其色青祀前二十日修畢前享三日陳設如圜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樂如圜丘儀唯樂懸樹路鼓為瘞埳於壇壬地外壝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圜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為異 掌事右校埽除壇之內外前享二日衛尉設官享公卿以下次於外壝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宮懸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享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如式又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

於壇東西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於北懸間享官門外位皆於東壝外道南如式又設御耕籍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
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爲列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
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於御位西南東向以北爲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
位於御耒席東少南西向廩犧令於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二
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耤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耕耤位以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神農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
東南隅北向后稷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神農酒罇之東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
亞獻洗於東陛南俱北向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
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祿
卿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
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
首

鑾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圜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
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幣皆以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

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埽除及就位如圜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埽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圜丘儀（攝事自未明三刻至此與正儀同）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皇帝升進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圜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如圜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而橫執之左其耜之耜所置於席遂守之（凡執耒耜皆橫之授則先其耒後其耜）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圜丘儀（攝事衆官拜訖謁者白太尉有司謹具請行事無初未明三刻下至此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接神皆奏姑洗）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偃麾戞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圜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退立於罇所皇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樂止（攝事無）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羃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

引皇帝攝事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圜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倣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立爲異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土膏脈起爰修耕籍用薦常事於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攝事太祝酌罍福酒其飲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圜丘攝事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攝事謁者引太常卿爲亞獻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神農氏象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稷氏象罇所取爵於坫執爵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手帨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

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還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帥贊者就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籍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官執事再拜出如圜丘攝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籍位南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攝事無詣耕籍位）

耕籍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犧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俛伏搢笏解耒韜出執耒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於司農司農反於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帥其屬以次耕於千畝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之儀唯不賀不上壽爲異

籍田東郊儀

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右合以祀先農壇上行事夾侍正衣充中書門下先奏侍中一人奉耒耜進耕畢復受奏禮畢中書令一人侍從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官已下並合便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司農卿一人授耒耜於侍中侍耕右衛將軍一人已上並侍衛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行五推禮舊例宰臣攝行事九卿九人行九推禮舊例差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行事諸侯三人行九推禮差正員三品官及嗣王攝行事禮儀使一人贊導耕籍禮太常卿一人贊導耕籍禮已上官合便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右禮司狀上中書門下請奏差如本官不足差六品已下官充並服袴褶御耒耜二具並以青色內一具副準乾元故事合依農人所執者制造不合雕飾事畢日收籍耒耜一才席二領三公九卿諸侯耒耜一十五具御耒耜牛四頭內二頭副并牛衣每隨牛一人並絳衣介幘須明閑農務者行事禮司事差人贊導高品中官二人執侍耒耜並衣袴褶太常帥其屬庶人量用二十八人以備禮郊社令一人檢校太常少卿一人帥庶人赴耕所太常博士六人分贊導耕禮如本司官不足準舊例本司具名上中書門下請差攝行事司農少卿一人檢校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係差五品六品清資官攝充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內十頭副每頭隨牛人一人須明閑農耕者差庶人耒耜二十具畚二具鍤二具以木爲刃府司差一人專知管籍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籍田時立於田畔候耕畢去畿甸諸縣令準舊例集先期到城籍田日服常服赴耕所陪位而立耆老量定二十人並常服籍田日於庶人耕籍田位之南陪位

宋太宗皇帝雍熙四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郊行籍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無致煩勞務遵典故　太常禮院言籍田舊不置五使今請依南郊以宰臣親王三品官爲五使仍命蘇易簡等詳定儀注　詳定所言方位請依唐例在東郊北齊籍田千畝各頃別種穀一色一頃作祠壇今聖朝郊宮制度廣大請詳於千畝之外壇高九尺周圍四十步飾以青歷代壇去京城遠近各異今請於朝陽門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內擇地爲壇

又通禮不載告廟祭十里內神祠及禮畢稱賀之儀今緣國家盛禮望遣大臣前一日告昊天上帝太廟俟禮畢文武百僚設行宮稱賀鹵簿使言諸司儀仗法物車輅請準南郊例排並從之　詳定所言按通禮儀注皇帝親載耒耜於車右隋書禮儀志齊代籍田令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以爲禮輕遂以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又舊禮魏晉耕籍乘木輅今準通禮皇帝乘耕根車欲請以象輅載耒耜列於仗內御前在皮軒車後殿中省香燈之前所以明示重耕籍之禮從之　禮儀使言按通典宋齊之制於先農壇東別立觀耕臺帝親耕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耕其臺不載制度緣皇帝被袞冕執圭宜便陟降請築臺高五尺周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又通禮亦不載御樓賜赦按唐開元二十三年籍田禮畢還宮大赦今取進止從之仍候禮成肆赦　詳定所言按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親耕籍田千畝中開阡陌設御耕位在先農壇東北唐禮不開阡陌設御耕位於先農壇南十步詳此卽當時壇前不設樂懸則御耕位歷代不同今旣備樂懸二舞俱在壇前請定御耕位在壝門東南又先農壇設二壝今緣儀衛廣大所有外壝請於大次及御耕位觀耕臺樂懸之外又隋書籍田令率其屬耕千畝以青箱穜稑之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訖司農省功奏事畢唐朝不行此禮詔備留又隋以青箱奉穜稑之種唐廢其禮青箱舊無制請用竹木爲之而無蓋兩頭設臺襻飾以清色中分九隔隔設一種覆以青帊穜稑卽早晚之種不定穀名今請用黍稷秫稻粱大豆小豆大麥小麥陳於箱內從之　詳定所言舊禮有庶人終畝之說卽不載庶人耕位所在今請於諸侯耕位之南退近東十步西向以成終畝之禮又按典禮先農用犢一近制中祠以羊豕代望權用犢以純色充進胙如郊祀禮料禮器視大祠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神農后稷册學士院撰文並從之　又言準詔定乘耕根車而車元無副上下大小與金玉輅等

緣天子所乘皆有副今請改乘玉輅以耕根車改載御耒耜玉輅駕士六十四人耕根車止四十人亦請添同玉輅舊禮勞酒在車駕還宮之日設會於大殿今請依郊祀擇日大宴從之　學士院上東郊青城殿門名前殿曰兩儀後殿曰延慶大殿門曰龍德左掖門曰光天右掖門曰麗天東門曰鳳陽西門曰安福南門曰祈年北門曰元英大殿東西廊門曰日華月華後園五花亭曰會芳御幄後門曰福慶詔付有司

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於乾元殿翼日鑾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赴東郊行宮齋宿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袞冕執鎮圭親饗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氏配禮畢次詣耕籍位行三推禮有司版奏禮畢帝顧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於三推爲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公王耕耕訖侍中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官有差

眞宗景德四年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春季劃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祀昊天上帝者按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禮記月令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又六典及禮閣新儀亦皆先言上辛祀昊天後言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來年正月上辛後亥日享先農卽爲著令用符禮文詔太常寺崇文院檢討官參議判寺李宗諤等言唐制正月上辛祈穀孟春亥日享先農不明載祈穀享先農前後按禮記月令正月中氣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注云祈穀謂上辛祀昊天上帝籍田謂郊後亥日享先農於東郊而耕籍田又按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上辛後亥日祀先農伏請下有司

自今享先農並用上辛後亥日從之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帝親耕籍田禮儀準端拱之制微有增損　詔籍田靑城及壇壝所占或先有民家塋冢府縣不得因茲夷剗宜權用箔曲遮蔽以便行禮　廣文館開封府貢舉人等上書以國家躬訓農事難逢之會乞陪序於壇次以觀盛典從之令陪位於文官九品之下　大禮使言籍田禮希曠已久比聞修舉內外翹屬況親屈萬乘勸農力本伏請下有司令徧諭密近村聚候御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勿令呵止從之

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爲籍田置令一員從先農壇於其中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爲籍田兵　先是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語王耕一墢庶人終於千畝廩於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非所以致潔誠也欲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令一員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以郊社令辛公佑兼籍田令公佑請因舊鏺麥殿規地爲田取卒之知田事者刺爲籍田兵給其役五穀之外並植果蔬冬則藏冰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後進御有餘則貿錢以給雜費輸其餘於內藏庫用著爲令　權管幹籍田王存等言請以南郊鏺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菱地八百四十餘畝幷民田共千一百畝充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齋宮幷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進呈從之

哲宗紹聖四年權禮部侍郎范鏜等言每遇臨幸籍田常遣官祭告先農壇其籍田刈稼皆以爲粢盛之實車駕臨幸則取新薦獻當在所先卽刈麥乞以所進麥付所司變造禮食於臨幸次日薦之太廟然後進供頒賜並如故事秋觀刈禾亦如之及乞觀麥禮畢車駕移幸稻池綵殿以觀插稻詔可　將作監言增修鏺麥殿成詔以思

文爲名

徽宗政和元年臣僚言乞講明耕籍之禮議禮局條具八事一罷享先農爲中祠命有司攝事帝止行耕籍之禮一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一乞孟春之月親耕下太史局擇日不必專用吉亥一耕籍所乘改用耕根車罷乘玉輅一乞躬耕之服止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並服朝服一倣雍熙儀注九卿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以正員三品官及上將軍攝一倣雍熙儀注設庶人耕位於諸侯耕位之南以成終畝之禮一倣雍熙明道儀備青箱以設九穀如隋之制其詳並見政和五禮新儀

高宗紹興二年四月上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

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孟春吉亥日享先農望下有司條舉行之以酒脯一獻之禮儀視風師

十四年十一月詔以嗣歲之春祇祓青壇親載耒耜躬三推之禮　命臨安府守臣度城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迺建思文殿觀耕臺神倉及表親耕之田又詔毋建殿宇設幕屋席屋如南郊事畢撤去庶不擾民　太常丞王湛謂新儀帝乘耕根車左輔奉耒耜載以象輅列於仗內政和八年左輔奉耒耜于玉輅耕籍使衛以儀仗二千人先詣壇所王之五輅玉輅最貴耕根一名芒車所謂農輿鉦蓋車之無飾者也齊代籍田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時以爲禮輕更用侍中載於象輅眞宗明道二年二月帝乘玉輅適耕所司農卿以耕根車載耒耜前玉輅以行今政和儀帝御耕根而耒耜乃載於玉輅輕重失序請乘玉輅而以耕根載耒耜又謂端拱明道之禮備矣政和中徽宗正之故新儀最爲簡要宜遵而行　權工部侍郎錢時敏奏耕籍使所乘車禮官謂象

車以象飾諸末朱斑輪八鸞左衡左建旗右載闟戟駕馬四飾羣纓輪衣絡帶皆繡以鸞車高丈有五尺廣丈請下有司製之甲子禮官請前三日司農以青箱奉九穀穜稑之種進內前二日皇太后率六宮獻之於帝次日授司農以待耕事九穀種以竹木箱載之無蓋飾以青色覆以青帕三公三少宰臣親王使相五推執政臣二省臺諫九推庶人終畝又請少府製御耒耜二及箱皆飾以青御耕青牛四衣以青如無青牛以黃牛代以青羅夾衣蓋搭從耕官每耒耜用牛二頭耒耜三十牛六十庶人四十人並青衣耒耜四十牛八十鍤十畚二十各命有司具之時敏又請象車小樣卑請加高二尺爲丈有七尺茵褥用紫閏十一月癸酉兵部請仗士二千以太常鼓吹黃麾仗足之前期閱習前一日宿仗於皇城南門外質明衛耒耜先往禮官先用其半又請耕籍使用本品鹵簿王公六百八十有八人請用其半禮官請親耕日命有司享先農已已詔討論象車合製與否禮官乃謂新儀象輅載耒耜宣和耕籍使乘象車參考端拱親耕以耕根車載耒耜而使不乘車請用端拱禮耕籍使朝服騎護耒耜行於仗內仗士千人質明先往壇所以候車駕罷象輅不製唯製耕根車從之

十五年正月壬辰上享先農遂耕籍三推畢宰臣秦檜請以耒耜授有司上不許曰力本務農出於誠心至九推三請乃止

饗先農親耕籍田儀注

前期設御座於籍田思文殿之中南向東西閣於殿後之左右御幄於觀耕壇上南向大次於殿上南向小次二一於先農壇午階下稍東西向一於觀耕壇西階下稍北南向羣臣次於門之內外設饌幔樂舞前一日設帝神農氏位於壇之北方南向后稷氏位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帝版位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稍西

北向望瘞位於子階之西北向羣臣位各以其方罇罍俎豆皆如大祀司農設御耒耜於南門外幕屋之內御耕版位於耕籍所南向侍耕位在於東西階北上從耕三公位在東南九卿諸侯位在其南皆西向北上庶人位在其南少東十步外耆老陪耕又在其南皆西向御耒席於三公之北稍西南向太僕設御耕牛於御耕位之西稍北太常設登歌於觀耕壇上宮架於庶人耕位之南俱北向耕籍使位於御耕位之東南向侍中在其南西向司農卿二一位於侍中之後一在其南籍田令二一在司農卿之南少退皆西向北上奉青箱官位其後司農少卿位二於庶人位之前太社令位於司農之西少退皆西北向太僕卿位於御耕牛之東稍前南向畿內邑令位於庶人位之東西向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執畚鍤者之前西向司農設從耕耒耜及牛各於其位之前兵部陳仗士及耕根車於皇城南門之外遂省牲省饌割烹祀之日質明侍中奏御耒耜載於耕根車耕籍使騎從至籍田門外侍中以耒耜授籍田令橫執之置於耕所之席而守之帝履袍輦出宮南門至思文殿降輦入後閤羣臣入就位帝服袞冕至南壝門外執大圭入自正門宮架隆安之樂作至午階版位西南立宮架作靜安之樂儲靈錫慶之舞三成帝再拜羣臣皆再拜（凡帝拜羣臣皆拜）宮架樂作帝搢大圭沃盥執圭升壇耕籍使從宮架樂作升自午階登歌嘉安之樂作帝搢大圭執鎮圭進帝神農氏位前北向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興搢圭跪奠幣執圭興次進后稷氏位前亦如之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南立祝史奠毛血盤禮部尚書執籩豆簠簋兵工部尚書奉俎以入宮架豐安之樂作皆奉以升北面跪奠之宮架樂作帝搢大圭沃盥洗爵執圭升宮架樂作至壇上登歌禧安進帝神農氏位前北面立搢大圭跪執爵三祭酒於地執圭興祝東向跪讀祝詞帝再拜次進后稷氏位前酌獻亦如之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還小次釋大圭文舞

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盥洗爵升進帝神農氏罇所西面立宮架作正安之樂嚴恭將事之舞既實爵進神位前跪祭酒奠爵再拜次獻后稷氏亦如之降復位終獻亦如之宮架樂作帝執大圭升登歌禧安至飲福位北面立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奉爵西面立帝再拜殿中監跪進爵帝搢大圭跪受之三祭於地啐酒奠爵兵部尚書西向跪進胙俎帝受俎奠之太祝東向跪進黍豆帝受豆奠之殿中監跪再進酒帝遂飲卒爵奠之執大圭再拜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徹籩豆徹俎登歌歆安遂賜胙羣臣皆再拜送神宮架作靜安之樂一成帝至望瘞位北面立宮架樂作乃瘞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內壝門外釋大圭羣臣各俟於次侍耕從耕及執事者皆朝服以次入就位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輦至思文殿降自西階宮架樂作至小次降輦至耕籍位南面立籍田令進御耒席南北面解韜出耒東向立授司農卿司農以授侍中進之帝受耒耜宮架樂作三推禮畢侍中受耒耜復轉以次授之籍田令復於韜帝初耕諸執耒耜者各授從耕者帝升觀耕壇宮架樂作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御座南向從耕三公三少宰臣親王使相皆執耒耜宮架樂作行五推之禮退復位執政從臣二省諫憲次執耒耜宮架樂作九推復位司農少卿帥庶人以次耕於千畝耕畢乃退耕籍使升自卯階進御幄前稍東西面立陪耕耆老進壇下北面再拜樞臣前北面承制退至午階之東西面立宣制退都承旨承制西面宣勞耆老耆老再拜退復位帝降座登歌樂作至壇下升輦宮架樂作至思文殿後閤侍耕從耕者皆退司農卿奉穜稑種至耕所播之少卿帥太社令眎終千畝卿省功畢至殿下北面奏訖皆退帝還宮

二十一年八月詔權罷籍田司免其官吏胥徒太常少卿王普請以印歸禮部存卒八人以守壇壝及凡種植之物農三人以給種植供禮料籍田司初募兵卒三十一人存者二十三人今量存七人甲頭十人以農民充免其科役今量存三人典吏以寺吏兼之

孝宗乾道四年十一月太常少卿王瀹請籍田以供粢盛蔬果自廢此司寺官兼掌之舊有農十人今僅存其三而是時王普請益粢盛禮物三倍於故歲請量增三人

光宗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九宮先農高禖壇壝廢不治而農壇爲甚乞命臨安府守臣葺築以嚴祀從之

親蠶祭先蠶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令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主山林之官也）乃修蠶器（箔槌鉤筐之類）禁原蠶（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爲傷馬）

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箔以上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館皆賜從桑者縑皇后自行（窳以主反）

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四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武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宮祠先蠶禮以少牢（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宮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治）

魏文帝黃初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

晉武帝太康六年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音貴）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頒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鄉縣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饗宴賜絹各有差

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

北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陛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緣襜襦褠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皇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帥御座女尚書執筐女尚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處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褖衣者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灑一薄凡應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設勞酒頒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㚤（音弋 婦官名）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

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爲亞獻終獻因而躬桑

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親桑於位壇東面倘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世婦以授蠶母受切桑灑訖皇后降壇自齊及周隋其典法多依晉儀亦時有損益

唐先蠶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迴三十步

太宗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先蠶

高宗永徽三年三月制以先蠶爲中祠　有司言按周官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明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行之伏以農桑乃衣食萬人不宜獨闕先蠶之祀無巳則皇后遣有司享之如先農可也

顯慶元年三月皇后有事於先蠶

總章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咸亨五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上元二年三月天后親祠先蠶

元宗先天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自嗣聖以來廢闕此禮至是始重行焉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皇后祠先蠶於苑中

唐開元禮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儀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尙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尙儀版奏請中嚴尙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尙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尙儀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即御座東向坐六尙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尙儀前跪奏稱尙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興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尙以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攝事無以上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日於享所（亞獻終獻則致齋二日皆於其所）六尙以下應從升者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每隅一人攝事同）享日未明給使代執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

陳設

前享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尙舍奉御鋪御座尙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尙以下次於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攝事守宮設享官次於東壝內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圜丘儀諸女工人各爲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南方北方以西爲上右校埽除壇之內外又爲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爲採桑壇於壇南二

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侑舍量施帷帳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於後設司贊位於樂懸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司贊掌贊位於埋埳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準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御採桑位於採桑壇上東向設內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尚功執鉤典製執筐設內命婦執鉤筐者位各於其採桑位之後尚功下四典執鉤典製下女史執筐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事內謁者設三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當瘞埳道西向又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糾察違失設掌贊位於樂懸東北女史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掌贊女史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無設御位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罇皆加勺羃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攝事無御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神廚及諸司供事便次守宮與金吾相之量於壝東張設享日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

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採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具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日內侍奏裁）未明二刻搥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為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如式）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典製進筐鉤載之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製等進筐鉤載之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諸衛前後督攝如常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二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醞各帥其屬（攝事則女史及司醞各帥其屬）入實鐏罍及幣（犧鐏實以醴齊象鐏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以上鐏其幣以黑）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侍之屬與司饎等掌之其牲之內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內謁者同時進入以供進胙自餘供享之物並請祠前一日先入）駕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內典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女相者以尚儀下女史充攝事質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壝外位掌贊帥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典正女祝及女史祝史典女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掌贊曰再拜女史承傳典正以下皆再拜訖典正以下各就位典樂帥女工人就位其女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之）駕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還侍位

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坫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鈎筐以退（其以命婦鈎筐則內命婦降車訖典製等進乃受之）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俱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及女史女祝史（女祝史以尚儀下女史充）典女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尚服負寶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入自東門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與司言退立於左）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進尚宮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鑾駕至以下至此儀）典樂跪舉麾（凡取物者皆跪而取以興奠物亦跪奠訖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下享神之樂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祝史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尚宮引皇后正和之樂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樂）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尚宮升壇以下皆尚宮行事）六尚以下量人從升（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女祝史退立於罇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奠幣下倣此）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

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迎引於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羃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還罇所尚宮引皇后詣罍洗樂作攝事女相者引尚宮無樂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宮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宮引皇后攝事無皇后自至罍洗以下至此儀但女相者引尚宮詣酒罇所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羃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事奏雍和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於攝事女祝持版祝云皇后某氏謹遣某官妾姓敢昭告於先蠶氏惟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后拜訖樂止尚儀以爵酌上罇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酌罍福酒進於尚宮之右西向立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籩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脚第二骨各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儀皆尚宮行事女相女祝贊之以下倣此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引尚儀爲亞獻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象罇所執罇者舉羃貴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受爵復於坫貴妃再拜興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

復位如初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者引尚食爲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司贊曰賜胙掌贊唱衆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攝事賜胙則掌贊唱賜胙女史唱再拜也）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前奏請（攝事女相者白）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南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於衆官將拜尚儀執饌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埳尚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採桑位尚功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採桑典製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尚功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尚功帥執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食蠶灑一簿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尚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后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五刻頃搥三鼓為三嚴內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門外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式奉迎內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內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與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為異）

宋眞宗景德三年詔祀先蠶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言古者王后親率嬪御以祀先蠶是以開寶通禮郊祀錄並有親蠶祝辭蓋由中宮未嘗親祭所以有司闕而不舉又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為亞獻昭儀為終獻若攝事則尚宮為初獻尚儀為亞獻尚食為終獻又周禮大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蓋薦豆籩徹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唐會要云農桑衣食萬人不宜獨闕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攝祭可也臣以謂屬之命婦未若歸於有司望詔有司參定其儀詔太常禮院檢討攝祭故事以聞禮院言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饗先蠶於公桑有司攝事前享五日諸預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宮為初獻尚儀為亞獻尚食為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周禮大宗伯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又云王后不與則賛宗伯注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按唐會要云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太常禮院言請築先蠶壇於東郊從桑生之義其壇酌中用北齊之制設一壇二十五步如淳化四年中祠禮例從之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氏唐月令注以先蠶爲天駟謹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當是始蠶之人故開元禮享先蠶爲瘞埳於壇之壬地禮義羅曰今禮享先蠶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又按王涇郊祀錄載先蠶祝文曰維神肇興蠶織則是始蠶之人明矣今享先蠶其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沿襲唐月令以先蠶爲天駟誤矣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請就北郊爲壇以享始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蠶壇之側度地築公桑蠶室歲養蠶以供祭服其親蠶殿可以無斁爲名　先是議禮局禮部太常寺被旨議合行制度凡七事謂倣後齊之制置公桑蠶室度地爲宮四面爲牆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建殿一區爲親蠶之所倣漢制置繭館立織室於蠶宮中養蠶千箔以上度所用之數爲桑林築採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　議禮局又言周官内宰詔后帥内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爲尊則蠶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今享先蠶儀乃用白幣非所謂稱按古者制幣或依其方色或推其象類今先蠶之祭在於北郊則正陰之地以類推之蠶之始生其色亦黑則亦至陰之象制幣以黑爲宜從之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於延福宮

六年閏三月皇后親蠶

高宗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望下有司舉行從之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制一視

風師　四月輔臣張浚奏雨旣霑足又即晴霽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欲知民間蠶熟與否且可少知

女工之艱難也

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

論不果行

文獻通考卷八十七終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二十一

祈禳 旅禜附　禱疾　祓除　儺　禱水旱已見雩祭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六祝之劣反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疏曰此六祝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　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順祝當小祝順豐年年祝當求永貞吉祝當祈福祥化祝當弭災兵　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總謂之瑞祝　云筴祝遠罪疾者自此以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有筴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為一也　黃氏曰筴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筴祝為禱疾之事故以為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筴祝正為命卜筮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裁兵遠罪疾　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　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下作目　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為目　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裁兵遠罪疾三者郎是禱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　祈福祥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略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　黃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號而已　肆師與祝侯禳於畺及郊注曰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　疏曰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禳二事

小祝職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禜音詠　祈謂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　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家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元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疏曰鄭知類造禬禜皆有牲者案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禜祭星雩禜禜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禜既用牲故知類造亦皆有牲故云皆有牲也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詩云靡愛斯牲是也　舜典

肆類于上帝見因祭篇立君條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乎禰見巡守及征伐條　大祝太師造于祖類上帝及肆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　王制諸侯將出造乎禰及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條　禜祭見百神篇禜酺條

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 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春官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禜音詠酺音蒲疏見百神篇禜酺條　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注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賽也反命還白王　賽西代反　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小宗伯大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災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　疏曰禍災謂國遭水旱凶荒則有禱祠之事故云亦如之天災謂日月食星辰奔隕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爲位祭之　春官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　夏官　小子祈五祀見禳條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疏曰祭天用騂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雞人凡祭祀而禳釁共其雞牲疏曰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　春官　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　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疏曰按宗伯云副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按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祈除殃害非常之祭用尨之類故引以爲證也尨亡江反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衍注音延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禬禜遙望而祀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元謂衍爲延者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爲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者以其授號又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云授號知是詛祝者按詛祝而知也注及黃氏說見地示篇四望條

冬堂贈無方無算 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春官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　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曰元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按王制有釋

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祭之令之比毆之使爲之又梭比之跳曰攻與禬之禳去其神也嘉草攻之禳去其也云毆之止謂用嘉草熏之時并使人毆之 既役人衆故須校比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注曰庶除故以六祈兩言之以莽草熏之禳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於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正音政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　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 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疏曰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五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靁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去盛饌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等威威儀等差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正音政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夏戶雅反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是不君事其君也 齊有彗星 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　疏曰出齊之分野於元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

皆書此不書者時昏不見或陰不見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
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
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
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有不大過天其妖諸有罪受罰
又爲移之遂弗禜春秋左氏傳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
西光芒東及天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十
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疏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
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所占以審前日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
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
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
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行去聲疏曰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知
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音石宗廟中主條注疏見明
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爲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爲陽北爲陰就太陰禳火也禳火於元

冥回祿……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處更火也三日哭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疏曰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井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乃彌祀社稷禱祀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祝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曰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咮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咮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咮咮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咮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咮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咮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咮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為出內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咮者以咮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咮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疏曰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公七年傳曰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閼伯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數所主反　襄公九年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中戀反傳驛伯宗辟重曰辟傳傳乃重載之車也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

為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國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為于僞反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縵武旦反又莫半反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成公五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同）

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過古禾反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興）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為傳二年晉滅下陽傳）

楚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大室音泰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昭公十三年左氏傳）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帝令大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告于下者）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王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厥咎狂（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厥罰恒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厥極惡（生氣失故於人則為惡）時則有服妖（服貌之飾）時則有龜孼（龜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春者也屬木）時則有雞禍（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痾病也貌氣失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恒暘（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恒暘也）厥極憂（殺氣失者於人為憂）時則有詩妖（詩以言志）時則有介蟲之孼（介蟲蜩蟬之類蟲生於火而藏於秋者屬金）時則有犬禍（犬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

言氣失病也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二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是謂不能明其事也厥咎荼則荼緩也厥罰恆燠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則恆燠也厥極疾長氣失故於人爲疾時則有草妖物可見者莫衆於草也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者也屬火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聽不聽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厥罰恆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恆寒也厥極貧藏氣失故於人爲貧時則有鼓妖鼓聽應也時則有豕禍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水時則有耳痾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祓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厥咎霿霿冒也君臣心不明則相象冒矣厥罰恆風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恆風厥極凶短折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夜讀曰液時則有華孽華當爲夸夸蝸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時則有牛禍牛畜之任重者時則有心腹之痾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爲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師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時陽臣強之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王君也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極體而言之也厥咎眊劉子駿傳曰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也厥罰恆陰王極象天天養萬物養氣失故恆陰也厥極弱天爲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時則有射妖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失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歷於民心射其象者也時則有龍蛇之孽龍蟲生於淵行於無形過於天者也屬天蛇龜之類或曰龍無角曰蛇時則有馬禍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亂謂薄食鬭並是逆謂盈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維五位復建辟厥沴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過以共禦之又必齊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可除矣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晡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謂受其凶咎也其二辰

以次相將其次受二辰爲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禦貌於驕忿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狠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從順也參祭之其神乃順不怒也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於是非衆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聽之刑也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是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及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新器潔祀用赤黍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今亡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元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疏見祀天禮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疏見祀地禮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 同上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疏見祭物篇氊几條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金餅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秋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疏曰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故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 春官上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頌音容 眡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掌大師之縣縣太師當縣則爲之 疏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廞許金反 疏曰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 同上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歈昌葉反竽音于塤虛袁反牘音獨篴或大緣反 注疏見大喪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 疏曰此經直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不臨其大卜

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 疏曰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爲証也 同上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注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卜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之類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卽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灾邪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備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禜禜崇敬反 禜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絲營社有牲 疏曰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皆用少牢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疏曰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按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宫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 地官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月吉每月朔日也 疏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日皆讀之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或音蒲 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元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爲 蝝悅全反步與音餘 疏曰鄭知者爲人物烖害之神者凡國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爲烖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禜亦爲水旱與人物爲烖害 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爲烖害之神也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蝝螟之酺與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按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長無飲酒禮也鄭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按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醵郎引王居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卽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爾 同上 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敕戒之疏曰旅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

於民爲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令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祭祀注曰祭祀祭禜也疏曰五百家爲鄙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疏曰一鄙五酇故云各掌其酇之政令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酇作管反 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疏曰云命國人祭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端也 春官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注疏見久雨禱條

右祈禳旅禜附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疏曰婦人無外事[illegible]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后無外事禱祀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疏曰云以時者謂逐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爲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禬不行唯禳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遺象今存也 天官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元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疏曰知招敉皆有祀衍之禮者此招敉爲招福安禍與侯禳同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 衍音延 春官

疾病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儀禮記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疏曰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疏曰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疏曰史乃以策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 疏曰元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

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生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瘳待命當以事神 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屛藏也言不得事神 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既三兆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朱子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惟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看三王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爾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蓋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私語 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 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 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夏戶雅反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晉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 韓子祀夏郊 祀鯀 晉侯有閒 閒差 也昭公七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及說苑並同惟國語云祀夏郊董伯爲尸爲異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 江漢雎漳楚之望也 睢七餘反四水在楚界疏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

宜哉 哀公六年左氏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駘他才反閼於葛反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 遷閼伯于商邱主辰 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星火也 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 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相息亮反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夏戶雅反參所林反大夏今晉陽縣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疏曰謂之唐人當爲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震本作娠之慎反又音申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曰震大叔成王之弟叔也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疏曰叔虞爲晉之祖故言晉侯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疏曰昧爲元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爲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修及熙爲元冥昧爲金天裔子當是修熙之後釋例曰修及熙皆爲元冥未知昧爲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 宣汾洮 汾扶分反洮他刀反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 陂障之 以處太原 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頊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 沈音審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爲禜攢用幣以祈福祥疏曰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攢作管反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昭元年左氏傳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 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殷樂爲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爲大濩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濩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爲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 荀罃辭 辭讓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三年

異於禘嘗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嘗以禘樂享賓

以十一年爲士鞅矣引以徵百年亦非正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具天子之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 疏曰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爲之名 晉侯懼而退入於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請禱 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閒 閒疾差也差初賣反 襄公十年左氏傳

齊侯疥遂痁 疥音戒梁元帝音該又作痎音皆痁失廉反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綸聘梁梁人袁狎與綸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痁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此言梁主之說也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證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痁初疥後瘧耳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期音基瘳敕留反多在齊 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屈居勿反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 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 祉音恥爲于僞反 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辟匹赤反從子用反厭於鹽反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刈魚廢反掠音略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數所主反疏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之謂矯詐誣罔者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作虛辭以

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
對曰不可為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
人苦疾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
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貝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昭公二十年左氏傳　右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難乃多反毆起俱反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有
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魌音欺疏曰云時難四時者按月令唯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夏官　春官古夢季冬令始難毆疫注曰令令方相氏
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　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磔作伯反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索疫以逐
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　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
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疏曰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
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
司危北史墨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也　月令　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朱子曰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
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　鄉黨　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曰庚云禓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強鬼也

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

五色印爲門戶飾以儺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熏以萑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高帝八月祓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　先臘一日大儺（譙周論語注謂之逐疫曰儺却之也言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

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斫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淸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壄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獠洞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沭軀埤蒼曰獝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煬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也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二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櫑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敺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櫑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櫑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牲食魑魅者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漢宮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稉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　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大儺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卯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雞特禳宣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更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

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禊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此也）凡言祓者祉也以爲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何足驚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元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永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縗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侲子又作方相氏與窮奇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捧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門外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幷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著赤幘褠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師著假面皮衣執捧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鞉四人執戈鞭今以小戟也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大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埳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則前一日

之夕所司帥領宿於府門外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于是儺擊鼓鞞俱譟呼鼓鞞戈楯而入唱率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侲子以下諸州縣儺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寺率齋郎酾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儺官者引之徧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府司接引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於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於西南酒以爵脯以籩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饗訖興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埳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儺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於大陰之神寒往暑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凶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饗

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祈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常祀宮觀寺院以香茶素饌詳見雩祀門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眞宗天禧元年以蝻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敕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於大慶殿輔臣宿齋於殿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吏

禱嶽瀆諸祠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爲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十一人徧禱於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士庶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

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不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嶽瀆所在敕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於近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龍散日於中太上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設醮嶽瀆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於中而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內內侍省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宮修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僚言竊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强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庭載於祀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萬全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壝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爲害處俟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革禮慶曆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頗爲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酺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

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於蝝螟之酺神

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

祭儀禮料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爲酺神祝文係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即略依禜禮是歲儀注先擇

便方除地設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

某州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酺神蝗蝝洊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於神尚饗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命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

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寧宗嘉定閒以飛蝗爲災行下酺祭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終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二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謙遜自謂德不足以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言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政之所在猶今渾天儀也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卽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朱子曰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爲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卽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期諸侯等事也

湯旣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豐豐文王舊都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服興復同不復用也旣生魄生魄望後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武功之成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惟二月既望朱子曰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成王從鎬京至於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卜既望同意劉謙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戊申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注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度待洛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乙卯十二日也蔡氏曰徧觀所營也按後篇是日再卜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疏曰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戊午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此其釁之禮歟廟有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也此間當有告卜事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朱子曰始舉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己以聽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總百官今使之從王於周而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乃命曰我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蓋若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也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封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按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按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春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洛邑也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

晉襄僖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淸廟祼鬯告神之室與曰廟中之夾室也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王為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朱子曰賦也旬徧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肇開戎女公功也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賦也釐賜卣樽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敘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大雅江漢詩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文侯之命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勞音來號反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饔一恭反餼休氣反設庭燎燎力召反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期特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元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卯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衣於既反冠古亂反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鷩衣也鷩音鼈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餼之屬饗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飧音孫好去聲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告古毒反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國語周語

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白虎通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疏曰云一獻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册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

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漢文帝卽皇帝位於代入未央宮遂坐前殿十月辛亥見於高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於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漢承秦後典禮墮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嗣君卽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於此後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册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病之請册立齊燕廣陵三王册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卽皇帝位於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俱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尙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

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於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即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燎告類於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册文大概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為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又導書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為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即位大事謁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

宮漢文謂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准告宣帝一廟今竊以祖宗非一且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爲告廟不知告廟冊與告諸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內冊於金縢之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爲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爲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廟以皆爲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邪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甚用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準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

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告於太廟前朝明準不應革易如禪儀（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某官某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膺明命爲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勵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型繼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爲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鄉合鄉其嘉薦庶羞淸滌淸酌明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尚饗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禮官儀大事徧告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卽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卽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卽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卽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卽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祀祝文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皇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大寶猥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遑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屬羣情樂推今月四日已卽皇帝位改國號爲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不告尚饗

又遣宗正少卿郭屺以卽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時英宗已卽位）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春

秋公羊說讀誄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眞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於昊天上帝册文曰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 御名 敢昭告於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臣 御名 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倡義旅而先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 御名 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尙祈陰相以中興於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孝宗卽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泰一宮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侍從官內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兩攢宮就差紹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並如例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 光宗卽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寧宗卽位未改元 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

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紀邪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邪又卽位之後卽親見於宗廟行饗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告祭下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 朱子曰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正之也　舜典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岳柴祭告天也至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廟每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　遷主詳征伐條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疏曰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曰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王制　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　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爲四方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按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黃金勺者卽彼三璋之勺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

夏官

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射琰出者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大祝音泰校尸教反 疏曰元謂衡古文爲橫謂勺徑破先鄭爲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卽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爲是大祝用此經黃金勺之事也 冬官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詩序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 公羊子曰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邴彼命反從才用反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邴許田互見之桓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亡受命于祖告祖也疏曰前文據告行故曰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先受成于學疏曰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馘所生獲斷耳者 疏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訊言也執其可言問者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貉讀爲阡陌之陌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

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論表貉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為禡而已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埳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于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四俘而歸獻捷於社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 春官下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曰帥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疏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按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社主見地祇篇社稷條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量音亮或音良 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環市朝而為道也元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疏曰此為出軍之時所為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環市朝而為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 未必環遶為路也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夏官上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

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疏曰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知臨大卜者按大卜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 云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卜謀入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濮音卜 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云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克勝司馬執之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厭於涉反 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元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 殽戶交反鄉許亮反 疏曰元謂厭伏冠也者按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以其喪冠反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 同上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 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 疏曰肄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 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 疏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此以類造同云於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故云為兆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於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助大司馬也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 疏曰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肆師助大司馬也 春官上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 疏曰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元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兵 禩音祀令力呈反彌依注音敉亡爾反 疏曰元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裁兵者經言有寇戎之事則亦是裁兵故引小祝彌裁兵而解之 春官下

傳是類是禡師祭也 是類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師祭者言用師出征之祭名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也 爾雅

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 脤市軫反 疏曰釋文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脤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於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illegible]

爲盛音成閔公二年左氏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祓音弗釁許靳反從如字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鼙爲釁奉奉社主也鼙步西反疏曰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祖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定公四年左氏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側皆反注及下同齊車金路疏曰按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餘見宗廟篇上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疏曰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復而出蓋此主命故也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記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疏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爲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文王世子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注曰行主君父之象同上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牡茂后反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孔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湯誥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者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泰誓上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地山川之[illegible]大正以兵征之也戮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纘上祖奠享之意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

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周書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 疏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生明魄死而明生互言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武成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疏曰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以告行主也 室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 逡息俊反疾也頌曰駿奔走在廟 周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追王於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也禮記大傳 不以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疏曰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郕知治兵爲圍郕也 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

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 脤市軫反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 膰祭肉盡津忍反下同膰音燔 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交神之大節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 成公十三年左氏傳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

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雙玉曰瑴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晉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

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轈車以望晉軍（轈車車上為櫓疏曰說文云轈車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轈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夷平也）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成十六年左氏傳）

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公六年左氏傳）

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御魚目反免音問擁於勇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喪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繫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縶陟立反見賢遍反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示奉觴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反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定之乃還也疏曰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以安定之乃還也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

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觀古亂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五兮反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 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 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卽敵將士戰全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 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午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公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 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

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陳去聲）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北圍單于斬獲虜首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元鼎五年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鋒旗（注見祭星門）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出之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貙敕俱反）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為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

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古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於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褧議自今大事徧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合十一條則徧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誥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嶽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墠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墠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用命戰士於祖引功臣入旗門卽神庭而授版焉又罰不用命於社卽神庭行戮誥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誥擇日行飮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飮至策勳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

將發軔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埳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軷西首又奠酒解羊幷饌埋於埳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九年四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於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幷州地凱旋獻捷於太廟

四年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太宗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高宗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俘於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於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敕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門外軷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平澤潞及車駕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祓廟泰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祇祀圜丘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上尊號改元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田朝陵肆赦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罇豆籩各一實以酒脯宮觀以素饌時菓祝版幣帛行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之

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偽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圜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禡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禡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禡牙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眞宗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偽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迹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略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一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軷祭用羝羊祝文幷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泰一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攢宮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幷令招討使行禡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三

雜祠淫祠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孚逼反注疏見四方禮春官人凡祭祀社事用散注疏見祭器條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曰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按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者義近山川者兵舞義近社稷者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按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云干戚之舞祭統又用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帗舞列五采繒為之有秉者按樂師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事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地官一獻謂祭羣小祀也疏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一獻孰一獻祭羣小祀也孰而已並禮器王祭羣小祀則元冕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曰以其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

周立宣是祠於下杜亳亳湯所都濟陰亳縣師古曰亳即京兆亳縣有亳亭非湯之都也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降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像以接人也莘虢地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名也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常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一也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若馨香不上聞於神神不享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

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也其亡也回祿信於
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過信曰次丕山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周之興也鸑
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鄗京杜國伯爵唐氏之後也春秋傳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
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
房曰房后康王之子昭王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二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
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為生穆王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一心依憑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
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言神在虢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
為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
之式玉帛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掌次王位狸姓丹朱之後是也其神必欲故帥之以往也凡純色謂之犧也無有祈也祈求也無有祈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
堯臨民以五五五年巡狩也今其冑見冑後也謂丹朱之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忌也
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內史過從之虢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
賢以聽之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
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
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晉僖之五年也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
其口止於鄜衍乃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質如石似肝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
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雉皆鳴

（以應之也雉即是野雞）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之雊也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見山川門）而雍又有日月參辰諸祠（見祭星門）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皆淫祠也未聞其義）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下祠於下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營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即杜伯）其在秦中最小之鬼神也（鬼雖小而有神靈）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爲沛公祀蚩尤釁鼓旗

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神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炊饎爨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師古曰社主即上所云五社主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力追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粥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彊死魂魄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各有時日

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磃音斯）神君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謂先後古謂娣姒今人俗呼之以爲妯娌宛若字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壽宮神君（見祀屋門）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見祀前代門）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尅之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日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迺禱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湛祠而去（湛讀作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詛軍爲功丁姓夫人名）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

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具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禍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卽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逢山也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腄音甀晉灼曰腄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腄音丈瑞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琊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虯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時如種菜畦畦中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祠已胙皆瘞埋餘祭具而去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廚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復扶目反重文庸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

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
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
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
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敕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
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直當也息止也當祠
處而止也砰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報神之來也傳張戀反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
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
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
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
陳寶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
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
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
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古遙字遙也與舉也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遐亦遠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所謂縣圃縣圃之上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巽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
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壽長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王若陷冰丸投
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爾冶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

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若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師古曰絫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祀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於上帝矣林麓邱陵水澤之屬則包舉於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遠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臬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丞衡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迹之類以欺武

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求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祠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於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殤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祠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本記表紀云壞諸淫祀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

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嶽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詳見祭山川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復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眾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正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遠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為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元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於興慶池因祀而見也敕太常卿韋縚草祭儀縚奏曰臣謹按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爲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爲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卽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爲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鐘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樂者三變而致鱗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帗舞罇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凡祭羣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幷置灑掃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鎭上疏其略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爲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卽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大中祥符元年

詔飾神帳又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郞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爵令開封府春秋設祭

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殁爲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滏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册湫在寍州眞寍縣按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在山之半周一百六十步湪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乾符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晉邸嘗有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册湫神普濟王宅於水府幽贊上元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劒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卽日大雨雪遣使送銀香爐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卽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靈澤

靈顯王廟在鄜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沖唐末建廟因陂爲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册贈靖爲太保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歲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陵命入內都知石知顒致祭祀汾陰迴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大中祥符四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

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高帝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濆涌濟用無闕

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泠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礱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壖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僞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爲廣祐寧江王采石中水府爲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爲靈肅鎮江王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爲福善安江王中水府爲順聖平江王下水府爲昭信泰江王令九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崇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爲英烈王令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僞唐保大中加爲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加朝命詔封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祠也僞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開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刺史卒葬山側士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大中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郱亭廟在南康軍郱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異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沈俗言即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下即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齎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獻僞唐以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典當官爲崇飾因詔本軍葺之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爲儲福定命眞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眞人次眞君如此則錫命馭

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廣南經略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旦封州曹覲邕州蘇緘戰死請爲立祀載祀典從之

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祠廟略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爲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泰一宮之南爲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皁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爲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祝文依祀聖祖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則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郟鄏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

鼎之方士耳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烈於民者請申敕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倣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爲一等功德顯著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一等各條上尙書省參詳可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爲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眞武靈應眞君加號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追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敕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敕竊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眞人眞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告賜額降敕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眞人眞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告其道釋封太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並乞依舊降敕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祭祀非忠勞於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間者禁止淫祠不爲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夔峽自昔爲甚近歲此風又寖行於他路往往

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爲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㫁民罹其非横者必多若不早爲之所則弗及矣欲望中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誠禁止期於革心毁撤巫鬼淫祠從之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一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鄭元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

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注見明堂門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疏曰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大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詩曰中唐有甓疏曰廟中之路名唐堂下至門徑名陳閍謂之門詩曰祝祭于祊

殷制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七廟鄭元云殷制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大寢匠人營國之制夏舉宗廟殷舉王宮周舉明堂互相備舉王宮則宗廟與明堂亦同此制注見明堂門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雉門中門也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詳見社門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疏曰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注並見明堂門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疏曰祭法注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遺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

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爲始祖特立廟不毁卽從不窋已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太祖爲祧也 春官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嚮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疏曰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毁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祖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公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疏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墠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始祖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皆計其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墠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也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月月祭之也遠廟為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墠乃祭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於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及唯禘祫乃出

晉張融評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朱子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　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

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二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爲
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
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
是因有所禱而後爲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而爲鬼
也如晉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
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
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
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
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
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
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
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
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
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
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
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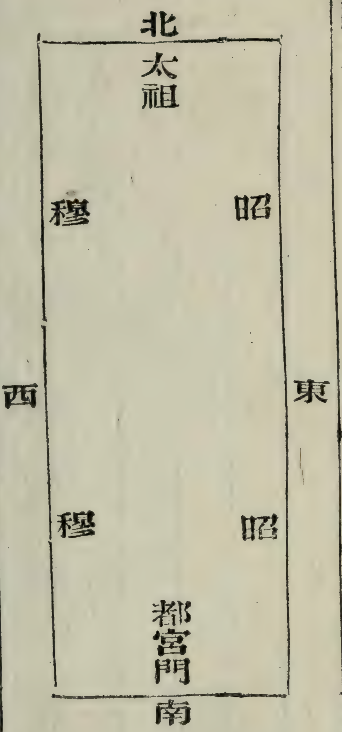
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邪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祔於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祖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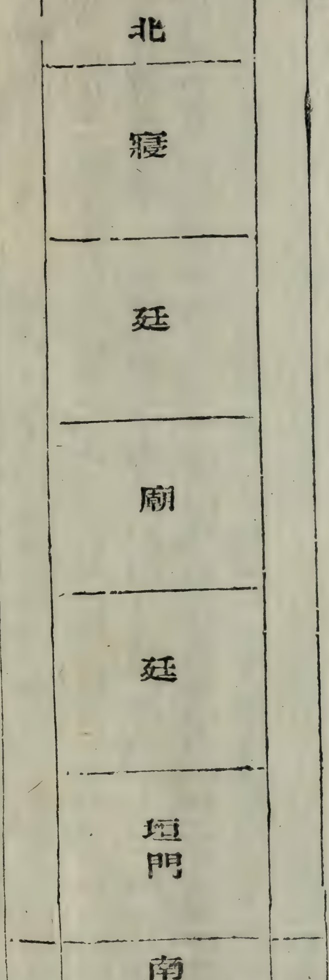
此凡國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遷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
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元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
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郕霍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
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別有廟謂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
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
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
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
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
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
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
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
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
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在圖說後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
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
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
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

之論哉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　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邪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邪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又語錄曰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　又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韋元成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韋元成等周廟圖

穆	太祖	昭
穆 文王世室	后稷	昭 武王世室
穆		昭
穆		昭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穆	太祖	昭
文世室	后稷	武世室
穆		昭
穆		昭
穆		昭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爲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爲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周世數圖

稷 不窋 鞠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周七廟圖

- 文王時：稷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公季 亞圉古公
- 武王時：稷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 太王文王
- 成王時：稷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 太王文王
- 康王時：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 文王成王
- 昭王時：稷 王季以上藏主 武 文 康 成
- 穆王時：稷 文世室 武 成 康 昭
- 共王時：稷 武世室 文世室 康 成 穆 昭
- 懿王時：稷 武世室 文成 康 昭 穆 共
- 孝王時：稷 武康 文成 穆 昭 懿 共
- 夷王時：稷 武康 文成昭 穆 共 懿 孝
- 厲王時：稷 武康穆 文成昭 懿 共 夷 孝
- 宣王時：稷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懿 孝 夷 厲
- 幽王時：稷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夷 孝 宣 厲

周九廟圖

穆公非以上藏主 高圉公叔王季 亞圉太王文王 武王時

穆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 太王文王成王 康王時

穆大王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康王 文王成王昭王 穆王時

穆文世室 武康穆 成昭共 懿王時

穆武 文成 康穆懿 昭共孝 夷王時

穆武康 文成昭 穆懿夷 共孝厲 宣王時

穆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 亞圉太王文王 成王時

穆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康王 太王文王成王 昭王時

穆王季以上藏主 武康穆 文成昭 共王時

穆武世室 文世室 康穆懿 成昭共 孝王時

穆武康 文成 穆懿夷 昭共孝 厲王時

穆武康穆 文成昭 懿夷宣 共孝厲 幽王時

朱子曰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卽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

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違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曹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眞有難處者邪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周大祫及時祫圖見於祫祭禮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注疏見下守祧條 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黝於糾反鄭音幽堊烏路反或烏洛本或作惡同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爲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疏曰凡廟舊皆修除黝堊祭更修除黝堊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修除知祭此廟也遷主藏於祧 春官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拚方問反 疏曰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 祭祀修寢 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 疏曰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 夏官

傳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梲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音抗又如字疏音

疏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欂音博又皮麥反一旁各反徐薄歷反字林平碧反好呼報反桴音浮　疏曰山節謂欂盧刻爲山形則今之斗拱也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梁上短柱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旣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也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考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屏謂之樹釋宮云漢時謂屏爲桴思故云今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爲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　侏音朱　明堂位

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疏曰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者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昭其儉也示儉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

右宗廟制度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疏曰主用木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　盧曰呂氏曰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　曲禮下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　疏曰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爲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　疏曰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者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己廟若在廟門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則不須蹕也似壓於尊者若有喪及去國無蹕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怪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主未知其爲禮也昔者

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疏曰亟數也僞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謂之數舉兵也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徒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 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 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 右主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以孫與祖昭穆同也 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是也言倫明非己孫皇偘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己孫爲尸非也 曲禮上 楊氏曰特牲饋食筮尸 疏曰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皆取無爵者無爵成人與幼皆得爲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鳧鷖祭尸之詩皆言公尸又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子何休註曰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又鳧鷖詩公尸來燕來寧 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爲之

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 祭統

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先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疏曰尸代尊者之處人子不爲也 曲禮上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爲人父之道不可無尸詳見宗廟祭殤條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妥他果反 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 郊特牲

夏立尸而卒祭 夏禮尸有事乃坐 殷坐尸 無事猶坐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侑音又武音無 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養羊讓反 周旅酬六尸 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 疏見祫祭九獻條君迎牲而不迎尸見宗廟篇丁祭禮 禮器 總義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又曰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他歆享 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

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
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
儀中所謂閤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杜
佑尸其一也蓋今蠻夷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爲之不
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
也凡吉祭祗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按司几筵每
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故也　右尸
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　疏曰按士
餘衣必知據斂餘乃留之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　疏曰既言卒者上
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元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還在士廟故尸還服元端爲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註
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爲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元端而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元端既祭則藏其隋與其
服隋許恚反劉相恚反元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疏曰按特牲禮註云肺祭刌肺是其隋者彼不旨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授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
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
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讀爲定元謂王事祈祭於其廟　疏曰云奠繫世者謂定帝繫
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上皆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按瞽矇註云奠繫世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也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者告王當避此二事也天府掌祖廟
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　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以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若魯寶玉大弓者按春秋定八年公羊傳云寶者何

瑑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釁之疏曰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等也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疏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同上

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諫不聽　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于襄宮　右宗廟守藏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二

天子宗廟

秦二世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今岐州雍縣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從豐豐屬荊故有荊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綴言不絕也　按漢高帝承秦之敝禮制曠廢旣卽天子位而七廟未嘗立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班史高紀贊始有豐公之名且言致祠祀有秦晉荊梁之巫觀注家所言則是自晉而秦自秦而梁自梁而荊似各有祖廟各有巫以主其祀事然郊祀志言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注見雜祠門則諸巫所掌者乃祀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者豈是以

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而各處有巫主其事祀不可得而詳也

惠帝即位令郡國諸侯王位高廟

四年帝爲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也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叔孫通因請間（師古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衆言之）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　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　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　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者非也　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爲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啟之矣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

謗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末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爲廟爲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五年帝思高祖之志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臥牀帷帳原宗廟者朝 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酎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百果

文帝四年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景帝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 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之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 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遂成也[illegible]

也 滅耆欲不受獻耆音嗜 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與孥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古昔帝王 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申屠嘉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請宣布天下制曰可中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韋元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 上素服五日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接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

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　西山眞氏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傅會甚矣況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尙德不尙刑者何其自相戾邪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横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藳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旣還奏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歟　按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也春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亦謂毁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爲對革正宗廟之重複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欒因循而憚改作以來衆議之紛紛矣今捨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哉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爲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　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

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十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謂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

皆同示教化齊也久遠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承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祖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意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皇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壹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間音工莧反）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五年夏復戾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罷郡國廟及當毀廟後歲餘韋元成薨匡衡爲丞

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意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縗齊縗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列以下五廟而遷（墮毀也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伸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生而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閒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是之謂陳錫亡疆也）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享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按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祝册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

五月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宣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帝既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按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帝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見師古注文）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

興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　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强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婼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師古曰橅讀曰模）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澤）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邱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每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入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還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

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

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爲正法以宗爲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爲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爲孝乎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時王莽爲安漢公欲謟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絶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

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明帝卽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毁也後遂爲常　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

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志云光武廟更衣）孝章卽位有司奏言孝明　帝聖德淳茂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爲言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閒祀卽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卽更衣也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卽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尙嬰孩故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

沖質二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獻帝卽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郞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郞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

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於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失者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爲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宣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爲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

諂附邪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祠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爲知禮者乎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漢太尉大長秋騰養子也）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晉志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曹萌）曾祖高皇（萌之子騰）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所祠止於親廟四室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造洪業爲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在造廟及稱祖當時之制非前代舊規也）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制

晉武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舜承堯禪受終於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於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

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爲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爲室代滿備遷毀　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六年因廟陷當改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外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

武帝崩遷征西 六世祖 惠帝崩遷豫章 五世祖

元帝既即位上繼武帝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時西京湮沒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 四世祖 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議以兄弟爲世數故也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亦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

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已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毁今既云豫章先毁又當重毁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於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毁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以全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温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

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

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

明帝崩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

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毁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廟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元成等以毁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毁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

世遠而不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

簡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按漢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爲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爲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爲疏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舂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爲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邪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卽以漢世祖爲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爲姪者創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邪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終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三

天子宗廟

宋武帝卽尊位祠七代爲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翹郎武帝父晉陵本郡爲孝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

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爲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爲昭皇后七廟蕭子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爲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設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用七非數開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丹陽尹順之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

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

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羣官議曰大魏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謹按舊章集爲親拜之儀制可）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校似爲未允朕今奉遵道武爲太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旣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於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敕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告宗廟追尊皇祖爲德皇帝（名肱生泰）父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爲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皇妣爲元明皇后迎神歸於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爲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按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寇亂務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䛒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準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四世祔於太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憙干寶之徒商較今古

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遍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爲六室

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曰竊以祖功宗德帝王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家國貽恥況逾月之外須申大祫下管登歌發揚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惟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遷武氏七廟於西京崇恩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爲太祖廟崇六室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元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廟以高祖皇帝爲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爲太

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爲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敕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敕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禼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禼故以爲太祖卽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準敕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

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即位廢武氏崇恩廟

元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於廟由是為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於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為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旁容

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謚爲獻祖幷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爲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旣以九廟爲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邪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代宗廟禮儀使顏眞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宗亂後木主多亡闕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郞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

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制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虞祭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虞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虞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爲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歷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自建中至於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爲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爾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爲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爲則天革命中宗中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爲中宗得失在己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爲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文宗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祔祫合食如常敕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

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初元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焉

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牆伏望號為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興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王者大勳備於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僖宗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藂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藂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匡乂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元宗幸蜀時道宮元元殿之前架幄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於行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京師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

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

閔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太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諡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元所釋卽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諡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卽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復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卽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

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册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册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祖陳稱太邱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皐陶老子之後不以皐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册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温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敕宜令尙書省集議聞奏乃倣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時漢高祖已即位尙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

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塘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正固之徒曲爲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爲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號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太尉府君請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崔氏請上尊謚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請上尊號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請上尊號曰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册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

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

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三側階國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爲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置尊號册寶於室內

眞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　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卽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集官議定戶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並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旣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尙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丞郎參議以聞旣而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

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漢書云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爲世數也不得自爲世數則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則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爲證也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毁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況古之鴻儒賀循溫嶠之徒議其事者甚衆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並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毁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爲正代也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元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晉王導荀崧等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

年稱曰孝[illegible]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殿庭尙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兼又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册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迴班東向且躬申祇見禮尙尊虔當罄寅恭庶申誠愨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迴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

府今習宮廟儀而啟室登殿拜則小搢奠則虛爵樂舉祝嘏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爲甚於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神主奉安齊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塡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檐陛如親祫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敬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眞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眞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抃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

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禮院定用學士范鎮請留殿藏册寶在太廟神門外

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啟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於鴻慶宮迎景靈宮眞宗御容奉安於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以宰相若近臣爲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句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旣而酌獻出則百官辭於近郊景靈舊晉邸眞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眞二年奉安塑像又建殿於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殿爲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眞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眞宗神御也八年啟聖院太宗神御爲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爲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爲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眞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爲廣聖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奉眞宗神御占宮城西北隅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爲重徽殿四年萬壽觀修莊惠眞容殿名曰廣愛禮賓使白仲達入內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卽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別構殿易以塑像爲章武殿是歲開先殿火康定初鴻慶宮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卽舊基構齋殿每醮則旋設三聖位舊像瘞宮側慶歷六年重修開先殿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宮復修三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於睦親宅眞宗御容於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觀火權奉三聖於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卽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駕詣萬壽觀辭奠日奉

太祖於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宗於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眞宗於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爲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内臣管句奉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葺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和元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於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奉安眞宗金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諫官范鎭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爲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不合典禮宜悉罷帝以廣親置已久唯罷修睦親神御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終

文獻通考卷九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四

天子宗廟

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殿曰寧眞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京諸軍班錢　初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至天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眞宗皇帝殿成榜曰奉眞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祭告皆如天聖二年奉眞殿禮治平元年三月又詔就宮之西園建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翌日皇太后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內外命婦陪位於庭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眞殿儀九月詔名齋殿曰迎釐十二月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祐元年作宣光殿（後改為徽音殿）紹聖二年作顯承殿元符三年作西宮以顯承殿為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坤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柔儀殿於是兩宮合為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廚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宮門門內有東西橫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內曰天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眞宗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五年作）及奉僖祖皇帝順祖皇帝翼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祔）東西廊門曰左右正元殿後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五年作）

及文懿皇后惠明皇后簡穆皇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皇后版位元豐五年祔閣上奉聖祖及六仙官
大中祥符五年作自西横門西出凡前後殿各三曰天元殿以奉宣祖皇帝山殿曰來寍其後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
山殿曰宴娭次西曰皇武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曰儷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凝神又西曰大
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遊其後曰輝德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冷風自東横門東
出凡前後殿各三曰熙文殿以奉眞宗皇帝山殿曰大虛其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
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崑又
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皇帝山殿曰昭清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皇后山殿曰寍眞齋殿在天興殿之東
曰明福西曰迎釐神厨道院皆在宮之西南西宮正南門曰燕昌門其北曰大明殿門門內曰大明殿以奉神宗
皇帝山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
重光殿門門內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娭齋宮在宮之
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潔誠殿神廚正宮之東南殿閣齋宮及廊廡共爲屋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
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　元豐時修定儀注所言先王之制設廟於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
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爲薦上古之
食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爲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
事親之禮故也後世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於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於寢則先王之禮有所
不用有唐追尊老氏立太清宮於西都凡將郊祀必先朝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焉天寶詔曰我祖濳然常在爲道

之宗既祧有盡之期須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倘陰之義故改以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璿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兼原廟之制聖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圖之祠朝拜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禮至於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宏屋宇裒合仙聖規模恢廓咸出睿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車嚴親饗之事爰敕有司議其典式伏按原廟雖出於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子之於親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肸饗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爲能饗親陛下比詔禮官講明太廟之禮斷之以古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皆於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吉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饍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之儀凡古之事一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緣饗儀注乞下本所詳定從之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宮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宮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內所存者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焉後又詔宗室宮院有祖宗御容遣內侍奉迎藏於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治平四年神宗已即位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順祖以次升遷請下兩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以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九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廟祧藏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於

太廟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主於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祧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於太廟遷順祖神主藏於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饗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知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毁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毁廟之主而

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祕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祧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旣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爲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與因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爲非理帝亦然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裕梁燾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就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琅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皇帝爲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國初張昭任澈之徒不能遠推降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梲請卽景靈聖祖之宮祔安僖祖卽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儀事周孟陽知太常禮院宋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其舊制以祖宗配侑並

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爲順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爲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帝以羣議紛紜不能決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從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欲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眞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張璪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佃璪詳議見朱子論古今廟制條下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晦庵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爲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爲後王之失禮者莫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爲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爲太祖而文武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於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奉之以爲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爲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元成劉歆諸人講

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務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
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公李丙高祖父）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
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
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
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嚮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
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還姑以熙寧之事言之
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
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廟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
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
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
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
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
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
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
位未定故耳

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

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既成並遵古制從之

六年詔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眞宗章懷皇后自別廟升祔太廟詳見后妃廟門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有日僖祖皇帝爲始祖萬世不遷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於世次當祧先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置西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之次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皇帝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祫享卽如典禮從之

紹聖元年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元符三年五月（時徽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晉成帝時宗廟十室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遷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爲十一室合於温嶠等諸儒全七世之議考之歷代於禮爲宜今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廟成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祕書省長貳參議乃權祔於太廟夾室　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等議曰以兄弟爲世則親親之恩未盡而廟食已毀宜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太廟增一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議曰哲宗嗣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黃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人曾肇樞密都承旨范純禮議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卽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將來哲宗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

古三昭三穆之義詔如禮官所議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曾肇等議異而蔡京別議與肇同二議既上清臣辯說甚力帝訖從之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室一間奉安哲宗神主詔依所請太常寺言若就東夾室奉安不惟廟室不正兼狹隘不可容奉神之物請依八室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立夾室詔依初旨權行奉安太常少卿孫傑又言今先帝神主措之夾室卽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而修奉之使乃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言先皇帝祔享太廟增室在東與祖宗並列今廟室未備行禮有期若告遷祔主更修廟室則期日迫趣功力不及故須權宜及時升祔遽卽增修豈爲簡薄比之前代修廟室不及權宜設幄行事者不爲不至詔遂依初旨奉行八月癸亥帝自集英殿導哲宗神主至宣德門外奉祠有司奉神主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題謚號行祔享之祭權祔於太廟夾室

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皇帝於顯承殿爲館寓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皇帝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爲齋殿　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儀鸞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哲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可議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宮廟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於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於一宮今乃析而爲二歲時酌獻鑾輿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既久何用遷從宗廟重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別行詳議瓘又言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謂神考

素有修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寶錄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以其地爲神考廟宮而紹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爲奉安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證元祐之失而乃隱忍不聞於哲宗者乎臣是以知其爲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　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代底定寰宇眞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仁祖並尊爲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爲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於四海蚤定大策援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於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祏之制未議尊崇宜令禮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十一月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詔尊崇廟祏永祀不祧與天無極於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　詔曰欽惟哲宗寳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成四穆於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從臣幷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爲世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遷之序當祧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憲皇后杜氏神主藏於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

帝簡穆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祫享卽依典禮其祧遷祭告興工擇日學士院撰祝文望依故事詔

恭依

三年詔增太廟爲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詔曰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司以哲宗皇帝嗣承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爲世故上祧宣祖於夾室據經合禮已依所奏去古既遠禮文殘闕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并而爲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爲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惟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禮以義起稱情爲本可令有司集議典禮以聞禮官言先王之禮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當自朝廷禮部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於古先尊爲不祧者至於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惟恩以稱情而爲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爲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邦家之福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天毓璿源而濬發安陵有衍粲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遵四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暱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徽猷蓋亦用本朝之故事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四年三月詔以復翼祖宣祖廟增太

廟殿為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寍為修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賀

五年三省言西京會聖宮諸陵旦望節日薦獻如景靈宮令式會聖宮制度朴素宜加修飾凡陳設器皿之類並三年一易違者以違制論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上幸揚州奉太廟神主於壽寧寺景靈宮神御奉安於温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郡國廟國朝惟祖宗所嘗幸則有之建炎初虜圍西京急留守孫昭遠遣其將王仔奉啟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還於福州而永安軍會聖宮揚州章武殿之御容則遷於温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奉温州神御還臨安奉安於萬壽觀之後殿惟啟運留福州以守臣提舉成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熙間僧道輝畫太祖皇帝御容於佛屋之後壁熙寧六年趙清獻為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但令設板屋欄楯以扃護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畧門鑰官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太平宮道士嘗全眞等復持太宗眞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忠獻即遣使奉安於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武安玠更自武興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殿奉安二十七年楊文安椿為兵部侍郎言於朝有旨別加營繕始更為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成時王時亨知府事請賜宮額及殿名不報淳熙中胡長文入蜀始議即府之聖壽寺創殿以奉御容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寖備乃復乞宮額於朝先是長文創雄邊軍數千人列營府治之側又言石室學宮聚川峽之士而每遇科舉皆歸試其鄉乞為之別立解額事未行議者因謂今蜀已有太學及殿前司獨欠景靈宮爾繇是格不下今春秋以府通判朝謁用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終南之禮云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并奉安於温州祭享皆差官攝事

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載主之義還之行款以彰聖孝於是就臨安府建太廟上行款謁之禮

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倣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列聖睟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乃詔度地築宮爲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及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七月新宮成上親詣行禮十月遣官自温州奉迎神御至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奉安焉　掌宮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時一易歲時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後又以韓世忠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遇孟享皇帝齋於內殿行事官齋於本司其日質明皇帝先詣聖祖位前三上香進茶三進酒次詣宣祖位前又次詣太祖太宗至於徽宗位前並如上儀次日皇帝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至顯肅皇后位前行禮並如前殿後殿之儀　自渡江後行在靡有定所神御奉安他州朝獻則遣官分詣至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休兵後太祖創册寶殿凡帝后寶册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歷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歷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坐獄死蓋故事册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瑤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册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册以象牙餘皆珉

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温粹

十五年詔倣東都舊制創欽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東凡朔望節序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享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宮亦皆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日皆徧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酌獻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內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迄今不改

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牆作祏室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其夾室止設戶見今行在太廟係隨宜修蓋未曾安設祏室今既創行修蓋即合體倣在京廟制同殿異室修蓋及將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室即依廟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於西壁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厚牆隨宜安設祏室其西夾室亦合設祏室藏順祖室神主詔從之乃廣太廟　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案春秋公羊說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左氏說曰主祏於宗廟言廟有祏室以藏神主漢儀藏主於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埳即祏室也非特備災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祏鄭原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此諸侯廟主之祏也衛孔悝使宰反祏於西圃此大夫廟主之祏也開寶通禮別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埳奉出神主置於座政和五禮時享別廟儀享日祠祭官贊奉神主宮闈令於祏室內奉惠恭皇后神主於神幄啟匱設於座至送神樂止祠祭官贊奉神主入祏室宮闈令納神主

於匱捧入祏室然則本朝故事別廟后主亦有祏室自藝祖至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興五年祖宗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廟才爲屋五間後稍增至七間皆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幷匱於案上以帳幬之每遇祭享則就案啟匱而薦獻於前其草創如此十二年祔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太廟之草創也十六年新造禮器告成詔增籩豆簠簋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容之於是始作新廟凡十三間除東西夾室之外爲十一室各開戶牖安祏室於西牆略倣京師廟制惟別廟一位祭器不多遂且仍舊以至於今此有司因循之過也茲追册皇后將祔於懿節之次旣修別廟分爲二室當各置祏室如累朝故事詔從之　董弅王普議當以藝祖爲太祖正東向之位事見禘祫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爲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爲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爲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爲正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及光宗祔廟復不祧今又祀九世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爲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絳輩辯之不從時程頤爲布衣爲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爲是熙寧八年夏禘於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弅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爲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

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詔從之僑等尋又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翼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準吏部尚書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彷徨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爲昭英宗爲穆與眞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爲昭哲宗爲穆徽宗爲昭欽宗爲穆高宗爲昭孝宗爲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爲一世自眞宗以下至於孝宗凡九世十二室貼黃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

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亦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懼其軋己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爲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爲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爲九世十二室云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於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爲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當居之或以爲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治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爲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爲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國輩爭之以爲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祖宗共一世）眞仁英猶七世

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爲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爲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爲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爲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爲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復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爲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弅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二人議見禘祫門）晦庵獨以伊川嘗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爲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既爲之說又爲之圖（說及圖俱見周廟制下）覽者一見可決矣其大概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illegible]

昭也武之穆也以爲證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元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元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

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旣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旣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旣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冒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亦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前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旣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卽郊也（鄭氏以禘爲祀天於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卽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爲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

[illegible]文王是也此二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
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元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元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元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晦庵又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

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爲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爲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爲稷則周爲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旣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菴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禮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元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旣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文獻通考卷九十四終

文獻通考卷九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五

后妃廟　私親廟祔廟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氏註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漢高祖五年卽皇帝位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漢儀注昭靈夫人陵廟在陳留小黃）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爲奉明縣（奉明園卽皇考史皇孫葬地）　帝初卽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閿古閺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閿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許密反）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故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奉園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致堂胡氏曰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旣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

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爲人後者云云後言故太子謚曰戾云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爲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疏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　先公曰愚按胡氏之說辯則辯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愚將徐詰之胡氏曰敢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爲伯父乎爲叔父乎於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爲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宣帝以兄孫爲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典喪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辯則辯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孝文太后薄氏葬南陵孝昭太后趙氏葬雲陵各有園廟

帝寢疾匡衡告謝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

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厭父之

義也

哀帝建平元年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言如天子之儀爲廟京師也）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己爲後故）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縗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奏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

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毁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毁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

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大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敘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詔可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彼何所爲而然邪寡恩之譏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中元元年帝使司空告祠高祖以呂氏王諸呂賊三王幾危社稷不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

還呂太后廟於園四時上祭

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卽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順帝卽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卽位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王因奉祀

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卽位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滈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陵曰愼陵廟曰奐廟

獻帝卽位相國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和帝生母安帝祖母順帝母）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旣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在鄴廟

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

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齎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丑林反）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

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時已尊景王夫人羊氏為景后矣）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於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文異魏也

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時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

懷帝初又策武帝後宮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於廟配享世祖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元帝為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薨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追謚皇后祔於太廟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師

孝武太元十九年詔追尊鄭太后（簡文帝母元帝後宮）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

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眷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伸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允議追尊會稽太妃爲簡文皇太后　燕主慕容垂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博士董謐劉詳議以爲堯母爲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別立廟垂不從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毋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 博士孫武議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居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爲位章太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 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祀閟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享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博士王燮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準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爲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因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廟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別享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從之

七年立宣貴妃廟 時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龢議曰婚義云后立六宮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理應立此新廟詔可龢音禾 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

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祏於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略等奏詔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典則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后已祔章太后廟緫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序而言宜躋祏於上位詔可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名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虞昇祔禰祔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昭皇太后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緬議晉代祖宗孝宗顯宗烈宗肅宗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文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則與章宣二廟同享閟宮非唯不可躬奉乃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車服之儀乘重翟車服褘衣首飾以翟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侍有女尚書女長御啟

引

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於小廟

陳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烈昭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唐制追贈皇太后贈皇太子皆別立廟

先天元年祔昭成肅明二皇后於儀坤廟　肅昭成皇后竇氏睿宗妃生元宗肅明皇后劉氏亦睿宗妃生寧王皆爲武后所殺元宗卽位追封立廟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竊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爲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盤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媯廟列周房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註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房匪漢恩求枉者深所直者鮮瀆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旣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

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於太廟至八月九日敕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於太廟太常博士

陳正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於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時舊儀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唯留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八月二日敕儀坤廟隸入太廟不須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於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二十二年敕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時享祀雖欲歸厚而親且幸按蒸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疏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敬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

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太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

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還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置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内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卽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可入太祖廟爲別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爲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禘於廟爲宜且恭僖正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輿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

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卽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以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改置園陵仍增兵衛等事遂詔下太常禮院集議請追尊四廟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勅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按莊宗以沙陀爲唐之嗣明宗又以代北狄裔爲莊宗之嗣故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而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追尊賀氏爲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薦以常饌不設牙盤祭器乾德初孝明皇后王氏崩有司始議置后廟奉孝惠孝明二后神主升祔詔令詳定殿室之制及先後之次太常博士和峴等奏請同祔太廟及太祖山陵神主祔廟乃請以孝明皇后配享忌日行香廢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追册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爲淑德皇后並祔享於后廟

眞宗至道三年六月詔大行皇帝祔廟令都省集議定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宗正卿趙安易言淑德皇后尹氏當在懿德之上今百官議論苟且黷瀆尊卑若序以後先當用淑德配食詔有司詳討以聞

禮官議按晉時議景帝配祔傅元等議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遠近追尊無經義可據竊以今之所議正與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潛躍之符未兆懿德輔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宮母臨天下豈可生無尊極之位沒升配饗之崇人情不安典籍無據唐順宗祔廟後十一

年始以莊憲皇后升配憲宗祔廟後二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請虛位允叶舊儀再詔集議禮官同詳定上議請升祔懿德其淑德皇后加太字仍舊別廟詔恭依其淑德皇后不加太字別廟祭享

乾興元年（時仁宗已即位）中書下禮儀院狀莊穆皇后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本從藩邸追命當享后廟集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上議如禮儀院祔眞宗莊穆皇后神主於太廟

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追尊莊懿太后方事園陵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太后並祔眞宗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別后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見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莊穆著位長秋祔食眞宗斯爲正禮莊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莊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先帝愼重之意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上裁之都省禮院更議皆以爲莊穆位崇中壼與懿德有異已祔眞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功德莫與爲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宜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仍作新廟名曰奉慈在兩廟之間景祐三年詔祠太廟奉慈后廟每室各差宮闈令一

英宗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先是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

光獨奮筆立議略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爲聖朝法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王珪敕吏以光手稾爲案議上歐陽修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爲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至是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仍改封宗濮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卽宣帝所生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遙

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廢奉慈廟奉章惠太后神主赴西京瘞陵園　先是治平初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言章惠皇太后準章聖皇帝遺札褒太妃之號仁宗皇帝嘗以母稱故加保慶之號蓋生有慈保之勤故没有廟享之報今於陛下則恩有所止義難承祀其奉慈廟請依禮廢罷詔太常禮院詳議神宗卽位知諫院楊繪言章惠太后於仁宗有撫養之恩故別祭於奉慈廟今陛下之於仁宗皇帝則孫也乞下有司詳議禮官復申治平之議乃命太常卿奉神主瘞於陵園帝率羣臣詣瓊林苑酌獻以辭遂廢其廟

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合巹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爲媒神而帝嚳不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閟宮周禮謂之先妣是也自漢以來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爲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蓋其間有天下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已嘗正位矣有所不幸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說則立繼之禮其來尙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改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寘之別廟不得伸同几之義則非禮之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眞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皇后則太祖之繼后而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增四祏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別廟升祔焉

徽宗大觀二年禮部太常寺請建別廟奉安惠恭皇后神主依章穆皇后祔享故事乃奉惠恭皇后祔於別廟

政和四年禮部太常寺言明達皇后祠殿寘在城外於典禮無據請就惠恭皇后別廟增建殿室升祔七月奉明

達皇后祔於別廟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有司言懿節皇后上僊合祔廟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言檢會大觀二年顯恭皇后故事於太廟殿後建別廟奉安神主今來大行皇后祔廟亦各建別廟於太廟殿之後詔從之乃建別廟

紹熙五年太廟祧僖順翼宣四祖廟作四祖廟奉安僖祖以下神主詳見天子宗廟門

文獻通考卷九十五終

文獻通考卷九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六

祭祀時享薦新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礿（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又云新菜可礿）夏曰禘（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烝進也冬物成進其品也）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貴而祭祀之時先薦用氣物也血祭謂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熟故云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故以戛擊為柷敔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球玉磬以合堂上之樂此舜廟內堂上之樂以下云下管故知此在堂上也所謂虞賓丹朱王者後以故稱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上下樂各有柷敔上言戛擊以作用言此以器言互相備）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吹笙擊鐘相間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備樂九終而致靈鳥）

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

殷禴禘烝嘗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玄云此夏殷之法）其祭尚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疏曰殷人尚聲者先奏樂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者解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其祭貴肝用日出 傳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放方往反）疏曰一祭比於一年其事為小故云小言之為一祭之間既不知鬼神之來去期節故祭礿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擬孝子之

心雖春有樂及鐘鼓送尸孝子之心樂末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句也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故神之去來似陰陽二氣但陽主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來故春夏祭有樂秋冬陰象神去故秋冬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絃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故其義已具郊特牲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時禮也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疏曰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疏曰爵命是生養之事故屬陽國地是土地之事故屬陰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艾音刈　疏曰以記錄之前先有此記之文故作記者載此前記之文所以言記曰也此記云嘗祭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草刈則墨者謂初秋草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刑之墨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

陳氏禮書曰商禮春曰礿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詩頌雝禘太祖是也

周祭春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如悅反羶音馨薌音香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廷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疏曰周人尚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故云鬱合鬯也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先灌是先求陰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其祭貴肺用朝及闇　傳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陳氏禮書曰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商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曾子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書之大事於太廟傳稱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尚黑用昏故祭其闇商尚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尚赤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鄭氏謂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蓋三代正朔之所尚正則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朔則夏以平旦商以雞鳴周以夜半是皆夏據其末商周探其本則祭之早晏亦若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則周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周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宗伯祭之日告時於王蓋雞人告於宗伯宗伯告於王然後行事

朱子曰儀禮所存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大夫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畢逐項作一總腦卻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示音祇肆他歷反祼古亂反禴餘若反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禮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疏曰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卽是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黄氏曰先儒以肆爲肆解牲體獻爲獻醴肆獻祼謂灌而後薦腥熟差次薦獻之節固如此然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尊彝鬱齊獻酌則肆獻皆用祼而爲名也若以爲祼而後肆獻故以爲名則義猶得通然小宗伯王崩太肆以秬鬯渳太祝大喪

始崩以肆鬯渳尸不可亦爲肆解牲體矣是則肆獻專爲祼但不知其義爲何如也先儒又以肆獻饋食爲禘祫宗廟四時之祭其外有禘祫禘追遠祫合食宜爲廟祭之首然天子之禮亡今諸儒所言祭祀之節皆雜出經傳意類推次難遽信也宗廟之祭皆有牲體皆有黍稷而獨以肆獻爲祫饋食爲禘不知其義何以爲據　楊氏曰愚按典瑞祼圭以肆先王司尊彝齊獻酌則肆獻祼卽祼也祭以祼爲重祼所以降神祭統云祭之屬莫重於祼是也祭以饋熟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是也凡四時之祭皆然舉其要故在四時之上

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作獻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先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進也麥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也　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雛雞也疏云如鄭此言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與雛同薦之故下孟秋云農乃登黍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秋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水禽嘗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　嚴陵方氏曰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傳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

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礿中音仲下同茇蒲末反茇舍草止之也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陰陽

始起象神之在內　疏曰以草釋茇以止釋舍軍有草止之法云冬夏田主於祭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仲冬一陽生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自在孟月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享烝冬田曰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入以禽祭宗廟　夏官大司馬

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趨音促數色角反　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數速也　疏曰奉薦而進其親也慤謂質慤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行貌慤質少威儀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　舉見宗廟已祀總義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洛誥

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子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羊子曰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數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裘葛者禦寒暑之服士則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

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烝於曲沃平公悼公子彪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眂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

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孔穎達云皇氏讀虞夏祫祭每年爲之又云三時祫者夏秋冬或一祫焉按禘祫志云祫於秋於冬皆夏則夏商三時俱商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於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於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士虞禮曰隮此祫事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又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元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邱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爲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薦於四時皆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

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於禰則異於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邪 右四時祭義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日祭於祖考月祭於高曾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 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犬戎西戎之別名征荒服）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祀（月祀於高曾）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惟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時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非先王之訓乎 朱子曰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禰漢事亦然）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亦但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邪或常設而不除也 右日月時歲之祭

前期十日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謂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 春官）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

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 自太宰而下及齊冠服等並見祀昊天上帝禮前期十日之條內 小宗伯毛六牲頒於五官使共奉之 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 疏曰皆有毛色若宗廟用毛之等 毛戚如字劉莫報反 王制宗廟之牛角握注曰握謂長不出膚 國語楚語烝嘗不過把握注曰把握角長不出把 辨六齍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齍讀爲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苽音孤 辨六彝以待果將 雞鳥斝黃虎蜼注曰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果讀爲祼 斝音假又音嫁蜼音誄 辨六尊以待祭祀 獻象壺著大山 春官 籩人共其籩薦羞之實 醢人共薦羞之豆實 醢呼改反 詳見下文朝踐饋獻再獻條 醯人共五齊七菹凡醯醬之物 齊子兮反 天官 鹽人共苦鹽散鹽 苦音盬工戶反散悉但反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 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元謂散鹽鬻水爲鹽 湅音練鬻音煮盬音古 匋師共齍盛共蕭茅 見祭物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 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 疏曰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 帥世婦世御 春官 天官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濯概爲齍盛注曰概拭也爲猶差擇 疏曰祭祀黍稷舂人舂之饎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爲非舂非炊是差擇可知也 概古愛反 寺人若有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注曰有司謂宮卿世婦佐世婦 二十七世婦 女御凡祭祀贊世婦注曰助其帥涖女宮 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疏曰祭祀后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小臣則與人爲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后之禮事者詔相正皆是上擯但據尊卑不同故以詔相別之 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 天官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齊才細反 鑊所以煮肉及魚臘之器既孰乃孫於鼎 疏曰云齊多少之量者謂實水於鑊及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也 隸僕掃除糞灑 掃素報反灑所賣反 注疏見宗廟制度 傳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 訖猶止也乃齊側皆反下齊也齊不齊齊之皆如字嗜市志反邪似嗟反訖居乙反 疏曰方將接神先宜高整身心故齊也齊者齊也所以正此不齊之事謂未齊之時心感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定者定其志意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猶肅重也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

太廟祭統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所樂音岳又五孝反疏曰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想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祭義 程子曰凡祭必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見其所爲齊者此非聖人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能事鬼神此是上一等人

祭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眂滌濯疏及大宗伯以下並見祭昊天上帝禮祭之前日條 大宗伯涖鬯鬯 小宗伯省牲察其不如法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牲注曰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宗人視牲告充 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烜音燬夫方符反司農音符齍音資注作粢音同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元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滌滌粢盛黍稷疏曰云陽遂也者日者太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秋官 世婦及祭祀比其具比鄭毗志反司農匹氏反比次也具所濯概及粢盛之爨鄭司農讀爲庀庀具也春官 掌次張其旅幕尸次見祭物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凡吉事變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紛讀爲粉謂白繡也純緣也繅讀如藻次席虎皮爲席元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昨讀曰酢謂祭禮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醋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亦如上三種席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尸神事文示新之凶事仍几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一重卽謂之筵重在上者卽謂之席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以漢時以桃枝竹爲席次第行成有成其文章故以言之也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鋪普胡反疏曰設之曰筵坐之曰席言人生時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同几也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注疏見祭物樂條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濩或故反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夾古洽反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詳見祭物 凡祭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元疏曰謂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詳見祭物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

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曰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豚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此亦祭祀之次也

鼓人以路鼓鼓鬼享享許丈反路鼓四面鼓疏曰按大宗伯宗廟有六享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爲次祀祭殤爲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天地神祇大小同鼓故也地官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樂音洛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祭統通典云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時堂下之樂亦作若特祭后稷廟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特祭文王廟歌清廟特祭武王廟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若特祭姜嫄廟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思文等詩並見祫祭禮楊氏曰大司樂凡樂黃鍾爲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宜入四時祭祀但宗廟之禮莫重於祫祭大司樂疏亦云於宗廟中奏之謂大祫也故見於祫祭篇

祭之日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嘑火吳反嘂古弔反春官

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同上

閽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疏曰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葢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天官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注曰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衞士填街蹕也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隷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疏曰宮中者小宗伯云左宮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塡音田街音佳內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爲內人蹕注曰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祭祀在廟謂禘祫四時之祭祀爲于僞反

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時祭用二齊三酒說見前圖酒正注疏見祭物

冪人以畫布巾冪六彝冪莫歷反宗廟可以文畫者其畫雲氣與與音餘又疏布巾冪八尊疏曰宗廟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天官

○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涖臨也疏曰內羞之物者謂糗餌粉餈按少牢從房中而來故名爲內羞

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疏曰當祭之日旦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又告潔淨於堂東陳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春官

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音泰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同上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與疏曰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按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五行傳云豕彘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說書銳反舍車也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春官大馭司常節服氏等並見祀天禮車騎條

○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

然故通云纚冕副及禕居之上服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　祭統　太祝逆尸令鐘鼓奏㚘令皋舞　來皋者皆謂呼之人　疏曰瞽人擬升堂歌呼之乃入舞謂學子舞人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皋皆謂呼之也　相尸禮　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春官　天府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盥音管　疏曰小臣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　春官　太宰贊玉几　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　疏曰享先王之几亦與王平生同　天官

九獻

祼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　祼謂以圭瓚酌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雞彝鳥彝謂刻畫爲雞及鳳凰之形斝讀如稼稼畫禾稼也所謂黃彝者乃黃目尊也爾雅曰彝卣罍器也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祼古亂反瓚才旱反肆如字又他歷反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元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疏曰言祼言祭則祼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爲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　國語謂之鬯圭者按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爵行亦曰祼者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祼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　詳見祭器　春官　冬官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曰祼之言灌也或作祼或作果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　疏曰始獻酌奠也者小宰注云祼亦謂祭之啐之奠之以其尸不飲故云奠之莭　司尊彝注祼謂始獻尸郊特牲注云始獻神也者以其祼入獻於尸故云獻尸二灌主爲降神故云獻神三注雖曰不同其義一也　詳見祭器　鬱人掌祼器　祼器謂彝及舟與瓚　疏曰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故知彝有舟也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故知祼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疏曰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爲宗廟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於廟中祭之處也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祼玉謂圭瓚璋瓚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疏曰云祼將之儀者卽是奉玉送祼之威儀云節者卽早晚時節故兩言之云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飲者　凡祼事沃盥　疏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助大宗伯祼若祭祀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水及洗瓚也　春官　肆師及果築鬻注曰鄭司農云築香草煮以爲鬯也疏曰按禮記雜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泲之而祼矣但鬱人自掌鬱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果古亂反鬻音煮　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　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爲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

尊不祼莫稱爲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天官春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果注曰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也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疏曰小宰云贊王祼將之事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

據贊王授尸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則贊注曰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疏曰祼時以璋授后故云贊也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章瓚亞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爲

祭統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注曰瓚形如盤容五升疏曰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爲瓚柄故曰大圭傳祭之屬莫重於祼祭統王入太室祼洛誥見告祭門有虞氏

之祭也尚用氣云云殷人尚聲云云周人尚臭云云詳見前三代祭條下楊氏曰愚按司尊彝疏曰王以圭瓚酌雞彝鬱

鬯始獻尸尸以灌地降神小宰注曰凡鬱鬯尸受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內

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注云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皆祭啐奠同上此爲祼神之二獻

朝踐周禮司尊彝謂之朝踐籩人醢人謂之朝事旣灌然後迎牲郊特牲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郊特牲外宗佐王后薦

玉豆眡豆籩眡音視疏曰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餘云豆籩不云玉文略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畧籩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眡其實也春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相外內宗之禮事注曰詔

禮事薦徹之節外內宗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天官九嬪贊后薦徹豆籩內宰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注曰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贊九嬪助九嬪贊后之事也疏曰

服謂若內司服褘衣以下六服皆正之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皆有樂但內宰所詔唯詔禮經兼云樂者禮樂相應也又曰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

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麷芳弓反蕡符文反鱐所求反疏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祀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麷爲熬麥蕡爲麻子白爲熬稻米黑爲熬黍米形鹽鹽似虎形膴以魚肉爲大臠鮑

以魚於楅室糗乾之鱐爲乾魚楅皮逼反詳見祭物篇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韭音久菹莊魚反臡乃兮反菁

作醓反又音精茆音卯麋京倫反三臡亦醢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醓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齏牒章涉反詳見祭物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校戶教反又戶

交反又下卯反鐙音登又丁鄧反鐙豆下跗也疏曰校謂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執此校執醴授醴之人者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

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鐙謂授夫人以豆而執鐙也祭統納牲詔於庭疏曰牲入在庭以幣告神禮器大宗伯省牲鑊省悉井反鑊戶郭反疏曰省視亨牲之鑊

春官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大音泰亨普庚反下同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納牲大夫贊之天官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

小雅信南山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朱子注曰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 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 肆託歷反骨體 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 疏曰謂初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 地官 取膟膋燔燎報陽也 膟音律膋力彫反燔音煩燎力妙反膟膋腸間脂也 郊特牲 血毛詔於室 疏曰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 禮器 腥其俎 謂豚解而腥之 禮運 設祭於堂 疏曰謂薦腥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 禮器

祭義爓祭祭腥注曰爓肉曰爓疏曰爓謂爓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祭並當朝踐之節 升首於室 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尊首尚氣 郊特牲 周禮羊人割牲登其首 疏云三牲之首俱升 其朝踐用兩獻尊 獻注作犧素何反犧尊飾以翡翠春祠夏禴則用之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 大宰贊玉爵 宗廟六享皆然 疏曰按明堂位獻用玉琖謂三朝踐饋獻酳尸時 天官 明堂位曰爵用玉琖雕注曰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 疏曰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 天官內宰后獻則贊 注曰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后獻也 疏曰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王爵亞王而獻尸內宰贊后 春官外宗贊王后獻注曰獻酒於尸 疏曰朝踐饋獻及酳尸以食後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 大合樂 疏曰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 大司樂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此北面事尸之禮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王乃洗肝於鬱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於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云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醴齊以獻中置尸三獻也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亞獻尸四獻也又按周禮內宰疏云堂上朝踐之節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八籩王牽牲以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二疏大略皆同但后薦豆籩有先後之異按籩人疏云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則當以內宰及籩人疏為正

饋獻 周禮司尊彝謂之饋獻籩人謂之饋食 郊特牲坐尸於堂注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北為 疏曰尸主各席 大宗伯省鑊 音鑊視亨腥熟 春官 諸

子正六牲之體正謂禮載之疏見儀牲條下 熟其殽殽戶交反謂體解而爓之既未熟今至饋食乃取爓所爓肉更合亨之令熟按此章退而合亨疏云前獻爓見之禮運 薦定詔於堂疏曰羹肉湆也定熟肉也謂煑肉既熟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禮器 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㮚古栗字藤音老榛側巾反疏曰此朝踐薦腥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熟之時后先薦之謂之饋食之籩也其入籩者棗一栗二桃三乾藤謂乾梅四榛實五桃梅棗三物各有濕有乾爲八詳見之祭物 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醢呼在反蠃力禾反脾婢支反析星歷反蠯蒲佳反蜃市軫反拍音博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脾析牛百葉蠯蛤也豚拍肩也疏曰脾析蠯豚拍三者不言湆者蓋也詳見祭物 舍人共簠簋實之陳之註疏見祭物簋音鬼 小宗伯逆齍齍音咨疏曰知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按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逆齍迎入向廟堂中實之於簠簋也春官 小祝迎齍盛疏曰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饎人之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 外宗王后以樂羞齍則贊疏曰羞進也齍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則贊后者亦佐后進之豆籩與齍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春官 天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齍注曰玉齍玉敦受黍稷器也疏曰凡祭祀者唯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贊玉齍者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進豆籩簠簋贊助后也 亨人共大羹鉶羹鉶音刑大羹肉湆鉶羹加鹽菜矣詳見之於祭物庶羞條

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如悅反蕭音簫羶音馨薌音香蕭薌蒿也疏曰既奠謂薦熟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熟始也於薦熟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以香蒿染以腸脂合黍稷燒之馨香謂黍稷饋熟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又此章取膟膋燔燎疏曰朝踐時取膟膋燎於爐炭至薦熟之時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郊特牲 舉斝角詔妥尸妥安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郊特牲 其饋獻用兩壺尊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壺罇以壺爲罇春秋傳曰罇以魯壺 直祭祝於主謂薦熟時也直正也祭以熟爲正疏曰言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几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郊特牲 大祝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肆享祭宗廟也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大號祝明此主潔也春官 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量音亮或音良從獻者肉殽從酒也元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炙章夜反疏曰祭禮獻以燔從按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從鄭據此以爲從獻以燔按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多少長短燔之收數未聞夏官

楊氏曰愚按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室中設尸主東面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立行祼迎牲薦腥之禮而後

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禮運疏云乃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祭於堂乃後延尸入室中位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座前祝以斝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羶薌郊特牲註云奠謂薦熟時當此之時大合樂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祝以祝辭告神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朝獻朝獻即食後酳尸之禮謂之朝獻者蓋以酳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名與 其朝獻用兩著尊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足無地明堂位曰著殷尊也秋嘗冬烝則朝著尊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註疏見祭物筵几條祝先王昨席亦如之昨讀曰酢謂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尸尸酢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疏曰祝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春官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疏曰祭宗廟有胙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祀亦當然天官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古雅反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尸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疏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鄭知斝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斝殷爵名者按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知斝為受福之嘏也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獻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為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前祼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春官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曰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元謂斝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疏曰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當兩含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後鄭云斝讀如嘏尸之嘏讀從少年尸嘏主人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楊氏曰疏云有獻鬱人量人之法何也當受王卒爵之時王皆飲之以酒此疏所謂獻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皆以齒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貳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玉爵獻卿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

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相異也 祭統 楊氏曰愚按儀禮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醴齊以酳尸為七獻也尸卒爵祝受之以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設昨席於戶之內司几筵之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也祝取少祭饌並黍稷以假福王王乃出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是也尸飲五王乃以玉爵獻卿此天子禮也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亦設昨席於戶之東面此諸侯禮也 又曰按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以下所謂君者指國君而言之先鄭注及疏家皆言王可以獻卿者蓋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以明王禮也

再獻按后酳尸謂之再獻者蓋以朝獻王一獻后未獻今后再酳尸而乃謂之再獻歟 其再獻用兩象尊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再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春祠夏禴則用象尊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 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 內宰贊瑤爵爵以瑤為飾 疏曰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盎齊以酳尸又曰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者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知后以瑤爵亞酳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爵用玉禮即知王酳尸亦用玉琖后酳尸用璧角賓長酳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為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也 天官 加以璧角加加爵也 疏曰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 明堂位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 疏曰以其食後稱加 春官 籩人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蔆芰也芡雞頭㮚與饋食同 芰其寄反 疏曰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尸於時薦之四物重言之則八籩 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 詳見之祭物條 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箈音迨 芹楚葵也 醓醢肉醬也 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 疏曰亦與加籩之實設之深蒲謂蒲入水深以為薑醢醢與朝事之豆同 箈箭萌一名篠謂之箈箭為菹也筍竹萌一名蕩謂竹萌為菹也菹皆謂新生者也 詳見於祭物條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疏曰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於尸則執爵足也 祭統 加以璧散加加爵璧散以璧飾其口也 疏曰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人而名之亦得稱加 明堂位 司尊彝春祠夏禴皆有罍諸臣之所作也秋嘗冬蒸皆有罍諸臣之所作也

酢爲酢疏曰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也詳見上文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皆以齒疏王獻酒之後乃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

次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舉初二祼不飲故云飲尸七祭統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於是后以瑤爵酌饋食盎齊以酳尸爲八獻也尸酢后如王之禮所謂小臣徹后之俎是也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此諸侯夫人禮也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盎齊以獻尸爲九獻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昨是也於時尸飲七王可以瑤爵獻大夫

右九獻　程子曰祭法中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曰古之樂九奏乃是九獻　陳氏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祼享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享賓祀神之獻數固不異矣然祫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祫宜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祫非也行人上公再祼而祼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籩人醢人有朝踐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六獻也酳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酳曾子問言侑酳是侑食然後有酳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然後有酳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酳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酳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降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

既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加爵之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卑者獻以散士之飲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者攝盛也士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黃氏曰先鄭推次朝踐朝獻饋獻再獻為九酌王與后各四諸臣一義皆可觀存之以待作者　楊氏曰愚按司尊彝所述與先鄭所注裸二獻朝踐二獻饋食二獻朝獻一獻再獻二獻則九獻之目也籩人醢人有朝事饋食之籩之豆則九獻爲籩豆之時也禮運則論九獻之義也又按四時之祭名既不同禮必有異今其可見者惟尊彝之殊用耳於經無其文者皆不可知也姑據經所可見者著之於篇　又按陳氏曰周官行人上公再裸而酢饗禮九獻而裸不預於九獻諸侯一裸而酢享禮七獻而裸亦不預於七獻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蓋嘗考之古禮闕亡殘編斷簡之僅存者如祭禮有二裸有朝踐有饋獻有酳食此可得而知也其閒禮之節文詳略多寡禮經無明文此不可得而知者也先鄭謂二裸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爲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證故先儒多從之今因不得遽以爲非陳氏所引周官行人謂二裸在九獻之外此固有所據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似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酢爲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酢爲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彝輕如先鄭謂諸臣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則可謂諸臣以彝報祭於神靈而不以尊則於理爲不通矣二說當並存之以待作者　又按九獻之禮春祠夏禴用兩獻尊象尊秋嘗冬烝用兩著尊壺尊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用兩大尊山尊經有明文不待言矣但所謂九獻者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朝獻王酳尸一再獻后酳尸一此爲八獻諸臣

爲賓酳尸一并前八爲九是禮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蓋互文以見義也春夏言朝踐秋冬言朝獻欲見朝獻因朝踐之尊鄭注所謂尊相因也春夏言再獻秋冬言饋獻欲見再獻因饋獻之尊鄭注所謂亦尊相因是也今作二圖以見之其追享朝享別有圖見祫祭禮

春祠夏禴九獻圖

禮運疏崔氏云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用三酒

二彝 雞彝盛明水 鳥彝盛鬱鬯　二齊 獻尊盛醴齊 象尊盛盎齊

祼 王一獻祼用鳥彝 后二獻祼用鳥彝　朝踐 王三獻用獻尊醴齊 后四獻用獻尊醴齊

饋獻 王五獻用象尊盎齊 后六獻用象尊盎齊　朝獻 王七獻因朝踐獻尊醴齊

再獻 后八獻因饋獻象尊盎齊 賓九獻用象尊盎齊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散悉但反疏曰九獻禮畢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祭統楊氏曰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禮長兄弟衆賓長及佐食有三加爵則天子諸侯亦有加爵明堂位云加以璧散是也又特牲禮云加爵之後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謂之上嗣舉奠天子之禮亦當然也禮運崔氏疏云天子九獻魯及王者之後亦九獻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熟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子男五獻亦以朝踐饋熟君皆不獻但酳尸一獻而已禮器曰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疏曰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又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疏曰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熟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又按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況

祭禮以饋熟為正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祭禮皆有獻今云侯伯子男饋熟時皆無獻於理不通聖人制禮文理密察自有隆殺之宜必不如疏家所說之疏也

右九獻之後加爵

大祝既祭令徹疏曰祭訖尸謖之後太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春官

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將徹之時自有樂帥學士而歌徹元謂徹者歌雍疏曰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率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

令相相去聲令視瞭扶工瞭音了疏曰此令相之文在歌徹之下以其瞽人無目而相工故令視瞭扶工也同上論語八佾以雍徹朱子註曰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春官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疏曰豆籩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世婦九嬪內宰贊徹豆籩互見朝踐條註天官內小臣徹后俎疏曰謂如東房中受尸酢之俎內小臣徹之

右徹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補彭反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小雅楚茨楊氏曰祊有二有祭日之祊有明日繹祭之祊楚茨詩祝祭於祊在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乃祭日之祊也

右祝祭于祊

傳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苦對反凷塊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熟疏曰後世漸文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北面告文曰皋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嘗有火化之法苴熟者至欲葬遣奠之時而用苞裹熟肉以遣送尸法中古修火化之法也伏羲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疏曰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體魄則降所以地藏知氣在上所以望天而招魂故死者北首也首陰生者南鄉也鄉陽皆從其初謂取法於上古中古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古也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時也後聖有作謂中古之後聖人作興然後脩火之利熟治萬物範金鑄作器用合土謂和合其土燒以作器如有虞氏瓦棺泰有虞氏尊類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裹燒之也以燔加於火上以亨煑之鑊也以炙貫之火上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禮運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

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享神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泛芳劍反爲於僞反疏曰元酒謂水也太古無酒以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醆在戶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犧牲在鼎西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閒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祝謂以主人之辭享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謂臣是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也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眾兄弟是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人婦交相致爵是也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醍之閒有盎此醴醍之閒有醆又周禮醍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也按此注澄是沈齊按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按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醴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爲三酒之中清酒是與禮運不異也

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越音活冪莫歷反衣於既反疏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熟其殽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熟其殽者殽骨體也熟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鼏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強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爲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爲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爲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

人獻其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享是生者相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

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而定其法制又不可以一槩而正其先後也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鉶音刑言疏曰此謂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並祭竟燕飲亨食賓客兄弟也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熟今至饋事乃退取爓肉更合亨之令熟擬更爲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享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

此禮之大成也禮運

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見依注作覸音閒廁之閒徐古辦反俠古洽反甒音武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閒音當爲覸字之誤也疏曰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覸覸謂雜也光謂氣也謂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是以報氣也羞進也殷祭以肝周祭以肺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覸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見閒以俠甒者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者非但薦熟是報魄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然是祭初亦是報蓋不當薦熟之時以故云加也祭義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

從才用反穆子姓也答對也疏曰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

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袒徒旦反封苦圭反膟音律爓音燖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爓祭祭爓肉腥祭祭腥肉也湯肉曰爓疏曰麗繫也君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用鸞刀封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熱蕭也乃退者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封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爓祭祭腥者爓謂爓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祭祭事既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又曰按說文及字林云膟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其祭腥肉爓肉並當朝踐之節祭義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禕音煇瓚才伯反紖直忍反又以忍反從才用反芻初俱反盎烏浪反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涗舒銳反徐音歲羞齊本亦作細才嚌反太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疏曰大宗執璋瓚亞祼者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祼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

也以其彩牲用[illegible]

以涗沛之涗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者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褘此則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但言盎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

無醴齊也故執盎從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者謂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之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示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

也謂君用鸞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故云鸞刀羞嚌於君羞嚌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君親執[illegible]及鸞刀羞嚌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涗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疏曰天道

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縣音元禮樂之器

尊西也犧周禮作獻獻素河反疏曰犧尊貴於罍尊而犧尊西縣鼓大於應鼓而縣鼓在於西故云禮樂之器尊西又曰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

東方而縣之熊氏云此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澄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酌則君不酢罍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

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曰顧命云天子有在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

犧尊夫人東酌罍尊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疏曰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禮器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戶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

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爲墮許恚反或許垂反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於主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

之也直正也祭以熟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疏曰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於祊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

之疏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門內平生待賓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今此索祭於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不知

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音餘下同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遠于萬反尚庶幾也疏曰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尚是庶幾也

言正祭之時祭於廟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郊特牲禮器納牲詔於庭毛血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得也疏曰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

於室羹肉湆也定熟肉也謂煮肉既熟將欲迎尸主人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

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
以樂皇尸此與境內樂之之義也東君為東上迎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疏曰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
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疏曰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舞莫重於武宿夜者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衆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
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
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
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疏曰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感益君子內志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祭
統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疏曰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為弦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
越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聲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然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餘遺之音念之不忘也樂記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清廟樂章名大琴練
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也其歌之
呼也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詩云肅雍和
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云云聖人作為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鞉音桃控苦江反揭苦瞎反六者為本以其聲質
也控揭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篪篪燻恤尹反篪音巨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
也和如字徐戶臥反酳音允又仕覲反疏曰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此鐘磬等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前云鄭宋齊衛四者為祭祀之所不用
故此六器為道德之音四器之和文武之聲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所以獻酬酳酢者又於宗廟中接納賓客也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楊氏曰愚按九
獻祭之正也其間節文又有因傳記可以參互見者掇拾以著之於篇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

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巹古本反處昌慮反　疏曰上公之夫人故副褘立於東房若其餘夫人則不□□也大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婦交相致

爵不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也

右致爵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於主人卒爵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主婦拜受爵諸侯夫人以上致爵經無其文此因祭統上文若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下文有酢必易爵之文知諸侯夫人亦有致爵之禮

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餈昨資反　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元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疏曰此當王酬尸內饔進之於尸侑等也　天官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食音嗣糝素感反　元謂酏餰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餰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餰之然反糔思柳反溲所柳反臅昌蜀反一音粟　疏曰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

右羞　楊氏曰愚按儀禮有司徹主人酬尸之後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今按籩人醢人有羞籩羞豆之實則知天子之禮亦有羞諸侯亦必有之但經文不備耳

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謂王之子姓兄弟　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疏曰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祭統者是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前南陳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故云齒也云及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

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云云　注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疏曰爵酒爵也　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爲一穆爲一者言君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　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祭統

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注曰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爲俎　疏曰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髀必氏反又必履反重直

龍反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臑乃報反疏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者俎謂助祭者各將物於俎也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者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者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於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故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持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又曰此脊脅臂臑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臑爲貴後體膊胳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脡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脅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總云之屬以包之 祭統

右旅酬賜爵

其登餕受爵則以上嗣餕音俊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人也餕謂宗人遺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適丁歷反盥音管疏曰按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疏曰此覆釋所以登餕受爵用適子也文王世子楊氏曰此條有兩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已見上文再獻條注登餕謂宗人遺舉奠盥祝命之餕也

右登餕受爵

傳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曰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亦尸餕鬼餘故并亦餕鬼神餘也術猶法也尸餕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法也 施始鼓反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餕所六友起也百官進依注作餕 進當爲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爲餕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別彼列反見賢遍反脩於廟中一本作徧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 疏曰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修整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稷而餕者欲見其恩惠修整徧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爲餕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稷可知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其簋而偏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祭也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積重直龍反餒乃罪反夫音扶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竟內也 祭統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曲禮 朱子曰古注說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餕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先之卑夫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非飲食必祭之祭 又曰先

[illegible]因餕餘起文謂父不以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畀必利反煇依注作韗同況萬反又音運胞步交反翟音狄閽音昏形明足以見之見此卑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人守門謂夏殷時卑如字舊必利反疏曰此之謂上下之際者際接也至尊者與賤者其道接也 祭統

閟謂之門詩曰祝祭於祊 爾雅 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疏曰繹又祭也者又復也繹復祭之名也郭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然是亦與賓尸事不同矣而詩頌絲衣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然又祭之名三代各異 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疏曰郭云壬午猶繹者宣八年經文也 商曰肜疏曰高宗肜日商書篇也孫炎云肜者相尋不絕之意 夏曰復胙疏曰夏之典訓無言復胙名者未見義所出也詩傳及詩箋亦無此一句說者云胙是祭肉也以祭之旦日復陳其祭肉以賓尸也未知然不祭名者以顯上事也 同上

右祭之明日又祊

傳爲祊於外祊百彭反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爲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二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繹音亦處昌慮反疏曰爲祊於外者祊謂明日繹祭在於廟門外之西旁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二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絲衣之篇論繹祭之時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 故曰於彼乎於此乎疏曰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祊乎以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 禮器 祭統詔祝於室而出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疏曰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冥尸於室求之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日夜

不䘮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疏曰云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按有司徹上大夫賓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儐音賓 祭義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怍才各反盎馬浪反愉羊朱反故孝子臨對尸前不得顏色不和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牽夫人奠盎者疏曰怍謂顏色不和悅以祭祀須饗尸熊氏云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盎齊之尊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先獻後薦齊齊乎其敬也者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乎其恭敬齊齊謂整齊之貌故玉藻云廟中齊齊愉愉乎其忠也者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勿勿乎其欲其享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孝子之心與貌勉勉然欲得親之歆享也云儐尸主人獻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齊才細反 祭義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中遂卒於垂壬午猶繹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 公羊子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疏曰旦日猶明日也何休云繹者繼昨日事但不灌地以降神耳

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市朝之於西方失之矣家語曲禮公西赤問

陳氏禮書曰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於祊求諸遠者也祊於西尊其右也詩云以往烝嘗或剝或烹或肆或將而繼之以祝祭於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於堂爲祊乎外家語言繹祭於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繹詩以祊爲門內繹祭之祊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蓋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埽堂攝酒迎尸而侑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

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特牲而已有司徹（𧗸音尋）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爲則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體進腠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酪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算其罰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矣

通典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以放陰陽之義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尸服袞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珪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乃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也王乃祖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鄭元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戶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素何反下同）罇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獻罇醴齊以獻尸此四

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祝陳此設饌之禮非謂即食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機於傍故云變機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還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斝又取腸間脂爇之蕭合羶薌鄭云羶當為馨字之誤燎於爐炭所謂臭陽達於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斝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左傳云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又以玉爵酌象尊醍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皆作樂如初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尊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亦尊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受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尸少祭饌黍稷抍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宗伯職云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饋食象尊之盎齊以獻尸日再獻亦尊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盎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惠均於下之義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羣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用璧角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餕之文王世子云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鄭元注云上嗣猶之上厥明更以一牢繹於祊於廟門之外而行其禮 按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為大夫祭宗廟之禮而天子諸侯之祭禮亡矣其載於周禮禮記者雖略可考見而參錯渙散後之有天下者雖欲一遵古禮行之而其節文脈絡不相連屬此所以病其難行也晦庵嘗欲以二禮及注疏中所言紬繹其節奏之先

後爲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授其門人勉齋黃公黃又未及成而以授信齋楊公信齋之書出而後學者開卷始可以洞窺其奏節自致齋而祼獻自祼獻而饋獻以至加爵衎俎旅酬發爵繹祭之儀大槩以經之所言爲主而經之所未備者則取注疏之說以備之注疏之所未備者又約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以推之其說始粲然有條足爲百代不刊之典然杜氏通典亦嘗採經傳及注疏之說條陳九獻之禮特略而未備且與信齋之說小異故並存之

文獻通考卷九十六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七

祭祀時享

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果之獻由此興

孝景帝元年詔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故以薦宗廟酎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爲孝文廟奏昭德之舞

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宣帝本始二年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漢時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六十八者郡國之數百六十七者宗廟之數）而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烝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

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罷郡國廟詳見家廟門既罷郡國廟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皇帝侍祠　寢廟月一太牢四上食十二月一太牢餽食與閏月十三嘗祠正月嘗韭又嘗羔六月嘗黍七月歲事八月嘗酎特牛九月嘗鴈十月嘗稻十一月歲事又賽禱凡正祠一歲二十二　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一祠皆用太牢月游衣冠以廟餽事之日歲凡十二祠立秋貙婁又嘗麻八月先夕餽飧皆一太牢皇帝會諸侯酎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他祠無有十月嘗稻又飲烝二太牢十一月嘗文臧未詳十二月臘二太牢十二月擊牛飲酎無飯故先夕餽飧文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酒　園廟一歲四祠皆太牢七月歲事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初歲椒酒凡四祠皆太牢凡一歲大祠五十二小祠千一百　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皇帝暮親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中侍上熟行禮齋日四法食丈二尺拒按以陳三十六肉六氣穀飯饡饗一人秩六百石主贊天子太祝令主薦酒太宰令主饌陳太常主導贊丞舉廟中非法八月諸侯王酎金助祭以九太牢用豚八百枚鉶羹三百雞鳧雁魚皆千枚賜中都官吏卒以下廟旁牛四十頭助供樂用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祠立九旗於庭下功臣四十人食堂下西階南凡上堂上後房中婦子祠用禾稼長八尺廣八寸深四寸凡八十一祭御僕騰公祭於廟門外塾上用[illegible]酒四脛骨藥酉廟歌秦海龜龍舞武德文始五行　永光四年御史大夫貢禹

奏罷祖宗皇后位座獨祭皇帝而已

漢興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享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帝姬也姓唐山）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至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筦更名曰安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一章八句　七始華始一章八句　我定歷數一章八句　王侯秉德一章七句　海內有姦一章八句　大海蕩蕩三章六句　安其所一章八句　豐草葽一章八句　靁震震一章十句　都荔遂芳一章十句　桂華一章十句　美芳一章八句　嘉薦芳矣一章八句　皇皇鴻明一章六句　浚則師德一章四句　孔容之常一章八句　承帝明德一章八句

光武建武二年立高廟於洛陽四時祫祀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祠一歲中凡五祠

十九年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在所郡縣侍祠

東漢制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安帝卽位竇太后猶臨朝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本紀永初五年劉珍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事下公卿僉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譙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新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遷神主於行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餘見禘祫門　晉祠廟夕牲歌一首　祠廟迎送神歌一首　祠征西將軍登歌一首　祠豫章府君登歌一首　祠潁川府君登歌一首　祠京兆府君登歌一首　祠宣皇帝登歌一首　祠景皇帝登歌一首　祠文皇帝登歌一首　祠廟饗神歌二首

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

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及留守墳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

齊武帝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糉炙魚皆所嗜也先時帝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如家人禮　司馬氏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寗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梁武帝制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并臘一歲凡五謂之時祭　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為乖禮何佟之等奏按禮國門在臯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為太遠宜以六門為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烝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致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四年何佟之議按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廚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佟之又曰鄭元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裸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裸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

行祼獻乃後迎牲帝曰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祼將安設佟之曰如馬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祼義乃定佟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祼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祼經記無文宜依禮革奏未報而佟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佟之既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祼而又牽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加又太尉祼酒三刻施饌間中五刻行儀不辦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辦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況二更非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為三牲或離杙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褧等議以為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五年明山賓議罇彝之制祭圖唯有三罇一曰象罇周罇也二曰山罍夏罇也三曰著罇殷罇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罇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彝祼重於獻不容共罇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按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斝彝庶禮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按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捨以為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玉輅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之

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鄰礿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眾官陪

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餠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卽禮爲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

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

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按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爲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特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齊絜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勑太常令剋日以聞　又詔罷寒食饗　致堂胡氏曰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旣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非天子之所宜行也苟以爲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盍亦擇禮之中否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死爲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考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孝文斷然行之不膠者卓矣

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

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義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兔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版位然後太祝徹焉

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禘祫之禮並準時享

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元宗開元十五年敕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已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以下清官　二十三年令今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　二十五年敕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　二十七年制宗廟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無取於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於宗子及嗣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吏不須差攝　二十三年正月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奏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等議曰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

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汚樽坏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元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元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尙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郞盧諶近古知禮者也著家祭禮皆晉時供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敕祭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昜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㽅㽅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尙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古式據文而行止曰享祀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

更令太常加品味韋縚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　二十四年敕宗廟祭享籩豆宜加麞鹿鶉兔野雞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準料令殿中供送　天寶三載詔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　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自禮經膟膋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　貞元九年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貞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載三月初別令尚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奠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議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令宗正與太常計會辦集者謹按禮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怵而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磬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饗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生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爲褻味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饗宴會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爲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礿祠烝嘗感時致饗此聖人裁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爲疏也太廟每歲五享不爲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爲常環四時之中雜五享之禮爲數既甚黷亦隨之

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肴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臣等曰此禮已經先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至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上食曰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嘗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饗以申追慕尙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恃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唯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義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曾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爲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

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去欲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二十七月而除則朔望奠酹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同日時設祭以爲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廢之旨不當以用日時爲議何者漢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嘗礿同時理固無害又韓皋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爲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臣以爲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尙潔務豐宜備常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享告朔薦新以崇古制以正禮也唯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爲宗廟亦合行之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爲宜罷此耳事竟不行

九載制曰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臨下之辭頗虧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爲允自今以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親告享廟改爲朝享有司行事爲薦享親巡陵改爲朝拜有司行事爲拜陵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爲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祝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爲敢昭薦 乾封元年詔曰每惟宗廟至敬虔誠祼享而二等一饌惟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則自今以後宗廟薦享留及簋簠甑鉶各宜用簋其餘牢饌並依恒典 貞元九年十一月九日謁太廟有敕至廟行禮不得施襌蓋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南郊亦宜準此

唐諸帝親饗廟

太宗二 貞觀元年正月十日 十七年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 蘇冕曰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言陛下踐阼以來宗廟之饗未

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末葉且三年已親饗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 乾封元年四月八日 總章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元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 開元六年十月六日 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 六載正月十七日 十載正月九日 十三載二月八日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三日 元年建子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日 六年十一月七日 九年十一月九日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一 長慶元年十月

敬宗一 寶歷元年十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 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七年正月

懿宗一 咸通元年十一月

僖宗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 天復元年四月

唐開元禮

皇帝時享於太廟儀 凡一歲五享謂四孟月及臘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前享有司卜日如常儀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太極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結珮並如圜丘儀應享官齋具序例儀 祫禘儀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行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享官次於齋坊之內 攝事右校清掃內外守宮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齋坊 九廟子孫於齋坊內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齋坊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七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 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大次及九廟子孫以下 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圜丘儀 所異者樹路鼓及設歌鐘歌磬於廟堂上前 右校清掃內外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廟東陛東南西向 攝事御位下放此 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皆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以北為上 攝則公卿位於道北執事位於道南 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位於西南東向一位於東北西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

於廟堂之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南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雖有貴者以齒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子孫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少西當文官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位於朝集使之後設門外位享官公卿以下皆於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子孫之位於享官公卿之東少南文官九品以上於子孫之東東方西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設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無九廟子孫以下至此儀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以南為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各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罇彝之位於廟堂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春夏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秋冬每室斝彝一黃彝一著罇二壺罇二山罍二皆加勺冪凡宗廟彝皆以黼皆西上各有坫焉祫享設罇彝於廟堂上下每座斝彝一黃彝一犧罇二象罇二著罇二山罍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罇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罇彝在戶外南向其壺罇二大罇二山罍四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禘享則雞彝鳥彝餘同祫享設簋鉶籩豆之位於廟堂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座四簋居前四簠次之次以六㽅次以六鉶籩豆為後每座異之祫禘攝事簋簠㽅鉶與正數半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珪瓚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祫禘儀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於戶外自西序以東皇八代祖獻祖宣皇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高祖神堯皇帝皇祖高宗天皇大帝座皆北廂南面皇七代祖懿祖光皇帝皇五代祖元皇帝皇曾祖太

宗文武聖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聖眞皇帝座於南廂北向每座皆設黼扆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几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廟所禁斷行人太廟令整拂神幄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又洗肝於鬱鬯又取膟膋共實一豆俱置饌所餘並如圜丘儀 膟膋腸間脂祫禘祝史洗肝於鬱鬯並同圜丘儀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 駕出懸而不作 享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 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 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餘並與圜丘儀同唯祭官稱享為異耳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 雞彝斝彝及犧罇壺罇之上罇皆實以明水山罍之上罇實以元酒鳥彝黃彝實以鬱鬯犧罇著罇實以醴齊象罇壺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祫禘之罇斝彝及五齊上罇皆實明水山罍上罇實以元酒黃彝實以鬱鬯犧罇實以沈齊象罇實以醴齊著罇實以盎齊壺罇則實以醍齊太罇則實以沈齊山罍實以清酒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三刻奉禮帥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史太祝宮闈令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向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 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訖引就位 祫禘又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於廟庭大階之西上瑞為前中下相次及伐國所得寶器上次先後亦然俱藉以席遜事不陳瑞物寶器 未明二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詣東陛升堂詣獻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置於座 祫禘則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陛之東每室各二皆西面北上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太祖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腰輿

（於輿出詣座前奉神座訖以次奉出懿祖以下如獻祖儀）訖引太廟令以下次奉出懿祖次奉出太祖次奉出代祖次奉出高祖次奉出太宗次奉出高宗次奉出中宗次奉出睿宗神主置於座如獻祖之儀（皇祖妣以下神主皆宮闈令奉出俱並而處右）訖引太廟令以下降還本位（攝事贊引各引享官俱就門外位無駕將至下至從享官位儀也）駕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群官諸方客使先至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奏御署訖近臣奉出太廟令受各奠於坫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座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初司空行樂懸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群官諸方客使入就位（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皇帝再拜儀但享官再拜耳）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位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行事凡攝事皆太尉初獻）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乃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蔟應鍾各再奏）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如常樂）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

水皇帝搢鎮珪（凡受物則搢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陞自阼階樂止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攝事皆太尉升陛盥洗）

（酌獻）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鬯訖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自後登歌皆圜鍾）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祫禘少退攝事同）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次祼懿祖次祼太祖次祼代祖次祼高祖次祼太宗次祼高宗次祼中宗次祼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各立於肝膋之後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肝膋與奉爐炭蕭稷黍者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罇所齋郎奉爐炭皆置於室戶外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爐炭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俱取肝出戶燔於爐炭還罇所

饋食

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重行西向以南為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之樂堂下皆奏無射）饌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血毛之豆降自阼階以出饌升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阼階復位諸太祝各取蕭稷黍濡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皇帝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晨祼之儀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訖樂止太

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光大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又引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面立樂止（祫享樂終八節止諸座皆然）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倣此）祖妣宣莊皇后張氏氣序流邁時惟孟春（孟夏孟秋）永懷罔極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恭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讀訖興（以下諸室祝文儀並同祫禘祝文晷度環周歲序云及永懷追慕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泛齊肅雍明獻恭備祫享餘字並同禘享祝云祗薦禘事太祖以下並稱臣）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攝事太尉詣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他倣此）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長發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戶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懿祖光皇帝祖妣光懿皇后賈氏讀祝文訖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祖罇彝所如上儀大政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太祖景皇帝祖妣景烈皇后梁氏餘如上儀次代祖大成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代祖元皇帝祖妣元貞皇后獨孤氏獻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彝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高祖罇彝所如上儀大明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大穆后竇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 太宗罇彝所如上儀崇德之舞作祝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曾

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曾祖妣文德聖皇后長孫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高宗罇彝所如上儀鈞天之舞作祝文曰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祖考高宗天皇大帝皇祖妣大聖天后武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中宗罇彝所如上儀酌醴齊文和之舞作祝文曰孝姪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睿宗罇彝所如上儀景雲之舞作祝文曰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皇妣昭成皇后竇氏訖興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曲終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壽和之樂作皇帝獻將訖謁者引司徒詣東階升立於楹間北面東上皇帝獻訖諸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北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三骨）加於俎又於籩豆取稷黍還罇所以胙肉各置一俎上以飯共置一籩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司徒受俎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升自阼階（攝事則太尉將復位謁者引太常以下倣此）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次詣懿祖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

齋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太尉次獻太祖次獻代祖次獻高祖次獻太宗次獻高宗次獻中宗次獻睿宗並如上儀訖謁者引太尉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止登歌作雍和之樂諸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登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薦新於太廟儀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於神廚（若有酒者廟司設罇坫罍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於門東之內道北西面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籩豆簠簋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若無酒即俱再拜）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

冬魚蕨筍蒲白韭薹小豆背豆蘘荷菱仁蕈菱索春酒桑落酒竹根黃米粳米糯米粱米稷米茄子甘蔗芋子雞頭仁苜蓿蔓菁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芡茨子藕大麥麪瓜油麻麥子椿頭蓮子栗冰柑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椹菴蘿果棗兔脾麞鹿野雞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梁太祖親饗廟二開平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其年十月三十日

後唐莊宗親饗廟一同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明宗親饗廟一長興元年二月十九日

周太祖親饗廟一廣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八

祭祀時享

宋制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乃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太宗端拱二年七月詔以今年八月二十四日親享太廟會有彗出東井詔罷其禮

仁宗慶歷時四孟臘時享太廟攝事用羊豕各二祈報象罇一別廟增黃彝瓿罇二親享則加犢

三年御史蔡稟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帝謂輔臣曰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怠也

太廟舊唯薦冰景祐三年趙良規請薦新如通禮宗正寺禮官參定正月韭菘卵二月冰三月筍含桃四月麥彘五月瓜來禽六月菱芡七月粟穄雞棗梨八月酒稻茭九月小豆蕎麥十月兔栗藷薁十一月鴈麞十二月魚增二十六種禮院因奏禮有薦新如朔奠自頃有司言宗廟則后廟可兼遂上前廟帝主薦冰請后主奉慈后廟四時薦新如朔望牙盤食例宗正寺官允攝行禮詔可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文詞多爲祠而王弼以禴爲祭之薄何休謂祈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記以嘗爲大嘗周禮以烝爲大烝孔安國亦以烝嘗爲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料無祠禴烝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　又言薦血之器禮所不載唐崔沔議曰毛血盛於槃宋書志南郊以二陶豆盛毛血開元開寶通禮及今儀注皆以豆盛之禮以豆盛菹醢登盛羹其薦毛血當以槃親享太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無腸胃膚俎不應古義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及豕膚俎各一古者祭祀無迎神送神之禮其於祭之末皆不拜按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鄭氏曰爲將祭也卽不言拜及祝告禮成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南亦不言拜近代事神拜而迎送殊非禮意請改定儀注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共天下之財其餘無常貨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至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不本先王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於太廟良爲闕略請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金次之玉帛次之餘居後　太常禮院言舊儀親祠太廟車駕未至大次太祝宮闈令奉出帝后神主置於座行禮畢已還齋殿方納神主今親祠皇帝至阼階太祝闈令始奉神主置於座行禮畢皇帝俟納神主然後降阼階舊入室帝主各以太祝還納其后主止命太廟宮闈令二員恐致遲緩請增差七員同奉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爲三獻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

室中神位不在奥堂上神位不當扆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於奥東面堂上設神位於戶外之西南面皇帝立於戶內西面祼鬯是爲一獻出戶立於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爲再獻皇帝立於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爲三獻詔並候廟制成取旨　又言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天子之祭無不用牛者唐郊祀錄稱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今三年親祠而入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不用太牢則爲非稱請三年親祠并時享有司攝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詔親祠并祫享每室用太牢　又言古者人君臨祭立於阼階者主階惟人君涖之行事示繼體祖考親親之義且以尊別於臣庶也今朝享太廟設小次於殿下褥位之東西向設皇帝版位於廟東階之東南西向乃是古者大夫士臨祭之位殊失禮意請自今太廟行禮並設皇帝版位於東階之上西向更不設殿下版位及小次又曾子問曰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卷幣埋於西階東舊制宗廟燔其幣未合於禮請凡禮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册則藏諸有司之匱

五年詔自今太廟祠祭前廟初獻差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郡王后廟初獻宗室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歲以序差不赴者罰之其餘祠祭勅差行事者准此

六年十一月帝親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號册寶於太廟是日齋於大慶殿翼日薦享於景靈宮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僚班迎於廟門侍中跪請降輅帝卻乘輿步入廟趨至齋宮翼日帝服鞾袍至大次有司奏中嚴外辦禮儀使跪奏請行事帝服袞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宮闈令奉諸室神主於座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帝再拜詣

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瓚拭瓚訖執圭宮架樂作升堂樂止登歌樂作殿中監進鎮圭帝搢大圭執鎮圭詣僖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座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瓚祼地奠瓚捧幣奠訖執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內侍舉鎮圭以授殿中監至次室行事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興安之樂作文舞九成止禮部戶部尚書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帝再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圭宮架樂作帝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僖祖室樂止宮架樂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執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立樂止太祝讀册文帝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以次行事如前儀樂止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僖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卒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摶黍奠黍豆再受爵飲福酒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徧祭七祀配享功臣戶部禮部尚書徹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宮架興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入諸祏室禮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轉仗赴南郊自元豐初命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至是始用新儀

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為限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

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新物自祖宗行之已久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饈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饈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饈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嘗雛以黍饈以瓜季夏饈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饈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饈以蒲季秋嘗菽饈以兎以栗孟冬饈以鴈仲冬饈以麕季冬饈以魚今春不薦鮪寶為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如林檎蒼麥諸蔬之類及季秋嘗酒皆不經見宜刪而去之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於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則失禮尤甚請依韋彤五禮精義但設神座仍俟廟成薦新於寢庶合典禮詔依所定如鮪魚闕即以魴鯉代之

八年太常寺言治平四年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遇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畢仍舊今景靈宮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

元祐七年太廟復用牙盤食舊制並於禮饌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嘗建議曰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為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始從希純之議云

呂希純又嘗奏唐開元開寶禮每廟室薦獻帝后各奠一爵其后爵謂之副爵每堂室只奠一爵帝后共享慢神瀆禮莫此之甚請帝后各奠一爵亦如其儀焉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按太廟儀注春夏用犧罇象罇秋冬用著罇壺罇各二已應周禮司罇彝之義又每享

各用大罇二則是以追享朝享之罇施之於禴祠烝嘗矣其爲失禮明甚請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罇禮記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周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說者謂天地有禮神之玉而無鬱鬯宗廟有鬱鬯而無禮神之玉然則宗廟之玉祼圭而已圭瓚之制以圭爲柄其長尺有二寸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爲龍首所以出鬱鬯也其槃徑一尺所以承瓚也今親祀太廟以塗金銀瓚有司行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請改製以應古制　十一月太常光祿寺言禮制局新定太廟陳設之儀盡依周制籩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籩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右爲上饈籩二爲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左爲上饈豆二爲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爲二行在籩之外簋八爲二行在豆之外籩豆所實之物悉如周禮籩人醢人之制惟簠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茅菹以蕁蚳醢以蜂子代之　十二月禮制局言太廟祭器鉶用三登用一竊考鉶與登皆盛羹之器祭祀烹牲於鼎升肉於俎其湆芼以醯鹽蔬實之於鉶則謂之鉶羹不致五味實之於登則謂之太羹周官亨人祭祀共太羹鉶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太羹止設一登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兩鉶司士進湆二豆三牲之祭鉶既設三則登亦如其數請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湆以爲太羹明堂亦如之

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哉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卽用次日

高宗建炎二年上幸揚州行南郊禮時太廟神主奉於壽寧寺前一日上親詣寺行朝享謝禮禮成茶謝如儀時
景靈宮神御奉安於温州乃差官詣温州行禮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併奉安於温州祭享皆差官攝事以禮器未備五享權用酒脯行禮太廟朔祭每室例
用一羊建炎初務省約初用酒脯紹興五年復用羊

紹興七年上祀明堂於建康時有徽宗之喪先是太常少卿吳表臣乞於大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
太廟及是援熙寧元年故事謂是時英宗喪未除不廢景靈宮太廟之禮請如故事翰林學士朱震以為不然謂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得越紼行事監察御史趙渙言升祔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當喪享廟亦有
顯據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詩頌成王卽位諸侯來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一
月成風薨六年十月猶朝於廟此顯據也疏奏詔侍從臺諫議吏部尚書孫近等十五人言謹按春秋三十三年
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又
按景德三年明德皇后之喪改易而服除眞宗遂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熙寧元年神宗居諒闇復用景德故
事躬行郊廟之禮則是考古及今居喪得見宗廟將來明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前一日皇帝合詣太
廟朝享從之

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明堂大禮依已降旨前一日朝享太廟檢照景德熙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之中當時親行
郊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巡警場止鳴金鉦鼓
角而已今臣僚欲議罷宗祀奏樂受胙故事卽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兼祖宗故事三載大饗明堂蓋亦為民祈福

奏樂受胙合依祖宗累朝已行故事從之　先是監察御史趙溴言春秋有事於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卿佐之喪而猶去樂況天王后之喪而可用備樂乎載祀既殯既葬而祭五祀則尸入三飯不侑不酢以五祀之祭猶廢侑酢況宗廟之祭而可享受福釐乎故晉制國有大喪天地明堂皆去聲樂且不受胙有唐祭日遇忌亦備樂而不奏此皆得禮之體也陛下雖在喪服而猶宗祀者用王制之言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唯聲樂受胙於未安者蓋拜跪受釐既爲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陛下薦裸饋奠進詣徽室必將想像平生悲哀感愴而乃金石絲竹雜然並奏豈不違神靈之至意而傷陛下之孝心哉將來明堂大禮前一日乞依列聖故事躬詣宗廟行朝享之禮其奏樂受胙二事乞寢庶合禮有旨令本部太常寺討論故事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皇帝登極擇日詣太廟行朝享之禮參酌紹興十三年親享禮例牲牢禮料酒齊等並如每歲五享施行從之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詔以四月六日親享太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浙東提舉李大性言竊觀紹興七年侍從臺諫禮官議定明堂典禮其大略云居喪皆得見宗廟近者合宮展祀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愚竊謂與淳熙十五年事體不同又況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二越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與二三大臣議之早行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祇肅宗廟之意於是詔遵用三年之制其朝謁太廟委有妨礙　明年吏部員外郎李謙言事莫重於登極禮莫急於告廟蓋即位必告廟示敬親也告廟必於歲首大其事也舜正月上日受命於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皆行告廟之禮也然禮以變而或殊事隨時而亦異有不可以一例觀者議禮之

家各持一說不致其辯禮意無自而明夫吉禮之與凶禮不可以並行舉一必廢一故在禮經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而廢尊也夫天地以尊而不廢宗廟以親豈獨可廢乎況王制三年不祭之說諸儒之論亦自不同杜預之說以爲旣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蓋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祭宗廟爲是也今姑置常祭之說而論卽位踰年告廟之禮庶幾禮簡而易明虛言無證則論不定請質事以明之且太甲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猶總已以聽冢宰則是太甲居仲壬之喪而告廟也漢呂后以八年七月卽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年十月辛亥文帝卽祚謁高廟卽是文帝居呂后之喪而告廟也唐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卽世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朝享於太廟其後穆宗長慶之元年敬宗寶歷之元年武宗會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元年皆以正月朝享於太廟徧觀歷代之制雖小節不同大概居喪雖權住祭踰年正月必告於廟載諸經史可考而知漢昭宣元成哀平六世皆以卽位謁廟不待踰年則失之速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方月事於太廟爲周得以爲言則失之緩皆非禮之正也以歷代之事而求其當其惟踰年正月告廟乎恭惟陛下自登極以來已享帝矣大行梓宮發引在卽來年正月盍行告廟之禮禮官未見甲明者豈非以王制爲據乎竊謂卽位之後已曾謁廟國有大故故可以未祭與居喪之後卽位未經謁廟者事體不同考歷代已行之事宜於來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廟之禮庶幾立一王之制示萬世之規乞下禮官指定施行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聞奏至是禮寺看詳乞俟皇帝從吉日討論與禮施行從之

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前一日朝享太廟行禮儀注

陳設

前享三日儀鑾司設大次於太廟東神門外道北南向小次於阼階東稍南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廟之內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各隨地之宜設饌幔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各一又設七祀次於殿下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又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橫街之南東西相向每室功臣配享各爲一次前享二日宮闈令帥其屬埽除廟之內外開瘞坎於殿西階之東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太常設七祀燎柴於南神門外光祿牽牲詣所太常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閒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閒戶部陳諸州歲貢於宮架之南神門外隨地之宜東西相向前享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飲福位於東序俱西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南稍東助祭親王宗室使相在其南進徹爵酒官受爵酒官舉幣官薦牛俎官薦羊俎官實鑊水官薦豕俎官增沃鑊水官受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進摶黍官舉册官七祀獻官在助祭宗室使相之南並西向北上大禮使位於西階之西稍南與亞終獻相對行事光祿卿讀册官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西太常光祿以下皆陪郊執事官位於其後助祭宰相使相位在大禮使之南執政官在其西又設監察御史位二於西階下俱東向北上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於東階下西向北上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磬虡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押樂太常卿宮架之北北向良醞令位於罇彝所俱北向薦香燈官宮闈令於室內北向西上又設助祭文武羣臣宗室位於橫街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位廟門之外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以南爲祝史上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大禮使進徹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受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位於道南北向西上七祀配享功臣獻官在其後監察御史二位在西東向薦牛俎官眡滌濯官實鑊水官眡腥熟節官增沃鑊水官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册舉册

官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室戶外之右司罇彝帥其屬設尊罍篚於酌罇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每室左二十有六籩右二十有六豆俱爲四行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又設俎九在豆右爲三重登一在籩豆閒鉶三皆有柶在登前簠八簋八在籩豆外三俎閒簠在左簋在右設爐炭於室戶外蕭蒿稷黍於其後又設毛血盤肝膋豆於室戶外之左稍前設罇彝之位每室斝彝一黃彝一皆有舟著罇二壺罇二皆有罍加勺冪爲酌罇太罇二山罇二犧罇二皆有罍加勺加冪設而不酌俱北向西上太常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次內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又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之南次內韓王趙普濟陽王曹彬位於橫街之南道西東向太師薛居正太師石熙載鄭王潘美位在其西太師李沆太師王旦太師李繼隆位又在其西太師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位又於其西又設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西向太師富弼位在其東太師司馬光位又在其東太師韓忠彥位又在其東俱北上皆設神席太廟設神位版於座首司罇彝設祭器每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簠一簋一在俎前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象罇一在籩前加冪又設俎三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內設進盤匜帨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太官令盥洗於西階下七祀配享功臣獻官盥洗各於神位之前七祀及配享功臣位前盥洗各一罍勺篚巾各設於左右執罍篚者位其後享日未行事前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整拂神幄如常儀司罇彝入設祭器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幣以白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簠簋籩四行以右爲上第一行饋餌在前粉餈次之第二行麷在前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溼棗栗溼桃乾桃溼梅乾橑榛實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鹿脯次之豆四行以左爲上第一行酏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又次之第三行葵菹在前蠃醢脾析鹿醢蜃蚳醢豚

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兔醢深蒲醓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又次之簋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簠實以黍

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太羮鉶實以和羮芼滑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前之俎爲二重以北爲上第一重實以牛羊七體兩髀兩脅幷脊而兩髀在兩端兩肩

兩脅次之脊在中第二重實以羊腥七體其載如牛豆前之俎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豆右之俎九爲三重以北爲上第一重實以牛羊豕首各一第二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在上端刌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

羊腥腸胃肺其載如牛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三重一實以牛熟腸胃肺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皆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彝及罇罍斝彝

實以明水黃彝實以鬱鬯著罇二一實以元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罇二一實元酒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太罇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罇二一實盎齊一實醍齊犧罇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

罇二一實昔酒一實淸酒並設而不酌凡器之實各視其罇又實七祀及配享功臣位禮饌每位左二籩㮚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俎實以羊豕腥肉簠實以稷

簋實以黍爵一象罇一實以淸酒太常設燭於神位前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之位設望瘞位於

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儀鸞司設册幄於南神門外隨地之宜前朝享一日學士院以祝册授通進司進御書訖

降赴尚書禮部

車駕詣太廟

前享一日皇帝於景靈宮朝獻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皇帝入齋殿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非從

駕者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日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履袍自

齋殿詣大次出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迎駕奏聖躬萬福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

下知內侍省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迎駕奏聖躬萬

福俟皇帝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一班次管軍臣寮並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輿出景靈宮欞星門將至太廟御史

臺太常寺閤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宗室於太廟欞星門外立横班再拜奏迎訖退皇帝乘輿入

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宣贊舍人承旨敕羣臣及還次

省牲器

是日未後二刻宮闈令帥其屬埽除廟之內外司罇彝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又加巾蓋太府卿入陳幣於篚（告潔畢權徹）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服常服詣東神門外省牲位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執政官及申眂滌濯官受爵酒官進爵官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眂滌濯官及升自西階眂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內應奉官并執事隨應奉人各隨應奉階升降）次引申視滌濯官申視滌濯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前引省牲官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巡牲一帀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巡牲一帀西向躬曰腯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訖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俱畢禮直官贊省牲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次引省鼎鑊官詣廚省鼎鑊視濯溉次引實鑊水官詣廚實鑊水次引增沃鑊水官詣廚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槃又取膟膋實於登俱置饌所遂烹牲宮闈令帥其屬埽除廟之內外

晨祼

翌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十刻）宮闈令開室帥其屬埽除禮部奠册於案太府卿入陳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醞令入實彝及罇罍樂工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執事官各入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贊者引薦羊俎官以下宗室各入就位禮直官贊者分

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廟東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請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祀儀准此）簾捲皇帝服衮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東神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御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樂之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升自阼階大禮使從（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升自阼階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右左侍衛之官量人數從升）登歌樂作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右）次引奉瓚官升詣僖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奉瓚槃官升詣皇帝版位前奉瓚槃北向立次引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奏訖俛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搢笏於祏室內奉帝尊主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匱設於座及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神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位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伏跪奏奉神主訖奏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內侍各執槃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瓚奉瓚槃官進瓚內侍沃水皇帝洗瓚又奏請拭瓚內侍進巾皇帝拭瓚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瓚槃官奉瓚槃詣僖祖室罇彝所西向立以瓚涖鬯執彝者舉冪良醞令酌鬱鬯訖先詣次室罇彝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皇帝入詣祖室北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奉瓚槃官奉瓚槃西向以瓚授奉瓚官奉瓚官西向跪以

禮儀使奏請執瓚皇帝執瓚以鬯祼地奠瓚奉瓚官受瓚以授奉瓚槃官奉瓚槃官以槃受瓚訖俱詣次室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導皇帝出戶外北向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翼祖室次詣宣祖室次詣太祖室次詣太宗室次詣眞宗室次詣仁宗室次詣英宗室次詣神宗室次詣哲宗室次詣徽宗室祼鬯並如上儀奉瓚官奉瓚槃官俱降復位良醞令還罇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宮架作興安之樂文德之舞九成止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於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祭於室戶之左三祭於茅苴俱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復執事位

饋饌

享日有司陳鼎三十有三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官令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背二骨以正次升羊如牛升豕如羊各實於一鼎每室牛羊豕各一鼎皆設扃冪祝史對舉入設於每室饌幔內次引視腥熟節官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晨祼畢還位樂止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冪加匕畢於鼎太官令以匕升牛載於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次升羊豕各載於俎其載如牛每室牛羊豕各一俎次引薦牛薦羊薦豕俎官搢笏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由宮架東至橫街折方進行陳於西階下北向北上薦俎官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薦官奉俎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牛羊豕俎於腸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前豕在右詣次室奉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內執官降西側階出西神門入南門歸執事班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又當饋熟之時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閒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藉用茅各還罇所次引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升詣僖祖室奉幣官進幣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在東西

向北上受幣官在西東向次引奉爵酒官升殿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奉爵酒官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爵酒官受爵奉受爵詣僖祖室酌罇所西向立執罇者舉冪頁醞令酌著罇之禮齊訖先詣次室酌罇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殿中監進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入詣僖祖室樂止宮架作基命之樂（室翼祖大順之樂宣祖室天立之樂太祖室皇武之樂太宗室大定之樂眞宗室熙大之樂仁宗室美成之樂英宗室治隆之樂神宗室大明之樂哲宗室重光之樂徽宗室承元之樂）文舞作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次內侍跪取幣於篚以授奉幣官授進幣官進幣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幣皇帝受奠訖受幣官東向跪受以進禮奠於僖祖神位前次奉爵官以爵授受爵酒官受爵酒官授進爵酒官進爵酒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受爵官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導皇帝出戶外北向又奏請少立樂止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俱詣次室內侍舉鎮圭授殿中監又以繅藉詣次室并設於地次舉册官搢笏跪舉祝册讀祝官搢笏東向跪讀册文讀訖奠册各執笏興先詣次室戶外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每室奠圭幣酌獻並如上儀次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俱降復位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讀册官以下俱降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登歌樂作前導皇帝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手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僖祖室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盎齊訖先詣次室酌罇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祖室神御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終獻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臣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唯七祀先詣司命立奠爵訖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諸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訖退獻官再拜復位

皇帝飲福

初皇帝既晨祼光祿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於胙俎升設於僖祖室戶外俟終獻既升獻次引進俎官搏黍太祝太官令詣飲福位北向立奉俎豆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福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西向立尚醞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罇尚醞奉御奉罇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北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於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進俎官進俎官南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進俎官受俎以興以授內侍

退詣殿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於簋摶以授摶黍太祝太祝受以豆北向跪以進皇帝受訖奠之摶黍太祝受豆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徹牛俎官（徹籩豆及俎籩豆俎各一但少移故處）登歌豐安之樂作卒徹樂止徹牛俎官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助祭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

神主入室

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奏訖俛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入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訖（薦香燈官先捧匱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退復位次引奏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降自阼階登歌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宮架樂作出門樂止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皇帝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請解嚴訖皇帝入齋殿宮闈令以黍稷肺祭藉用白茅束而埋之於西階東有司各取幣置於坎大禮使以下就望瘞位禮直官曰可瘞實土半坎太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文武助祭官及宗室以次出次引七祀獻官詣南神門外七祀望燎位南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宮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册於匱

文獻通考卷九十八終

獻通考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宗廟考九

祭祀時享

親饗太廟別廟行禮儀注

誓戒

如紹興修立郊祀誓戒儀注惟不置郊社令誓文曰今年七月十四皇帝為登寶位親行朝享太廟別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齋殿至行禮日自齋殿詣太廟餘如郊祀儀注

陳設

並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禮惟不設四方客使次及陳諸州歲貢幷賓俎不以牛止用羊豕

省牲器

儀注如紹興十三年親享唯舊用未後二刻埽除廟內外陳設祭器弊篚三刻省牲鑊鼎鑊樂器等今用其日質明

車駕自齋殿詣太廟

其日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官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從駕臣僚並服常服就次有司進輦於齋殿其從駕臣僚並俟從駕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自內服履袍詣齋殿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入內內侍省都知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宣贊舍人贊從駕臣僚並常起居凡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即宣名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輦降自西階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出和寧門將至太廟御史臺閤門分引文武助祭官宗室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廟欞星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已奏起居止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輦入欞星門至大次侍衛如常儀皇帝降輦入大次簾降舍人承有敕羣官各還次以俟立班行禮

晨祼

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但諸帝室既祼鬯後禮儀使引皇帝至別廟后室前祼鬯如上儀

饋食

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惟無牛鼎俎

亞終獻

皇帝飲福

神主入室

並同紹興十三年儀注唯飲福不用牛俎

車駕還內

臣僚禁衛等起居迎駕奏聖躬萬福訖以俟從駕還內並如來儀禮部郎中奏解嚴宣贊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太廟時享儀注

時日

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春擇日享太廟別廟關太史局（孟夏孟秋孟冬並准此若臘享則預於隔季以季冬臘日享太廟別廟）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臘享則以其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具時告散官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若冬享臘享則又設禮官位於終獻之東其揖位省牲位省饌位准此）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卻）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某月某日孟春薦享太廟別廟（夏云孟夏秋云孟秋冬云孟冬臘享云季冬臘享）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丞太官令齋一日）一日於本司（宗室於睦親宅都廳如相妨即於宗學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坊質明至齋所）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宮官給酒饌享官已齋而

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饌幔於東神門外別廟饌幔於本廟之每室饌幔各一若冬享則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橫街南東西相向每室配享功臣各爲一次若臘享則設七祀次一於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宮闈令帥其屬埽除廟之內外太常設祭器凡設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又加巾蓋以俟告潔既畢權徹有司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三獻官在道南北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道北南向俱西上凡設押樂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卻若享日則不設光祿卿丞宮闈令位監察御史於兵部尚書之西少北太常陳禮饌於東神門外卻東道北南向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在西東向兵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在其後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太廟別廟殿上前楹間卻南北向設宮架於太廟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享日丑前五刻禮直官贊者諸司職掌各服其事宮闈令入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埽除鋪筵在室內北墉下南向几在筵上如常儀太常陳幣篚各於神位前之左幣以白一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祭器實之每室左二十有六籩爲四行以右爲上右二十有六豆爲四行以左爲上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七體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爲三重以北爲上第一重實以羊豕首各一第二重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刌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脊第三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皆羊在左豕在右登一在籩豆間實以太羹鉶三在登前實以羹加芼滑簠八簋八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一在籩之左實以肝膋㽅一在室戶外之東實以毛血爐炭於室戶外之左稍前蕭蒿於篚設罇罍於殿上爲二重著罇二加勺羃爲上罇一實元酒一實

醴齊初獻酌之壺罇二加勺冪一實元酒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春夏設雞彝一并舟在著罇之右實以鬱鬯初獻酌之秋冬臘享則設斝彝加勺冪又設鳥

彝一并舟在著罇之右實以明水秋冬臘享則設黃彝太罇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罇二一實盎齊一實醍齊犧罇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罇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

罍皆實以明水俱北向西上皆加冪設而不酌罍坫三在罇之前太常設燭於神位前若冬享設配享功臣位於殿下橫街之南次內若臘

享則設七祀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於橫街之上次內皆太常設神位席太廟設神位版太常設祭器實之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幔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

霤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珪瓚及別廟則實以璋瓚執罇篚者位其後若冬臘二享則又設

禮官盥洗一於從祀神位前又設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位唯不設光祿卿丞捧俎官薦香燈官宮闈令位開瘞坎於太廟別廟殿西階之東方深

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太廟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唯不設光祿卿丞太官令捧俎官薦香燈官宮闈令若臘享則積七祀燎柴於西神門外又設三

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之東南西向南立若冬享臘享則又設禮官位於終獻之北兵部工部尚書於其南西向北上監察御史押樂

太常丞席位於殿庭之南北向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位其後俱西上光祿卿席位於監察御史之東北向又

設監察御史位於殿上前楹西架東向奉禮郎太祝在東西向北上押樂太常丞於樂虡之北太官令於酌罇所

俱北向協律郎位二一於太廟殿上前楹間稍西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北北向

省牲器

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春冬用丑時七刻夏秋用丑時一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

整拂神幄帥其屬埽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凡宮闈令薦香燈捧俎官行事皆祠祭官引祠祭官曰再拜薦

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太廟別廟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閱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凡點視及點閱皆先詣僖祖室以至次室及別廟）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兵部工部尚書亞終獻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若冬享臘享則引禮官）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祏室內奉帝主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匱設於座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奉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執事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僖祖位尊彝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罇彝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瓚執彝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宣祖室尊彝所北向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執瓚以鬯祼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執笏興先詣宣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次降西側階詣別室升西階詣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祼鬯奠幣並如上儀訖降東側階由東廊俱復位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既晨祼薦香燈官

又取毛血奠於神座前別廟以太祝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於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入詣神於室別廟以太祝又出以隋祭於室戶外之左三祭於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羊實於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在中）次升豕如羊實於一俎（每室羊豕各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祼訖捧俎官及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北向北上次引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捧俎（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羊在左豕在右）次詣每室奉俎並如上儀樂止次詣別廟奠俎如前太廟之儀（唯登歌作嘉安之樂）降東側階由東廊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別廟以太祝退復位次引太祝詣僖祖室前東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內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止登歌樂作詣僖祖室酌罇所西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宣祖室酌罇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北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宣祖室戶外東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室及詣別廟行禮並如上儀（別廟升降登歌作崇安之樂酌獻行禮登歌並作歆安之樂）初獻將降階登歌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作正安之樂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

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盎齊訖先詣宣祖室酌罇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并別廟行禮並如上儀（亞終獻詣別廟酌獻登歌並作嘉安之樂）初亞獻既入太室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上獻之儀訖俱降復位（若冬享則俟終獻將升次引禮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配享功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行禮並如上儀退復位若臘享則俟終獻將升次引禮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司命神位前搢笏跪執笏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退復位禮官再拜詣每位前行禮並如分獻配享功臣之儀退復位）次引太祝徹籩豆（籩豆各一少移故處）登歌恭安之樂作（別廟盥安之樂）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束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薦香燈官先捧匱置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并引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室訖次引初獻兵部刑部尚書亞終獻就望瘞位（若冬享臘享則又引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室取幣束茅苴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就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寘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別廟殿下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若臘享則又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望燎位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次引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戶以降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

太廟薦新儀注

陳設

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事設籩豆於每室戶外以新物實之（每室孟春豆三實以韭菹卵仲春豆一實以冰季春豆三實以筍蒲鮪魚籩一實以含桃孟夏豆三實以彘肉大小麥仲夏豆三實以雛雞黍籩一實以瓜季夏籩二實以菱芡孟冬豆一實以雁仲冬豆一實以麕季冬豆一乃實之以魚）又設盥洗於阼階下直東霤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祭官引宮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眡新物應饌者有司詣廚省鑊以時帥其屬臨造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引宮闈令先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自西階（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開室（神主不出）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有司實新畢禮直官引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贊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殿詣僖祖室戶外搢笏執事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受新物奉入詣神位前北向跪奠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眞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別廟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少立退宮闈令闔戶降退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行禮儀注

陳設

前朝獻三日儀鸞司設大次於齋殿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宮之內外各隨地之宜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又設饌幔於殿門外隨地

之宜前二日郊社令帥其屬埽除宮之內外太常設燎爐於殿門之外又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殿門外隨地之宜立舞表於酇綴之間前朝獻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西向飲福位於聖像之西南北向望燎位於殿下之東南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阼階之東稍南西向大禮使左僕射於西階之西稍南東向（與亞終獻班相對）行事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光祿丞於其西（光祿丞稍卻）執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禮郎摶黍太祝太社太官令位於亞獻之北西向稍卻監察御史位二於大禮使之北東向俱稍卻又設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磬虡之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良醞令於酌罇所俱北向又設文武助祭官宗室位於行事執事官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使位於殿門之外隨其方國又設告潔位於殿門之外設大禮使左僕射位於道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摶黍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道東西向北上（押樂太常丞以下位稍卻）監察御史位於尚書之右異位稍卻光祿陳禮饌於殿門內在北南向太常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摶黍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殿上之西司罇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罇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於聖像前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又設罇罍之位著罇二壺罇二皆有罍加勺冪爲酌罇太罇二山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皆有罍加冪設而不酌並在殿上稍南北向西上又設籩豆簠簋俎各一於饌幔內設御盤匜於阼階上幷供進盤匜帨巾內侍坐並於皇帝版位之

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洗在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洗爵之篚則又實以爵）執罍篚者各位於其後朝獻日行事前太常府卿帥其屬陳幣於篚（幣帶者）少府監帥其屬入陳禮神之玉置於聖像前（玉以四圭有邸）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簠簋（籩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黎粿餌次之第二行榛實在前乾桃乾橑乾棗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桌乾柿次之豆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菁菹葵菹次之第二行韭在前麪筋松脯醬脯次之第三行飽食在前瓜齏醬次之簋實以黍簠實以稻）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前之俎實以乳餅）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著罇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罇二一實元酒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太罇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罍二一實盎齊一實醴齊犧罇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罇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設而不酌凡罍之實各視其罇）有司設神御殿禮饌及供奉之物如常儀太常設燭於聖像前又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殿門外如告潔之位儀鸞司設神位版幄又設冊幄於殿門外各隨地之宜

省饌

前朝獻一日質明太社令帥其屬埽除宮之內外詔司罇彝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設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又加巾蓋）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告潔畢權徹）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常服詣殿門外告潔位禮直官贊揖訖贊揖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執政官行事者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入升自西階眡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內應奉官升執事祗應人各隨應階升降）次引左僕射申眡滌濯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次引禮部尚書詣廚眡濯溉次引刑部尚書詣廚實鑊水刑部侍郎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太社令帥其屬埽除宮之內外學士院以祝册授通進司進御書訖降付尚書禮部

車駕自大慶殿詣景靈宮

朝獻日文武侍祠行事助祭之官宗室（非從駕者）先詣景靈宮祠所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慶殿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履袍詣大慶殿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御帶器械官應奉祗應邇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候皇帝卽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以下一班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輿鳴鞭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宗室於宮櫺星門外立班再拜奏御訖退（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輿將及門從駕宰執事從等係行事前導者先退各朝祭服）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以俟行事

奉玉幣

朝獻日未行事前諸行事及助祭之官各服其服太祝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豆醞令入實罇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殿門外揖位立禮直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請皆准此）簾捲皇帝服袞冕以出侍衛如常禮儀使以下前導至殿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門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阼階

下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升自阼階大樂使從（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登歌樂作（左右侍衛之官量人數從升）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郎前導至位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大安之樂發祥流慶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升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吏部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樂止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又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登歌靈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席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聖像前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殿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奏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

薦饌

朝獻日太官令以饌實於俎及籩豆簠簋陳於饌幔內東西相向（俎實以乳餅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糝食簠實以粱簋實以黍稷）俟皇帝升奉玉幣訖還位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吉安之樂作設於西階下北向北上奉俎者在南次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於聖像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醬前簠於

稻前簋於黍前次戶部尚書奉俎於聖像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樂止俱降復位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次引吏部侍郎奉爵升詣皇帝版位前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登歌祖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受爵奉爵詣酌罇所東向立執罇者舉冪良醞令酌著罇之醴齊禮儀使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進酒再進酒三進酒俱以爵授吏部侍郎吏部侍郎東向跪受爵置於聖祖座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以下俱復位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讀訖奠冊各執笏興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酌罇所東向立宮架作沖安之樂降眞觀德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聖祖座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進酒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初終獻既升獻戶部禮部尚書升詣殿西東向立次引殿中監太祝太官令詣飲福東向立奉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前導皇帝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又登歌報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酒各置一罇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

向奉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太圭跪受爵祭酒（三祭於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官令取黍於簋摶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以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以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聖像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吉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福酒行事助祭官拜贊者承傳曰賜福酒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眞宮架太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

太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登歌樂作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福酒再拜訖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聖祖座前取幣祝册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及爵酒降階置於柴上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門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禮部奏請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殿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宣贊舍人等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次引諸神御殿分獻官及太祝各入就位太祝在南北向分獻官在東西向（神御殿獻官太祝俱常服）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祝升詣香案之西東立次引分獻官升詣香案前北向立搢笏三上香跪執琖奠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文讀訖以興舉版置於案降復位分獻官再拜訖降復位退其後南郊並如儀　先公遺老齋雜誌景定庚申秋大享明堂以余爲

殿中監進接圭官明堂之禮圭上執大圭以行事奠鎮圭以禮神圭之爲性潤滑上所執處以錦纏之供奉官則以腦子粉澤手防滑墜也二圭皆以中貴一員掌之太常寺吏一人隨直皆在殿中監左右上詣景靈宮入思成門則跪進大圭上執以行至大次釋圭以授殿中監入大次暨奏中嚴外辦捲簾跪進如初上執詣褥位其時殿中監急趨而至外奉鎮圭以俟須臾上且至入室禮吏喝云搢大圭執鎮圭上旣自搢於腰間遂跪進鎮圭上受以奠於神幣前禮吏又喝云執大圭上自腰間取以執則殿中監急就神幣前取鎮圭入第二室凡禮吏之引喝殿中監之跪進一如初室至十三室然後獻禮畢上執圭就褥位東向立以俟亞終獻行禮凡明堂行禮之日設大次於殿廊上入俟嚴辦設小次於殿門右上還小次以俟亞終獻行禮然祖宗嚴禋帝祖例不還小次示恭勤也上暮年有內迫之症旣還褥位余方在室中收鎮圭以付內侍實不在上前忽聞有旨還小次內侍於上手取圭以從還余方至太常少卿趙與訔呵詰曰殿中監何在上還小次無人接圭余爲震恐因思惟有自劾待罪而已禮吏曰祖宗時未嘗還小次此謂之非次還內尊官若待罪乃顯上失宜付之忘言余心是之但從內侍取大圭跪俟小次簾外而已須臾捲簾進圭上執詣飲福受胙位授受行禮旣畢復詣望瘞位禮畢詣殿門俟上至而後畢事自初日朝獻景靈宮次日朝享太廟又次日明堂殿行禮皆如之禮云凡執玉執輕如不克況與人主相授受乎其最可畏者上將入門跪進大圭圭進訖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入也上將出門跪接接訖又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出也當是時倉皇失措在俄頃間耳非夫平日端莊敬懼者不在此選朝廷蓋重其人難其事云

右宋朝太廟原廟祭禮惟郊祀前親享爲盛儀注已見於前遺老齋雜誌所書執圭一則幷附見於此

四孟朝獻景靈宮儀注

齋戒

朝獻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御崇政殿視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其行事前導官齋於本司治事如故唯不判書刑殺文書及行刑

陳設

前期有司陳香案及供奉之物於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并諸帝后位前儀鸞司設御幄於殿東廡西向設皇帝褥位於殿下東階之東西向及鋪設黃道裀褥并逐香案前褥位內第二日上詣後殿行禮

朝獻

其日質明皇帝服履袍出內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已下於崇政殿各自贊常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前導陪位官并管軍於崇政殿起居如閤門儀訖先退以俟從駕俟皇帝自崇政殿乘輦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侍臣前導及陪位官於景靈宮檽星門外殿門外迎駕起居再拜訖次有司引陪位官先詣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詣御幄前北向立禮直官引侍臣二員升殿詣聖祖天尊大帝香案前東西相向對立諸帝后御前即引侍臣一員於香案前西向立俟進接茶酒畢止於殿上稍東西相向立陪位文武官入詣殿下北向立定俟皇帝乘輦入檽星門於東廊便門步至御幄簾降閤門官於東幄前相向立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准此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凡行禮皆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即分立於左右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升自東階詣聖祖天尊大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

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進茶進酒再進酒三進酒以授侍臣侍臣置於聖祖天尊大帝位前又奏請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行事前導陪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准此）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升殿詣宣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一奠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眞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神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皇帝歸齋殿以俟還內如來儀次日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將至宮門就露屋降輦步至齋殿由後殿之後至後殿東廊御幄以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慈聖元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昭懷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其日質明皇帝服鞾袍出內卽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於後殿各自贊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前導陪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恭謝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准此）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升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詣宣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奠茶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眞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帝歸齋殿以俟還內（俟已降指揮駕回入祥曦殿門）

第二日（淳熙九年恭謝分作三日行禮內第二日詣後殿元天大聖后并昭憲皇后至慈聖光獻皇后第三日詣後殿宣仁聖烈皇后以下神御）

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至齋殿降輦步至後殿東廡御幄以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昭懷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顯仁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太祖親享廟四（乾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開寶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係親郊朝廟　開寶九年三月五日係親告將幸西京行雩祀禮）

太宗親享廟五（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淳化四年正月一日　至道二年正月九日係親郊朝享）

眞宗親享廟十二（咸平二年十一月六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天禧元年正月十日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係親享朝廟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十日係親告將行封禪禮）

十一月二十七日係封禪禮成恭謝 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係親告將祀汾陰 四年四月六日係汾陰禮成親謁 五年閏十月七日係聖祖降恭謝 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係親告將謁太清宮 七年二月十五日係東郊恭謝朝享

仁宗親享廟十三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寶元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慶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皇祐五年十一月三日係親郊朝享 皇祐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嘉祐七年九月六日係親祀明堂朝享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係親行祫祭 天聖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係修大內恭謝

英宗親享廟一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係親郊朝享

神宗親享廟六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元豐六年十一月四日係郊祀朝享 熙寧四年九月九日 元豐三年九月二十日祀明堂朝享

哲宗親享廟五 元祐元年九月五日 元祐四年九月十三日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元符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係親郊祀朝享 紹聖二年九月十八日係祀明堂朝享

徽宗親享廟九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大觀四年十一月二日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 六年十一月九日 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係冬祀朝享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係郊祀朝享

高宗親享廟十 紹興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十年九月九日並明堂享廟 十三年正月十一日係奉上徽宗皇帝徽號冊寶享廟 十一月七日 十六年十一月九日 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並係親郊享廟 三十一年九月一日係明堂享廟

孝宗親享廟十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隆興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乾道三年十一月一日 六年十一月五日 九年十一月八日 淳熙三年九月六日 六年九月十五日 九年九月十二日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五年九月八日

光宗親享廟二 淳熙十六年四月六日 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寧宗親享廟八 慶元三年十一月壬寅 嘉泰三年十一月癸酉 開禧二年 嘉定二年九月庚子 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 八年九月庚午 十一年九月庚辰 十四年九月庚寅

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自

漢以來禮制寖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於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法駕屬車其鹵簿繁重祼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事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慶元間李大性李謙所言可謂至論要之親享既不能頻舉則合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如卜郊之祭則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為將有事於上帝而告白則本非宗廟之大祭有司攝事足矣

文獻通考卷九十九終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宗廟考十

祫禘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穀梁傳同　楊氏曰愚按此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右大祫

朱子周大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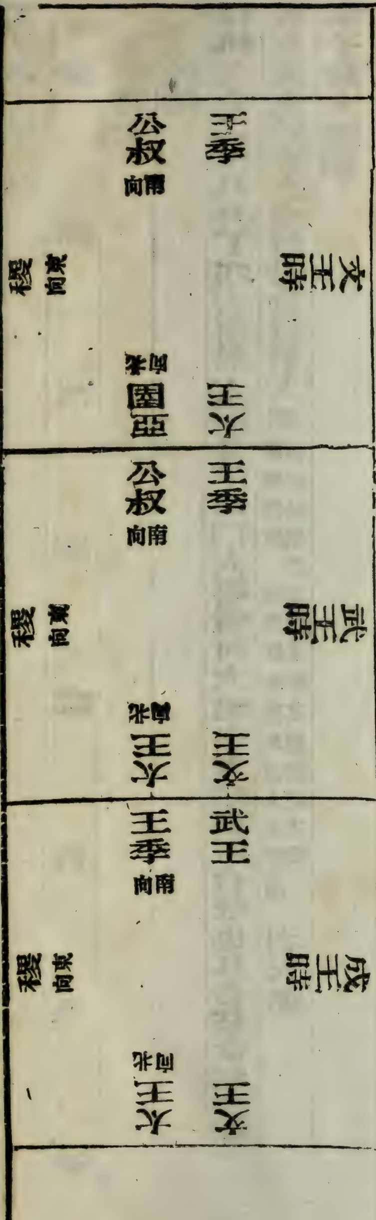
不窋至宣王爲昭皆南向

鞠至幽王爲穆皆北向

太祖后稷東向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疏曰祫合祭祖太祖當祫之時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也疏曰主謂木主也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曾子問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音特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盧植曰春特餘時祫程子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一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此章之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祫之本意最為明白又曰諸侯亦祭祫則通下章諸侯祫亦概可見矣諸侯礿犆犆礿互明文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王制横渠張子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祖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楊氏曰張子謂禮有一特一祫之說正解釋此章但本章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犆一祫禮文殘缺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為之說曰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雖一犆一祫之說若可通但言特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前章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於公先王是也此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詳見四時祭篇又按時祫即四時禴祠烝嘗之祭為特祭羣廟禮煩乃合高曾祖禰之主於太祖之廟並祭之故曰時祫右時祫

朱子周時祫圖



康王祔
武王　成王
王季南向　文王北向
稷東向

昭王祔
康王　成王
武王南向　文王北向
稷東向

穆王祔　昭王
康王　成王
武王南向　文王北向
稷東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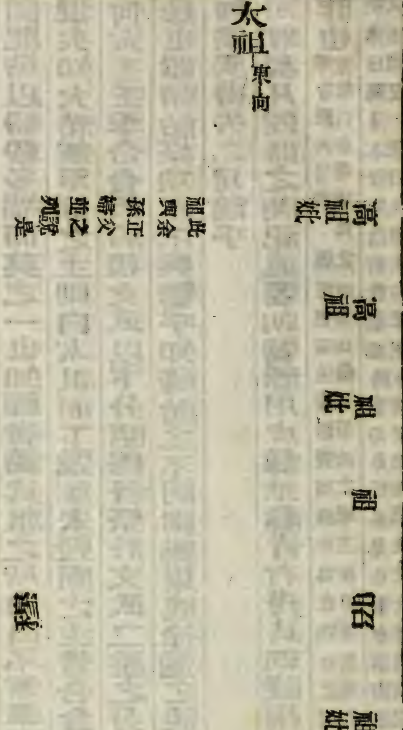
共王祔
穆王　昭王
康王　成王
武王南向　文王北向
稷東向

懿王祔　共王
穆王　昭王
康王　成王
武王南向　文王北向
稷東向

孝王祔
懿王　共王
穆王　昭王
康王　成王
武王南向　文王北向
稷東向

朱子曰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見前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爲尊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毁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問朱子祫祭考妣之位如何答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北向者當以西方爲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爲順若余正父之說則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爲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註中之一二款以爲是斷不可回耳

祫祭考妣位圖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也馬融謂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祫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

乎何與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歧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國朝宗廟之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歷初乃用徐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於祫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祫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强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祫烝則功臣皆祭卽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饗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蜼音誄大音泰 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玄謂追享謂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禺音遇劉音隅卬魚丈反又五剛反 疏曰大尊太古之瓦尊者此卽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爲證也云蜼禺屬卬鼻而長尾者案爾雅蜼鳥彝相配皆爲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爲獸故爾雅註云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卽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其虎彝蜼彝當是有虞

氏之尊故鄭註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春官　黃氏曰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趙伯循春秋
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
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謂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
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
享祫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
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月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禮運疏云祫祭之法
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鐏祫祭在秋案司鐏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鐏饋獻用兩壺鐏則泛齊醴齊各以著鐏
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鐏盛之凡五鐏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鐏凡十鐏也三酒三鐏各加元酒凡六鐏也
蜼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十有八鐏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鐏其明水元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司鐏彝鐏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蓋五齊各加明水當用十鐏今
云用兩大鐏兩山尊此疏之所以疑也然司鐏彝疏已云禘祫則用當時鐏重用取足而已則未嘗以兩爲拘也
所謂重用取足者泛齊醴齊各以大鐏盛之盎齊醍齊各以山鐏盛之是五齊各用五鐏也五齊各加明水合之
而爲十鐏

大祫九獻圖　若時祫則所用彝鐏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九獻兩圖同禮運疏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太廟則備
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鐏再獻后酌醍齊因饋
食之鐏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二彝　虎彝盛明水　蜼彝盛鬱鬯

五齊　太罇盛泛齊　太罇盛醴齊　山罇盛盎齊　山罇盛醍齊　山罇盛沈齊

祼　王一獻（祼用蜼彝）　后二獻（祼用蜼彝）　朝踐　王三獻（用太罇泛齊）　后四獻（用太罇醴齊）

饋獻　王五獻（用太罇盎齊）　后六獻（用山罇醍齊）　朝獻　王七獻（用朝踐太罇泛齊）

再獻　后八獻（用饋獻山罇醍齊）　賓九獻（用山罇沈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鎮珍忍反又音珍　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　春官）

大饗其王事與（與音餘　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　疏曰盛其饌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貢者則內金示和龜為前列之屬是也謂祫祭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布庭實又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物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知大饗是祫祭也以饗中最大故稱大饗）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腊音昔　此饌諸侯所獻）內金示和也（內音納　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　疏曰知此庭實者左傳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故知金為庭實先云內金故知先設金禹貢註三品者金銀銅三色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貢璧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知束帛加璧行饗之時所執致命者覲禮文也云君子於玉比德者謂諸侯執玉來貢欲自勸勵以玉比德又示敬王以玉比王）龜為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　疏曰龜能豫知吉凶故云知事情所陳衆物龜最在前）金次之見情也（見賢遍反　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　炤音照　金炤物者解經見情兩義者一示和二見情先入後設者此經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纊音曠　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　簜大蕩反　疏曰此皆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疏曰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禮器）

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　臑音而湆去及反　疏曰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然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　樂記　大戴禮曰大饗尚元酒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

侑元罇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太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大司樂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大音泰蔟七豆反徵張里反九磬依字九音大磬上昭反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 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祫祭也又分樂已見四時祭禮楊氏曰大司樂圜鍾爲宮之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與上文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者不同則知圜鍾爲宮之樂非冬日至祀昊天上帝則不得用矣函鍾爲宮之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與上文以祭地元以祀四望以祭山川者不同則函鍾爲宮之樂非夏至祭后土地祇不得用也以此推之黃鍾爲宮之樂於宗廟之中奏之與上文以享先妣以享先祖者不同則知於宗廟之中奏之者謂大祫也故疏家引公羊大事於太廟大事者何大祫也其說爲有據矣宗廟禮禘祫爲大祭禘祀亦當用此樂也

思文　天作　清廟　執競　維清　武　雝

右祫祭禮物樂舞　按楊氏祭禮以思文以下六詩爲祫祭之樂蓋本通典之說然以序考之惟天作祀先王公近於祫祭而其他詩則皆非也蓋朱文公之詩釋皆廢序而自爲之說故其門人宗之然祫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贊頌者亦不當專指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贊頌者廣則祫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后稷清廟維清專言文王施之祫祭則不類矣恐當以序說爲正

前期十日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前日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此史小史也 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也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 餘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日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說見祫祭九獻圖餘並見四時祭禮

九獻

祼　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運疏云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黃鍾爲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祼當祼之時衆尸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註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朝踐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麷芳弓反

蕡符文反鱐所求反臡乃兮反菁作盌反又音精張音卯麋京倫反詳見祭物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

改周之文王于況反　魯公用騂犅騂息營反犅音剛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　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　其朝

踐用兩大尊司尊彝餘並見四時祭禮禮運疏云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

犅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禮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

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

即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太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太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禮器周旅酬六尸疏曰大祫多主而唯云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饋獻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㮚古栗字䕩音老榛側巾反蠃

力禾反蠯蒲佳反蚳市軫反拍音博詳見祭物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盛音成粢盛也在器曰盛盛者新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於陳

上財令牛相連耳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曰若其時祭粢盛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降於尊祖故也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饋獻之尊見前祫祭九獻圖餘並見四時

祭禮禮運疏云乃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從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註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

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註云奠謂薦熟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山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

也后又以玉爵酌山尊醍齊以獻尸是六獻也

朝獻朝獻因朝踐之尊見前圖餘並見四時祭禮禮運疏云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

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

再獻　其再獻用兩山尊司尊彝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

酉落音台詳見祭物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　疏曰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中清酒餘並見四時祭物中禮運

疏云於是后以瑤爵因酌山尊醴齊以酳尸爲八獻也鄭註司尊彝云變饋獻爲再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後酳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山尊沈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止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賓俗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祼獻則賓瑤爵亦如之鄭註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亦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註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

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祭爵不受旅　疏曰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爲祭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相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太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醵其庶反又其約反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

王居明堂之禮中秋乃命國醵　禮器

迺與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灑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玄云旅眾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註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冢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鑑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加謂於上陳之籩人陳四籩之實謂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名物各具前九獻條下醢人掌四豆之實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名物見前九獻條下醯人共五齍七菹醯醬等鹽人共苦鹽顆鹽散鹽今海鹽也小史敘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共斝彝黃彝司尊彝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鄭玄云斝彝畫禾稼黃彝黃目尊也謂以黃金爲目設於尊上以祫在秋故用鬯人共畫布巾以冪之亨人共鼎鑊及太羹鉶羹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升於鼎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及蕭茅蕭茅則納於鄉師鄉師得而東之長五寸切之以藉祭凡后所陳薦玉盛玉敦音對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

器陳於東西序（即向書顧命者是也）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其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司服共饗先王則衮冕饗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供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此設取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之意楊氏曰愚按四時祭禮其陳五齊之序亦當如是但四時之祭陳之而不盡用只用醴盎二齊惟祫祭並用五齊）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是也（七尸者逸禮文按禮器云君旅酬六尸鄭玄云后稷尸祭爵不受旅楊氏曰愚按祫祭禮有二大祫則不窋至宣王為昭皆南向鞠至幽王為穆皆北向如朱子大祫圖時祫則太祖后稷東向二昭南向二穆北向世數迭遷如朱子時祫圖）用九獻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王乃珪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樂章歌九功之頌詩用清廟）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次奏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焉路鼓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當為大韶）前祼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楊氏曰愚按求神二始謂祼及樂也但通典此章先述二獻後述大司樂則祼先而樂後又按大司樂黃鍾為宮註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祼為[illegible][illegible]疏亦云作樂降神乃灌[illegible]樂先而祼後二說不同）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王親牽牲大夫親執幣

而後（[illegible]當用膋以告神而殺牲）也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是也）王乃親執鸞刀啟其血毛（謂耳[illegible]毛也）以授於

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也幽謂血全謂色純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

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膋燎

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墮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墮音許志反）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

（尊首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

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詩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

清奏象舞也大武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

武以饗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

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大司樂師瞽人登歌之時）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作時王從東

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

告尸主（禮器云設祭乎堂鄭玄云設饌於堂乃人君之禮）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註郊特牲云天子奠斝爵）此時又膟膋及黍稷焫於蕭合

臭陽達於牆屋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

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壼罇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壼罇醍齊

以亞獻凡六獻也（每獻作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司罇彝云朝踐用兩著罇

注云變朝踐爲朝獻罇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司几筵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鄭玄

註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及諸臣致爵乃設席）楊氏曰愚按禮運疏及通典皆云王酳尸訖后乃薦加事豆籩則后薦豆籩當王酳尸節又按籩人疏云此加籩當尸食後王

酳尸居亞王酳尸於時薦之則后薦豆籩當后酳尸節二說不同 於是后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 鄭玄註司尊彝云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 尸乃酢后后飲酢酒次諸臣爲賓酌壺尊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 司尊彝註云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 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 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是也緣此處生平待賓客之處放廣求 旣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 所謂八佾 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 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也 加爵者謂太子 所謂上嗣舉奠 乃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 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也通前凡十二獻亦得於天數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曉璧角也 然後燀胞 上詳晉反下音炮 翟闇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爲繹亦謂之祊 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繹杜註云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是又鄭玄註禮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名焉 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右九獻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賈疏云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夫宗廟祭禮莫重於大祫恐未必止於九獻周官諸公九獻諸侯七獻見於行人諸侯長十有再獻見於掌客註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以諸侯長十有再獻推之則大祫十有二獻禮亦宜然但其禮旣亡節文無所考據禮運疏及通典所述九獻大略著之於篇庶幾可以見禮之梗概賈疏十有二獻之說今並存之以待作者

傳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 夏戶雅反疏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新鬼僖公旣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 又以僖公爲聖賢 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先悉薦反下不先同禰也臣繼君猶子繼父 齊 故禹不先鯀 鯀禹父 湯不先契 契湯十三世祖 文武不先不窋 窋知律反不窋后稷子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解佳賣反忒他得反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詳見前]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桓公亦猶祖也自先君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穀梁傳同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爲宗弗忌魯大夫宗宗伯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元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不使相踰楊氏曰春秋書大事於太廟謂大祫也大祫與時祫不同國語云烝將躋僖公穀梁傳云嘗祫嘗曰烝曰嘗皆指時祫言之非也]定公八年冬十月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左氏曰順祀先公而祈焉[陽虎將作大事欲順祀以取媚]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祫先祖之神而饗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饗皆合先祖之神而饗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爲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廟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包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弟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最大合而祭之故祫者合也]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爲一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爲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概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

定宗廟之祭矣故具載通典所述而列諸儒之論於左方　趙氏曰王制春礿夏禘鄭註以爲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曰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於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元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礿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宗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唯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於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於武宮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鄭衛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

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二（鄭康成 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祫（王肅）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 劉歆）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然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幷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因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因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非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非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傳後世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邪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邪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

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於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旣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旣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效其尤邪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若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情觀時變通而爲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爲百代常行則恐爲後世知

春秋者笑也。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爲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於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敘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按鄭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

於春秋會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傳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旣牽合影射以爲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祫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攷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於羣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强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旣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眞僞也王肅最爲不信鄭氏亦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祫而禘之禮遂亡混祫於禘而祫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深惜哉漢儒既以禘祫皆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於禘祫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祫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祫小（禘三年大禘及郊宗祏祫歲祫及壇墠）鄭元謂祫大禘小（祫毀主未毀主合於太祖禘唯毀主合食未毀則各祭於其廟）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為之說附經而行其汩經為尤甚於是祫禮為禘所混歷代所行衆說紛錯歲月先後拘牽纏繞而祫禮亦不得其正是祫之禮亦從此而紊矣故曰混禘祫為一事其失一也（經宗廟重原廟說見宗廟門）

又曰愚按鄭氏註王制春官大宗伯及詩殷頌皆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及註鬯人廟用修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祫祫之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畢既有吉祭之祫祫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卞后唐睿宗之喪皆禫後有禘喪畢有祫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儒者意在尊信聖經不知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案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皆不以為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為一事二也以禘為喪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為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為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為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為喪服即吉後之祭為非則愚以為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

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卽以祫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脯曰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尙饗則祔亦有告祭於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饗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爲祔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於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遙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祭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幷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

據禮記以攷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他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傅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一

祫禘

有虞氏禘黃帝（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周人禘嚳（義與殷同）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受封君也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省謂有功德見省記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祖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祫諸侯祭及其太祖亦有祫大夫無祫惟有大功德見知於其君乃得祫祭及高祖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楊氏曰按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王不禘也）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爲明暢云

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繹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爲宗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爾雅）長發大禘也（詩殷頌）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

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雝禘太祖也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卽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元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雝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祫祭其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祫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爲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爲大祫之詩疑雝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雝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嚳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爲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爲知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爲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爲幷祀羣廟之主其意必謂祫猶並祀羣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

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詳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不以爲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祫亦大祭而亦有大祫時祫之分則禘何害其爲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爲配天以禘爲合祀羣祖以禘爲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朱子周大禘圖

稷

嚳東鄉

戶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司農云追享謂禘也　黃氏曰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　詳見祫祭條　司尊彝註　楊氏曰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所用享彝皆同則禘禮大略常如祫禮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也　國語周語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　國語楚語　禘郊不過繭栗角如繭栗　同上　王肅聖證論曰昭王

問觀射父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爲祀天也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
王肅又以禘爲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爲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
侯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
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禘禮大略雖與祫禮同然大祫則合毀廟未
毀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祫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此言是也鄭玄注經乃
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
同爲殷祭而不知禘爲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爲此紛紛也鄭氏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祫
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此蓋注疏家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禘大
祭也夫禴祠烝嘗時祫大祫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爲大祭則禘 大於祫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
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
用梡嶡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
已爲非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類是
也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此何異魯有佾舞雍徹而其後亦
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爲先王 之正禮不亦誤
乎賈公彥曰大祫十有二獻禘大於祫其禮尤至隆於獻數亦當同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爾 成
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牲用白牡罇用犧象山罍鬱罇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息緩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若管反)嶡(居衛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罇酒器也犧罇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罇以獻也瓚形如盤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俎有四足也嶡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疏曰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犧罇山罍魯得用天子之罇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罇山罍謂夏后氏之罍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篹形似管以竹爲之雕鏤其柄琖夏后氏之爵名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侯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梡加脚中央橫木曰嶡升歌升堂歌清廟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朱干玉戚赤盾柄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褘音輝袒音誕)(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大夫則自褕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 珈音加追丁回反褕羊昭反 疏曰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左氏曰速也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是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

（王文王郎周公之所自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春秋書吉禘於莊公譏其不當吉又不當禘於莊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書之殺音弒）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寢小寢也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也）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穀梁傳二句同）

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趙氏曰譏其非時之禘又譏致夫人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疏曰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殊失禮意雜記下趙氏曰禘本以夏之孟月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又曰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論語八佾）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曰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并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

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　問禘之說諸儒多作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卽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爲魯禮抑不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爲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 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爲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爲所汨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歷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爲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爲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當時儒臣有能推廣 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惜也禘之說已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未有本

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等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爲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爲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其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牽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爲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祇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爲祭地祇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爲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爲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爲時祭又謂禘爲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爲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爲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爲殷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併列先儒之說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廟制　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毁（迭互也親盡則毁）毁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壹二宗之祫合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

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餘見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漸所例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來助祭） 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廢之主也隋下三廟廢而爲墟故也） 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失禮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繡裀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扣釦器每六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餘委肉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觶酒從帝進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巵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賚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奏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度、詳又韋元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於此然則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以禘爲祀天以禘爲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

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為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定志及張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脩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周禮非周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尙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先儒或以爲同或以爲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衆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尙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爲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按太和八年用王肅議

袁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

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三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季秋非失也安帝義熙二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禮有喪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常若臣啓不允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經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潤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為始尚書奏從謐議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奏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

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日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 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中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卽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傳亮議權制卽吉聖代宜耳 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孟冬區分不共之明矣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尙異月重盥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於禮爲煩) 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義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祼享之義自漢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禫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謂禫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譏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氏行吉禘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傳亮議曰權制卽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博士徐乾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還用立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與同南郊 尙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

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魏文帝太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祕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爲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烝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爲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幷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祫禘從之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眞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邪眞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按以禘祫爲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爲合祭祖宗審諦昭

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間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

後周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

隋二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元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言有經據遂從之

元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謂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也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於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剩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於聖王之教者一多矣因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礿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援據鄭氏不能辯正又曲為之說春礿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祫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爲祖孝子慈孫豈忍爲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謟故雖以他人爲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敕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於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爲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於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羣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元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於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學博士陳京請爲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眞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由是議者紛然貞元十

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眞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曰眞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廟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於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而中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

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祫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與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愈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

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由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議見后妃廟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　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二

祫禘

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於太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於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爲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別援故事九條以爲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以後五年爲常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幷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錄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爲不視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嵕葬回迎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高宗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供食申在生之

敬詔停祔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奉徇哀情直據典章乖替爲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周禮九廟觀之自太宗已上纔足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令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上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月帝將祠南郊欲以韋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等議云皇朝舊禮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幷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仁宗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於太廟　先是上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鄉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鄉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爲宜如祖宗故事虛東鄉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上列昭穆而虛東鄉魏晉以來已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禮官張洞韓維又言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附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

以議誤認曲臺禮意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請依奉慈例學士承旨孫抃等八人曰春秋傳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祥符五年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合食今甫欲親祫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爲重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爲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學士歐陽修吳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眞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一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參差不齊之失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劉敞特奏曰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尊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有後悔哉當留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加討論　楊氏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內出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盛迪嘗之薦深肅僾之懷追孝奉先莫斯

為重茲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攝禮之將墜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聖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已也當時建明此議出於富公弼弼之言曰國朝三歲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爲闕典檢書今年冬至當有事於南郊又孟冬亦當合享於太廟欲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所有降赦推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謂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以祫享之禮比於南郊誠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爲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而並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復行乎祫享肆赦南郊可復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祫享之禮行而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親祫之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主之本心然哉蓋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遂至於過重過重則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其輕則宗廟之禮必至於過重不惟過重而已自是親祫止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夫三年一祫此宗廟祀典之大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常禮則非異事也何欲矯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至於不可繼哉故曰輕宗廟而重原廟其失一也

神宗熙寧八年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爲太廟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居東鄉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爲序自今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

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爲二說爲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一祭相去各三十箇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爲月

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爲有據本朝慶歷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繁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盛祭之說以爲禘祫之數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邪比年頻祫後踵前失請依慶歷以來舊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禮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爲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其禘享更爲時祭國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久未釐正非古之制請每禘祫之月雖以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從之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爲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　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祭四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臣等竊謂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不同既求其祖之所

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從之　禮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奧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面南穆面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詔俟廟制成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祫也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享議者請陳瑞物及陳國之寶元豐中有司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請祫享陳設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又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鄉而坐薦豆籩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饌之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座於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座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室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鄉以應古義詔依所奏　楊氏曰愚按大祫則如朱子周大祫圖時祫則如朱子周時祫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也太祖南鄉昭西鄉穆東鄉

而已

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南巡祫享於洪州

紹興二年祫享於温州　吏部員外郎董弅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固不一而禘祫爲重祫大禘小則祫爲莫大焉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謂之禘列羣廟而合食於太祖謂之祫一禘一祫循環無窮有國家者未始或廢今戎事方飭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謂宜不緩者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僞混一區宇立極居尊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緒卽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曁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爲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一時有

識之士莫敢與辯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　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規規然援后稷為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乍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為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為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蓋合於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為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與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為始祖邪為崇寧之說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考也臣謹按春秋書成宮僖宮譏其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況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哉臣竊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弅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

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卽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不得東鄉而廟號徒為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嚳是也商以契為太祖嚳為契所自出故禘嚳而以契配焉周以祖稷為太嚳為稷所自出故禘嚳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惟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嘗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為祭天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考之於經皆無所據惟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熙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為其無毀廟之主故也惟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為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為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為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

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眞宗英宗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君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欲正景帝東鄉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毀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於德明興聖之廟蓋皋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崇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臣竊謂四祖神主宜放唐禮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寓於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於興聖遇祫卽廟而享之臣竊謂四祖神主祔於天興大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廟之祖廟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叔祖類王季武王爲昭幷太祖后稷爲七廟焉高圉於成王爲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爲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爲九世三年一祫則敘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爲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爲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强名爲祫則歷代蓋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行朝官府下逮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大抵前日之肆爲紛更則曰自我

作古今日之務為苟簡則曰理合隨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為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必敘昭穆以別東鄉之尊勿以去冬所行為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聞奏時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為本朝太祖正東鄉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廟神主當遷之別宮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申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鄉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鄉而以世次敘位在禮為當晏原復謂正太祖東鄉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酌漢制別為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鄉順祖而下以昭穆為序

孝宗乾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別廟懿節皇后神主依禮例合祔於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合祔於徽宗室祖姑之下詔禮部秘書省國史院官參明典故擬定申尚書省李燾等擬乞以懿節皇后神座設於神宗幄內欽慈皇后之右少却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座設於徽宗幄內顯仁皇后之左皆少却其籩豆鼎俎幷祝辭等別設並如舊制仍候酌獻祖宗位畢方詣三后位詔從之　吏部尚書汪應辰等言準尚書省送到太常少卿林栗劄子祫享之禮古人不以別廟祔姑而祔於祖姑者以別嫌也按曲臺禮別廟神主祔於祖姑之下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既祔於祖姑又各祔於親者之下明共一幄同享一位之薦不得別設幄次矣從來有司失於檢照將別廟神主祔享之位別設幄次若別設幄次當在舅姑之下豈得上祔於祖姑乎今來太廟祫享懿節皇后祔於神宗幄祖姑之下別設幄次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者一也神宗與三后共享一位犧牲粢盛之薦而懿節來祔獨享其一今來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各設幄次祔於徽宗幄祖姑之下徽宗與

三位共享一位之薦而安穆安恭共享其二撲之人情夫豈相遠此其不可者二也且祔之言附也孫婦之於祖姑其尊卑絕矣禮無不順祔豐而尊殺祔伸而尊屈將得爲順乎栗竊謂別廟神主祔於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當別設幄次陳其籩豆列其鼎俎亦不當別致祝詞但於本幄祖姑之下添入別廟祔享某皇后某氏於禮爲稱

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鄉之位　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祖東鄉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祫享又不得東鄉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弅建議乞正藝祖東鄉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東鄉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俣劉寗正胡文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强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鄉無疑乞行釐正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烝祫禘嘗並行別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鄉則受命之祖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即擢董弅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鄉爲非不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爾制議者而欲祫享虛東鄉今若稽以六經曲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鄉始尊開基創業之主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還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酌三代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廟爲四祖之

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鄉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見行祫享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鄉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詳見天子廟制）

孟冬祫享儀注

時日

太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冬時享前擇日祫享太廟關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具時日散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戶部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却）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內謁者薦香燈官宮闈令扶持內侍捧腰輿內侍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位其後贊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十月某日孟冬祫享太廟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丞太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宗室於睦親宅都廳如相妨即於宗

事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房內侍以下亦於太廟齋房致齋質明至齋所惟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房官給酒饌享官已齋而闕須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皇后神主幄次南神門外東向及不設皇帝位版上設三獻神官位外並同朝享太廟

一　別廟神主過太廟

前享一日捧摯腰輿內侍官援衛親事官等宿於太廟齋房享日丑前五刻所司陳行障坐障等於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內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別廟內常侍行事引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皆再拜本廟宮闈令升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俛伏跪稱攝內常侍臣某言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祔享於太廟降殿乘輿奏訖俛伏興凡內常侍奏請准此又宮闈令捧接神主內常侍前引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廟南神門外幄次東向權奉安援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止行障坐障至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引詣殿上神幄如儀

省牲器儀同朝享太廟

一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廟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凡宮闈令薦香燈官行事皆祠祭官引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人就位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閱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凡點視及點閱皆先詣傳祖位以至次位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立

[illegible]官贊[illegible]拜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部尚書終獻禮官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祏室內奉帝主出詣殿上神幄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伺於几後啓匱設於座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執事位初殿上贊奉神主內常侍以下於太廟南門外神幄奉別廟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腰輿入南神西偏門至殿下南向內常侍以下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常侍稍前奉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祔享於太廟奏訖退詣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降輿升殿奏訖宮闈令捧神主升自泰階至殿上本廟宮闈令捧接懿節皇后神主祔於神宗神幄內欽慈皇后神主之右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祔於徽宗神幄內顯仁皇后神主之右各設於座（奉神主設於座並如上儀）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門內道南西向立以俟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僖祖位尊彝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尊彝所東向立（若南北向神御尊彝所即皆西向立酌獻准此）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瓚執彝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北向立（若詣北向神位尊彝所即南向立酌獻准此）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南向神位即北向立若北向神位即南向立酌獻准此）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南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受瓚以鬯祼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初獻奠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北向神位即東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順祖位翼祖位宣祖位太祖位太宗位眞宗位仁宗位英宗

位神宗位哲宗位徽宗位欽宗位懿節皇后位安穆皇后位安恭皇后位祼鬯奠幣並如上儀訖俱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旣晨祼薦香燈官入取毛血於神位前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封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於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詣於神位又以墮祭三祭於茅苴退復位

饋食

是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牛於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在中）次升羊豕如牛各實於一俎（每位牛羊豕各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旣升祼訖捧俎官入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尙書詣西階下搢笏奉俎（戶部奉牛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西向跪奠（若南向神位卽北向跪奠北向神位卽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詣每位奉俎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退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歌樂作詣僖祖位酌罇所東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順祖位太寧之樂翼祖位大順之樂宣祖位天元之樂太祖位皇武之樂太宗位大定之樂眞宗位熙文之樂仁宗位美成之樂英宗位治隆之樂神宗位大明之樂哲宗位重光之樂徽宗位承元之樂欽宗位端慶之樂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歆安之樂）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順祖位酌罇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次太祝

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東向立（者北向神位即南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

復詣僖祖次詣每位行儀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位酌罇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階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

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

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酌罇所東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

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訖先詣順祖位酌罇所北

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

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將詣太室次引終獻詣洗及升殿

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復位初終獻畢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臣禮位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神位前

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惟七祀先詣司命位奠爵訖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讀訖退）

（復位禮官再拜）次引太祝徹籩豆（籩豆各一位移故處）登歌恭安之樂作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束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

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室次引薦香

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薦香燈官先捧匱置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

位（若別廟神主還本廟則俟祠祭官贊納神主次引內常侍以下先入詣殿庭北向立俟納神主訖次引內常侍升殿詣神宗神幄內於懿節皇后神主前奏請懿節皇后神主降殿乘輿幷詣徽宗神幄內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並如上儀赴本廟奏訖宮闈令捧神主降自泰階內常侍前導各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腰輿出太廟南神西偏門至廟門外援衛親事官等援衛過別廟如過太廟之儀腰輿至本廟殿下北向內常侍詣腰輿前奏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降輿升殿奏訖復位本廟宮闈令捧接神主升殿並如太廟之儀闔戶以降內常侍以下北向西上立贊者曰拜內常侍以下再拜訖退）次引初獻戶

部工部兵部尚書亞終獻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取幣束茅置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

奉禮協律郎太祝詣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實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

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祀望燎位西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

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察

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三

功臣配享

殷盤庚王若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掩蔽也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尙多前勇謂敵功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爲列

魏齊王景元五年詔祀故尙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享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潛遏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享於先王像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卿降於君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

配食此節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證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

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之勳祭陳五事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殖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蹟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不及功臣從之

唐太宗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又令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初太常卿韋縚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於廟庭禘及時享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享非舊典也配享位在各帝廟庭大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尚書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並貞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敕贈司徒周定公武士彠顯慶四年三月七日敕文明元年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靜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敕開元禮無武士彠裴寂劉文靜

太宗廟七人　贈太尉梁文昭公房元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尚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至永徽四年二月房元齡以子遺愛反停配享贈太尉鄭文貞公魏徵神龍二年閏二月十五日敕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　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敕開元禮無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

高宗廟六人　贈太尉貞武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唐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敕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有敕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蓨縣憲公高季輔贈司空樂成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敕開元禮無許敬宗褚遂良忌李輔劉仁軌

中宗廟八人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愍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陵文獻王崔元暐中書令南郡王袁恕己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敕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齊正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瑯琊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敕開元禮無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

睿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正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敕

元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太師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檢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歷四年十月七日敕贈太尉冀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敕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十一月敕

德宗廟三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敕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和

四年九月四日敕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黃裳贈太師裴度會昌六年十月敕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贈太尉李愬會昌六年十一月敕

唐開元禮

祫禘以功臣配享儀

諸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每座各設壺罇二於左北向元酒在西加勺羃置爵於罇下設洗於終獻罍洗東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醞令以齊實罇如常堂上設饌訖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迎引於座左各設於座前太官令以下出祝還罇所初亞獻將軍贊引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羃獻官酌酒諸助奠者皆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奠爵贊引引還本位於獻官進奠諸助奠者各進奠於座還罇所於堂上徹豆祝進首座前徹豆還罇所 順宗既葬議祧遷中宗廟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享永絕判集賢院事蔣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庭

宋眞宗咸平二年詔以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配享太祖廟庭仍遣官奏告本室 太常禮院言準詔定配享功臣禘祫之日祀儀請令有司先事設幄次布褥位於廟庭東門內道南當所配室西向設位版方七寸厚一寸半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知廟卿奠爵再拜詔可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謹按書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然則書之所謂大享卽禮之所謂大烝也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比三時爲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衞孔悝之鼎銘曰勤大命施於烝彝鼎後世烝祭不及功臣旣不合禮而禘祫及之事不經見梁初誤禘功臣何佟之以謂夏物未成而禘功臣爲非典禮唐韋挺亦云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蓋因仍之誤也伏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高宗紹興四年太常少卿江端友請明堂前一日差官詣七祀功臣位行禮緣卽今權於温州眞華宮奉安宗廟比在京事體不同欲依紹興元年明堂更不排辦從之

十八年監登聞鼓院徐璉言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是佐命配享與夫當時輔弼勳勞之臣繪像於廟庭以示不忘崇德報功之意累朝佐命配享功臣不過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望詔有司尋訪復摹於景靈宮庭之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以爲臣子之勸禮部討論欲下諸路轉運司委所管州軍尋訪配享功臣之家韓王趙普周王曹彬太師薛居正石熙載鄭王潘美太師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各令摹寫貌像投納繪畫於景靈宮庭壁從之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孟冬祫享在近欽宗皇帝廟庭配享臣僚尚虛其位當時遭值艱難莫救淪胥臣僚罕可稱述而以身徇國名節暴著者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然事變非常難拘定制栗意指李

若水乞特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從之　右侍郎官曾逮言昔元祐中神宗未有配享朝廷依例權塑二侍臣吏部尚書汪應辰言欽宗所圖共政之臣皆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姑令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所言當時死事之臣非一今欲令配享考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捨尤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皆無配享功臣本朝太祖英宗既無御集亦不建閣蓋崇奉祖宗必審其實必當於理不虛尚文飾以苟塞人情而已既無可配享者乞更不集議從之

光宗紹熙元年詔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並已配享高宗皇帝廟庭繪像訖各許長房陳乞恩例一名　中書門下省檢會元豐五年詔景靈宮繪像舊臣推恩本支下兩房以上取不食祿者均有無取齒長者若子孫亦繪像本房不食祿更不取別房應推恩人願與以次別房者聽元祐七年詔故相富弼配享神宗廟庭其子紹延特差江陵府通判仍與子孫一名恩澤崇寧二年詔哲宗皇帝神御殿繪像文武臣僚並與子若孫一人初品官故有是命

宋配享功臣

太祖　太師贈尚書令韓王趙普　樞密使贈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

太宗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　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潘美

眞宗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中書令李沆　太尉贈太師尚書令王旦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李繼隆

仁宗　左僕射贈尚書令王曾　太尉贈尚書令呂夷簡　彰武軍節度使贈侍中曹瑋

英宗　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韓琦　太傅兼侍中贈太師中書令曾公亮

神宗　寧武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富弼（紹聖元年詔以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荊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享三年罷富弼配享高宗建炎二年詔罷王安石仍以富弼配享）

哲宗　左僕射贈太師溫國公司馬光（徽宗崇寧元年詔以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高宗建炎元年詔蔡確罷配享以司馬光代之）

徽宗　左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魏國公韓忠彥

高宗　左僕射贈太師秦國公呂頤浩　左僕射追復特進觀文殿學士趙鼎　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蘄王韓世忠　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贈循王張俊

孝宗　左丞相贈太師魏國公陳康伯　右丞相太師追封越王史浩

光宗　右丞相贈太師葛邲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祖宗故事大臣配享皆祔廟後議之若趙韓王曹秦王之配享太祖蓋眞宗咸平時而韓魏王曾魯公之配享英宗皆其身薨且降制亦在祔廟十數年後永思陵復土翰林學士洪邁言聖神武文憲孝皇帝祔廟有期所有配食臣僚先期議定臣兩蒙宣諭欲用文武臣各兩人文臣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武臣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謚忠烈張俊此四人皆一時名將相合於天下公論望付侍臣詳議以聞議者皆以爲宜遂從之祕書少監楊萬里獨謂張丞相浚不與配食爲非宜爭之不能因補外去國爲孝宗既祔廟詔以故相陳康伯侑食寶文閣待制吳總上疏請以其父璘配享廟庭不報

祀先代帝王賢士修陵墓附

祭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敘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厲山力世反左傳作烈山共音恭鄗音韋殛紀力反去起呂反蠹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　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元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　疏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是也　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社農之名　柱作農官周名農後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社爲稷者　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居土能平九州故祀父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鯀障洪水而殛死者鯀塞水無功而被堯殛死於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黃帝正名百物者土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其如上衣故得祀之顓頊能修之者謂能修黃帝之法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契爲堯之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元冥水官也

朱子語錄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人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道理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十一月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注云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漢舊儀五年修復周家舊祀祀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穀報功

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梟食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皆用爲漢使東郡送梟食以二月初五日作羹以賜百官所謂解祠者謂解罪求福也）

明帝永平二年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

章帝元和春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後主景曜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　先時所在各請爲亮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爲可立於京師禪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自漢以來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遠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從之　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元勳配享充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蓋非禮也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事禮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虞摯按虞書皋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祠義重太常故祭於太學律之署卑於廷尉故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律非正署興廢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祭禮皆如舊制）

後魏文成帝東巡歷嶠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

者頌以事殷漢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享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廣甯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書別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曰尹祭）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酆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享於廟庭

唐高宗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議祭法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准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本爰及隋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高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祠例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禮咸秩中中令新禮及今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修附禮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酆（以太公配）祭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祖於長陵（以蕭何配）

麟德二年車駕將封岱嶽至滎陽頓祭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

元宗開元二十一年詔自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　其年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時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遺趾乃於其上置廟焉）

天寶二年追尊皋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各與立廟每歲四孟月享祭（寶應時禮儀使杜鴻漸奏享四時祭□）

六載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籩鐀宜有欽崇三皇伏羲（…芒配）神農（…融配）黃帝（力牧配）五帝少昊（…收配）顓頊（元…

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事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太常寺檢校

七載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基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夏縣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今穀熟縣以阿衡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陽縣先有廟以師鬻熊齊太公望配）周武王都鎬請入文王廟同享（太師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都咸陽（丞相李斯將軍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今彭城縣太傅張良相國蕭何配）後漢光武皇帝起南陽周（鄧禹將軍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鄴（侍中荀彧太尉鍾繇配）晉武帝都故洛陽（司空張華大將軍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太尉長孫嵩尚書崔元伯配司徒）文帝起馮翊（尚書蘇綽將軍于謹配）隋文帝封隋漢東（僕射高熲大將軍賀若弼配）今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粢盛蔬饌時果酒脯潔誠致祭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殷相傅說（汲郡）殷太師箕子（汲郡）宋公微子（睢陽郡）殷少師比干（汲郡）齊相管夷吾（齊南郡）齊相晏平仲（濟南郡）晉卿羊舌叔向（絳郡）魯卿季孫行父（魯郡）鄭卿東里子產（滎陽郡）燕上將軍樂毅（上谷郡）趙卿藺相如（趙郡）楚三閭大夫屈原（長沙郡）漢大將軍霍光（平陽郡）漢太傅蕭望之（萬年縣）漢丞相丙吉（魯郡）蜀丞相諸葛亮（南陽郡）已上忠臣一十六人

周太王子吳太伯（吳郡）伯夷叔齊（並河東郡）吳延陵季札（丹陽郡）魏將段干木（陝郡）齊高士魯仲連（濟南郡）楚大夫申包胥（富水郡）漢將軍紀信（滎陽郡）已上義士八人

周太王妃太姜新平郡　周王季妃太任扶風郡　周文王妃太姒長安縣配享文王廟　魯大夫妻敬姜魯郡　鄒孟軻母魯郡　陳宣孝婦睢陽郡　曹世叔妻大家扶風郡　已上孝婦七人

周宣王齊陵長沙郡　衛太子恭姜汲郡　楚莊樊姬富水郡　楚昭王女富水郡　宋恭伯姬睢陽郡　梁宣高行陳留郡　齊杞梁妻濟陽郡

趙將趙括母趙郡　漢元帝馮昭儀或陽郡　漢成帝班倢伃扶風郡　漢太傅王陵母彭城郡　漢御史大夫張湯母萬年縣　漢河南尹嚴延年母東海郡　漢淳于緹縈濟南郡　已上烈女一十四人　右並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准前致祭其歷代漢王廟每所差側近人不課戶四人有闕續塡仍關戶部處分至十二歲七月二十八日有敕廢九載十一月十六日周武王漢高祖於京城內同置一廟并置官吏

代宗大歷五年鄜坊節度使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同請置廟四時列於祀典從之

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從刺史元結請

憲宗元和十四年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飾加修

昭宗天祐二年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昭靈侯舜帝二妃祠為懿節祠

唐開元禮

有司享先代帝王儀

前享五日諸享官各散齋三日於正寢致齋二日於其廟所如別儀無廟者祭於壇其壇制准州社壇其祭官以當州長官亦無以次通取也諸享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前享一日所管縣官清掃內外整拂神座無廟者享日未明縣官率其屬入請壇東陛役設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以後牌設行事禮在廟之位設配坐於神座東南西向席以莞又為瘞坎於廟後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贄禮者設初

獻位於東階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之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設贊唱者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西向又設贊唱者位於瘞坎東北南向東上設亭官以下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以北爲上（無廟者即設亭官以下位於壇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西上）祭器之數每座罇六籩十豆十簠二簋二鉶三俎三縣官帥其屬升設罇於廟堂上前楹間室戶之外北向正座之罇在西配座之罇在東（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幣篚於罇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東西當中罍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在篚加勺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依於罇罍洗篚之後亨日未明亨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上節載下二節又取正脊脡脊稽脊正脇代脇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黍稷簋實稻粱籩十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實韭菹醯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胎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諸亨官以下各服祭服（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元冕六品以下爵弁）縣官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座之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各實於上罇幣用帛長丈八尺色用白也）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罍罇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者升東階（壇則升自東陛以後准此）立於罇所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升自東階行掃除於上降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贊明贊禮者引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少頃贊禮者引亭官以下以次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祝跪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南門之外（壇則奉饌陳於東壝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升自東階（壇則升自南陛以後初獻升降皆准此）進當神座前北向立祝以幣東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入跪奠於神座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入當配座西壁下東面立祝以幣北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東面跪奠於配座興退復位東面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壇則升自南陛）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執饌者各復本位

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詣神座前跪奠爵興出戶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帝嚳氏云唯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帝高辛氏惟帝能序星辰功施萬物式遵祀典敬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薦於帝高辛氏尚享帝堯云敢昭告於帝陶唐氏惟帝則天而行光被四表式遵祀典敬以制幣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唐司徒惟公敬敷五教弘寶彝倫率由舊章配享於帝陶唐氏云云帝舜云敢昭告於帝有虞氏惟帝道光七政績宣五典式遵故實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皋陶氏惟神爰定五刑載敷九德率由舊章云云夏王禹云敢昭告於夏王禹惟王克平九土功施萬代式遵故實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伯益氏惟公贊敷下土克蕃庶物率由舊章配享於夏王禹云云殷王湯云惟王率命黜暴功濟天下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伊尹氏惟公弼諧政道功格天地率由故實云云周文王云惟王受命作周經緯天地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太公惟公純德孔明翼成周室率由舊典云云周武王云應天順人克定禍亂式遵祠典云云配座云昭告於周文公召康公惟公道光十亂功書分陝率由舊典云云漢高帝云神武膺期撫安區夏式遵祠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蕭相國惟公翼成漢業厥功惟茂率由舊章云云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官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東西跪奠於配座前興進立於西壁下東面立祝持版入立於配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訖興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配位興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各帥執饌者以俎跪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掌饌者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配座前東向跪奠爵興退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亞獻之右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獻

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再拜訖贊唱者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曰請就望瘞位贊禮者引初獻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立於望瘞東北位初獻官拜訖祝各進神位前跪取幣興降自西階（壇則降自南陛）詣瘞坎北南面以幣置於坎贊唱者曰可瘞坎東西面各二人實土半坎贊禮者進初獻之左曰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罇罍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祝版焚於齋所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

乾德元年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於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匱神之祀闕禮甚焉其高辛廟（在宋州穀熟縣）堯廟（在晉州臨汾縣以稷契配）舜廟（在河中府以皋陶配）夏禹廟（在陝州夏縣以伯益配）商湯廟（在河南府偃師縣以伊尹配）周文王廟（在鄷今京兆府咸陽縣以太公配）武王廟（在鎬今京兆咸陽縣以周公召公配）漢高祖長陵（在京兆咸陽縣界以蕭何配）宜令有司准令每三年一享歲仲春月行享牲用太牢以羊豕代祀官以本州長吏有故遣賓佐行事仍令造祭器送之陵側嚴禁樵采又詔後漢光武於南陽舊廟祭享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立唐太宗廟於京兆醴泉縣以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魏元成李靖配並畫像廟壁

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聶宗義上言准祠令周文王以太公配唐天寶七載以師鸞熊及太公望配伏緣太公已封武成王春秋釋奠望自今止以鬻熊配享奏可

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載垂於祀典厥惟舊章兵興以來日不暇給有司廢職因循曠墜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尺席興念茲用惕然其太昊（葬宛邱在陳州）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坊州）顓頊（葬臨河縣在澶州）高辛（葬濮陽頓邱城南在澶州）唐堯（葬城陽穀林在鄆州）虞舜（葬九疑山在永州）夏禹（葬會稽在越州）成湯（葬汾陰在河中府）周文

王武王並葬京兆咸陽縣漢高祖長陵後漢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陽縣唐高祖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縣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高宗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周成王康王並葬京兆咸陽縣漢文帝霸陵在京兆萬年縣東界宣帝杜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鄴縣西南晉武帝峻陽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後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隋高祖太陵在鳳翔扶風縣東南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帝陵在京兆昭應縣漢景帝陽陵在京兆咸陽縣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縣後漢明帝顯節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魏文帝首陽陵在孟州首陽山後魏孝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縣東南肅宗建陵在京兆醴泉縣憲宗景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雲陽縣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東北後唐莊宗雍陵在河南新安縣東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北晉高祖顯陵在河南壽安縣西北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陽太倉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陽城中西北隅漢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陽縣成帝延陵在京兆咸陽縣哀帝義陵在京兆咸陽縣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陽縣後漢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殤帝康陵在慎陵塋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陽東北順帝憲陵沖帝懷陵並在河南洛陽縣東西質帝靜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獻帝禪陵在懷州修武縣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縣大石山高貴鄉公葬河南洛陽縣瀍澗之濱陳留王葬相州鄴縣西晉惠帝太陽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懷帝愍帝並葬晉州平陽縣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相州鄴縣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縣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睿宗橋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雲陽縣北順宗豐陵在乾州富平縣東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縣北敬宗莊陵在耀州三原縣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縣東懿宗簡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僖宗靖陵在耀州奉天縣東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梁少帝葬河南伊闕縣後唐末帝葬河南洛陽縣東北三十八帝陵州縣常禁樵采仍詔吳越國王錢俶脩奉禹墓

開寶三年河南鳳翔京兆府及耀州言周文王武王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睿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二十七陵[illegible]

唐末兵亂開發詔有司造衮冕服及常服各一襲具棺槨以葬掩坎日所在長吏致祭　十月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勳業優劣以聞　有司言齊孫臏晏嬰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元齡長孫無忌魏元成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采其有爲盜賊所發者皆具棺槨朝服以葬掩坎日致祭長吏奉其事

六年詔許州修鼂錯廟

真宗咸平元年辰州言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廟水旱祈禱有應詔封新息王

四年詔西京修後唐河南尹張全義祠堂遣使葺益州諸葛亮廟

景德四年贈漢將軍紀信爲太尉後漢司徒魯恭爲太師以唐刑部尚書白居易孫利用爲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墳塋影堂又詔河南府建漢高祖廟以時致祭令鄭州給唐相裴度守墳三戶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誕寘聖賢煥乎舊章垂之千載今以上封岱岳按蹕魯郊遊覽遺風緬懷前烈始公胙土實惟是邦故其嗣君得用王祭而祠宇未設闕孰甚焉特議褒崇以申旌顯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三年令西京葺後唐莊宗廟

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官致祭緣路帝王名臣祠廟神帳畫壁並加葺治禁唐相婁師德

墳墓樵采令衡州葺神農廟

六年詔諸州有黃帝祠廟並加崇葺又令常州葺周處廟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本州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俾奉灑掃詔給守陵五戶

四年詔周嵩慶懿三陵柏子戶留七戶餘放歸農仍命歲時加修葺

十年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悉見芟刈熙寧令前代帝王陵寢並禁樵采耕墾并絀責創議之人詔唐諸陵除已定頃畝之外其餘許仍舊耕佃爲守陵戶餘並禁止後又詔永興軍自漢以來諸陵下間地歲收州縣以其錢修葺陵墓

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四年承議郎吳處厚言程嬰公孫杵臼保全趙孤乞加封爵詔河東河北漕臣訪其祠墓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立祠於墓側載之祀典　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新制募人承買祠廟然閼伯主祀大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能捍大患請免此三廟以稱國家嚴奉之意

詔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莫此爲甚可亟寢之令開封府劾官吏以聞

哲宗元祐五年定州請以韓琦祠載祀典從之又詔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一縣顏眞卿墓並載祀典

七年詔賜唐韓愈潮州廟爲昌黎伯賜唐柳宗元羅池廟爲靈文廟又詔蘇州吳泰伯廟以至德爲額

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鬭穀於菟子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紹聖三年詔德州漢大中大夫東方朔廟以達隱爲額又封辯智侯西京左藏庫使榮州刺史趙思齊請立韓王
普廟於真定府從之
元符三年臣僚言按史記晉韓厥之功不在程嬰杵臼之下請於祚德廟設位從祀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女媧氏於晉州無配帝太昊氏於陳州以金提句芒
配帝神農氏於衡州以祝融配帝高陽氏於澶州以元冥配帝高辛氏應天府無配帝陶唐氏於濮州以唐司徒
卨配帝有虞氏於道州以虞相庭堅配夏王大禹於越州以夏相伯益配商王成湯於慶成軍以商相伊尹配商
王中宗於大名府以商相伊陟臣扈配商王高宗於陳州以商相甘盤傅說配周文王以周師鬻熊配武王以周
太保召康公配成王以冢宰周文公唐侯太叔配康王以周太師畢公配秦始皇帝以丞相李斯內史蒙恬將軍
王翦配漢高皇帝以相國酇文終侯蕭何配太宗孝文皇帝以丞相曲逆獻侯陳平太尉絳武侯周勃衛將軍宋
昌城陽景王劉章配孝景皇帝以丞相魏其侯竇嬰丞相安節侯申屠嘉配世宗孝武皇帝以丞相平津侯公孫
弘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驃騎將軍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配中宗孝宣皇帝以丞相博陽
定侯丙吉丞相高平憲侯魏相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令侯霍光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配自周文王至
漢宣帝並於永興軍後漢世祖光武皇帝於河安府以太傅高密元侯鄧禹大司馬廣平忠侯吳漢左將軍膠東
剛侯賈復建威大將軍好畤愍侯耿弇配魏文皇帝於河南府以太尉壽鄉肅侯賈詡司徒蘭陵成侯王景興大
司馬邵陵元侯曹真衛尉潁鄉肅侯辛毗配後周太祖文皇帝於耀州以大冢宰上柱國齊煬王憲行臺尚書邳

國公蘇綽太傅燕國文公于謹大將軍范陽公盧辯配隋高祖文皇帝於鳳翔府以右光祿大夫奇章憲公牛里仁左僕射上柱國高熲右武大將軍宋公賀若弼配唐高祖神堯皇帝於耀州以贈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贈右僕射鄖國節公殷開山民部尚書邢國襄公劉政會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配太宗文皇帝於永興軍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喬贈司空萊國公杜如晦贈司空鄭國文貞公魏元成贈司徒衛國景武公李靖配明皇帝於華州以贈太師燕國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少保代公郭元振配肅宗宣孝皇帝於永興軍以贈太師韓文正公苗晉卿贈太尉冀公裴冕配憲宗章武皇帝於華州以中書令晉公裴度贈太傅岐國安簡公杜佑贈太尉涼國武公李愬配宣宗獻文皇帝於耀州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中書令贈太尉白敏中中書侍郎平章事馬植配後唐莊宗皇帝以侍中兼樞密使郭崇韜中書令太師隴西郡王李嗣昭開府儀同三司贈尚書令符存審配明宗皇帝以中書令贈太師晉國忠武公霍彥威工部尚書平章事贈太傅任圜配晉高祖皇帝以中書令魏公桑維翰中書令趙瑩配漢高祖皇帝無配自後唐莊宗至漢高祖皇帝並於河南府周嵩陵太祖皇帝慶陵世宗皇帝於鄭州　封濵州齊將段干木為善應侯　封濰州昌樂縣昭賢廟孤山伯夷為清惠侯　漢州德陽縣漢姜詩祠封孝感　賜楚州漣水縣唐侍御史王義方祠曰顯節　賜縣州羅江縣蜀龐統祠曰忠利　賜連州漢伏波將軍路博德廟為忠勇　賜晉州趙城縣造父祠為慶祚廟　賜臨江軍灌嬰祠為顯忠廟　賜興元府漢曹參祠為遺廟　封蔡唐顏真卿廟為貞烈　封漢崔瑗祠為護國顯應昭惠王　封河南府潁陽縣神潁廟神潁考叔為純孝伯　賜後唐死節裨將侯約廟額列於祀典（已上封爵並係徽宗朝日月不等附此）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丙寅郊赦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後凡赦皆如之）

紹興元年言者請春秋仲月祠禹於越州告成觀享越王句踐於其廟以范蠡配移蹕則命郡祀如故事

二年員外郎李愿奏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爲有功神宗皇帝初年皇嗣未建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歲奉祀其後皇嗣衆多垂祐萬世今來廟宇隔絕祭亦弗舉欲令禮官討論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從之

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奏程嬰杵臼雖存趙孤然不絕趙祀而卒立武者韓厥也請以韓厥載祀典與杵臼同宇下禮官討論太常寺檢點國朝會要絳州祚德廟太平縣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祠在墓側元豐四年封侯賜額崇寧三年封韓厥義成侯今討論欲從所乞於行在卜地權創祠宇契勘旌忠廟係秦州伏羌城之神昨來朝廷已降旨揮於臨安府建廟今來祚德廟欲乞比附旌忠廟例令臨安府踏逐地步修建施行候祠宇畢日就本廟春秋二仲依小祠禮致祭

十六年加嬰忠節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義成侯

二十二年又改封嬰疆濟公杵臼英略公厥啟佑公命兩浙漕臣建廟宇升爲中祀廟在淨戒院故址太一宮之南

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廟靈感王乃吳主孫皓祠汪大猷等使虜還言其靈感故加封仍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謂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嶽道士彌明詩刻即知其來舊矣有虞帝祠去城五里而近其山曰虞山灕江匯其左曰皇澤之灣

有大歷中磨崖碑載刺史李昌夔修祠事臣已肇修祠宇請著之祀典俾長吏檢校葺治從之

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史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今衡州茶陵縣是也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源距縣百里而祠宇廢祖宗時給近陵七戶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陵戶禮官請如故事命守臣行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四

諸侯宗廟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若三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注見天子宗廟條疏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爲壇者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也

成廟皆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爲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加鄭元云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爲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禕衣內司服職曰新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衮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元冕以祭已非其差也且諸侯事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元端以祭禆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元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

君亦裨冕矣孫說爲合下未卽告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禕衣者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與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禕衣孫鄭等改禕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褖衣元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爲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元冕冠何爲易之又命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宜從至於廟廟殯宮羣臣如朝位列於廟門外如路門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立於門內如門外之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還故出在戶牖間南面矣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言嗣以還代不言國未忍有之矣成廟將徙敢告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武將有事於新廟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皆就車謂乘貳車者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神車祝爲左故於步處則下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始自外來故先於堂鐏於西序下四時之祭在室筵奧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鐏甒於東方今帷布南面之席故置鐏於西以其便矣因脯醢陳於房中房西房也諸侯在右房也設洗堂東榮南北以堂深深申鴆反記因卿士當言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門左門西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走趨走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詩云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東廂之位祝徹反位西廂之位擯者曰還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事謂內主藏衣服斂幣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所以安神大戴禮右諸侯遷廟

成廟釁之以羊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祭器名者成則釁之以豭也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載君冠

服謂不與也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手拭帨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宰夫攝主也雍人舉羊

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

中有司亦北面也郟室門郟之室一曰東西廂也東西室有司猶北面統於廟也釁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

其廟事畢君曰諾宗請就宴君揖之乃退大戴禮　又按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

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其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

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刲苦圭反衈如志反鄉許亮反朝直遙反豭音加　大戴禮雍人割雞屋下註引雜記文又曰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

者不同耳此不言衈略也

右諸侯釁廟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被當爲彼傳寫誤耳蓋音盍扇戶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盡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還瞻北蓋皆斷爲彼有說邪匠過之也王肅註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　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良工則因隨其本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繼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盡貴文也楊氏家語作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與此註少異非無良材蓋曰貴文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　荀子宥坐

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子曰世室魯公之廟也魯周公子伯禽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大音泰　疏曰周公稱大廟者即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是也魯公稱世室者即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者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　穀梁子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春春粢盛也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　疏曰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

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之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明堂位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洛反范云黝堊黑色案黝黑也堊謂白堊大夫蒼士黈黈他苟反黈黃色丹楹非禮也

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桷音角榱也方曰桷圜曰椽穀梁子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斲丁角反削也礱方公反磨也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非正謂刻桷丹楹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子曰宣公之宮也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其言三日哭何據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廟災三日哭禮也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縞古老反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莊公二十八年左氏傳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廄九又反曲禮下重先祖及國之用王制曰寢不踰廟

天子不卜處太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疏曰建國之時總卜其吉不待更卜其處太廟之所在以其吉可知矣表記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疏曰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齊右職註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曲禮上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疏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乃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事故祭中兼為喪奠也王制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跡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illegible]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中庸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

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元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註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元端是也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服　疏曰知謂父以罪誅者以其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爲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者按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爲祖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

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於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元冕二王後及方伯爲上公者與魯侯於周公朝服袞冕大夫以朝服士以元冠元端也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以爲謹敬也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也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曰來月丁亥用薦歲事丁者未必遇亥也宜舉一日以言之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苟有亥焉可矣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宿戒尸先宿尸者重所用又將筮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儐筮吉又遂宿尸重尸也祝爲儐者尸神像也明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殺也此既省告備乃殺雍爨在門東北上特牲饋食禮陳鼎於門外北面棜在南實獸腊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崔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禨音於據反司馬概籩豆爵觶於東堂下雍人陳鼎五士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亨於門外東方鱄於戶東實籩豆於房中司馬升羊右胖骨十一體腸胃祭肺各三舉肺一升上也髀不取近竅賤也此據大夫也若諸侯則太牢士則特牲胖音判士升豕如升羊之儀雍人掄膚九實於一鼎掄擇也膚脅革肉也擇之取美司士又升魚腊司尊兩甒音武小祝設盤匜餘之反於西階東爲尸將盥主人朝服立於阼階司宮設筵於奧祝設几於筵上右之布神座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尊導有司各升實籩豆尊俎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將納祭也祝先接神也士禮則主婦宗人宗婦升實籩豆等主婦被髲他計反衣侈袂薦自東房士禮主婦纚笄宵衣盥自中房薦豆崔靈恩云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褕狄子男及三公大夫夫人闕狄佐食司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稷興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拜之使守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尸祭卒食告

餕主人酌酒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啐卒爵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嘏於主人其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主人再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內嘗之者重之至也納入也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主婦酌獻尸受主婦拜送尸祭酒卒爵又酢主婦主婦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賓主人出立於阼階祝立西階告曰利成利養也成畢也孝子養禮畢也祝入尸謖主人降謖起也謖音所六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崔靈恩云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尸君夫人入皆作樂殷人先樂降神後酌鬯以獻尸方伯之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二王後食前六獻食後三當食前四至酳爲五更行四獻爲九也王之兄弟封爲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在東面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元冕未賜圭瓚者不以鬱鬯直以酒灌神也凡諸侯灌用黃目爲上齊則獻象以下已如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迎牲麗於碑鸞刀啓其血毛以授祝祝入詔於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南面主在西東面取膟膋燎於爐炭又詔神於室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爲三獻至薦熟時先以羹告設饌於堂後迎尸於奥君拜妥尸酌清以獻爲四獻七酳五獻酬酢而至七獻禮成

右通典序諸侯士大夫祭禮其文蓋約儀禮饋食篇而櫽其要然諸祭禮有上同乎天子者已參錯見於時享門如君親牽牲夫人薦盎之類有下同乎卿大夫者其詳則已見儀禮少牢饋食等篇此未足以盡其說也

後漢獻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時未立廟暫以廳事爲祭室須立廟如制備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爲祭五廟諸畢邪按儀禘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儀云祭以首時及臘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施位滌注祀

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祖告充主人視

殺於門外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甒於房戶牲皆體解肩臂臑三骨屬肱肩次臂臂次臑臑胳二屬股不取髀近竅不取胳股之本膊次體骼次膊脊以前為正脇旁為正周人尚右胖俎以骨為主貴者取貴骨羊一俎十一體舉肺三豕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腊大夫全鹿一俎魚一俎麷蕡白黑四物已發今之俱出稻麥者代之此朝事之籩大夫有之脯修大夫賓尸主婦薦之饌餌粉餈四物羞籩酏食糝食羞豆也自糗以下六物少牢主人酬尸而薦以上皆大夫所加於七也凡新物皆隨時有而薦不可逆載從獻上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燔隨酒而行禮祭主婦視饎爨於竈親設黍稷反羞醢及棗栗之薦今飯果出房明婦職也骼音古白反臑音奴到反醢音海平明設几筵東面為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

西面立少頃酌醑禮一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凡獻皆有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

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眾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為賓食食物如祭餕畢酌醑一周止

佐徹神饋饌於室中西北隅以為厭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改置於此庶幾見享既設閉牖戶以為幽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

夕宿賓祭日主人率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為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

薦無田者薦而不祭

後魏孝明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太傅清河王懌議按禮記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並

是後代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

代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崇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

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代止於高

祖曾祖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

懌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位同堂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周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相國之廟以造一室實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

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牲用太牢

唐制一品二品四廟其廟室牲牢服器之制並見大夫士庶宗廟門

貞觀六年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愧其心廟在永樂城東北角正元八年修唐安寺移於寺西

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彠廟

德宗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

憲宗元和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於祔配請禮院詳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以於朝無二嫡自秦漢已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沒榮辱並隨夫也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已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禮沒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祔配之議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

子之姪娣非正也是不合入惠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爲宮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按晉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有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禮爲宜

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准式合立私廟伏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敕旨百官並不得京內置廟如欲於京內置廟者但准古禮於所居處置卽不失敬親之禮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命禁斷且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今若人家居第寬廣或鄰里可吞併者必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褊狹鄰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禮頗爲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欲令置私廟卻令居處建立廟宇卽須種植松栢及白楊樹近北諸坊交恐非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閭外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令建立卽天門街側近旣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並官至三品盡得升祔禰無乖禮經中外官僚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釐革伏請下太常禮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庶得禮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敕宜依所奏下太常禮院審詳制度分析奏聞者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於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若悉令於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今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禮闕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敕文盡勒

於所居營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於宮牆齊人必苦於吞併臣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閒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下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請准開元禮及曲臺禮為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古禮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定式敕旨宜依

宋仁宗皇帝慶歷元年十一月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

至和二年宰臣宋庠言慶歷郊祀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豈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於歎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定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邈與無可復之期夫建宗祏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於為孝殖產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或與民爭利顧不以為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盜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今諸臣之惑不亦甚乎於是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而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院事以上見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

一世降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皆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通祭四廟五廟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奏仍令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嘉祐三年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言伏覩禮官詳定家廟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臣欲乞於河南府營創私廟伏乞降敕指揮從之　元豐時彥博言先立家廟歲入祭用酒以臣隨行公使酒供辦今臣致仕不欲沽酒以祭乞於河南府公使庫逐祭寄造酒十石乃從之　司馬溫公作文潞公先廟碑記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侈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極公相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仗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遺

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視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版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春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版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議執政以上祭四廟為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之文又侍從官以至匹庶通祭三世無等差多寡之別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為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為過矣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跂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思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陞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於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僭禮有五楹七楹九楹者若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宇以應禮制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毋得踰廟事二世者寢聽用三間　又言按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祖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從之　又言羣臣家廟所用祭器稽之典禮參定其制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一諸室共用胙俎一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其餘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取旨給賜時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

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權領樞密院事童貫並以次給之
高宗紹興十六年詔太師左僕射魏國公秦檜合建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仍命禮器局製祭器以賜其後太傅昭慶節度儀同三司平樂郡王韋淵太尉保慶節度吳益少傅寧遠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並請建家廟賜以祭器
孝宗隆興二年少師奉國軍節度四川宣撫使吳璘請用存中例立廟賜器從之
乾道八年詔有司賜少保武安節度使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家廟祭器
淳熙五年權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臨安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緡以給歲時祭祀之用儀制祭器請同存中少傅保寧節度侍讀衛國公史浩賜第於都請如諸臣故事建家廟賜祭器皆從之　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騤以禮難行駁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仁宗雖因赦論建廟未暇行也惟文彥博會酌唐制爲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賜宰臣蔡京等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璘虞皆援檜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祭器者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命禮官考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乙卯中書舍人崔敦詩謂中興廟器斷自宸衷改用竹木省去雕文然一啟其端援者必衆謂宜詳講必傳古義乃協今宜禮賜圭瓚然後爲鬯蓋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於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祭祀交神惟灌爲重舉其重以賜之而餘得自用初不盡賜之也臣謂銅爲祭器可以傳遠今以竹木爲之壞而不易則墜上之賜易而自製則棄君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俾禮官定當用之式繢圖以畀俾自製以竹木從之

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冑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而臣居止粗備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俾自建之頒祭器之式以竹木製毋紊有司詔下禮官討論每位以籩豆皆十有二簠簋皆四壺罇壺罍鉶豆俎登洗皆二爵坫燭臺皆三坫一及巾杓篚以絲匣載以腰輿束以紫條請下文思院製（絲匣腰輿皆十紫綢帶二十）十月己卯詔特鑄賜之二年通判嚴州張宗愈奏大父循忠烈王俊書勳盟府請以賜第舊址建家廟乞討論其制命文思院鑄誌祭器以賜詔令遵韓世忠廟器之制

開禧三年忠州刺史劉伯震奏祖鄜武僖王光世復辟功請以賜第舊址立家廟從之

嘉定十四年詔右丞相史彌遠賜第遵淳熙故事賜家廟命浙漕臨安府守臣營之既而禮官討論祭器如韓侂冑之制彌遠請併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及祔妻魯國夫人潘氏於生母別廟皆下有司賜器如式從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五

大夫士庶宗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證此太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其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註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婚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於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朱子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又曰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先生因舉春秋如尹氏單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下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如詩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疏曰按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　曲禮士祭其先　疏曰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庶人於寢寢適寢也適丁歷反　疏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

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見天子宗廟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太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太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爲於此矣然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者爲太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禱於太祖壇而已適士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顯考無廟顯當爲皇皇考曾祖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言爲一官之長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去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賤故無廟死曰鬼亦得薦之於寢凡鬼者薦而不祭薦輕於祭鬼疏於廟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卽祭祖祭禰皆不及其高曾也　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毋乃不近人情曰位卑則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禮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　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干祫之制他有可考耳　楊氏曰愚按前二條謂澤有淺深則制有隆殺其分異也後二條謂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高祖其理同也　按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爲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考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

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旣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旣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以至桓皆諸侯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卽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

然後舉私祭凡為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為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旣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　或曰此為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他國而為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他國有他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祭此二條正為起自匹庶與來自他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者 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 本身卽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卽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言仲孫叔孫季孫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為郊特牲 　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悝若回反祏音石圃布五反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主祏藏在石函函音咸疏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元祭法註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元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按孔氏姞姓春[illegible]公之主出知是僭為之主耳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傳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宗子有疏曰支子庶子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故鄭云不敢自專 曲禮下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大傳 朱子曰按此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復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爲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明其尊宗以爲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音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上正猶爲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條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何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 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又曰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大傳皆是解註儀禮喪服 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註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爲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其祖禰支子在其中其所以於祭禮中只載大傳 張氏曰宗子既祭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殤音傷祔音附 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上其禮爲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諸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宗子所得祭就宗子 所食音嗣共音恭墠音善又徒丹反 疏曰此事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曾子問中是明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得在家祭者也 喪服小記 曾子問見之於祭殤條也

庶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 疏曰善者獻宗子使之祭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齊側皆反 當助祭於宗子之家 疏曰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爲謂敬事大宗之祭 終事而後敢私祭祭其祖禰 疏曰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以私祭祖禰也 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內則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 上牲大夫少牢 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 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爲於僞反 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疏曰上云庶子爲大夫此亦當云爲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若宗子有罪居

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疏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不厭祭厭本或作猒於豔反綏本或作墮墮五垂反皆辟正主厭猒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享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辟音避謖所六反敦音對嘏古雅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疏曰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酬之始也云止旅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爲也不歸肉肉俎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與音預疏曰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註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疏曰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疏曰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者祭哉疑而量度之辭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遠於萬反疏曰庶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敢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無壇以四時致祭也所以不致祭於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致辟正主正主者宗子也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疏曰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之家也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庶子且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至子可以稱孝疏曰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疏曰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疏曰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疏曰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爲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爲祭之法不依典禮

通典載諸侯以下祭禮見諸侯宗廟門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

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蕝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祏大夫然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祀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晉人問蔡謨云時人祠有版版爲用當主爲是神座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版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徐邈云左氏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達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

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代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

唐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開元定禮二品以上四廟三品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四廟有始封爲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　唐諸臣廟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爲三室左右厦一間前後虛之無重栱藻井室皆爲石室一於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爲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上間以廟增建神廚於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

制勿逾於廟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禰貴賤異子孫之牲
牲闕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籩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
皆簠一簋一鉶二俎二罇一罍二勺二爵六盤一坫一篚一牙盤胙俎一祭服三品以上元冕五品以上爵弁
六品以下進賢冠各以其服凡祔皆給休五日時享皆四日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子孫陪者齋一宿
於家始廟則署主而祔後喪闋乃祔喪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
其餘皆以輿天子以四孟臘享太廟諸臣避之祭仲而不臘三歲一祫五歲一禘若常享若禘祫卜日齋戒省牲
親滌濯鼎鑊烹牲實饌三獻飲福受胙進退之數大抵如宗廟之祀以國官亞終獻無則以親賓以子弟其後不
卜日而筮用亥祭寢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則廢元日然元正歲之始冬至陽之復二節最重祭不
欲數乃廢春分通爲四祠器以烏漆差小常制祭服以進賢冠主婦花釵禮衣後或改衣冠從公服無則常服凡
祭之在廟在寢既畢皆親賓子孫慰主人以常服見若宗子有故庶子攝祭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則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爲其介子某薦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
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己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若殤及無後皆祔
食於祖無祝而不拜設坐祖左而西面亞獻者奠祝乃奠之一獻而止其後廟制設幄當中南向祔坐無所施皆
祭室戶外之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祔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祔於祖親子姪祔於禰寢祭之位西上祖
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祔者居禰下之穆位北向昆弟從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向南子姪居伯叔之下穆
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以周親及大功爲斷古者廟於大門內秦出寢於陵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既廟與

居喪則宮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齊縗大功皆廢祭外喪齊縗以下行之

唐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儀（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公服立於門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北上設筮席於闑西閾外西面筮者開櫝出册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亥不必丁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已亥辛亥苟有亥為可）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櫝擊册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孝曾孫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乃釋櫝坐筮訖興降席東面稱占曰從筮吉退若不吉即筮遠日還如初儀贊禮者進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先享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並執事者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國官僚佐之長為亞獻其次為終獻無則親賓為之）子孫及凡入廟者各於其家清齋皆一宿（四品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以上之儀無廟者筮於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於堂上楹間近東西面掌事者近西東面北上設筮席於主人之西筮者開櫝出册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春祠其餘並同五品以上儀亞獻終獻親賓為之）前一日之夕清掃內外掌廟者整拂神幄（六品以下無廟者但清掃內外）

贊禮者設主人之位於東階西面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子孫之位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面又設亞獻以下位於門外之東執事者在南差退俱西向

設牲於南門之外當門北向以西為上掌牲者位於牲西北東面諸祝位於牲後俱北向設亞獻省牲位於牲前近東西面設祭器之數每室罇二簋二簠二甑二鉶二俎二籩豆一品二品各十三品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簋簠甑鉶俎各一籩豆各二）掌事者以罇入設前楹下各於室戶（六品以下無廟者不言室戶）之東北面西上皆加勺冪（首座爵一餘座皆爵四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以下皆置於罇下加勺冪）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鉶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當東榮餘同）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

冪凡器物皆濯而陳之執罇罍洗篚者各於罇罍洗篚之後掌牲者以牲就榜位贊禮者引亞獻入詣東階升堂徧視滌濯
皆視濯執罇者於舉冪告潔訖引降就省牲位亞獻省牲掌牲者前東面舉手曰腯還本位諸祝各循牲一匝北面舉手曰充
俱還本位祝與掌牲者以次牽牲付廚贊禮者引終獻詣廚省鼎鑊視濯溉亞獻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執饌者入徹簠簋籩
豆俎鉶以出亨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皆載右胖前脚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截上肫胳一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有短脅
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稷黍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脯棗栗之屬豆實醯醬葅之類六品以下簠實稷簋實黍籩實脯棗豆實葅醢餘同五品以上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
入實罇罍每室一罇一實元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於罇所諸祝與奄人四品五品無奄人六品以下於正寢室內入立於庭北面西
上立定皆再拜訖升自東階以次出神主各置於座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常處右四品五品祝拜訖升盥拂几筵六品以下祝設神座於正寢室內祖在西東面禰在祖
東皆北向凡有几筵質明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
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禮者引亞獻
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
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甑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橫重陳於右腊俎特於右四品五品同六品特牲俎橫於前執爐炭
蕭稷膟膋者各從其俎升置於室戶外之左六品無廟則致於堂戶外之左餘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諸
祝各取蕭稷擩而專反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
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
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主人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贊禮者
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某祖酒罇所六品以下詣祖下放此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贊禮者引主人進詣某祖座前北面跪

奠爵興出戶北面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西向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四品[illegible]持版進祖座之右北面）跪讀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無封者單稱官六品以下稱孝孫餘同無官者稱名）敢昭告於某祖考某謚封祖妣某邑夫人某氏時維仲春（夏云仲夏秋云仲秋冬云仲冬）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四品五品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五品）醴齊恭薦祠享（春云祠夏云礿秋云嘗冬云烝）於某祖考某謚封某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祖考及孫各依尊卑稱號其祝文四品以下同）訖興主人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以次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座前近東西向立餘同）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各置一爵一祝持爵進主人之左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入減神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授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四品五品六品復於罇所下倣此）主人興再拜贊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某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清酒贊禮者引亞獻進詣某祖神座前北向跪（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再拜）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五品以下同六品詣祖座近東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亦如初獻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出子孫以次出諸祝奠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人置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訖祝版焚於齋所（四品五品以下無置神主）褒聖侯祀孔宣父廟及

王公以下皆用此禮唯祝文別

唐制三品以上祫享其廟（禘享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齋及設位牲榜祭器省牲皆如時享之儀掌事者以罇坫入設於廟堂上皆於神座左昭座之罇在前楹間北向始祖及穆座之罇在戶外南向俱以近神為上皆加勺冪（若始祖在曾祖以下則設罇依親廟之式其首座爵一餘座爵四各置於坫禘享其未毀廟之罇坫於前楹下各於室戶之東皆北向西上）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皆濯而陳之）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享日未明牽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折節所載及諸祭器所實如時享）掌廟者設神座於朝堂之上自西序以東始祖座於西序東向昭座於始祖座東北南向穆座於東南北向俱西上（若始封者仍在曾祖以下則空東南之座依昭穆南北設之每座皆有屏風几席設扆匱如式禘又設未毀廟上名於其室如時享）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四罇一實醴齊為上一實盎齊次之元酒各實於上罇設元酒者古陳而不酌也）祝版各置於坫諸祝與奄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掌事者持腰輿從入立於東階下西面立定祝與奄者皆再拜訖帥腰輿升自東階詣始祖廟入開埳室出神主置於輿出詣座前以主置於座以次出神主如上儀訖還齋所（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西出處右禘又以次出毀廟主如上未毀廟主出置於室內之座如時享）質明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陳重於右腊俎特於左）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從其俎升設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

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齊贊禮者引主人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於始祖考某謚封祖妣夫人某氏歲序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齊恭薦祫事（禘云禘事）於始祖考某謚封始祖夫人氏配侑饗（祖考及子孫各依尊卑稱）訖興主人再拜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依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立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退執饌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各置共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糝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者舁神主置於輿納於埳室如常儀

宋士大夫廟制並見諸侯宗廟門　按臣庶祖廟之制其略已見於前所述若臣庶祭祀之制則歷代未嘗立爲定法惟唐制見於開元禮者頗詳故著其說如古禮則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三篇是已近代司馬温公及伊川横渠各有禮書朱文公作家禮又參取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制而損益之可以通行嘉定間李祕監又著公侯守宰士庶通禮一書於祭禮特詳俱有專書文繁不果悉錄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一

朝儀

周制天子有四朝(恒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皋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卿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石達窮人焉(所聽獄之時所列位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嘉石文石也平成也成人之善也肺石赤石也罷人不能作勞有似於疲謂惰慢人窮人天民之窮無告者羣吏州長鄉遂之官也王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人蓋不得入罷音疲)一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傍三揖各就位(特揖一一揖之也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卿大夫三揖就位羣士及故士太僕之屬登在其位羣位東面王西面而揖之三揖者有上中下)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武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視朝之事於路門之位王族故士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爲士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太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也)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釋服服元端也)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國危謂兵寇國遷謂徙都立君謂君無家嫡選於庶子則聚萬人而詢謀焉)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小司寇儐以序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蔽謀(儐謂揖之使前序更也輔志尊王賢明也蔽斷也)

通典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

皋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命三公會其朝者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問之義詢於芻蕘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羣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位其位太僕掌之初入之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皆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上凡射先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君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卿在東也　陳氏禮書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考文王世子曰公侯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太僕建路鼓於大寢

之門外〔惣稱堯設敢諫之鼓禹設鞀規之鞀乃周建路鼓之意〕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行夫之所掌者而已鄭康成以公食大夫拜賜於朝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朝不言喪入則謂諸侯之朝在大朝外然大門外則徑涂爾非朝位也又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眾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右周家朝羣臣之儀

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此以王見諸侯爲文也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要服蠻服也此六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每朝覲皆有貢物具賦稅上篇〕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按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父死子立及嗣

王郊位乃一來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蕃國之臣無執玉瑞者也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皮弁者天子之朝服璧無束帛者天子主尊也諸侯儐王使者用束帛乘馬積音子四反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袞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旂繁纓九就若春諸侯各服裨冕釋幣於禰各乘所受上輅者以陽氣仁恩尚文故車服得與王同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七寸繅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旂繁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繅藉五寸毳冕五章建常五旂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登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於舍服朝服各執瑞玉至於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末擯承命告於天子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天子於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國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舅嘉之者美之也受玉先書同姓次及異姓上儐又傳下至嗇夫也信音身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珪再拜稽首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之位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儐者謁謁猶告也上儐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詞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扆於朝扆前南嚮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黼謂之斧其繡白黑綵也以綵白爲質扆制如屏風繡以斧形扆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元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則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畫爲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天子服袞冕負黼扆而立諸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隨國所有或馬或虎豹皮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分爲三享矣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所產也必十四者不敢斥王所乘用成數敬也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早諸侯裨冕釋幣於禰將近質明時告將覲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諸侯亦服焉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韣瑞玉有繅至大門外交龍爲旂諸侯所建墨車大夫制也弓衣曰韣上儐自興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袞冕負斧扆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玉王皆撫之諸

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右袒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儐者謁諸天子天子辭

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謂告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袒還襲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

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入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路勞苦也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

珪瓚酌鬱鬯祼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者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於外門

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讀王

命書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也升成拜太史辭之降也太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也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時

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爲壇於國外更行

朝禮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征討合諸侯而發禁令爲禁謂九伐之法也會之法爲壇於國外徵盟愚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以時

見王也殷衆也四方諸侯衆來見王此有十二年之期故不得謂時會也殷同之禮東方則以春南方則以夏西方則以秋北方則以冬皆如巡狩之時春爲壇於國東夏與秋冬各於其方

壇制度已具於巡狩篇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馬八尺曰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夏則禮日於

南門之外變拜言禮者祭祀也秋則禮月與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者謂祭之巡狩之時山川之神各當方而祭今不

巡狩故山川隨其時而祭之陽則祭於陽方陰則祭於陰方加方明於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方明也設六玉上珪

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以祭之六色象其神六玉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此者則上下之神非天下之至貴也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去方明

以朝諸侯其朝位授玉儐介之儀已具巡狩篇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疏按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天子負斧依

南向而立負背也斧依爲斧文屛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牧居外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鎭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乃朝周禮蕃國世一見 應氏曰自公而下列爲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立於門而各分東西爲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於四門之外分列四門則內爲五室可知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應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爲前之三公外之九采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塞其方隅而環列相向無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所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拱揖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太廟明堂以須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太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爲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明堂位蓋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向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周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周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爾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謂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學者由是紛紛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右周家諸侯來朝之儀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適會長樂宮新成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行朝歲之禮儀叙下儀注先平明未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

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同傳曰起趨謂疾行爲敬也殿下郎中俠陛…

者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九賓則九卿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初帝既即位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於是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應劭曰立新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蕞與蕝同並音子說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習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以十月長樂宮成行之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尊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諸儒弟子共爲儀者悉拜爲郎

致堂胡氏曰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横之事雖秦火書滅籍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知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通委己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爲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言言則必借秦爲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家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

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嘗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而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皆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座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白虎喪曰有通不朝吉凶不相子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

褚先生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之所得入也梁孝王西朝因留且半載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右褚先生爲郎時聞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之語猶足以見漢諸侯朝見之典云

後漢歲首正月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雁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朝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大官

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閒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𨅊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一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簿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賓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享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佅兜離罔不具集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佅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渠禁反佅摩葛反萬樂備百禮暨皇懽浹羣臣醉降煙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尚書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鐘左右之鐘皆應　蔡邕獨斷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漢儀三公以後月朝後省當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寧不聽事可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

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鐘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息

安帝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以年饑故不陳

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香花燈

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壇殿青帷以為門設樂享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

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階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等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階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雉雁羔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水六

刻諸蠻夷朝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入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書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按徧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復之　晉禮樂志武帝受命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元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恒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詔可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樽蓋施以白獸形似名爲按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白獸蓋示後世所爲有忌憚也

東晉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

宋因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之上

齊因之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劍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從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從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付黃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劍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御座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元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以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制可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位而朝宮人皆於東廊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樽自餘多依梁禮云

北齊元正大享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勳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外內溷淆綱紀不設所宜糾劾）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敘）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郡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與會則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劍以升會訖先興

開皇四年五月梁王蕭歸朝於京師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雄等降就便幕歸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歸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於梁王顧言入告歸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歸俱入至於庭下歸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立於館門外道右東向歸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服絳紗

袍御大興殿如朝儀歸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周封蕭詧爲梁王詧於隋恆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元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於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於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於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執贄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如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唐舊制元日六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時殿上皆呼萬歲冬至亦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　至十五年正月上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爲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於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閒房爲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至永湻中關中饑乏諸州邸舍漸漸殘毀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履温希權要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敕每州邸舍各令本州量事依舊營置至二年五月十四日戶部奏若令州府自買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二千所

分配共住過事却收敕旨宜依
四年詔所司於外廊置食一頓
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許之
二十三年九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常坐又令百官朔望日服袴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卽永爲常式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以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中宗神龍元年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升殿食　四月上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右拾遺靳恆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氣炎寒妨於政理竊爲陛下不取
元宗先天二年敕文武官朝參應著袴褶珂繖者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類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仍許著到曹司　十月敕諸蕃使都府管羈縻州其數極廣每州遣使朝集頗成勞擾應須朝賀委當蕃都督與上佐及管內刺史自相通融明爲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給左右不得過二人仍各分領諸州貢物於都府點檢一時錄奏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終

馬氏文獻通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二

朝儀

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先列仗衛及文武四品以下於庭侍中奏外辦上乃步自西序門出升御座朝罷入自御座起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散臣以爲宸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乃請備羽扇於殿兩廂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坐定乃去扇給事中奏無事上將退又索扇如初令以爲常

八年中書門下奏曰冬至一陽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得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脩新格將其日祀圜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敕自今已後冬至日受朝永爲常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敕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已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爲常式至永泰二年十一月三日詔以十三日甲子冬至令有司祭南郊於含元殿受朝賀至建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賀

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通之奏每至冬至及緣大禮應朝參官併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以下許通著袴褶如有移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而不著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可

天寶六載敕中書門下奏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通

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望自今已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日同進敕旨依

肅宗乾元三年敕員外郎五品以上常參官自今已後非朔望日許不入賊平之後依舊常參時安史據河洛

代宗廣德二年敕常參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

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以來典禮廢墜州郡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復舊典州府計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

二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四方貢獻列為庭實復舊例也御史中丞竇參奏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參伏以軍國事殷恐有廢鈌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併副貳亦許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許令仗下到廊食訖入中書其餘官及王府長官並請停朝任於本司勾當公事泥雨經旬亦望准此是年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等亦宜加給

貞元七年詔常參官入閤不得奔走其有司以下喪者禁穆服朝會復衣綾袍金玉帶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公服不衣穆服入門上問宰臣董晉對曰准式朝官有司以下喪者許服絁縵衣不合淺色上曰南班何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曰在式朝官皆以綾爲袍五品以上服金玉帶取其文綵華飾以奉上也昔尚書郎含香此意也

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寧不師古請罷之奏可

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准吏部兵部尚書侍郎郎官并禮部侍郎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前件等司近起十月至來年三月稱在選舉限內不奉朝參令式無文禮敬斯闕一年之內半歲不朝去貞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奏敕釐革載在明文尋又因循輒自更改若以兵吏禮部舉選限內事繁即中書門下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又況旬節已賜歸休常參又許分日一月之內才奉十日朝參其間甚熱甚寒皆蒙頒放臣以為王顏舉奏甚詳當時敕文甚備准貞元十一年四月敕旨自今以後永為常式他年妄改條請委臺司彈奏庶使班行式敘典法無虧依奏

二年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敕如有朝堂相弔慰及跪拜待漏行立不序談笑喧譁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至班列立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閤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語鬧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書每犯奪一月俸今商量舊條每罰各減半有犯必舉不敢寬容如所由指揮倚抵拒飾非即請准舊例錄奏貶官從之

十年三月壬申朔御延英殿召對宰臣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見羣臣謂之大朝元宗始以朔望陵寢薦食不聽政其後遂以為常今之見宰臣特以事召也

武宗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未索扇前立於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萬邦稱賀惟宰相侍臣同介冑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於禮意事未得中臣商量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黃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拜訖升殿侍立從之

昭宗天佑二年敕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歷代通規宜為常式今後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

閤日仍於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榜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

三年敕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閤於貞觀殿貞觀大殿朝廷正衙正至之辰受羣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閤

唐開元禮

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儀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鋪御座如常守宮設羣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按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設解劍席於懸西北橫街之南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道西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之西少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東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西重行北面東上四品以下皆分方位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下亦如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方客位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異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面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西朝堂之前武官於介公之南少退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親位文武官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

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異姓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方客位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南東面北上其日依時刻將士塡街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諸親客使集朝堂皆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兵部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又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下及諸親客使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以姑洗之均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戞敔樂止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及諸方客使等以次入就位（皇太子若來朝則皇太子朝出訖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羣官客使等立定典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皆拜訖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詣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就席脫舄跪解劍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某官臣言（賀詞與太子同唯稱尊號爲異）賀訖俛伏興通事舍人引降階詣席後上公跪著劍俛伏興納舄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羣官客使等俱再拜侍中前承詔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羣官客使等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宣訖羣官客使等皆再拜訖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侍中還侍位初羣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左延明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中給事中俱就侍臣班於客使入戶部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西廂禮部以諸蕃貢物最可執者蕃客手執入就內位其重大者陳於朝堂前初上公將入門中

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入詣東階下西面立上公將升賀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各立階下初上公升階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賀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訖俱降置所奏之文於案各還侍立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至東西階前案遂出侍郎給事還侍立初侍中宣制訖朝集使及蕃客皆再拜訖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其尚書奏乃侍黃門侍郎奏祥瑞訖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侍中還侍位太府率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其冬至受朝則不奏祥瑞貢物又無諸方表

會

朝訖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引二舞入立於懸南面尚舍奉御鋪羣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向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下於介公酅公之後朝集使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後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後蕃客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後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後俱重行每等異位以北爲上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羣官解劍席於懸之西北橫街之南如常儀尚食奉御設壽罇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坫於罇南加爵一太官令設升殿者酒罇於東西廂近

北設殿庭羣官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羃俱幙以帷施設訖吏部兵部戶部主客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升陛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冬至則不改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座如常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及諸客使以次入就位公王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羣官客使立定（若朝會日別設位賀拜陳引如朝禮其日二舞興工人俱入就位）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諸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制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羣官客使皆再拜侍中還位羣官拜訖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各脫舃跪解劍置於席上俛伏興通事舍人接引上公一人升階少東西面立定以下各立於座後立定光祿卿進詣階間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羣臣上壽俛伏興侍中稱制曰可光祿卿退詣酒罇所西面立通事舍人引上公詣酒罇所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一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上公進到御座前北面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進置御前上公執笏通事舍人引上公退北面跪稱某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再拜羣官客使等上下俱再拜立於席後侍中前承制退稱敬舉公等之觴羣官客使等上下又再拜殿中監取爵奉進近臣遞進皇帝舉酒休和之樂作羣官客使等上下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帝舉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授尚食奉御奉御受爵復於坫樂止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上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俱就座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

於下升[illegible]位坐其笙管者進詣西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於席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太官令又行羣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觶復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進御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案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羣官案（御若不食羣官案先上訖不須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帝乃飯休和之樂作羣官客使等上下俱飯御飯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太樂令引三舞以次入作若賜酒侍中承詔詣東陛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再拜搢笏立受觶就席俛伏坐飲訖俛伏起立授虛爵執笏又再拜就坐酒行十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降階俱詣席後跪著劍俛伏興納舃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位於殿庭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在位者皆再拜（位於殿庭者拜於席後）若有敕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羣官客使等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以次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皇帝若服翼善冠袴褶則京官著袴褶朝集使著公服（升座者服履如式）若設九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太樂令帥九部伎立於左右延明門外羣官初唱萬歲太樂令卽引九部伎聲作而入各

就座以次如式

貞元二年敕應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序）若入閤卽各隨左右省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左）殿中侍御史（在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若橫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別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幷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者卽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大品班之後）諸使下無本官唯授內供奉裏行者卽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幷憲官是攝者唯聽於御史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立若入閤亦如之

一品班　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嗣郡王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國公等同班

二品班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散官特進光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幷上柱國同

三品班　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護下都督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長史上都督府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勳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左右庶子祕書少監餘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將作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令僕親王長史司馬鳳翔等少尹中州刺史下州刺史大都督大都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

五品班　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使者萬年等六令太常宗正祕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舍人洗馬親王諮議散官中散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

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　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已上在橫階北次南金吾左右大將軍

入閤升殿　夾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中郎將一人次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將一人排階中郎將一人階下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右立

應當本日入閤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入閤人各依本職事立非當上人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序其入閤升殿除千牛衛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衛中郎將充其諸衛及率府中郎將不得升殿

一品班　[illegible]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

二品班　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

三品班　左右衛左右金吾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諸衛將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左右衛太子左右衛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

率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親勳翊衛郎將太子親勳翊衛郎將親王典軍親王副典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游騎將軍游擊將軍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尚書省官　據周禮先敘六官准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為首

東宮官王府官外官　東宮官既為宮臣請在上臺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三太三少賓客右庶子王傅既為師傅賓相不同官屬請仍舊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在祕書丞上

尚食奉御尚藥奉御　本局既隸殿中省合在殿中丞之下

諸王府官　行列合以王長幼為序

檢校官兼官及攝試知判等官　並在同類正官之次其有行守檢校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卽依正官班序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餘應帶武職事者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為班序

含元殿前龍尾道下序班　舊無此儀唯合於通乾觀象門南序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於龍尾道下序班既非典故今請停

文武官行立班序　通乾觀象門外序班武次文至宣政門文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其退

朝卽並從宣政兩門出

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　准舊例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准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在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

辭見宴集班列先後　請依天寶三載七月二十八日禮部詳定所奏敕

公式令　諸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位在諸侯王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爲序職事同者以齒致仕官各居本色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列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爲後若以爵爲班爵同者亦准此其男已上任文武官者從之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班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上男在從五品下卽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事諸散官三品已上在京者正冬朝會依百官例自餘朝集及別使臨時聽

儀制令　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已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已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已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已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館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品已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二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趨

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已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望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其俸祿卽依常式

其武官准令五品已上每月六參三品已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今請准令御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館崇文館國子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以前御史中丞竇等奏伏奉今年四月三日敕宜付所司與御史臺以近日體例參校禮文務從簡正詳定訖聞奏者臣等准敕詳定如前敕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首其檢校官兼及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羣僚宜依本班朝會餘依

開延英儀

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書并榜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榜子奏請開延英祗是宰臣赴對閤門使奏宰臣某已下延英候對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中書門下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宰臣當殿立贊兩拜搢笏舞蹈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金口宣上來又兩拜通事舍人引上殿至御座前又兩拜問聖體皇帝宣安又兩拜三呼萬歲各分班案前立定兩樞密使在御榻兩面祗候其餘臣僚並約赴外次奏事訖宣賜茶又兩拜三呼萬歲賜坐喫茶對訖下殿兩拜宣賜酒食舞蹈謝恩訖宣徽使喝好去就中書喫食延英畢次兩省官轉對閤門使當殿奏某已下轉對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某已下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當殿立定贊兩拜搢笏舞蹈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兩拜殿下奏事訖宣賜酒食又兩拜舞蹈謝訖閤門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於省賜食次對官御史中丞三司使京兆尹並各奏所司公事次閤門使奏某祗候次對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某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當殿立定贊兩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三拜訖奏聖躬萬福又兩拜奏所司公事訖宣賜酒食又兩拜舞蹈謝訖閤門使喝好去南班揖賜出於客省賜食合起延英中謝官文武兩班三品

及御史中丞左右丞諸行侍郎諫議給事中書舍人幷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兩縣令皆入謝並通喚文武四品以下及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兩使判官書記支使推巡令錄等舊例並不對敭中謝祗於正衙朝謝

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本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餐百官遂有謝食拜唯兩省官本省有廚不赴廊餐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迴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餐百官拜儀至今未改將四十載禮恐難停唯兩省官獨尙不拜豈可終日趨朝曾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謹起今後逐日常朝宣不坐除職事官押班不拜外其兩省官與東西班並齊拜從之

天成元年五月十九日敕本朝舊日趨朝官置待漏院候子城門開便入立班如遇不坐前一日晚便宣來日兩衙不坐其日纔明閤門立班便宣不坐百官各退歸司近年以來雖遇不坐正殿或是延英對宰臣或是內殿親決機務所司不循舊制往往及辰巳之時尙未放班既日色已高人心咸倦今後若遇不坐日未御內殿前便令閤門使宣不坐放朝班退

五月詔每月朔望日賜百官廊下餐　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祗遇月旦入閤日賜食上初卽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唯每月朔望日入閤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依舊五日一起居遂爲定式　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

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閤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

三年中書門下奏逐日常朝宣奉敕不坐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拜押班宰臣不拜或闕班行所論承前有廊餐百官謝食兩省卽各有常廚從來不拜或云有侍臣不拜檢尋故實不見明規百官拜爲廊餐卽承旨合宣有敕賜食供奉官不拜亦恐非儀且左右前後之臣日面天顏豈可不拜臣等商量今後常朝押班宰臣亦拜通事舍人亦拜閤門外放仗亦拜從之

晉開運元年十一月尚書吏部侍郎張昭遠奏文武常參官日於正衙立班閤門使宣不坐後百僚俱拜舊制唯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各緣提舉贊揚所以不隨庶官俱拜自唐天成末議者不悉朝儀違遠舊典遂令押班之職一例折腰此則深忽禮文殊乖故實且宰相居庶僚之首御史持百職之綱嚴肅禁庭糾繩班列慮於拜揖之際或爽進退之宜於是凝立靜觀檢其去就若令旅拜旅揖實恐非儀況事要酌中恭須近禮人臣愛主

不在於斯其通事舍人職司贊導比者兩班進退贊相其宜今則在文班武班之前居一品二品之上押笏齊拜禮賓未闕其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並請依天成三年已前禮例施行殿中侍御史賈元珪奏除押樓御史通事舍人請依張昭遠奏其宰臣押班請依舊設拜從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於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爲周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於司徒府則爲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爲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閤紫宸殿言閤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爲盛禮亦謂之入閤誤矣　又曰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訖於宋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

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

宋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率內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閤門使次三班使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預內朝起居者次內殿當直諸班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侯以下內殿直散直散指揮散都頭金槍班等次長入祗候東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駙馬都尉任刺史以上者綴本班次諸王府僚次殿前司諸軍使都頭次皇親將軍以下至殿直次行門指揮使率行門起居以上並內侍贊謁如傳宣前殿不坐卽宰相與樞密使文明殿學士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內監庫藏朝官諸司使副內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醫官待詔等同班入中書舍人乾德後始令赴內殿三司判官太平興國前赴內殿其後罷之止隨百官五日起居中書舍人知起居注遇五日起居之日亦各赴外朝次親王次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使相次節度使次統軍次兩使留後觀察使次防禦團練使刺史次侍衛馬軍步軍使都頭起居畢見謝班入如御崇德殿卽樞密使以下先就班俟升坐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東西對立餘皆北向長春殿皆北向宰相參知政事最後入以上並閤門贊謁日止再拜朔望及三日假卽樞密使以下皆舞蹈國初近侍執事之臣皆赴晚朝後罷之凡早朝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同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樞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遇百官起居卽樞密宣徽使侍立侯左右巡使出卽退其崇德殿三司使文明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仍侍立舊三司使奏事副使判官同對其後止副使司之大中祥符九年詔自今有大事許判官同上之及羣臣以次升殿自兩省以上領務京師者有公事許卽請對自餘受使出入要切者欲面議奏事則先聽進止其見謝辭官以次入於庭出使閑慢及未升朝官或止拜於殿門外自祕書監上將軍觀察使內客省使以上得拜殿前階上及升殿止拜御座前餘皆庭中也凡見者先之謝次之辭又次之其班次先宰相次親王次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次內職內臣次使三司學士兩省御史臺文武班節使以下次將軍校次雜班惟宰相親王使相赴崇德殿卽宣徽使通

喚餘皆側立候通再拜舞蹈致詞辭卽不舞蹈見卽將相升殿問聖體其賜分物酒食及收進奉物皆舞蹈稱謝凡收無奉物者入謝幕職州縣官謝辭卽判銓官引對兼於殿門外宣辭戒勵凡國有大慶瑞出師勝捷樞密使率內職軍校入賀致詞閤門使宣答訖當侍立者升殿次百官入宰相致詞宣徽使宣答賜酒卽預坐官後入作樂送酒如曲宴之儀　凡視朝退進食訖易服御崇政殿或承明殿先羣臣告謝自諫舍知雜御史以上及帶三司館王府僚屬歷官醫官刺史以上上將軍幷發運使轉運使幷許爲自非宣制並捧官告敕敘謝其貴近者或賜坐賜茶餘或改章服卽謝訖易服又告謝再拜次軍頭引見司奏事於殿陛下次三班審官院流內銓刑部及諸司引見官吏後詔審官院引對京朝官奏課不得過三人差遣不得過五人三使部選人差遣各不得過十人如假日起居辭見畢卽移御坐臨軒視事既退復有羣臣司奏或閱器物之式謂之後殿再坐

御賜宴之儀宋朝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擇日大宴羣臣於廣德殿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六蕃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雞唱樓於側殿上陳錦繡帷帟垂香毬設銀香爐於楹內藉以文茵御設茶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羣官醆斝於殿下幕屋分設宰相使相三師三公參知政事東宮三師僕射學士大夫中丞三少尚書常侍賓客太常宗正卿丞郎給事諫舍節度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上將軍統軍廂都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朵殿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將以上分坐於兩廊宰相使相坐以繡墩曲宴行幸用几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花毯曲宴樞密副使並同軍都指揮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樓而下皆緋張氈條席殿下器上以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起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門通喚致詞訖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曲宴酒七行或至五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釂卽皆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舞

踏拜謝而出其郊祀籍田禮畢皆設大宴上元觀燈設燈山露臺音樂百戲於明德門前召三公僕射尚書丞郎東宮三師三少賓客太常宗正卿大兩省御史大夫中丞知雜御史中元下元升東華門唯近臣預焉苑囿池御及觀稼校獵遊幸所至但宴從官太平興國以後大宴於大明殿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立庭其宴契丹使亦於崇政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巡幸還京亦設大宴於崇德殿雍熙三年後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三館之職皆預中書樞密院節度使出使赴鎮宰相還朝咸賜宴於外苑以親王或樞密宣徽使主其席掌兵觀察以上有特賜者皆開封府樂營支應又別賜酒果細食餅餌中書樞密院節度使見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見仍設食當直翰林學士以上皇親觀察以上預坐太祖太宗朝藩鎮沿五代舊制時或來朝自後非詔命不得擅離治所牧伯入覲及被召使迴客省齋鐵賜酒食節度使十日留後七日觀察使五日留後三日觀察使一日防禦團練使刺史並賜生料節度使以私故到闕下及步軍都虞候以上出使迴者亦賜酒食熟羊羣官出使迴朝見日面賜酒食中書樞密宣徽使伴學士東宮三師僕射刺史大夫節度使內客省使並宣徽使伴兩省五品已上待制中丞三司副使東宮三少尚書丞郎卿監上將軍統軍留後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宣慶宣政昭宣使並客省使伴少卿監大諸將軍司使以下任發運轉運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縣令都監巡檢迴者朝見並通事舍人伴客省引進四方館閤門使並本廳就食也羣臣稱賀賜衣奉尉並特賜茶酒或賜食外任遣人進奉亦賜酒食或生料十一月一日後盡正月每五日起居百官皆賜茶酒諸軍小校三日一賜冬正二社重陽寒食樞宰近臣禁軍大校或賜宴其第及府署中率以爲常湻化四年令京官兼館職者並預大宴　先是輔臣宴集於尚書省或都亭驛誕聖節齋會則就相國寺大中祥符間上以佛舍中烹飪優美有虧蠲潔乃令內侍臣度館宇顯敞者易之遂以南衙爲錫慶院以備宴令爲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春正月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服袞冕設宮懸仗衛如儀仗退羣臣詣皇太后宮門奉賀上

常服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　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會之禮太祖建隆元年五月朔有司請受朝時司天上言日當食故罷是年十一月冬至上親征揚州不受朝宰臣率百官詣行宮拜表稱賀至二年正月朔始行其禮自是凡正冬及五月朔皆太常禮院奏請其無事而罷會者下敕但云不御殿至日宰臣文武百官詣閤門拜表稱賀五月朔亦無拜表之禮　宋因唐開元之制每正冬不受朝及邦國大慶瑞奉上尊號則宰相率文武羣臣幷諸軍校蕃夷酋長道釋耆老等詣東上閤門拜表進表官跪授表於宰相宰相又跪授閤門使乃以奏御凡有答詔亦拜受於閤門獲可奏者奉表稱謝其正冬樞密使率內職廷臣拜表於長春殿門外亦閤門使受之西京留守率留守百官正旦一上表起居賀明並集長壽寺之班詣表於案再拜以遣其春秋賜及國大慶瑞並同之

御殿儀仗及宮中導從之制

御殿儀仗者本充庭之制唐禮殿庭屯門皆列諸衛黃麾大仗宋朝太祖增創錯繡諸旗幷旛氅等著於通禮正至五月一日御正殿則陳之青龍白虎旗各一人分左右　五岳旗五在左　五星旗五在右　五方龍旗二十五在左　五方鳳旗二十五在右　紅門神旗二十八分左右　朱雀元武旗各一分左右　皂纛十二分左右以上金吾　天一泰一旗各一分左右　攝提旗二分左右　五神旗五木火在左金水土在右　北斗旗一在左　二十八宿旗各一角宿至壁宿在左奎宿至軫宿在右　風伯雨師旗各一分左右　白澤馴象仙鹿玉兔馴犀金鸚鵡瑞麥孔雀野馬犛牛旗各二分左右　日月合璧旗一在左　五星連珠旗一在右　雷公電母旗各一分左右　軍分旗六分左右　黃鹿飛麟兕騶牙白狼蒼烏辟邪綱子貔旗各二分左右　信旛二十二分左右　傳教告止旛各十二分左

右　黃麾二分左右以上兵部　日旗月旗各一分左右　君王萬歲旗一在左　天下太平旗一在右　獅子旗二分左右　金鸞金鳳旗各一分左右　五方龍旗各一青赤在左黃白黑在右以上龍犀　龍君虎君旗五分左右　赤豹黃熊旗各五分左右　小黃龍旗一在左　天馬旗一在右　吏兵力士旗各五分左右　天王旗四分左右　太歲旗十二分左右　天馬旗六分左右　排闌旗六十分左右　左右攙槍各五行行七十五　大黃龍旗二分左右　大神旗六分左右以上六軍

宮中導從之制唐以前無聞焉五代漢乾祐中始置主輦十六人　捧足一人　掌扇四人　持踏牀一人並服文綾袍　銀葉弓脚幞頭尚宮一人　寶省一人　高鬟紫衣書省二人　紫衣弓脚幞頭新婦二人　高鬟青袍大將二人　紫衣弓脚幞頭童子執紅絲拂二人　高鬟髻青衣執犀盤二人　帶鬅頭黃衫執翟尾二人帶鬅頭黃衫雞冠二人　紫衣執香爐香盤八分左右以次奉引宋太平興國初增主輦二十四人改服高脚幞頭一輦頭一人衣紫繡袍持金塗銀杖以督領之捧眞珠七寶翠毛華樹二人衣緋袍捧金寶山二人衣綠繡袍捧龍腦榼二人衣緋銷金袍並高脚幞頭執拂翟四人鬅頭衣黃繡袍舊衣綾袍紫衣者悉易以銷金及繡復增司簿一人內省一人司儀一人司給一人皆分左右前導凡一十七行每冬正御殿祀郊廟步輦出入至長春殿卽用之其乘輦則屈右足垂左足而憑几蓋唐制也眞宗時又加四面內官周衛

八月朔上御崇元殿行入閤儀罷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　入閤唐制起於天寶明皇以無爲守成詔宴朝喚仗百官從容至閤門入蓋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衙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卽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爲常朝之儀自五代以來旣廢正衙立

仗而入閤亦希闊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制矣崇元殿卽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置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六品以下官於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閤卽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復行之廊下食起唐貞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唐末浸廢但於入閤起居日賜食今循其制

三年三月詔內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轉對限三人爲定其封章於閤門通進復鞠躬自奏宣徽使承旨宣答拜舞而出

乾德三年冬至受朝賀於文明殿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設宮懸仗衛如元會

四年冬至朝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始用雅樂登歌二舞羣臣酒五行而罷每行酒太官令奏巡周饋食稱食徧

六年九月始以旬假日御講武殿近臣但赴早參宰相以下皆具靴笏諸司使以下悉係鞵其節假及太祠並如令式處分　開寶九年旬休日不視事太宗卽位旬休日復視事講武殿其後又詔自今內外百司除舊制給假外每月旬假上巳社重午重陽並休務一日三司開封府事關急速不在此限遇初寒盛暑大雨雷雪當議放朝

太宗湻化三年正月朔服衮冕御朝元殿受朝賀禮畢改通天冠絳紗袍升座受羣臣等上壽　帝卽位以來每朝賀畢退御大明殿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命有司約開元禮定上壽儀皆以法服行禮設宮懸萬舞酒三行而罷復舊制也又取嗣位以來祥瑞作祥麟丹鳳白龜河淸瑞麥五曲用之

是歲令有司復舉十五條一朝堂行私禮二點拜三待漏行立失序四談笑喧譁五入正衙門執笏不端六行立

遲緩七至班列行立不正八趨拜失儀九言語諠喧十穿仗班十一閤門不閉就班十二無故離位十三廊下食
行坐失儀語喧十四不從正衙門出入十五非公事入中書犯者罰一月俸有司振舉拒不伏者錄奏乞行貶降
其後每罰減半
仁宗天聖四年帝詔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可令禮院草具其儀太后曰豈可爲
吾故後元會禮哉宰相王曾因言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不聽詔中書門下具儀注
正月壬寅朔曉漏未盡三刻百官常服與契丹使班會慶殿廷內侍請皇太后出殿後幄鳴鞭升座又自殿後皇
帝幄贊引皇帝服靴袍於簾內皇太后北向褥位再拜跪稱臣名言元正啟祚萬物惟新伏惟尊號皇太后陛下
膺時納祜與天同休內常侍承旨答曰履新之祜與皇帝同之帝再拜詣皇太后御座稍東內給事酌御酒盞授
內謁者監進皇帝執盞盤前跪進訖以盤興內謁者監承接皇帝却就褥位跪奏曰臣名稽首言元正令節不勝
大慶謹上千萬歲壽再拜內常侍宣答曰恭舉皇帝壽酒皇帝再拜執盤侍立教坊樂止皇帝受虛盞還幄通事
舍人引百官橫行典儀贊再拜舞蹈起居太尉升自西階稱賀簾外降還位皆再拜舞蹈侍中承旨曰有制皆再
拜宣曰履新之吉與公等同之再拜舞蹈閤門使簾外奏宰臣某以下進壽酒皆再拜太尉升自東階翰林使酌
御酒盞授太尉執盞盤跪進簾外內謁者監跪接以進太尉跪奏曰元正令節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萬歲壽降
還位皆再拜宣徽使承旨曰舉公等觴皆再拜分班序立太尉升立簾外樂止內謁者監出簾授虛盞太尉降階
橫行皆再拜舞蹈宣徽使承旨宣羣臣升殿再拜乃升及東西廂坐酒三行侍中奏禮畢樞密使已下迎乘輿於
長春殿起止稱賀百官就朝堂易朝服班天安殿皇帝袞冕受朝禮官通事舍人引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

所奏文𦂳褥位脫劍舄以次升分東西立諸方鎭表祥瑞案並先置殿門外左右令史絳衣對舉給事押祥瑞中書侍郞押表案入分詣東西階下對立旣賀更服承天冠絳紗袍稱觴上壽止舉四爵乘輿還内恭謝太后如常禮

英宗治平四年詔御史臺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轉對御史臺請依閤門儀制諭兩省及文班秩高者二員於百官起居日轉對若兩省官有充學士待制則綴樞密班起居内朝臣僚不與詔從之又詔遇轉對日增二員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三

朝儀

神宗初卽位御史中丞王陶奏劾宰相韓琦不押常朝班陶坐黜知陳州　陶疏略曰忽千官瞻覩之庭蔑如房闥覲再拜表儀之禮重若邱山琦與曾公亮皆待罪故事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緣中書聚廳見客而急速公事商量若必須輪宰臣赴文德殿押班必於常朝事務大有妨滯故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非始於琦等陶以論事不行疑琦沮之故以此劾琦上不直陶黜之

熙寧元年詔自今授外任者許令轉詔朝辭

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闕及閫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所及況往復待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沮格請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有急奏卽許越次登對庶幾遇事入告毋憂失時詔依所請

三年知制誥宋敏求等言文德殿入閤儀制考之國朝會要與今儀制所載頗或異同按今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然祖宗朝皆嘗御文德殿入閤唐制常設仗衛於宣政殿或遇上坐紫宸卽喚仗入閤如此則嘗御紫宸殿入閤方協舊制請下兩制及太常禮院詳定詔學士院議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按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宣政殿卽今文德殿唐紫宸殿今紫宸殿也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

止御紫宸則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爲入閤五代以來遂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閤門所載入閤儀者
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爲盛禮不可遵行從之自是入閤之禮遂罷之敏求又言本朝以來惟入閤乃御文德殿視
朝今既不用入閤儀卽文德殿遂闕視朝之禮請下兩制及太常禮院約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殿儀以備
正衙視朝之制詔學士院詳定儀注　學士韓維等以入閤圖增損裁定上儀曰朔日不値假前五日閤門關諸
司排辦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殿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押本衛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庭東西對列
文武官等分東西序立諸軍將校分入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踏道當下殿北向立次催
文武班分入並東西相向對立諸軍將校卽於殿庭北向立班（其班次並御史臺祗應）皇帝服靴袍垂拱殿坐鳴鞭內侍閤
門管軍依朔望常例起居次引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以下至醫官待詔及修起居注官
二員並大起居皇帝乘輦至文德殿後閤門奏班齊皇帝自後閤出殿上索扇升楊鳴鞭扇開捲簾儀鸞使焚香
喝文武官就位四拜起居雜入唱時舍人於彈奏御史班前西向喝大起居御史由文武班後至對立位次引左
宣金吾將軍合班於宣制石南大起居班首出班躬奏軍國內外平安歸位再拜各歸東西押仗位通喝舍人於
右制石南北向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揖宰臣親王以下躬奏文武百僚宰臣某姓名以下起居分引宰臣以下
橫行諸軍將校仍舊立閤門使喝大起居舍人引宰臣至儀石北俛伏跪致詞祝曰訖（其詞曰文武百寮宰臣全衛臣某姓名等言孟春之吉伏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天無疆臣等無任歡呼忭蹈之至）歸位五拜閤門使揖中書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以上由西階升殿侍
立（並依圖）給事中一員（以知門下封駮事官充）歸左省位立轉對立於給事中之南（如闕轉對官每遇御史臺前期牒請文官二員並依轉對官例先於閤門投進奏狀）
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郎於右省班南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立定揖笏各出班搢笏

上史部兵部侍郎以知審官東西院官充刑法官以知審刑大理寺官充親王使相以下全班出引轉對官宣制石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如議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見謝辭班自從別儀次彈奏御史無彈奏對揖出如有彈奏並如儀引給事中至宣制石南揖躬奏殿中無事喝祗候揖西出次引修起居注官次立排立供奉官以下各合班於宣制石南躬喝祗候揖分班出喝文武官等門外祗候出索扇垂簾皇帝降座鳴鞭舍人當殿承旨放仗四色官敵聯急趨至宣制石南稱有敕放仗金吾將軍并判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武百僚諸軍將校等並序班朝堂謝賜茶酒皇帝御垂拱殿座中書樞密及請對官奏事不引見謝辭班後殿座臨時取旨其日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仍候退御垂拱殿座制籍出外應正衙見謝辭文武臣僚並依御史臺儀制喚班依序分入於文武班後以北為首分東西相向重行異位依見謝辭班序位餘押班臣僚於班稍前押班候刑法官對揖出分引近前揖躬舍人當殿宣班引轉對班見謝辭並如紫宸殿儀樞密使不帶平章事參知政事至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並立於宣制石稍北宰臣親王樞密帶平章事使相繫押班者立於儀石南餘官並立於宣制石南並台贊喝閤門使引並如儀贊喝訖係中書樞密並揖升殿謝辭揖西出其合問聖體者並如儀餘官分班出彈奏御史候見謝辭班絕對揖出其朝見如謝都城門外御筵及詔赴闕謝茶藥撫問之類不可合班者各依別班毋謝對賜酒食等並門賜其係正衙見門謝辭亦門外喝放應正衙見謝辭臣僚前一日於閤門投詣正衙牓子閤門下奏目又投正衙狀於御史臺四方館應朔日或得旨罷文德殿視朝止御紫宸殿起居其已上奏目正衙見謝辭班並放免依官品隨赴紫宸殿引或值改依常朝文德殿自有百官班日並如舊儀應外國蕃客見辭候喚班先引赴殿庭東邊依本國職次重行異位立候見謝辭班絕西向躬舍人當殿通班轉於宣制石南北向立贊喝如儀西出其酒食分物並門賜如有進奉候彈奏御史出入進奉入惟御馬及擔床自殿西偏門入東偏門出其進奉出入文武官起居舍人

（遇某國進奉宣徽使喝進奉出節次如紫宸殿儀式）候進奉出給事中奏殿中無事出其後殿再坐合引出者從別儀其日賜茶酒宰臣樞密於閤子親王於本廳使相宣徽使觀文殿大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兩省官待制三司副使文武百官皇親使相以下至率府副率及四廂都指揮使以下至副都頭並於朝堂（如朝堂位次不足即於朝堂門外序次）管軍節度使至四廂都指揮使節度使兩使留後至刺史並於客省廳詔依所定（合班圖載卷末）

元豐元年詔右諫議大夫宋敏求權御史中丞蔡確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直舍院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敏求等遂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卷詔頒行

元正冬至大朝會儀注

前期有司設御座於大慶殿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少北東西閤於殿後百官宗室客使次於朝堂之內外五輅先陳於庭兵部設黃麾仗於殿之內外太樂令展宮架之樂於橫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宮架外協律郎二人一位於殿上西階之前楹一位於宮架西北俱東向陳輿輦御馬於龍墀繖扇於沙墀貢物於宮架之南東西相向餘則列於大慶門之外（冬至不設貢物）扶持執事侍立官及諸司使副立於左右樞密院諸房副承旨承制以下立於殿下東西相向重行異位北上典儀設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位於丹墀香案之南少東次尚書左丞位於其後皆面北西上親王位於香案之南少西北面東上（上壽則知同知樞密院事位於親王之後）門下侍郎位於其東次左散騎常侍次給事中左諫議大夫次左司諫正言皆重行位於其後觀文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位於次南並西南北上中書侍郎位於其西次右散騎常侍次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次右司諫正言皆重行位於其後翰林學士承旨至寶文閣學士位於次南次樞密直學士以下次待制皆重行位於其後次東面

北上起居郎舍人夾香案東西相向契丹使位於龍墀上少西北面東上宗姓節度使以下至率府副率位於橫街南分東西相對班各重行異位北上左右巡使位於次南東西相向宮架前少東則特進以下至未升朝官班各重行異位北面西上夏國使在宮架之東軍員位於其後夏國人從次之宮架前少西則御史臺班節度以下又位於西並重行北面東上皆視特進退一列外高麗國使在宮架之西軍員位於其後高麗人從次之諸蕃客位於次西陪位進奏官位於宮架之南諸道貢舉解首位於其後皆北面而設敘班位於大慶門外東西相對以北為上中書侍郎諸方鎮表案於右給事中祥瑞案於左（冬至不設給事中位祥瑞案下同）其日闢大慶門列黃麾仗張旗幟羣官宗室使各服其服以俟太樂令帥樂工入太常卿立於宮架前協律郎就舉麾位中書侍郎以諸方鎮表給事中以祥瑞案令史對舉侍衛官各就列駕出至西閤降輦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有司引祕書監以下次御史知雜以下次宗姓及外任防禦使以下就位侍中版奏中嚴復位少頃奏外辦閤簾捲殿上鳴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西閤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降輿即御座南向扇開殿下鳴蹕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鑪煙升符寶郎奉寶置御座前尚書左右丞以上門下中書省官及待制以上至大學士正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以上宗姓及外正任觀察使以上契丹使班分東西各以次入奏正安之樂就位樂止中書侍郎押表案入詣西階下東向立給事中押祥瑞案入詣東階下西向立押樂官歸本班起居畢復案位三師以下至尚書左右丞親王以下至百官及御史臺官外正任契丹使俱就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訖又再拜太尉將升中書令門下侍郎俱降至兩階下立（冬至門下侍郎不奏下同）太尉詣西階下行則樂作至位樂止升階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

奏以次升中書令取方鎮官最高一表分東西立太尉詣御座前北向俛伏跪奏文武百僚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起祚萬物咸新（冬至云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皇帝陛下膺乾納祜與天同休俛伏興降階侍中詣東階升殿立俟太尉還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引侍中進當御座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贊者曰拜在位皆再拜宣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侍中少退引北向班各分東西序立中書令進當御座前北向俛伏跪奏中書令具官臣某奏諸方鎮表搢笏讀訖執笏俛伏興少退東向立門下侍郎詣御座前奏祥瑞如諸方鎮表儀奏畢置所奏於案南中書侍郎給事中俱還本班案退戶部尚書詣橫街南承制位俛伏跪奏具官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旨退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戶部尚書再拜還本班次引禮部尚書就位俛伏跪奏具官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旨退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禮部尚書再拜還本班（冬至不奏祥瑞貢物）太史令就位俛伏跪奏具官臣某年某月日雲物祥瑞請付史館俛伏興侍中前承旨退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太史令再拜還本班侍中進當御座前俛伏跪奏侍中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位內侍承旨索扇扇合殿下鳴蹕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太樂令令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還東閤扇開偃麾戞敔樂止侍中奏解嚴百官退還次有司設食案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二舞入架於架南頓坐當升殿者位於御座之前文武相向異位重行以北為上非升殿者位於東西廊下尚食奉御設壽尊於殿上之東楹少南南向設坫於尊南加爵一（實奠酒爵以金玉器充）有司設上下羣官酒尊於殿下東西廂侍衛官及執事者各立於其位百官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復位少頃奏外辦閤簾捲殿上鳴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內

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東閤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東房降輿卽御座南向扇開殿下鳴蹕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爐煙升三師以下至尚書左右丞親王以下至同知樞密院事及百官御史臺官外正任契丹使俱就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北向班分東西立光祿卿詣橫街南北向俛伏跪奏具官臣某言請允羣臣上壽俛伏興侍中詣東階升進御座前承旨臨退階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光祿卿再拜訖復位三師以下就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太尉自東階升詣酒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酒一爵授太尉太尉搢笏執爵詣御座前跪進皇帝執爵太尉執笏俛伏興少退當御座前俛伏跪奏文武百官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退降階復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侍中承旨退臨階西向宣曰舉公等觴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北向班分東西序位太尉自東階升侍立皇帝舉第一爵作和安之樂飲訖樂止太尉受虛爵復於坫降階三師以下復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侍中自東階升進御座前俛伏跪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殿俛伏興降階復位侍中承旨退稱有制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王等升殿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公王等詣東西階升於席後立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省酒以進皇帝第二爵升殿羣官就橫行位舍人曰各賜酒贊者曰拜上下羣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羣官搢笏受觶作正安之樂文舞入立宮架北觴行一周太官奏樂止尚食奉御進食置御座前又詔羣官食太官令奏作盛德升聞之舞曲舞作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皇帝第三爵酒羣官立於席後登歌作嘉禾之曲飲訖樂止殿中監受虛爵舍人就坐羣官皆坐太官令行酒作正安之樂武舞進觴又行一

周樂止尚食奉御進食置御座前又設羣官食太官令奏酒周巡食徧如前儀作天下大定之舞曲舞作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皇帝第四爵酒登歌作靈芝之曲其禮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如第二爵又一周樂止舍人曰可起百僚立於席後侍中進當御座前俛伏跪奏侍中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與羣官俱降復位贊者曰拜羣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起分東西序立內侍承旨索扇扇合殿下鳴蹕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太樂令令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還閤扇開戛敔樂止侍中奏解嚴有司承旨放仗羣官再拜乃退　宋敏求又言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未有臨臣子而執鎮圭唐六典元正冬至大朝會止有進爵之禮開寶通禮始著元會執圭出自西房淳化中又以上壽進酒以內侍捧圭臣等遠稽周制近考唐禮皆爲未合其元會受朝賀請不執鎮圭上壽准此

宋朝正冬行大朝會禮 立班圖四載卷末

太祖十一　建隆二年乾德四年五年六年開寶九年並元會　乾德三年四年五年開寶二年三年並冬會建隆二年五月受朝

太宗十一　太平興國五年六年八年雍熙三年淳化元年三年並元會　太平興國二年端拱元年淳化四年並冬會　太平興國三年九年並五月受朝

眞宗八　咸平五年景德元年四年大中祥符六年並元會　咸平三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八年並冬會　咸平四年五月受朝

仁宗十　天聖五年慶歷元年三年七年皇祐五年嘉祐元年七年並元會　天聖七年明道元年冬會　天聖

八年五月受朝
神宗三　熙寧五年元豐六年並元會　熙寧二年冬會
哲宗三　元祐五年紹聖三年並元會　元符元年五月受朝
徽宗四　大觀二年政和八年宣和六年並元會　政和二年冬會

三年九月引進使李端慤言近朔望御文德殿視朝初寒盛暑數煩清蹕而紫宸之朝歲中罕御請朔日御文德既望坐紫宸庶幾正衙內殿朝儀並舉從之十一月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言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敕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寄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入

圖在後

哲宗即位禮部言冬至正旦在諒闇當罷朝賀欲令羣臣於東上閤門內東門表賀從之

元祐七年五月吏部尚書王存言自今文德殿侍朝特免侍從官轉對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於體為得從之

紹聖四年臣僚言文德殿侍朝輪官轉對蓋襲唐制其來久矣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皆預元祐臣僚請免侍從轉對續詔執事官權侍郎以上並免自此轉對止於卿監郎官而已請自今視朝轉對依元豐以前條制

從之

元符元年令諸路監司朝辭日令閤門取旨上殿

徽宗重和元年臣僚言比年以來二三大臣奏對留身譏疏善良請求相繼甚非朝廷至公之體詔自今惟蔡京五日一朝許留身餘非除拜遷秩因謝及陳乞罷免並不許獨班奏事令閤門報御史臺彈劾

政和七年明堂成聽朝頒常視朔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見明堂門

宣和四年臣僚言祖宗舊制有五日一轉對者今惟月朔行之有許朝官轉對者今唯待制以上預焉比年以來緣明堂行視朝之禮歲不過一再而已則是畢歲而論思者無幾矣請過不視朔即令具章投進以備乙夜之觀從之

高宗紹興十二年十月臣僚言正旦一歲之首冬至一陽之復聖人重之制為朝賀之禮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主上臨御十有六年正至朝賀初未嘗講豈艱難之際不遑暇歟茲者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宜維其時欲望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以明天子之尊庶幾舊典不至廢墮　建炎之初鑾輿南幸庶事未備而朝會之儀未暇舉焉正至但循例宰臣率文武百官拜表稱賀而已紹興改元以道君皇帝淵聖皇帝北狩權宜皇帝躬率百僚遙拜畢次御常御殿朝參官起居至是臣僚建言詔命有司舉行之　臣僚又奏乞明詔有司講求祖宗故實常朝視朝正衙便殿朝會之儀舉而行之以隆帝業用稱萬邦百辟尊君之心天下幸甚詔令禮部太常寺閤門同共討論尋討論在京月朔日文德殿視朝紫宸殿日參望參垂拱殿日參四參假日崇政殿坐聖節垂拱殿上壽今乞先次宰臣率百僚拜表奏請皇帝御正殿視朝若降指揮許允其合行事務續令逐處條具申請

詔從之十一月三日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契勘朝會之制正旦冬至及慶賀受朝係御大慶殿其文德紫宸垂拱殿禮制不同月朔視朝則御文德殿謂之前殿正衙仍設黃麾半仗其餘紫宸垂拱皆係側殿不設儀仗今來已降指揮依臣僚所請乞降朝會之儀緣元正在近大慶殿之禮事務至多欲乞先舉行文德殿視朝之制其朝會合服朝服并設樂上壽間飲三周設祥瑞表案等並乞候來年冬至前別行取旨詔依從之

十三年閤門言依在京遇大禮年分冬至大朝會及次年正旦朝會權罷

十四年九月有司言來年正旦大朝會請權以文德殿合設黃麾大仗五千二十七人欲權減三分之一合設八寶於御座之東西登歌宮架樂舞五輅輿輦法物繖扇及諸州諸蕃貢物行在致仕官諸路貢士舉人在京先生法師左右街道官等並令趁赴立班合差太史令一員奏雲物祥瑞詔從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大朝會者紹興十二年十月詔來歲舉行之王望之爲禮部侍郎言排辦不及請自來年冬至既而不果十五年正月朔旦乃克行用黃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時無大慶殿遂權於崇政殿行之以殿狹輦出房不鳴鞭他如故事是日設宮架樂百官朝服上壽如儀自是一行而止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時孝宗已即位）閤門言太上皇帝巡幸以來上御後殿繼朝廷復興舊典於紹興十三年二月四日初御前殿特令四參官起居伏自皇帝登寶位止係後殿日分今已降旨九月十二日初御前殿欲乞是日皇帝御垂拱殿四參官起居從之

隆興二年九月閤門言在京及行在舊例御前殿日分值雨雪及泥濘得旨放朝參即改後殿坐今後乞依例取旨從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舊羣臣朝殿遇雨開陽門起居紹興中申行之又詔從駕遇雨賜雨具景靈宮遇

雨或地濕分東西廂立班皆特恩也

乾道七年四月詔爲暑熱依年例自五月十三日並後殿坐幷放見謝辭及參假官候秋涼日取旨今後準此

合班圖

行禮卽綴倍加
除上諸號諸處

京官

宣徽南院使在北院使之上
知樞密院使在參政副使同知院事之上餘並以先後爲次序

至副都頭
廂部指揮使以下

刺史
防禦團練使
觀察使
兩使留後

僉書同僉書　左正言
宣徽使　左司諫
同知樞密院事　起居郎
樞密副使　左諫議大夫　常侍立　防禦團練
參知政事　給事中　次散騎　監察侍御史
知樞密院事　左散騎常侍　大中丞　殿中侍御史
使相　門下侍郎　知閣丞　侍御史
殿宰相樞密使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知雜御史

師以下一品太
射以下二品僕
書以下三品尚
丞以下四品左
中以下五品郎
郎以下六品員外

親王
觀文殿
大學士
三司使　中書侍郎　鹽鐵使　一品諸衛　三品大將　四品率府　五品郎
觀文殿學士　右散騎常侍　度支副使　上將軍以下　軍以下　率以下　將以下
資政殿大學士　右諫議大夫　戶部副使　廂都指揮使以下
翰林學士承旨　中書舍人　至副都頭
翰林學士　知制誥
資政殿學士　龍圖閣待制
端明殿學士　天章閣待制
翰林侍讀學士　龍圖閣直學士
龍圖閣學士　天章閣直學士
天章閣學士　寶文閣直學士　樞密承旨　樞密副承旨　諸州刺史　內殿承制　東頭供奉官
寶文閣學士　延福宮使　樞密諸房副承旨
樞密直學士　景福殿使　樞密逐房副承旨　直翰林醫官院
節度使　客省使　客省副使以下　如帶升朝官歸
內客省使　引進使　本班立
留後觀察使　宣慶使　通事舍人
如特恩令綴　四方館使　閤門祇候　翰林醫官
節度使卽於　宣政使　翰林待詔
此立如無旨
卽附本品仍　東上西上閤門使
立在同官之前　樞密都承旨　翰林天文

排立供奉官

修起居注
彈奏御史
吏部侍郎
給事中
刑法官
轉對官

文武官五十八
左金吾衛將軍
左金吾細仗
引駕官一名
四色官二人各帶儀劍
帶金用天武官二
判殿中省官
排列官一名
扇一柄
方繖一柄
扇一柄
以上殿中器仗

兵部隊仗
排列職長一名
押隊員僚二人
黃麾旛八口
告止旛八口
傳教旛八口
信旛八口
龍頭竿五十條
戟五十條

左金吾細仗
青龍旗一口
東岳旗一口
赤龍旗一口
南岳旗一口
金龍旗一口
中岳旗一口
黃龍旗一口
西岳旗一口
黑龍旗一口
北岳旗一口
青龍旗一口
御馬五疋

碧蘭十一人各執儀刀係金吾仗

宣徽門

御馬五疋
金鳳旗一口
金星旗一口
赤鳳旗一口
火星旗一口
黃鳳旗一口
土星旗一口　碧蘭十三人各執儀仗
青鳳旗一口
木星旗一口
黑鳳旗一口
水星旗一口
白虎旗一口
右金吾細仗

宣制石文德殿門

以上殿中省細仗
扇一柄
方繖一柄　戟五十條
扇一柄　龍頭竿五十條
排列官一名　信幡八口
殿中省　傳敎幡八口
帶金甲天武二名　告止幡八口
四色官二人各帶儀劍　黃麾幡八口
引駕官一名　押隊員僚二人
右金吾細仗　排列職掌一名
右金吾衛將軍　兵部儀仗
兵部侍郎

殿　香案儀石

右二圖見元豐閣華仲衍所進中書備對後圖同

正冬大慶殿朝會立班圖

起居郎

宰相　參知政事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知雜御史

使相　門下侍郎　知鈌大夫　侍御史

左散騎常侍　郎中丞次

給事中　散騎常侍

左諫議

起居郎

左司諫

左正言

節度使

左金吾衛上將軍

左金吾衛大將軍

左金吾衛將軍

左金吾衛將軍

文班

觀察留後以下　五品郎中以下　六品郎中以下、七品監察御史

左巡使

一品太師以下　二品僕射以下　三品尚書以下　四品左右丞以下

大慶殿門

二品諸衛上將軍以下　　三品諸衛大將軍以下

右選使

四品率府率以下　　五品以下金吾衛郎將

沙墀

右金吾衛將軍

右金吾衛將軍

武班

右金吾衛大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　　兩使留後至團練使如特

觀察使　　恩令綴節度使即於此處

兩使留後　　立如無旨即歸本品仍立

龍墀

節度使　　在同宮之前

龍圖閣直學士　　右正言

樞密直學士　　右司諫

龍圖閣學士　　起居舍人

侍讀學士　　待制

侍講學士　　中書舍人

丹墀

資政殿學士　　右諫議

翰林學士　　右散騎常侍

資政殿大學士　　中書侍郎　　殿中侍御史

文明殿學士

親王

階

殿

大慶殿再坐上壽立班圖

知雜御史

侍御史

御史中丞

勾判中丞 外參大夫 常侍知雜立位

御史大夫

門下侍郎

左散騎常侍

給事中

左諫議大夫

起居郎

左司諫

左正言

參知政事

宰臣

使相

節度使

文班

一品以太師下 二品以僕射下 三品以尚書下 四品以左右丞下 五品以郎中下 六品以員外 七品以監察御史下

沙墀

武班

二品諸衛大將軍以下　三品諸衛大將軍以下　四品率府以下　五品金吾衛郎將以下

契丹副使

管伴副使

契丹大使

防禦團練使

觀察使

兩使留後

節度使

龍墀

龍圖閣直學士

樞密直學士　右正言　戶部副使

龍圖閣學士　右司諫　度支副使

侍讀學士　起居舍人　鹽鐵副使

侍講學士　待制

資政殿學士　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　右諫議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　右散騎常侍

文明殿學士　中書侍郎　殿中侍御史

親王

丹墀

香案

殿

正冬御殿朝賀上壽垂拱殿樞密以下稱賀班圖

內殿承制供奉官以下

皇城副使以下

皇城使以下

宣答閤門使（此且一殿位於趨上居立）

延福宮使以下

內殿省使

客省使以下

客省副使以下

通事舍人

翰林醫官以下

殿

儀

石 樞密使知樞密院事

樞密副使

同知樞密院事

宣徽使

僉書同僉書樞密院事 三司使 樞密都承旨 樞密承旨 樞密副都承旨

翰林天文畫書

宮苑使以下宮苑副使以下內殿崇班以下供奉官以下 棊待詔以下

宋殿

宰臣　參知政事　左右僕射　太子三少　府主
使相　觀文殿大學士　六行尚書　軍主　左右庶子　起居郎
太子三師　觀文殿學士　左右常侍　防禦使　祕書監　太常宗正　起居舍人
資政殿大學士　賓　客　團練使　主寺卿　少　卿　知雜御史
翰林學士　太常宗正　刺史　祭　酒　祕書少監　侍御史
承旨學士　少　卿　殿中監　七寺少卿　諸行郎
資政端明學士　左右丞　僉　事　司　業
侍讀侍講　六行侍郎　三　傅　少　監
龍圖天章　給事中　司天監　四　京
寶文閣學士　左右諫議　少　詹　諸
樞密直學士　中書舍人　論　德　軍
龍圖天章寶　知制誥　家　令　都
文閣直學士　龍圖天章　率　更　令　虞
寶文待制　司天少監　侯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廊下
殿中侍御史　國子五博　指揮使
左右司諫　四赤令　副指揮
諸行員外郎　太常宗正
左右正言　祕書丞
監察御史　著作郎
太常博士　殿中丞
五府少尹　六尚奉御
大理正
中允贊善
中允洗馬
司天五官正
館閣京官
學士院待詔

宋殿上壽賜酒圖

御　通事舍人侍立　客省使以下侍立樞密宣徽　三司使內客省使　應遇宴會合侍上並初升

通事舍人侍立　時於

御座之左稍南向西侍立羣臣升殿即移近北向南侍立羣臣下殿即復歸

初侍立位

親王節度使 [illegible]

諸衛上將軍　○廊下

六統軍

左右衛上將軍

金吾上將軍

諸衛大將軍

金吾大將軍

諸衛將軍

郎將

中郎將　副率

率府率

宗殿

軍都副進奉押衙軍將

頭頭兵

都虞候

進奉衙內指揮使

諸蕃進奉使

諸　軍　都　虞　候

文德殿常朝立班圖

橫行日參知政事初至位與宰臣於此一行立俟轉班北向卽重行

兩省侍郎
左右常侍
給事中
左右諫議
中書舍人

御史大夫　御史右丞　起居郎
六曹尚書　左右丞　起居舍人
太子賓客　諸行侍郎　司諫
太常卿　左右庶子　正言
宗正卿　五大都督　左右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知雜御史
祕書監　五府長史　諸行郎中　諸行員外　侍御史
光祿卿　中都護　國子博士　太常博士　殿中侍御史
衞尉卿　副都護　五經博士　監察御史
太僕卿　太常少卿　都水使
大理卿　宗正少卿　赤縣令
鴻臚卿　祕書監　太常丞
司農卿　光祿衞尉　宗正丞
太府卿　太僕大理鴻　祕書丞
國子祭酒　臚司農太府　著作郎
殿中監　等少卿　殿中丞
少府監　司業　六尚奉御
將作監　殿中少監　大理正
開封尹　少府少監　太子中允
河南尹　將作少監　左右贊善
應天尹　開封河南應　太子中舍
詹事　天三少尹　太子洗馬
三傳　少詹事　王府友
司天監　諭德　王府諮議
五府尹　家令　司天五宮正
國公
郡王
上都督
中都督
下都督

左巡使

鼓樓

常朝日

宰相押班位

太師
太尉　左右僕射
太傅　太子少師
太保　太子少傅
司徒　太子少保
太子太師　三京牧
太子太傅　大都督
太子太保　大都護

殿　宰臣使相正衙位

四色官放班位

宣麻位

六軍統軍　諸軍衛大將軍　諸衛率府率　諸衛郎將
諸衛上將軍　諸軍衛將軍　諸衛率府副率
諸衛中郎將

正衙位　正衙位

右巡使

綵樓

卷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四

巡狩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又恐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親行之行禮謹敬重人之至也鄭元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時一巡會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也羣后四朝孔安國曰各會朝於方嶽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也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岱宗東嶽也特謂泰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始終之地陰陽交泰之所為衆山之所宗主此其所以謂之岱宗是也望秩於山川張守節云乃望秩遙祭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也言秩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法制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斤兩也鄭元曰協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其失誤具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也修五禮吉凶軍賓嘉禮五玉五等諸侯之瑞也執之曰瑞陳列之曰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纁元黃三孤所執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也一死者雉士所贄為禮五月巡狩至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白虎通曰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也歸格於藝祖用特孔安國曰巡狩四嶽然後歸告至文祖廟藝言文也言祖則考亦著特謂一牛也

夏后氏因之王肅云天子五年一巡狩鄭元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由此失國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衆也謂當方諸侯周以木德王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一周以木象之故梁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鄭元註尚書云每歸用特者明

每一嶽卽歸也因明四嶽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精之帝所配祭南郊者謂靈威仰也類宜造皆祭名也按曾
子問諸侯適天子告祖禰此不言祖者白虎通曰七廟皆告之獨言禰者辭時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遂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
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汝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供具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巡其前日所戒之令太馭
掌犯軷之禮謂祖道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所謂以道地圖山川所宜所謂以詔地事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
久遠之事以告王誦訓所謂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昔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也又掌道方慝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避乘金輅建
大旂巾車云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燔柴告感生之天帝覲諸侯覲見也其方之諸侯先於境
首待之祭義云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爲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駒
以祭之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鄭元云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
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鄭元曰謂王巡狩過大山川也每宿合掌舍設梐枑再重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梐音互其外則土方氏
又設藩籬土方氏云王巡狩則樹王舍鄭元云爲之藩籬旣至方嶽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
則否祭義所謂東行西行弗敢過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所謂命大師陳詩以觀人風也命
典市納賈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所謂命市納賈以觀人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故鄭云淫則侈物貴人之志若淫邪則所好者必不得其正者也又命典禮之
官考校四時節烝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
所頒制度考校之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註云同陰律也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
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爲若逆昭穆者以宗廟可以表官爵故絀之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
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律法度也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則國

……侯勝用犢貴誠之義也天子牲孕弗食也既覲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嶽之下築壇與覲禮壇引覲禮制一……巡……

狩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歟是也其壇外爲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爲堂下爲三等謂之三成成每

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開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鄭元云宮爲壝土爲埒以象牆壁八尺曰尋十二尋則方

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盟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其方采狀具朝覲篇司儀職云其壇三成宮旁一門鄭元云成猶重也三重者下差之爲三等每面丈

二尺也見諸侯之時據鄭註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旗置於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三升壇訖諸

侯皆就其旗而立其位鄭按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

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

下之司儀所謂土揖庶姓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所謂時揖異姓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所謂天揖同姓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

進升壇奠玉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圭玉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圭躬圭玉陳擯者

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玉陳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

授王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其神主於

月必因以祭之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者則是謂王巡狩諸侯之盟祭也其餘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

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者以王者考禮正

刑當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之至陰陽中晝欲取中平之義故唐虞以還皆用仲月者此也巡狩訖卻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於祖禰用特特一牛

昭王瑕衰南巡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而崩其右辛餘靡

長臂且多力游得王周人諱之

穆王得驥温驪（温音盜或作騔淺青色驪黑色）騄耳之駟（郭璞曰紀年北唐之君來見一驪馬是生騄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案隱曰按穆天子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騟驎騄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　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皆山名）遵海而南放於琅邪（齊東境上邑）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言何修治而可以比先王之游觀）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言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言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慝民因化之而作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謂湎洗於酒）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民）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太師樂師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今隴右）北地（今寧州）出雞頭山（在咸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過回中焉（回中在安定高平）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漢賈山傳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鄒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東萊有黃縣腄縣）窮成山登之罘（成山在腄縣之罘山在文登縣北一百九十里）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德遣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

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今荊州）浮江至湘山祠（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自南郡由武關

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爲盜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之琅邪道

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山在永州唐興縣舜冢在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括地志云在舒州同安縣東）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在餘杭）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丹陽有江乘縣）並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在萊州）至之罘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渡河西德州平原縣）崩於沙邱平臺（沙邱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邱宮在鉅鹿趙武靈王死處）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遼東而還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迎謁因執之　時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諸將爭欲擊之陳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

武帝元封元年帝親征匈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復東巡海上還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禪肅然（山名在梁父）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

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其泉周萬八千里云　王莽天鳳元年欲行巡狩之禮令大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羣臣奏一歲四巡道路萬里帝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乃止

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還宮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安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遂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昺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於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善人者也）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華霍山名也今在廬江灊縣西南亦名天柱山爾雅曰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

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十二年修汴渠）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詩大雅云鄭元註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遼海）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於始生堂皆奏樂（明帝生於常山元氏傳舍也）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卽位壇復元氏七年徭己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靈壽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縣房山今在恆州房山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之祠）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和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高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十一月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

晉初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覲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詔可然終晉代不行其禮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丹徒告覲園陵三月享會父老舊勳於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

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幷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人享勞賚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巡狩歷橋山祀黃帝遂西巡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衡嶽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是歲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八月壬寅帝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元壇樓船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䑳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幷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

縣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三年三月帝還長安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寅車駕北巡六月至雁門頓榆林郡諭突厥啟民可汗召所部諸國朝於行宮八月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九月己巳至東都　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旄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

四年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八月親祭恒嶽河北道郡守畢至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牀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處而發其外又以繒周圍施鈴柱

五年三月西巡河右出臨津關度黃河五月至張掖命裴矩說高昌王及伊吾吐屯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帝至燕支山高昌王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服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塡咽周互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七月車駕東還至西京十一月復幸東京　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飢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六年三月帝幸江都宮詔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令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

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二月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十二三是歲征高麗車駕駐涿郡

八年車駕在涿郡征高麗不克九月還東都

九年四月車駕度遼征高麗楊元感反乃班師

十年三月復幸涿郡征高麗八月班師十月還京十二月幸東都

十一年三月帝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八月巡北塞入鴈門突厥可汗帥騎數十萬圍鴈門九月解圍去車駕還太原十月至東都

十二年七月帝自東都幸江都　通典曰梁崔靈恩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爲南嶽周氏霍山爲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固必不能以此知每至一嶽即歸義爲長也按尙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孔安國註云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制度正禮法如虞帝然其四方諸侯各觀於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幽明　又按堯舜簡儉常稱茆茨土階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嶽五載復往宗廟享祭暫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徧乃於民物不亦乖疏詳周官本文與孔氏註解旣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徧豈非益爲曠邈乎且周雖尙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苦勞始皇遊幸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於有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

羣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別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說耳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二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十年而徧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徧何所據邪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嶽為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九成宮（去京三百里）冬幸洛陽

七年幸九成宮

十一年二月幸洛陽

十二年二月還京　十二月幸河北觀底柱因令勒石於上以陳盛德

高宗顯慶二年閏正月幸洛陽

麟德二年幸東都遂幸東嶽

總章二年將幸涼州羣臣諫不果行

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
元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
十一年正月發東都北巡至并州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至華州命勒石華嶽祠南道衢
十三年十月發東都赴東岱
二十年十月自東都幸太原
二十四年十月敕兩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唐開元禮

皇帝巡狩儀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須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別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泰山下修圜壇四出陛若舊有封禪祀天壇即不須別築前告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其設文武侍臣

次陳饌位設宮懸樂燎壇之制一如圜丘之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置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幸圜丘儀其褒聖侯等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廚蒼牲一騂牲一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大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於上[illegible]玉以蒼碧幣二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常儀鑾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羣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圜丘初皇后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圜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止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如圜丘其讀祝文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坐還罇所其酌獻配帝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坐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還版位之儀並如圜丘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子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其衆官受胙皇帝望燎及太祝燎牲體玉幣皇帝還大次禮官二人次出等儀並如圜丘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於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於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將祭所司先爲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爲敘重行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爲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爲瘞埳於壇北之壬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埳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嶽鎮海瀆各山罍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嶽靈上加山罍二罍置於山罇東北向皆加白羃）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常執罇罍篚羃各位於罇罍篚羃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羃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山罍實以醍齊蜃罇實以汎齊散罇及山罍皆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簋簠等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

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以蕤賓之均（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嶽壇升自南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函鍾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嶽神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至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式）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罇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醍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嶽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奠鎮海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面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腳第二骨）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覆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外執篚

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埳以物置於埳訖奉禮曰瘞埳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埳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贊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南爲壝宮方三百步面一門爲壇於壝內三分壝二在南壝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尙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路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羣官拜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爲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鈒戟陳於壝內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

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贄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葛布之屬具五兩爲一束而執之仍飾以黃帊）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左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壝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執贄者俱跪奠贄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取贄興（凡拜奠贄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旨宣敕）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龜爲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引刺史爲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劍席跪解劍脫舃執贄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某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俛伏興又舍人跪奏以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舃興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爲首者奠贄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閒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別爲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陛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

以次升初戶部尚書令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記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左右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會如元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長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宗禰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揚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巡幸之儀

九年幸西京先命重修宮室極其壯麗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平太原五年次大名皆如太祖勞軍之制

眞宗咸平二年幸大名景德元年駐澶淵勞軍之禮如祖宗

四年正月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於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者召對撫慰賜之金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許羣臣請封禪令泰山路葺行宮不得侵民戸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行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左正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為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與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為錄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所無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為朝覲壇於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衛仗宮懸於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襲文宣公位於文官三品之下鄆州長吏悉集上服袞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兗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丸紫花葺綿紬窄袍三事詔祀汾陰悉如東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俟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寳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詔如堯叟等言

七年幸亳州一如西京禮　舊制省方上與羣官皆窄絳袍帽還京具鑾駕儀仗預遣官與留司同排設禮官具儀以奏眞宗朝陵及畢大禮途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過京城至禮所上服靴袍具鑾駕羣臣公服穿靴供奉官班及內朝官前導過州府上寛袍羣臣公服凡從官自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翰林學士待制節度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赴行宮全班起居中頓侍食百官就宿頓迎駕先發或道途隘遠則放迎駕特進

發近臣諸軍賜裝錢出京留司馬步諸軍夾道左右至新城門外奉辭留守辭於門內百官父老辭於苑中州縣長吏留司官待於境所過賜巡警兵守津梁行郵治道卒時服錢屬父老綾袍茶帛中塗賜衛士緡錢所幸寺觀賜釋道茶帛或加紫服師號凡經州關鎮及比州吏民有以饗饋酒果方物爲獻者計直答之州府綵樓陳音樂百戲洎道釋威儀奉迎者悉有賜與東京留守遣官奉表請還京凡數上優詔以答皇親諸道釋市民至近境貢物迎請留司官以次奉入京師大陳留司兵衛過還京綵樓駐蹕觀樂御乾元樓召從官坐閤扈駕兵仗還營許羣臣休暇三日近臣一日　凡京城車駕出太祖太宗豫幸不常其數眞宗嘗以正月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望日謁玉清昭應宮會靈祥源觀又或六月至玉津園觀麥八月瑞聖園觀穀十月望日謁景靈宮因禮慶祈禱又詣太一宮幷謁奉先院宣祖昭憲太后影殿普安殿元德太后眞容自餘臨幸則親王公主第外苑馬監頗有定制親王宗室中書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知開封府學士節度使至刺史常侍（學士初皆候得旨咸平五年詔行幸卽從不須奏稟）詣宮觀及游宴閤門仍奏知制誥待制統軍士上將軍特召三品祕書監以上兩省御史知雜御史以上金吾將軍自咸平中每出令親從官卒二百執檛周繞輿駕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以紫郊祀省方並增二百服錦襖出京師加以執劍親王中書樞密行圍內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爲黃道自至祀所左右設香臺晝甕青繩欄干巡省在塗則不設東封歲殿中侍御史趙湘請詔羣臣不得行黃道上及閱習路馬不得穿過郊祀巡省東京舊城門並契勘其內城外宮廟門並勘箭出入皆然入蕃鎮外城子城門亦勘箭

高宗建炎元年九月詔據羣臣章疏請幸東西金賊狡詐難以便憑探報遠去中原專備一方可暫駐蹕淮甸庶四方有警皆易應接應合行事務令三省樞密院共同措置施行令來巡幸卽非還都捍禦稍定卽還京闕以待

二聖之復駐蹕之地不爲久計仰先次行下不得輒有陳修改易以致勞費十月車駕巡淮甸十四日次泗州二十七日至揚州駐蹕

三年二月三日詔宰執百官諸軍並扈衛車駕渡楊子江是日至鎮江府十三日至杭州三月一日詔移蹕江甯府三日命倘書右丞葉夢得專一提領戸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四月車駕進發自杭州幸江甯府五月至江甯府改爲建康府　閏八月詔巡幸浙西九月至平江府十月自平江幸浙東次越州十一月車駕至明州詔只帶親兵輦官長入祗候共三千餘人隨駕百官並減一半其餘候見駐蹕去處起發前來

四年正月一日次台州章安鎮二月次温州三月車駕登舟回鑾幸浙西四月次越州

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駐蹕日久漕運艱梗兵軍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

二年正月車駕至臨安府駐蹕　閤門言以車駕省方儀令參酌修立儀注詔從之車駕巡幸請還及期出城百里外奉迎（當物務并臨官免赴）臨京再於五里外起居次日入問聖體儀制車駕臨京請城外奉迎（起居依閤門儀）內執政及兩省御史臺司并倘書侍郎以上侍從官節度使俟迎駕訖分左右前導入內一太常寺檢會因革禮太平興國五年太宗北征回禮院狀鑾駕還京是日早留守文武百官並出城奉迎再拜起居如常儀退中書門下兩省常侍以下舍人以上御史中丞並引駕至昇龍門下馬分班序立駕至中書門下橫行（餘官不橫行）俱再拜三呼萬歲俟駕過其不引駕官先至丹鳳門外立班俟駕至橫行起居再拜隨拜三呼萬歲分班俟駕過退次日中書門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如常儀一今來前項儀令故事比附參酌若依儀起居前導官前導緣今來車駕係乘御舟進發竊恐難以前導兼員數止有三兩員若依令除主當物務并監臨官不赴外餘官出城百里外奉迎其合赴官數

目亦是不多兼俟迎駕班退合赴近城五里外起居其經由道路窄隘或至日値雨處難以趁赴及百里外卽非程頓去處若行創造待班幕次顯是勞費欲乞止依儀制應見任文武臣僚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出城五里外立班奉迎起居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一今擬定將來奉迎車駕節次其日留守率應見任文武臣僚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並履笏內將校止窄衣執杖子）詣餘杭門五里外分立定俟御舟將至舍人揖躬喝拜兩拜起且躬留守奏聖躬萬福再喝拜兩拜訖各祗候御舟過並退內留守先入門赴章亭驛御幄下側立定俟車駕降御舟入御幄坐（管軍臣僚并合從駕祗應官欲乞免舞萬福）留守自赴幄殿下立定舍人揖躬宣名奏萬福喝祗候留守升幄殿當頭問聖體訖兩拜（如有宣諭又再拜）訖詣御座左側奏事如儀俟奏事畢降階退皇帝升輦還內（如宣馬臨時聽旨）沿路官局並履笏迎駕起居應合從駕官并管軍臣僚祗應官等並從駕還內如儀

四年十月車駕幸平江府

五年二月車駕回臨安

六年九月車駕幸平江府　先時詔將來進發三省樞密院百司以紹興四年隨從人數三分爲率差發二分前去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務並留臨安府依舊行遣聽行宮留守司與決內事有不決者卽申奏行在所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鎭江三月至建康府駐蹕

八年二月車駕自建康府進發至臨安府還宮

三十一年車駕自臨安進發視師次臨平鎭

三十二年正月車駕次建康府二月車駕自建康府回臨安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五

田獵

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云祝曰昔蛛蝥作網蛛音朱蝥莫侯反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爲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鄭元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亦同其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晉戰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火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火弊火且也春田主用火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田正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獸爲詩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春田主祭祀者土方施生也貉讀爲禡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師至鄰長

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各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爲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

夜事戒夜守之事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 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也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王載太常諸侯載旗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皆畫以雲氣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

仲冬教大閱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 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羣吏諸軍帥也陣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仲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仲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師也司馬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三鼓者鼓人也摝讀如豕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閶音吐剛反闒音吐答反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趨者趨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表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爲止之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

旗居卒間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和令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敍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也分地調其部曲數疏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衆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羣司馬兩司馬也枚狀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事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鄭衆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獸私之以自畀也獲得禽獸者取其左耳當以計功多少者也畀音必二反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疾雷擊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駴音駭鼖音符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前音翦樊步干反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用四時田獵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獵是也鄙巡行都鄙掌佐車之政佐亦副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也從次敍之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而止之皆止奔也馳放而不扣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凡甸音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田之地若今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令謂時與處也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謂其天物且害處必多也麛鹿子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甸音田社軍社也宗近字也甸祝掌四時之師田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屬音燭舍音釋禂音誅祝之秀反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禽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二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爲上殺以其貫心

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不言目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過於右脅者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髀者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爲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耳佳反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罻音尉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滅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殀於表反夭烏老反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也不覆巢覆敗也王制田者大芟草以爲防芟音乂言田獵者必大芟殺草木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舍音赦民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閒上舍其舍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爲門旃諸延反既爲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盡兩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爲槸槸魚列反又以裘纏楬質以爲門中之閫闑車軌之褁兩邊鉤車輪者閫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容一握入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爲若驅之其軸頭轚著門旁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戰既畢士卒出士卒出和戶分地爲屯既蹶車驅卒奔驅禽內之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右中而射之教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士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抗苦浪反綏耳佳反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置禽拜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役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名舉始終之一故異此不同也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不逐之古之道也詩車攻東有甫草注疏云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鮮音仙取禽

…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鬬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搜所留反狩手又反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中丁仲反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於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魯隱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度徒各反亟欺冀反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致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獮息典反狩手又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取之則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閒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數色主反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詩照反長丁丈反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射食亦反夫音扶皁才早反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隱五年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大音泰箴音針下同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畫胡麥反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羿五計反冒貪也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麀音憂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恢苦回反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左襄四年

宣王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甫音父夫音扶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民籍以登於王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

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力錦反廩人掌凡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
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籍於千畝田也)摎於農隙(摎所留反著摎而取之也春田曰摎摎擇也禽獸懷妊未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閒也)搙獲亦於籍
(耨奴遘反獲戶郭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蒸(獮息典反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蒸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於仲秋也)狩於畢時(狩手又反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
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惡烏路反下同言王不謂其眾少而大料數也是示以寡少又
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治周語)傳曰春曰蒐(蒐所
留反下並同)夏曰苗秋曰獮(獮息典反下同)冬曰狩(狩手又反下同)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大禽不麛(音迷下同)不
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詭古委反)逐不出防此
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曰天地陰
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鷙音至搏音博)蝮蠆不螫(螫音釋)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
(豢音患)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
事義可知也 禮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
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睦而不逮不出尉羅草木不零落斧斤
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夭烏老反)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illegible]有時
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漢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為子[illegible]虛言也
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為辭[illegible]卒章歸之於

節儉因以諷諫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禮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萯音倍）賜從官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室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塘鳳凰巢其木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州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於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國王公百官便座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護軍殿中郎一人典護軍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二品以上纁乃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百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迴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塡街位於雲龍門之外在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

水一刻槌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
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到廣莫門外留守塡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
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閤正直侍中負璽
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
攝黃麾以內次正直侍中次正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正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
後不鳴鼓角不得喧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
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行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正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
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所立反 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到正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
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內外從官及虎賁悉變服鈒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
曲廣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
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
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候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
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
以實獲車奉車充庖廚正廚置罇酒俎肉於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
鈒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單介幘單衣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
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正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郎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

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墳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閤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訖罷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紱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爲屯北旗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頒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紱者韜刃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

[illegible]乃詔驅逆騎有司表禡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壝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二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礿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猪車（車飾如木輅重輞縵輪虯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駕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猪軔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而射達於右腢（五回反）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髀達於右䯚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於京師小獸私之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　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　上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年狩於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　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兎數十頭

總章二年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遶岐梁歷普潤爲兩頭　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言忠監圍山阜懸危躡蹻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元意黃河上等處斷圍元意竟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元宗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右補闕呂向上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惟爲乾豆賓客庖廚者哉亦將以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若闃而無讙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濵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豪籠越嶄險靡榛蘩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閒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罵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誠後圖天下幸甚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唐開元禮

皇帝田狩儀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諠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若圍廣或先期二日三日圍闕其南面且據南面及狩隨地所向駕出以剛日其發引次舍如常將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各背蕭角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王發抗小綏諸公既發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擂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其因講武以狩則先設圍亦如之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校皆錦袍其略

從臣皆賜窄袍幷靴 自是多以秋冬或正月畋於四郊先出禁軍爲圍去聲場五方以鷹隼細犬從出城每行數里或召從官飲至頓賜食上每中禽諸從官貢馬稱賀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於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蒐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於令

端拱元年十月自今非特朕不於近甸游獵其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眞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兎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教駿所養鷹鶻除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拜禮外自餘並去其覊紲縱之山林　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禧初又詔禁圍草地許民耕墾

仁宗慶歷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柬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麕兎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兎鳧雉驅於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

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歎其衣食麤糲而能
享壽人加恩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駕前兩兩相當捽鞅挾槊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才勇免
所過民田在圍內租稅一年時交趾李德政適遣使獻馴象未見特召預觀賜紫袍塗金帶
七年三月詔罷出獵以諫者多故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終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王禮考六

君臣冠冕服章

上古衣毛冒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造旒冕始用布帛（冕者冠之有旒）唐虞以上冠布無緌（緌纓飾）

郊特牲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太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上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齋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太古　疏太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齋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冠而敝之可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　疏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古之齋冠後世不復用也　周氏曰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識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　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緌雖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敝有棄意）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事出世本）

虞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為黹紩以為繡也日月至華蟲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至黼黻六者繡於裳　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色也汝當明大小尊卑之等差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毋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晉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質其冠未聞郊特牲言大白布冠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正義曰深衣謂白布衣故

言馬氏曰在祭祀則言冠不言衣言冠則知有其衣故虞十二章周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不言冠言衣則知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可知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弁名出於槃槃大也所以言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　通典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曰收純黑前小後大殷因之曰冔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爵弁冕之次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以來皆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爲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　陳氏禮書曰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焉周禮掌次之皇邸樂章之皇舞皆以鳳凰之羽爲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冔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黼冔云者所謂猶黼冕也然郊特牲與冠禮記云周弁商冔夏收又以收冔對弁言之夫三王共皮弁素積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　又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則曰士韋弁孔安國則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卽韋弁耳又曰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韍韎色赤爵色亦赤亦卽一物耳　楊氏曰愚按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爵弁皮弁冠弁之服爲上下之通用冠弁委貌也又曰元冠而其服又分爲二朝服也元端也而元端之用爲尤多以祭服言之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士爵弁而祭於公此以爵弁爲祭服也少牢主人朝服筮日朝服以祭特牲元端筮日朝服以祭此以朝服元端爲祭服也惟皮弁之服不爲祭服然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日月半巡牲是致敬於祭牲而用皮弁之禮也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是致敬於祭服而用皮弁之禮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致敬於祭菜而用皮弁之禮也及按春官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如大夫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韋弁今特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何也皮弁之用多於爵弁韋弁也蓋人為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　按周以前冠冕衣裳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戴記言冠制耳然冠之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於士皆得服之冕始於黃帝至有虞氏以為祭服所謂皇而祭　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弁為殺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弁之尊卑始分矣然弁有二曰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制最古曰爵弁則其制下員上方如冕而無旒古者冠禮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大夫則服冕矣古者雖重冠禮而於服章之際視之彌重故雖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之冠至爵弁而止而不敢僭用冕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其嚴如此　又按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固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册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奉祀亦不果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干服之以秉耒服之以執劉執鉞亦無嫌也

適禮之宜而已

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裘羊裘冕者首飾尊也祀天尚質正義曰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也享先王則袞冕袞卷龍衣也虞時冕服十二章自日月至黼黻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享祀賓客與諸侯射也鷩裨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袞則九章備鷩冕無龍山畫始雉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正義曰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其衣冕衣玄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祭羣小祀則元冕其衣無文裳刺黻而巳冕服皆元衣纁裳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之跗注是也正義曰韋弁卽韎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爲弁衣裳亦以韎皆赤色眡朝則皮弁服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用袞冕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縗齊縗正義服弁注云喪冠色未詳凡弔事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　正義曰如爵弁者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爲染布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可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加環經者凡經皆兩股絞之今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加於素弁之上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札疫疾也大荒饑饉也大烖水火爲災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耳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士齋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正義曰魯祭服亦得與天子同然唯在文王周公廟中得用袞冕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至元冠與士同

君餘等元冠與士同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於[illegible]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皆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以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云此天子視朝之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

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使服者當須有是服之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爲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纁之數爾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元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於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天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文乃不足乎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禮乎

宋兩朝輿服志皇祐三年詔問冠韋弁何服所執何玉太常禮院奏謂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釋之者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孔穎達以韎蒨染謂以赤色韋爲弁杜佑通典韋弁之制晉以韋爲之頂少尖宋因之爲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三禮圖韋弁服王及諸侯卿大夫之兵服天子亦以五采玉十二飾之詳此則韋弁服蓋天子諸侯卿大夫臨戎所通服古者非祭祀朝聘會同不執玉今韋弁既爲戎服於經無執玉之文而三禮圖繪爲執玉斯一時之誤不足爲據也

弁師弁者古冠之大稱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 疏曰云皆元冕者古者績麻三十升升猶之上以元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即是上元云紐者綴於冕之兩傍垂之武兩傍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用度取法於周案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故玉藻云天子玉藻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是也又曰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得冕名冕則俛也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音早 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 斿音留 疏曰云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者謂以一條紘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屬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謂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已下是也 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此經十二旒據袞冕而言是以鄭云此為袞衣之冕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玉已下計可知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瑉本又作琘亡貧反瑱吐練反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故書瑱作鄭司農云繅當為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音璑惡玉名 璑音無 疏曰諸公云繅九就又云繅斿皆就文與上言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繅玉別文則繅有差降玉無差降 此諸公繅玉同則唯有一冕而已故鄭注一冕為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冠五服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又曰知三采朱白蒼者聘禮記公侯伯繅藉三采朱白蒼故知也云出此則異者異謂天子朱紘諸侯當青組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抵玉笄鄭司農云會謂以五采束髮元謂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抵下抵也以象骨為之 疏曰會取會聚之義故為縫中天子以十二為節約同冕旒也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璂璂而處狀似星故曰會弁如星云抵下抵也者謂為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抵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

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爵弁之制如冕而無旒則一命之冕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蓋弁則前後平冕則前低一寸餘

陳氏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袞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　又曰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衣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爲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爲紘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二紘又曰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又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子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纊卽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卽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爲士之服充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爲人君之服其說是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元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之又曰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左傳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王后之衡笄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孔穎達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諸侯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繼以紘　朱子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九旒但天子九旒

十二玉諸侯九旒九玉耳　楊氏曰愚按六服而冕注說恐未安當從陳氏大裘袞衣同冕之說蓋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鷩冕則九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二玉禮有輕重則繅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按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袞衣二服而同冕然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玉藻天子龍卷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陳祥道以為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之服亦龍袞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袞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袞冕之前非謂袞冕之上復有大裘之服也蓋大裘袞衣不可分而為二服而服與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禮家又謂大裘之冕無旒如此則是以大裘為一服無旒者為一冕是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為大夫者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於子男之大夫可乎其義不通矣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祭先王之服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或作袞　疏曰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前後各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卷謂卷曲畫此龍形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二就每一就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各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覆神用二十升之布染之為元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板相著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端當為冕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為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疏曰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元冕祭小祀日月為中祀而用之者以天神尚質魯語云大采朝日故於日[illegible]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卒食元端而居天子服[illegible]

居也疏曰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皆朝服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袞冕爲然欲其專精神以享

也君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諸侯元端以祭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裨冕以朝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皮弁以聽朔於太

廟皮弁下天子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君日出而視

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釋服釋元端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

也三俎豕魚腊夕深衣祭牢肉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牢肉互相挾正義曰元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太廟不應元端以祭先君故知此端亦當爲冕覲禮云侯

氏裨冕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故總云裨冕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皆爲元端

周禮司服其齋服有元端素端注見前內則曰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端元端士服也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

外端當爲冕卒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端亦當爲冕朝元端夕深衣謂大夫士也無君者不二采大夫去位宜服元端素衣小記除殤之

喪者其祭也必元冠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端元衣也雜記

曰端縗喪車皆無等喪者衣縗及所乘之車貴賤同衣縗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縗當如之子羔之襲素端一公襲卷衣一元端一儀禮士冠緇

布冠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暮夕於朝之服元端則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冠

者既冠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見於君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見不朝服者非朝士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元端論語公西

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荀卿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

受丹書左氏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晉語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

宰人周語曰晉侯端委以入武宮韋昭曰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仕服也穀梁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迎至於

南郊襄三十一年吳夷狄之國也被髮文身欲因魯而請冠端而襲衣冠端元端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純衣絲衣也餘衣

皆用布惟冕與爵弁用絲耳賈公彥曰此據朝服皮弁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布爲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元端亦朝服之類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　陳氏禮書曰司服言及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其齋服有元端素端則元端素端非特士之齋服而已鄭氏曰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袪圜長衣之袪長弔祭及餘衣之袪侈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雜記凡弁絰服其衰侈少牢主婦衣宵衣侈袂儒行曰孔子衣逢掖之衣荀卿曰其衣逢則元端之袂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記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冠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晏子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元端齋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元端以祭特牲冠端元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元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元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齋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元齋之端衣亦元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元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元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若服元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襚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朝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鄭氏曰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荀卿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蓋齋則衣裳皆元非齋則裳不必元未聞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云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元端素裳此說無據服元端者冠則緇布冠齋則元冠特

天子齋用冕燕則元冠而已然齋或用素端則其冠不元矣鄭氏曰素端爲禮荒有所禱請是也　又曰元端齋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相擯或既冠則服之以見鄉大夫鄉先生凡書傳所謂委貌者卽此元端委貌也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之外是也則元端之所用爲尤多矣　朱子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以服爲皮弁冕服其說恐是蓋古人服各以等降若理會得雜裳則於禮亦是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元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元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元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服朝服元衣素裳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元端夕深衣士則元端以祭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庶人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短毋見膚衣取蔽也長毋被土爲汚辱也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鉤邊若今曲裾也鉤或爲俗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肘不能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難爲中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袂圜以應規謂胡下也圜音員下垂曰胡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司馬公曰方領如孔所言似三代以前人反如今服上領衣但方裁之耳衆上領衣本出胡服須用結紐乃可耳不知古人有此否也鄭注周禮袷狀如著橫衡之繣潔於項顏師古注漢書繣者結礙也潔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然則古亦有結紐也繣音獲潔音結漢時小兒衣服旣不可見而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註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則自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圜領之上以象後頸後結之或者袷之遺象歟又今小兒疊方幅係於頸下謂之涎衣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可決從也於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註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襘杜曰襘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卽謂袷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從簡易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正義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

正直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行舉手謂揖遜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

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昂則心有異志者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

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言可善衣而易有也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正義曰可善衣而易有也謂其完牢乃可於善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錦繡之屬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及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服之次也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其別更無所謂餘服故知是爲庶人之吉服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靑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袂緣純邊廣

各寸半純謂緣之也袂謂其口緣褟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　陸氏曰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

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正義曰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諸侯大

夫爲夕服庶人吉服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則在朝服祭服喪祭之下餘服則上衣下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

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藍田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

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皆深衣將

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

簡便之服雖不經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也　按三

代時衣服之制其可考見者雖不一然除冕服之外惟元端深衣二者其用最廣元端則自天子至士皆可服之

深衣則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之蓋元端者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者聖賢之法服也然元端雖曰命服而本無等

級非若冕弁之服上下截然者之比故天子服之而不卑士服之而不爲僭至於深衣則裁製縫衽動合禮法故

賤者可服貴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燕諸侯服之以祭大夫士服之以朝庶人服之以賓祭蓋亦未嘗有等級也古人衣服之制不復存獨深衣則戴記言之甚備然其制雖具存而後世鮮有服之者非以詭異貽譏則以儒緩取哂雖康節大賢亦有今人不敢服古衣之說司馬溫公必居獨樂園而後服之呂滎陽朱文公必休致而後服之然則三君子當居官涖職見用於世之時亦不敢服此以取駭於俗觀也蓋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視之矣可勝慨哉　右衣冠之制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或作黻音弗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韎莫拜反 疏曰飾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卽尊者飾多有此四等天子至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韠音必此元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服 疏曰知此元端服之韠也者案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元端之韠此云爵韋故知元端之韠也皆素弁服皆素韠者案士冠禮皮弁服素韠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

圜殺直 目韠制圜音圓 疏曰經云圜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圜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天子直是直韠制也

天子直 四角直無圜殺

公侯前後方 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 疏曰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

大夫前方後挫角 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 挫作臥反

士前後正 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疏曰正謂不袤也直而不袤謂之方正而不袤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間語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玉藻 雜記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注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縧也 疏曰韠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兩旁緣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紕條者謂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注見後佩玉條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

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疏曰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元端服之韠故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元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著絺冕不得爲元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一命縕韍者一命公侯伯之上士冠爵弁韎韐此縕韍則當彼韎韐毛詩云韎韐茅蒐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縕爲赤黃之間色

陳氏禮書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祭服之韠也蓋君祭以冕服冕服元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弁而祭於公爵弁纁裳故縕韍縕赤黃之間色所謂一命縕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元冕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鄭氏以爲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鄭氏以爲助祭聘王之服蓋孤希冕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卿大夫元冕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元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爲物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縕以縕質則曰韎韐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爲韎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元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齋服皆爵韠記曰齋則綪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縕韍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周以虞庠爲小學以夏序商學爲太學以商人棺槨葬長殤以夏之塈周葬中殤以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皆待卑者以質略也自頸肩而下則

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爲敬與不忘其本之說戾矣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曰韠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韠也荀子曰共艾畢說者曰蒼白之韋是畢人有韠也及戰國連兵韍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故字或作紱徐廣車儀制云

楊氏曰愚按儀禮士皮弁素韠朝服緇韠元端爵韠爵弁靺韐士冠筵於廟門主人朝服緇帶素韠又云冠禮三加爵弁靺韐鄭注云靺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靺韐韍之制似韠又按周官典命一命縕韍蓋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纁裳故縕韍縕赤黃之間色也左氏傳袞冕黻珽疏云黻韠制同而名異鄭元詩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 右韠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辟依注爲裨婢支反率音律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禆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禆其紐及末士禆其末而已幓七曹反疏曰天子素帶朱裏者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辟而禆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禆故云終辟諸侯以素爲帶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辟大夫亦素爲帶不終禆但以元華禆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繂帶率下辟者士用熟帛練爲帶其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禆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反垂而下大夫則總皆禆之士則用緇唯禆嚮下垂者並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垂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長三尺則帶高於紳也結約餘也疏曰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爲紳長三尺也革帶博二寸玉藻革帶博二寸其說見上文韠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猶飾也即上禆也君禆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禆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禆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爲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禆之士雖繂帶禆亦用箴功楊氏曰禮士練帶率下辟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皮弁緇布

（冠皆緇帶則士帶皆練而皆飾以緇也）陳氏禮書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爲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爲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爲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爲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元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禮器冕朱綠藻雜記公襲朱綠帶聘禮問諸侯朱綠繅皆取陽色）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繂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弁絰約絰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叔向曰衣有會帶有結）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書云華蟲華玉）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司之帶以率爲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爲裨以二寸爲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裨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　又曰內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韐帶用革笏搢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鞮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

袪而舞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䚢切 阮諶云䚢螳螂相以相拘帶謂之鉤䚢膺以玉爲鉤䚢與

古異矣然革帶用於吉而已荀卿曰縉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色韠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韠其用相因

則革帶豈亦與韠同色歟 右帶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

縕組綬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縕赤黃純讀爲緇佩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兗反玫武巾反字又作玟同縕音溫疏曰玉色似山之元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瓀玫石次玉賤故士佩之一命縕

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組韍注見上韍條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章昭曰衡似磬而小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衡牙 綬佩之紟也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綬也璜肉倍好謂之璧半璧謂之璜大戴記曰下有雙璜 璜居前後而牙衡之然後有宮角徵羽之音 衡牙玉藻曰佩玉有衡牙鄭氏謂居中央以爲前後觸 琚瑀說文曰琚佩玉名瑀玫石似玉也大戴記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注曰玭珠納於衡璜之間玭亦作蠙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左氏詩傳曰雜佩者珩璜瑀衡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璜瑀爲之也纂要曰琚瑀則在佩玉之中間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又孔子佩象環衡南子環佩璆然晉昭公賜仲環而佩之漢制纓綬之間得施之玉環鐍蓋古者佩玉則有環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士以上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齊當作楚薺之薺采薺詩名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中規反行也宜圓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齋服元端齊側皆反注同綪側耕反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喪主於哀去飾謂天子以至於凡士佩玉有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眚

陳氏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

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見禮記君子比德如玉 此所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又曰禮紳韠結三齊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制貴者綖長三尺二寸卑者綖長三尺古者之佩蓋亦類此漢制曰綖者佩綖也謂之綖以其貫玉相迎也 右佩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正義曰大夫以魚須文竹者文飾也以鮫魚須飾竹而成文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言凡吉事無所説笏也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痛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 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笏輒盥為必執事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疏曰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因飾焉者因其記事所須以為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正義曰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故知諸侯不也葵首椎頭也云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特明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二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荼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備失忘也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

荀卿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陳氏禮書曰天下之事常修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爲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

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摭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制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子也入太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小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朱子語錄曰今官員執笏最無義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傳攝齊亦防顛仆　按圭鎮寶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為信笏則執之以為飾晦庵言笏只是君前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乎蓋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為之其制似圭而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

後人或誤以圭爲笏然笏者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卽奠之不常執也嘗見繪禮圖者繪上公袞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是矣至卿大夫無圭璧則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羔雁者在手殊爲可笑蓋誤以圭爲笏誤以鎭信之具爲服飾之具故也所謂公執桓圭至士執雉者特言贄之等級耳此執字非必謂兩手捧之當心如執笏之狀也又如大司馬振旅之時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此二鼓乃鼓中之至大者師之耳目係焉故王之與諸侯自司其事而謂之執豈亦以是二鼓者執之於手而如執圭之狀乎

右笏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屨必連服言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舃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舃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緣其下元謂凡屨舃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赤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也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舃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舃黑舃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繶純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舃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舃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舃之飾青絇者王白舃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舃皆黑飾凡屨之舃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舃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舃其餘唯服冕衣翟者著舃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也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　正義下謂底也重底者名曰舃禪底者名曰底古人周人也言屨以通於舃故直言屨下言舃今人漢人也以複者爲屨幷禪者亦爲屨俗易語反也繶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絹屨頭以絛爲鼻純以絛爲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略也舃屨與裳俱在下故與裳同色素屨卽下經散屨大祥時除縗杖後身服素縞麻衣而著此素屨去飾無絇繶純故經不言繶絇純也葛屨自赤舃以下夏則用葛爲之冬則皮爲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赤舃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狄之舃黑舃者天子諸侯元端服之舃赤繶以下曰繶曰絇以表見其舃赤繶者是天子諸侯黑舃之飾黃繶者與婦人爲元舃之飾青鉒者與王及諸侯爲白舃之飾凡屨舃皆有絇繶純三者相將各舉其一以互見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也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上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正義曰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舃無命屨外命婦孤妻以下內命九嬪以下不得服舃自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以下以廣之矣

陳氏禮書曰詩云赤舃几几元袞赤舃赤芾金舃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舃也赤舃謂之金舃者鄭氏謂金舃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灌尊黃彝纁裳赤黃

馬黃朱而諸侯之芾亦黃朱鄭氏釋斯干詩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舄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履與鄭氏之所傳異也　楊氏

曰愚按屨人言王后之舄屨惟有赤舄黑舄素屨葛屨其爲飾不過赤繶黃繶青絇而已鄭氏則以爲王后之舄有

三赤舄白后之舄有三元白黑又有黃屨白屨黑屨之異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惟有功屨散屨而已鄭氏又有

纁黃白黑之屨皆是經外推說恐難據信　右屨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一終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王禮考七

君臣冠冕服章

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元以從冕旒前後邃延（蔡邕獨斷曰袀紺繒也以水德尚袀音均）

漢承秦敝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　漢舊儀凡齋皆衣元紺繒也衣絳領褏緣絝襪涑革帶鴻紺幘長冠絳青衣領褏絝襪白帶求雨皂緣衣貙婁霜幘衣冬射獵衣流黃仲夏衣黃　西漢史不言朝祭服章之制惟漢舊儀所載如此然其說終不明白云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裙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門）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緶音步千反）美者黼繡（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眾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厚繒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宣帝時魏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於施行詔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與將軍臣陵（王陵）太子太傅臣通（叔孫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

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按西漢服章之制於史無所考見班固敘傳言漢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注謂漢不設車旗衣服之禁今觀賈誼所言可見然魏相奏謂高皇帝書有天子所服第八則服制未嘗無其書相所奏既不詳備而史記無傳焉蓋周之經制歷春秋戰國數百年典籍湮沒不存及七雄僭王國自爲政尤無所究詰秦出自西戎不習禮文之事而其立意大槩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獲其君之冠則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則以爲副車又烏能參考損益以復先王車旗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椎朴少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履以從事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

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三公九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爲十二旒（蔡邕獨斷云九旒也）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其大佩則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絡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百官執事者冠長冠（即劉氏冠也以高祖所冠故以爲祭服）皆祗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壇秩祠皆袀元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襪

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衣氣幘袴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元以從大射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鄭元曰端者取其正也鄭衆曰衣襦裳爲端）執事者冠布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深衣之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逢大似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絇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皁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袴袜五郊各從其色焉　東觀記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接尊事神潔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肅雝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蓋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韍如今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繫璲（徐廣曰今名璲爲縌）以章表之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鞙鞙佩玉貌璲瑞也鄭元箋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縧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　通典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黼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未

詳孰是

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緌佩白玉華珠黃大旒綬黃赤紺縹上敷沼反下右暗反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緣裨音卑服冕也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為韍絳袴襪望發反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絳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苦洽反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音旋珠從之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古洽反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為朝服或云漢時用盛音成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元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為五時朝

服又有四時朝服自皇太子己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要閒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囊之名曰笏宋因之

宋制平天冕服不易舊法更名韍曰蔽膝未加元服釋奠先聖視朝拜陵等服及雜色紗裙武冠素服並沿舊王公助祭郊廟章服降殺亦如之冠委貌者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皁領袖元冠韋弁絳韋戎衣復依漢法袴褶因晉不易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畋獵巡幸唯從官戎服帶鞶革元嘉中巡幸蒐狩救廟水火皆如之

明帝泰始四年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服近改定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敘便可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元衣黃裳祀天宗明堂又以法冕元衣絳裳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享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紘冕青衣裳耕稼享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冬朝賀合著袞冕九章衣儀曹郎邱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之皇太子以倅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袞九章以朝賀詔可

齊因宋制平天冠服不易舊法郊廟臨朝所服也舊衮服用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太重乃采畫爲之如金飾銀薄時亦謂爲天衣通天冠服絳紗袍皁緣中衣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拜陵則黑介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袷單衣亦謂之素服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皁絳繒爲之袴褶相因不改

梁因齊制平天冠服衣畫而裳繡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更名赤皮蔽爲韠（或云韠之名其來已久）餘同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袍皁緣中衣黑是爲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韈黑舄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袷單衣以代古之疑縗

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中單也後漢從夏侯氏說祭服絳緣領袖爲中絳袴韈示其赤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七年周舍議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加衮冕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非冕今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又王僧崇云尋冕服無鳳應改爲翟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是疊飾如䒵蘇耳（䒵音于芙反）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翟差降之文復將安寄帝又曰禮王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於質敬恐未有盡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詔可瑋等又按鄭元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爲可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詔可又制黑幘單衣宴會服之九年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

陳因之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其皇太子絳紗袍皁領白紗中衣白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若釋奠及元絳緣中單絳袴襪玄舄侍祀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韈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袞元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餘文官朝服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褊褶衫太子衛率率更令丞皁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元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褠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五方上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祇用黃衣夕月用素衣神州社稷用元衣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籍等自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羣臣等八章羣祀臨太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衣重袞山鷩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褾巡兵即戎則韎韋爲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公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隨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爲領褾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爲領褾諸伯皆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爲領褾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爲領褾諸男服五章

皆以藻爲領褾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爲九等皆以宗彝爲領褾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爲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褾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六等中大夫之服有五章有三衣重粉米爲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爲四等士則祀弁爵弁元冠服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元後黃）庶士元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屬服緇衣裳武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

致堂胡氏曰君子大復古而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廢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鑾軾之儀絕參以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倚以盃案而簋簠不復施大抵視便利爲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其冠皆各有所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更爲兩帶上結兩帶後垂蓋自李唐以來而已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自是以後則又以夫帶之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爲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襲焉耳治天下者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宣帝既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加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羣

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隋高祖將改周制下詔曰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尙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旗黃星尙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尙恆異今之戎服皆可尙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爲十二旣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於秦代乃有青玉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旣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以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爲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爲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勑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尙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爲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旣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遠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元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爲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縹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閒施三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圜丘方澤感帝明堂

五郊雩祀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還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　程氏演繁露曰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帢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也晉著白接䍦竇苹酒譜曰接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有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帢（帢苦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吳競樂府要解按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皇太子袞服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韍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

褾紏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閒施三玉環朱襪赤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舄其革帶劍佩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鰈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袞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鷩冕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服之絺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繡爲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元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絺冕以下內單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鰈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純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凡韍皆隨裳色袞鷩毳火山二章絺山一章）劍珮綬韈赤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元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褾襈裾革帶大帶（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上下通服四門生服之朝服（亦名其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褾革帶鉤鰈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綬劍珮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珮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鉤鰈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珮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鉤鰈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從五品以上服之絳褠衣公服（褠衣即單衣不垂胡者也袖狹形直如褠內餘同從省）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劍珮綬

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率等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珮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劍珮綬侍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隋文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帝朝服亦如之惟以十三環為異也

致堂胡氏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紞紘綖以昭其度藻率鞞鞛鞶厲游纓以昭其數威嚴尊重禮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己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其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珽天子之笏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為之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版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以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

煬帝時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唯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至大業六年後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吏胥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唐制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板為之黑表纁裏無旒金飾玉簪導組帶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大裘繒表黑羔表為緣纁裏黑領褾襟緣朱裳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朱韈赤舄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綠為純以備天地四方之色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革帶以

白皮爲之以屬瑑綬印章鞶囊亦曰革帶博三寸半加金鏤玉鉤䚢大帶以素爲之以朱爲裏在腰及垂皆有裨上以朱錦貴正色也下以綠錦賤閒色也博四寸紐約貴賤皆用青組博三寸黻以繒爲之隨裳色上廣一尺以象天數下廣二尺以象地數長三尺朱質畫龍火山三章以象三才其頸五寸兩角有肩廣二寸以屬革帶朝服謂之韠冕服謂之黻袞冕者踐阼享廟征還遣將飲至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册拜王公之服也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金飾玉簪導垂白珠十二旒朱絲組帶爲纓色如綬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畫裳繡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衣褾領畫以升龍白紗中單黻領青褾襈裾韍繡龍山火三章舃加金飾鷩冕者有事遠主之服也八旒七章華蟲火宗彝三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毳冕者祭海岳之服也七旒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絺冕者祭社稷饗先農之服也六旒三章絺粉米在衣黼黻在裳元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五旒裳刺黻一章自袞冕以下其制一也簪導劍珮綬皆同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朱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緌玉犀簪導絳紗袍朱裏紅羅裳白紗中單朱領褾襈裾白裙襦絳紗蔽膝白羅方心曲領白韈黑舃白假帶其制垂二條帛以變祭服之大帶天子未加元服以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加寶飾三品以上亦加寶飾五品以上雙玉導金飾六品以下無飾緇布冠者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武弁者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之服也有金附蟬平巾幘弁服者朔日受朝之服也以鹿皮爲之有攀以持髮十有二璂玉簪導絳紗衣素裳白玉雙珮革帶之後有鞶囊以盛小雙綬白韈烏皮履黑介幘者拜陵之服也無飾白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素韈烏皮履白紗帽者視朝聽訟宴

見賓客之服也以烏紗爲之白裙襦白韈烏皮履平巾幘者乘馬之服也金飾玉簪導冠支以玉紫褶白袴玉具裝珠寶鈿帶有韡白帢者臨喪之服也白紗單衣烏皮履皇太子之服六衮冕者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犀簪導青纊充耳黑衣纁裳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鰈大帶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黻隨裳色有火山二章白韈赤舄朱履加金塗銀釦飾鹿盧玉具劍如天子遠遊冠者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以具服遠遊冠三梁加金博山附蟬九首施朱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袍紅裳白紗中單黑領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韈赤舄朔日入朝通服袴褶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遠遊冠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瑜玉雙珮方心紛金縷鞶囊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烏紗帽者視事及燕見賓客之服也白裙襦烏皮屐弁服者朔望視事之服也鹿皮爲之犀簪導組纓九璂絳紗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珮自具服以下皆白韈烏皮履平巾幘者乘馬之服也金飾犀簪導紫褶白袴起梁珠寶鈿帶韡進德冠者亦乘馬之服也九璂加金飾有袴褶常服則有白裙襦

羣臣之服二十有一衮冕者一品之服也九旒青璂爲珠貫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寶飾角簪導青衣纁裳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絳爲繡遍衣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朱襪赤舄革帶鉤鰈大帶黻隨裳色金寶玉飾劍鏢首山元玉珮綠綟綬綠質綠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郊祀太尉攝事亦服之鷩冕者二品之服也八旒青衣纁裳七章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銀裝劍珮水蒼玉紫綬紫質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革帶之後有金鏤鞶囊金飾劍水蒼玉珮朱

韈赤舄毳冕者三品之服也七旒寶飾角簪導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韍二章山火紫綬如二品金銀鏤鞶囊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絺冕者四品之服也六旒三章粉米在衣黼黻在裳中單青領韍山一章銀鏤鞶囊自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紅爲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元冕者五品之服也以羅爲之五旒衣韍無章裳刺黻一章角簪導青衣纁裳其服用紬大帶及禆外黑內黃黑綬紺質青紺爲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象笏上圓下方六品以竹木上挫下方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三品以下私祭皆服之平冕者郊廟武舞郎之服也黑衣絳裳革帶烏皮履爵弁者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祭之服也以紬爲之無旒黑纓角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及禆內外皆緇爵韠白韈赤履五品以上私祭皆服之武弁者武官朝參殿庭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按工之服也有平巾幘武舞緋絲布大袖白練裲襠螣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皮鞾鼓人朱褠衣革帶烏皮履鼓吹按工加白練裲襠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爲之通用烏紗牙簪導纓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三品七璂四品六璂五品五璂犀簪導背朱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佩白韈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璂及鞶囊綬佩六品七品綠衣八品九品青衣進賢冠者文武朝參三老五更之服也黑介幘青緌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上及國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有黃金璫附蟬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諸州大中正一梁絳紗公服殿庭文武郎黃紗袍黑領襈白練裲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遠遊冠者親王之服也黑介幘三梁青緌金鉤䚢大帶金寶飾劍玉鏢首纁朱綬朱質赤黃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黃金璫附蟬諸王則否法冠者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一名觧廌冠高山冠者內侍省內

謁者親王司閤謁者之服也委貌冠者郊廟文舞郎之服也有黑絲布大袖白練領褾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
御非冠者亭長門僕之服也平巾幘者武官衛官公事之服也金飾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袴烏皮鞾白練裙襦
起梁帶陪大仗有裲襠螣蛇朝集從事州縣佐史岳瀆視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緋褶大口袴紫附
褠文武官騎馬服之則去裲襠螣蛇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細綾及羅為之六品以下小綾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
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碧裲襠之制一當胸一當背短袖覆膊螣蛇之制以錦為表長八尺中實以綿象
蛇形起梁帶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下金飾隱起而已黑介幘國官視品府佐謁
府國子太學四門生俊士參見之服也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褾領革帶烏皮履朱冠者冠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
去革帶書算律學生州縣學生朝參則服烏紗帽白裙襦青領朱冠者童子髻介幘者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登
歌工人之服也絳公服以縵緋為之制如絳紗單衣方心曲領革帶鉤鰈假帶襪烏皮履九品以上則絳褠衣制
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溝不垂緋褶大口絝紫附褠去方心曲領假帶登歌工人朱連裳革帶烏皮履殿庭加
白練褡襠平巾綠幘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大官署食官署供膳奉觶之服也青絲布袴褶羊車小吏五辮
髻紫碧腰襻青耳屩漏刻生漏童總角髻皆青絲布袴褶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
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黑領袖黑褾襈裙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烏皮
舄劍紛鞶囊雙珮雙綬六品以下去劍佩綬七品以上以白筆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筆白紗中單以履代舄從省
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謁見東宮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鉤鰈假帶方心韈
履紛鞶囊雙佩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紛鞶囊雙佩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之婚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

上子爵并庶人婚假絳公服

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靴與貴臣通服唯天子之帶有十三鐶文官又有平頭小樣巾百官常服同於庶人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爲常服腰帶者搢垂頭於下名曰鋩尾取順下之義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銀庶人以鐵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黃遂禁臣民服親王及三品二王後服大科綾羅色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綾羅色用朱飾以金六品以上服絲布交梭雙紃綾色用黃六品七品服用綠飾以銀八品九品服用青飾以鍮石勳官之服隨其品而加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絁布色用黃白飾以鐵銅太宗時又命七品服龜甲雙巨十花綾色用綠九品服絲布雜綾色用青其後以紫爲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爲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爲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綠爲六品之服淺綠爲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爲八品之服淺青爲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黃爲流外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　程氏演繁露曰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詫矣宋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也暨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邪抑晉公自以意創此舉也宋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創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爲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有者　按此紫緋綠青爲命服昉於隋煬帝巡游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此史傳所紀也然夏侯勝謂士若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揚子雲亦言紆青拖紫丹朱其

轂則漢時青紫亦貴官之服西漢服章之制無所考見史言郊祀祭服承秦制用袀元（袀紺色也）東漢則百官之服皆袀元不聞以青紫如淳注雖有五時服至朝皁服皁衣皁衣即元服也豈服章雖用袀元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所可服歟

唐初士人以棠苎襴衫爲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又請裹頭者左右各三𧝓以象三才重繫前脚以象二儀詔皆從之太尉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太宗嘗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又製進德冠以賜貴臣玉璂制如弁服以金飾梁花趺三品以上加金絡五品以上附山雲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視朝服翼善冠衣白練裙襦常服則有袴褶與平巾幘通用翼善冠進德冠制如幞頭皇太子乘馬則服進德冠九璂加金飾犀簪導亦有袴褶燕服用紫其後朔望視朝仍用弁服

朱子語錄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班駮時見一二如王彥輔麈史猶略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爲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綫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溪沙漠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又曰幞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東

得緊今卻做長脚問橫渠說唐莊宗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如此莊宗在位亦未能便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鎮僭禮爲之後遂爲此樣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樣故以鐵綫插帶中又恐壞其帶以桐木爲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爲我斫個軍容頭來蓋以木爲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爲讖王彥輔麈史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來覺得不安到本朝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其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爲之

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龜袋始於魏唐改魚袋至武后改魚爲龜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服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　按炙轂子魚袋古之算袋魏文帝易以龜取其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一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卿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中敕生平在官用爲褒飾亡沒追收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亡歿隨身魚袋不追

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服裘可也季夏迎氣龍見而雩如之何可服故歷代唯

服衮章漢明章始采周官禮記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衮冕罷大裘又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按今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亞獻皆服衮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爲節以法天烏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也若降王一等則王服元冕羣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用矣猶祭祀之有尸侑以君親而拜臣子硩蔟蟈氏之職不通行者蓋多故漢魏承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請循歷代故事諸祭皆用衮冕制曰可無忌等又曰禮皇帝爲諸臣及五服親舉哀素服今服白袷禮令乖舛且白袷出近代不可用乃改以素服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復用而白袷廢矣

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內出繡袍以賜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飾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又銘其襟帶各爲八字迴文其詞曰中正貞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沖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

元宗開元四年二月制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效又入蕃使則敕借緋紫蕃使迴合停自今以後衛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　唐初賞朱紫者服於軍中其後軍將亦賞以假緋紫有從戎缺胯之服不在軍者服長袍或無官而冒衣綠有詔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繡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威衛以豹領軍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

八年敕諸笏三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以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齎報笏假

版官者亦依此例　張九齡傳九齡體有蘊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

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請罷之詔可　按袴褶魏晉以來以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晉制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戒嚴服之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衣為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袴褶者又似是褒衣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便者與戒嚴之說不類唐時以袴褶為朝見之服開元以來屢敕百官朝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蓋以為六品以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為袴又為袷也然袴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輿服志羣臣服條內有緋褶大口袴則似是二物然不知所謂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訂之　復考畢仲衍中書備對冕服條下袴褶注云紫緋綠各從本服白綾中單白羅方心曲領白綾袴本品官導駕則騎而從之詳其說所謂紫緋綠即後來之公服而非祭服朝服也（祭服青衣朝服緋衣不分紫緋綠三等）但所謂白綾者今之公服所無而中單白羅方心曲領後之衣公服者亦未嘗服之蓋古人盛服必有中單冕弁朝祭之服皆有之多以白為之而緣以朱繡之屬意公服之初制亦必有此後來流傳既久寖從簡便而朝服之裏所衣者非中單乃流俗不經之服如所謂紫袍皁褙之類是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二終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八

君臣冠冕服章

宋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衮冕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纊並貫眞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眞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絛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衮服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朶飾以金鈒花鈿窠裝以眞珠琥珀雜寶玉紅羅襦裙繡五章青褾襈裾六綵綬一小綬三結玉環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綬帶飾並同衮服白羅中單青羅襪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玉鏢首鏤白玉雙珮金飾貫眞珠金龍鳳革帶紅韈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謁太清宮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册尊號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則服之大中祥符初將東封有司言封禪當服大裘冕無旒以羔皮爲之而舊制用衮冕之服詔依南郊服衮冕六年五月朝拜聖像時屬盛暑而皆衮服有司請别制皁衣以順時令從之通天冠二十四梁犀簪導紅絲組帶金鈒花鈿以珠寶施博山附蟬絳紗袍以織成龍紅金條紗爲之紅裏皁褾襈裾白羅中單蔽膝以紅紗紅羅裏飾與袍同紅羅裙紅紗裏白羅方心曲領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出乘玉輅入乘金輅正冬大會五月朔受朝則服之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皁紋鞾大宴則服之赭黃淡黃褑袍衫紅袍常朝則服之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窄黃袍衫而下比皁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

皇太子之服袞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瑜玉雙珮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鈒花飾青羅襪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鈒花玉鏢首白羅襪朱履金塗銀釦從祀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博山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皂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皂褾襈方心曲領白羅襪黑舃革帶佩綬劍劍同袞服襪帶勒帛受册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皂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帶

王公以下冠服唐制有袞冕九旒鷩冕八旒毳冕七旒絺冕六旒元冕五旒爵弁朝服公服袴褶弁服宋朝省八旒冕六旒冕公服弁服九旒冕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緋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緋蔽膝繡山火二章白花羅中單玉裝劍佩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緋白羅大帶緋羅韈履親王中書門下奉祀則服之九旒冕無額花元衣纁裳悉畫小白綾中單獅子錦綬二銀環餘同上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導衣畫虎蜼粉米三章裳畫黼黻二章銀裝佩劍革帶餘同九旒冕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無章銅佩劍革帶餘同七旒冕青羅衣裳四品五品為獻官則服之六品以下無劍佩綬紫檀衣及裳羅為之皂大綾綬銅佩御史博士服之平冕無旒青衣纁裳無劍佩綬餘同五旒冕太祝奉禮服之五梁冠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豎筆緋羅袍緋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皂褾襈緋白羅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劍佩銀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白綾襪皂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省冠如籠巾貂蟬籠巾編藤漆之塗金銀飾玳瑁蟬一金蟬六御玉三梁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劍佩師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

豸角衣有中單兩梁冠犀角簪導銅劍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冠導駕則騎而服之矣　國初令禮官檢討模畫袴褶衣冠形像且云武弁平巾幘飾是一物兩名乃於籠巾中別畫一幘中書門下奏議據令文明武弁非袴褶之冠合是具服有劍履佩綬又非騎馬之服乃請導駕官止用平巾幘袴褶靴笏如平巾幘制度未詳且以今朝服冠代之當戴籠巾者亦不帶導駕官袴褶色未久本品色者止用見著服色其起梁帶依禮官之議權以革帶充自是遂爲定制

公服唐制謂之常服色同袴褶曲領垂胡加襴折上巾唐制都督刺史品卑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知州防禦團練刺史衣綠者借緋衣緋者借紫其爲通判知軍監止借緋其後江淮發運使同轉運提點刑獄同知刺史州凡升朝官緋綠二十年遇恩賚敘勞以賜其制恩者給以公服紫衣犀帶緋衣塗金寶瓶帶東封西祀京朝官服色經十五年者聽敘內職亦許窄袍景德三年詔出入內庭不得服皁

腰帶之制恩賜有金毬路荔枝師蠻海捷寶藏方團二十五兩荔枝自二十五兩至七兩有四等師蠻二十五兩海捷十五兩寶藏二十兩惟毬路方團胯餘悉方胯荔枝或爲御仙花束帶亦同金塗天王八仙犀牛寶瓶荔枝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窪面天王八仙二十五兩犀牛寶瓶自二十五兩至十五兩有二等荔枝自二十兩至十二兩有三等師蠻自二十兩至十八兩有二等海捷十五兩至十兩有三等雙鹿自二十兩至四兩有九等行虎七兩窪面自十五兩至十二兩有二等束帶之制有金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荽鳳子寶花荔枝自二十五兩至十五兩有三等師蠻戲童二十五兩海捷自二十兩至十五兩有二等犀牛二十兩鳳子寶花十五兩金塗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牛野馬十五兩雙鹿自二十兩有三等胡荽自十五兩至十兩有三等犀有上等次等以牯犉爲別出黔南者在南海之下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林學士承旨李昉

等奏曰奉詔詳定車服制度按禮部式飾以金玉之類蓋腰帶之制也今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以下升朝官雖未升朝已賜紫緋內取諸軍將校並服紅鞓金塗銀緋方雖升朝著綠者公服上不得繫銀帶餘官服黑銀方團胯及犀角帶貢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鐵角帶恩賜者不用此制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於庶僚豈可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景德三年詔出入內庭不許服假通犀帶大中祥符五年詔曰方團金帶優寵輔臣今文武庶官及技術之流率以金銀倣效甚紊彝制自今除恩賜外悉禁之

笏唐制五品以上用象上圓下方六品以下用竹木上挫下方宋朝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千牛衣綠亦用象庭賜緋綠者皆給之

魚袋唐制散官二品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及都督刺史皆帶魚袋國初其制多闕雍熙元年南郊畢內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官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庭賜紫者給以金塗魚袋賜緋亦有特給者）京朝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大中祥符六年詔技術官未升朝賜緋者不得佩魚袋

重戴唐時士人多尚之國初御史臺皆戴餘官或戴或否淳化二年六月御史臺奏舊儀三院御史在臺及出使並重戴其出使重戴事已久廢其有御史出臺爲省職及在京釐別務者請依舊儀違者罰一月俸從之十月令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樞密三司使副則不又五代以來新進士亦重戴遂以爲俗脫白則止國初因舊制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時服建隆三年乃徧賜百官每歲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爲十月近臣軍校增給錦襖袍中書門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鵰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

大錦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件（公服錦寬袍綾汗衫袴勒帛丞郎給舍大卿監以上不給錦袍者加以黃綾繡袍肚）其次四件（無錦袍係大將軍及少卿監郎卿以上等官）其次三件（無袴係將軍知雜御史至大理正等官）其次二件（無勒帛係通事舍人承制崇班等官小內職汗衫以綾小文臣以絹）閤門祇候內供奉官至殿直京官編修校勘止給公服端午亦給應給錦袍者汗衫以黃縠別加繡袍肚小扇誕聖節所給如時服（京師禁廂軍校衛士內諸司胥吏及工巧等人並皆給時服有差）朝官京官內職出為外任通判監押巡檢以上者（大藩府監務者亦或給之）每服十月時服開寶中皆賜窄錦袍太平興國以後文官知制誥武官上將軍內職諸司使以上皆賜錦朝官供奉官以上皆賜紫地造花欹正京官殿直以下皆賜紫大綾在外禁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次賜紫綾色絹親王宰相生日賜衣五事宰執樞密使宣徽使初拜加恩中謝日亦如之郊禮禮畢宰相親王以下賜襲衣有差

士庶人之服太平興國七年李昉等奏議按唐制禁外官袍衫之內輒服朱紫近年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之下多服紫色衣並望禁止已著緋者聽舉人私第通服皁衣職官之家子孫弟姪不用此制又案唐天成三年詔令後庶人工商只著白衣今請縣鎮公吏及工商技術不係官樂人通服皁白從之端拱二年申明前詔令御史臺嚴加糾察又令巾子不得過二寸五分婦人禁戴假髻非命婦不得服銷金泥金眞珠裝綴衣服至道元年十月許士庶工商通服紫咸平二年申明鋪金泥金之禁大中祥符元年又禁以錎金金線飾器服八年復下詔自宮禁逮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為飾嚴其科禁自是遂絕又禁民間服皁班襭衣

仁宗景祐二年八月詔本朝帝后及羣臣冠服多沿唐舊而循用之久則有司寖為繁文以失法度其令入內內

侍省御藥院與太常院詳典故造冠冕蠲減珍華務從簡約俾圖以進由是改製衮冕服冕版裁令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所謂翠旒碧鳳二十四犀瓶二十四琥珀瓶四神帶二分旒玉鈎悉罷之而冕頂以青羅表繪龍鱗以代龍鱗錦用紅羅裹繪紫雲白鶴以代紫雲白鶴錦上以金絲為網而舊以金絲感八龍止存其四又以青羅繪龍鱗飾冕箱及柱以易龍鱗錦補空地以雲龍細窠以易玉金輪等七寶其所施花隧素隧天河帶組款慢帶六綵綬冕之金釦玉環皆裁損輕於舊而以青羅繪龍鱗錦為納言以代玉加黈纊玉簪上衣用青羅以紅羅襈繡日月星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間以雲疏密視所宜去所謂細窠及珠璣飾下裳用紅羅繡藻及粉米黼黻蔽膝繡升龍二以雲補空地去細窠除帶首黃金葉以銷金代之

慶歷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所祀鬼神大小以為制度今大中祠所遣獻官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為初獻餘公卿皆七旒冕制無差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請宜詳周禮因所祭鬼神以等獻官冕服之制詔太常禮官議復奏曰周官王之冕服有六自昊天至羣小祀皆王者親祀而差六服視神之上下以為別聖朝之制唯皇帝親祠郊廟及朝會大禮服衮冕而其下諸冕皆不設歲奉常祀大中祠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悉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等差至於小祠獻官以公服行事謹案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皁綾綬銅裝劍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公卿祭服仍舊從品外小祠獻官如令以祭服行事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亦准此詔施行焉

至和三年王洙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制重而華飾繁願集禮官參定詔禮院詳定典禮上閣禮院繪圖以進敕御

禮院更造其後冕服稍增侈如故

皇祐三年御史臺皇親侍祠大朝會大將軍至副率當本品朝服宜下有司製造詔禮官詳典故而禮官言准令乘輿服并皇太子服並云絳紗袍諸臣服即言絳紗單衣並當以單羅爲之朝服有褎者請除去及冠服非儀者皆當改正

皇祐四年禮院以中單制不明考求以奏曰禮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鄭康成曰此諸侯之禮繡讀爲綃綃繒名繡黼丹朱以爲中衣孔穎達曰黼刺繒爲黼文丹朱赤色染繒爲赤色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猶今中單晉詩素衣朱襮孔穎達引釋器以釋之曰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其制如深衣故禮載深衣連衣裳而純之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又曾詩素衣朱綃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爲綃刺爲黼文謂之綃黼綃上刺黼以爲衣領名爲襮開元禮天子服袞冕元衣纁裳白紗中單羣官服衮冕青衣纁裳白紗中單今者詳古服之中衣以素爲之以朱爲領緣而領刺黼文即禮記所謂綉黼丹朱中衣詩所謂素衣朱襮也今之祭服既有中單又別爲裏與古弗合然則中單之制宜用繒素而朱領緣領刺以黑白黼文禮云大夫之僭禮則諸侯之服今五等祭服宜悉依此制詔如太常議

仁宗時太平日久士民富樂寖爲浮侈乃下詔禁約令京師士庶得衣黑褐地白花藍黃紫地撮暈花女子得衣白褐毛緞褐帛又屢下詔禁塗銷黃金爲衣服器物之飾嘉祐末詔禁天下衣黑紫　初皇親與內臣所衣紫皆再入爲黝色後士庶寖相效而言者以爲奇衺之服故禁之服者猶不止

英宗治平二年詔袞服如景祐二年制悉去繪畫龍鱗紫雲白鶴蹙金絲龍除下裳繡外袞服並繪而不繡　知

太常禮院李育奏言竊以郊廟之祭本尙純質袞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之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龍錦犀寶七星雲鶴之飾何則鷸羽蜯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袞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顓用袞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尙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餘豈足爲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之皆倣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章聖封泰山禮官請服袞冕帝曰前王服黑裘尙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袞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確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尙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案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會要所載寶錦之飾況天地之德無物以稱宗廟之薦不美多品惟純質之器法度之服僅可饗之其袞冕之服及韠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院少府監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典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尙存顯慶初長孫無忌等采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爲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爲宜如育言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二年減定之制

一切改造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爲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黝上朱下以金飾版側以白玉珠爲旒貫之以五采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深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褾領織爲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爲一行重以爲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朱綠終韠紱爲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佩朱襪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爲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復詔禮院再詳明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定可因而用也乃詔如景祐二年之制

神宗元豐元年詳定官言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袞冕唐開元禮開寶通禮皇帝詣行宮及大次並服袞冕出次則改服大裘冕臨燔柴則脫袞服裘今赴行宮則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則服靴袍臨祭則以袞冕有戾於古請從唐制詔下參議禮官咸謂大裘之制本以尙質而後世寖文今參考舊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尺有六寸前圓低寸二分而後方元表朱裏以繒爲之而以黑羔皮爲裘以黑繒爲領袖當暑則請從梁陸瑋議以黑繒爲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爲緣帝以去古遠不經見使之審定而詳定官陸佃以爲冕服有六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謂服裘而以袞襲之此冬祀之服也夏祀亦將衣裘乎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神地祇並服袞去裘其後禮部亦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隋唐猶可考隋制以黑羔皮爲裘黑繒爲領袖及

裏緣袂廣可運肘長可袪膝請令有司改制

詳定所又言國朝以白珠爲旒蓋沿漢舊而其冕廣長之度自唐以來率意爲之景祐中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爲法凡冕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今以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則非弁師所謂元冕朱裏者也周回用金稜天版四面用金絲結網旁用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元紞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色藻爲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宜表裏用繒庶協孔子麻冕純儉之義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屬前爲陽故三以象奇後爲陰故四以象偶今裳乃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考古不合請改用七幅幅廣二尺二寸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綼裳下有純謂之緆綼緆之廣各寸半表裏合用三寸羣臣祭服之裳倣此

又言古者皆以冕爲祭服未有朝服而助祭者百官不執事者皆服常袍袀元以從此禮之失也宋齊王公平冕九旒卿七旒梁陪則五等諸侯平冕九旒卿六大夫五旒唐開元略具五旒而百官各以品服之令文祀儀冕有九旒七旒五旒今乃有四旒冕又服者不以官秩故分獻四品官皆服四旒冕博士御史則冕五旒而衣紫檀太祝奉禮則服平冕而無瑞玉此因循不講之失也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別事神事君之禮今皇帝冬至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當朝服至親祠郊廟皇帝既嚴袞冕而侍祠之官亦朝服豈禮之稱哉古者齋祭猶異冠況人神異禮朝祭異事乎百官雖不執事不當朝服侍祠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扶宿衛官外侍祠及分獻並服祭服皆如制修製五冕及爵弁以正冕弁之名又禮曰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擬事當從王所祭之服請依周禮從之

三年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周官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鄭氏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賈公彥曰覲禮天子袞冕負黼扆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袞冕而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孔穎達曰天子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朝服執贄入應門漢制百官賀正旦天子服通天冠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凡爲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既以因襲而本朝亦用袞冕臣等以爲周禮朝覲若春夏受贄於朝則君臣皆朝服秋冬受贄於廟則君臣皆祭服今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羣臣服朝服未合禮意其元日受朝賀宜服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詳定所又言按鄭氏說凡冕之制以版爲中前圓後方前低一寸二分廣八寸長尺六寸此廣長之制也周官弁師曰諸公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而鄭氏以爲延紞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又曰諸公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而說者曰瑱以塞耳笄以貫武鄭氏謂瑱或名爲紞君五色臣三色笄者屈組爲紘屈組謂以其一繫之左笄遶頤下自右而上仰屬於笄屈繫之垂其餘爲飾今羣臣之冕則以青爲覆以金鍍銀稜非元覆纁裏之制自九旒冕而下皆綴兩繒帶以繫之非組紘之制以纊爲充耳非所謂玉瑱以犀爲簪導非所謂玉笄公卿之衣不以緇非所謂五冕冕又旁垂青纊益非古制請製五冕其廣長如前元覆纁裏以繒爲之其繅就玉玉則袞冕九旒旒九玉玉三采鷩冕七旒旒七玉毳冕五旒旒五玉玉皆三采先朱次白次蒼並以玉笄貫武青組爲紘絺冕三旒旒三玉二采朱綠其元冕無旒爵弁前後平並用象笄以緇組爲紘纁邊旁以三色之紞垂玉瑱以充耳其後詳定所言古者冕有紘冠有纓今衣服令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改用紘玉以朱組紘九旒以青七旒五

旒及平冕以緇縹邊而去其所綴兩繒帶平冕改爲元冕用繒色赤而微黑者爲之

四年詳定儀注所言凡在朝君臣同服漢承秦改六冕之制但元冠絳衣魏以來名爲五時朝服隋唐謂之具服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皆絳紗單衣其冠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別隋志曰梁別貴賤自漢始也綬則以組爲之本以貫佩玉而承受韋形五禮精義綬以別尊卑彰大德故漢制相國至百石長吏三采二采一采之等然則冠以梁之多少別貴賤綬以采之纚縟異尊卑其來尚矣古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畿外諸侯遠於尊者而伸則以九以七以五從陽奇之數王朝公卿大夫近於尊者而屈則以八以六以四從陰偶之數本朝衣服令通天冠二十四梁乘輿服蓋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若人臣之冠則自五梁而下與漢唐少異至於綬則乘輿及皇太子以織成諸臣用錦爲之一品二品冠五梁中書門下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三梁四品五品二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亦三梁而綬有暈錦黃獅子方勝練鵲四等之殊六品則去劍珮綬隋唐冠服皆以品爲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有品有官有職以品與職定冠綬之制則高下相牴牾請以官爲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準仍分官爲七等冠綬亦如是　七梁冠金塗銀稜貂蟬籠巾蟬舊以玳瑁爲蝴蝶狀今乃改爲金附蟬犀簪導銀立筆朱衣朱裳白羅中單並皁褾襈緋蔽膝隨裳色方心曲領緋白羅大帶革帶玉佩錦綬以天下樂暈錦青絲網間施三玉環白襪黑履革帶以金塗銀稜玉佩以金塗銀裝爲第一等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無貂蟬籠巾銀裝玉佩雜花暈錦綬餘同三公服爲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執政官東宮三師服之六梁冠白紗中單銀革帶佩方勝宜男錦綬銀環餘同七梁冠服爲第三等大學士學士直學士東宮三少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殿中監大司成散騎常侍特進金紫銀青光祿三大夫太尉節度使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餘

同六梁冠服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九等卿大司樂祕書監殿中少監國子祭酒宣奉通奉通議大中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通侍大夫樞密都承旨服之四梁冠簇四盤雕錦綬餘同五梁冠服九寺少卿大晟典樂祕書少監國子辟廱司業少府將作軍器都水使者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太子左右庶子少詹事諭德尚書左右司郎中員外六曹諸司郎中朝議奉直朝請朝散朝奉大夫防禦團練使刺史大將軍正侍中侍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駙馬都尉帶遙郡武功大夫以下樞密副都承旨服之三梁冠金塗銅革帶佩黃獅子錦綬鍮石環餘同四梁冠服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司諫正言尚書六曹員外郎外符寶郎少府監作監軍器少監太子侍讀侍講中舍人親王府翊善侍讀侍講九寺祕書殿中少監辟廱丞大晟樂令兩赤縣令大理正司直評事著作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太常宗學國子辟廱博士太史局令正丞五官正朝請朝散朝奉承議奉議通直郎中亮中衛拱御左武右武郎諸衛將軍率府率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略武經武義武翼郎醫職翰林醫正以上內符寶郎閤門通事舍人敦武脩武郎服之二梁冠角簪方勝練鵲錦綬餘同三梁冠服在京職事官閤門祗候看班祗候率府副率升輦輅立侍內臣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刑部尚書侍郎大理卿少卿侍御史刑部郎中大理寺正丞司直評事並冠獬豸冠服青荷蓮綬錦

羣臣祭服之制正一品九旒冕（金塗銀稜有額花）犀簪青衣（畫降龍）朱裳蔽膝白羅中單大帶革帶玉佩錦綬青絲網玉環朱襪履（革帶以金塗銀稜玉佩以金塗銀裝綬以天下樂暈錦）親祠大理使亞獻終獻太宰少宰左丞每歲大祠宰臣親王執政官郡王充初獻服之（奏告官以依本品服已下準此）從一品九旒冕（無額花）白綾中單紅錦綬銀環金塗銀佩餘如正一品服親祠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尚書太廟進受幣爵奉幣爵宗室每歲大祠捧俎官大祠中祠初獻官服之二品七旒冕角簪青

衣(無降龍)餘如從一品服親祠吏部侍中殿中監大司樂光祿卿讀册官太廟薦俎贊進飲福宗室七祀配享功臣分獻官每歲大祠(謂用宮架者)大司樂大祠中祠亞終獻大祠禮官小祠獻官朔祭太常卿服之三品五旒冕皁綾綬銅環金塗銅革帶佩餘如二品服親祠舉册官太樂令光祿丞捧俎饌籩豆簠簋官分獻官(分獻壇遺從祀)太廟奉瓚盤薦香燈安奉神主奉毛血槃蕭篚肝膋豆宗室每歲祠祭太樂令大中祠分獻官服之無旒冕素青衣朱裳蔽膝無佩綬餘如三品服奉禮協律郎郊社令太祝太官令親祠擡鼎官進摶黍官太廟供亞終獻金斝供七祀獻官執爵官服之五旒冕紫檀絁衣餘如三品服監察御史服之三都初獻八旒冕經略安撫鈐轄初獻六旒冕亞獻並二旒冕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初獻四旒冕亞獻終獻並無旒冕

百官公服舊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七品綠九品青元豐之制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以木為笏上挫下方武臣內侍皆服紫而不佩魚假版官及伎術若公人之入品者並聽服綠官應品而服色未易與品未及而已易者或以年格或以特恩治平四年京朝官衣緋綠十五年熙寧元年見任陞朝官衣綠正郎以上衣緋二十年並改服色此特恩也又令臣僚嘗奉使北朝及接押伴使人遇到闕起居赴宴會借服者聽服入朝

凡帶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石角墨玉之類各有等差玉帶不許施於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銅鐵角石墨玉之類民庶及郡縣吏伎術等人皆得服之熙寧六年收復熙河二州帝御紫宸殿宰臣王安石率羣臣稱賀上遂解所服玉帶賜焉八年岐王顥嘉王頵言蒙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乞寶藏於家不敢服用帝不之許命工別琢玉帶以賜之顥頵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魚賜之親王佩玉魚自此始也

元豐五年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大觀二年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紅鞓帶不佩魚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服皆元衣纁裳以象天地之色裳之飾有藻粉米黼黻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今祭服上衣以青其繡於裳者藻及粉米皆五色圓花藉之而黼用藍黻用碧與黃且虎蜼共一章粉米共一章今皆異章而畫不應古制請下有司製五冕之服章袞冕之章九（衣繪龍山華蟲火虎蜼裳繡藻粉米黼黻）鷩冕之章七（衣繪華蟲火虎蜼藻粉米裳繡黼黻）毳冕之章五（衣畫虎蜼藻粉米裳繡黼黻）絺冕之章三（衣繪粉米裳繡黼黻）元冕衣無章裳刺黻爵弁則緇衣纁裳從之

詳定儀注所言按周以上祭服無劍而有屨故周官司服之職悉不著劍自秦及西漢艱危用武之時朝祭服皆佩劍東漢大祭祀玉佩絇屨以行事惟朝倘佩劍晉制服劍以木代之謂之班劍東齊謂之象劍今冬正大朝會若服三代之冕服而用三代之禮則去劍可也若服秦漢之服而用秦漢之禮則可存劍然文武異容佩劍之制不當施於朝事又周禮以不脫屨為䙝以脫屨為相親今冬正朝會若用周禮則服當無劍若襲秦漢之故又恐佩劍而趨朝脫屨而示䙝與三代禮意不合其冬正朝會乞約用周禮不服劍不脫屨爲從之而禮文所亦言儀禮尸坐不脫屨鄭氏以爲侍神不敢惰又古者朝服不佩劍秦始加之後漢祭服亦不佩劍劍者武備服以事神於義無取今祭祀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劍尤爲失禮於是又去景靈宮太廟南郊儀注及熙寧祀儀內解劍脫舄履之節

又言古者諸侯及羣臣助祭本無執玉帛羔雁之儀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說者以爲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羣臣冕服助祭執笏當事則搢笏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

又言古者六冕皆赤舃詩曰王錫韓侯元衮赤舃則諸侯之舃與王同孔穎達亦謂卿大夫服冕者赤舃餘服則屨士冠禮曰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而說者曰複下曰舃禪下曰屨而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凡舃之飾如繢次故舃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舃黑飾是也凡屨之飾如繡次故屨之飾用北方之色白屨黑飾是也今冕服赤舃自天子至四品官及監察監禮太祝奉禮皆以禪下爲之無舃屨之別又無絇繶純之飾伏請六冕並用赤舃皆複下爲之以絛爲口緣又綴絛於牙底相接之縫中以繒一寸屈之爲絇著於屨首容穿繫以結於足爲之行戒皆飾以黑云

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言舊制大禮行事執事官皆服祭服餘服朝服至元豐七年呂升卿始有行事及陪祠官並服祭服之儀今欲令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其贊引行事禮儀使太常卿太常博士閤門使樞密院官進接圭殿中監止供奉皇帝其陪位官止導駕押宿及主管事務并他處行事官仍服朝服從之　五月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羔皮乃作短袍樣襲於衮衣之下仍與衮服同冕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共議　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衮中裘而表衮何以示裘衮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衮

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衮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衮蓋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何必服他衣以藩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二重衣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衣也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衮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之時始以衮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衮服裘之義合請從唐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爲之佃復破其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裘冕必服衮衮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衮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復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之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爲之充不經見兼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衮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雖不知覆裘以衮然尙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元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衮豈借衮以爲飾哉今謂祭天用衮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衮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於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也同袍褻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衩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謂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定其後詔去黑羔皮

而以黑繒製造焉

徽宗大觀元年議禮局言太社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奉祀至郡邑則用常服乞降祭服詔頒制度於州郡然未明製造至政和間始詔州縣冠服形製詭異令禮制局造様頒下轉運司製造以給州縣焉

大觀中復詔置局議禮於是宇文粹中上所編祭服製度其論冕曰古者冕以木版為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元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元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羣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長之制以青羅為覆以金鍍銀稜為飾非古元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為等差合綵絲為繩用以貫玉謂之繅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為差今羣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線非玉藻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為差之義又獻官冕服雜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袞冕臣竊以為非宜元豐中禮官建言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鷩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元冕選人以上爵弁詔許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盡服元冕無旒臣竊謂依此參定乃合禮制古者三公一命袞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鷩冕蓋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鷩冕八旒毳冕六旒絺冕四旒元冕三旒其次二旒又其次無旒依元豐詔旨參酌等降為侍祠及攝祭之服長短之度采色之別皆乞依古制施行又按周禮諸侯爵有五等而服則三所謂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古者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為節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

侯伯其實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羣臣之服自鷩冕而下分為三等三都四輔為一等初獻鷩冕八旒經略安撫鈐轄為一等初獻毳冕六旒亞獻並元冕二旒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事為一等初獻絺冕四旒亞終獻並元冕無旒其衣服之制則各從其冕之等又曰今之紘組仍綴兩繒帶而結於頤冕旁仍垂青纊而不以瑱以犀為簪而不以玉笄象笄並非古制乞下有司改正從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袞冕冕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青表朱裏前後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間相去一寸）青碧錦織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寸朱絲組帶為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寸袞服青衣八章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纁裳四章繡藻粉米黼黻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白羅中單皁褾襈紅羅革帛青羅襪帶緋白羅大帶革帶白玉雙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如大綬間施玉環三朱襪赤舄黃羅緣覲祠服之大裘青表纁裏黑羔皮為領褾襈朱裳被以袞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高一尺廣一尺犀簪導朱絲組帶為纓絳紗袍織成雲龍皁羅褾襈紅羅為裏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皁褾襈繡雲龍白羅方心曲領革帶餘同冕服大祭致齋詣景靈宮太廟行宮禮畢還宮元正冬至大朝會臨軒册命皇后皇太子諸王大臣親耕籍田服之詔通行

議禮局上所定皇太子服飾之制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組絲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加元服從祀納妃釋奠文宣王服具服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袞冕）受册謁太廟服之詔頒

行

七年初作明堂禮制局言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祀昊天上帝則郊祀是也享先王則宗祀在其中蓋於大裘舉正位以見配位於袞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以天道事之則舉尊明卑以人道事之則舉卑明尊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與郊祀異請從袞冕從之

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舄履制度下項絇（履上飾也）繶（底飾也）純（緣也）綦（履帶也）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為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奉聖旨依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為樣制賣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緣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下減去一繶並稱履宣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繶純並稱履

高宗紹興元年宗祀明堂僅有朝服十三副祭服六十二副乃命工部增造祭服六十三副及贊者樂武之服（贊者緋羅寬衫介幘樂正降公服引舞武弁冠緋繡抹額鸞衫革帶履叉襆頭紫繡袍抹額文武舞人紫絁冕皁繡袍革帶履樂正幘緋絹寬衫勒帶）國子監丞王普言近世冕服制度沿襲先儒夫後方前圓後仰前低元表朱裏此冕之制也今則方圓俯仰幾於無辨且以青為表而飾以金銀矣衣元裳纁裳前三幅後四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且為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則以隋火以圓也今則以銳宗彝宗廟虎蜼之彝也乃畫虎蜼之狀而不為彝粉米米而紛之者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蔽藉佩有衡璜琚瑀衝牙而已乃加以雙滴而重設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列為錦綬而間以雙環以至帶無紐約芾無肩頸舄無絇繶中衣無連裳其他訛謬未暇悉舉祖宗屢嘗講究以舊服數多不欲廢棄渡江之

後舊服無存者明堂所造纔數十副宜因茲改作是正訛舛一從周制事下太常五月禮官言國家承唐舊初有五冕之名其後去三公衮冕及絺冕但存七旒鷩冕五旒毳冕無旒元冕凡三等自尚書服毳至光祿丞亦服焉貴賤無差宜增鷩冕為八旒毳冕為六旒復置絺冕為四旒幷無旒元冕為四等其他制作失宜當改正者令畫以圖式送寺修改

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言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元豐中何洵直議以黑繒作大裘如衮惟領褎用羔議者謂純用羔恐太重難服今請如洵直議從之皇太子之服中興後如政和制其後詔太子繫通犀玉帶不佩魚先是禮官參稽禮典謂無佩魚之文（舊制親王賜玉帶加佩玉魚）皇太子受册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謁太廟別廟行禮服衮冕朝謁景靈宮服常服（七年三月禮官言朝謁景靈宮所服典故不載請依禮典服常服先是元年十一月詔皇太子遇大宴賜花比親王增其四梁枝二以羅製之淳熙十四年命皇太子參決國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於議事堂嘉定二年七月皇太子奏製造冠冕合用珠玉皇后盡出首飾付道司節約之美超古冠今請宣付史館）皇子之服紹興三十二年禮官言皇子鄧慶恭三王遇行事服朝服則七梁額花冠貂蟬籠巾金鍍銀立筆眞玉佩綬金鍍銀革帶烏皮履若服祭服則金鍍銀八旒冕眞玉佩綬金鍍銀革帶烏皮履緋羅襪詔文思院製造隆興二年令祇候庫以眞玉為鄧慶恭王大禮所服玉佩綬

羣臣祭服朝服之製中興後如政和初定羣臣章服之制魚袋紫以金緋以銀治事及二十年者賜緋服緋及二十年者賜紫惟覃沛則凡服綠服緋十五年者皆改賜有司或自補官理歲月紹興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貴近之子初年受命則十五歲已服緋初年賜緋則年未冠已賜紫失於太濫遂以出官之日為始比之滋事所減已多比之初補粗為有節若勞績可稱或奏對稱旨而特恩改賜者不拘此制（紹興五年慶典致仕官朝奉郎八十以上賜章服京朝官）

八十以上賜緋綠及十年者亦改賜若庶官除侍郎服緋綠者謝日改賜章服則始於建炎四年之詔內外臣僚以滅磨勘轉官及郊禮恩回授父改章服則始於紹興五年從葛與時周葵之請其特賜章服者張所以招撫河北陳公輔以諫臣論奏得體李德芻李朝正以縣令召對司業高閌祭酒林光朝祕書少監游操陳騤鄭丙以車駕幸學省餘不勝紀隆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用韋淵例乾道四年賜鄭藻淳熙十六年賜郭師禹乾道四年賜太學上舍生左承務郎黃倫袍笏於崇化堂祇受後釋褐皆如之中興以來文武臣初除正謝進士唱名賜襲衣章服及百官賜時服並遵用省記崇寧看詳祇候庫格乾道二年戶部言左藏東西庫每歲所賜錦袍親王宰執以全疋餘裁裂給之請皆以全疋上從之技術官之服有紫緋綠乾道四年太上皇帝以朱仲謙醫藥之勞賜紫有司言舊制醫官未曾賜緋黃等賜紫者許執奏詔特於祇候庫給賜若安南國加恩則賜衣一襲紫羅夾公裳綾汗衫勒帛袴紅羅夾繡三襠舊制服帶乘輿東宮以玉輔臣侍從以金親王勳舊間賜以玉其次有犀有角玉帶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中興以來宗室如居廣士輵璩伯圭勳臣如劉光世吳璘舊弼如史浩外戚如吳蓋楊次山等皆賜玉帶以示異恩其賜金帶及紅鞓犀帶佩魚如元豐以來故事紹興元年詔已給賜者不再賜還除合加魚袋者賜之三年詔侍從金帶於左藏庫關借管軍帶御器械朝謝武臣朝辭賜金帶並許繫宗室正任及殿庭供職橫行亦如之是歲賜岳飛金帶金束帶賜其將佐其花犀帶非宗室不許服閤門官亦許繫金帶或以左藏庫權借經筵進講終篇講官賜金帶象簡鞍馬紹興二十五年講易終篇賜宰輔犀侍讀已下金帶或加賜金魚淳熙七年讀三朝寶訓終篇宰輔賜犀金帶侍讀以下賜鞍馬紹興九年詔太常寺應奉祇應使臣亦依閤門例服紅鞓帶前宰執不帶職者同庶官復執者亦許繫笏頭毬文金帶紹興六年秦檜以觀文殿學士朝見因有是命乾道三年姜詵以曹臣賜金御仙花帶後權工部侍郎詔依本班服繫又太上皇帝賜浙東提點刑獄張津金帶四年三月詔樞密院諸房副承旨令祇候庫賜金帶八年詔左諫議大夫姚憲嘗為侍郎賜金帶令依舊服繫著為例又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閣至敷文閣待制權侍郎服紅鞓排

方黑犀帶仍佩魚（故事從宮不帶待制以上職名而罷者止服黑帶佩魚淳熙十年始詔權侍郎以上罷任不帶職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佩魚）淳熙元年幸玉津園燕射保信軍節度使鄭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等中的賜襲衣金帶三年詔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權繫紅鞓角帶回日依舊紹熙四年四川制置使京鏜因任賜金帶嘉定十四年詔宗室節度使帶嗣王郡王國公及檢校并許佩魚（高宗皇帝初開大元帥府服排方玉帶語汪伯彥等曰吾陛辭日皇帝賜以寵行吾邇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建炎元年賜宗澤襲衣金帶紹興二年賜韓世忠帶笏二十五年賜安南李天祚襲衣御仙花帶凡郊祀加恩及襲封皆賜爲并馬二匹金鍍銀鞍轡纓紱其賜外國金帶皆以銀爲匣嘉定中眞德秀余嶸李埴陳晐以帥臣楊簡以耆儒各賜金帶也）

高宗初踐阼於南都隆祐太后命內臣上乘輿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閒燕之所服也（退朝帽而不巾否則小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願即位後退朝閒燕止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也履袍亦曰靴袍（乾道七年改履爲靴）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帛紋鞾大宴則服之赭黃淡黃䙆袍衫紅袍常朝服之窄袍便坐視事服之赭黃袍衫而下皆皁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黃袍忌前一日服之（紹興五年五月車駕款謁太廟別廟其日乃忌前禮官請禁中先服紅袍謁廟行禮畢還內至宮中易忌前之服）後殿早講皇帝服帽子紅袍玉束帶講讀說書官公服繫鞋晚講皇帝服頭巾背子講官易便服（此嘉定四年講筵之制也）石林葉氏燕語曰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爲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腋下與背子垂帶余大觀閒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裏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爲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又曰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閒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數十年來衣服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諠浮略同而不以爲非舊鳳翔郿縣出綃以緊細如箸者爲貴近歲衣道服者綃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返以眞茸爲之一綃有直十餘千者此何理也　程氏演繁露曰襦者短衫也莊子曰未解裙襦廉范傳曰昔民無襦今五袴也褐者裾垂至地張良傳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卽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略同其異者背子開袴裘則逢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略與裘異裘之兩裾交相掩擁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師古略舉其槩故不能詳也長背子古無之或云近出宣政間然小說載蘇文忠禪衣襯朝服卽在宣政之前矣詳今長背旣與裘製大同小異而與古中單又大相似殆加減其制而爲之耳則中單腋下縫合而背子則離異其裾中單兩腋各有帶穴其腋而互穿之以約定裏衣至背子則旣悉去其帶惟此爲異也至其用以襯藉公裳則意制全是中單也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背子腋下垂而不用蓋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爲道服者必本諸此也　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晉王獻之書羊欣練裙朱公叔絕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蓋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三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九

后妃命婦以下首飾服章制度

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云追冠名副者婦人之首飾元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像若今步搖矣服之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祀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也笄卷髮者內外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侯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illegible]笄宵衣[illegible]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盈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與王后同　疏曰按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　陳氏禮書曰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則禮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翟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褖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爲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爲髲髢云者蓋有所傳也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髡己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髢說文曰髲益髮也蓋髢所以益髮而鬒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不特髲髢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移袂則被錫者非髲髢也鄭氏皆以爲髲髢非是　又曰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爲妾者不笄士姆纚笄亦攝盛也鄭氏曰

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

鄭司農云褘衣是畫衣也祭統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屈音聲與闕相似禮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白衣也元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爲言亶亶誠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揄狄展聲相近褖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元婦人專尚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疏曰素沙非服名亦服之外別言之者此素沙與上六服爲裏使之裏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沙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章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沙

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則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疏曰內外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以下三服亦以素沙爲裏鄭必知九嬪以下服鞠衣以下者但九嬪以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以一服亦三等故知鞠衣以下者九嬪也展衣以下者世婦也褖衣者女御也

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疏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命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衮冕夫人副褘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爲鷩祭先公則降爲鷩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君衮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婦也褘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疏曰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直刻雉形闕其彩畫故云闕翟也再命褘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褘當爲鞠謂子男之卿妻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襢展也服展衣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則服展衣也所謂士褖衣者蓋謂子男士不命其妻服褖衣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疏曰凡獻物必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用獻繭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貴者

陳氏禮書曰王之服襌而無襲后之服襲而不襌以陽成於奇而陰成於偶也崔靈

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與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王后吉服六唯祭有舃元舃爲上禕衣之舃也下有青舃赤舃鞠衣以下皆屨耳黃繶者王后元舃之飾王及后之赤舃皆黑飾后之青舃白飾疏曰天元與地黃相對爲繢次故知王后之元舃黃飾云王及后之赤舃皆黑飾后之青舃白飾者以舃皆對方以繢次爲飾故義然也詳見王服舃注下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見王服舃注下正義曰禕衣元舃首飾副從王見先王揄狄青舃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舃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緣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舃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舃皆同裳色也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幗簪珥珥耳璫垂珠也釋名云簪達也所以達冠於後也一曰笄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皇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幗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鄭元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其南山豐大特按史記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云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中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貴人助蠶制大手髻黑瑇瑁又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搖公主大手髻皆有簪珥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則單衣也縹音疋繞反隱領袖緣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長公主見會自公主封君皆以上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

紅綠貴人緗縹而已緗布黃色

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手髻七鏌音契蔽髻黑瑇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鏌世婦三鏌諸王妃長公主大手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世婦以下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其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

晉依前代皇后首飾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花皇后謁廟依前漢制服皁上縹下隱領袖緣元康六年詔以純青服助蠶之服紳縹爲上下自公主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令辟邪首爲帶玦公特進列侯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宋依漢制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氂幗皇后親蠶首飾假髻步搖八爵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十二鏌步搖大手髻公主會見三夫人手髻七鏌蔽髻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幗　太后皇后入廟服袿襡圭蜀大衣謂之褘衣公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爲緄帶各如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皁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爲朝服按漢劉向曰古者天子至於士王后至於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皇后至命婦所佩玉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

齊因宋制公主會見大手髻不易舊法袿襡用繡爲衣裳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

陳因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並如晉制開國公侯太夫人夫人大手髻七鈿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鈿世婦三鈿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尺爲簪珥　皇后謁廟袿襡大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貴妃嬪佩于闐玉獸頭鞶九嬪佩采玉瓀玉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

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鈿八爵九華內命婦以上蔽髻唯以鈿數花釵多少爲品秩二品以上金玉飾三品以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鈿三品五鈿蔽髻四品三鈿五品一鈿又有宮人女官第二品七鈿蔽髻三品五鈿四品三鈿五品一鈿七品大手髻八品偏髾音稍髻　皇太子妃假髻步搖九鈿郡長公主七鈿蔽髻太子良娣視九嬪女侍中五鈿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蠶各依品次還著蔽髻　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褕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內外命婦以上從五品以上金章紫綬服褕翟雙佩山元玉九嬪視三品銀章青綬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銀印青綬展衣八十一御女視五品銅印墨綬褖衣又有宮人女官服闕翟三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褖衣七品八品九品青紗公服　皇太子妃璽綬同皇太子服褕翟從蠶則青綬紗公服　郡長公主王國太妃纁朱綬章服佩同內命婦一品郡長君元朱綬闕翟章佩與公主同郡君縣公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子同世婦太子家人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

不假一品二品服闕翟三品服鞠衣四品展衣五品褖衣內外命婦宮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帶鞶囊皆準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

後周制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數為之節三妃王公夫人以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俱以王為節　后服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衣祭羣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鳪衣（黃色音卜）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音罩）食命婦歸寧則服𦑣衣（元色音秩）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為領褾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齋及採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元衣自青衣而下其褾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翟皆九等俱以褕翟為領褾各九自褕衣以下鷩鳪鵫𦑣朱黃素元等九也自朱衣而下其褾領亦用相生之色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八其翟衣翟皆八等俱以翟為褾領無褕衣諸伯夫人自鳪衣而下七其翟衣翟皆七等俱以鳪翟為領褾又無鷩衣諸子夫人自鵫衣而下六其翟衣翟皆六等俱以鵫翟為領褾又無鳪衣諸男夫人自𦑣衣而下五其翟衣翟皆五等俱以𦑣翟為領褾又無鵫衣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鳪衣鵫衣𦑣衣青衣朱衣黃衣素衣元衣緝衣其翟亦九等以鳪翟為領褾各九三孤之內子自鵫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鵫翟為領褾各八九嬪六卿之內子自𦑣衣而下七翟皆七等以𦑣翟為領褾各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御婉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宮六尚緅（子侯反）衣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服

隋因之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婦並用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

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以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皇后以下小花並如大花之形　皇后褘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為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緣革帶青襪舄舄以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準褘衣親蠶服也青衣去大帶及佩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筒貯進於座隅　太后同於后服而貴人以下並亦給印三妃服褕翟金章龜鈕文從其織成紫綬金縷獸頭鞶囊佩于闐玉九嬪服闕翟金龜鈕文從織成佩采瓄玉婕妤銀縷織成他如嬪服美人才人鞠衣銀印珪鈕獸爪鞶囊佩水蒼玉餘同寶林服展衣艾綬鞶囊佩玉同婕妤承衣刀人采女褖衣無印綬　皇太子妃服褕翟衣九章金璽龜鈕素紗內單黼領羅褾襈色皆同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衣青緣革帶朱襪青舄舄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獸頭鞶囊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佩綬與褕衣同良娣鞠衣銀印青綬獸爪鞶囊餘同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佩水蒼玉艾綬諸侯王太妃長公主三公夫人妃一品命婦褕翟繡為九章佩山元玉獸頭鞶囊綬同夫色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褕翟繡八章從親桑同鞠衣自此以下佩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褕翟繡為七章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刻赤繒為翟綴衣上為六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蠶皆同鞠衣

唐皇后之服三褘衣者受册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紐約佩綬如天子青襪舄加金飾鞠

衣者親蠶之服也黃羅爲之不畫蔽膝大帶革帶舃隨衣色餘同褘衣鈿釵禮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十一鈿服用雜色而不畫加雙佩小綬去舃加履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兩博鬢　皇太子妃之服有三褕翟者受册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青織成文爲搖翟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用緅爲領緣以翟爲章二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鈿釵禮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九鈿其服用雜色制如鞠衣加雙佩小綬去舃加履首飾花九樹有兩博鬢命婦之服六翟衣者內命婦受册從蠶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册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爲九等青紗中單黼領朱縠褾襈裾蔽膝隨裳色以緅爲領緣加文繡重雉爲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以青衣革帶青襪舃佩綬兩博鬢飾以寶鈿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翟七等花釵七樹四品翟六等花釵六樹五品翟五等花釵五樹寶鈿視花樹之數鈿釵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舃加履一品九鈿二品八鈿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禮衣者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女官七品以上大事之服也通用雜色制如鈿釵禮衣唯無首飾佩綬公服者常供奉之服也去中單蔽膝大帶九品以上大事常供奉亦如之半袖裙襦者東宮女史常供奉之服也公主王妃佩綬同諸王花釵禮衣者親王納妃所給之服也大袖連裳者六品以下妻九品以上女嫁服也青質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革帶襪履同裳色花釵履笄兩博鬢以金銀雜寶飾之庶人女嫁有花釵以金銀瑠璃塗飾之連裳青質青衣革帶襪履同裳色婦人燕服視夫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五品以上媵降妻一等妾降媵一等六品以下妾降妻一等

宋朝皇后之服常服龍鳳珠翠霞帔其唐制三等褘衣鞠衣禮衣仍存其名

太宗端拱二年禁婦人戴假髻非命婦不得服泥金銷金真珠裝綴衣服

仁宗幼皇太后聽政天聖元年詔議皇太后禮服而太常禮院言開寶禮皇太后當禕衣以青衣革帶青綬爲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紊紗中單蔽膝大帶首飾花十二株受册親饗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爲之宴見賓客則服之今議每朝謁神御往還乘輦服朱衣而加蔽膝革帶大帶寶裳綬佩襪金飾履悉如衣之色常視事去蔽膝革帶佩綬或衣鞠衣則以黃羅爲之亦用寶裝綬大帶履命內侍周文質如所議以製至二年五月上之

明道元年詔以二月耕籍而皇太后恭謝於宗廟乃命王舉正李淑同禮官講籍田禮及皇太后謁廟儀禮官議謂皇太后宜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下佩劍金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袞衣爲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皇太后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冠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爲之具蔽膝革帶佩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褘衣詔可之敕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太后遂以車服謁太廟

天聖三年令命婦許以金爲首飾及爲釵篸釧纏珥環毋得爲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凡帷帟幕幔簾旌牀襦毋得純錦徧繡

慶歷二年詔曰朕躬至儉之化以率天下何迺流俗尚淪奢薄浮華相趨蠹用采廣銷潰珍寶變夸服裳效魚龍之飾奸輿輦之制積踰法度公冒典刑頃在先朝嘗詔執事者嚴爲之禁仍開購賞用警弗率比年亦嘗申飭之如聞末習猶復抵冒宜先宮掖下暨民庶一皆屏絕自內廷后宮以下毋得衣銷金貼金縷金間金蹙金圈金解

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闌金盤金織金線金撚金等服臣庶犯者必致之法

皇祐元年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一尺梳長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為之先時宮中尙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故禁止焉

神宗元豐八年禮部言太皇太后生辰舊所供奉物於令式宜增一倍冠朶舊用九花舊用五至是各增為十二

八月禮部言皇太妃冠服之屬滅皇后又五分之一詔詳定而鄧温伯等言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於是從禮部所請而冠朶用牙魚

徽宗大觀四年宰相奏皇后受册冠服當辦具帝以鄭后自陳頭冠用珠數多請服為妃時冠增芘插三枝遂不復改製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所定皇后服飾制度首飾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冠飾以九龍四鳳褘衣深青織成翟文素質五色十二等青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小綬三間施玉環三（章采尺寸與乘輿同）青襪舄舄加金飾受册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册服之　皇太子妃冠服之制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褕翟青織成為之文為文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褾襈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

隨衣色下朱裹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册

朝會服之鞠衣黃羅爲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與褕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詔頒行

高宗中興後皇后之服首飾褘衣佩綬襪舄依政和新議與皇太后同

孝宗乾道中中宮常服有司進眞紅大袖紅羅生色爲領紅羅長裙紅霞帔藥玉爲墜背子用紅羅衫子用黃紅紗襠袴以白紗裙以明黃短衫以粉紅紗爲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

圭璧符節璽印

虞舜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卽辨其僞也旣月盡此月日覲日日見也旣見之後審之非僞則又班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程氏演繁露曰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珥圭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已上御覽八百六 按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卽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羣后者卽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贄五玉以朝者卽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斂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岳巡狩皆嘗斂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之斂復卽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邪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説有理也 按天子之所佩曰璽臣下之所佩曰印無璽書則九重之號令不能達之於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於所屬此後世之事也三代以前則未之聞上之所以示信於下者惟圭璧與符節而已封建則有圭璧諸侯朝於天子則執其所受之圭以合爲所謂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徵召則有符節掌節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典瑞所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是也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古者人朴俗淳故雖有圭璧符節而其用甚簡必大朝會大徵發則以之示信後世巧詐日滋而防制益密故璽書印章之用甚煩而猶懼其不足以防姦莊周所謂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蓋有激也然則圭璧蓋符節璽印之類世徒見繪禮圖者繪天子諸侯被冕服執圭璧遂以鎭圭桓圭以下爲服飾之具又見尙書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之說遂以圭璧爲贄見之物然皆非也舜典輯五瑞之下繼之以班瑞修五禮五玉之下繼以如五器卒乃復蓋索之以別其僞而復還之耳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則自王執鎭圭至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則自孤執皮帛以至工商執鷄六瑞在先六贄在後明圭璧非贄獻之物也故今敘符節璽印而以圭璧先之　虞書言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孔注五器卽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器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然則豈諸侯世子以下則受其物而於五等諸侯反無所受乎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鎭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康王之誥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蓋諸侯之朝天子有圭璧以爲信有馬幣以爲贄並陳於庭圭璧則合而還之馬幣則受之至於諸侯世子以下則無圭璧直以三帛二生一死效贄而已無璧則不言復矣然則圭璧蓋似贄而非也聘禮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蓋古者朝聘皆以玉行禮而並無受玉之文明玉非幣馬羔雁之比也

周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

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於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相見亦如之亦執圭璧以相見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之也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鄭司農注云瑑有圻鄂瑑起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上故以鎮圭鎮安之元謂鎮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爲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開府庫賑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元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者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元謂羨不圜之貌蓋徑八寸袤尺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爲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求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爲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諭告之也元謂除慝亦謂諸侯使大夫來頫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言德能覆蓋天下者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駹駹雜色也元謂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琰上寸半琬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元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章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陳氏禮書曰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掌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玉言之也執之所以行

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獨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寶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守之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為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圜土納之）

陳氏禮書曰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成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龍節也人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行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此使者所執也此掌之者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以達之此民執也）析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誤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

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爲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致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圭而適齊杜預曰圭守邑之信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始皇得藍田白玉爲璽螭虎鈕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韍佩既廢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表章轉相結受故謂之綬通典秦漢以降迄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有義理難明雖研覈莫辨今但約遺本史聊存一代之制他皆類此質之者幸察焉

漢高祖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　漢舊儀璽皆玉螭虎鈕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國用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縢侍中組負以從秦璽書使者

乘馳傳其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　衛宏曰秦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以璽降其璽乃始皇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璽之外帝既誅項籍即天子位因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平帝崩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王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且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止良久乃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且死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璽奏之莽大說

皇后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皇太子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爲通官印

漢諸侯王金璽盭綬（盭音戾綠也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槖駝紐文曰璽）徹侯金印紫綬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一十年更名相國綠綬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建平二年復黃綬

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紀注云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孔氏雜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湙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云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

宣帝時始賜匈奴單于印璽與天子同　王莽既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多齎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駿既至授單于印紱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故印左姑夕侯蘇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解故印紱奉上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予人如今視印知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卽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言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將率示以破印單于知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乃遣使奉牛馬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後以印文改易怨恨勒兵入寇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光武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二月乙未祠高廟受傳國璽　王莽敗時仍帶璽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降

光武奉以上之　靈帝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誅宦官引兵入宮張讓段珪等急迫刼少帝及陳留王小平津六璽不自隨辛未帝還宮是日得六璽失傳國璽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魏受禪遣使求璽獻穆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

後漢皇后赤綬玉璽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都郡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侯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諸曹長揖擢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輿服志注

後漢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薨皆令賜印璽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黃金璽盭綬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　徐氏曰按漢初節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乃更節加黃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廢立袁紹掛節於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第一葆為赤旄也

晉時傳國璽與斬蛇劍俱為乘輿所寶斬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虎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定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漢高即位仍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國璽漢昭帝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卽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劍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乃斬莽首幷璽與王憲憲得無所送又自乘天子車輦李松入長安斬憲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時已焚燒洛邑徙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旦旦有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故堅得之袁紹有僭盜意乃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武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趙王倫篡立使義王王

威就惠帝取之帝不與强奪之懷帝永嘉五年王彌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爲石勒所幷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爲冉閔所滅此璽屬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晉鎭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至購賞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白版天子

晉皇太子金璽龜紐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封君金印紫綬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　程氏演繁露曰晉孔琳之當桓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敢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則知是時每一官別鑄印也

宋皇太子金璽龜紐朱綬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郡公金章元朱綬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相國綠綟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郡諸侯金章青朱綬驃騎車騎以下諸將軍並金章紫綬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祕書監銅印墨綬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左右衛以下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諸校尉中郎將銀印青綬縣鄉亭侯金印紫綬鷹揚伏波以下諸將軍銀章青綬諸都尉校尉中尉銀印青綬州郡史銅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諸軍司馬銀章青綬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黃綬其下又有假青綬假墨綬

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爲之並依秦漢之制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紐公侯五等金章郡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射至諸州刺史皆銅印其綬乘輿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色亦同相國綠

綟綬三采綠紫紺郡公朱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侯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祕書監皆墨丞皆黃

梁制乘輿印璽及皇太子諸王五等國封並略如齊制鄉亭關內關中及各號侯諸王嗣子金印龜紐紫綬關外侯銀印龜紐青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紐紫綬尚書令僕射尚書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其位但加金紫者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銀青光祿太僕廷尉以下諸卿丹陽尹銀章龜鈕青綬諸將軍金章紫綬中郎將則青綬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諸縣署令秩千石者州郡大中正郡中正銅印環紐墨綬公府令史亦同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黃綬　梁末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　按郭元建侯景之黨景敗以廣陵降王僧辯既而復降於北齊齊遣行臺辛術據廣陵傳國璽自五胡之亂沒於劉石石氏敗璽復南歸於晉歷宋齊梁至侯景之敗而璽又北歸於高齊云　致堂胡氏曰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為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

而不必襲之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後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邪

陳制永定元年武帝所定乘輿服御皆採梁舊制以天下初定務惟節儉至天嘉中乃一依梁天監舊事

北齊制天子六璽並依舊式皇帝行璽封常行詔敕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用之皇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召諸刺史用之並白玉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册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事鬼神用之並黃金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紐又有傳國璽白玉爲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皆上爲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書爲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皇太子璽黃金爲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諸侯印綬二品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三品以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官皆爲印而不爲章也）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以下凡是開國子男及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爲銀章不爲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藩國王之章上藩用金下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爲官長者給印餘白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公元朱綬四采元赤縹紺質元文織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朱綬四采青赤白縹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國縣子男名號侯開國鄉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朱質白文織長丈

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二品紫綬三采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黑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丈四尺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采黃白純黃質長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合佩紛

後周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其六璽並因舊制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皆龜鈕三命以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其組綬皇帝以蒼青朱黃白元纁紅紫緅則侯反碧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元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自紫以下士之綬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焉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爲後制

隋制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用舊制其綬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公元朱綬四采元赤縹紺純朱質元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成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純朱質白文織成長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綠綟綬四采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以上紫綬三采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采

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百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鞶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丈二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綬色煬帝幸遼東命鄭元為京師留守樊子蓋為東都留守俱賜玉麟符以代銅獸六典云傳符之制京師留守曰玉麟符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璽於御座行幸則合八璽為五轝函封從於黃鉞之內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璽皆金為之藏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初太宗刻受命元璽以白玉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即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復為寶天寶初改璽書為寶書十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

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箱右箱給開門符閉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傳信符者以給郵傳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元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

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二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有銅魚而無傳符者給封函還符封函用之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者給行從印木契符者以重鎭守愼出納畿內左右皆三畿外左右皆五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焉左右各十九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元武門苑內諸門有喚人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監門有敕召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敕書尙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大將出賜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

晉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敕製皇帝受命寶今按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元璽白玉爲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敕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刻之

周廣順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奏按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鈕文與傳國寶同傳國寶秦始皇帝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文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鈕蟠五龍二璽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又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爲名並白玉螭虎鈕歷代相傳亡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朝以璽字涉嫌改爲寶貞觀十六年別製元璽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鈕同光中製寶二坐文曰皇帝受命之寶晉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

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鈕象並尺寸制度敕令製寶兩坐宜用白玉方六寸螭虎鈕詔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　按傳國寶自秦始皇後歷代傳授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焚爲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於戎主戎主詰其非眞少帝上表具述其事及戎主北歸齎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刻之

宋太祖皇帝受禪傳周廣順中所造二寶

太宗制承天受命之寶

眞宗制恭膺天命之寶大中祥符中又別制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文之寶用於封禪昭受乾符之寶以印密祠

宋制天子之寶皆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塡以金盤龍鈕係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金裝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夾帊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暈錦褥飾以襯色玻瓈碧鈿石珊瑚金精石瑪瑙大中祥符初登封泰山別製寶盝皆差小其制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帊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皆以金爲之朝會陳於御前大禮即列於仗衛中

累朝每上尊號有司製玉寶以尊號爲文

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書敕別錄敕榜用之皆鑄以金又以鍮石各鑄其一雍熙三年並改爲寶別鑄以金舊者六印皆毀之

皇太子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斗金檢長五寸闊二寸厚二分悉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

帊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又盝二重皆覆以紅羅銷金帊盝及腰輿行馬皆銀裝金塗他法物皆銀爲之鈒花塗以金

宋因唐制諸司皆用銅印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並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諸王節度使州府軍監縣印皆有銅牌其長七寸五分諸王廣一寸九分餘廣一寸八分諸王節度觀察使牌塗以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入牌出或本局無印者皆給奉使印景德四年別鑄兩京奉使印大中祥符七年詔自今除國信接伴劾獄勾當財用創寺觀外其他細務勿給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及外處職司及諸軍校等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士庶及寺觀亦有私記大中祥符五年詔禁私鑄止得雕木爲文大方寸

旌節唐天寶中置節度使受命日賜之得以專制軍事行卽建節府樹六纛宋凡命節度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製旗以紅繒九幅髹漆杠緋纛旌用塗金銅龍頭髹漆杠綢以紅繒畫白虎設髹漆木盤於上節亦用髹漆杠飾以金塗銅葉凡三盤爲二層以紅絲爲旄並綢以紫綾旗囊又加碧絹囊麾槍豹尾亦髹漆杠麾槍設髹漆木盤綢以紫繒複囊又綢以碧油豹尾制以赤黃布畫豹文

銀牌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宋符劵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竅貫以革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劵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遂罷樞密院劵別製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鈒二飛龍下鈒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縧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

乾興元年三月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之遣內侍諸少府監文思院視工作

仁宗明道元年禁中火寶册悉焚其年九月改作寶及册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受命寶薛奎書尊號册寶宰臣張士遜書仁宗為皇太子册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册寶二年册寶成三司言用黃金二千七百兩為法寶法物詔易以銀而塗黃金初眞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前此亦焚遂詔宰相陳執中書欽崇國祀之寶刻之以代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

景祐三年篆文官王文盛言於少府監曰在京糧料院印多偽倣之以冪劵歷者謂宜鑄三面印圓其制而面闊二寸五分於外圍周匝篆紀年及糧料院名凡十二字以圓篆十二辰凡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印鈕令可轉旋以機穴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互建十二月自寅至丑終始循環每改元卽更鑄之云若此使姦人無復措其巧矣少府監以奏詔三司詳定請如文盛言文盛又曰舊例親王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府方二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防禦團練使轉運州縣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闊寸六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詔從其言著於令

康定初製銅符上篆文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五符留京師左符付總管鈐轄州軍事官高者掌之（樞密院下符發兵第一至第五周而復始本處勘以左符卽發兵）

皇祐五年秋九月作鎮國神寶　時閱奉宸庫得良玉廣尺厚半之上以其希世之寶不欲以為服玩因作鎮國神寶命宰相龐籍篆而參知政事劉沆書其上寶成以進召近臣宗室觀於延和殿是歲太常禮院引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寶二受命寶冬至祠南郊大駕儀仗請以鎮國神寶先受命寶為前導自是遂為定式　初太宗以玉

寶二鈕賜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寶至孫從式上之

英宗卽位別製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嘉祐八年將葬仁宗於永昭陵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竊聞先朝受命寶及法寶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也其受命寶望陛下寶而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者衣冠器玩則宜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披繹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議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受命寶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世納於方中亦不悉陳於陵寢謂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已而別製受命寶珪等議格不用命參知政事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治平三年命知制誥邵必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焉

神宗熙寧四年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横行已上不以職務緊慢餘官如使外國接送伴體量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餘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爲名　先是臣僚差使不以官序高下職務慢緊例給奉使印而令式節文非劇司者記故密院有請也

九年八月令禮部鑄諸路提舉官印自是提舉官不帶奉使印以出十月詔西作坊鑄造諸銅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契付內鑰匙庫諸門輪差人員依時轉銅契赴庫勘同其鐵牌則請人自執止宿外仗本庫依漏刻法發鑰匙付外驗牌給付候開門卽執牌納鑰匙請出銅契至晚仍依上項請納其開門朝牌六面亦隨銅契發放（時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樞密約舊契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啓閉之法嚴於舊日矣）

元豐二年詳定儀注所言周禮王執鎮圭釋者曰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則執之若朝覲諸侯授玉於王王受

玉撫玉而已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諸侯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圭邪刻之處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如後世之合符未有臨臣子而執鎮圭者唐六典殿中監掌服御之事凡大祭祀則進大圭執鎮圭若大朝會止進爵開寶通禮始著元會執圭出自西房湻化中上壽進酒又令內侍捧圭於周制唐禮皆不合其元會受朝賀請不執鎮圭上壽詔可

三年五月詳定所言郊廟之禮有鎮圭而無大圭於禮爲闕詔議大圭尺度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說者曰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後魏以降又改爲笏珽以白玉爲之長尺有二寸西魏以來皆然方而不折雖非古制蓋後世所得之玉隨宜爲之考之周禮大圭長三尺西魏隋唐長尺有二寸請自朝廷擇玉之有無制之又按孔頴達言天子執鎮圭以朝日夕月及祭天地宗廟蓋奉祭祀執鎮圭者摯也搢大圭者笏也唐禮親祀天地神祇皆搢大圭執鎮圭有事宗廟則執鎮圭而已王涇郊祀錄曰大圭質也事天地之禮質故執而搢之鎮圭文也宗廟之禮亦文故無兼執之義不知大圭天子之笏通用於郊廟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摯執大圭爲笏當事搢笏君尊則不搢笏別於臣下也儀注云皇帝搢鎮圭蓋沿襲之誤宜改爲奠鎮圭盥手飲福則授之人詔俟製大圭畢施行詳定所言又古者執玉以行事前事則不執開元禮開寶通禮皇帝升輅不言執圭祀日質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以進於是始搢大圭執鎮圭今皇帝乘玉輅執鎮圭赴景靈宮及太廟青城皆乘輅執圭殊不應禮請自今乘輅不執圭還內御天輦亦如之詔可詳定所又言大圭中必之制按考工記天子圭中必聘禮記元纁繅長尺絢組中必與絢組一也絢以薦以組以約圭二者皆謂之繅藉今之鎮圭無

此二物請製薦玉繅藉以木板爲中幹廣袤如其玉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五采文前後垂之又製約圭繅藉長尺上以元以絳爲地五采五就因以爲飾每奠圭則以薦玉之繅陳於地執圭則以約圭之繅備失墜因之爲飾況大圭搢之紳帶之間不可無中必明矣俟明堂服大圭宜依鎮圭所約之組令可繫從之

四年詔三省印銀鎖金塗給事中印爲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爲中書外省之印

六年別鑄禮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廢印亦隨毀禮部遇鎖試則牒印廢事故也又詔臣僚所授印亡歿並賜隨葬

八年五月作受命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

哲宗元祐元年詔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用玉寶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龍鈕今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宜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從之又詔太皇太后玉寶以太皇太后之寶爲文皇太后金寶以皇太后寶爲文皇太妃金寶以皇太妃寶爲文

元符元年五月得傳國寶御殿受之　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斸地得古玉印光照滿室四年十二月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五年三月翰林承旨蔡京及講義玉璽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一首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

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寶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器乎其受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四月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冊儀有司豫製受寶法物并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於內殿翼日帝服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

徽宗崇寧五年作鎮國寶　時有以玉印獻者印方寸以龜爲鈕工作精巧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受寶記言有以古篆進者謂是也帝因次其文倣李斯蟲魚篆作寶文其方四寸有奇螭鈕方盤上圓下方名爲鎮國寶

大觀元年制八寶　時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大璽疊篆紹聖間得漢傳國璽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考驗甚詳傳於世帝於是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作自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文皆琢以白玉篆以蟲魚帝自爲之記鎮國受命二寶合天子皇帝六璽是爲八寶於是下詔曰自昔皆有符璽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詔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尚書省言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於禁中按唐八寶車駕臨幸則符寶郎奉寶以從大朝會則捧寶以進今鎮國寶受命寶非常用之器欲臨幸則從六寶朝會則陳八寶皆夕納內符寶郎捧寶出以授外符寶郎外符寶郎從寶行於禁衛之內朝則分進於御座之前鎮國寶受命寶不常用唯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之書

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荅外夷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應合用寶外符寶郎具奏請內符寶郎御前請寶印訖付外符寶郎承受從之二年詔受命寶字之上添鎮國二字三年八月名八寶一鎮國神寶二受命之寶詔古爲六璽至唐始名曰寶增數至八今天下承平百五十年其制尚闕紹聖中得秦李斯所作制度雖工乃藍田青玉又鎮國寶未有所稽今寶成祇受典禮始克大備寶邦家之慶鎮國受命二寶寶而不用藏置內府人未知制作之因可宣付有司

政和二年得元圭御大慶殿受圭　宦者譚稹獻元圭其制兩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銳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無琢飾外黑內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長尺有二寸詔付廷議議官以爲周王執鎮圭緣以四鎮之山其中有好爲受組之地其長尺有二寸周人倣古爲之而王執以鎮四方也帝乃以是歲冬御大慶殿受圭焉

六年詔御寶自祖宗朝行用今百五十餘年角刓篆暗幾不可驗恐無以示信天下舊有祖宗所藏御前金寶宜自冬祀大禮畢行用而降新舊二寶印文付外照驗且以布告中外

七年制定命寶　時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其後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應行導排設去處定命與受命天子寶在左鎮國與皇帝寶在右又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於神霄合乾元用九之數以明年元日受之凡兩受寶皆赦天下帝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至定命寶乃我所自制云

禮部言政和令奉使官第二等以上給印餘給記差出者遇替移聽故元借印記隨所在寄納本部歲終檢舉拘

收而寄納州縣占留給借無以防之乃詔有司立法應州縣寄納禮部印記非奉朝旨不許擅行給借

高宗開大元帥府謝克家以玉璽來上文曰大宋受命之寶

建炎三年鑄三省樞密院銀印（舊制中書門下省印方二寸一分樞密院印方二寸元豐中詔三省印銀鑄金塗）五月改鑄虎符頒降令刑部遍下諸處見行虎符並不得施行（康定所鑄銅符）仍繳納尚書省又製金字牌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自內侍省遣焉日行五百里

四年改造宮殿諸門號皇城司掌之舊號不復用　行宮禁衛所言應官司自給號記不許用黃色他色不許入皇城門又嚴代名借帶之禁論其罪如律

紹興元年製受命中興寶宣示輔臣（比定命寶大半分）是歲祀明堂八寶猶未備也

二年正月更定行宮殿諸門號敕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三千道）入殿門黃絹以方（一千道）入宮門黃絹以圓（八千道）入皇城門黃絹以長（八千道）其後更殿門號以黃絹圓宮門以緋黃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又詔官司輒以黃緋色為號者罪賞依偽造大禮敕號法

四年鑄行宮留守司印　權戶部侍郎王俁言文書以印記防姦偽錢穀尤為要切不可借用他印今車駕巡幸凡常程文書皆留守司裁決以印記權行立用如行在所度支用侍郎印金倉部通用金部印留守司權本部侍郎用尚書印太府司農寺並用寺丞印不惟日下交互異時必生姦弊請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各鑄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為文事已發赴禮部置櫃封鑰掌之遇巡幸關出行用庶無窒礙其他部要切印記都省依此施行詔印文添行在所字

十三年四月行皇后册禮册用珉玉五十簡寶用金方一寸有半盝螭鈕文曰皇后之寶隆興以後悉循是制

十六年郊祀始陳寶如承平之儀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作入內內侍省掌之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疆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札用之大宋受命之寶太祖皇帝作定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徽宗皇帝作并八寶謂之九寶大宋受命中興之寶紹興元年作五月宣示於內殿寶玉明潤追琢精巧金寶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八月三日始用之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祠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三曰書詔之寶印詔書紹興元年湖南副總管孔彥舟於潭州得玉請宜取以刻御寶詔御寶已備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令其不須投進

三十二年時孝宗以受禪詔恭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禮官討論册寶之制册用珉玉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數視文之多寡聯以金繩首尾組帶刻龍鏤金藉以錦褥覆以紅羅泥金花匣塗以朱漆金飾龍鳳金鎖䤵鍩上以紅羅綉盤龍帕覆之承以金裝長竿牀金龍首魚鈎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二寸二分以皇祐黍尺為度塡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皆飾以金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飾之內設金牀承以玻瓈碧鈿石之屬又盝二重皆飾以金覆以紅羅繡帕戴以腰輿行馬並金飾香爐寶香匙灰匙火筯燭臺燭刀亦以金為之命文思院製造乾道七年淳熙二年十二年加上尊號及紹熙元年上至尊壽皇聖帝尊號慶元二年上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尊號册寶悉同此制又上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册寶如慈寧之制紹興時製皇太后册寶寶用金文曰皇太后寶册以珉或象牙印寶法物皆以金詔以玉石製冊上親書其文奉慈寧殿紹熙初恭上壽聖皇太后壽成皇后尊號金寶皆六字文曰壽聖皇太后寶壽成皇后之寶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塡以金盤龍鈕

至四年加上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金寶以十字爲文慶元二年十月上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壽仁太上皇后尊號册寶其制並同嘉泰時其加上壽成慈惠太皇太后尊號册寶亦皆如之謚冊唯昭慈聖獻皇后以象牙餘皆用珉紹興七年五月命文思院用玉製顯肅皇后寶二顆禮官言國朝禮制諸后謚寶曾垂簾聽政者則用玉餘則皆用金遂詔以金製造

孝宗隆興二年金部言初行會子權借戶部尚書印覆印今行之已久恐致混淆宜專有印記俾郎官掌之遂鑄太府寺專一檢察會子印二年復鑄尚書覆印會子印

乾道元年禮官討論皇太子册寶之制按會要册用珉玉簡六十前後四枚刻龍塡金貫以金絲首尾結爲金花飾以蚡鍇襯以紅羅泥金夾帊藉以錦褥盛以黝漆匣長九尺五寸闊尺二寸高八寸裝以金花刻爲金地合羅枝條隱起花覆以紅羅泥金帊絡以紅絲結絛襯以紅錦褥安以黝漆金葉裝牀其竿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玉簡七十五其黝漆匣用金塗銀花鳳葉加以腰輿行馬飾以花鳳條以魚鉤竿以螭首寶以黃金爲之文曰皇太子寶係龜鈕舊制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斗金檢長五寸闊二寸厚二分悉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帊納於小盝

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悉毀而更鑄　南渡之初有司印章多失尙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然欺僞猶未能革至紹熙初禮部侍郎李巘言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姦給毀悉經省部具有條制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將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弊亦難防請令有司製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上從其請由是名實正而眞僞別矣

寧宗嘉定十四年山東效順鑄滄景淄密萊登濰德莒濵齊棣青海州靜海州泰安軍及京東安撫使馬步軍總管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使印並冠以嘉定二字　十一月京東河北節制司繳進北方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

恭膺天命之寶并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册時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遣京東路鈐轄趙拱北軍大將撲鹿花獻之續令呂𣔳投進又鎮江副都統制翟朝宗繳進玉寶檢時獲元符玉寶而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乃詔以來年元日受寶於大慶殿時又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禮官條具典禮請附於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以獻宗廟閏十二月行奏獻之禮以內侍羅舜舉為內符寶郎提舉奉安玉寶有司豫製沿寶法物及寶輿明年正月朔皇帝服靴袍御大慶殿設黃麾半仗受朝賀畢次受玉寶進呈讀印文訖於天章閣安奉己未大赦天下監司帥守在外從官以上令上表陳賀及三衙諸軍都副統制親屬捧表進貢皆特推恩臣僚請詔禮官集受寶儀注勒為成書藏之祕閣十六年七月置奉安符寶所建殿以內臣掌之初淳熙十四年春有彝事懸者獲古印其文曰皇帝車駕奉祀汾陰之寶奐據以獻於朝詔藏天章閣下工部考覈乃銅也按汾陰記封金匱石匱用受命寶及天下同文寶此寶不見於紀載朝論疑之卒不加賞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五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一

乘輿車旗鹵簿

昔人皇氏乘雲駕六羽出谷口或云祇車也及五龍氏乘龍上下以治古史考之黃帝作車至少皞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

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

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有鸞和也）有虞氏之旂（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王建大麾以朝）

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鉤有曲蓋曲蓋者謂曲前闌也鉤之言不揉自曲）俾車正奚仲建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夏后氏之綏（綏當為旂此錯誤夏后氏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夏后氏駱馬黑鬣（駱馬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夏后末代制輦（按輦人所挽也傳元子曰夏名輦曰輿車司馬法曰夏后二十人而輦）

殷因鉤車而制大輅（大輅車輅也禮緯曰山車乘鉤乃鉤車之象昔成湯用而郊祀有山車之瑞山車亦謂之桑根車似金根之色亦謂之大輅）殷之大白（謂白色旗殷尚白故隨代之色無所嘗也）殷人白馬黑首（純白似凶故黑首亦從所尚也）殷曰胡奴車（即輦也殷十八人而輦）

周因鉤車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為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王在為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元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彩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乃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疏曰飾諸末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鍚眉上曰鍚刻金飾之纓夾馬頸故以馬鞅解之就謂毛氂以為罽染五采飾之一采一匝為一就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匝也鉤在臂前玉路有鍚亦有鉤上得兼下金

路有鉤無鍚下不得僭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
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鍚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　疏云凡言勒者馬之轡飾皆是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
即戎以封四衛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盖脫耳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
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疏曰金玉象路皆以革鞔但更有玉金象為飾故謂之他物且有玉金象之名今此革路亦用革鞔而無他物則名為革路而已龍勒雜色韋為勒木路
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
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　疏曰太上無革故言木路無龍勒降於革路也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諸侯自相朝亦應乘
之親迎皆乘所賜路　陳氏禮書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考也車之
制象天以為蓋象地以為輿象斗以為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為蓋象日月以為輪輻前軾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
輢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轐對人者謂之對車如舟者謂之輈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軏之上
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
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者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
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盩直轅有一
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鉤車典輿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
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為之制稱事以為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
雖度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又曰路大也玉路金路

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鞔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鞔則有飾者皆鞔而漆鞔而漆者無飾也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鵠纓者錫在顱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詩言鏤錫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莊周言齊之以月題錫白金也纓其文也月題其象也則錫象月而纓之又昭其聲也詩言鉤膺（采芑曰鉤膺鞗革韓奕曰鉤膺鏤錫）則鉤在膺前亦金爲之爾雅轡首謂之革詩曰鞗革金厄儀禮士纓轡貝勒夫諸侯之鞗革有金厄（毛義曰厄烏蠋也）士之勒有貝飾則王之革路有龍勒宜矣巾車行人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此左傳所謂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素帬則纓非鞅也樊然爲鞅之飾耳杜子春謂故書鵠或爲結則前樊結纓者無就而結之爾條則不結則鞗纓垂而長者也然則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玉金象革四路蓋皆有之采芑言方叔之車鉤膺鞗革韓奕言韓侯車鉤膺鏤錫夫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鉤膺（釋詩者謂方叔乘金路然金路以封同姓而方叔不必同姓又非就封其於師中宜乘革路）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錫是錫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以此觀之則禮所謂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條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若夫木車則質而已故前樊結纓則結其前而非全結也巾車言五者之飾皆其首而頷膺之著者也故不及腹帶鄭康成以樊爲鞶帶之鞶又以龍爲駹條爲鞗前爲翦非也纓蓋用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爲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就爲削革三重康成謂樊纓以五采罽飾之又謂金路無錫有鉤鵠纓就數與革路同殆不然也禮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詩曰路車有奭毛氏曰奭赤貌路車之飾皆丹漆矣然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蓋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也巾車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

封舊國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孔子以南宮縚為異姓則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授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所謂異姓者庶姓預之也同姓亦曰內姓異姓亦曰外姓左傳曰同姓選親外姓選舊　又曰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然則周官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為然若夫商之大路則木路而已春秋傳與荀卿曰大路越席禮器與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明堂位曰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殷之路皆木路也然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商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是過論也夫綴路金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也以其行道之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象路故也周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蓋王之行也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路木路而金路綴於玉路之後觀書先路在左塾之前而居西次路在右塾之前而居東春秋之時鄭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晉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以下則先路固貴於次路矣孔安國亦以先路為象路蓋亦有所受之也諸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路樂記亦曰大輅天子之輅所以贈諸侯雜記諸侯之賵有乘黃大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蓋諸侯之大輅則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夫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

以大路之服僖二十八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定四年王賜鄭子𫊸以大路襄十九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襄二十四年

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𫊸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此不可考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疏曰九旗之中旜物旌旞不畫此總言之故皆云畫耳天子之衣無日月星故有升龍降龍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其衣有升龍無降龍天子之旂有日月星辰諸侯旞旂無日月星故有升龍降龍升龍象朝王降象還本國也旜不畫異物帛而已物亦中白旁旗畫鳥隼隼象勇鳥象捷疾旐畫龜蛇龜蛇象避難道車載旞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所乘全羽爲旞全羽析羽皆象文德夏采註云禹貢徐州貢夏翟羽有虞氏爲綏後染羽用之無帛游車載旌析羽爲旌大麾以田夏后氏之正色大白以即戎殷之正色翿旌君射於國中以翿旌爲獲白羽與朱羽揉鳩服輅杠三仞龍旂君射於境所用也畫龍於通帛之旂上 陳氏禮書曰釋名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商之崇牙則其制有自矣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則其等有辨矣然熊虎爲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析羽爲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物是也爾雅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葢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縿爲旒旒亦曰飾縿以纁則旒績矣左傳曰續旐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曰左青龍是也葢青陽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覲禮曰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龍爲旂又曰諸侯建旂則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先儒謂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然商頌曰龍旂十乘則商不聞其以虎也天子之旂亦升龍降

龍不象其升朝下復也先儒又謂天子之旌高九仞（仞八尺）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射禮無物則翻旌杠三仞士喪禮無銘則緇銘而杠三尺其說蓋有所受也舊圖杠首爲龍首銜結綬及鈴蓋承唐制然歟　又曰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魯頌與明堂位言魯用天子之禮亦曰龍旂承祀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弧以張縿也鄭氏謂崇牙者爲重牙以飾旒之側）飾之以旄垂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於其上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弧（鄭氏曰畫枉矢恐不然也）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矣太常不特祀天而已至於拜日禮月祀方明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載焉祀方明遂會諸侯則所會之旂與朝之大赤異矣治兵大閱然後田則治兵大閱之旂與田之大麾異矣鄭氏謂春夏之田用大麾秋冬建太常王之自將建太常不自將建大白然後治兵非即戎也治兵大閱未即田也孰謂行師而不建大白田而不建大麾乎然常之三辰則日月北斗而已與衣服之畫星辰不同觀曲禮曰招搖在上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旗以指物則所畫者不過北斗耳漢郊祀歌曰招搖靈旗則後世旗亦畫北斗也

周曰輜車即輦也（不知何年去其輪周十五人而輦）

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金爲飾謂金根車而爲帝軫（金根以金爲飾）黑旗皂旒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六馬非始於秦制但法水德相符耳）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周制凡戎車散車任馬者其用無常以給游燕及恩惠之賜從車所載財貨輜重之車車後開戶作之有功有沽戎車功多散車功少鄭元曰作之有功有沽沽麤也則屬車之流周末諸侯有貳車九乘秦滅而兼之薛綜曰屬者相連屬也皆在後貳行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皁蓋赤裏朱轓輜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爲省中小學漢官儀曰豹尾過後罷也解圍胡廣曰施之道路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游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也省中即今之仗內　秦以輦爲人君之乘古謂人牽爲輦宋萬以乘車輦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爲人君之乘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驂乘祀天於甘泉用之　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石林葉氏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而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審以簿籍之簿則既云簿不應更言記

漢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或在最後左騑馬騣上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翠鳳之駕師古曰天子乘車爲鳳形而飾以翠羽也揚雄傳旃旗鼓車旃頭先驅師古曰凡此皆天子之制又東方朔傳應劭云旃頭以羽林爲之髮正向上而長衣繡衣在乘輿之前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蓋取三人爲名義耳陳平降漢漢王使驂乘周緤以舍人從高祖常爲驂乘文帝自代來令宋昌驂乘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武帝時金日磾還侍

中騶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宣帝始立謁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

高祖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司馬相如傳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虯龍子有角曰虯拖蜺旌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靡雲旗畫熊虎為旒於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天子時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置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也 楊雄傳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華芝師古曰鳳皇者車以鳳皇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駟蒼螭兮六素虯四六駕數也螭似龍一名螭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張耀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梢與旓同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漢舊儀云黃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負重致遠建九旒大白虎戴靈輿立歷天之旂曳梢星之旃舉洪頤植靈旗旗名也 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馬內百官所使按傳籍而後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門外署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鉤盾近署屬少府輦動則左右傳帷幄者稱警蹕則衛宮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建五旗丞相入卿執兵奉引先置索室清宮而後往故曰出則屏門入則蹕塞所以重威固絕無間防未然也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幘耳赤丹紈裏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

漢輦因秦以彫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

東漢大駕希用惟上陵及遭大喪施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或曰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斿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而先驅東京賦曰雲罕九斿薛綜曰罕旌旗名也鳳皇闟戟闟之為言亟也取四戟亟車邊皮軒鸞旗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列皆大夫載皮軒謂虎皮軒郭璞曰皮軒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建蓋在中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後有金鉦黃鉞說文曰鉞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元鉞殷執白鉞周仗黃鉞黃門鼓車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皁蓋赤裏朱轓輜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傳

御史載之豹尾以前比省中禮記前載虎皮亦此之義類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輪皆朱班重牙周禮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鄭衆曰牙謂輪輮也此閒或謂之輞貳轂兩轄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曰檹文畫蕃之箱也通俗文車箱爲較文虎伏軾軾車橫覆膝人所馮止者也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徐廣曰置金鳥於衡上檹文畫輈羽蓋華瓜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朱撩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爲蓋如雲龍矣金作華形莖皆低曲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東京賦云六方斜之弈弈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鬉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綜曰釳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而實中翟尾結著之顱延之幼諸曰釳乘輿馬頭上防釳角所以防罔羅釳以翟尾鐵翮象之也徐廣曰金爲馬文尾也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徐廣曰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亦名驂蔡邕曰在最後左騑馬頭上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屋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乘毛詩天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蔡邕表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比非一也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曰五帝車非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籍田乘之又有蹋豬車慢輪有畫獵乘之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瓜黃屋左纛金鍐方釳繁纓重轂副牽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帬重轂轂外復有一轂施牽其外諸車之文

乘輿倚龍伏虎櫨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軨薛綜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軨轄頭也楚辭云倚結軨兮太息王逸注曰重較也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嗛虛疏達開通按二家之言不如綜注所記諸馬之文接乘輿金錽方釳插翟象鑣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皆用象牙龍畫總沫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幩鑣鑣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鑣飾青兩翅燕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　漢官儀侍中左貂右蟬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乘輿中官俱止禁中

光武平公孫述始獲葆車輿輦而因舊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最尊者也其制見前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

魏武帝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明帝景初中山茌縣黃龍見以為魏得地統服色尚黃戎事乘黑首白馬

魏晉小出則乘輦亦多乘輿

晉制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櫄其巨反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櫝文畫輈及幡青蓋黃為裹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朱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鵾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音啓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為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為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

蕃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鍚在馬正所謂當顱者也）金鑁而方釳（金鑁謂以金鑁爲文釳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鉄而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鞶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帬）五路皆有鍚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瓌（鉤膺即繁纓也瓌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謂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轡者也）朱幘（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爲飾也）法駕行則有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

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以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竪其旂安車則斜注駕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驂金鑁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

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所謂武車綏旌也

晉大駕鹵簿先象車（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屋令駕一中道或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

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屬駕一列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弓矢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郎將騎中道次九遊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闒戟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九尺楯弓矢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卻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罼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棡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
楯一行刀楯一行細弩一行細跡禽一行檛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都尉校尉爲左右各十三行金
根車建青旆旍十二左將軍騎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徒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
蓋中道侍中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
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
令丞在右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
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旍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斜施之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
赤旗十二旍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
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蘭臺
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
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
騎各一人次金鉦輦駕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卓鼓車
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農
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
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
鹵簿鼓吹如左軍前後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騎遊軍校尉皆騎吏

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並從繖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持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鞉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鞉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復制御衣御書御軺御藥等車駕牛陽燧四望繐皂輪小形

晉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禮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元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而不舒飾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飾所謂武車綏旌者也　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師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元興中屬車惟九乘苻堅敗又得偽輦增爲十二乘

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啟造五輅依晉金根車加赤漆欂畫玉飾諸末建青旗十有二旒駕駟以元復

因漢之安車章施羽葆蓋以祀以金根爲金輅建青旗駕元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輅並擬玉輅象輅視朝革輅郎戎二輅並建赤旂駕元馬四木輅建赤麾以田駕赤馬四大事法駕五輅俱出孝建中尚書令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爲節今宜依禮十二乘爲制

齊武帝永平初伏曼容議齊德尚青車旗先青次赤次白次黑軍容戎事宜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而修玉輅畫輪金塗兩箱上望板前優遊通𧝎金塗鏤鍱碧紋箱鏨鏤金薄帖兩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塗鏤面釘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山優遊上和鸞立花趺銜鈴銀帶玳瑁筩優遊下隱膝裏施金塗鏤面花釘織成文優遊橫前施玳瑁帖金塗花釘金塗倒龍後損鏨銀玳瑁龜甲金塗花沓望板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軛及諸末皆螭龍首龍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受福緣裏邊鏤鍱玳瑁織成衣裏金塗鏤面花釘外金塗博山辟邪障鳳凰銜花升蓋金塗鏤鍱二十八爪支子花黃錦升衣複碧絹漆布緣油頂絳繗織成顏䓵徒昆反赭舌孔雀毛複錦緣紋隨陰懸諸珠蜯佩金塗鈴雲朱結人綬雜色眞孔雀氈一轅漆䡚車衡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四鸞鳥立花趺銜銜龍首銜軛極翟尾上下花沓絳綠繗的望繩八枚旂十有二斿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大鵰幡眞氈㮣戟織成衣金塗沓駐及受福金塗厲鏤鍱漆安立牀在車中錦複黃紋爲安立衣錦複黃紋障泥八福長九尺綠紅錦䓵帶織成花五輅江左相承駕駟左右騑爲六施絳繗遊御繩其重轂貳轄飛軨幡赤油金紫眞氈左纛置左騑馬軛上金鍐方釳繁音鞶纓金塗紫皮帶眞氈橫在馬膺前其鏤鍚皆如古制初加玉輅爲重蓋捷寶鳳凰綴金鑷珠璫玉蜯珮四角金龍銜五采氈又麒麟頭加以采畫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啟曰凡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

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錄最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至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金輅之飾如玉輅而減少象輅減金輅革輅如象輅而尤減木輅如革路建大赤麾首施大騶幡玉輅金輅建碧旂象輅木輅建赤旂

齊輦因宋制名小輿小輿即今之輦車輧車之流盛增其飾竹蓬箱外鑿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莗錦衣箱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瑇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鈿綠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鍱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瑇瑁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攫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鈿金龍虎扶轅軛上金鳳凰鈴鑾銀口帶星後梢瑇瑁帖金塗花沓銀星花獸幔竿杖金塗龍牽縱橫長網又制臥輦校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軺車小行幸則乘之

梁車輅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輅旗麾同用赤而旂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謂金輅爲齊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鑾以朱綵

梁制小輿似軺車金裝漆畫地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通得乘之復制副輦加笨步本反如犢車通幰朱絡謂之蓬輦

陳初因梁文帝天嘉初令劉仲舉議錯綜漢晉舊飾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皆金薄交龍爲輿倚較文豹伏軾虬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櫖文畫轓綠油蓋黃紋裏相思橑金華末邪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置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黻頭幡繡獸長丈四尺懸於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皆駕駟並金叉髦插於翟尾五爲鏤錫以綵畫蛙蟆幡緌兩軸頭即漢之飛軨五路兩箱後皆玳瑁爲[illegible]翅金銀雕飾兩箱裏衣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

錦為後襈青紋純帶夏花簟冬綺繡褥

後魏道武帝天興初修軒冕制乾象等輦草創制度多違舊章至孝文太和中儀曹令李韶更議改正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車服五輅並駕五馬亦無經據道武帝天興二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為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為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後魏制除伯男爵）旒麾蓋信幡及散官褠服一皆絳黑

天興初始修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星經曰昴天子出旄頭罼為天街罼以前驅）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元武騶虞青龍駕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龍輈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流蘇鸞雀立衡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輦象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流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復有游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草創修制多違舊章

北齊車服制度多因後魏天保中所乘是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輅

後周依周禮設六官置司輅之職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物色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一

曰南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元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無他飾卽周木輅遺象也馬皆疏面斿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九曰金輅以祀星辰視朔十曰象輅以望秩羣祀十一曰革輅以巡兵卽戎十二曰木輅以田獵行鄉畿此六輅以大色漆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飾諸末錫面金鉤就以五采俱十有二其輅之飾重輪重較加茸爲皇帝之輅輿廣六尺有六寸畫輪轊衡以雲牙箱軾櫨文內畫以雜獸獸伏軾鹿倚較三辰之常元青蒼等旗畫繢之六仞曳地設和鸞以節趨行圓蓋方輿以象天地

後周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旂畫青龍（天子升龍諸侯交龍）旟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虎旐畫元武皆加雲氣其旜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以雲氣徽幟亦如之（通帛爲旜雜帛爲物所書其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之）旌節又畫白虎而析羽於其上又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祀蒼赤黃白元等旗三辰之常畫繢之旗六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旗三曰朱雀旟四曰黃麟旌五曰白虎旂六曰元武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闟戟又有纁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帥師三曰旝（音伐）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旟象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篆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篆輅建旟旐夏篆夏縵夂輚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建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斿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及軫凡注毛於杠首曰緌析羽曰旌全羽曰旞其緌皇帝諸侯加以孤韣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諸侯輅建焉（闟戟杠綢與旗同）

隋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後魏輿輦乖制請廢唯留後魏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輅北齊所尊者後著令制玉輅青質重箱盤輿左龍右虎金鳳翅畫櫨文輈左立䴀金鳳一在軾前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龍輈之上前設障塵青蓋裏繡旒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珮樹四十葆羽輪皆朱班重牙復轄左建太常十有二旒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闊三尺黻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綏垂以結綬駕蒼龍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隻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皆五采罽為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赤質左建旗畫飛隼右建闟戟盤輿鳳等並同玉輅駕赤騮臨朝會同饗射飲至則乘之象輅黃質左建旌畫遊麟右建闟戟駕黃騮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質鞔以革左建旗畫騶虞右建闟戟駕白騮巡狩臨兵則乘之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旐畫元武右闟戟駕黑騮田獵則乘之其輅並駕六馬馬飾同玉輅復置安車重輿曲壁紫油纁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駕赤騮臨幸所乘（按隋氏五輅遠酌周禮旗旒藻飾近約漢制文質相半）文帝既平陳因為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八十一乘並如櫝車紫通幰朱絲絡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為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詳見北史閻毗傳）

隋制輦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輦復制輿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幄帳自閤內升殿御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六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二

乘輿車旗鹵簿

唐制凡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末金輅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赤質金飾末象輅行道所乘也黃質象飾末革輅者臨兵巡狩所乘也白質鞔以革木輅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五輅者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苣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鸞十二在衡龍輈前設障塵青蓋三層繡飾上設博山方鏡下圓鏡樹羽輪金根朱班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畫升龍其長曳地青繡綢杠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銜錦結綬及緌帶垂鈴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隻鏤錫鞶纓十二就旌旗蓋鞶纓皆從輅質唯蓋裏皆用黃五輅皆有副耕根車者耕藉所乘也青質三重蓋餘如玉輅安車者臨幸所乘也金飾重輿曲壁紫油纁朱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朱覆髮具絡駕赤騮副輅耕根車安車皆八鸞四望車者拜陵臨弔所乘也制如安車青油纁朱裏通幰朱絲絡網又有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望車安車爲十乘行幸陳於鹵簿則分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爲屬車十二乘以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

高祖太宗大禮則乘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乘輦至武太后以爲常玄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

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腰輿陳於鹵簿而已

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輿有三一曰五色輿二曰常平輿三曰腰輿大駕鹵簿先五輅以行

唐大駕鹵簿天子將出前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晝漏上五刻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殿庭通事舍人引羣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以下奉迎於西階侍中負寶乘黃令進輅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天子乘輿以出降自西階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千牛將軍前執轡天子升輅太僕卿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黃門侍郎前奏請法駕動警蹕鼓傳音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而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侍郎乘馬奏駕少留敕侍臣乘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乘馬贊者承傳侍臣皆乘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輅前贊者在供奉官內侍臣乘畢侍郎奏請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侍郎復位千牛將軍升侍郎奏請發導駕先萬年縣令次京兆牧次太常卿次司徒次御史大夫次兵部尚書自縣令以下並正道威儀各乘輅其鹵簿各依本品給之次清遊隊白澤旗二分左右各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也金吾折衝二人各領四十騎戎服分左右次金吾大將軍二人分左右各二人執䝉猾騎從自龍騎以前檢校也次金吾果毅二人領虞候佽飛四十八騎夾道單行分左右引導黃麾仗也次外鐵甲佽飛二十四騎並行分左右廂各六重引導步甲隊次朱雀旗一騎執二騎引三騎夾金吾折衝都尉一人領四十人執橫刀弩弓箭騎從也次龍騎十二各一騎執並戎服被大袍橫行正道每一旗前二人騎為二重引前每旗後亦二人護後副竿二分左右又金

吾果毅二人騎領也次指南車次記里鼓車次白鷺旗車十二旗次辟惡車次皮軒車並駕四馬爲士各十四人匠一人次引駕十二重重二人並行正道騎帶橫刀自皮軒車後勻布至細仗前一重弓箭相間金吾果毅一人檢校次鼓吹令二人次㭎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大鼓百二十面次長鳴百二十具次鐃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次大橫吹百二十具節鼓二面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次㭎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小鼓百二十面次中鳴百二十具次羽葆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自前㭎鼓以下工人皆自副並騎分左右橫行每鼓皆二人夾每隊皆有主帥五人以上統領次殿中侍御史二人次黃麾一人執二人騎夾次太史令一人次相風轝轝士八人次㭎鼓金鉦各一司辰一人典事一人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次行漏輿正道匠一人轝士四十八次鉦戟前隊左右武衛果毅各一人騎分領左右次天色繡幡一次金節十二次罕畢各一左罕右畢次朱雀幢一次左青龍幢右白虎幢各一次導蓋一又次稱長一次鉞戟各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也次左右衛將軍各一次御馬二十四匹分左右也次尚乘奉御二人分左右次左青龍旗右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各一人各領三十五人騎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八人騎分左右次侍御史二人次御史中丞二人次御史二人次拾遺二人次補闕二人並騎左右次起居郎一人在左次起居舍人一人在右次諫議大夫二人在右次給事二人在左次黃門侍郎二人在左次中書侍郎二人在右次左散騎常侍二人在左次右散騎二人在右次侍中二人在左中書令二人在右自通事舍人以下一人皆步從次香蹬一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分左右次班劍儀刀左右廂各十二行人也次左右衛郎將各一人領散手翊衛三十人橫刀騎在副使仗矟衛內也次左右驍衛郎將各一人各領翊衛二十八人甲騎具裝執副仗矟在散手外均布曲折至後門次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領親勳翊衛四十八人帶橫刀騎分左右在三衛仗內也次玉輅青質玉飾駕青駮六祭祀納后則乘之太僕卿馭駕士四十一人千牛將軍一人陪乘次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夾五輅次千牛將軍一人中郎將二人分左右次千牛備身分左右騎在玉輅後次御馬二匹次左右監門校尉各一人在後門內檢校次牙門二人執四人夾次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監當後門十二行仗頭各一人次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每隊三十五人並帶矟弩箭橫刀相間前第一隊各大將軍領執鳳旗第二隊各將軍一人領執飛黃旗第三隊各郎將

一人領執吉利旗次左右衛夾轂廂各六隊隊三十人每隊各折衝一人果毅一人檢校也次大繖二在牙門後次孔雀扇各四分左右也次腰輿一次小團扇四次方扇十二花蓋次大輦一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一人騎從次諸司侍奉官二人分左右次御馬二十四匹分左右次尚乘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大繖二孔雀扇八夾繖次小扇十二次朱畫團扇十二次花蓋次睥睨十二次玄武幢一次絳麾二次細矟十二次後黃麾一次殿中侍御史二人騎分左右次大角百二十具金吾果毅一人領橫行十重也次後部鼓吹羽葆鼓十二面工人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次鐃鼓十二面工人各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次小橫吹百二十具工人百二十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工人二十四次芳輦一主輦二百人也次小輦一主輦六十人也次小轝一奉轝十二人次尚轝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左右武衛五牛旗轝五黃牛旗處內赤青在左各八人執白黑在右各八人執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次乘黃令一人丞二人騎分左右檢校玉等輅次金輅赤質金飾駕赤騮六饗射還飲至則乘之次象輅黃質以象飾駕黃騮六行道則供之次革輅青質[illegible]以革駕白駱六巡狩臨兵事則供之各駕士三十二人次五副輅各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八人次耕根車青質蓋三重駕六馬耕藉則乘之駕士三十二人次安車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次四望車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駕士各二十四人次羊車駕果下馬二小吏十四人次屬車十二乘駕牛駕士各八人次門下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局官各一人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二馬駕士十二人次豹尾車駕二馬駕士十二人次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領掩後二百人分執大戟刀盾箭及弩各五十人為一行並橫行次左右領軍衛將各一人各二人執[illegible]矟步從次前後左右廂步甲隊四十八隊前後各二十四隊並鍪鎧弓刀眉五色相間隊引各三十人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十二部部各十二行並執弓刀戟盾及孔雀氅鵕毛氅雞毛氅等行引十人左右領軍黃麾仗首尾廂各五色繡幡二十口十口引十口引後十廂各獨揭鼓十二重重二人在黃麾仗外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各大將軍一人檢校黃麾仗次殳仗左右廂各十八人廂別二百五十人執殳一百五十人執叉每殳文一相間次諸衛馬隊左右廂各二十四隊從十二旗隊別主帥以下四十人每隊皆折衝果毅一人檢校前第一隊辟邪旗第二隊應龍旗第三隊玉馬旗第四隊三角獸旗第五隊黃龍負圖旗第六隊黃鹿旗第七隊飛麟旗第八隊駃騠旗第九隊鸞旗第十隊鳳旗第十一隊飛黃旗第十二隊麟旗第十三隊角端

[旗第二十隊騶牙旗第二十一隊蒼烏旗第二十二隊白狼旗第二十三隊龍馬旗第二十四隊金牛旗]次玄武隊[玄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金吾折衝一人[領五十騎分執矟弩]次玄武隊前大戟隊後當正道執殳仗行內置牙門一[一人執四人夾騎分左右]次牙門左右廂各置五門[門二人執四人夾並騎分左右第一門在左右威衛黑質步甲隊後白質步甲隊前第二門在左右衛步甲隊後左右領軍衛黃麾仗前第三門在左右武衛黃麾仗後左右驍衛黃麾仗前第四門在左右領軍衛黃麾仗後左右衛步甲隊前第五門在左右武衛白質步甲隊後黑質步甲隊前]右自清遊隊以下諸衛將軍並平巾幘[紫裲]襠大口袴[錦]螣蛇金隱起帶弓箭橫刀中[郎將折衝果]毅皆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錦螣蛇銀梁金隱起帶[橫]刀弓箭[大飛黃]旗人[引駕三行]並武弁緋[裲]襠大口袴[銀裝]並武弁朱衣[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服其工人儒官並絳衣平巾幘餘並戎服若法駕[減]大駕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及白鷺車辟惡車大輦五副輅安車四望車屬車減四其清遊隊持鈒隊玄武隊皆四分減一諸隊鼓吹皆三分減一餘同大駕縣令以後御史大夫以前威儀亦三分減一若小駕又減法駕御史大夫及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車皮軒車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小輦小輿諸隊[仗]及鼓吹各減大駕之半餘同法駕縣令州牧威儀亦減大駕之半其新製苣文旗雲旗刀旗肆神幢長壽幢及左右千牛將軍衣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左右驍衛大蟲文左右武衛瑞鷹文左右威衛豹文左右領軍白澤文左右金吾辟邪文左右監門獅子文並繡為袍文將軍中郎將皆同並冬正大會通服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鹵簿之制禮儀使陶穀建議金吾及諸衛將軍導駕及押仗舊服紫衣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舊執仗軍士悉衣五色畫衣隨人數給之有無準式請以五行相生之色為次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又大駕五輅各有副車近代寖廢請依令文增造又按明宗舊圖導駕三引而儀仗法物人數多周太極鹵簿六引而人數少請準令文用六引其

鹵簿各依本品以給從之舊清遊隊有甲騎具裝亡其制度穀以其所記造之又作大輦皆率意定其制規穀又取天文大角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兔及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獅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於明德門前餘悉立於宿頓宮前遇朝會冊禮亦皆陳於殿庭凡馬步儀仗悉用禁軍大將軍將軍以軍主都虞候攝事中郎將都尉以指揮使副指揮使攝事校尉主帥以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十將攝事

乾德三年蜀平命右拾遺孫逢吉收僞法物之不中度者悉毀之始令改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而成謂之繡衣鹵簿其後郊祀皆用之軍衛羽儀自是寖盛其後令有司以絹畫爲圖凡三幅中幅車輅六引及導駕官外兩幅儀衛其警場青城又別爲圖圖成以藏秘閣凡仗內自行事官排列職掌并擇日奉宸隊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人此盛極也

玉輅之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金鳳翅雜花龍鳳金塗銀裝間以玉飾頂輪三層外銀耀葉輪衣小帶絡帶並青羅繡雲龍周綴纓帶羅文珮銀穗毬小鈴平盤上布黃褥四角句闌設圓鑑翟羽虛櫃內貼銀鏤香罨軾匱銀龍二銜香囊銀香爐香寶錦帶下有障塵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旂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閼戟繡黻文並青繡綢杠又設青繡門簾銀飾梯一托叉二推竿一銀鎝頭銀裝行馬青繒裹索駕六青馬馬有金面插鵰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繡屜錦結尾又誕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餘輅及副輅皆有之）駕士六十四人　太僕所藏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號顯慶輅親郊則乘之其制

度精巧其行止安重後載太常輿闔戟分左右以均輕重世之良工莫能爲之者　沈氏筆談曰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祖宗時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嶽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搖慶歷中常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珠寶之飾既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於大慶殿庭車人先以帶屋覆之將旦徹屋忽其上一木墜盡壓而碎人以爲異自後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紹興十二年命工部尚書莫將等製造玉輅以天禧宣和兩簿及工匠省記制度參酌取文質適中之制玉輅青飾輅頂天輪三層遶以緣青羅爲衣繡雲龍於上上層一重下層三重每重綴鍍金小鈴三層飾以玉耀葉八十一（用青玉爲之）以金鍍銀鏤龍文置於中兩旁有金花插天輪之周回形如蕉葉輪旁有鐵圓筒（以插）葉之下皆有二鐵簪八筒中繫以青帶圍以輪又青羅兩長幅表裏繡雲龍自輅頂交於四角分垂至輅臺下謂之絡帶或遇雨覆以黃絹油衣輅之中其頂中虛繡寶蓋頭以八頂飾以八金龍用香檀木爲之御座居中純用香檀不飾他物取黃中正色也座之左右金龍首銜珠穗毬一中兩龍間一大火珠乘以金蓮花臺座之引手亦飾金龍倚背及座皆以金銀絲織成紋錦出几（憑以爲軾者）用香檀覆以錦褥座後垂錦簾駕登輅則捲之有梯級以登飾以金絲雲龍每級皆覆以錦褥東偏小梯級執綏官由此先登以紅繩維其前立於東柱以備顧問輅身四柱皆飾以金前兩柱各有大金龍纏於上旁有珠穗毬二輅臺中外皆設錦褥臺之外前有橫案謂之香檀設金鑪一金香合二立金鳳十二於前案外有金纏龍燭臺二以金覆蓮葉足案前裙板有四金龍間玉方勝以明青表而出之前有牌篆書玉輅二字以玉爲之有結子繫金鳳之足旁有二金絲線結八垂牌垂之兩傍中有玉連環結子正垂牌上

玉環磯二龍輅之四面周以欄而闕其中以備登降每面於兩欄之角用玉蹲龍一各有金圓照二分置左右玉刻臺一居中刻臺插孔雀羽五枝以辟塵四面其數凡八圓照偕之圓照名曰照燄插以鐵簪繫以繡帶如翻葉之飾輪衣下垂緌帶間以玉珮緌帶染犛牛尾爲之五色間爲覆緌以鍍金鈸鈴每垂各六與玉珮間設周圍數各十二輅下有蹲龍十六以金鍍銀爲之在虛盤四圍之兩旁有托角雲龍四金彩爲飾前後左右各二又有一字小欄飾以金伏於軨下有朱圓木橫陳於前在軒角雲龍之內輅前有轅木向以筋膠飾以金碧昂首鱗體如龍之狀皆飾以金龍首之上有兩橫竿青絲繫之前曰鳳轅飾以青列立鳳十二六馬載以行次曰推轅綠色黑文衛士推之以助馬力其橫設轅後曰壓轅亦青飾衛士壓其後欲取其平左右冒以金龍其輪三歲一易心用榆木束以鐵圈攙以金鍍銀輅下橫貫圓木爲軸冒以金筒梗以金蹲龍簪夾兩輪輪文皆彩繪其輻飾以金花葉衛士左右各六十人以青絹裹大索鉤於軸首而手入軸旁金鐶引之而前各以青索繫扇上外有副輪二以爲備輅後飾亦如之立鳳轅下六青馬四在轅內二在轅外又有六馬以備番用馬首被銅面其額以畫獸銜以鐵牛革裹青絹表鍍金銅飾之其背施表以綠錦裹以絹絹裹氈六鈴七鈸置之兩旁其領下青纓曰綽頦覆以金鈸每馬各一未圖試兩月以青車肆習便馬習而不偏新輪既成載鐵車上自三千斤積至萬斤畢無蠅聲試可乃用輅之所止有行馬二飾以彩綠淳熙十二年修玉輅及大輦四柱紹熙二年修五輅易車軸左建太常十二斿繡日月五星右龍旂職掌駕士二百三十八人服平巾幘絹抹額羅繡對鳳袍皆以青緋羅繡對鳳襖又羅抹帶絹袴襪䩮鞋皆青色青驄馬三十四鞁綬官一員捧輪將軍四人呵唱二人前後攔馬各九人踏道二十二人轅馬十二人誕馬十二人抱轅墜轅各六人正副托叉各四人把棒四人小梯二人沓匙翦二人紅軸頭二人推杆四人刮輪四人龍頭二人燭臺二人靜席二人左右索各六十一人職掌五員教馬二人車

子官健八人蓋覆儀鑾司五人千牛衛上將軍一員抱龍旂太常六員進馬四員牧馬三十人香蹬脾睨一香案三十人排列官一員（凡玉輅丈尺飾視承平所用顯殷輅輅多不同蓋出省記增減也）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以淺黃駕六赭白馬駕士四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騧馬駕士四十人木輅色以黑駕六黑騮馬駕士四十人自金輅而下其制皆同玉輅惟無玉飾副玉輅副金輅副象輅副革輅副木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人當用銀飾者皆以銅餘制如正輅元豐初禮文所言近制金輅不以金飾諸末象輅不以象飾諸末革輅不鞔木輅不漆請改飾四輅又古者五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車戟崇於殳酋矛崇於戟各四尺戟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戟國尚武故增插四戟謂之闟戟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闟戟猶未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黻繡之衣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闟戟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繡皆戾於古請去五輅闟戟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又按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則祀乘玉輅也齋僕掌馭金輅齋充金輅之右則齋乘金輅也齋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畢翼日卽進玉輅非是請進金輅俟太廟祀畢翼日御玉輅詣郊又言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問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俊此漢用古制也周官有太僕齋僕道僕所以御車至驂其乘則其禮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齋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驂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其後詔增制五輅及驂乘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太旗象輅建太赤革路建太白木輅建太麾諸輅之副各次正輅仍有闟戟焉

中興後金輅之制黃飾建大旂九斿繡升龍輅牌一金鍍銀㸌葉八十一輪衣一繡絡帶二頂雲龍緣帶十有二

玉珮十有二金絲結穗毬二金絲結綬一長轅金鍍銀龍頭二上有金鍍銅立鳳十有二車桃上金鍍銅座一金鍍銅套筒十金鍍銀鈸面四金鍍鑪一金鍍銀香寶二幷匙金鍍銀立羽臺八御座褥子一有黃絹帕三箱周迴葉段正輪輻一副輪軸罨頭鈸面各二轂輻葉各二百四十建竿二流蘇絡二幷鐸輭簾一幷鈸遮環踏道一幷褥行馬二幷罨頭小托叉二車箱行道褥一馬飾十有二（馬面鑾頭攀胸腹帶包鬉尾錦屜綽頸）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黃黃馬三十四（四輅下駕輅馬共一百二十匹蓋覆儀鑾共六人）前後攔馬各五人踏道六人轅馬六人誕馬六人抱轅墜轅各四人正托叉四人把棒四人椎杠二人靜席二人左右索各五十一人職掌呵唱二人教馬二人車子官健二人（象革木三輅人數並同四輅無千牛衛上將軍抱龍旂進馬官香澄踔晛排列官職掌等）

象輅朱飾建大赤七斿繡鳥隼（儀物同金輅）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赤騂馬三十四

革輅銀褐飾建太白六斿繡熊虎（儀物同上）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銀褐白馬三十四

木輅黑飾建大麾四斿繡龜蛇（儀物同上）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黑驪馬三十四

大輅徽宗政和六年徐秉哲言南北郊皇帝乘玉輅以赴齋宮自齋宮赴壇正當祀天地乃乘大輦疑非禮意下禮制局討論於是議造大路如玉輅之制唯不飾以玉樊纓一就以尙質又制大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建於大路之上以象天大路大輿陳列於門輦道遙平輦之前禮畢還宮則御大輦

耕根車漢制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轊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為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爪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晉因之駕（四）馬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名三蓋車宋因之隋以青為質三重蓋羽葆雕裝同玉輅駕六馬其軾平以青囊盛耒耜而加之耤田則乘之唐因隋其飾不易大駕行則備焉宋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

進賢車古安車也周制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建大旂十有二斿駕六馬餘皆駕四皇太子皇子公列侯皆乘之自漢以後亦爲副車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餘並駕四三公下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宋因之齊制諸王三公國公列侯等行禮則乘之隋制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出在耕根車後宋乾德時改赤質兩壁紗窗擎耳虛櫃一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鳳紅絲網中設朱漆牀香案紫褑案衣緋繒裹輗索朱漆行馬（凡車皆有鞔索行馬）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

明遠車古四望車齊制通幰油幢絡班漆輪轂亦曰皁輪以加貴臣隋制同犢車黃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幰紫絲網駕一牛拜陵臨弔則乘之唐制以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在安車後宋初駕以牛後改仍駕四馬赤質御所屋重欄句闌上有金龍四角垂銅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轅三板駕士四十人

羊車晉制一名輦上如軺伏兎箱漆畫輪武帝泰始中羊琇乘司隸糾罪免官齊依之因制漆畫牽車小形如輿金塗縱容錦衣箱裏隱漆後戶牙闌轅枕後捎幰竿代楝梁皆金塗鍮飾及皇太子所乘之梁因制羊車亦名輦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貴賤通得乘之名牽子也隋大業始置焉金寶飾紫幰朱絲網童子二十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因之小吏十四人宋亦爲畫輪車駕以牛隨駕以果下馬赤質（以二小馬）兩壁畫龜文金鳳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以瑞羊童子十八人景祐中賈昌朝言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案羊車本漢晉時乘於後宮隋唐以來遂爲法從國朝因循未改竊以郊祭天地廟見祖宗車服所陳動必由禮至於四望耕根之屬兼包歷代旹容後宮所乘參陪五輅欲望大駕不用羊車

所冀肅恭稽合典禮

指南車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方黃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故後常建焉出崔豹古今注周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司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法具在尚方故事其制未詳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制不存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而作焉車上有木仙人舉手常指南車箱迴轉所指微差晉亂復亡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平長安始得此車復修之一名司南車駕駟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迴運而手恆指南大駕出行爲先啟之乘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迴曲頻驟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造宋順帝昇明中東齊高帝爲相命沖之造焉車成使撫軍將軍丹陽尹王僧虔等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迴未嘗移變齊因宋制加飾四周箱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箱中上四角皆施龍子竿懸雜色眞孔雀毦布皁複幔駕牛皆銅鈸飾梁復名司南車大駕出爲先啟之乘後魏太武帝使工人郭善明造之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唐修之備於大駕行則先導宋一名司馬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句闌鏤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恆指南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三十人天聖五年燕肅復創意造之其法用獨轅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木人用大小輪九合齒一百二十四輪二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輪二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齒各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轅端橫木下立小輪二其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齒十二右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其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其高八尺徑二寸上刻木爲人其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右轉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亦如之徽宗大觀元年內侍省吳德仁又獻指南車之制其制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尺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轅一丈五寸車箱上

下為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仗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上設關捩臥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壁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相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轅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籆并索在左右軸遇右轉使右轅小輪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轅小輪觸落左輪行仙童交而指南車成

記里鼓車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所獲未詳其所由來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崔豹古今注云亦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執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鐲尚方故事有其作法然亦未詳之宋因之不易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齊因宋制飾加華蓋子襟衣漆畫鼓機皆在內也梁因齊制改駕以牛唐復修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宋一名六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句闌鏤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鐲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三十人天聖間內侍盧道隆上記里鼓車之制其制獨轅雙輪箱上為兩重各刻木為人執撾足輪各徑六尺圍丈八尺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用較今法五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立輪一附於左足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半平輪一其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其上設銅旋風輪一出齒三齒間相去寸二分中立平輪一其徑四尺圍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等次設小平輪一其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半上平輪一其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凡用大小輪八合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周而復始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而製之大觀元年內侍省吳德仁獻記里鼓車之制其法車箱上下為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立輪一安車箱內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二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軸上關捩撥子各一其於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擊鉦鼓

白鷺車隋制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棲焉唐因之駕四馬大駕出在記里鼓車後宋制赤質周施

花板上有朱柱貫五輪相重輪衣以緋皁頂及緋絡帶立繡飛鷺柱杪刻木為鷺銜鵝毛筩紅綬帶一轅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元年禮制局言舊鹵簿記有白鷺鸞旗皮軒三重其制非古按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鷙獸則載貔貅蓋乘一出五車必載所以警衆也青旌鳴鳶飛鴻貔貅乃以白鷺鸞旗雜陳其間未為合禮今欲改五車相次於中道繼之以崇德車於是為備（青旌車赤質曲壁中載青旗以絳帛為之畫青鳥於其上鳴鳶車赤質曲壁中載鳴鳶旌以絳帛為之畫鳴鳶於其上飛鴻車赤質曲壁中載飛鴻旌以絳帛為之畫飛鴻於其上虎皮車赤質曲壁中載虎皮旌絳帛為之緣以赤畫虎皮於上貔貅車赤質曲壁旌絳帛為之緣以赤畫貔貅於上其轅皆一）

鸞旗車漢制為前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晉宋因之駕四馬先路所載唐備於大駕鹵簿次白鷺車後宋制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中禮制局言三車非古制改五車（事見白鷺車下）

崇德車秦名為辟惡車上有桃弧葦矢以禳祓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箭（出崔豹古今注）唐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鸞旗車後宋制赤質周施花板四角刻辟惡獸中載黃旗亦繡此獸太卜署令一人在車中執旗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初禮制局言記曰前巫而後史傳曰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請以巫易太卜弧矢易辟惡獸從之

皮軒車漢前驅車以虎皮為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晉宋相因駕四馬皆大夫載自後無聞唐備之大駕鹵簿次於辟惡車後宋制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初禮制局言三車非古制改五車（事見白鷺車下）

黃鉞車漢制乘輿建之在大駕後晉黃鉞車駕一馬大駕行次於華蓋後御麾左右又有金鉞車金鉦車並駕三馬唐備於大駕鹵簿天寶初改為金鉞車宋制赤質曲壁中設金鉞錦囊綢杠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駕

兩馬駕士十五人
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又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崔豹古今注云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豹尾以前比之省中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晉因之在鹵簿末宋制徐廣按淮南子云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唐制大駕出在黃鉞車後駕二馬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之宋因之制同黃鉞車上載朱漆竿首綴豹尾右武衛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屬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漢法駕用三十一乘小駕用十二乘隋制大駕三十六法駕十二小駕不用唐大駕唯用十二乘宋因之其制黑質兩箱輿裝前有曲闌金銅飾上施紫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網帉錔每乘駕三牛駕士十人元豐初詳定禮文所言周戎右職曰會同充革車儀禮曰貳車畢乘禮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蓋古者後車餘路必使人乘之不敢曠空所以別曠左之嫌也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是也自秦兼九國車服西漢因之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後漢制云尚書御史所載揚雄云鴟夷國器託於屬車張衡曰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則是漢之屬車非獨載人又以載物亦儀禮所謂畢乘之也宋朝鹵簿車十二乘虛設於法駕之後實近曠左之嫌請尚書御史乘之或以載乘輿服御從之
大輦歷代之制已見前宋制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行雲龍朶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華座龍紅綾裏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句闌臺座紅絲絛網帉錔中施黃褥置御座扶几香爐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壓金銀綫長竿四銀裹鐵鍋龍頭魚鈎錦膊褥銀裝畫梯托叉黃羅緣席褥帊梯杖褥朱索緋繒油帊主輦六十四人親祀南郊謁太

廟還及具鑾駕黃麾仗省方還都則乘之大中祥符初東封舊輦太重遂命別造凡減去七百餘斤後常用焉紹興十三年更製大安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龍鳳裝朱漆大輪一金塗銀頂龍一四面施行龍一十六火珠四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四眞珠結穗毬一十二頂輪施塗金銀耀葉銀盤紅羅輪衣一綴銀鈴紅羅絡帶二中設御座檀香雕木龍椅靠背上水晶珠梅紅絲裙網象牙滴子曲几錦褥絹畫裏外龍水屏風香爐結綬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奉輦四百六十八人為五番每番九十二人祀畢車駕還內不用金輅則乘之淳熙十二年新製踏道增其尺寸舊例五番四十八人今添三十人及一副都大人員一人服五色武弁冠黃羅繡對鳳袍黃羅勒帛紫羅生色袒帶一紫綳行縢文德殿發册尚輦陳於西階上東嚮隆興元年禮官請大輦權不陳設

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裙襴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綠蔥花鈑外施紅絲網金銅帉錔前後垂簾下設牙牀勾闌長竿四銀龍頭銀飾梯行馬主輦一百二十人

鳳輦赤質頂輪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兩壁刻畫龜文金鳳翅前有軾設香爐香寶結帶下有勾闌二重長竿三銀飾梯行馬主輦八十人法駕鹵簿不設

逍遙輦以櫻櫚為屋赤質金裝朱漆竿版各一金螭頭金裹魚鉤各四朱漆柄托叉二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襯褥十六金鍍銀裝行馬二朱漆踏牀二促塵版輭屏風紅花羅錦金屏風護泥屏各一舊云逍遙子後改名輦高宗紹興七年重製詔務令樸素乾道九年以後殿門卑小逍遙輦出入有礙令工部照輦院丈尺重修殿門御輦院官舊制二千六百三十人紹興十二年詔以一千人為額供御營三百人次供御營一百五十人下都營六百五十人後減為九百人乾道六年詔以七百人為額供御二百二十人次供御一百三十八人下都三百五十人

平頭輦制如逍遙輦而無屋眞宗造登封輦今平頭輦制因此金螭頭四金裝朱漆扶版竿各二雲版座各一金裹魚鉤四褥飾

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檀香促塵版一譚泥屏一舊制輦官十二人服同逍遙輦紹興十六年親耕服履袍乘之

隆興初詔制平輦及條衣褥郊祀禮畢用之

小輦赤質頂輪下施曲柄如蓋緋繡輪衣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勾闌牙牀繡瀝水中設方牀緋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牀皆繡衣踏牀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行馬奉輿二十四人

七寶輦隆興二年正月詔御輦院令京師舊輦官省記昨進道君皇帝七寶輦之制下有司製造更為美名以進德壽宮禮官言七寶輦高五尺一寸廣二尺七寸深三尺六寸竿長二丈一寸扶版二朱紅漆絲織紅百花行龍藍瀝水升龍朱漆踏牀一紅百花團龍覆之百花大團龍褥一紅羅銷金百花團龍座一朱漆踏牀一鍍金銀火踏一純金裝釘行馬一對托义一以朱漆之比大輦制度內耀葉并角龍蓮盤頂龍並塗金眞珠結穗毬龍水屏風御座用香檀木龍椅靠背金錟水晶珠梅紅絲裙網牙象滴今欲比大輦平輦用珠靠背龍頭引手玉龍頭并玉轉身捧珠龍其角龍鐸等並純金詔如其式內裙網用七寶裝綴太上皇帝曰儀衛已隨時增益輿輦不須別造況多事之時國用方殷不宜虛費遂止自是上皇每至大內多乘馬間至湖上則用肩輿蓋不欲煩民也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襴上施錦褥別設小牀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

香蹬唐制也朱漆案緋繡花龍衣上設金塗香爐燭臺長竿二輿士八人金塗銀火鐐香匙副之

象漢鹵簿最在前晉平吳後南粵獻馴象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梁宋朝鹵簿以象居先設木蓮花座金蕉盤紫羅繡襜絡腦當胸後鞦並設銅鈴杏葉紅犛牛尾拂跋塵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並花腳幞頭緋繡窄衣銀帶

五牛旗依方色皆小輿上刻木爲牛背插旗錯采爲牛旗竿上有小盤衣及輿衣亦並繡牛形輿士各四人

相風烏輿上載長竿杪刻木爲烏垂鵝毛筩紅綬帶下承以盤周以緋裙繡烏形輿士四人

交龍鉦鼓輿各一皆刻木爲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長竿一挂畫鼓一挂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繡交龍輿士各二人

鐘鼓樓各一本隋大駕鐘車鼓車也皆刻木爲屋中置鐘鼓下施木臺長竿如鉦鼓輿輿士各二十四人

行漏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桶衡首垂銅鉢末有鉢象漆櫃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長竿四輿士六十人

十二神輿赤質四門旁刻十二辰緋繡輪衣絡帶輿士十二人　自鉦鼓以下舊禮令無文皆開寶定禮所增

旂常之制自漢以來制度殘缺唐禮五輅皆左建龍旂右載闟戟譌謬滋甚元豐改定郊廟禮文五輅所載悉如巾車之職又以闟戟非古政和閒禮官請玉輅以太常大旂建於左右而去闟戟厥後郊廟五輅及副車皆建太常一日並出觀者駭焉至是造五輅悉倣周禮之制玉輅後左太常繡日月星辰右龍旂繡交龍皆用青羅表裏文繡下有網髾謂之旆頭用青飾建竿插於輅後兩柱傍金環之內竿首飾以鍍金螭頭垂以金鈸青纓各六謂之旒縿竿以桐木剖竹外護固以筋膠布以漆飾以青藻旗勢稍重六人各執叉托之以助旗力旗皆錯采爲之漆竿鐙首纛頭錦腰火燄脚白澤攝提金鸞獅子天下太平君王萬歲及在步甲前後隊後馬隊三隊單六儀仗內並以赤日月及合璧連珠五星二十八宿祥雲並以青北斗以黑五嶽四瀆五方五神十二辰五龍五鳳龍虎君並以方色天王以赤黃二色排攔以黃紫赤三色大黃龍負圖旗舊畫八卦政和禮局改畫爲河圖九一三七

二四六八五之數中興後增製鍏旗各以瑞物繢形其上
皁纛本後魏纛頭之制蓋旄頭之遺象制同旗無文采去鎚首六脚　犦矟犨聲也一云象犦牛善鬭唐金吾將
軍執之宋朝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馬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衛司犦矟四　牙門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
宋朝制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蓋取周旌旗門及天子五門之制中興後中
道前後門旗各二左右道五門各四　繖古者張帛以避雨今有方繖大繖皆赤質紫表朱裏四角銅螭首六引內制
差小紹興九年詔後殿射殿引呈公事日景已高作衛清涼繖十從舊制也　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爲花葩之象而
作金花蓋導蓋皆赤質如繖而圓瀝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繡瑞草　睥睨漢乘輿所用如花蓋而小　扇有
朱團及雉尾四等朱團繡雲鳳黑漆柄金銅飾雉尾皆方其上繡雉尾紹興十三年詔郊禮繖扇並遵舊制拂扇
等毋以珠爲飾　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同金節
韜以碧油　罕畢象畢昴爲天階故爲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藤結網金獸面罕方上有二螭首銜紅絲拂畢圓
如扇幢制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四神各隨其方色朱漆柄王公所給幢黑漆柄紫綾袋　黃麾古有黃朱纁三
色所以指麾也漢大駕有前黃麾宋朝之制絳帛爲之如幡錯采成黃麾字下繡[illegible]交龍朱漆竿金龍首上乘朱絲
小蓋元豐中命禮官定朝會儀請製大麾一注旄於竿首其旗十有二幅其色黃一旒元會設仗建大黃麾於當
御廂之前麾幡二於後神宗疑其制鑾命且闕之而黃麾幡仍舊　幡本幟也貌幡幡然有告止傳教信幡皆絳
帛錯采爲字上有朱絲小蓋四角垂羅紋佩繫龍頭竿上錯采字下告止爲雙鳳傳教爲雙白虎信幡爲雙龍又
有絳引幡制頗同此作五色間暈無字兩角垂佩　御刀自晉宋以來有之黑鞘金花銀飾靶靶紫絲條紛錔儀

刀制同悉以銀飾王公亦給之　斑劍本漢朝服帶劍晉易以木謂之象劍取裝飾斑斕之義鞘以黃質紊紫斑文金銅紫絲條紛錔　戟有枝兵也木爲刃赤質畫雲氣上垂交龍掌五色帶末綴銅鈴鈒戟無掌而有小橫木又有小戟與鈒戟同制　矟長矛也木刃黑質畫雲氣又有細矟制同而差小　儀鍠劍戟之類秦漢有之唐用爲儀仗刻木如斧塗以青柄以黃上綴小錦幡五色帶　殳叉亦戟類殳無刃而短黑飾兩末叉青飾兩末皆青中白畫雲氣綴朱絲拂　毦本緝鳥毛爲之今爲四角小蓋每角垂珠佩間以朱絲周綴五色帶繡雲龍孔雀白鵝其別有三繫龍頭竿竿制如戟　𢿟弩漢京尹司隸前驅持弓以射窺者今制每弩加箭二有韔畫雲氣仗內弩同弓箭每弓加箭二有韔同𢿟弩　刀盾刀容刀也盾旁排也一人分持刀以木爲之無鞘有環紫絲條紛錔盾赤質畫異獸又朱藤絡盾制悉同惟綠藤綠質皆持執之　甲騎具裝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甲以布爲裏黃絁爲表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緣青絁爲下裙絳韋爲絡金銅鉠長短至膝長膺爲人面二自背連膺纏以錦騰蛇具裝如常馬甲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　車輻棒也形如車輪輻今制朱漆八稜　白柯搶矟也唐羽林所執同矟而鐵刃上綴朱絲拂　柯舒黑漆棒也制同車輻以金銅釘飾　鐙杖黑漆弩柄也以金銅爲飾其末紫絲條繫之　七寶牀一覆以緋羅繡帕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緋羅繡扇二緋羅繡曲蓋一並內臣馬上執之謂之扇筤駕頭在細仗前扇筤在乘輿後三駕及常出並用之嘉祐六年以閤門祗候及內臣各二人分駕頭左右扇筤後編攔仍以皇城司親從官二十人隨之　鳴鞭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制也鞭矟用紅絲而潰以蠟行幸則前警祀畢還宮亦用之視朝宴會則用於殿庭紹興十三年親饗太廟命去神位百步之內毋得鳴鞭十五年正旦朝會帝出東閤御大慶殿殿上合鳴鞭以殿小非在京比乃免焉　毬杖塗金銀裹以供奉官騎執之分左右前導

大禮用百人常行三十　褥大禮舊儀御座金裹裝釘施珠坐褥是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爲主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苟尙侈麗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爲飾　駕馬鞍勒有金玉水晶金塗四等鬧裝鞊韉結爲座龍碾鈒鏤壓沙面平面窪面方團寸節卷荷校具皆垂六鞘金裹銀鞍橋銜鐙朱黃絲絛轡鞦緋黃織繡或素圖韉䩞襆用金銀線織或緋黃絁仁宗至道中以黃絹代之鞭用紫竹紅黃絲鞘纓以紅黃犛牛尾金爲鈸每日馬五匹供奉鞍用玉及金塗銀䩞襆用絁絹行幸則十四匹加眞金水晶之飾紹興十五年詔自今御後殿及駕出御馬權免入殿止例於殿門外射殿則仍舊制淳熙十四年詔引呈射事御馬依後殿儀立於殿門外

右五輅及諸車輿輦旂常圖簿多歷代所用然有其說而不詳其制惟宋九朝及中興史志所載制造設飾之制頗詳然亦必承襲歷代相因之制而微有增損者也故具載於此至於逍遙子平頭輦駕頭扇筤之屬雖歷代所無然宋三百年相承乘輿出入所必用也故亦具載其制云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七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三

乘輿車旗鹵簿

凡鹵簿有四曰大駕曰法駕曰鑾駕曰黃麾仗大駕郊祀耤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迎奉聖像亦曰大駕惟不設象及六朝導駕官）法駕減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崇德車大輦五副輅進賢明遠車又減屬車四餘並三分減一泰山下汾陰行禮用之鑾駕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記里鑾旗皮軒車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羊車黃鉞豹尾車屬車小輦小輿餘並減半朝陵迎泰山天書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奏告玉清昭應宮奉迎刻玉天書躬謝太廟皆用之鑾駕舊用二千人大中祥符五年告太廟增至七千人兵部黃麾仗用太常鼓吹太僕寺金玉輅殿中省大輦其制無定然皆於小御樓車駕親征或省方還京迎禁中天書五嶽上冊建安軍迎奉聖像六廟上冊皆用之

凡大駕總二萬六十一人大率以太僕寺主車輅殿中省主輿輦繖扇御馬金吾主纛矟十六騎引駕細仗牙門六軍主搶仗尚書兵部主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門下省主寶案司天臺主螭漏太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庫出旗器名物衣冠幰蓋軍器庫出箙弩弓矢內弓箭庫出戎裝雜仗　程氏演繁露曰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犦槊不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江左有瓝槊為其首大如瓝是其義也按字書瓟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為瓝同一音也予按爾雅犦牛犎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犦牛於槊首以碧油囊籠之荊楚歲時記所說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犦槊為第一隊則是犦槊云者刻犎牛於槊首也他說皆

非也

仁宗康定元年宋庠上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繖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厮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爲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爲常非所謂旋頭先驅清道後行之說也且自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小駕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敝事從簡略每鳴鑾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於改作之咎謂宜委一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爲五重騎而執罕畢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氅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爲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閒容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旗後爲牙門旗前爲禁衛輒入者論以法禁乘高下瞰乘輿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於令其後寖弛

神宗熙寧以來天子銳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延羣英折衷異同盡屏漢唐沿襲之陋與先儒訛舛之說元豐有詳定禮文所大觀有議禮局政和有禮制局元豐雖置局造輅然玉輅竟仍唐舊大觀中內侍吳德仁上指南車記里鼓車之制天子宗祀大禮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政和修飾玉輅又增造大輅而車輅益盛其制度各

見車輅條下

政和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開封令開封牧大司樂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書各用本部鹵簿次金吾纛矟左右皁纛各六執托各一人析四人押衙四人並騎犦矟八執各一人本衛上將軍將軍各四人本衛大將軍二人並騎犦矟四夾大將軍執各一人夾二人並騎法駕犦矟減二本衛上將軍各減二人次朱雀旗隊並騎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引隊犦矟二夾都尉執旗一人引夾各二人凡仗內引夾執人數準此弩四弓矢十六矟二十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押隊法駕弩減二弓矢減六矟減八宣和引隊改天武都指揮使押隊改天武指揮使次龍旗隊大將軍一員檢校騎引旗十二人並騎風伯雨師雷公電母旗各一五星旗五左右攝提旗二北斗旗一護旗十二人副竿二執人並騎法駕引旗護旗人各減四宣和檢校改左右衛大將軍雷公電母旗去公母二字次指南記里鼓車各一駕馬各四駕士各三十人白鷺旗崇德皮軒車各一駕士各十八人法駕無白鷺崇德宣和有青雀青旌鳴鳶飛鴻虎皮貔貅六車在記里鼓之下崇德之前減白鷺旗皮軒三車駕士之數如前次金吾引駕騎本衛果毅都尉二人儀刀弩弓矢矟各八法駕儀刀弩弓矢矟各減二宣和都尉為神勇騎指揮使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二人管押指揮使一人掆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八人領大鼓一百二十帥兵官二十人領長鳴一百二十帥兵官六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十人領節鼓二笛簫觱篥各二十四掆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四人領小鼓中鳴各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法駕前後掆鼓金鉦各減四大鼓減四十長鳴減四十鐃鼓減四拱辰管後簫笳各減八大橫吹減四十節鼓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減八小鼓中鳴各減四十羽葆鼓減四最後簫笳各減八帥兵共減十八人次太史相風行漏等輿太史令及令史各一人並騎相風烏輿一輿士四人交

龍鉦鼓各一（輿士各六人）司辰輿士各一人（並騎）漏刻生四人鼓樓鐘樓行漏輿各一（輿士各一百八人）太史正一人清道二人十
二神輿一（輿士十四人）法駕行漏輿一（輿士減四十人）神輿一（輿士多大駕二人）宣和鼓鐘樓並改爲輿太史正前有捧日副指揮使
二人捧日節級十人神輿輿士增十次持鈒前隊左右武衛果毅都尉二人引隊左右武衛校尉二人絳引幡一
（執二人）左右有金節十二（執人並騎）罕畢各一朱雀幢及導蓋青龍白虎幢各一叉三（執人並騎）隊長一人鈒戟三百八十人
左右武衛將軍二人檢校左右武衛校尉四人押隊法駕金節減四鈒戟減七十二宣和引隊改驍騎都指揮使
武衛校尉改驍騎軍使增朱雀旗後之叉一去龍虎旗後之叉三檢校改用左右驍騎將軍次黃麾幡一（執一人新一人
騎）法駕前有殿中侍御史二員次六軍儀仗左右神武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各有統軍二員都頭二人（羽林
又有節級二人）押仗本軍旗各一排闌旗各二十合有吏兵力士旗各五掩尾天馬旗二（羽林有赤豹黃熊旗龍武有龍君虎君旗各一）白柯槍
五十哥舒棒十鐙杖八法駕神武軍減排闌旗十羽林龍武軍各減四吏兵力士旗減一宣和統軍改軍將神武
軍旗改熊虎排闌旗改平列哥舒棒改戟鐙杖改矛戟羽林隊無節級黃熊旗改黃羆龍武旗改熊虎次引駕旗
天王旗二排仗通直官二人押旗十二辰旗各一法駕同次龍墀旗天下太平旗一排仗大將二人夾騎五方龍
旗各一金鸞金鳳旗各一獅子旗二君王萬歲旗一日月旗各一法駕減鸞鳳獅子旗次御馬二十四控馬每匹
天武二人御馬直二人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御馬直改爲習馭次中道隊大將軍一員檢校法駕同
宣和大將軍改爲左右驍衛大將軍次日月合璧旗一苣文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長壽幢二宣和苣文
改慶雲祥雲改祥光次金吾細仗青龍白虎旗各一五嶽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龍旗五方鳳旗各五（以上執各一人新各三人）
法駕五方龍鳳旗各減二宣和改校尉爲使臣五嶽神旗去神字次八寶鎭國神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

寶在左受命寶天子之寶天子符寶天子信寶在右爲四重香案八各以二列於寶輿之前碧欄三十四人符寶
郎行於碧欄之間法駕減碧欄八人宣和增引寶職掌二人香案職掌六人援衛傳喝親從一百人奉寶輦官每
寶二十八人節級一人奉寶一十二人擡香案行馬執燭籠各四人持席褥油衣共三人香案寶輿各九燭籠三
十六碧欄之數同前次方繖二大雉尾扇四夾執繖扇各一人以下準此法駕同次金吾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法駕減押仗
次金甲二人宣和改爲銅甲次太僕寺進馬四人並騎次引駕千牛衛上將軍一員千牛八人中郎將二人並乘珂馬千
牛二人並騎宣和引駕改爲千牛衛大將軍中郎將改爲捧日都虞候次長史二人並騎宣和無次金吾引駕官四人
並騎次導駕官執政以上人從六人待制諫議防禦使以上五人監察御史刺史諸衛將軍以上四人次繖扇輿輦大繖二中雉尾扇四夾腰輿一小雉尾扇
四夾應奉人員一人十將將虞候節級二人長行十六人排列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華蓋二執各一人香鐙一執鐙八人
小輿一應奉人逍遙平輦下二十四人逍遙子一應奉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九人長行二十六人平輦一應奉人員七人餘並同上法駕排列官後中雉尾扇減四
宣和去小雉尾扇四腰輿一添管押人員二人部將四人兼押小輿排列官一人小輿一奉輿二十四人部將九人逍遙子改爲逍遙輦奉輦一十六人平輦一
奉輦人同上後有尚輦奉御一人騎小輿前又有大輅一駕馬六太僕卿御駕士一百二十人次駕前東第五班開道旗一皁纛十二引駕六十二人
鈞容直三百人引駕回作樂五方色龍旗五門旗四十御龍四直步執門旗六十天武駕頭下一十二人茶酒班執從
物一十一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麾旗一殿前班擊鞭一十人簇輦龍旗八日月麒麟鳳旗四赤青
白黑龍旗各一御龍直四十人踏路馬二夾輅大將軍二人進輅職掌二員部押二人教馬官二員法駕同宣和
無鈞容直開道旗內增押班一人殿侍二人皁纛旗十二殿侍十二人執引駕人員二人長行六十人五方色吉字旗殿
侍三人管押十人門旗殿侍二人管押四十人又八門旗六十御龍直一十二人骨朶直十二人御龍弓箭直弩

直各十八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執麾旗殿侍二人管押龍旗人員二人都知副都知各一人執傦旗殿侍十六人內大將軍改爲千牛衛大將軍朝服步從將軍二人朝服陪乘掌輦四人皇帝乘玉輅駕青馬六駕士一百二十八人扶鑾八人骨朶直一百三十四人行門三十五人分左右陪乘將軍二員法駕同宣和駕士增爲二百三十四人次奉宸隊御龍直左廂骨朶直右廂弓箭直弩直御龍四直並以逐班直所管人數列爲五重天武骨朶大劍三百一十人次駕後東第五班大黃龍旗一鈞容直三十一人扇筤下天武二十人茶酒班簇輦三十一人招箭班三十三人法駕同宣和止用黃龍旗餘並無次副玉輅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八人法駕無宣和駕士一百人內人員二人吹大輦一掌輦四人應奉人員十二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一千人長行三百五十五人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供奉職官二員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法駕同宣和增奉輦爲九十人次太僕御馬二十四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無太僕次持鈒後隊左右武衛旅師二人法駕同宣和改爲神勇都指揮使次重輪旗二大繖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團扇各十三華蓋二叉二睥睨十二御刀六眞武幢一絳麾二叉一細矟十二法駕小雉尾扇朱團扇睥睨矟各減四華蓋減一御刀減二宣和眞武幢改爲玄武次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並騎總領大角一百二十法駕減四十宣和改都尉爲驍騎都指揮使次大晟府後部鼓吹丞二人典事四人管轄指揮使一人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帥兵官二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簫笳各二十四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法駕羽葆鼓減四簫笳桃皮觱篥各減八鐃鼓減四小橫吹減四十帥兵官並減二人宣和帥兵官改爲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四都頭次黃麾一執人數同前部法駕亦同有殿中侍臣史一員在黃麾前芳亭輦一奉輦六十人鳳輦一奉輦五十人法駕去鳳輦宣和芳亭奉輦六十二人次金象革木四輅各有副輅金輅踏路赤馬

二正副各駕赤馬六駕士六十人餘輅正副駕馬數同而色異象輅以赭白革輅以騧木輅以黑駕士各四十人法駕前副輅宣和駕馬之色又異金以騮象以赤革以赭白木以烏駕士正一百五十人副一百人管押人員各二人耕根車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同宣和無進賢車一駕士二十四人明遠車一駕士四人法駕無宣和各增駕馬四次屬車十二乘每乘駕牛三駕士十人法駕減四乘宣和增衙官二人管押節級一人次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四省局官員各二員法駕同次黃鉞車豹尾車各一各駕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法駕除進賢明遠車外並同宣和有黃鉞天武副都頭及神勇副都頭各一次掩後隊左右威衛折衝都尉二人領隊大戟刀盾弓矢矟各五十法駕各減十六宣和押隊改用宣武都指揮使二人次金武隊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㩦矟二仙童旗一眞武旗一螣蛇神龜旗各一矟二十五弓矢二十弩五法駕矟減六弓矢減五弩減一宣和改爲玄武隊改眞武旗爲玄武又去仙童龜蛇旗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

政和大駕外仗清游隊次第六引外仗白澤旗二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二人弩八弓矢三十二矟四十法駕次第三引外仗弩減二弓矢減八矟減十宣和改都尉爲捧日都指揮使左右金吾各十六騎帥兵官二人弩八弓矢矟各十二法駕金吾騎及弓矢矟各減四宣和改金吾爲天武都頭次佽飛隊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分領並騎虞候佽飛四十八人並騎鐵甲佽飛二十四人並騎甲法駕前減十八人後減八人宣和改金吾衛爲拱聖都指揮使改都尉爲都指揮使次前隊殳仗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㩦矟四殳叉分五隊第一一百六十人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第五各八十人逐隊有帥兵官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各四人法駕殳叉第一隊減六十第二第三各減三十第四第五各減二十宣和改檢校爲左右衛將軍領軍衛

爲天武都頭威衛爲神勇都頭武衛爲宣武都頭驍衛爲虎翼都頭殳第一隊減六十增第二隊至第五隊爲一百次後隊殳仗殳义分五隊第一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八十人第五一百六十人帥兵官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凡前後隊殳仗前接中道北斗旗後盡鹵簿後隊法駕殳义第一第二隊各減二十四第三第四各減三十第五減六十宣和殳义各一百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都頭次前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前左右金吾衛折衝領角亢斗牛宿旗四弩十弓矢二十矟四十第二氐房女虛宿旗四第三心危宿旗第四尾室宿旗各二以上四隊各以左右領軍衛果毅領第五箕壁宿旗第六奎井宿旗各二各以左右威衛折衝領第七婁鬼宿旗第八胃柳宿旗第九昴星宿旗各二各以左右武衛果毅領第十畢張宿旗第十一觜翼宿旗第十二參軫宿旗各二各以左右驍衛折衝領弩弓矢矟人數同第一隊法駕分二十八宿旗爲十隊逐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矟減二十宣和捧日拱聖神勇驍衛宣武五部指揮使分領上十隊以虎翼廣勇都指揮使分領下二隊次步甲前隊凡十二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犦矟四逐隊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三各以左右領軍衛第五以左右領軍衛第七以左右武衛第九以左右驍衛第十一以左右衛並折衝第二第四各以左右領軍衛第六以左右威衛第八以左右武衛第十以左右驍衛第十二以左右衛並果毅內有鵰貔玉馬三角獸黃鹿飛麟駃騠鸞麟馴象玉兎辟邪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法駕止十隊每隊弓矢各減二十宣和檢校改用左右衛將軍又去犦矟分領並改爲都指揮使第一第二並捧日第三第四並天武第五第六並拱聖第七第八並神勇第九驍騎第十宣武第十一虎翼第十二廣勇次前部黃鉞麾仗絳引幡二十下分六部第一左右威衛第二左右領軍衛第三左右威衛第四

左右武衛第五左右驍衛第六左右衛諸部各有殿中侍御史兩員本衛大將軍二人檢校本衛折衝都尉二人分領又各有帥兵官二十人龍頭竿六重重各二十揭鼓三重重各二儀鍠五色幡小戟矟各一重重各二十弓矢二重重各二十朱綠縢絡盾幷刀二重重各二十法駕止五部絳引幡帥兵官龍頭竿幡戟弓矢盾刀矟並減六宣和六部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皆左右上將軍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皆都指揮都頭逐部上將都頭各一人次青龍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分押二旗及領後七十騎弩八矢二十二矟四十法駕減後騎三十弩減一弓矢減八矟減二十宣和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次班劍儀刀隊並騎左右衛將軍二人分領郎將二十四人左右親衛勳衛各四人每衛班劍二百二十人諸翊衛左右衛六人領儀刀四百八人左右驍衛二人領儀刀一百三十六人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法駕親勳衛班劍減八十四人翊衛儀刀減一百三十二人增左右驍衛四人劍儀刀九十二人宣和分領改左右武衛將軍及捧日天武指揮四人拱聖六人神勇驍騎驍勝宣武虎翼指揮使各二人次親勳散手驍衛翊衛隊並騎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分領親勳翊衛四十八人左右衛郎將二人分領散手翊衛六十人左右驍衛郎將二人分領驍衛翊衛五十六人法駕親勳減十六人散手驍衛各減二十人宣和改爲中衛翊衛親衛隊中衛郎四人分領衛兵四十八人翊衛郎二人分領衛兵六十人親衛郎二人分領衛兵五十六人次左右驍衛翊衛三隊並騎各有二人分領第一本衛大將軍第二本衛將軍第三本衛郎將花鳳飛黃吉利旗各二分爲三隊逐隊弩十弓矢三十矟四十法駕弩減四弓矢矟各減半宣和分領第一第二隊左右驍衛大將軍第三廣勇指揮使改花鳳旗爲雙蓮旗次夾轂隊凡六逐隊都尉二人檢校第一第四左右折衝第二第三第五第六並左右衛果毅逐隊刀盾各六十人內

第一第四有寶符旗二法駕各減刀盾二十宣和檢校改爲捧日天武拱聖三指揮使次捧日隊逐隊引一人押二人長行殿侍二十八人旗頭三人槍手五人弓箭手二十八人左右廂天武約欄各一百五十五人法駕同次後部黃麾仗分六部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武衛部內殿中侍御史大夫將軍都尉帥兵官絳引幡龍頭竿等並同前部法駕減第六部絳引幡減六宣和六部改第一爲左右驍衛大將軍自二至六改爲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五指揮次步甲後隊凡十二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以左右衛第三以左右驍衛第五以左右武衛第七以左右威衛第九第十一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果毅第二以左右衛第四以左右驍衛第六以左右武衛第八以左右威衛第十第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折衝內有貔鶡仙鹿金鸚鵡瑞麥孔雀野馬犛牛甘露網子祥光翔鶴等旗各二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止十隊宣和自第七隊以下分領改用都指揮使七八並神勇九驍騎十宣武十一虎翼十二廣勇旗亦改其半七天正堯瑞八日月戴承十翔鶴十一紅光十二文石次後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二各以左右衛第五第六第七各以左右領軍衛並折衝第三第四各以左右驍衛第八第九各以左右威衛並果毅內有角端赤熊兕天下太平馴犀鵕鸃騼騆牙蒼烏白狼龍馬金牛等旗各以序居都尉之後每隊弩十弓矢二十矟四十法駕止二十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矟減十二宣和改都尉爲指揮使一二並以捧日三四並以天武五六並以拱聖七八並以神勇九以驍騎十以宣武十一以虎翼十二以廣勇內六有芝禾秀旗七有萬年連理木旗

以上鹵簿凡門有六中道之門二第一門居日月合璧等旗之後法駕居龍墀旗之後第二門居掩後隊之後法駕同各有金吾牙門旗四監門校尉六人左右道之門四第一居步甲前隊第六隊之後第二居第十二隊

之後第三居夾轂隊之後第四居步甲後隊第六隊之後法駕同各有監門校尉四人宣和改校尉爲使臣

政和小駕減大駕六引及象木革輅五副輅小輿小輦又減指南記里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耕根進賢明遠黃鉞豹尾屬車等十一車餘並減大駕之半　宣和初蔡攸等改修鹵簿圖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今列政和所上而附以宣和沿革之制　詳定官蔡攸等又言六引開封令乘軺車開封牧大司樂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革車次之開封牧建繡皁旗太常卿繡鳳旗司徒建繡瑞馬旗御史大夫繡以獬兵部尚書繡以虎皆副之以闟戟其先後之序所乘之車所建之旗揆古則不合驗今則有戾且大駕之出自漢光武時始有三引先河南尹次執金吾次洛陽令先尊後卑也後魏亦三引先平城令次司隸校尉次丞相先卑後尊也唐兼用六引五代減爲三後周復增爲六皇朝因之開封令居前終以兵部尚書然以前爲尊則大司樂不當次令牧以後爲尊則兵部尚書不當繼御史大夫此先後之序未正也軺車非縣令宜駕革車非公卿宜用是所乘之車未稱也鳳馬之繡無所經見闟戟之設尤爲訛謬是所建之旗未宜也司徒三公論道之官車徒非其所任戶部主之可也奉常掌禮司樂典樂皆專於一事禮樂之容非其所兼禮部總之宜也請改司徒用戶部尚書改大司樂用禮部尚書其儀仗制視兵部尚書御史大夫位亞三少秩從三品又尊於六尚書其行宜以兵部次令牧禮部戶部又次之終以御史大夫則先後之序正矣　程氏演繁露曰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氈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創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辯釋終不協當按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

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按酉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首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按宋史所載鹵簿凡三至道政和紹興皆有之至道則國初草創之規而又參以前代相承之制紹興偏安杭都未遑禮文蒐輯舊典多已失墜其可見者比承平時不能以半獨政和所定則自元豐以來置立詳定禮文所議禮局考訂精審其儀不舛而其文最詳故具載之

高宗中興後唯設大駕法駕及黃麾仗大駕鹵簿郊祀用之法駕明堂用之黃麾大仗三千三百五人大朝會用之（視政和舊儀減三之一）黃麾半仗二千四百五十人正旦朝會上尊號册寶親享用之（親享太廟兵部設黃麾仗自和寧門至太廟欞星門外鼓吹二百三十六人）又黃麾半仗一千四百九十九人册皇后皇太子用之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冬至朝賀紫宸殿望參金國使賀正旦生辰受玉寶皇帝御正殿皇太子稱謝起居用之黃麾細仗五百人迎奉册寶玉牒國史聖政會要日曆卿集寶訓用之細仗一百人進呈聖德事迹經武要略及獨進玉牒用之

凡郊祀鹵簿用六千四百九十六人騎立大旗十一并執儀仗官兵三千三百五十六人馬一千九十八四攝殿中侍御史諸衛將軍等五十一人御輦院繖扇輿輦二百三十八人控御馬天武等四十四人太常寺鼓吹樂工五百八十八人左右金吾司碧欄等三十五人總轄檢察儀仗兵部郎中各一人職掌十二人輅下駕士等二百六十一人東輅院般法物十人諸班直等一千八百四十六人（馬執龍旗五十四人步執龍旗三十三人擊鞭六人駕後大黃龍旗三人捧日甲馬隊三百人天武二百八人奉宸隊一千二百五十八人）翰林司兵士二人（淳熙十二年八月樞密院言大禮於前九十日八寶於前六十日鹵簿於前四十日閱習排設前司步軍司兵級差官從之）明堂鹵簿用

四千一百四十八人阜立大旗十一步執儀仗官兵二千二百五十八人攝殿中侍御史諸衛將軍及繖扇輿輦等並同郊祀之數（唯逍遙輦下減十人）諸班直六百六人（馬執龍旗五十四人步執龍旗三十三人擧輦十四人奉宸隊五百人駕後大黃龍旗五人）不設金象革木四輅及大安輦大駕鹵簿儀仗及六引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丞二人府史典史各四人指揮使二人帥兵官四十六人歌色四十八人金鉦十七人棡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八人小鼓六十八人中鳴六十八人鐃鼓十七人拱辰管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觱篥二十九人小橫吹六十八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人此紹興十三年之制）法駕三分減一鼓吹用五百八十八人（內令丞四人府典史指揮使帥兵官歌簫觱篥笳笛拱辰管大小橫吹節鼓四百三十八人金鉦棡鼓羽葆鼓大小鼓中長鳴一百四十六人此乃紹興十三年之制也）

嚴更警場舊制嚴鼓一百二十四金鉦二十四鳴角一百二十紹興十三年以地狹移於欞星門外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鉦二十

六引服飾鍱稍左右金吾將軍金銅甲冑披膊解結錐左右金吾街仗司花腳幞頭碧羅襖紫綠羅袍金銅帶儀刀烏皮履執儀仗者幞頭武弁平巾幘錦帽鸞衫抹額纈騰蛇銅革帶紫緋羅繡袍紫紬寬衫緋紬袍青羅黃紬銀褐緋皁紬寶相花衫駕前殿前指揮使細甲方勝練鵲纈衫緑羅甲弓箭銀劍蒜瓣朶紅紫羅帽帶殿前左右班粉青緋紫三色大搭纈羅衫長入祇候五十二人合色頭鬚鍍金帽環青紅二色茶酒班殿侍紫羅印皁斜搭衫茶酒班十人內紅拂扇二人御龍直執從物八十三人珠巾方勝鵲衫行門二十四人金銀甲方勝鵲衫金束帶珠璫銀骨朶內押行門纏枝袍行門花袍御龍直二百五十人員黃獅子纈衫長行方勝鵲衫內殿直已下二百五十人員亦如之長行白獅子纈衫殿前指揮使編排禁衛紫羅皁花衫駕頭扇筤下各天武三十一人白獅子衫東西班樂三十六人紫帽帶招箭班三十六人幞頭束帶親從圍子行宮殿門中道左右壁帽鍍金束帶其衫皆以白獅子纈鵨並方勝練鵲遙郡刺史衫以羅雲雁都指揮使以御仙花都虞候以簇四金鵰御前忠佐以

宜男方勝正副使以黃獅子正副都頭以方勝練鵲控馬親從以青蓮執燭籠親從二百人以寶照餘從駕並以白執獅子燭二十二人衫亦如之鍍金帶璽頭引見司人員四人帽子方勝練鵲衫等子八十三人帽子團花寶照緋纈衫鍍金帶左右騏驥院御馬六（特勒雕拏毛騧佛耳赤騧黃青騅滴露紫）控馬執七寶百節鞭杌子御馬五十人纈衫皁紗帽金鍍銀獅帶禁衛班直等緋綠羅紅盤鵰背子（紹興三年正月造緋二千領綠一千領以絹代羅十三年又以纈代繡乾道四年五月文思院製從駕人衣服慶元二年皇后受冊寶排設逍遙平輦人員各一人輦官二十七人人員帽子宜男纈羅衫鍍金銀柘枝帶輦官幞頭白獅子纈羅衫鍍金海捷帶）

紹興十二年皇太后回鑾上將躬迎於郊命有司製常行儀仗（先是石延慶請詔禮官參考康定中常行儀衛酌取中制以正萬乘尊嚴之分）工部尚書莫將等請先造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

十三年二月詔郊祀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令禮部兵部太常寺討論名數兵部侍郎程瑀等言國初大駕仗儀總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二人玉輅腰輿小輿大輦平輦逍遙輦下一千九人共三千四百九十二人法物儀仗外猶闕金象革木四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等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等六千四百五十七人共七千七百三十八人法物儀仗請下有司製造乃命兵部郎官繼時敏等參訂規式凡舊用文繡者以纈代之前後部及六引鼓吹八百八十四人舊制並騎導以道途狹隘止令步從其六引前大象止用一頭（舊制郊祀詣景靈宮亦乘玉輅時以衢巷狹隘慮毀民居詔權宜乘輦若宗祀明堂享廟禮畢則乘玉輅至文德殿）

三十一年四月臣僚言天子之出清道而後行千乘萬騎彌警言蹕旋頭前驅豹尾後殿其往來馳道與闕出入者皆有厲禁自六飛南渡務爲簡便唯四孟享獻乘輿躬行前爲駕頭後止曲蓋而爪牙拱扈之士或步或趨錯出離立無復行列至有酌獻未畢已捨而歸士民觀者駢肩接袂雜遝虎士之中而不聞有誰何之者望詔有司

講求其當凡車駕行幸從駕禁旅以若干人爲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馬前導者皆預上其數命有司繪爲圖
先一日以閱別具副本報御史臺有不如令及不在圖中而輒冒至者許有司舉之蔽而不言令御史臺覺察詔
可
孝宗隆興二年將行郊祀詔遵藝祖典故省約儀衛除玉輅逍遙平輦外八寶下人數及車輦儀仗皆令減損視
紹興二十八年之數權減其半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鼓吹警場舊用一千一百五十九人亦三分減一
乾道四年中書門下奏車駕詣德壽宮用殿前司六百二十九人皇城在內巡檢司三百九十一人崇政殿四百
四十九人凡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四孟詣景靈宮用殿前司八百七十五人皇城在內巡檢司五百二十八人崇
政殿五百二十一人凡一千九百二十四人以左藏南庫絹二千疋下文思院製其衣服
六年郊祀詔復設五輅及大安輦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八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四

后妃命婦以下車輦鹵簿

周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雕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為繢鷖或作繄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總當為總書亦或為總鷖讀為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疏曰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重則二重謂之厭則相次以厭其本單言翟車者又不厭其本也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係其本又垂為飾故謂之總安車坐乘車凡婦人皆坐乘而此獨得稱安車者以其無重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無異物之稱故獨稱安車也鷖取鳥之鷖色青黑為義容昏禮婦車有裧注云裳幃周禮謂之容詩漸車幃裳注潼容是容潼容裳幃幨為一物蓋漢法小車有蓋所以表尊所以禦雨翟車貝面組總有幄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幄則此無蓋矣如今輧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輕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疏曰貝面貝水物謂餘泉餘蚳之貝文以飾勒之當面者也蓋所以禦雨無幄乃施之有幄則無蓋漢法輧車無蓋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輇則人輓行之

陳氏禮書曰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孤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以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重翟錫面厭翟勒面安車彫面翟車貝面鄭司農曰錫馬面錫鄭康成曰勒面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然則錫面者錫飾馬面也勒面彫面貝面蓋亦若此勒面以韋則錫面彫面貝面以韋可知也錫必鏤之則彫面亦鏤錫可知也錫面彫面以金貝面以貝則勒面有錫亦可知也或言勒或言彫互

備也馬飾莫隆於鍚勒飾莫殺於貝故巾車於王之玉輅言鍚樊纓儀禮於士之喪車貝勒此重翟厭翟安車所以鍚面而翟車所以貝面也

漢制皇后鸞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斿

東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皆御金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絡帷裳其非法駕則乘紫罽輧車雲樝文畫輈黃金塗五末五末轅一轂二箱二共五也蓋爪施金花駕三馬左右騑應劭漢官儀明帝永平元年光烈皇后葬魂車鸞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旒前有方箱鳳凰車此因前漢舊制長公主乘赤罽輧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輧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絡帷裳皆皁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輧銅飾五末

晉制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絡青帷裳雲樝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輧車飾及駕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輿皇后畫車后親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博山輧紫絳罽車皆駕三騩馬三夫人油輧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加節畫輈三夫人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輧車九嬪世婦乘輧車駕三長公主赤罽騑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皆油輧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罽輧車駕三馬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皁交絡車駕三諸郡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皁交絡安車儷駕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左騑皁交絡皁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軺車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皁交絡封縣鄉君油輧車駕兩馬右騑

宋因晉制法駕乘重翟親蠶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嘉中東宮儀注云中宮儀御重翟金根車）公主安車以紫絳罽軿車為副駕三九嬪世婦駢車駕一王妃特進夫人封君阜交絡安車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車駕二右騑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

齊因重翟車加金塗校具白地人馬錦帖箱隱膝後戶白牙的帖金塗面釘漆畫鐵鉗金塗縱容後路鏤師子錯軛皆施金塗螭首及龍雀等諸飾軛衡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巴首蓋飾金塗爪支子花二十八青油挾碧絹黃紋蓋漆布箱紫顏黃紋紫紋隨陰碧茀（徒昆切）外上施絳紫綵絡碧旒九斿棨戟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而微減油絡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其貴人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依漢晉

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楊幢通幰車楊幢湼幰為副綵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楊幢車以湼幰為副侍女聽湼幰二乘

後魏熙平中有司蘇紹議皇后之輅其從祭則御金根車親喪則御雲母車歸寧則御紫罽車遊行御安車弔問御紺罽車并駕四馬

北齊因魏制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車車中飾用金塗及純銀

後周皇后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祭陰社三曰翟輅以採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五曰雕輅以歸寧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六輅皆錫面朱總金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繢總諸公夫人之輅

車九厭翟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韋為當顱）繢總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雕面鷖總（繐黑色繒）

（其著如朱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翟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五

鞶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棧車皆雕面

鷖總三妷（由內反）三孤內子自朱輅以下八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下媛婦中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

女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鞶纓就各以其等皆鹽薙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玄君駕四三輈六鑾卿大

夫士駕二二輈四鑾

隋開皇初李德林奏用後魏熙平蘇紹議皇后之輅從著令制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

翟羽青油幢朱裏通幰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鑾在衡鏤錫鞶纓十二就金鍐方釳插翟尾朱總駕蒼龍

受冊從祀郊禖享廟則供之厭翟赤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

紅錦帶餘如重翟駕赤騮親桑供之翟車黃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側飾以翟羽黃油幢黃裏通幰白紅錦

帷朱絲網絡白紅錦絡帶餘如重翟駕黃騮歸寧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飾紫通幰朱裏駕

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輦金飾同於蓬輦通幰斑輪駕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三十六乘皇太子妃乘翟車

以赤為質駕三馬畫轅金飾犢車為幅紫幰朱網絡良娣以下並乘犢車青幰朱裏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

紫幰朱網絡五品以上並乘青幰與其夫同

唐因隋制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其飾不易又制四望車紫油朱質通幰畫絡帶拜陵臨弔則供之又制金根車朱

質紫油通幰畫油絡帶朱絲絡網常行則供之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婕妤以下乘安車各駕二馬外

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乘白銅飾犢車青通幰朱裏油幰朱絲絡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幰
絡網四品青偏幰其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行冊命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皇太后皇后鹵簿清游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領三十人並帶橫刀執矟弩弓箭而已）次虞候佽飛二十八人（夾道單行）次內僕令（一人在左）內僕丞一人（在右）
次黃麾一人執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行百人）左右領軍衛（各領五色繡幡六口）次內謁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內常侍二人
內侍一人（並騎分左右）次內給使（百二十人分左右）屬子單書宮人車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宮人執）次香鐙一（內給使四人舁）次重
翟車（青質金飾駕四馬受冊從祀享廟則乘之駕士二十四人）次行障六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坐障三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內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騎分左右夾重翟車）次
腰輿一執者八人次團扇二次大繖四次孔雀扇八（分左右）次錦花蓋二次小扇朱畫團扇（各十二並橫行）次錦曲蓋二十
次錦六柱八扇（分左右白腰襻已下並大內給使執）次宮人車次後黃麾一次供奉宮人（在黃麾之後）次厭翟車（朱質金飾駕赤騮四親蠶採桑則乘之）次
翟車（黃質金飾駕赤騮四歸寧家乘之）次安車（赤質金飾駕赤騮四臨幸及弔則乘之駕士各二十四人）次四望車（朱質駕牛拜陵臨弔則乘之）次金根車（朱質駕牛常行則乘之駕士各
十二）次左右廂各牙門二（門二人執四人夾）次左右領軍衛（廂各百五十人執殳盡鹵簿曲折陪後門左右折衛一人次領鹵簿後所開牙門並在殳仗行之內）前後部鼓吹
金鉦棡鼓大鼓小鼓長鳴中鳴鐃吹羽葆鼓吹橫吹節鼓御馬並減六騶之半
皇太子妃鹵簿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分左右為三重引帶弓箭橫刀）次青衣十人（分左右）次導客舍人四人（分左右引導）次內給使六
人（朱衣分左右役盡內人車）次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各分左右宮人執並間綵衣）次行障四具（分左右夾車宮人執）次坐障二具（夾車宮人執）次內典二
人（騎分左右）次翟車（駕三馬駕士十四人）次閤帥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分左右）次六柱二扇（內給使執）次供奉內人（乘犢車）次繖一（正道行）大扇二團
扇四曲蓋二（分左右內給事執）次戟九十（分左右在內給使單行前輿青衣齊後盡內人車）
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太子良娣以下同）清道二人青衣六人（青衣九嬪四人餘並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九嬪十四）

餘並十行障三具九嬪以下二具坐障二具九嬪已下一具並婦人執厭翟車九嬪翟車婕妤以下安車並駕二馬馭十人九嬪以下八內給使十六人九嬪十四餘並十人從車六乘九嬪四餘並三乘繖一大扇二九嬪已下無大扇團扇二內給使執戟六十九嬪四十餘並二十

外命婦鹵簿一品清道二人青衣六人二品青衣四人三品四品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四品八行障三具二品三品三具四品一具坐障二具已下並一具厭翟車從人十六夾車駕一馬馭人八非公主王妃並乘白銅飾犢車駕牛馭人四二品從人十四已下各減二從車六乘二品三品四乘四品二乘繖一大扇一二品已下無大扇團扇二戟六十二品四十三品二十四品無戟

宋朝皇后鹵簿唯用厭翟車其制箱上有平盤四角曲欄兩壁紗窗龜文金鳳翅前有虛櫃香爐香寶緋繡幰衣絡帶門簾三轅鳳首畫梯推竿行馬緋繒裹索駕六馬金銅面纓轡鈴[illegible]緋屜駕士三十人武弁緋繡衫常出止用正副金塗銀裝白藤輿各一上覆椶櫚屋飾以鳳輦官同乘輿平頭輦之制

內外命婦之車銀裝白藤輿檐內命婦皇親所乘白藤輿檐金銅犢車漆犢車或覆以氈或覆以椶內外命婦通乘

皇太后皇后鹵簿皆如禮令昭憲孝明孝章元德明德莊穆皇后園陵嘗用之公主鹵簿惟葬日給之秦國成聖繼明夫人葬日亦給外命婦一品鹵簿自餘未嘗用之

仁宗初章獻太后臨朝儀衛始盛乾興元年用禮儀院奏製皇太后所乘輿名之曰大安輦具皇太后出入鳴鞭儀衛凡御龍直總五十四人骨朶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合五十四人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合五十六人禁衛皇城司二百人寬衣天武二百人儀衛供御輦官六十二人寬衣天武百人其侍衛諸司應舉悉如乘輿

神宗嗣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而皇太后皇后常出止用副金塗銀裝白藤輿制見前乃詔太皇太后出入所乘

如萬安太后輿上設行龍六制飾率有加
哲宗紹聖元年議造皇太后大安輦中書具治平元豐皇太后輿服儀衛以呈曰元豐中宣仁謙恭不乘大安輦
上曰今皇太后獨尊非宣仁比遂詔行幸進大安輦而皇太后嫌避竟不製造
哲宗卽位尊朱貴妃爲皇太妃出入乘檐子有司請用牙魚鳳爲飾繖用青元祐三年太皇太后詔有司尋繹典
故於是檐子飾以龍鳳繖用紅九年羣臣議改檐子爲輿上設行龍五出入由宣德東偏門帝以皇太后諭旨令
太妃坐六龍輿出入進黃繖由宣德正門於是三省議皇太妃坐龍鳳輿繖紅黃兼用從皇太后出入止用紅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后車輿之制重翟車青質金飾諸末間以五采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面施
雲鳳孔雀刻鏤龜文頂輪上施金立鳳耀葉青羅幰衣一紫羅畫雲龍絡帶二青絲絡網二紫羅畫帷一青羅畫
雲鳳夾幔二車內設紅褥及坐橫轅上施立鳳八香櫃設香爐香寶飾以螭首前後施簾長轅三飾以鳳頭青繒
裏索駕青馬六馬有銅面插翟羽鞶纓攀胸鈴拂青屧青色尾若受册謁景靈宮則乘之厭翟車赤質其箱飾以
次翟羽紫幰衣紅絲絡網紅羅畫絡帶夾幔錦帷餘如重翟車駕赤騮四若親蠶則乘之翟車黃質其車側飾以
翟羽黃幰衣黃絲絡網錦帷絡帶餘如重翟車駕黃騮四安車赤質金飾間以五采刻鏤龜文紫幰衣錦帷絡帶
紅絲絡網前後施簾車內設褥及坐長轅三飾以鳳頭駕赤騮四凡駕馬鞶纓之飾並從車質四望車朱質青幰
衣餘同安車駕牛三金根車朱質紫幰衣餘同安車駕牛三自重翟以下備鹵簿則皆以次陳設檐輿金塗銀裝
上覆椶櫚屋以龍飾常行之儀則用之
皇后鹵簿之制清游隊旗一（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並騎）金吾衛折衝都尉一員（騎執襈稍二人夾）領四十騎執稍二十人弩四人橫

刀一十六人次虞候佽飛二十八騎內僕內僕丞各一員(各書令史二人並騎)次正道黃麾(執一人夾二人並騎)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行一百人第一行短戟五色氅第二行戈五色氅第三行儀鍠五色幡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等各三行行二十人各帥兵官六人領內左右領軍衛帥兵官各三人各果毅都尉一員檢校(各一人步從)左右領軍衛絳引旗引前掩後各六次內謁者監四人給事內常侍內侍各二人並騎(內給使各一人步從)次內給使一百二十人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次香蹬一執輦內給使四人(在重翟車前)次重翟車駕青馬六駕士二十四人行障六坐障三夾車並宮人執次內寺伯二人騎領寺人六人分左右夾重翟車次腰輿一(輿士八人)團雉尾扇二夾輿次大繖四大雉尾扇八錦花蓋二小雉尾扇朱畫團扇各一十二錦曲蓋二十錦六柱八扇(自腰輿以下並內給使執)次宮人車次絳麾二(各一人執)次正道後黃麾一(執一人夾二人並騎)次供奉宮人次厭翟車駕赤騮翟車駕黃騮安車駕赤騮各四駕士各二十四人四望車金根車各駕牛三駕士各一十二人次左右廂各置牙門二(每門執二人夾四人一在前黃麾前一在後黃麾後)次左右領軍衛每廂各一百五十人執殳帥兵官四人檢校次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員檢校殳仗(各一人騎從)次後殳仗內正道置牙門一每門監門校尉二人騎每廂各巡檢校尉一員(騎往來檢校)前後部鼓吹金鉦棡鼓大鼓長鳴中鳴鐃吹羽葆鼓吹節鼓御馬並減大駕之半

皇太子妃鹵簿之制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青衣十人次導客舍人四人內給使六十人偏扇團扇方扇各一十八(並宮人執)行障四坐障二夾輦(宮人執)典內二人騎厭翟車駕三馬駕士二十四人次閤師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夾車六柱二扇(內給使執)次供奉內人(乘犢車)次繖一(正道)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紗繖扇各內給使一人)次戟九十

命婦鹵簿附見品官鹵簿門

孝宗隆興二年禮官言五禮新儀皇后受册畢乘重翟車陳小駕鹵簿朝謁景靈宮次詣德壽宮朝謁今重翟車等未備請止用肩輿龍檐子從之

乾道元年詔有司製皇太子妃檐子如政和六年之制竿梁黑漆角獸白藤織花面茜紅羅掌扇四柄檐子前以小殿侍二人抱鍍金靑香毬

寧宗慶元二年册皇后製檐子金鍍銀裝釘櫻頂紅黃藤百花龍總以香檀木爲之椅子以金雕龍首褥以紅羅裝釘以金鍍銀葉條以紅茸屏風夾幔皆以紅羅供御輦官三十六人次供御十四人下都五十四人

皇太子皇子公卿以下車輦鹵簿

周禮巾車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封同姓象路朱樊纓七就以封異姓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衞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封蕃國〔同姓謂子母弟以功德出封若晉衛之屬異姓王甥舅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蕃國謂九州之外夷鎮蕃服其制度並注見乘輿門〕服車五乘〔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乘夏篆〔謂五色畫轂約也〕卿乘夏縵〔夏縵亦五采畫無篆〕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但以漆革車而已〕士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也〕庶人乘役車〔箱方可載任器以供役〕

漢皇太子皆安車朱斑輪飛軨靑蓋金花爪倚虎較伏鹿櫨文畫轓吉陽筩文輈金塗五末旂九斿降龍皇太子爲王賜以乘之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三馬〔名皇孫車〕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帛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蓋二百石以上白布蓋皆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吏赤蓋杠其餘皆靑〔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鹿小國特熊居前寓鹿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

導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騶騎四十人此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所乘諸侯車皆朱斑輪四幅赤
衡軛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結四角金
龍銜璧垂五綵析羽旒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櫨文畫轓長輿車等駕布施馬(布施馬者純白騎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武文)公卿以下至
縣三百石五吏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皆乘
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之所乘　諸馬之文王公列侯鏤鍚乂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
騑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乂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程氏演繁露曰漢初馬少故曰
自天子不能具淳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
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
臯玄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
其或騎者御史彈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
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軛下牛
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邪予於是考按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
牛乘馬也又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御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字伯牛豈前此未
以牛耕邪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甘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騑
騑蕭蕭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
重而跑又未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考也

後漢制公卿乘安車朱斑輪飛軨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旂九斿鏤錫叉旄朱鑣繸末鹿文絳扇汗青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中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千石六百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物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然不敢自滿也）

後漢百官導從卒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察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騑駕兩璜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為公卿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揵弓韇九鞬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程氏演繁露曰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說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玄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玄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為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唐五馬留三匹還擬騎來攬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眞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魏因漢制文帝問東平王有輅為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與天子同乘金輅非特

賜始有也

晉皇太子安車因魏制而駕三馬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廂裏飾黃金漆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以賜王公皁輪車駕牛形如犢車皁漆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如犢車皁輪但不漆轂王公大臣有勳德特給之通幰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幰通覆車上諸王三公並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三望如四望油幢給車似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乘次三望平乘車竹箄子壁措輪爲輪通幰其後形龍牽金塗支子花紐縷頭後稍塗伏神承塗庶人亦然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令史皆皁軨特進以下諸將軍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人車立乘駕四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斑輪倚鹿車伏熊軾皁繒旂旃公八侯七卿五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輪同五駕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輪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旂七旃封侯之元子五旃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闌輿皆朱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追捕執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斑輪赤衡軛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幔如軺車駕二以迅速爲名戎陣之間是爲傳乘軺車古將軍所乘傳之車按漢貴輜軿而賤軺車魏晉貴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耳並皁輪也

東晉安帝時皇子乘後山安車制如金輅

宋因之皇子爲王亦錫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綠車亦因舊法其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

漢舊制駕二馬旂旗斿王公侯七卿五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郊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去位致仕者皆安車四馬二千石皆皁蓋朱轓銅五末駕二右騑王公之世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旂旗七斿侯世子五斿

齊皇太子乘象輅校飾如御旂旗九斿降龍制黃屋車建碧旂九斿（九斿鸞輅也蓋以黃輅爲裏金塗校其綠緣）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朱轓斑輪駕一左右騑通幰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皁蓋安車朱轓漆斑輪駕一通幰朱車為副三公禮行所乘安車黑耳皁蓋朱轓駕一牛車為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乘餘同晉法

梁皇太子皇子因齊象輅制鸞輅駕三左右騑朱斑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斿降龍青蓋畫轓文輈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為副常乘畫輪則衣畫車為副其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幰朱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網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給鹿轓軺施耳後戶皁輞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祕書監給鳳轄軺後戶皁輞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軺無後戶漆輪車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軺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織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皁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幰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駕牛朱輪華轂　程氏演繁露曰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泣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

喤音横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十二 絳韝六人所謂騶也

陳因梁制

後魏太子乘金輅朱蓋赤質駕四馬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軺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

北齊因魏制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織皇宗及三品以上官青織朱裏其青織碧裏達於士人不禁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乘油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二品三品乘卷通幰車車牛金飾七品以上乘偏幰車車牛飾以銅

後周諸公之輅九方輅各象方之色 碧輅金輅皆錫鑾纓九就金鉤象輅犀輅貝輅革輅篆輅木輅皆疏鑾纓九就皆以朱白蒼三綵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無金輅諸子自方輅而下六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輅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縵墨車棧車自篆以上金塗諸末錫鑾纓金鉤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鑾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三祀車墨車棧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

隋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藻文鳥獸黃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青輪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駕赤騮駟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金鑁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軺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官出入行

道乘之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

隋制公及一品象輅青質象飾諸末建旗畫以鳥隼受册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畫熊虎受册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木輅漆飾建旐畫龜蛇受册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輅以下旒及就數各依爵品犢車則魏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幰朱裏五品以上紺幰碧裏皆白銅裝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幰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幰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幰車其後嫌其美停不行用以白幰代之三品以上通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車輅一等聽始得乘之

唐太子車輅因隋制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象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軺車象輅朱斑輪八在衡左建旂（旂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左建旜（通帛為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軺車曲壁青通幰諸輅質蓋旂旜皆朱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有鞶纓就數皆準此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六品以下去通幰及珂王公車輅藏於太僕受制行册命巡陵婚葬則給之餘皆以騎代車

皇太子鹵簿家令次率更令（並乘軺車）次太保次太傅次太師（自家令已下並正道威儀鹵簿各次六十三品各乘輅）次清游隊旗（一人執一人引二人夾儀二十騎）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次外清道直盪二十四人（騎分左右夾道單行）次龍旗六各一人騎執（每一騎前二人騎為二重引前每旗後亦二人並騎護後）次細引六重（重二人並行正道）次率更丞一人棡鼓金鉦各二面（左鼓右鉦）次大鼓三十六面（騎橫行正道）次長鳴三十六具（騎橫行正道）次鐃吹一部（鐃鼓二面各一騎執二人騎夾）簫笳各六（騎並橫行）次棡鼓金鉦各二面一騎執（左鼓右鉦）次小鼓三十六面次

中鳴三十六具並騎橫行正道次誕馬十四分左右二人執次廄牧令一人在左丞二人在右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人騎領班劍次左右衛翊衛二十四人騎執班劍次通事舍人四人騎分左右次直司二人騎分左右次文學四人騎分左右次洗馬二人騎分左右次司議郎二人騎分左右次太子舍人二人騎分左右次中允二人騎分左右次中書舍人二人騎分左右次左右諭德二人騎分左右次左右庶子四人騎分左右次左右副率各一人親勳翊衛廂各中郎將一人並領儀刀六行第一行親衛二十三人第二行親衛二十五人第三行勳衛二十七人第四行勳衛二十九人第五行翊衛三十一人第六行翊衛三十人皆曲折騎陪後行次三衛十八人騎分左右郎將二人騎分左右在六儀刀仗內夾輅次金輅赤質金飾駕四馬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僕一人馭左右率一人執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次左右衛率各一人夾輅次左右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騎領細刀弓箭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箭次左右監門府直長各六人監後門次左右衛率府廂各翊衛二隊並騎在執儀刀行外前後過三衛仗厭角隊各三十六騎分執旗弓箭矟弩各郎將一人次繖二扇四次腰輦一團扇二小方扇八次內直郎二人檢校腰輿次誕馬十四分左右次典乘二人分左右次朱漆團扇六紫曲蓋六次諸司供奉官人次大角三十六具橫行六重次鐃吹一部鼓二面簫笳各六並騎橫行次橫吹一部橫吹十具節鼓一面笛簫篳篥笳各五並騎橫行次令官師二人次副輅駕四馬駕士二十八次軺車金飾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臣出入行道則乘之駕士十四人次四望車金飾駕一馬臨弔則乘之駕士十八人次左右廂步隊十六隊隊列三十八人果毅一人皆執弓箭刀矟弩相間次左右司禦率各一人檢校步隊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色九行行六人皆執戟弓箭鋋刀盾儀鍠五色幢油戟相間廂各獨揭鼓六重重二人皆儀仗外次左右廂各百五十人執殳並分前後在步隊儀仗外馬隊內前接十旗後盡鹵簿廂各果毅一人主七師七人騎領分前後次左右廂馬隊廂各十隊隊引主帥以下三十一人並戎服帶領刀弓箭弩矟隊引旗一果毅一人領之次後拒隊旗一領三十騎果毅一人領前當正道殳仗內開牙門次左右廂各開牙門三前第一門左右司禦率隊後左右率府步隊前開第二門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司禦率府儀仗前開第三門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率府步隊前每門皆二人步四人夾左右監門副率各一人直長二人騎來去檢校也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二人仗內檢校并糾察非違率應得[illegible]次少師次少傅次少保隊仗引盡則次三少正道乘[illegible]

次隨從若常行及常朝去諸馬隊鼓吹金輅四望車家令率更詹事太保太師少保少師其隊仗三分減一清道儀刀誕馬各減半乘輅車餘同大仗其二傅皆乘犢車依式道從不得過十人太傅加清道二人導引其鹵簿內道從官三師三少若有事故及無其人則闕總不須攝餘若有事故及無其人則別遣人攝行若皇太子在學太傅少傅導從如式

親王鹵簿清道六人為三重次幰弩一次青衣十二人分左右次車輻十二人分左右次戟九十分左右次絳引幡六次內給使左右廂各三行行四十人各執刀楯弓箭及矟並戎服次棡鼓金鉦各一面一騎執二人夾騎次大鼓十八面騎橫行正道次長鳴十八具騎橫行正道次小鼓十面中鳴十具分左右單行中鳴在小鼓外節一夾矟二次告止幡四次傳教幡四次信幡八次儀鋋二次儀鍠六次油戟十八次儀矟十次細矟十次儀刀十八次誕馬八次府佐六人騎分左右次象輅一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次繖扇一次朱漆團扇四曲蓋二次麾幢各一次大角八騎二重橫行正道次鐃吹一部鐃鼓二面簫笳各四騎橫行次橫吹一部橫吹行騎節鼓一騎二人夾騎笛簫篳篥笳各四騎橫行正道

羣官鹵簿一品清道四人為三重四品已上並二人幰弩一騎青衣十人車輻十人三品八人自下遞減二人戟九十人二品七十三品六十四品五十絳引幡六二品以下闕之刀楯弓箭矟各八十二品六十三品五十四品四十棡鼓金鉦各一大鼓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長鳴十六二品以下闕之節一夾矟二告止幡二傳教幡二信幡六其信幡二品三品四品二餘同一品誕馬六二品三品四匹四品二匹儀刀十六二品十四自下遞減二其一品府佐四人夾行革輅一四品木輅並駕四馬駕士十六人自下品則減二人繖一朱漆團扇四三品四品各三曲蓋二二品以下一僚佐本服陪從麾幢各大角八角自二品至四品各減二鐃吹一部鐃簫笳各四二品三品至四品各一橫吹一部橫吹六二品三品四四品二節鼓一二品以下並闕笛簫篳篥笳各四二品已下各二右應給鹵簿者職事四品已上散官二品以上爵郡王已上及二王後依品給國公準三品給官爵兩應給者

從高給若京官職事五品身婚葬并尚公主娶縣主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並準四品給凡自王公以下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及婚葬則給之婚及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去矟弓箭刀楯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凡應導駕及都督刺史奉辭至任上日皆依品給奉辭去矟弓箭刀楯金鉦棡鼓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　中宗時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左庶子劉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此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

宋朝皇太子車輅之制眞宗仁宗為皇太子謁太廟乘金輅常朝則乘馬

羣臣車輅鞍馬之制親王一品奉使及葬並給革輅制同乘輿之副惟改龍飾為螭六引內三品以上乘革車赤質制如進賢車無案駕四赤馬駕士二十五人緋繡衣絡帶旗戟綢杠繡文司徒以瑞馬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太常卿以鳳駕士衣亦同縣令乘軺車黑質西壁紗窗一轅金銅飾紫幰衣絡帶並繡雉銜瑞草駕二馬駕士一十八人百官常朝各乘馬鞍勒之制金塗銀裝牡丹花校具重八十兩紫羅繡寶相花雉子方韉油畫鞍橋白銀銜鐙以賜宰相親王使相殿前馬軍步軍都指揮使金塗銀裝太平花校具重七十兩紫羅繡瑞草方韉油畫鞍橋陷銀銜鐙以賜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節度使殿前馬軍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上四廂都指揮使韉以紫羅刺花若出使則加紅氂牛纓金塗銀鈸使相外加紅織成鞍複步軍都虞候以上賜帶甲馬者加紅皮鞦轡校具重七十兩青氈圓韉陷銀銜鐙金塗銀鬧裝麻葉校具重五十兩紫羅刺花方韉油畫鞍橋陷銀銜鐙以賜三

司使文明資政翰林龍圖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兩使留後觀察防禦使廂都指揮使軍廂都指揮使初除授團練使刺史者賜亦同（曾任中書樞密院後爲學士中丞者雖以纔瑞草）金塗銀三環鎖相花校具重二十五兩紫羅圓韉烏漆鞍橋銀銜鐙以賜團練使刺史金塗銀促結洛州花校具重二十兩紫羅圓韉以賜諸路承受白成重十五兩以賜諸王宮寮翰林侍讀侍書金塗銀寶相花校具重二十兩鑾雲校具重十五兩以賜諸班押班殿前指揮使以上白成窪面校具重十二兩以賜諸班皆藍黃絁圓韉至太平興國七年詔升朝官許乘銀裝絛子鞍勒六品以下不得闘裝其韉皆不得繡金皮飾餘官及工商庶人並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其藍黃絛子非宮禁不得乘士庶軍校乘白皮鞍勒者悉禁之　織人臣通用以青絹爲之國初京城內獨親王得用太平興國中宰相樞密使始用之其後近臣及內命婦出入皆用大中祥符五年詔除宗室外其餘悉禁六年復許中書樞密院用京城外則庶官通用　王公以下凡大駕六引用本品鹵簿奉册充使及詔葬皆給之親王止用一品之制而加告止幡傳教幡信幡各二其葬日止用六引內儀仗景德二年南郊鹵簿使王欽若上言鄆王攢日所給鹵簿與南郊儀仗吉凶相參望依令別制王公車輅有所鼓吹儀仗亦請增置以備拜官朝會婚葬之用從之於是儀服悉以畫其葬日在塗以革車代輅　玉山汪氏曰按唐制皇太子妃親王文武職事官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幷長安縣令內命婦才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本朝皇太子鹵簿遇升儲則草定儀注其王公以下惟大禮奉引乘輿及身薨敕葬則給太子妃以下內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而比舊愈嚴矣故中官麥允言及充媛董氏之喪詔給鹵簿而司馬溫公皆爭之以其非常典也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令乘軺車開封牧隼旗次太常卿鳳旗司徒瑞馬旗

御史大夫獬豸旗兵部尚書虎旗而乘革車考之非是按周禮巾車職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職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請公卿以下奏引先開封令乘墨車建物次開封牧乘墨車建旃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夏縵司徒乘夏篆並建旃所以參備九旂之制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太子車輅之制金飾諸末車轂箱畫苣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鍐方釳插翟尾鏤錫鞶纓九就從祀謁太廟納妃則供之軺車金飾諸末紫幰油通紫油纁朱裏駕馬一四望車金飾諸末青油通幰青油纁朱裏朱絲絡網駕馬一軺車四望車以次列於鹵簿仗內

六年禮制局言古之諸侯出封於外同姓錫以金輅異姓錫以象輅蓋出而制節則遠君而其道伸入而謹度則近君而其勢屈故其入覲則不敢乘金輅象輅以同於王當自降而乘墨車也若公卿采地在天子縣內者則爲都鄙之長大司馬所謂師都建旜是矣今開封牧列職於朝與御史大夫同謂之卿可也其在周官則卿大夫之職是矣又無金輅象輅之錫而乃比於古之諸侯入覲而乘墨車可乎成周上公九命車旗以九爲節故建常九斿侯伯七命車旗以七爲節故建常七斿男五命車旗以五爲節故建常五斿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車斿亦各眂其命之數則卿之建旜當用六斿大夫建物當用四斿至於三斿則上士所建也其開封令宜乘墨車而建物四斿開封牧御史大夫戶兵禮部尚書皆卿也宜乘夏縵而建旜六斿從之

皇太子鹵簿之制家令率更令詹事各乘輅車太保太傅太師乘輅各正道威儀鹵簿依本品次清游隊旗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並正道清道率府折衝都尉一員領二十騎執矟一十八人弓矢九人弩三人二人騎從折衝次左右清

道率府率各一員領清道直盪及檢校清游隊龍旗等執槊矟各二人次外清道直盪二十四人騎次正道龍旗

各六執一人前二人引後二人護副竿二執各一人騎次正道細仗引爲六重每重二人自龍旗後均布至細仗矟與弓箭相間並

騎每廂各果毅都尉一員領次率更丞一員次正道前部鼓吹府史二人領鼓吹並騎㭎鼓金鉦各二執各一人夾二人以

下準此帥兵官二人次大鼓三十六橫行長鳴以下準此帥兵官八人長鳴三十六帥兵官二人鐃吹一部鐃鼓二執各一人夾二

人後部鐃節鼓準此簫笳各六帥兵官二人㭎鼓金鉦各二帥兵官二人次小鼓三十六帥兵官四人中鳴三十六帥兵官

二人以上並騎次誕馬十每二人控餘準此廄牧令丞各一員各府史二人騎從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員領班劍左右翊衛執

班劍二十四人通事舍人四人司直二人文學四人洗馬司議郎太子舍人中允中左右諭德各二人左右庶子

四人並騎自通事舍人後各從名次左右衛率府副率各一員步從親勳翊衛每廂各中郎將郎將一員並領六行儀刀第

一行親衛二十三人曲折三人第二行親衛二十五人曲折四人第三行勳衛二十七人曲折五人第四行勳衛

二十九人曲折六人第五行翊衛三十一人曲折七人第六行翊衛三十三人曲折八人曲折人並陪後門以上三衛並

騎次三衛一十八人騎中郎將二人夾輅在六行儀刀仗內次金輅駕馬四僕寺僕馭左率府率一員駕士二十

二人夾路左右衛率府各一員各步從一人次左右率府率各一員副率各一員並騎各步從一人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矢

三衛儀刀仗後開牙門次左右監門率府直長各六人監後門並騎次左右衛率府每廂各翊衛二隊並騎次厭角隊

各三十人執旗二人引二人夾二人執矟一十五人弓矢七人弩三人每隊各郎將一員領次正道繖二雉尾扇四夾繖

次腰輿一輿士八人團雉尾扇二小方雉尾扇八夾執各一人次內直郎令史各二人騎從檢校次誕馬十典乘二人

府吏二人騎從次左右司禦率府校尉各一人並騎從領團扇曲蓋次朱團扇紫曲蓋各六執各一人次諸司供奉官人

次左右清道率府校尉各一人並騎領大角三十六鐃鼓二簫笳各六帥兵官二人橫吹十節鼓一笛簫觱篥五帥兵官二人並騎次管轄指揮使二人檢校次副輅駕四馬駕士三十人軺車駕一馬駕士一十四人四望車駕一馬駕士十人次左右廂步隊凡六十每隊各果毅都尉一人並騎領隊三十人旗一人引三人夾二人並帶弓矢騎步二十五人前一隊執矟一隊帶弓矢以次相間左右司禦率府左右衛率府廂各四隊二在前二在後次左右司率禦府副率各一員檢校步隊各二人執䙢矟騎從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九行行六人前第一行戟赤氅第二行弓矢第三行儀鋋井毦第四行刀盾第五行儀鍠五色幡第六行油戟次前仗首左右廂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禦率府各一員果毅都尉各一員帥兵官各六人領次左右廂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衛率府副率各一員果毅都尉各一員帥兵官各六人領次盡後鹵簿左右廂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禦率府副率各一員各一人步從果毅都尉各一人帥兵官各六人領各六人護後並騎每廂各絳引幡十二執各一人引前旗六引後旗六揭鼓十二揭鼓左右司禦率府四重左右衛率府二重次左右廂殳各一百五十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八十六人左右衛率府各六十四人並分前後在步隊儀仗外馬隊內前接六旗後盡鹵簿曲折至門每廂各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一員檢校各一人從每廂各帥兵官七人並騎左右司禦率府各四人左右衛率府各二人次馬隊左右廂各十隊每隊帥兵官以下三十一人旗一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執矟十六人弓矢七人弩三人前第一隊左右清道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二第三第四隊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五第六第七隊左右衛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八第九第十隊左右司禦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次後拒隊旗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清道率府果毅都尉領四十騎執矟二十人弓矢十六人弩四人叉二人騎從次後拒隊前當正道殳仗行內開牙門次左右廂一門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率府步隊前第二門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司禦率府儀仗前第三

門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衛府步隊前（每開牙門旗二人夾四人並騎）監門率府直長各二人並騎次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各一員騎從往檢校諸門各一人騎從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各二人仗內檢校并糾察各一人騎從次少師少傅少保正道乘輅威儀鹵簿各依本品次文武官以次陪從

王公以下鹵簿之制中道清道六人次幰弩一騎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及職掌局長院官各一人棡鼓金鉦各一大鼓長鳴各一十八棡鼓金鉦各一次引樂官二人小鼓中鳴各十次麾幢各一節一夾矟二誕馬八（每匹控馬各二人）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散扇十方繖二朱團扇四夾方繖曲蓋二次大角八次後部鼓吹丞一員錄事一人次鐃鼓一簫四笳四大橫吹六節鼓一夾色二笛簫觱篥笳各四次外仗青衣十二車輻棒十二戟九十絳引幡六刀盾矟弓矢各八十儀刀十八信幡八告止幡傳教幡各四儀鋋二儀鍠斧挂五色幡六油戟十八儀矟十二細矟十二次左右衛尉寺押當職掌一十一人騎部轄部兵部轄騎兵太僕寺部押人員各一名教馬官一名押當職掌四人騎

一品鹵簿之制（命婦同）中道清道四人幰弩一騎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一職掌一名局長院官各一名棡鼓金鉦各一大鼓長鳴各一十六麾幢節各一矟二誕馬六次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命婦厭翟車駕士一十三人二品三品準此）散扇八（二品減四三品減六命婦散扇五十行障五行於車前二品三品準此）方繖二朱團扇曲蓋二大角八（命婦團車六駕黃牛十八駕士五十九人行大角前二品三品準此）次後部鼓吹丞一員錄事一名引樂官二員鐃鼓一簫笳大橫吹角四節鼓一笛簫觱篥笳各四仗外青衣十人車輻棒十戟九十刀楯矟各八十弓矢六十儀刀三十信幡八告止幡傳教幡儀鍠斧挂五色幡各四次衛尉寺排列押當職掌一十一人都轄人員太僕寺部押人員教馬官各一名押當職四人（命婦加二人）

二品鹵簿之制命婦同中道清道二人幰弩一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一及職掌局長院官各一名棡鼓金鉦各一大鼓十四麾幢節各一夾矟二誕馬四次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散扇四方繖朱團扇曲蓋各二次大角八次後部鼓吹丞一錄事引樂官各一名鐃鼓一簫笳各二大橫吹四笛簫觱篥笳各二外仗青衣八人車輻棒八戟刀盾矟弓矢各六十儀刀十四信幡四告止傳教幡各二次衛尉排列押當職掌九人太僕寺部押人員教馬官各一名押當職掌四人命婦加二人

三品鹵簿之制命婦同中道清道二人幰弩一麾幢各一節一夾矟二誕馬四次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散扇二方繖二曲蓋一大角四外仗青衣八人車輻棒六戟六十刀盾矟弓矢各五十儀刀十二信幡四告止傳教幡各二次衛排列押當職掌七人部轄人員太僕寺部押人員教馬官各一名押當職掌四人命婦加三人

政和時詔賜諸王三接青羅繖一紫羅大掌扇二遂為故事皇太子用三簷青羅繖紫花羅掌扇四

高宗建炎元年詔百官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　舊制百官入朝並乘馬若耆德大臣及宗室屬近行尊者許乘肩輿政和三年冬以雪濘暫許百官乘轎不以入宮門路通復常制靖康末高宗至磁州守臣宗澤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褥上御之在京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建炎初元上以維揚道滑艱於乘騎乃諭輔臣曰君臣一體朕不欲使羣臣奔走危地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二年隆祐太后至杭州有司言州僚乘轎張蓋不少裁抑於禮未安詔不許乘涼轎紹興七年詔監察御史以上出入宰執以下退朝入局並乘馬遇雨乘轎沿邊臣僚內地巡尉並令乘馬三十二年十一月詔張燾朝謁許乘轎出入皇城門至宮門內上下馬處燾興二年參知政事因墜馬所傷暫令乘轎入內赴朝參隆興二年詔左右僕射陳康伯乘肩輿出入皇城門至殿門外優禮也　程氏演繁露曰百官得於寓京乘轎自揚州

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孝宗乾道元年禮官言皇太子朝謁太廟當服袞冕乘金輅既而太子言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乃免乘輅設仗九月詔皇太子從祀乘金輅令有司排設皇太子亦辭之　舊制車駕行幸東宮扈從在三省之上乾道中詔於駕後方圍子內行馬

乾道中詔臣僚導從至太廟景靈宮牆並禁治張蓋　太常少卿林栗言車駕經太廟有司預節音樂止警蹕稍近則卻繖扇至尊撫式輦士趨進實惟古禮式趨宗廟之儀而臣下呵導張蓋未有條約於是申嚴其禁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九終

馬氏文獻通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五

國恤

虞舜攝政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帝堯也殂落崩也堯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百姓百官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四海四夷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所化者遠也 賈公彥儀禮疏曰易繫辭云古者期喪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是黃帝以前心喪終身不變也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是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制也

殷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疏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凡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於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高宗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論語作諒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字義各不同 尙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或爲殷字 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 閔

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閔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庭直也陟降上下也言武王長世能以孝行為子孫法文王以直道事天治民)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繼其序思其所行之道不忘)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袞冕憑玉几以發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召命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肄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無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於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慎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羣臣感顧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王於宮夜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纖悉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帳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采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座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采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座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座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元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座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座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惜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惜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玉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衞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則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隱心之慮下及秦、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親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學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卽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緇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祀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閒亦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有敬忌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蘇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之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此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并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爲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王出在

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王出畢門立應門內蓋內朝所在也召公主西方諸侯畢公繼周公主東方諸侯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爲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之實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謂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則未爲後也蓋有後者拜不拜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則疑未爲後也此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相揖定位又皆再拜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云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皆君文武云云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册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喪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錄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以後繼統事於宗廟故也受册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路寢宮之門不知是否　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

各以何服治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位者 君薨以是舉 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曰周禮太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君夫人卒于路寢 言死者必於正處疏曰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者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成公薨不書地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 右始死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西郊 求之王平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太祖始祖廟也綏用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復去其旒異之於生 疏曰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之廟當升自東霤北面履危西上云皋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郊事神之處乘玉輅生時九旗有綏有旒今死去旒是異於生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嘗有事疏曰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所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于太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服之四郊則夏采服之 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 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疏曰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其呼而反矣若諸侯則曰某甫稱字也 右復

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 始崩及窆時也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戒鼓擊鼓以警衆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 大司馬大喪平士

大夫職與其位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斂之屬疏曰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以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也

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大故謂兵災也大喪謂王崩非常之難須警備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絰武士尚輕疏曰臣爲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大司徒若國有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

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之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得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路之道備姦寇也疏曰喪王喪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

右戒臣民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太僕也僕人與射人得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疏曰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及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於室堂云朝之象也者君所在而臣之朝故云朝之象

玉府大喪共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角柶角七也以楔齒士喪曰楔齒令可飯含疏曰按既夕禮楔皃如軛上兩末狀如枇杷拔屈中央楔齒

始死遷尸于牀幠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疏曰遷尸於牀者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而不生故更遷尸於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楔齒解見上綴足用燕几者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詳見陳殯具條

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木材給帳事此已上兩條陳殯具條通用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訃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

右命訃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爵同同位疏曰此言朝覲爵同同位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佰亦是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尊耳檀弓

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疏曰按下注六卿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爲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內宗大喪序哭者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序次外內宗及命婦哭位

九嬪若

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導也后哭衆之次敘者乃哭疏曰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爲前後列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序也唯天子之喪別

姓而哭肆師序哭內宗序哭九殯師敘哭皆朝夕哭條所通用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須同爲天子斬衰不可廢事

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

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

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疏曰人君初喪哭位子坐於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於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於牀東是也子姓謂衆子孫所生也準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

於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適

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於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士禮略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帟之也內命婦則子

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於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也右哭

位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右受含襚幣玉

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疏曰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云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

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

仲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名於太常諸侯以下書於旗男子稱名此並殷禮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皋天子復矣右爲銘

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音主設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疏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按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

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爲徽者以鬯釁尸故以徽爲莊飾義也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

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鬻音煮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疏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渳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之使尸之香

也

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疏曰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云以給線縷者謂所裁縫皆用線縷釋經絲也云著盱口綦文之屬者釋經纊組按士喪禮掘手玄纁裏著組繫按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文績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疏曰后喪所共衣服者正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及內具之物也按內則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數物以上兩條下陳小斂大斂衣皆通用之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疏曰公襲以卷衣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面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玄端二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袞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注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以雜朱綠異於生者也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衣帶以素為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申重也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為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為重者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疏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旁綴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凡冒質長與手齊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漢制廣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郎夷槃君設大盤造冰焉設牀襢第有枕造猶內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顚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疏曰按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玉府大喪共含玉疏曰玉者含玉璧形而小以為尸實

含人喪紀共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朴實者唯盛盈

天子飯九貝此蓋夏時制也周禮天子飯用玉

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疏曰言此

三節各自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平面故士喪禮商祝徹枕設中是也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禮設牀第於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亦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貴與賤同然也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渳亡婢反杜音泯李士辯反 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為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 疏曰肆訓為陳為伸故也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職祝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渳彼二官以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

春官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 肆鬯所肆鬯為陳尸也 春官

小祝大喪贊渳 故書渳為濔杜子春云當為渳渳謂浴尸 春官

女御大喪掌沐浴 王及后之喪 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喪亦使女御浴者按士喪禮浴時男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喪婦人或亦供給湯物亦得謂之掌也 天官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沐浴 管掌管籥之人 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又古禮反掌管舍之人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枓音主又音斗挋音震 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疏曰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 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為壂於西牆下故也沃水用枓酌盆水沃尸絺細葛浴時除垢挋用浴衣浴罷用生時浴衣拭尸令燥也如他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浴盤餘汁棄之坎中坎是甸人所掘於階閒取土為竈之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士沐粱大夫沐稷甸人為壂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所取徹廟之西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 差七何反壂音役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煮諸許反厞扶味反爨七道反 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沐浴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 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疏曰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取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為壂於西牆下士壂壂竈甸人具此為壂竈以煮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尸繫以鑑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盛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階於壂竈鬲中煮之也爨然也甸人為竈竟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汁熟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受汁入為尸沐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注云挋晞也清也如他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潔

潘棄於坎者皇氏云須爲煩潤其髮潘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潘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於坎按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

右沐浴

大祝大喪相飯 疏曰云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此故不言

大宰大喪贊含玉 助王爲之也疏曰謂助嗣王

右飯含襲

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 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疏曰禮弔事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爲喪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前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者則否

右受弔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 簟細葦也下有莞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掌其陳序 疏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云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疏曰布絞者以布爲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絞紟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耳

君無襚 無襚者不陳不以斂疏曰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已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同上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 取猶受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色之服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之采非列采謂雜也不入陳之也褻衣亦不陳

復衣不以斂 詳見復條

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 疏曰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日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

牛人喪事共其奠牛 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故鄭注云謂奠殷遣奠也云所薦饋曰以無尸故也 地官

囿人喪紀共其脯腊凡獸之物 地官

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 天官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䱷人 䱷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 喪紀共其魚之鱻薨 天官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以上八官並陳大斂奠至祖奠遣奠條通用　右陳小斂衣奠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疏曰主人即位於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　喪大記　上始死條卜人右射人左遷尸條射人僕人遷尸並此條通用當互考也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小斂大斂帥異姓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疏曰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莅之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

大祝大喪贊斂冬官主斂事大祝佐之　春官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疏曰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是猶執也眾祝佐之者眾祝喪祝也眾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袒者於事便也　疏曰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爲便也遷尸者襲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　同上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紐女九反舊而眞反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　疏曰皆左衽大斂小斂同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同上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疏曰往猶後也小斂前用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衾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之槪之衾也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某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之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今按士喪禮幠用斂衾疏云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則始死所用之衾至大斂即以承薦非停而不用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皆孝子踊也　同上

斂者既斂必哭疏曰斂者即大祝眾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

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疏曰既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者向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髺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爲之

……之飾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

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經也男子帶經於東房而婦人帶經在西房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房中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曰左房則東房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在於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右小斂 按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幷死日而數二日而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爲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日月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故畧其詳於喪禮義而記其略於此

大祝大喪徹奠 疏曰此文乃承大殮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右徹始死奠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 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疏曰襲帶經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爲卑也此據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 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疏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者也 同上

乃奠 小斂奠也疏曰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也

賓出徹帷 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則徹帷徹或爲廢疏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則徹帷者士喪禮文喪大記未小斂受弔有庶子不受弔宋成公如鄭二條奉尸夷於堂有婦人迎送不下堂一條又殯後受弔條有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襲帶經小斂奠

挈壺氏 挈劉苦結反一音結又戶結反

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也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爲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疏曰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以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夫以官士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煮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之不絕者也

右代哭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薪蒸給炊及燎木材給幎事

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疏曰大事謂若大喪紀

大賓客之事也庭燎在大寢之庭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 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 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右設燎

大斂於阼 詳見陳小斂衣條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辟補麥反紞丁覽反 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粗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 疏曰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則共是一幅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尺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衾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按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少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是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今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云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之衾二者謂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殮則大夫以上一兩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按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諸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紟五幅無紞紟舉尸之禪被也注堅之強解小斂衣少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強也堅之急解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者也

大斂君大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褶音牒 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算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注謂君多去其著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同上 陳小斂衣條凡陳衣者實之篋以下此條通用當互考

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駔音祖 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 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疏曰於大斂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玉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駔讀爲組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爲駔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如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云圭在左以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爲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按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也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按大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君即位而爲椑歲壹漆之藏焉 椑蒲歷反徐房益反 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歲一漆之若未

[illegible]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細故一即位而造爲此棺也古者天子椑內又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內以親尸歲一漆之者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

天子之棺四重

尙深邃也疏曰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重故爲一重也又杝爲第二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爲次而差之天子大棺厚八寸屬椑四寸又二處六寸合二尺四寸也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疏云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令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也

杝棺一

疏曰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濕故次皮也杝唯一種諸侯無革則爲親尸也君即位爲椑是也杝即椵木爾雅云椵杝一物二名名椵又名杝也

梓棺二

疏云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

四者皆周

疏云四重也周匝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也唯槨不周下有茵上有枕席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疏曰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謂之小要也同上

棺裏用朱綠用雜金鐕

鐕子南反所以琢著裏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鐕琢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

舍人喪紀共熬穀

熬穀者鐕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也疏曰殯時設之將熬穀以惑蚍蜉蚍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故植此以惑之者也

熬君四種八筐加魚腊焉

熬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疏曰加魚腊者魚腊謂乾腊按郊特牲士腊用兎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

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疏曰始在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

張帟柩上承塵也疏曰后與王同

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柏鄭音椁劉依司農音迫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喪事謂凡奠也萑如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如見背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燾才涙反疏云喪事謂凡奠也者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以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歷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棺在殯則椁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如見者見謂道上帷帳死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

凡凶事仍几

鄭司農云吉事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顧命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向皆仍几玄謂吉祭主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

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曰按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按士喪禮大斂則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

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右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　疏曰子弁經即位於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之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按隱義云堂即廉堂上近南霤爲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爲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爲上也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謂諸兄不在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也今在尸東阼大夫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之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爲少南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盥於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雜記云士盥於盤北是也士舉遷尸於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宰告者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馮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尸竟乃斂於棺注云子弁經者未成服者成服則著[illegible]冠也此云弁經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經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右大斂

天子七日而殯　尊者舒卑者速　疏曰天子諸侯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　鬊音舜　綠當爲角謂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鬊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簍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　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疏曰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槨　菆木以周龍輴如槨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　疏曰菆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以槨者亦題湊叢木象槨之形　加斧於槨上畢塗屋　斧之謂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褖幕加槨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疏曰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取四面爲槨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槨上入覆於棺故云加加斧于槨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柱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　天子之禮也

闕師喪事代王受眚災　梁盛者

也……云此祭……不……使鬼神不還於王既殯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疏曰言變事者謂主變既殯後甸師氏於太祝取禱祠禱藉田之神告過也代主受過烖止後殃故爲此禱也太祝作禱詞在既殯後者見太祝職云授甸人禱祠在大斂後大斂則殯故知在既殯後

太祝大喪言甸人讀禱言猶語也禱大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太祝爲禱辭授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疏曰太祝掌六辭五曰禱故於王既殯作禱銘甸人使以禱焉

小祝設熬置銘疏曰熬謂熬穀在堂時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云置銘者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

右殯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皆斬衰唯主人不奠疏曰按士喪禮主人不親奠而此下文之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

右大斂奠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弁服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

太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也

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曰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天官

追師追丁回反一曰雕追治玉石之名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天官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其屬事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爲命婦疏曰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粗位之前後也

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曰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

肆師禁外內命男子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曰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杖依法也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者見不定之詞也喪服爲夫之君見喪服不杖齊衰章內命女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言升數者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以下爲王王服斬衰衰六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也司農所云授杖之日

仍是四制之文也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明子與夫人亦服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授亦服矣但服杖同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下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制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祝佐含斂先服 疏曰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

五日官長服 官長大夫士 疏曰官長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

七日國中男女服 庶人 疏曰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爾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

三月天下服 諸侯之夫夫 疏曰三月天下服者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按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日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檀弓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 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疏曰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 喪大記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疏曰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類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齊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即此是也

右成服

天府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玉鎭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顧命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 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右陳寶器

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入即位云云 詳見上文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云云 詳見上文 成湯既沒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云云 詳見上文

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 據崩在入年踰年即位 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君

既葬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云喪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疏曰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王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踰年即位係臣民之心也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疏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未葬既踰年而君即位不可曠年無君故也釋例云遭喪繼立者每新年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服事相似耳又按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是以準諸侯之禮矣

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按正棺兩楹之閒即禮所謂夷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於堂鄭玄云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爲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爲正棺則與杜言合矣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公羊傳 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 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也 於厲之中又有義焉 先君未葬則後君不得即位 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葬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背音佩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穀梁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右嗣君即位

勉齋黃氏曰按即位之別有四正嗣

子之位已尸始死條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之誥有惟予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卽繼體之位之禮今附見於此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祚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卽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奉嗣王歸於亳則是三年正踐祚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故踰年正繼體之位之禮遂無所附喪大記補經亦止於虞禮則三年之禮亦無所附今併列於此記之下其義則見於春秋傳注疏與喪禮及白虎通之說所當通考也

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 宮謂圍障之也禫袒也謂不障疏曰此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君爲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禫之者禫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按既夕禮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喪大記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舍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疏曰云廬倚廬也者謂於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云賤堊室也者舍對廬爲堊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故云堊室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云疏者賤者居堊室者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又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注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

右喪廬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大複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贏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車之儀漢儀亦然大複以大皮爲覆笭故書疏爲揟杜子春讀揟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大白大皮既以皮爲覆笭及以其尾爲戈戟之弢𥂕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尙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爲贏魯火反劉又音果笭力丁反劉又音冷揟本又作揟同思如反弢吐刀反緣悅絹反下同箙音服素車棼蔽大複素飾小服皆素 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薠麻以爲蔽其複服以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薠扶文反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 故書藻作轛杜子春轛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複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 韇音總又音藻李一音蒼會反駹車雚蔽然複髤飾 故書駹作龍髤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髤讀爲桼也玄謂駹車邊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卽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雚音丸髤音丸反軟音次漆音次桼音七㲺胡翫反漆車藩蔽豻複雀飾 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

謂翠反畚黑多赤少色也此禮所用 右喪車

外宗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內外宗及外命婦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疏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即內中以兼外宗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宗外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敘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內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 春官 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疏曰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以下以尊卑為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春官 哭位條內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令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師序哭位此條通用當互考 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踊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 雜記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疏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踊哭之事備盡也國君喪嗣國孝子雖朝夕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於卑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為節故侯齊也 右朝夕哭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此則奠衣服者也 陳小斂奠條內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又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皆此條所通用此條後凡奠通用當互考 右朝夕奠

遂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謂殷奠時疏曰殷猶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按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云士月半不復如朔月盛奠下等者疏云下遵者以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士禮月半不殷奠而此有月半奠也 陳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凡後殷奠通用當考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見前 右朔月月半殷奠 按儀禮正經所載惟士喪禮而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闕焉勉齋黃氏著儀禮經傳通解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然後粲然可考今所敘國恤於黃氏禮書中撮取其專言天子喪禮處次第其節奏如前以見三代國哀之制然禮記所言君皆國君也其專言天子者無幾而注疏家以諸侯之禮通之於天子亦可槩見周禮所言雖皆天子之禮然惟職掌所及則載之而不關於職掌者無可考則亦豈無遺軼姑敘其所可知者爾自始死至殷奠敘於此而卜宅以至窆虞則敘於山陵條下至於與臣民通

用之禮則自有黃氏專書更不贅述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六

國恤

漢高祖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即葬日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斥上擴上也）二千石以下有差　漢舊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椁以稻糒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中下祠之出主著飾蓋上立之牖中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皇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玉爲札長廣二寸半爲柙下至亦縫以黃金爲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不制裁一尺新繒帛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謚法足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

孝文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於未央宮遺詔短喪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師古曰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加爲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翦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爲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爲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古師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塡瘞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築之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公非劉氏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

服不除矣按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葬之日皆大繆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縗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邪謂費財用邪謂防攝政之人邪謂妨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即不得不可以爲悋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爲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爲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爲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爲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絰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　按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深譏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歎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概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爲

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於葵邱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於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明其爲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於沙邱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二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卽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卽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爲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爲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爲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耽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爲 漢家之法耳

平帝元始五年崩於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東漢志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纓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含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槃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元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木猶斯比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云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溝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元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元注曰衽小要太常

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 文帝遺詔 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 文帝遺詔文有飲食酒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跣徒洗也 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文帝遺詔 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置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事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 文帝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 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光武崩趙熹爲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入行禮事脩奉

顯宗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沖帝崩太后以揚徐盜賊强盛恐驚擾至亂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李固對曰帝雖年幼猶天下之父今日

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邱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蔽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也太后從之　趙典爲廚亭侯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獨慨然解印綬符策赴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製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黃初三年作終制見山陵門帝崩國內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

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軺（音遙）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廣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陰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詳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陰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為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縗麻以諒陰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惟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縗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陰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葬除服諒陰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縗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縗麻三年者謂下推將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縗車輿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寍自從廢諒陰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

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陰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陰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陰之禮愼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閒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陰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臣子等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縗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一業反）降欲以職事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縗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創巨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乎故仿佯寢殿若不變從諒陰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童二十五月之事盜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陰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

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陰終制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榷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榷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依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榷琳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承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靡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概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勤注黃紙有爵士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卽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爲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

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術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究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惟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蕭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閏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慼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曰重啟依王濛所上爲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還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啟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虨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彪之鄭襲殷康袁宏殷茂車胤劉遵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

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謂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左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擊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啟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餘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縞即吉　徐廣論曰凡辨義祥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則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值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之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為斷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父之義曾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縗朞於是帝制朞服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

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痲衣旣喪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安帝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雅車胤孔安國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

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並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此當別叙在心己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皆盡從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絰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但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此事又與先世不同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而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卽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卽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縗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陰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

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縗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遵仰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縗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帝曰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朞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恆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卽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曰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卽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縗而諒陰終喪者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絶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致堂胡氏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

不爲邪說所惑邪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縗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機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邪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衮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宣武帝延昌四年正月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奉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卽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册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卽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卽位是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　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避短喪之制廢諒陰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卽位之禮不復闓大概於縗絰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卽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卽位則在崩後九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卽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卽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卽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

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沖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縗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縗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一終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王禮考十七

國恤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者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按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册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則[illegible]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其說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　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遵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册輿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

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自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刪開元禮所闕者瑾之書悉有之矣今考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恤略無所紀載豈未見裴書邪或瑾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邪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縗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縗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準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羣祀勿斷屠宰勿禁晏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中遺令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按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準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僚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縿十三日除從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州府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卽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羣臣

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絰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絰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素服請聽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上去杖絰服斜巾垂帽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襴腰絰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上服素紗輭脚折上巾淺黃衫緅皮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鐵帶鞾笏諸王入內服衰衣出則服慘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即皇帝位於萬歲殿之東楹羣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羣臣三表請聽政戊戌御崇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羣臣詣閤奉慰詔羣臣朔望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內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有司言今月二十三日成服至二十五日羣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後每大小祥逐七禫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啟聖院開寶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於東階是日小斂命衛士坐甲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齎詔告哀契丹夏國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爲不可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羣臣釋慘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縗麻終喪軍民至祔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羣臣朝臨四十九日止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軍勿禁三月朔望不御前

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爲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卽位喪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卽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縗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旣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卽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

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縗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縗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略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縗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卽位凡凶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　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服斬縗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爲哲宗服縗重今神主升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相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茲徹樂誠未得宜卽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縗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釋黲御常服素紗展脚幞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彥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俟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爲君服斬縗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旣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爲陛下惜開寶時幷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官黜知南康軍

高宗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始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

臣張浚等力請方少進粥上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　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曾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縗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縗麻枕戈非異人任以

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卽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詔朕當持斬縗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赴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淵聖皇帝升遐照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縗服請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孝宗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縗經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乃中批朕當縗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縗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淡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上縗經御輦設素杖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令自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上欲縗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請首廡三年雖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幞頭黑鞓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縗經行禮二十五月而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

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爲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宮行禫祭禮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縗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惡縗之義而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上又曰晚間引宿直官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褙子便是常服上不爲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縗經而杖三月壬子啟攢上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攢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十日丙戌祔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欲縗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納用焉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僊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兼用令式斬縗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虞或誤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閒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甚詳乃聞周武帝所製之常冠及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

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觧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邪抑將以紙爲胎使之剛强跂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爲者邪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强爲之說者曰雖爲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邪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同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襴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爲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爲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還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說用之禮皆著營屨而符乃無文承用之者遂履韈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爲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爲

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腳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腰絰竹杖衵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絰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絰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腳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腳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於古制斜巾乃民間𠃋𢦏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蓋古者繞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腳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壓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腳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袞冕通天幞頭帽子雖皆御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腳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腳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腳係幞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腳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絰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縗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縗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絰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

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眞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

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縗用此制而大功以下

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　朱文公後入不以爲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縗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斬服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

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自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縗期

國恤喪禮

發哀

自聽遺詔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皇太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衫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初喪日並同）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去金魚飾）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聽宣遺誥（讀遺詔同）次歸位並舉哭（一十五音）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稍前躬身奉慰（凡奉慰日有皇太后並先慰皇太后後倣此）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日朝晡臨於宮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宮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禮直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再拜訖班退自是朝晡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值雨或霑濕權免入臨行在諸軍統制統領就寨掛服免入臨其餘將副并部隊將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除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

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祗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俟百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闕報到日服布幞頭直領襴衫上領下盤腰絰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哀皇太后崩朝晡臨至成服後三日止（餘並同）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同）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註云招之於天）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日下依上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斂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斂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之側稍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素服詣几筵側素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興內侍官為皇帝釋素服易縗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案前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凡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腳裙袴冠帽絰杖（皇太后喪用桐木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絹襯衫（皇太后喪用白綾襯衫）小

祥日改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布袴（已上舊制並同） 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衫袴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絹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皇后諸王公主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初有司定散髮之禮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帝日豈有居父之喪不盡禮乎朕已散髮矣） 中書門下樞密使副使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幞頭襴衫腰絰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內客省宣政昭宣閤門使前殿及入內都知押班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詔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子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京城內外禁止音樂自四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羣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過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庭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白羅袍至禫祭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幞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及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幞頭白羅黑銀帶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披淡黃袍改服白袍自後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幞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為之宮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縗絰而杖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縗布頭冠撲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白綾襯衫

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服麤布蓋頭衫帔首絰絹襯服（為皇太后喪服同） 每奠祭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禮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帕頭帔白羅寬袖衫淡黃縠子裙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宮設幄舉哭行成服之禮

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內外命婦麤布蓋頭衫帔首絰絹襯服六

宮內無帔宮人布蓋頭長衫裙首經絹襯服內外命婦合入臨人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成服日服齊縗布蓋頭（餘並同）內外命婦服只帕頭不用蓋頭（餘並同） 皇太子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絹襯服 皇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經 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簪未赴朝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趨赴 公主服成服日布帊頭帔裙衫首經絹襯服 親王服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崩吳興郡王並服布頭冠斜布四脚大袖襴衫袴腰經桐木杖絹襯服 皇太后兄弟服例禮例縗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墨縗由權開門出入又逐七日百日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仙韋誼等弟姪並解官持服（後倣此大行皇后弟姪同）慶元大年恭淑皇后上仙太常寺言韓竢係皇后兄合服大功九月竢之子照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 羣臣服大行皇帝崩成服日並斬縗服（謂不緝皇太后崩服齊縗服）中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頭冠布斜巾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絹襯衫皇太后崩服同但用桐木杖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並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使知閤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主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襴衫腰經（皇太后喪並同）小祥日文武百官並改服布幞頭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並改服素衫軟脚幞頭黲布公服白鞓錫帶（故例幞頭令臨安府製造給散其黲布公服錫帶令本府各支布一疋半自令包裹製造）禫服日皇帝釋黲常服文武百官如繫金玉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去魚乘花繡韉狨座者易以皁韉去狨座宗室出則常服居則縗服依服屬終喪係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故事 舊制禫服後羣臣純吉服其後易以祔廟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羣臣候祔畢純吉服繼今候過小祥日取旨及紹興八

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淳熙十四年高宗尹遜與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不聽
羣臣遵日月之制及紹熙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縗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
遇七日及朔望時朝臨奉慰應於喪禮皆以縗服從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
服亦當稍爲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略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爲點等所請雖
未純如古於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舍紹熙甲
寅之制乞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遇小祥純吉服自九月一日始　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
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崩乙未百官聽遺誥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
莫盛於章獻明肅皇太后當時遺誥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誥亦以十三日而除
服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退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
進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
弔臨之禮卽服縗絰如遇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　士庶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纏不花
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
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宮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提墜上下板並先下文思院制造成服日立

立重　檀弓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爲之縣物焉曰重刊斵治鑿之爲簪孔士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既虞埋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猶吉祭作主皆所以依神

立重大斂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䑓前俟將來發引日捧擎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隧道

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炤言故事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聞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詔依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諸軍軍行教閱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內外禁樂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

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陵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後倣此）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宗廟祭享并中小祠權停（至祔廟日依舊）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節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停酌獻（至大祥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立重殿攢）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小祥後三日殿攢）其日行燒香禮前一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縗服復詣素幄即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為大行

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請俛伏興祝西官跪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前導官前導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酹茶酒奏訖俛伏興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稍南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餘並同上儀）十三日小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奠祭禮其日儀鑾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時將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縗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下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內侍進茶酒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降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五日大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祭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日禫除奠祭（如前祭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日皇帝不御殿於几筵前行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庶民禁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僊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爲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爲百日自是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舍臺諫

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斂是日差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幷三節人從合服衣帶鞍轡等照應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幞頭襴衫布褡腰絰布涼衫鞍轡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幞頭黲色公服黑鞓犀帶青織皂鞍轡俟禫服除卽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涼織轡並從禫制仍去猴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眞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

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

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注前期儀鸞司於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茶酒果祭食盆臺等皇帝先詣梓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入於殿階下使副拜褥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祭文就褥位北向立俱再拜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神御座前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祭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一拜跪三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立內侍捧案詣神御座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啟封讀祭文奠書訖就一拜興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面幄殿立讀祭文官於使副後褥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奏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喝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喝賜跪受並如上儀

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閤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仁時北使副至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別宮無嫌陛下方縗絰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況啟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幞頭縿絰去杖正得中矣　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爲李義府許敬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考者宋九朝史及會要所載雖詳而儀注亦

多未備今姑摘其可考者錄於此自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八

山陵 葬禮 上陵

太皞葬宛邱 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 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 在潭州

黃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陽周縣山有黃帝冢 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州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隋改為龍川 宋坊州

顓頊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門外廣陽里中 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也 宋澶州

高辛葬濮陽頓邱城南 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 宋澶州

唐堯葬城陽穀林 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陽 劉向曰堯葬濟陰邱隴山 宋鄆州

虞舜葬九疑山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謂之九疑 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或曰二妃葬衡山 宋永州

夏禹葬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皇覽曰在山陰縣會稽山上虞縣七里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會計爵德封功因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上增三等周方一畝 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也 索隱曰葦棺者以葦為棺謂蘧篨而斂非也 禹雖儉約豈為衆之主而臣子乃以蘧篨裹尸乎 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 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十一里

殷湯葬汾陰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宋河中府

自太皡至殷湯十家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

太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

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戶祠祭如太昊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

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

以上四墓宋乾德四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竁昌絹反李依杜呂銳反鄭音穿　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竁爲穿杜讀竁爲毳謂葬穿壙也　疏曰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春官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邱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疏曰預圖其邱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卽是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葬於洛則又爲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兄死弟及則以兄弟爲昭穆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疏曰尊者邱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土之高者邱是自然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爲之故以之分尊

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 疏曰大喪

謂王喪謂南窆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窆以度爲邱隧**隧羨道也度邱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 疏曰上經已甫竁此經復云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邱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莊鄭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舉羨爲況耳**葬於北方北首**疏曰言葬於國地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若猶其生不忍以神待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 疏曰天子卜葬日與士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勿粉反徐亡粉反 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 疏曰謂王殯後葬也日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司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檀弓**柏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 疏曰柏槨者謂爲槨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士皆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槨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槨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槨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註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槨厚於棺一寸按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壘槨材從下即題湊槨六尺與槨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昌六反 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 疏曰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槨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槨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元謂柏槨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座之席是也諸侯棺槨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裏槨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右井槨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 疏曰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眡葬獻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爲素施治爲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夫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後陳明器一條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 溉古愛反溉拭也爲猶差擇拭音式淸也 疏曰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之蹕 內人從世婦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疏曰此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時也皆爲外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溉及爲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內使豎蹕也 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遂人共蘦遂羞還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通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啟 鄭司農云辟除菆塗椁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加斧如椁上畢塗屋 疏曰除菆塗棺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

右啟

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曰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爲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是也 設燎條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當考

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爲蹕也

內豎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 喪遷者將葬朝於廟 疏曰將葬而往朝[illegible]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illegible]

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曰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也

小司寇前王辟 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爲王而辟也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 喪紀大喪之事 疏曰王家喪紀閭胥爲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曰王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云衆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 屬音燭紼音弗 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

……者在棺則曰紼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紼也云陳役者謂下

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頁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按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六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紼則六

遂爲終也至於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以二處各自爲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曰言止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爲邱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疏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喪通用當互考

喪祝及朝御匶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於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於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言凡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於廟發凡則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於廟亦當朝廟乃殯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報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御柩者居前導正之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按周禮註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經云執紼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舉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

喪祝乃奠元謂乃奠朝廟奠疏曰乃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几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於祖廟之奠疏曰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昃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殯出遂匠納車於階

間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疏曰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六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紼又遂師職亦共邸龍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幷監六遂帥蜃車之事也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眾以聽於司徒也此經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柩路皆從遂人來可知

巾車小喪共匶路疏曰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柩車即蜃車

祥車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疏曰葬時魂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曲禮以上四條柩行通用又至壙條陳車空條喪不以制此條通用當互考

國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曰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遺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

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註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柩行通用內廞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疏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三也柩還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遣車馬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爲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曰按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之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例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右載

縫人掌縫棺飾焉孝子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之屬疏曰幕人共帷幕鄭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

衣翣柳之材衣於既反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爲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於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舉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瓣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

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栁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栁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旛畫旛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栁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已相背爲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卽褚是也加僞荒者帷褚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興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者謂鼈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也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註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王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繒有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正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栁骨也戴値也使棺堅値棺横束有三每一束兩邊輒角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栁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栁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飜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 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曰古者爲槨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槨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槨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横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緇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而縮二横三每爲一重也抗木上横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横三茵既在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爲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疏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綏註旌竿頭也夏則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爲旒周人尙文更以他物飾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翣者明葬有旌旗亦翣之義

右飾棺

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 廞陳也廞衣服所藏於槨中 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自衣服以下並獻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

之葬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 疏曰此謂在廟時陳建之謂以廞旌建於遺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云建之則行廞車既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遺車又當各執廞旌是

行廞車解說之也 車僕大喪廞革車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爲 疏曰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

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使人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疏曰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

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細爲之耳註後鄭訓廞爲興卽言謂陳駕之者解廞爲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旣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

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按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各遣車爲鸞車 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爲淫

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言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疏曰後鄭謂廞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非陳設

之禮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爲備者不

仁古者以泥塗爲車芻靈謂以芻草爲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爲人馬 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 乞條內有冢人鸞車象之此

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廞馬詳見朝祖奠條 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

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疏曰遣車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個爲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

藏之者與興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個以下者以旣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 司兵大喪廞五兵廞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 疏曰按旣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

役器有甲冑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旣言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爲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白用去弓矢 司干大喪廞舞

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干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廞之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 疏曰樂師謂笙師鎛師之屬 廞樂廞之

者也云往陳之謂如旣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庭及壙道東者也 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謂作之也 疏曰鄭知臨

笙師鎛師者按笙師鎛師皆云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此不言之卽鬻中兼之也此臨廞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同 眡瞭大喪廞樂器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

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謂作晉鼓鼗鼓〕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illegible]

廞〔疏曰按檀弓有鐘磬而無筍虡鄭註云不縣之彼鄭註見此文有筍虡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言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 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爲行始 疏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飾棺訖乃遷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 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啓條內有世婦濯溉爲齍盛內豎爲內人蹕皆祖奠所通凡當互考〕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興也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廞爲作謚 疏曰帥瞽瞭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謚者匶卽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喻王治功之詩爲柩作謚是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元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疏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卽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小師大喪與廞〔從大師作匶謚 疏云大師廞故小師從之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 疏曰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卽累也云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遣之日讀之既葬後則稱謚又〕凡喪事考焉〔爲有得失〕小史大喪佐大史佐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 疏曰云事相成者謚法依誄爲之故也〕惟周公旦大公望相嗣王發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是謚號〕壹民無爲曰神〔以至無爲神道設教〕一德不懈曰簡

不曲一委靖民則法曰皇靖定平易不訾曰簡無用訾侮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寵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歸之

敬事恭上曰恭供奉也立志及眾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敵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愛民悌長曰恭順長接下揚善賦簡曰聖揚人所善得實所敷得簡

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敬祀享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

推之私人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慈民曰定思樹德道德博聞曰文

無不知純行不差曰定行一不傷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愍

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土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冑有勞曰襄亟征伐綏士柔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小心

畏忌曰僖知難而退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強無撓直正直理忠恕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

威强直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

服也聰明叡哲曰獻有過知之聽夸志多窮曰武大志兵行多所窮極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非修道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曰孝

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屬愛親族溫柔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常如初秉德不回曰孝

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布德執義曰穆舜典四門穆穆輕輪供就曰齊

稍有近輕而供成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甄心動懼曰頃甄情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

能勞系柔德教眾曰靜成眾使安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聲教宣聞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平少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寬樂令終曰靖

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其年由義而濟曰景用義

[illegible]者彊毅果敢曰剛盤於義致志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補

士服遠曰桓（以武力征四夷）治典不殺曰祈（秉常不衰）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治民克盡曰使（克盡思慮）能思辨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坐在少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修）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爲主）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作曰莊（以數征爲嚴）行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共國克服曰壯（禁國敵人能使服之）狀古述今曰譽　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克教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莊（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夷　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賑孤惸加施惠）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戒）述事不弟曰丁（不孫弟）夙興恭事曰敬（敬以涖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衆方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爲而能尊）令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敬使爲終）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在亂）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終一）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死而志成曰靈（士志不怭命）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下戴仰）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爲厲）典禮不倦曰戴（無過）亂治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短折不成曰殤（幼稚而夭殤）好祭鬼怪曰靈（瀆鬼神不致遠）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拂改其性）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聽徹之）不顯尸國曰隱（以主國）見善堅長曰隱（美過其令）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愎狠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不思妄愛曰刺（忌甚）中年蚤夭曰悼（年不稱志）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凶年無穀曰荒（不務稼穡）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勞動民）外內縱亂曰荒（家不治官不知）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壅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政令不達）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早孤殞位曰

幽殞位即位而卒 禍亂方作曰愍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 使民悲傷曰愍妨政賊害 柔質受諫曰惠受諫以爲惠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名察 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相應不差 德正應和曰莫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施勤無私曰惠 慈和徧服曰順 思慮果敢曰趮 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嗇於賜與曰愛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惑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思慮不爽曰原不差所思而得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好內違禮曰煬淫於家不奉禮 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逆禮 好內怠政曰煬內則淫朋外則荒政 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博外交 去禮遠正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 疏遠繼位曰紹 肇敏行成曰直 彰義掩過曰堅亡治 內外賓服曰正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則不害民 逆天虐民曰煬自尊大而逆 好更故舊曰易變故改常 名與實爽曰繆 愛民作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亂而不損爲靈貪亂直亡而神靈之曲也 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爲文除爲武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伐柔克爲懿履正爲莊無過爲僖施而不私爲宣雲行雨施日月無私 鄉惠無內德爲獻無內德謂惠不成也 由義而濟爲景無志無補則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爲諡象其事也諡法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 疏曰凡諡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爲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諡之者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死諡周道也疏云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故總云周道也

右諡誄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奠厥明將向壙爲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按禮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奠存省之意也 春官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閒明奠終於此 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尋祖祭巳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司尊彝云大喪有奠彝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按曾子問無幣主皆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自

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同上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曰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分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並是人所由從之處直非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泰厲則否 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饔人共饔外饔實鼎俎天子娶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啓條有世婦濯溉為齎盛內豎為內人蹕皆遣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亦有俎謂實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 疏云此喪祭文連奠竁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又按家人云請度甫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筲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葦苞二是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遣奠牲下體苞裹之遣送行也

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道野役帥以至幕也 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帟先者謂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壙也大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帟受故大宰帥之司徒主眾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座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座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盛座以為神座也 地官 陳窆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適用朝祖條閭胥聚眾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紼小師徒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屬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 疏曰大喪紀當葬所經鄉道並過六鄉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秋官

方相氏大喪先匶先去聲匶音柩 葬使之道 道音導 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 夏官

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疏曰及至也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按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小喪亦如之春官

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其主葬引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挽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行戶剛反 疏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纛謂羽葆幢也鄉保執葆幢卻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冬官考也

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方寄反 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

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元纁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元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曰云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即蜃車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名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先鄭意蜃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元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紐者謂蜃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疏曰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腳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倒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所掌事下文及朝御柩是也　小喪亦如之春官

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春官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才用反今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所執者銘旌

御僕大喪持翣大喪記註引漢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

女御后之喪持翣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疏曰禮天子八翣后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芻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明器鸞車及冢人使行向壙遺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者然則上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陳器條通用春官

虎賁氏及葬從遺車而哭遺車王之魂魄所憑依疏曰遺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遺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或云王之魂魄所憑依也遺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註雜記云天子太牢苞九個遺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遺奠之牲體天子太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苞肉名九個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夏官

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遺褻器振飾頮浴之器疏曰從遺車者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頮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玉府云凡褻器鄭註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頮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床第等通文此註褻器為振飾頮沐之器者按特牲為尸而有盤匜并有單巾巾為振飾盤匜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巾有盤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天官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輴音春輇市專反[illegible]為載以輇車之輪[illegible]車柩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車前為節度也疏曰四綍二碑[illegible]

是以遷窆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云

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云碑桓楹也者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親迎遺車篇下　右柩行

巾車大喪及墓嘑啟關陳車關墓門也車二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疏曰鄭知車是二車者以其遺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二車可知天子二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二車惟據乘車道車藁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二車十二乘者然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二車者舉其士禮不見者而言耳此條朝覲篇並通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朝禮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上音罔下音兩又如字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疏曰必破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音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按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則知方良當為罔兩也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今可舉移安錯之元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　翣所甲反亦作翣　疏曰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說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註云四翣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葬牆置翣者謂帷荒與柩為障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旁故云置也小喪亦如之小喪王后以下之喪　春官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互戶故反　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疏曰按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壙前已施蜃炭於椁下以擬禦濕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闉壙禦濕之物　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闉闉塞也　地官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葦以闉壙蒲以為席　疏曰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苄翦不納者是也　地官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疏曰按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縮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茶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下棺豐碑之屬　朝覲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蜃陳後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窆疏曰當為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貫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

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譁以鼓窆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爲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天子則六繂四綍紼既有六碑但有四碑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繂前後用四繂其餘兩繂繫於豐碑旁之碑柩行條君葬四綍二碑此條並用當互考

鼓人詔大僕鼓詳見本篇戒臣民條

大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驚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壂封汜祭之汜堋補鄧反汜方劍反詳見始死條

遂師大喪及窆抱磿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曰云共丘籠者王曰丘謂共爲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適歷執綍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按遂人云及葬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匠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地官

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註天子斲大木爲之豐大也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冢人及窆執斧以涖疏曰按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疏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爲左右須正之使不先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禁所爲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爲限而禁之春官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詳見陳明器條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曰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註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春官

大司樂涖藏樂器詳見陳明器條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

典瑞大喪共贈玉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曰贈玉者按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元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璧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春官

大宰大喪贊贈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葬所以送先王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疏曰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按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illegible]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

尸以祭后土也 春官冢人凡祭墓爲尸 墓爲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爲

尸家人爲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爲尸證成墓之事也

右窆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隧王之葬禮闕地通道曰隧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蜃市忍反翰戶旦反一音韓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爲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四注椁也士喪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縱二橫三以負土則土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又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縫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故以爲棺旁飾上言飾也言椁有棺者則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蜃炭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

公室視豐碑 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縴繞天子六縴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三家視桓楹 時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縴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縴二碑士二縴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於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爲碑也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縴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深也按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壙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縴也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疏曰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雜記 今按檀弓葬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註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於此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 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葬之朝爲大遣奠

反日也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　司巫祭祀則共蒩館蒩子都反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　甸師祭祀

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歛之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茅以供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疏曰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是也　鄉

師大祭祀共茅蒩蒩謂蒩士虞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虞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　刌音忖[illegible]反

祧他彫反墮呼恚反劉相恚反與音餘　地官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　疏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籩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

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　今直云虞祔不言卒者舉前後虞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　天官　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魰人共鱻薨醢人

共豆實詳見陳小斂條　地官　籩人共籩詳見朔月半月奠條　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疏曰措置也主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

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

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祀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

之哭唯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

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

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

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

弓云虞而立尸有尸筵鄭以爲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　右作主　魯文公二年作僖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曰主所用木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

爲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　作主非禮也元年四月葬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

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　烝嘗禘於廟

虞喪與葬不相遠其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縗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

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　勉齋黃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縗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縗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辯則辯矣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愚謂縗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爲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爲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爲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乃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角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二其奠處猶吉祭　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未暇別也　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當所奉事也質家藏於室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葬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年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　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　吉主於練其主用栗　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禮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號曰按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爲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言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槃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註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

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
需設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三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九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幷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 正義曰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滿冢中藏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腳 正義曰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閉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 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錮水泉絕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

罪巳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故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貲三百萬以上與田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擴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二地為冢擴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武帝時人有盜孝文園瘞錢者丞相嚴青翟坐罪自殺）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上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令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棺下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扶目反）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椁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十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夏募民徙陽陵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戶徙民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也本槐里縣之茂鄉）

園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 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也 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 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死者歸蒿里葬地故曰下里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預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 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五萬戶

元帝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爲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景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從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從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

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遠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時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廁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曰斮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著衣之絮也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斮音側角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為喻也）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遂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邱壟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邱壟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墾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識音志）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

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纔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魋爲石槨奢泰故激以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襄卽始皇父也皆大作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李奇曰壙中爲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壙中以爲離宮別館也人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爲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背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室愈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卽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

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惽焉（師古曰惽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惽音昏一曰惽古閔字憂病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邱壠（師古曰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橅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章元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橅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眾庶書奏

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牆象生制度為殿屋故曰殿中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壙中象正殿處）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出在外牀上師古曰柙匱也）寢令以急變聞（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禕幘

太僕四輪輈爲賓車大練爲屋幭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杆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御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紗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

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東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大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曰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元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翭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鐘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爾雅曰大鐘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簨簴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鐏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

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尙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如禮桑木主尺一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纒以皓皮四方置牖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也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不便房生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篋笥藏宮殿後閤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舂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於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於十一陵以後幸長安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傳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取長久之義 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無慮都凡也謂諸園陵都凡制度也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座退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座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

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卽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於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全也既已送形而往安於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卽遠豈得已而爲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爲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爲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爲之葬皆爲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爲近殯諸客位之爲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飲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於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爲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率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追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卽按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illegible]

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崩其月壬戌葬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出外爲小厨裁足祠祀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杅飲器方言盌也糒乾糧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古者邱壟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二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葬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幸葉崩於乘輿辛未發喪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冲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爲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轉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歎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西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二十

山陵

魏武王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黃初三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爲壽陵　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椁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使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邱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幷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

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靈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省）　按魏武父子遺令俱欲薄葬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其防患至矣秦始皇高齊神武俱厚葬且殺匠徒以滅口然易代之後不免發掘三人俱英雄而未著識遠則曹爲優云　始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黃初三年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七年帝崩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祭從事（五月丁巳崩六月戊寅葬）　明帝將送葬曹眞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

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爲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謂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旣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塡衛晃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

之象僨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闓知時蔡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墳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

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之日便已周年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

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等奏陛下至孝蘊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宜降

抑聖情以慰萬國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以縗經行詳見國恤門

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

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　晉尚書問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施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

絰以服元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

物櫬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施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裳此鹵簿所從出也

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

無吉駕導從之文愚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

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凶服鼓吹宜除

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羅沐輿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漢

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

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

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

禮如舊詔從之

武帝崩葬峻陽陵（四月己酉崩五月辛未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十一月庚午崩十二月己酉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徒跣至於陵所（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次年二月葬係太寧元年）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義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準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上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王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此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明帝崩葬武平陵（七月戊子崩九月辛丑葬）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議以三瓦器始死之際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 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惟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

成帝崩葬興平陵（六月癸巳崩七月丙辰葬）康帝徒行送葬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九月戊戌崩十月乙丑葬） 穆帝永和八年峻平崇陽二陵崩（景帝文帝陵）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 穆帝崩葬永平陵（五月丁巳崩七月戊午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辰崩三月壬申葬）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七月己未崩十月丁卯葬）
孝武帝崩葬陵平陵（九月庚申崩十月甲申葬）　安帝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秦將姚光以洛陽降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十二月戊寅崩正月庚申葬）　恭帝崩葬沖平陵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五月癸亥崩七月己酉葬）
武帝母孝懿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外別爲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
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今故稱后遺令云
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文帝崩葬長寧陵（二月甲子崩三月癸巳葬）　孝武帝崩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五月庚申崩七月丙午葬）
明帝崩葬臨沙縣莫府山高寧陵（正月己亥崩七月戊寅葬）
齊高帝崩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葬於武進泰安陵於升龍舟卒哭內外反吉（三月壬戌崩四月丙午葬）
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崩八月丙寅葬）　明帝崩葬興安陵
梁武帝崩葬脩陵（五月丙辰崩十二月乙卯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十月壬寅崩次年侯景平以四月乙丑日葬）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特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遣奠出於陛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

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某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珂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縗絰若言公御胥吏並服縗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杖絰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遷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置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絰按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武帝崩葬萬安陵 六月丙午崩 八月丙申葬　文帝崩葬永寧陵 四月癸酉崩 六月丙寅葬

宣帝崩葬顯寧陵 正月甲寅崩 二月癸巳葬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 天賜六年十月戊辰崩 永興二年七月甲寅葬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 十一月己巳崩 十二月庚子葬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文成帝崩葬雲中金陵 五月崩 八月葬　獻文帝崩葬雲中金陵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毀過禮諸王公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幷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喪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葬太后於永固陵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不從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左傳以爲同軌至荀卿子曰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又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容事事足容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廣喪期至於三年則必備物盡禮以致其孝勿之有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爲短喪之制例以既葬釋服於是惟恐葬期之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也魏孝文力行古道獨爲三年之喪而其臣毌於歷代之制固請釋服欲釋重服則必先促葬期而帝答詔曰侍奉梓宮猶希彷彿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釋服賢矣哉

孝文帝崩葬長陵（四月丙午崩五月丙申葬）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還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方山卽永固陵）

宣武帝崩葬景陵（正月丁巳崩二月甲午葬）　孝明帝崩葬定陵（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葬）

齊神武帝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號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葬神武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文宣帝崩葬武寧陵（十月甲午崩次年二月丙申葬）　孝昭帝崩葬文靜陵

武成帝崩葬永平陵 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二月甲申葬
孝閔帝崩葬靜陵
武帝崩葬孝陵 六月丁酉崩七月己未葬

周文帝崩葬成陵
明帝崩葬昭陵 四月辛丑崩五月辛未葬
宣帝崩葬定陵 五月己酉崩七月丙申葬

隋文帝崩葬太陵與獨孤后同墳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內 七月丁未崩十月乙卯葬

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後改葬雷塘

唐高祖崩葬獻陵在京兆府三涼縣界 五月六日崩十月庚寅葬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爲親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今爲邱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之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壟又以長陵爲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毁之變

朕爲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元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故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唐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始將進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之如宗廟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宮執饌以視高祖及先後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慟左右侍御莫不歔欷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嵕山孤聳迥絕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嵕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日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酆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鄧王元裕曾王元嬰霍王元軌江

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公邱和巢國公錢九龍刑部尚書劉德威刑部尚書沈叔安

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嵕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太宗崩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嵕層峯鑿山南面深七十五尺爲元宮山旁巖架梁爲棧道懸絶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元宮門頂上亦起遊殿（五月己巳崩八月庚寅葬）　文德皇后即元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准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嶽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列於北司馬門內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愼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曦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沖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元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

社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主駙馬豆盧懷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彥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倩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虞國公溫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元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允國子祭酒孔穎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書閻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魏叔玉光祿卿姜遠祕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芝芳光祿卿房光義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衛尉卿房光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庭蘭金州刺史虞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巒州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覬幽州都督長孫敞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珍常州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禕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恆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彌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陝王府司馬史爲謙芮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雁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熟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眞大將軍邱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騈大將軍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奈大將軍卞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眞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大盜

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龐仁靖將軍賀拔儼將軍何道將軍楊思訓將軍元仲文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思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元將軍薛萬鈞將軍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軍姜昕中郎將殷存爽天册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德貞（初長孫無忌自於昭陵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秋伏臘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從之

六年正月朔高宗謁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畢易服謁寢宮入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久乃薦太牢之饌加珍羞拜哭奠饌閱服御而辭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王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

高宗崩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次年八月庚寅日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審禮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僕射楊再思右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之制春秋仲月遣使具鹵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後乃有起居遂為故事夫起居者參候動止事生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季及生日忌日節日起居準式二時巡陵手敕曰乾陵歲冬至寒食以外使二忌以內使朝奉他陵如紹奏至是又獻昭乾陵皆日日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為親疏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

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卽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為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昭獻二陵日一進或所司苦於費可減朕常膳為之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元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瀆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因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久長中宗不納

中宗崩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六月二日崩十一月己酉葬）

睿宗崩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五月十二日崩十月庚午日葬）　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

而遠葬以爲薄於其親然愚嘗考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制如晉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一兩月之內蓋以預規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孝如晉武帝魏孝文亦迫於其臣下之請不免徇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葬者方有數月之淹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宗崩五月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少遲於前代虞世南諫疏可見及太宗預爲壽域則又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槩不越五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亦循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邪　橋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長寧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鄎國公主彭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開元十七年元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出覩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二年制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又以寒食薦餳粥鷄毬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爲臺令丞各陞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

唐開元禮

皇帝謁陵

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南皆相地之宜前行二日遣太尉告於廟皇帝行至宮卽齋室陵令以玉册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閡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陛之東南西向罇坫陳於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大仗於陵寢三刻行

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幷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小次步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衛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繇東序進殿陛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收拭帳簀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出罇所酌酒入三奠爵北立太祝二人持玉册於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陪葬栢城者皆祭寢殿東廡功臣陪葬者祭東序爲位奠饌以有司行事或皇后從謁則設大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以行帷具帳謁所內謁者設皇后位於寢宮東大次前少東先朝妃嬪位西南各於次東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后乘四望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內典引導妃嬪以下就位皇后再拜陪者皆拜少選遂辭又拜陪者皆拜皇后還寢東大次陪者退皇后鈿釵禮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主以下從至北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西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后再拜在位者皆拜皇后繇西階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后前再拜進省先后服玩退西廂東向立進食皇帝乃降西階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謁大次更衣皇帝過乃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所司撰日車府令具軺車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繖列俟於太常寺門設次陵南百步道東西向右校令具雜器以備灑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郎以下從至次設卿位兆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南皆西向奉禮郎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導卿贊引導衆官入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之他陵有芟治則命之　自開元十七年以

後無親謁陵故事

元宗崩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四月五日崩次年三月辛酉葬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葬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四月十八日崩次年三月庚午日葬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元和九年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松楸敕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許其種植

寶應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 前件四陵皆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禮記及歷代禮文幷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故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代已遠尊卑降殺朝拜須停敕旨依奏

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五月二十日崩十月己酉葬 無陪葬 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轀輬車不當馳道移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自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貞元十四年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焚爇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意亦不欲移由是復以山上為宗於是遣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完修八陵使及所司計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帷幄床蓐一事已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德宗崩葬崇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正月崩十月葬 無陪葬

順宗崩葬豐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七月葬 無陪葬

憲宗崩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正月崩五月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 孝明太后鄭氏 懿安太后郭氏 賢

妃王氏

穆宗崩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正月崩十一月葬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 正獻太后蕭氏

敬宗崩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十二月崩次年七月葬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文宗崩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八月葬 無陪葬

武宗崩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三月崩八月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葬正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八月崩次年二月葬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懿宗崩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七月崩次年二月葬 無陪葬

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三月崩十二月葬 無陪葬

昭宗崩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六月五日崩十月十日葬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敕關內諸陵頃因喪亂類遭穿發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例薦饗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役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戶仍授尚書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四月崩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十一月崩次年四月葬

末帝泰清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六月十三日崩十月十日葬

漢高祖崩葬睿陵在洛京都城縣正月二十七日崩十一月二十七日葬

隱帝崩葬頴陵在許州陽翟縣十一月二十一日崩八月十二日葬

周太祖崩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正月十七日崩四月十二日葬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傜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吾不福汝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拜嵩陵至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二十一

山陵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德元年改卜陵寢得地於河南府鞏縣南訾鄉鄧封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爲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等爲儀仗使吏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皇弟開封尹爲橋道頓遞使未幾質免相以開封尹代充改卜使兼總轄五使事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墻高九尺五寸周回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有哀册及文班官各撰挽歌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輴鵊茸纛魂車香輿銘旌哀諡册寶車方相買道車白幰弩素信幡錢山輿黃白紙帳暖帳夏帳千味臺盤衣輿拂纛明器輿漆梓宮夷衾儀椁素翣包牲倉瓶五穀輿瓷甒瓦甒惡事詔曰特與少府同製凶器又言進元宮有鐵帳覆梓宮藉以椶櫚褥鐵盆鐵山以燃漆燈宣祖袞冕昭憲花釵翬衣贈玉十二神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並望修製從之有司言按儀禮改葬緦注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服緦者親尸柩不可無服緦三月而除之後魏孝明帝改葬文昭皇太后崔光上言請至尊皇太子羣臣並服緦麻既葬而除漢戴德云改葬無祖奠蓋祖奠設於柩車之前以謂爲行始謂之祖爾至改葬在墓已久告遷而已今請皇帝服緦麻皇親及文武臣護送靈駕者皆服緦麻既葬而除不設祖奠陵所行一虞之祭宣祖諡册諡寶在廟室中合

選置陵內其元宮內贈玉鎮圭劍佩旒冕玉寶並以珉玉藥玉製綬以青錦詔諸親羣臣先爲孝明皇后制服當服以會葬安陵中玉圭劍佩玉寶等皆用于闐玉孝明孝惠陵內圭珉玉藥玉餘從其奏三月丙戌改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爲鹵簿使啟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皇后孝惠皇后梓宮於幄殿癸卯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出城奉迎拜辭皆哭四月乙卯掩元宮自發引至是皆廢朝禁京城音樂乾德四年九月命內人詣鞏縣安陵薦寒衣遂爲定式自是寒食亦往其後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及后陵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國初安陵以太牢奉肉服本品祭服唐禮具本品鹵簿乘輅後寢奉御書祝版逐陵復上起居表其儀祭日質明禮生引奉禮先升奉幣次卿詣褥位解劍脫履升奉幣跪奠訖再拜降復位次詣罍洗訖升詣神座前執爵奠酒俛伏興俟太祝讀文訖再拜降階佩劍納履復位禮生贊拜在位皆再拜詣焚版幣位東向俟焚火半退次詣諸陵奉行皆如儀後以卿闕分遣宗正寺太常禮官常參行故事

十月皇后王氏崩有司言孝明孝惠皇后謚冊按禮皇后謚成於廟將來定謚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禮儀使扈蒙奏謚曰白虎通后夫人於何所謚以爲於廟臣子共定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敬之而已又唐元和中順宗皇后王氏崩緣是憲宗之母禮官遂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之文又云古者皇后之謚則讀之於廟言受成於祖宗也今詳后夫人者有太后有皇后若其尊卑不同不異其制則夫典禮之訓有失厥中欲請凡母后之謚則定於廟而讀之受成於祖宗乃幼不誄長之意也皇后之謚取天夫之義自君之命也可今請孝明皇后謚號俟百官議定制下後行冊之前命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座從之

開寶九年帝幸西京至鞏縣親謁安陵奠獻號慟久之左右皆泣下 會要漢儀乘輿謁陵太官上食太常薦樂

舞如吉祭國朝謁陵皆輟樂舉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

是年十月太祖崩卜葬以翰林學士杜彦圭爲山陵按行使齊王廷美爲山陵使兼橋道頓遞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爲之次年三月奉册寶告於南郊讀於靈座前四月啓攢宫上與羣臣皆服如初喪朝晡臨易常服出宫城發引上親啓奠祖奠出詣明德門外行遣奠之禮讀哀册又詣大升轝前哭盡哀再拜奉辭釋縗還宫靈駕發至都城外百官奉辭訖凶仗如安陵進增轀輬車及神帛肩轝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附宣祖永安陵)巳未神主將至羣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啓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己卯祔廟亦廢朝仍禁京城音樂(十月崩次年四月葬)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元份爲山陵使餘四使及按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虞山塗近隘車騎塡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戶五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暮上食四時祭享十月丁酉靈駕發引以太宗好玩弓劍筆硯琴碁之屬列於仗內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三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仗中有司言發引畢皇帝當改御吉服上不忍止以縗服還宫乙酉葬永熙陵甲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上服鞾袍步出殿門迎拜嗚咽流涕前導神主至殿階下羣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十一月祔廟上服鞾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閤門出乾元門外奉辭餘如永昌陵之儀(三月崩十月葬)

元德皇后李氏(眞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於普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

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景德三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司天監言奉詔集衆官以諸家葬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年分未到宜用閏九月二十三日權攢於壬地其修陵至丙午年始吉詔禮官詳定上奏曰伏以宗廟之儀享祀爲大若三年不祭則闕孰甚焉再三詢問日官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況事繫園陵理務便宜今參詳喪葬之議古有變禮合祔自乎姬旦始墓由乎晉襄書之簡編亦無譏議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葬訖王后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槨上四注如屋以覆盡塗之如今埋重如不欲入土則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存葬名所冀粗合經典便可行虞祭升祔神主祭享宗廟宰相請依禮官之議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凡百費用以官物充增修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儲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敕命州縣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廣役夫丁修治鄰近州府長吏不得擅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進奉爲名科配起居表章附廐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飭州縣廨舍處之百司非有司事祇應不令扈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陵準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貞觀中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今請逐陵寢並周設黃麾仗又古之記事必書方册方卽今祝版也方則燔之册則藏於其室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册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受之今請酌中造竹册四副祝畢焚之又舊設百官位於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幷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中幷陪列於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宮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今望

令預先入赴寢殿立班又貞觀中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內車駕朝拜明德攢宮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拜陵望止服淡黃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儀注每至陵奏請行事及辭皇帝皆兩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安陵參辭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逐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珍饈庶品近禮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奠讀册畢復詣寢宮上珍饈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徧告六室詔特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悉依所請十一月詔三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閤者及諸王夫人之蚤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祭焉　凡陪葬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祝版一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密邇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於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御輿輦織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册祝有司奉事下宮備膳饈內臣執事用家人禮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夔王岐王恭孝太子鄭王安王周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拜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御之度昭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

官祭一品墳皇親諸親冢

大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還時朝拜諸陵大略如景德四年之禮

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以宰相爲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葬永定陵自啟攢至祔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爲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卽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唯唯而已允恭乃入奏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王曾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密奏之太后大驚乃誅允恭謫貶崖州司戶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永安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罷永定薦納之非禮者

四年減柏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戶永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

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學士王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

天子稱天以誄之近制惟詞臣撰議卽降詔命頗違稱天之義欲稽典禮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庶依
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之遂爲定制十月甲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祔初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
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科率煩民八月癸酉葬永厚陵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史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勿令徙
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葬永泰陵

諸陵儀制治平四年永厚陵置使副使二增募奉先軍一指揮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者優價償之熙寧五年建
昭孝院奉永昭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文臣兩省武臣閤門使以上道陵下聽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宣祖至
眞宗章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二人其餘九陵則通遣郎中或清望官二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闕以尙書省四
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獨永定陵輪宗寺及太常禮院官一人春秋朝享因之檢察陵事
以陵臺令陪位若非時祭則遣陞朝官其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應諸陵奉祀牙床什器各以東闕庭藏之元豐
二年詔增陵園地爲七十有五步以應生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鑿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
以官地舊以兆域南地十頃有畸資官費而監護官循習以爲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可不
深加懲治其選強毅官劾治以聞初永熙陵之艮巽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有請乃命爲隄於永厚陵及濮

園之東行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珍寶玉石爲獸瘞之詔朝陵官非嘗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其勿進湯特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陵臺令通治陵事隸太常寺仍專按視陵域或內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閱暴涼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自秦漢卽陵爲寢有事生之具今祠陵官具牲牢俎豆以祭服行禮而朝獻景靈宮純用時王之制陵寢義當一體其朝陵薦牙盤食獻官止以常服六陵下宮及會聖宮門各視廟社宮門立戟二十四皆從之復詔朝陵自今各遣官太常寺輪長貳餘以宗室遙郡防禦使永安陵下宮之南令加舊地十步三尺仍視其制度增修厚陵其永昌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輒離陵所以擅去官守法論若宮人朝陵毋以伎樂迎送昭陵下宮帝后同幄薦獻安陵以合祔及昌熙定陵悉無諸后神像長至元正清明節帝后異宮酌獻上食皆不豫饗七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官定薦獻供奉式焉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棺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六月殯於越州會稽縣上亭鄉上許里謚曰昭慈獻烈攢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爲泰寧寺虞主還温州於温州行祔廟之禮

二年知紹興府張守言頃嘗備位政府今叨領藩符伏覩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近在本府界望許臣攢宮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從其請

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禮於行在法惠寺設位行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六月宰臣張浚等詣南郊請謚廟號徽宗閏十月戶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册之禮不行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而後祔廟乃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未置皇堂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命宰臣上陵名宰臣秦檜等請上陵名曰永固詔恭依

是年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大宗丞士㒟兵部侍郎張燾祗謁陵寢　二人至西京朝拜陵寢民夾道驩迎遂入栢城披荊履棘隨宜葺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爲之黯然　時方庭實爲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爲上言之由是大忤秦檜

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　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內並無損動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壘列損枳橘栢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

宜如法補飾不得滅裂
十二年四月禮部太常等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至宜權設龍德宮以備安奉迎見梓宮皇帝及百官宜依永安陵改葬故事從之詔侍從臺諫禮官修奉陵寢或攢宮工部尚書莫將等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權攢故事修奉攢宮詔恭依八月車駕詣臨平鎮迎奉二梓宮九月發引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虜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爲之行在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煒獻書於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詒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斵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有司預製衮冕翬衣以往至則納槨中不改斂　又曰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殿則若亡存本之後國臣以爲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攢許之議狀遠引明德而近捨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高宗遺誥亦稱攢迄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權攢也宰相秦檜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爲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攢宮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永阜之役旣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逐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爲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道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永崇陵將復土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

韓侂胄爲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爲故事

十三年十月禮部太常等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陵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已差官行禮內諸陵權於陵安府法惠寺設位望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禮從之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永祐諸陵缺而未議望令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令逐宮預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淵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等率百官謁南郊請謚廟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爲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還奉且幷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於鞏縣云

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於永祐陵攢宮詔兩攢宮禁地內有遷士庶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產山林地段專委守臣同檢察宮陵所攢置告諭先估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收領毋令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宮今皆爲禁地而士庶邱墓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且有內將外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爲攢宮不必挑去是故上詒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冢元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攢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乃云盡合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虛誕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柰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纍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尊委守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遷出仰召保聞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爲祈請使之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泛使就彼祈請卿以爲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爲未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所在欲求河南地爲辭成大將行祕書少監李燾等皆不以爲然國子博士邱宗山輪對論其無益啟侮上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爲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答云臣但能訴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明年遣趙惟賀虜主生辰復附國書略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虜人從葬欽宗於鞏原而荆襄諜報乃謂虜以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帥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遵遺誥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爲名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攢殿籬圍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紹熙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詔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蓋攢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
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蓋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側併舉顯肅憲
節二后祔焉顯仁高宗繼從其兆則迫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攢宮淺薄可爲深憂
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孝宗將殯子直爲樞密使建
議以攢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克復神京奉還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
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甚實禍識者深以爲然時日官荊大聲已卜地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例神穴深九尺）
按行使趙德老以爲土肉淺薄不可用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爲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爲不然於是德
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爲覆按使還
言當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上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
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況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
經筵復上奏論臺史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卽與舊穴
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御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
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
見也竊見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爲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
令於近甸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
家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

地者必論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阜攢陵於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慈懿皇后則殯於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　按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大行太上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閑地段委是國音王氣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旣而差官覆按從之

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於永阜陵正北祔殯　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有神靈旣安並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册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卽行追册改殯所爲攢宮典禮已備與章懿二后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祗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御無隆殺今來太皇太后上仙從葬阜陵依得上件典故從之　成穆孝宗正妃未登位薨成肅孝宗繼妃登位後立爲后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六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二十二

山陵 葬禮

南郊請謚

請謚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已依例集謚號於尚書省侍從臺諫兩省官監察御史以上赴尚書省集謚郎官以上書謚考功擬謚詔恭依謚號既定翰林學士撰謚議謚議既定攝太傅上謚議投進入內次日奉皇帝命上謚册寶於靈座前（攝太傅以宰臣爲之）

南郊請謚儀注

其日文武百僚並赴南郊幕次各服其服行事官服祭服陪位官服常服吉帶有司設權置謚議匣案褥位於午階下稍西東向次設禮科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入詣午階下之南北向立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陪位班之前褥位北向立次引讀謚議官詣謚議案之後褥位立次引舉謚議官詣讀謚議官之後褥位立次禮直官引太傅詣階下稍東西向褥位立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升壇各就位立禮直官引太傅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執笏升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奉禮郎搢笏跪奉玉幣授太傅（凡執事並搢笏執笏事已）太傅受玉幣奠玉幣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文太傅再拜降壇復位少立禮直官再引太傅詣謚議案權置位立舉謚議官跪舉謚議匣興執事

者先捧謚議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當中置於褥位太傅搢笏捧謚議匣升壇至位跪奠謚議置於案上執笏興少退立次讀謚議官詣謚議官後立舉謚議官跪舉謚議讀謚議官跪讀謚議訖復位舉謚議官奠謚議舉謚議匣興執事者先捧案降壇置於褥位舉謚議官舉匣降壇太傅後從至權置位置定太傅舉謚議官俱復位立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次考功郎官詣謚議權置位前立舉謚議官詣謚議案舉謚議以授考功郎官受之加於笏上退歸本班太傅率行事官詣望燎位有司取祝版幣帛升燎壇燎訖文武百僚退令書謚議官並歸次考功郎官以謚議付本部以俟書畢投進

皇太后謚則攝太尉率百官詣太廟告於祖宗

后謚告太廟儀注

前一日有司進入內中至日文武百僚徑赴告廟處奉上冊寶太尉讀冊寶官舉冊寶官並入內於殿門外幕次俟謚冊寶降出至殿門上太尉以下迎拜訖權退俟謚冊寶入門於殿西階下東向權置位定冊北寶南太尉以下權退歸幕次有司實設酒脯排辦訖御史臺閤門分引文武百僚入就位禮直官引班首以下立定次引太尉詣殿下東西向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立於庭中北向西上立讀冊寶官舉冊寶官立於冊寶之後東向以北為上立定禮直官贊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先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入就位次禮直官引太尉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執笏升階詣僖祖室香案訖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奉禮郎西向跪奉幣太尉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俟太祝東向搢笏跪讀祝文訖太尉再拜訖次詣翼祖室次詣宣祖室次詣太祖室次詣太宗室次詣眞宗室次詣仁宗室次詣英宗室次詣神宗室次詣哲宗室次詣惠恭

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訖降階復位立禮直官引太尉詣册櫑置位搢笏奉册舉册官搢笏舉册至殿上當中褥位跪奠册執笏興少退立舉册官跪舉册讀册官搢笏跪讀册文訖執笏興舉册文訖執笏興舉册官舉册降階至櫑置位置册後立次引太尉降階詣寶櫑置位搢笏奉寶舉寶官搢笏舉寶至殿上當中褥位跪奠寶執笏興少退立舉寶官跪舉寶讀寶官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舉寶官舉寶降階至櫑置位置定於寶位後立太尉降階復位西向立禮直官贊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有司奉册寶至幄文武百僚退太尉以下詣望瘞位立定有司瘞幣帛祝版訖各宿册寶幄之側（據紹興元年隆祐太后儀注餘依此）

諡册諡寶

攝太傅既率百官請諡進諡議入內訖次日候內降出諡册諡寶官次日率百官上於靈座前（攝太傅係上册寶官）又詔宰執一員奉册寶（不攝）一員讀册文攝中書令一員讀寶文攝侍中又差舉册官舉玉官（以郎中等官為之）皇帝諡寶用玉一紐以執政篆寶文（如高宗諡寶則以聖武文憲孝皇帝之寶字為文餘並倣此）皇后諡寶曾垂簾者用玉不曾垂簾者用金

上諡册寶於靈座前儀注

前一日上諡册寶太傅等官並常服黑帶去魚詣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祇應人禮部職掌及儀衛親從官等並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進請諡册寶內侍官請降諡册寶將出次引奉諡册官奉諡寶官於內侍處受册寶於殿門上幄次櫑置定次禮直官贊者引太傅以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雨或泥濘免拜）櫑退側身立俟有司奉迎儀衛進行太傅以下從至幄次櫑安奉訖太傅以下退歸本司宿齋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設櫑置册寶褥位於殿下東向次奉諡册寶入太傅以下行禮官並後從至殿階下東向櫑置位册北寶南太傅以下櫑

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裏外隨地之宜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册中書令讀寶侍中詣册寶之後褥位立次引舉寶官於讀册中書令讀寶侍中之後立次引奉謚册寶官詣册寶案之東南向立次引奉上謚册寶太傅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再引太傅詣殿下褥位北向俛伏跪奏稱太傅臣某言奉詔謹奉上大行皇帝謚册寶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奉謚册官詣册案前立次舉册官詣册案搢笏跪舉册匣興凡舉册寶皆禮部職掌助舉職掌先捧册案升殿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北向次奉謚册官搢笏奉謚册以引太傅詣册匣之後搢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舉册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册中書令升殿詣册案之後北向立舉册官搢笏跪舉册讀册中書令搢笏跪讀册訖執笏興降復位舉册官奠册舉册匣興職掌先捧册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册官舉册匣跪置於案上舉册官執笏興降復位初讀册官讀册將畢次引奉册寶官詣寶案前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盝興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奉謚寶官搢笏奉寶盝次引太傅降階於寶盝之後搢笏次奉謚寶官以寶盝授太傅太傅受訖奉謚寶官執笏退復位立次舉寶官舉行太傅升殿至褥位北向跪奠寶盝於案上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次舉寶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寶侍中升殿詣寶案之後北向立舉寶搢笏跪舉寶次讀寶侍中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降復位立舉寶官奠寶舉寶盝興職掌先捧寶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寶官舉寶盝跪於案上舉寶執笏興降復位立次引太傅降復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如值雨泥濘隨宜於殿翼外幷廊上遶那立班次移班稍東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謚册寶於本殿安奉令本殿官交割檢行收掌至發引日降出付禮部陳列奉上謚册

寶合用擡舉謚册寶輦官二十四人人員節級二人執擧治册寶法物天武官二十二人人員一人儀衛皇城司親事二十人人員一人(令御藥院殿前司皇城司衛仗司依數差撥照應又俟發引日於梓宮前儀衛司排列擡擧依此)追謚寶册於攢宮

啟攢

前三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其日俟總護使(先差執政一員為之)行啟攢禮畢奏還梓宮還殿安奏訖行事陪位官並服初喪服(內不曾製孝服者常服黑帶)就位立班皇帝服初喪之服詣幄卽御座簾降引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啟攢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帝詣香案前北向立奏請皇帝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皇帝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訖奏請哭再拜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前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自是百僚並服初喪服朝一臨臨退不易服至發引奉辭靈駕畢易常服黑帶(自啟攢後未祔廟前臨安府內外禁樂諸路准此)

發引

三日前差官奏告用大舁轝并龍輴一副(先下文思院製造)總護使一員(執政為之)橋道頓遞使一員(侍從為之)主管梓宮前并回程應干事務一員(內侍為之並先差)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檢會故事差攝太傅持節導梓宮題册寶監鏁元宮太常少卿執翣者障梓宮攝司徒率梓宮官升大舁轝及引梓宮卽元宮又攝司空復土九鍤監察御史監鏁元宮少府監進龍輴將作監擇梓宮登龍輴兼鏁元宮宗正卿充九虞及掩元宮饗官差題虞主官并題神主官殿前司依例差彈壓將官一

員甲軍一百人用鹵簿儀仗依例權以儀衛服青紫褐衫執持儀物充代主管禁衛所先相度差撥其沿路引導宿頓排設用警場鼓吹挽歌依例係總護使同橋道頓遞使前二日都大主管官禮部太常寺先就貢院按閱一警場合用金鉦一十二人鼓手六十人鳴角六十人逐色教頭共五人武嚴教頭三人管轄人員二人部押使臣一人一鼓吹合用鼓吹令丞職掌府典史引樂官共一十人歌色一十六人篳篥色三十六人笛色三十六人簫八人大鼓一十六人節鼓一人金鉦四人撾擊人兵共一十人一挽鼓合用押教一人執色四十八人挽詞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二十首文臣職事官各二首導引歌詞學士院撰前一日先於太常寺教習其排設鼓吹警場及撾擊節級軍兵借差殿前步軍司人并太常寺所差人吏職級樂正係紹興二十九年例借請本身請給一月候四日依條除尅是日行啟奠祖奠遣奠禮攝太傅後從皇帝行禮又差攝侍中少傅等官所有祭器用牙牀三張並先下文思院製造陪位行事官外餘文武百官並免立班於城外奉辭靈駕其哀謚册寶於梓宮前禁衛內排列沿路排祭依例壓祭絹內宰相使相各五十疋侍從臺諫各三十匹管軍知省知閤御帶御藥門司直殿等各二十四六曹郎官寺監卿少等各一十四淳熙十四年例其經過州縣合行排祭不係經過州縣並免至攢宮前一日差官奏告紹熙五年閏十月七日橋道頓遞使司言將來梓宮發引渡江依舊例梓宮前後官司除內人船外並於前二日渡江庶得整肅不致諠譁從之十日御史臺又言勘會梓宮發引日百官出城奉辭合設文臣路祭一座乞依例應臣選人並照本身料錢每三十貫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候畢如有支不盡錢繳納左藏庫從之大行皇后要免設祭十一月十四日詔靈駕發引其排立禁衛諸班直親從等子并殿前司攔攩經由道路坊巷官兵折食錢依淳熙十五年例令戶部日下特與倍支

啟奠

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太傅宰執總護使皇親侍中前導官及應陪位官外餘文武官並免立班徑赴城外候靈駕奉辭合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縗至御幄即座侍衛之官各服初喪之服簾降太史局報時前三刻太常卿當幄前

跪奏請皇帝行啟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御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內侍官奉盤匜帨巾酒爵以進奏請去杖盥手脫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導皇帝詣靈座前太傅後從凡升降及祖奠遣奠禮皆太傅後從奏請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西向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俯伏興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文訖奏請哭再拜皇帝哭再拜在位者皆哭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靈駕少駐俟權置定輦官等並權退如有皇太后卽服縗服先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俟皇太后燒香禮畢然後有司設牙牀行啟奠禮有皇太子同太傅等官立班

祖奠

俟啟奠旣徹後有司設牙牀禮饌應行事陪位官詣殿下北向立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祖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奏請拜舉哭行禮並如舉奠之儀訖前導皇帝於稍東褥位西向立太傅宰執前導官總護使司官屬權退詣几筵殿門外以俟前導後從立班次引皇親南班官於殿下稍東有皇太子則引皇太子升殿詣皇帝褥位之東西向立總護使升殿於皇太子之後西向立禮直官引侍中奏請靈駕進發如行啟奠之禮少府監帥其屬進龍輴於殿下輦官等升捧梓宮太傅持節導梓宮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節翣者分左右障梓宮初梓宮降殿靈駕前奏請梓宮升龍輴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輴挽士奉引至門外侍中奏請靈駕權駐升太昇轝皇帝歸幄簾降陪位少退前導官立於御幄前如有皇太后卽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奉辭還宮

遣奠

俟少傅率梓宮官係將作監奉梓宮升太昇轝訖有司設哀册牙牀牲牢禮饌次引讀册舉册官進幣爵酒官各隨地

之宜立酌酒官於酒罇之後立陪位官皆立如祖奠之儀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遣奠之儀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太昇轝之前褥位立奏請拜舉哭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上香進幣爵酒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俯伏興皆如啟奠之儀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哀册官跪讀哀册訖奏請哭拜如上儀皇帝權歸幄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靈駕進發有司率僧道儀衛法物等前引靈駕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舉哭執紼繩俟大昇轝進發內侍官割繩前導官導皇帝歸幄哭止簾降前導官退皇帝釋縗服服折上巾白袍黑銀帶以俟還內管及應奉官就大昇轝前奉辭易常服黑帶從駕總護使頓遞使都太主管官於皇帝幄次朝辭餘行事官免又其餘文武百官城外奉辭靈駕訖進名奉慰

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明德皇后故事行遣奠禮讀哀册奉辭訖皇帝吉服還內縗服並焚之係大行太皇太后發引之日檢會故事

大行皇后啟攢發引

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鞓犀帶絲鞋親行祭奠燒香之禮致欽不拜陪位立班臣僚並吉服入易帶立班於啟攢行禮時一臨而止自餘發引前夜祭告并啟奠祖奠遣奠行禮陪位官陪位官以親王總護使南班宗室本宅親屬及會葬從梓宮臣僚並服初喪之服至攢宮掩攢奉辭訖易常服退所有縗服候禮畢毀棄自啟攢之日至發引前後殿不視事其發引啟奠祖奠並係總護使行禮俟梓宮發引升龍轝至和寧門降龍輴升大昇轝皇帝親行遣奠之禮讀哀冊皇帝致欽不拜及梓宮進發百官常服黑帶奉辭於城外訖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行

慶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和殿宰執進呈大行皇后發引訖免臣僚路祭上曰此乃文具不須得止奉辭足

矣十二月二日詔大行皇后梓宮將來發引司出麗正東偏門又詔梓宮發引攝侍中奉梓宮升降進發權駐差吏部侍郎費士寅攝太傅持節導梓宮監掩攢宮差總護使吳琚攝太傅帥奉梓宮官奉升大昇轝又引梓宮幷攝少保差太常少卿俞豐（係恭淑皇后故事餘做此）

掩攢

掩攢幷神主祔廟用虞主一神主一大匱二小匱二腰輿二汲水鐵浴桶二（紫衣全）矮香案一（紫羅衣子全）白羅拭巾二（長八尺小尺）筆硯墨一副白羅巾二（各長八尺小尺皇后用青羅巾二）襯藉神主虞主紫羅褥子二浴斛趺座二（錦襯子全）曲几二（衣子全）油絹帕二（各三幅）罩匱羅夾帕二（各三幅大行皇帝用黃羅皇后用紅羅）幷祏室法物等（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攢宮內安設用黝三疋纁二疋（下左藏庫支供選堪好物帛）贈玉一段（盛黝纁贈玉匣牀及帕鏁匙全下文思院製造）監掩攢宮（差攝太傅幷差監察御史）復土九鍤（差攝太保以侍從等官爲之）其日俟大昇輿詣宮侍中詣大昇輿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靈駕降轝升龍輴詣獻殿奏訖俛伏興有司捧梓宮升龍輴入詣獻殿上訖俟掩攢日時前行遷奠禮有司於梓宮前陳設祭器實設禮料畢先引陪位官並立定次引奉禮郎已下入就位立定次行禮總護使詣殿梓宮前立贊者曰躬拜總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舉哭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人就位立定次引行禮總護使詣盥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詣酒罇所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跪上香奉禮郎奉幣行禮總護使再拜舉哭在位官皆舉哭總護使復位又再拜在位官再拜訖哭止次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訖退俟掩攢時至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靈駕赴攢宮奏訖俛伏興有司捧遷梓宮少傅引梓宮卽攢宮畢權退俟梓宮進皇堂訖次引將作監掩攢宮太傅監察御史並監掩攢宮次引少保復土九鍤俟掩攢宮將畢內謁者浴虞主訖以羅巾拭訖

引內謁者詣攢宮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神靈上虞主奏訖俛伏興扶侍夾侍啟匱覆訖捧腰輿內侍捧還虞主升腰輿至獻殿上南向權置定次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內侍捧虞主即座訖權退俟掩攢宮訖次詣虞主前行虞祭禮是日百官進名奉慰總護使率應在攢宮官奏表奉慰

淳熙十五年三月十有八日右丞相周必大等言檢點故事山陵五使係隨神主還京徽宗攢之時緣紹興七年先已立虞祔廟總護使所以徑赴行在至後來顯仁皇后掩攢誤用變禮今來神主在塗事體不同臣等欲參酌典故導從渡江餘行事官自依已降指揮先回從之

虞主神主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朱震充題神主虞主官按後漢禮儀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儀注虞祭之禮止言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啟匱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祔廟之禮則曰享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蔵褥題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則是唐制惟題栗主亦不題虞主也宋朝仁宗皇帝上僊呂夏卿奏請虞主不題謚詔兩制及待制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奏乞如夏卿所奏從之今欲乞依漢唐及仁宗山陵故事虞主更不題謚俟祔廟前期一日恭依敕命書題神主詔恭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常寺又言顯仁皇后將來掩攢宮合行九虞祭依禮例掩攢宮畢行第一虞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虞並係在路合於宿頓宗正卿行禮其第六虞在京日係在瓊林苑今欲乞渡江訖令宗正卿行禮禮畢迎虞主入慈寧宮奉安皇帝服袍履導於慈寧宮門外有司奉安訖皇帝行安神之禮其第七第

八第九虞依典故皇帝行禮百官陪位（或差有司侍祠則百官更不陪位）詔恭依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匱有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依上而下與齊今太廟祖宗帝后主之匱有蓋無底雖於祏室牙狀各設趺座然祭享遷奉之時惟匱蓋以覆神主在中不免欹側動搖有乖嚴奉豈渡江之後失其舊制耶茲者恭文顯德仁孝皇帝神主虞主之匱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漆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於禮制兼亦便於遷奉詔依

第一虞至第六虞祭

太常卿既行掩攢宮之禮並如遷奠之儀惟不用陪位官掩攢之後總護使以下並易常服黑帶

奉迎虞主

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常鼓吹一百三十人（下兵部太常寺差撥及神主祔廟日同）山陵等使並隨還京文武百僚合出城奉迎虞主官並常服黑帶其日威儀僧道儀衛親從等並詣欑宮虞主幄次前排立禮直官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以下詣虞主幄前褥位立班定禮直官贊躬拜禮儀使拜在位官皆再拜次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升詣殿幄分立定禮直官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宮門外禮儀使以下並權退以俟皇帝行奉迎之禮（其僧道儀衛親從等止於宮門外退）虞主將至皇帝自內服履袍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於幄前俟虞主將至殿前扶持夾侍捧腰輿入殿禮直官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奉迎虞主行安神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

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門內奉迎虞主升殿至殿上權駐前導官導皇帝於殿上稍東褥位少立次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權安奉奏訖俛伏興退內侍扶捧虞主升座啟匱於後以巾覆之訖少退前導官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降階復位西向立俟內侍啟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官導皇帝還內百官進名奉慰次宗正卿以酒脯行安神禮如有太皇太后皇太后俟內侍奉虞主升座後前導官導皇帝權歸御幄次提舉官奏請太皇太后皇太后詣虞主前北向立內侍官啟匱於後以羅巾覆之訖少退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訖退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虞主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

第七至第九虞祭

並皇帝親行禮間日而祭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醴饌行禮前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先引文武百官詣几筵殿裏外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爵酒官詣殿上西向立酌酒官於殿上酒罇之後北向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前立定皇帝入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俯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匱於後以羅巾覆之訖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以內侍進盥匜沃內侍奏請皇帝帨手內侍進爵又奏請皇帝洗爵內侍進巾又奏請皇帝拭爵訖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搢笏

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訖俛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晉笏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內侍啟虞主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訖俛伏興退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九虞並如上儀第七第八第十虞祭禮例間日行禮九虞既畢以祔廟前二日皇帝親行卒哭之禮如太史局所選祔廟日辰稍遠則合三日一虞九日行九虞禮畢以祔廟前二日卒哭

大行皇后掩攢後行禮

行第一虞虞主將回行第二虞禮畢奉迎几筵殿安奉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畢次行第三虞第四虞第五虞第六虞第七虞第八虞第九虞並係太常卿行事逐日一祭祭禮畢次行卒哭祭次迎奉祔廟

卒哭

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御幄簾降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太常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卒哭之祭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匱於後以白羅巾覆之皇太后虞主覆以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奉盤匜帨手巾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前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皇帝受幣奠幣執爵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巾捧匱覆虞主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進名奉慰

大行皇后卒哭

係南班宗室正任行禮百官吉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

神主祔廟

用細仗二百人（紹興十五年四月添作五百人）差官奏告仍行享太廟別廟禮差初獻亞獻官差侍從一員題祔廟神主神主祔廟合添一室先令兩浙運司計會太常寺修蓋又造室牌一面先進請御書修製畢

皇帝行盝神奉辭之禮

其日儀仗鼓吹僧道儀衛等於門外排立皇帝詣几筵殿前御幄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盝神奉辭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几筵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啟虞主匱於後以白羅巾覆虞主訖（皇太后虞主則用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殿門外御幄簾降輦官擎腰輿詣几筵殿下置定內謁者詣虞主前跪奏請虞主降座升輿進行奏訖內侍啟羅巾以匱覆虞主扶持夾侍捧腰輿官奉虞主升腰輿輦官擎輿進行虞主將至宮門御幄簾降前導官導皇帝步導虞主進行至宮門前導官導皇帝詣褥位西向立內謁者侍虞主前跪奏請虞主少駐扶持夾侍輦官以下並權退有司陳香案等前導官導皇帝詣香案前北向奏皇帝再拜又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輦官擎虞主腰輿進行儀仗鼓吹威儀僧道儀衛前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後從詣太廟皇帝還內

大行皇后祔廟

其日以鼓吹金吾仗及本殿儀衛從物導引虞主祔太廟親王南班宗室皆騎導文武百僚吉服陪位設登歌宮

篤樂舞其謚册寶於虞主前陳列至太廟收奉於册寶殿其虞俟祔廟畢赴太廟册寶殿權行安奉

紹興七年徽宗及顯肅皇后祔廟有司言今梓宮未還乞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太常寺言檢會山園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於宣德門外奉辭百僚於板橋奉辭其掩皇堂日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皇堂隧道次行第一虞至瓊林苑行第七虞祭畢迎虞主於集英殿皇帝於殿門奉迎百僚於板橋奉迎至殿皇帝行安神燒香之禮訖次有司行第八虞至第九虞祭畢皇帝行卒哭之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垂拱殿祔廟日自集英殿導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虞主至太廟行祔廟之禮於故事即無該在廟門外埋重之文今來欲比附故事於祔廟前擇日自几筵殿迎重於報恩廣孝觀權行安奉是日皇帝先次几筵前燒香如行宮之儀畢還內次宰執率百僚燒香畢退禮儀使率合迎重有司奉迎詣本觀俟時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本觀利方次太常卿行第一虞祭夙興第二虞祭已後每日依禮例行一虞祭至第七虞祭畢迎奉虞主還几筵殿日百僚於行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門皇帝服履袍奉迎前導虞主升殿畢次詣逐位行禮訖還內次有司行第八第九虞祭至祔廟前二日皇帝行卒哭之禮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至祔廟日皇帝自几筵殿導虞主至行宮門外奉辭畢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訖以次行祔廟之禮今來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而後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宮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七終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鄱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樂考一

歷代樂制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云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尚矣黃帝作咸池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又云池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咸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情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律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之如字古本多作徵大音泰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呂律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僨方問反司馬云敗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用也阬苦更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兌徒外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闡諧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物有窮常在極上注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恣使化去倘若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倘敞黨反一音敞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倚於綺反槁梧老反且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

之知力各有所齊限知音智齊才細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叢才公反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所形樂音洛亦如字布揮而不洩自布耳揮音輝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窈極窈烏了反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非世唱也稽古兮反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為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比之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遙反本亦作猋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矍然竦聽故其祟耳未大和也祟雖遂反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而愚愚乃至也

少皞作大淵見帝王世紀

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

帝嚳作六英英謂華茂也

唐堯作大章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

虞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磬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舞之蹈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王之冑子國子也直而溫寬而栗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五聲律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神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戛擊以下註見樂器門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嘷球弦鐘籥各自互見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蹌蹌舞貌鳥獸化德相率而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聲之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率舞則神人和可知庶尹允諧尹正也眾正官之長言皆和諧言神人合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美者音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如是而不及其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見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耳

夏禹作大夏 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爲承夏之樂有鐘鼓磬鐸鞀鐘所以記有德鼓所以謀有道磬所以待有憂鞀所以察有說理天下以五聲爲銘於簨簴

商湯作大濩 湯以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言盡護救於人也

那猗與那與置我鞉鼓 猗歎辭那多也鼗鼓樂之所成也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鼗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鼗與鼓也鼗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衎樂也烈祖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嘒嘒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淸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尙臭殷尙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言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於舞又閑習也

紂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書曰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之事過制伎巧以資耳目之娛

周武王作大武 武以武功定天下也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美善解見上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 疏曰孔子之問凡五賓牟賈所答亦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今舞者久而不即出象武王憂不得衆心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事戒事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時至武事當施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 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也 萇弘周大夫 疏曰恐不逮事者言欲歌之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

（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其戰事故歌聲吟詠而歆羨此答是也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舞初則然故云已蚤及時事也言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非者以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武法有坐也非武音也者謂非是武樂之音言武王應天順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　疏曰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久已）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鬬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克也凡六奏以克武樂也　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此位鄭註以克武樂者克謂克備言六奏其曲則樂克備者也）舞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成王時周公作勺 勺言勺先祖之道勺讀曰酌勺取也 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 公卿大夫之子弟 中和祗庸孝友 中猶忠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導言古以訓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人得以有族類也卷音其爰反 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蠃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而應之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之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 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太簇陽聲第二者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 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賓陽聲第四者函鍾為之合函鍾亦名林鍾函戶南反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公先王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 乃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物動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

（孔致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禮運所謂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能至）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靁鼓靁鼗皆謂大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二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九韶之九歌也康成謂靁鼓靁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

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縱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太師摯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莫食凡四食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此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衛靈公將之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見平公公享之靈公曰今者聞新聲請奏之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聞之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音摯干而下至逾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眾待擊鼓乃作周禮太師職曰大祭祀師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

反䖨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黄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節拊也以韋為之實之以糠王云輔相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為優獶乃刀反獼猴依字亦作猱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與如字鏗苦更反鏘七羊反又士衡反 文侯曰敢問如何 欲知音樂異意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當謂樂不失其所當丁浪反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應正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朝觀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玩又作翫音五換反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易以豉反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虡椌苦江反柷也楬苦瞎反敔也 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號胡到反橫古擴反充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illegible]

一音口定反聽磬口定反驅居良反不是彊字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介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
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攬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濫力敢反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
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已之意
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莊暴齊臣變色
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庶幾近辭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
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臣請爲王言樂此以下皆
孟子之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
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
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
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道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
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以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聲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

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姦聲淫樂爲可恥而戰國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爲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古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玩之猶可以得流風遺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　右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其素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說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說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既進邪說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哉

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事）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鏗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歌樂在逸詩）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叔孫通所奏作）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姬也姓唐山）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音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二十人爲員

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此至哀帝而罷之）采詩夜誦（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卨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泰伯王季姜太妊太似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發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

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窈眇　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圜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論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曅等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

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爲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渝人並趫捷善鬭與之定三秦因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巴卽今之巴州渝卽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晉灼曰邡音方）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二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主調篪員二人（師古曰篪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獅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楚樂四會員十七人巴四

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疑是鼓韋昭曰銚國名音繇師古曰韋說是也銚音姚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挏音動馬酪味如酒飲之亦醉故呼馬酒其七十八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湛讀沈又耽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

五年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即凱歌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既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儉節除刑

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寧民治平方
外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宗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為之
章帝即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
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
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
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
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
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孝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漢紀云初隨月律作應鍾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
災眚有他故若求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行謂乘輿出入也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見之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

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始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大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知故為大樂大樂漢書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聖德）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

爲詞述以功德晉代漢之意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二

歷代樂制

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元爲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

九年荀勗以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淸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淸商署以管之蓋采此爲名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荀勗遂典知樂事啟朝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曰宣文舞傅元又作先農蠶歌詩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傅元改漢鼓吹鐃歌還爲二十二曲述以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絃節本有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

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

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以戴綏爲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旣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爲荆州與謝尚共爲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等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不遂設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歌辭時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

歌詩廟舞猶闕

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內外傳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惟奏文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四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人上殿絃管在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在下

按廢帝元徽五年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删顏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毛血奏嘉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太祝祼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送神奏肆夏其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

樂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

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黃門班在五品）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脁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語在制造篇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盈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繖屨（綦音忌）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爲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允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改爲牷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胙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

六年儀注奏肆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太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於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齊宋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於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郞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鎭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曰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卽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在荆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荆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祖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飮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肆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出入並奏肅咸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尙書到仲舉奏衆官出入皆奏肅咸牲出入奏引犧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飮福

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宣帝大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春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竿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指麾於殿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讌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

後主嗣位沈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祖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於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於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

於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眞人代歌上敘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破沮渠氏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其後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孝文帝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眾議卒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於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高閭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久而閭卒

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倪鳳凰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

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服上言其事太師高陽王雍等奏停之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輒持己心輕欲製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語在製造篇中

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註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至普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

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復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讌享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宜減降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爲文武而已餘如儀後大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古今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說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享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五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箜篌胡篪胡鼓銅鈸打沙羅胡舞鏗鏘鏜鎝（上音湯下音塔）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音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皆初聲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況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飆或踴或躍乍動乍息蹻（姜嬌反）腳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鐘鼓但問風化淺深惟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戇帽闊帶小鞾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寬緩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衰微操絃歙衡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尙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筍簴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尙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闕雜以簸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尙書長孫承業各雅已具後魏事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爲準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爲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飮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爲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出入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卽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敘功德古又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

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已後傳習尤盛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行之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驁音遨）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閒與正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鍾石取周官制以陳之

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爲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

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

隋文帝開皇二年尙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旣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意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淸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朝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多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義因卽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幷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祕書監牛弘祕書丞姚察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己爲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旣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圜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天神最爲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蔟歌應鍾以祭方澤（太蔟所以贊陽出滯崐崘厚載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絜百物五帝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賓歌林鍾以祀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祖宗有國之大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中呂以祀社稷先農（夷則所以詠歌九穀貴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軌物觀風視俗故奏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圜丘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

用昭夏其餘享祭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諴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幷文舞武舞合爲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爲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爲十三曲幷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侑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蔟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幷撰歌詩三十首詔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祠十二曲令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壽中煬帝爲太子時從享於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詞

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唯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倡優獶雜咸來萃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　初開皇時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方全盛聞者不以爲然至大業末乃驗寶常後貧餒而死取其樂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行於世時有盧賁蕭吉並撰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

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正然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起變色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弑江都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爲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爲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啞鍾祖孝孫始爲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於上帝皆以圜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鍾爲宮赤帝以函鍾爲徵白帝以太蔟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川以蕤賓爲宮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於廟皆以黃鍾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爲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黃鍾奏豫和蕤賓

姑洗太蔟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於天神以大呂爲宮於地祇以應鍾爲宮於宗廟以圜鍾爲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爲宮望於 山川以函鍾爲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爲宮地祇之俎以太蔟爲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爲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爲宮七曰太和以爲行節亦當以黃鍾爲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鐘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以黃鍾爲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蔟爲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册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鍾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茨至於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祴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樂祴和音陔二公升殿會訖下階屨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 文收新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人緣情制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尙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尙書右丞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太宗時詔祕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略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元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

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

元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帝卽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隷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徧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元眞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鐘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鼗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淡曲終復加解音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

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横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帝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蔟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開元八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而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聲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出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便爲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

代宗繇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大歷初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本聲本宮調有大徧小徧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又令女伎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虡琴瑟筑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階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

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爲仙韶曲

武宗會昌初宰臣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帝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嶺西曲士女蹋歌爲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歌樂章

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

莊宗廟酌獻舞武成之舞明宗廟酌獻舞雍熙之舞各有登歌樂章一首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羣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文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坫侍中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蕤賓之鐘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其月又奏宮懸歌舞未全請雜用九部雜歌教坊法曲從之

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自唐末喪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太常卿崔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裲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裲襠甲金飾白練裲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

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嗟歎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於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工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後漢高祖受命判太常寺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之舞爲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爲振德之舞又改貞觀中九功舞爲觀象之舞七德舞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卽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卽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爲禋成之樂祭地祇奏順和今改爲順成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改爲裕成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今改爲肅成之樂皇帝臨軒奏大和今改爲政成之樂王公出入奏舒和今改爲弼成之樂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今改爲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今改爲扆成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今改爲允成之樂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今改爲慶成之樂郊廟俎入奏雍和今改爲騂成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今改爲壽成之樂祖孝孫元奏十二和曲開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

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爲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履行奏祴和今廢同用一弼成之樂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已上四舞十二成雅樂名）皇帝至正受朝賀用樂次第正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公卿獻壽奏壽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興奏政成之曲（正冬仗同）羣臣會畢降階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

周太祖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爲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九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三

歷代樂制

宋太祖皇帝受命以竇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飲食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爲長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其後和峴奏陛下揖讓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爲元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從之建隆初用王朴樂上謂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詳見律呂

眞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監察御史艾仲孺復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懸閱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塤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後以擊鐘爲六變九變又爲朝會上壽

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絃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之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郊廟用樂親祀用宮懸有司攝事正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旣罷兵垂意典禮明年乃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

太祖室酌獻奏大定之曲太宗室酌獻奏大盛之曲

大中祥符元年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豐安皇地祇德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爲祺安之樂別又制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草五曲施於朝會

五年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德之舞武舞曰降眞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三十六簴（景靈宮以宮之庭狹止用二十）

眞宗廟室酌獻奏大明之曲

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行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

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夐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莩製玉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爲都大管句鑄造大樂編鐘蔡齊同都大管句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照既鑄成編鐘一簴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鐘磬十六枚爲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駮之（詳見編鐘條下）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爲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爲迂誕罷之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既而右司諫議韓琦等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以意爲律度請復用舊樂詔下其議而晏殊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　閏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制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命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又召國子監直講胡瑗益州進士房庶同議大樂

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近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監議而當議者

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還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累黍爲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八月詔南郊始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朝會非先王薦上帝享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爲驗

仁宗廟室酌獻奏大仁之曲英宗廟室酌獻奏大英之曲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初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

則洪纖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
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
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
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
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
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
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
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
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
鎛鐘特磬編鐘編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帝乃下
鎮几參定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
奏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
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初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
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弊者一縣樂工
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甚佳傑大沮

哲宗元祐三年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法賜詔褒美

徽宗崇寧元年詔置講議局以大樂之制譌謬殘缺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管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素曾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漢津上言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則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詔可其年七月景鐘成次年帝鼐八鼎成八月新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詔賜名曰大晟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以其樂施之郊廟朝會棄舊樂不用又詔春秋釋奠辟雍貢士鹿鳴聞喜宴悉用大晟樂屏去倡優淫哇之聲仍令選國子生教習樂舞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親祠登歌宮架二舞及大祠中祠登歌二舞之制詳見樂懸門　五月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燕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怗懘噍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

此其宮商孤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塤篪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均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鬻教坊均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樂致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之者與聽之者悉坐罪　蔡攸國史補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鍾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劉昺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鍾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　大樂絲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西京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為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鐘圖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鐘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鐘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有所制作閒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追考成周用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

樂成奏之郊廟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於庭以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爲出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說請帝三指爲黃鍾之律度鑄帝鼐景鐘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　右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興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大概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棄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是詭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豈眞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高宗建炎元年就維揚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

紹興饗明堂舊樂皆燬於維揚乃相度裁減權用遇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通作宮架之樂其部色合用樂工止四十七人乃招收承平舊工以補之　上初卽位下詔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平典故雖實廢名

存亦所不忍亟從減罷至紹興十年禮部侍郎施坰奏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已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禮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墮詔俟來年舉行

十三年郊祀詔修圜壇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編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笛四塤篪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篪一十八笛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荆湖南北制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并添修雅飾遇雨則油帕排設用樂牀而樂器寖備其樂工以太常寺所請詔依在京例選擇行止畏謹人召募合登歌宮架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用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各行募補所募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募到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并分詣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所貴樂藝精熟不至疏鹵而樂工漸集

十四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在庭公卿奉觴獻壽據元豐詳定朝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倣舊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簇爲宮

太簇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爲人正於四時爲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命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鐘制度按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者大也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黃鍾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氣既闋聲闋眾樂乃作祀事既畢陞輦又擊之是年內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刪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圜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一奏太簇爲徵一奏姑洗爲羽一奏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威功睿德之舞前一日朝獻景靈宮圜鍾爲宮三奏黃鍾太簇姑洗各一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神流慶降眞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黃鍾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皆二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眞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爲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娭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用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熛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祫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與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御翰墨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視學

親行酌獻定釋奠爲大祀用凝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云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禖則徧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籍田則據宣和舊制陳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爲率先農樂用靜安高禖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乾道元年郊祀詔禮文依藝祖乾德郊天例務從省約於是肆樂工伎率至減半壇下宮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八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篴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塤可省者一十人其閑慢樂色具省人數

淳熙六年行明堂禋禮命禮官參酌南郊明堂儀注用紹興成憲而兼酌元豐大觀舊典定爲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上（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楹間宮架設於庭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簴西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位二太常丞於登歌樂簴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率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輿入大次景鐘止（明堂不用景鐘）服大裘袞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戞敔（明堂至阼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搢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匜帨宮架樂作帨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陛（明堂升自阼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鎮安）奠鎮圭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阼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僖安）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御匜帨進宮架樂作帨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

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升壇）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慶安）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册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罇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爲亞獻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胙安）飲福禮畢樂止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立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歆安）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誠安）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無瘞）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明堂作憩安）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鐘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鐘止百官宗室班賀於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引導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進入門樂止（明堂就賀於紫宸殿不奏采茨）迺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於門之前設鉦鼓於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座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四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引導至文德殿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應用大樂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篪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也編鐘七也編磬八也鎛鐘九也特磬十也五琴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柷敔十三也搏拊十四也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鞞應鼓十七也雷鼓（祭天神也）十八也雷鼗鼓（同上）十九也靈鼓（祭地祇用）二十也靈鼗鼓（同上）二十一也路鼓（饗宗廟用）二十二也露鼗鼓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單鼗鼓二十六也旌纛二十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錞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雙鐸三十一也鐃鐸三十二也奏坐三十三也麾旛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鐘者天子親祀上帝

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謚崇祀位禮樂之事遵式舊典未嘗敢有改作先是孝宗廟奏用大倫之樂舞光宗祔廟奏用太和之樂舞詔恭依　上初纂承當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歎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聖世遺軼於是姜夔進大樂議於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篴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蔟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被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隱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

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四

歷代製造律呂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詳及註見後卷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典同掌六律六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康成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數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凡和樂亦如之和謂調其故器也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　太史公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急軍事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云云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正義曰潮仙二音高麗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儉城即古朝鮮地時朝鮮王滿據之也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阨音厄賣反選音思兗反蠕音兗反索隱曰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

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正義曰臥音而禁反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正義曰荷音何我反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於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謂有德君子者邪

永嘉陳氏曰律呂之法起於黃帝氏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知黃帝氏之法而不知太史公之說則難於制律知太史公之說而未知黃帝氏之法則雖未能制律而不害其為律矣何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之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律以擬凰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信乎起於黃帝氏者也黃帝氏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達所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達則雖斷竹鑄銅定形穴竅區區用上黨之黍分其長短而較其合否窮日夜之力以為之未見其能定也然則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蓋太史公之為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旣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懽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

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然則律呂之說豈非定於太史公者哉

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元成問房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南呂爲羽則徵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效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閒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

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琯）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絃之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朱子語錄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繫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

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　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其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平帝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算其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鍾子之律也子數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是以一數變而為三也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也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氏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張晏曰林鍾長六寸韋昭曰黃鍾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為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為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張晏曰推歷十二辰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賾亦深也索亦求也度長短者不失毫氂孟康曰毫兎毫也十毫為氂師古曰度音大角反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師古曰撮音倉括反權輕重者不失黍累孟康曰累音壘應劭曰十黍為累十累為一銖師古曰黍音來曳反此字讀亦音累纍之纍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詳見後卷鍾律篇律十有二其法皆用銅職在

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內官署名百官表之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法度所起故屬廷尉）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度量衡詳見下卷本門）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取銅之名合於同也）以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唯竹篾柔而堅為宜耳）

後漢肅宗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從之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云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也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晷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譌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

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葭莩出河內）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爲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有巧思多所造作爲時人所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訴於魏武取所鑄鍾雜參更試然後知夔爲精妙而玉之謬也

晉武帝時張華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穴也因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穴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出隨穴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勖爲暗解（初勖常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勖自以爲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勖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以爲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於南事乃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歷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

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姑洗爲角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宮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鐘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本以九三爲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長也脩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　黃鐘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呂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　太簇一部三十四律　夾鐘一部三十四律　姑洗一部三十四律　中呂一部二十七律　蕤賓一部二十七律　林鐘一部三十四律　夷則一部二十七律　南呂一部三十四律　無射一部二十七律　應鐘一部二十八律

梁武帝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元英通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中通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鐘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强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强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

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引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孺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緩急聲之清濁仲孺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則一任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黃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

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
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仲孺以爲調和樂器文飾
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以爲難若依按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
史傳簡略舊誌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按書以求其聲遂不
辨準須柱以求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準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千分又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孺私曾
考驗但前御中柱使入常準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平面直須如停水其中
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
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拖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
使臨時不動則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
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爲主清調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
自上代以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孺胸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孺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
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
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奇哉
但仲孺自省膚淺才非贍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

尠或通曉仲孺雖粗涉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變造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言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文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音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宮聲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旨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

亚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解八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
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上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
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
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
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立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滞見者莫不嗟異
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
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準此而言每應
宮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
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蔟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
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
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推
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樂久不通譯
夔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推爲儒首帝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
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還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
若依鄭元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惟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
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

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脩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壁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洋洋乎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則應或至中下旬閒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致堂胡氏曰音五爾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爲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考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厤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諂承君意有欲正厤則必請殺異已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況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鍾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爲蘇威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寶常聽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

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然竇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於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唐高祖初受禪未遑改創樂府尙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正雅樂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爲宮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周禮有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爲宮（詳見樂門）雅樂既成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清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皆藏於太樂署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死嘗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衞道彌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夔彌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鍾聲使夔闇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

善來問疾僧詩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制諸鍾帝以爲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於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蔟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

周世宗顯德六年樞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淸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僞梁後唐歷

晉興漢曾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於是乎泯滅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眾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如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蔟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爲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製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製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於太常寺命

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淩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從之

宋太祖皇帝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作樂聲之高蓋由於此況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幷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由是重法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仁宗時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亦奏造鍾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等取保信逸瑗等鍾律詳考得失度等上議以爲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上用大者故再考之卽不同尺旣有差故難以定鍾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制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器數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又言歲有豐儉地有肥墝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謂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曾尺揆校古器

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
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
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漢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
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
又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然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度法度
雖未遠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
峴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古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
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舊可也乃詔罷其議

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祁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
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
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
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
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粒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
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
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
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

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眞乃詔王洙與鎭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尙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毋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琰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祕書省校書郎遣之鎭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其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爲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愼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秠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

六斗實皆一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秤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十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

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眞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爲鐘大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黃鍾爲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鍾爲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者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氂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氂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外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眞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元祐初鎮用房庶律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言按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無用秠之說以爲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爲升右耳上爲合下爲龠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志量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至于鎮所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鍾合則非漢制

七黃帝命伶倫斷竹管兩間聽鳳之鳴以爲律呂此造律之本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制乃有用黍之制鎮以爲
世無眞黍乃用大府尺以爲樂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其可用乎鎮樂律卒不行　司馬光君
實與范鎮景仁往反論鐘律書　君實書云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
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
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
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
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
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袪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
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若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
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
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
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
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
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
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
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

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邪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六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死空之處而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一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中呂不知生所謂中呂者果后夔之中呂邪開元之中呂邪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邪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今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景仁復書曰一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理義哉又云一黍之起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

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今者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累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中呂不知中呂者果后夔之中呂邪開元之中呂邪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瞽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其眞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及仲尼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君實書又曰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且云鑄周鬴漢斛已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觀周室既衰禮鈌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夏韶濩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

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不能決矣彼周鬴出於考工記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形制恐徒役心費銅炭而已

按古人言律為萬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小大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為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鐘編磬鎛鐘篪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叶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累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為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為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偍假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邱古墓之中而自以為得之蓋亦疏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為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變易而無害於事者度衡量也（假如古者度短量小

同此一器何害於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漢取其五秦取其大半蓋病在於重斂不必大其器也　一定而不易

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爲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勖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以諧音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鬴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尋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以何爲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而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爲通論也

律以竹爲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爲分度之三分爲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

律竊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徽宗崇寧三年正月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則度量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宜用第三指爲法先鑄九鼎諸鍾均絃裁管爲一代樂從之劉炳主樂事建白太少不合儒書請罷太少議以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不用徑圍爲容盛之法遂爲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之律四凡二十有八玉尺二金尺一長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峴尺一寸八分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短於鄧保信尺三分弱太府布帛尺四分量大於漢魏而小於隋權衡之制黃鍾所容爲十二銖得太府四錢二分又曰十二律統一歲一律統一月一月之律六宮六商六角六徵六羽太少各居其三總十二律宮商角徵羽各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災變則參酌歲氣運譜以調之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此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未至而至爲太過至而不至爲不及故聖人持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補之以調鼎則有法以調樂則有術事徵則祭本方之鼎而運本均之譜事逆則祭尅制之鼎而運尅制之譜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堯爲大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太少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爲爲典樂宗堯憤之令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給爲曰此太少律也爲信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爲是遂不用劉炳中聲

八寸七分琯而正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長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五

律呂制度

朱晦庵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

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泠音伶倫音綸侖盧昆反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嶰胡買反斷音短孟康曰嶰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爲筩不復加削也師古曰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今按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之本（筩大東反比頻寐反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十一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律呂之本）其雄鳴者爲六律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爲六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六呂周禮作六同國語作六間鄭康成曰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葭居牙反緹他第反應去聲秬舊許反下同度徒洛反師古曰子穀猶言穀子秬即黑黍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

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量音亮龠弋灼反槩工代反合音閤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嘉善也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銖音朱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以上用周禮呂覽漢志隋志通修


起
宮
商
角
徵
羽
變宮
變徵
未林鍾陰呂
坤初六
午蕤賓陽律
乾九四
申夷則陽律
乾九五
酉南呂陰呂
戌無射陽律
乾上九
辰姑洗陽律
乾九三
巳中呂陰呂

右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　傳後漢鄭康成曰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子爲黃鍾管圓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前漢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黃鍾九寸倍之則爲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爲三六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爲二十四三其法則二十四爲三八故上生太蔟長八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十二字恐轉寫之誤當作宮九徵六商八羽五角七十字）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置子之一而九三之至酉則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爲子之寸法矣置子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以寸法約之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三算爲一寸而通其實之全數得九寸矣）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此諸儒無異說也其論之不同者今譜如左覽者可以考其得失爲）

	黃鍾	大呂
鄭說十分正寸	九寸	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史記生鍾分因正寸展新分	子一分（黃鍾全律之數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	丑三分二（以三乘子數得三爲子之絲法又三分子數而去一得二爲林鍾林鍾未律丑之衝也凡陰律放此凡一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算）
史記律數計新分借舊寸	八寸七分一（七當作十）	七寸五分三分一（一當作二）
今依生鍾法約定分釐毫絲忽皆以十爲九而止	九寸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太族	八寸	寅九分八以三乘三得九爲子之寸數又三分二而益一得八爲太族凡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算	七寸七分二七當作十	八寸
夾鍾	七寸二千一八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卯二十七分十六以三乘寅上數得二十七爲子之毫法又三分寅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爲南呂凡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算	六寸一分三分一一當作七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姑洗	七寸九分寸之一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以三乘卯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分數又三分卯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而爲姑洗凡一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算	六寸七分四七當作十	七寸一分
中呂	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以三乘辰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釐法又三分辰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爲應鍾凡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算	五寸九分三分二	六寸九分八釐三毫四絲三分絲之二
蕤賓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以三乘巳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釐數又三分以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爲蕤賓凡一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算	五寸六分三分一一當作二	六寸二分八釐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六寸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五寸三分寸之一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以三乘午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分法又三分午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爲大呂凡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算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以三乘未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毫數又三分未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爲夷則凡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算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以三乘申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寸法又三分申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爲夾鍾凡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千六算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三乘酉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絲數又三分酉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爲無射凡九萬八千三百四算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
五寸七分四七當作十	五寸四分三分二四分字衍	四寸七分八七當作十	四寸四分三分二	四寸二分三分二
六寸	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五寸三分	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四寸六分六釐

六以三乘戌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實又三分戌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爲中呂凡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算

右十二律分寸釐毫絲數 今按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太史二說又自爲異而今皆收之且以鄭先於馬者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公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蓋律管之長以九爲本上下相生以三爲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以爲十分而其下破分爲釐破釐爲毫破毫爲絲破絲爲忽皆必以十爲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歷終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遂不可拆而直以九相乘歷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爲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略可得而記爲然亦苦於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爲得其要而易考也蓋其以子爲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子爲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爲子之寸數而酉爲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爲子之釐數而巳爲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爲子之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爲子之絲數而丑爲絲法則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爲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簡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鍾八寸十分一者亦放此意但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實則不異也史記律數十誤作七者五皆用本字而誤屈其下垂之筆本司馬貞沈括之說其夾蕤夷三律誤字則今以算得之

宮	土	君	最下最濁
商	金	臣	次下次濁
角	木	民	高下清濁之間
徵	火	事	次高次清
羽	水	物	最高最清

右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　傳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凡聲濁者爲尊清者爲卑怗懘敝敗不和貌

宮	八十一	下生徵
徵	五十四	上生商
商	七十二	下生羽
羽	四十八	上生角
角	六十四	下生變宮

右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　史記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唐杜佑通典曰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去一去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爲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分各十八上生者加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餘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也）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也）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沈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蓋若以十一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之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林鍾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二十七爲十八之類也）

變宮說見下條

變宮	變徵
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	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
（羽後宮前）	（角後徵前）

上生變徵

右二變相生之法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註曰周有七音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後漢志說與此同此說蓋以黃鍾爲法餘律並準此　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今按五聲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然其數三分損一每分各得二十有一尙餘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分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餘九分分之八以爲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於是而終焉然而二變但爲和繆已不得爲正聲矣

	黃鍾	大呂	太蔟
正	九寸	八寸三分七釐二毫	八寸
半	無	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四寸
變	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變半	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夾鍾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七寸一分	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六寸二分八釐	六寸	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三寸五分	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三寸一分四釐	三寸不用	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二絲一初一秒			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南呂	五寸三分	二寸六分 不用	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杪	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三初三杪
無射	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應鍾	四寸六分六釐	二寸三分三釐 不用	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絲三分杪之一	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杪三分杪之二 不用

右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　傳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諧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唯杜氏言之而他書不及黃鍾當以四寸半爲半律而圖以爲無者以九分之寸析至初杪終無可紀之數也林南應不用者相生之不及也此又杜氏所未言故詳著之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中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五萬九千　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以爲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　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爲黃鍾變律之子聲此依本文稍加詳潤其不及至數但九字以爲至之變律七字變律之子聲五字皆今所增入本數猶用十分之寸計之尚爲繁冗今以九分之寸更定於圖內而於此存其本文又上下相生以至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今按蕤賓以下中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而唯黃太姑林南應有之計正

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為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杜氏又言變律上下相生以至中呂則是又當增十二聲而合為四十八聲似太過而無所用也今雅樂俗樂皆有四清聲其原蓋出於此然欠八聲且無變律則其法又太疎略而用有不周矣覽者詳之

漢志曰黃鍾不復與他律為役者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此言黃鍾唯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為役也此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而本志所言有未盡者故剟其大要附於此云

	第一宮	第二宮	第三宮	第四宮
宮 下生	黃 正	林 正	太 正	南 正
徵 上生	林 正	太 正半	南 正	姑 正半
商 下生	太 正	南 正	姑 正	應 正
羽 上生	南 正	姑 正半	應 正	蕤 正半
角 下生	姑 正	應 正	蕤 正	大 正半
變宮 上生	應 正	蕤 正半	大 正半	夷 正半
變徵	蕤 正	大 正半	夷 正	夾 正半

第五宮	姑 正	應 正	蕤 正	大 半 正	夷 正	夾 半 正	無 正
第六宮	應 正	蕤 半 正	大 半 正	夷 半 正	夾 半 正	無 半 正	中 半 正
第七宮	蕤 正	大 半 正	夷 正	夾 半 正	無 正	中 半 正	黃 半 變
第八宮	大 正	夷 正	夾 正	無 正	中 正	黃 半 變	林 變
第九宮	夷 正	夾 正	無 正	中 半 正	黃 半 變	林 半 變	太 半 變
第十宮	夾 正	無 正	中 正	黃 半 變	林 變	太 半 變	南 變

第十一宮	第十二宮
無 正	中 正
中 半正	黄 半變
黄 半變	林 變
林 半變	太 半變
太 半變	南 變
南 半變	姑 半變
姑 半變	應 變

右旋宮八十四聲之圖

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孔氏正義曰十二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帀凡六十聲今

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上爲六十聲今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爲宮	於本律	大 本律
爲商	於無	應
爲角	於夷	南
爲徵	於中	蕤
爲羽	於夾	姑
十二管自本律之外爲他律之四聲者合其律爲調	以上黄宮五調各用本均七聲而以黄鍾起調黄鍾畢曲餘律做此	

太	本律	黃	無	林	中
夾	本律	大	應	夷	蕤
姑	本律	太	黃	南	林
中	本律	夾	大	無	夷
蕤	本律	姑	太	應	南
林	本律	中	夾	黃	無

夷	本律	蕤	姑	大	應
南	本律	林	中	太	黃
無	本律	夷	蕤	夾	大
應	本律	南	林	姑	太

右六十調之圖　六十調即前旋宮圖內六十聲也其二變二十四聲非五聲之正不可爲調故止於六十也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　馬疑當作鳥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　窌居郊反　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以鳴下六字疑衍　凡將起五音凡首　謂音之總先也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之爲八十一也　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　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爲五音之本　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　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百有八是爲徵數　今按百有八牛之則爲五十四　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有三分

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羽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也 今按九十六半之則為四十八有三分而去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漢志曰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角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右明五聲之義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曰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之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瞽 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紹之以三三天地人古者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神人以和 今按此疑三分損益之法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 上章曰律以平聲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娶妻而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黃鍾乾初九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正色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為宮法去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之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 今按六字之義註雖細邇密似亦太牽合矣下章漢志正作黃字而其他說亦多出此疑此六字本是黃字劉歆時尚未誤至韋昭作註時乃滅其上之半而為六耳又注云九寸之一亦疑有誤當是去其三分之一所以宣養六氣

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十二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也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其月也二曰太蔟正月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八太蔟言陽氣太蔟達於上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太蔟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蟄虫始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也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為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以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德示民道法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者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皆云三分之二四十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間以陽為首不名其初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物也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二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曲細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三間中呂宣中氣四月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榮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程度毋作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illegible]

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鍾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鍾也天之中數五（韋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韋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鍾陽九林鍾陰六言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牙物也（師古曰奏進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潔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大楙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楙古茂字也種音之勇反）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該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爲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閡師古曰閡音胡待反下言該閡於亥音訓並同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李奇曰統緒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强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蔟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蔟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

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類此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蔟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陽也陰而入陽爲失其類也荅應之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者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十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爲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下差降空積若鄭氏分一寸以爲數千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倚立之參謂奇也兩謂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地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孟康曰林鍾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也師古曰期音基謂十二月爲一期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蔟之實也孟康曰太蔟長八寸圍八分爲積六百四十分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則法也美帝能法天而行化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道取象於陰無所必遂但居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蔟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

爲十二而律呂和矣　右明十二律之義（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所言如此支離附合恐非本眞今姑存之不足深究也）

黃鍾之實九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爲法　三分其法得一者六爲六寸以爲林鍾

林鍾之實六寸　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爲法　三分其法得一者八爲八寸以爲太蔟

太蔟之實八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六以爲法　三其一得三以生其法　用十五得三者五爲五寸　餘一爲三分寸之一　合之爲南呂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之一（計十六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以爲法　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　用六十三得九者七爲七寸　餘一爲九分寸之一　合之爲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十四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一百二十八以爲法　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　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爲四寸　餘二十爲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合之爲應鍾

應鍾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計一百二十八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五百十二以爲法　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　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爲六寸　餘二十六爲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合之爲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十二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千四十八以爲法　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　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爲八寸　餘一百四爲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合之爲大呂

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　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　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爲五寸　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

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合之爲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爲法　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　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爲七寸　餘一千七十五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合之爲夾鍾

夾鍾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爲法　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　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爲四寸　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合之爲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爲法　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　用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爲六寸　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合之爲中呂

中呂之實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以爲法　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以分其法　用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者八爲八寸　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　合之爲黃鍾之變　右律寸舊法（本周禮鄭元註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爲此數）

黃鍾之實九寸　三分其實得三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六寸以爲林鍾

林鍾之實六寸　三分其實得二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以爲太蔟

太蔟之實八寸　三分其實得二寸六分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五寸三分以爲南呂 凡言分者皆九分寸之一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 內收二十七分得三寸 合之得七寸一分以爲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一分　三分其實得二寸三分三釐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釐以爲應鍾 凡言釐者皆九分分之一

應鍾之實四寸六分六釐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二釐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八釐 內收十八分爲二寸 合之得六寸二分八釐以爲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二分八釐　三分其實得二寸八釐六毫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釐二十四毫 內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十八毫爲二釐 合之得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以爲大呂 凡言毫者皆九分釐之一

大呂之實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三分其實得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十四分四釐十毫 內收九分爲一寸又收九毫爲一釐 合之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以爲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釐二十四毫十二絲 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十八毫爲二釐又收九絲爲一毫 合之得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以爲夾鍾 凡言絲者皆九分毫之一

夾鍾之實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三分其實得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

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以為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三十二釐二十八毫二十絲二十四忽(內收十八分為二寸又收二十七釐為三分又收二十七毫為三釐又收十八忽為二絲)　合之得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以為中呂(凡言忽者皆九分絲之一)

中呂之實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三分其實得二寸一分八釐七毫一絲五忽以為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以為黃鍾之變　右律寸新法(本太史公律書生鍾分蔡元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

子一黃鍾之律　丑三為絲法　寅九為寸數　卯二十七為毫法　辰八十一為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為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為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為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法　戌五萬九千　四十九為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實　右黃鍾寸分數法(蔡元定曰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之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鍾寸分毫釐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絲忽以九為法者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子一分(一為九寸)　丑三分二(一為二寸)　寅九分八(一為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為一寸一為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七(九為一寸一為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為一寸三為一分一為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為一寸三為一分一為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為一寸二十七為一分三為一釐一為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一分……九為一釐 一為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八千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 二…… 四十三為一分 二十七為一釐……

三為一毫 一為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 七百二十九為一 分 八十一為一釐 九為一毫 一為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 二千百八十七為一 分 二百四十三為一釐 二十七為一毫 三為一

絲一 為三忽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二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六

度量衡

虞書同律度量衡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註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疏鄭註十寸爲尺按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

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改煎重煎也重煎而不減耗然後秤分之秤金多少以擬鑄器也已秤則知輕重然後更擊鍛金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也既準訖量金計入模中鑄作也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計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謂覆之其底深一寸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應律之首概而不稅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　沙隨程氏曰鬴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鍾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否乎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圜函方聲中黃鍾去龠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鬴漢斛相去甚遠乃俱脗合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迴曰以聲定龠若鬴斛則是離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量音亮區烏侯反釜十則鍾六斛四升陳氏三量皆登一爲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加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

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曰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子穀猶言穀子耳秬黍即黑黍無取北方爲號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秬音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分廣六分一爲陽六爲陰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師古曰蒦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師古曰龠音籥合音閤所以量多少也師古曰量音力張反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內反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嘉善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毫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土彫反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孟康曰其上謂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晉灼曰縻散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爲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臣瓚曰仰覆受一斛覆底受一斗故曰反覆爲師古曰覆音方目反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師古曰米粟之量故在太倉也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師古曰底平也謂以底石厲物令平齊也底音指以見

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孟康曰權衡量三等為參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鍾龠銖兩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為十八也張晏曰象易三揲蓍而成一爻十八變具六爻而成卦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為錘之形如鐶也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師古曰錘者秤之權也音直垂反又音直睡反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鍾之管重十二銖兩之二得二十四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鈞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鈞也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為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孟康曰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鍾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錘與物鈞所秤適停則衡平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韋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輔弼執玉以

翼天子（師古曰翼助也）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言尹氏居太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咸有五象其義一也職在大衡鴻臚掌之（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

魏初杜夔造斛即周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實一鬴（音輔）臀一寸實一豆耳三寸實一升重一斤聲中黃鍾晉氏播遷亡其彝量

隋志言歷代度量衡之制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璧為度以聲為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官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身徑尺以起度量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蔚定蔚定而禾熟律數十二蔚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蔚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傳譌替漸致增損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并異同之說如左

一周尺　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　後漢建武銅尺　晉泰始十年荀勖律尺為晉前尺　祖沖之所傳銅尺

徐廣徐爰王隱等晉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

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鍾律緯云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錢八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允之二人作鍾律圖所載荀勗校量古尺文與此銘同而蕭吉樂譜謂為梁朝所考七品謬也今以此尺為本以校諸代尺云

二晉田父玉尺　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　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鍾律緯稱主衣從上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主衣周尺東昏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校夾鍾有昔題刻迺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酬定今之最為詳密長祖沖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為通又依新尺為笛以命古鍾按刻夷則以笛命飲和韻夷則定合按此兩尺長短近同

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　蕭吉云出為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按此即奉朝請祖暅所算造銅圭影表者也經陳滅入朝大業中議以合古乃用之調律以制鐘磬等八音樂器

四漢官尺實比晉尺一尺三分七釐　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　蕭吉樂譜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新造鍾律時人並稱其精密唯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為解此兩尺長短近同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

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卽晉荀勗所云杜夔尺長於今尺四分半是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蕭吉云晉時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卽開皇官尺及後周市尺後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釐　開皇官尺卽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甄鸞算術云周朝市尺得玉尺九分三釐或傳梁時有誌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與多鬚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爲謂已周朝人間行用及開皇初著令以爲官尺百司用之終於仁壽大業中人間或私用之

十東後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廣爲尺齊朝因而用之魏收魏史律歷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

十一蔡邕銅籥尺　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　從上相承有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秤重十二銖兩之以爲一合三公損益轉生十二律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籥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宣上黨公長孫紹遠岐國公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

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
律黃鍾與蔡邕古籥同
十二宋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錢樂之渾天儀尺　後周鐵尺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
律水尺　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後晉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
恆用增損譌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以此同律度量頒於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牛弘議曰竊惟權衡
度量經邦楙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中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尺
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
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
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
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
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
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
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
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
且八音克諧明王盛軌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酌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為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
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為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

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卽爲市尺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　今太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鍾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十四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長於梁法尺四分三釐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間尺長於梁法尺六分三釐短於劉曜渾儀尺二分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梁武鍾律緯云宋武平中原送渾天儀土圭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土圭是光初八年作並是劉曜所制非張衡也制以爲尺長今新尺四分三釐短俗間尺二分新尺謂梁法尺也

嘉量

周禮㮚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爲則

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元以爲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沖之以算術考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杪二忽有奇而深尺卽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爲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爲正則同於漢志孫子算術曰六粟爲圭十圭爲杪十杪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圭爲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

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其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杪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梁陳依古

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準爲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爲式此銅升之銘也其玉升銘曰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敕納於天府暨五年歲在叶洽皇帝乃詔稽準繩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太平權衡度量今若以數計之玉升積玉尺一百一

十寸八分有奇斛積一千一百八十五分七釐三毫九杪又甄鸞算術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數計之甄鸞所據後周官斗積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積九百七十七寸有奇後周玉斗幷副金錯銅斗及建德六年金錯題銅斗實同以秬黍定量以玉秤權之一升之實皆重六斤十三兩

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　大業初依復古斗

衡權

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古者黍累鍾錙鍰鈞鎰鎰之目歷代差變其詳未聞前志曰權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其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已也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備於鈞器以爲大範按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

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市於虞虞帝始祖德市於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其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卽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時太樂令公孫崇依漢志先修秤尺及見此權以新秤秤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樂孝文時一依漢志作

斗尺

梁陳依古秤

齊以古秤一斤八兩為一斤

周玉秤四兩當古秤四兩半

開皇以古秤三斤為一斤　大業中依復古秤

唐太宗貞觀時協律郎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臀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大之五量衡皆當三之一　程氏演繁露曰通典叙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佑時蓋當今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又曰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量以十升為斗斗三升為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為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三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宋朝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偽俗尺度斗斛不中法度者皆去之

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故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秤法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正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

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製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制子穀秬黍為則廣十參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為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二術謂以尺黍而求絫參因度而求絫度者尺丈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寸為分析分為絫析絫為毫析毫為絲析絲為忽則十忽為一絲十絲為毫十毫為絫十絫為分自積黍而取參從積黍而取參則十銖為參十參為銖二十四黍為兩參銖皆以銅為之以絫參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秤各懸三毫以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秤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絫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絫若十五斤秤等五斤也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絫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絫等一兩者亦為一秤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累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累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累計二千四百黍為一兩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絫布十二銖為五錢之數則一銖等十累都等一百二千四累為半兩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絫每星等一累都等六十累為二錢半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兩銖四絫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秤之則其法初以清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絫黍累銖各定一錢之則謂皆定一錢之則然後制取等秤也忽萬為分以一萬忽為一分則以十萬忽定為一錢之則忽者吐絲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千絲為一分以一萬絲定為一錢之則毫則百一百毫為一分以千毫定為一錢之則毫者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驥尾為之者也絫則十一十絫為一分以百絫定為一錢之則絫者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以為之也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之類定為之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一龠容十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為一兩之則者是兩龠為兩者也絫以二百四十謂以二百四十累定為一兩之則也銖比二十四轉相因成十累為銖則以二百四十累定成二十四銖為一兩之則銖者蓋言殊異也遂成其秤秤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二十絫則每絫計一二黍十分黍之四以十絫分二十四黍則每絫先得二黍餘四黍都分成四十分則一絫每得四分是每絫得二黍十分黍之四者也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絫

三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爲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爲銖十銖爲絫二銖四絫爲錢二累四黍爲分一累二黍重五釐六黍重二釐五毫三黍重一釐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其則用銅而鏤定以識其輕重新法既成詔以新式留禁中取太府寺舊秤四十舊式六十以新式校之乃見舊式所謂一斤而輕者有十謂五斤而重者有一式既若是權衡可知矣又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懸鉤於架鐶於衡鐶或偃仆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爲懸絕至是更鑄新式悉由黍累而齊其斤石不可得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秤必顯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復鑄銅式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暨新式三十有二銅牌二十授於太府又置新式於內府外府須於四方太都凡十有一副先是守藏史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爲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差變新法者即以年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八角印㔟頭印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僞濫也

度量衡舊太府寺掌之熙寧四年詔歸文思院

紹聖四年立增損衡量及私造賣之禁令轉運司置局鬻賣

大觀四年詔以所定樂指尺頒之天下其長短闊狹之數以今尺計定

政和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所頒樂尺製給諸州州製以給屬縣自今年七月爲始毀棄舊尺

二年臣僚上言請以大晟樂尺帝指爲數製量權衡式頒之天下仍釐正舊法又言新尺既頒諸條內尺寸宜以新尺紐定謂如帛長四十二尺闊二尺五分爲疋以新尺計四十三尺七寸五分闊二尺一寸三分五釐之五爲疋即是一寸四分一釐三分釐之二爲一尺如天武等杖五尺八寸以新尺計六尺四分一釐三分釐之二之類仍令民間舊有斗升秤尺限半年首納出限許人告斷罪給賞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三終